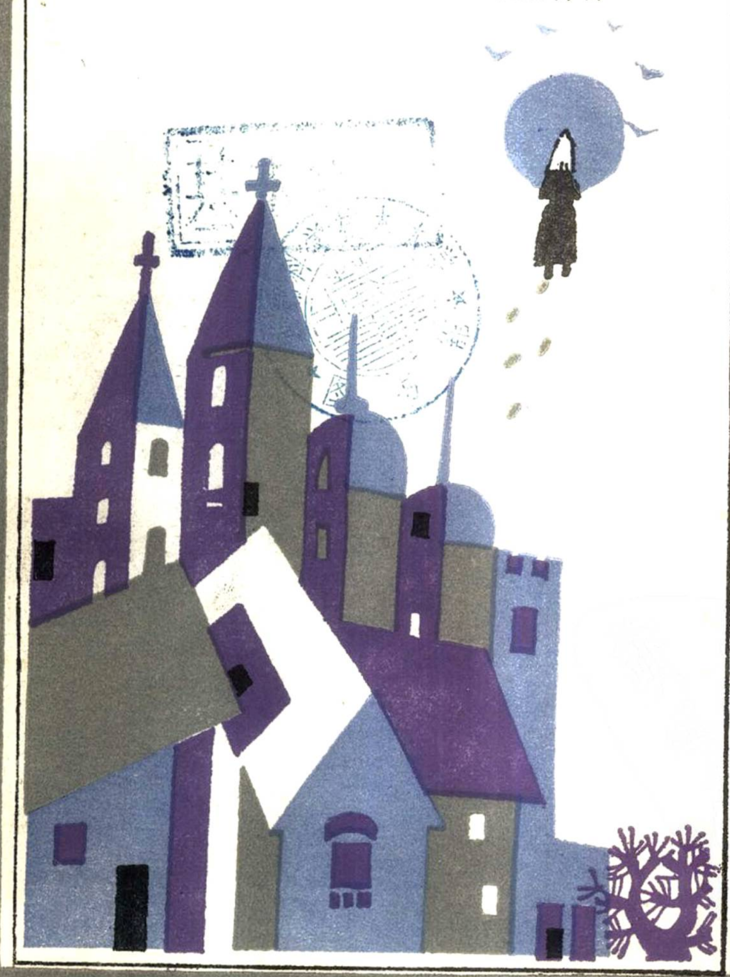
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

第三卷

十字架

温塞特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丧钟为谁而鸣

〔美〕海明威著

小城畸人

〔美〕舍伍德·安徒森著

土生子

〔美〕理查·赖特著

菲茨杰拉德小说选

〔美〕菲茨杰拉德著

喧哗与骚动

〔美〕威廉·福克纳著

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

〔英〕曼斯菲尔德著

城堡

〔英〕阿·约·克罗宁著

刀锋

〔英〕毛姆著

雪国

〔日〕川端康成著

缩影

〔日〕德田秋声著

伪币制造者

〔法〕纪德著

蒂博一家（上、中、下卷）

〔法〕马丁·杜·加尔著

告别

〔德〕约翰内斯·贝歇尔著

在轮下

〔德〕赫·黑塞著

莱尼和他们

〔联邦德国〕海因里希·伯尔著

农民（1—4卷）

〔波〕莱蒙特著

旋涡

〔哥伦比亚〕里维拉著

侏儒

〔瑞典〕巴·拉格维斯著

血与沙

〔西班牙〕伊巴涅斯著

无产者安娜

〔捷克斯洛伐克〕奥勃拉赫特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挪威〕温塞特著

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

十字架

张芊纫　姚以恩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С. УНСЕТ

КРИСТИН, ДОЧЬ ЛАВРАНСА

КРЕСТ

本书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 Ленинград 1962 年版译出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
第三卷 十 字 架
〔挪威〕温塞特 著
张草纫 姚以恩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875 插页 5 字数 348,000
1988 年 6 月第 1 版 198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7,000 册
ISBN7-5327-0009-7/I·006
定价：5.15元

目　次

第　一　部

亲　　戚



1

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和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迁到约栾寨庄园后，过了一年多时间，女主人决定夏天亲自到山间牧场去。

她整个冬天一直在考虑自己的计划。在歇纳庄园自古以来就有这样一种风俗习惯：庄园的女主人要亲自到夏季牧场去。古时候这个庄园的主人的女儿被特罗利①摄去了，从那时以后，姑娘的母亲就每年亲自到山间牧场去。不过在歇纳庄园，对一切事情都有它自己的一套规矩，附近的居民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因此也就不以为怪了……

可是在其他大领地上是没有这种规矩的，主人的妻子没有必要亲自去管理牧场。克里斯丁知道，如果她到山里去，邻居们一定会大为震惊，说长道短。随他们去吧，让他们去磨嘴皮子吧。即使她不去，他们大概也会对她和她家里的人散布各种流言蜚语。

……图尔别格之子埃乌顿的全部财产，仅仅是一把精良的宝剑，还有在他娶罗普菼寨的尼古拉乌斯之女英格贝尔时身上所穿的那一套衣服。埃乌顿是哈马尔的主教的随从，在主教到这里北方来为新造的礼拜堂举行奉献礼的时候，同英格贝尔做出了事来。西哥尔德之子尼古拉乌斯起初大发雷霆，当众指天誓日地说，他不能把女儿嫁给一个马夫。可是英格贝尔生了双胞胎，于是人们笑着说，看来尼古拉乌斯一个人抚养两个外孙

是不上算的。于是他就把女儿正式嫁给了埃乌顿。

这件事情发生在克里斯丁结婚后的第三年。附近的居民至今还没有忘记这段情节，依旧歧视埃乌顿，把他当外人看待。埃乌顿的家乡在哈台兰，原先也是个良家子弟，不过家道中落了。在西尔地区，人们都不喜欢他。他为人不太随和，性情严刻，计较恩怨，但对庄园里的工作十分熟练，另外还通晓法律。正因为这一点，图尔别格之子埃乌顿在当地得到人们特殊的尊敬，至少没有人敢同他吵架。

克里斯丁记起了埃乌顿的脸容：晒得黝黑的脸，宽阔的颧骨，棕黄色的浓密鬈发和胡子，一双浅蓝色的锐利的小眼睛。她觉得这个人有点象候萨村的某一个家仆，又象另一个家仆。她在埃尔伦的仆人和划桨手中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脸。

克里斯丁叹了口气。看来这样的人在妻子的世袭庄园里扎根比较容易。他以前从来没有管理过自己的庄园……

整个冬天和春天克里斯丁一直在教导斯久科尔之女弗丽达。弗丽达是跟他们一起从特隆赫姆郡来的，现在是庄园里的管家婆。克里斯丁一次又一次地对她讲：

这里谷地里夏季的农活是怎样进行的；割草的工人们自古以来就习惯于怎样的生活；在收割期以前要准备些什么东西。弗丽达想必也能记得，去年克里斯丁自己是怎样做这些工作的。女主人希望，约棻寨庄园里的一切工作都按照伊瓦尔之女拉根弗丽德当家的时候规定的章程进行……

然而克里斯丁不想直接宣布今年夏天她自己要离开庄园。她在约棻寨庄园管理家务，已经有两个冬天和一个夏天了，她

①　按照挪威迷信：住在山里面的威力无比的巨人。

意识到，在秋天以前到山间牧场去，这无异是随随便便从家里溜走。

……她知道得很清楚，眼下埃尔伦的生活很不好过。他从小就习惯于对周围的人们颐指气使，作威作福。后来他让别人来支配自己，控制自己，他的行动就很盲目，不识好歹。

现在埃尔伦好象一点也无所谓。可是克里斯丁感觉到，实际上埃尔伦心里非常苦闷。她自己也一样……父亲的庄园在一个偏僻幽静的山谷里。沿着银光闪闪的河流是一片平坦的田野，河岸两边是苍翠的赤杨树丛，山脚下的耕地上有一幢幢农舍，上面是陡峭的山崖，阴暗的峰顶直插云霄；陡坡上到处是明净的碎石，针叶林和阔叶林从谷地沿着山坡一层一层地延伸上去……不，现在她自己也并不认为这个地方是最可靠的安身立命之所，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一角。这里太逼仄了，没有回旋的余地。埃尔伦处身在这样的穷乡僻壤，怎么会不感到压抑、沉闷，心情不快呢？

不过，看埃尔伦的样子，谁也不会认为他对自己的命运有所不满……

在约栾寨庄园开始把牲口放出畜栏的那一天，克里斯丁终于宣布了自己的打算——她是在晚上家里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宣布的。埃尔伦用手指在盆子里拣鱼，挑几块好吃的——他惊讶得发呆了，把手指伸在盆子里，眼睛直盯着妻子。于是克里斯丁急忙补充说，她所以要采取这个步骤，是由于谷地里咽喉病蔓延，使孩子大批死亡。蒙南本来就患有各种各样的病，因此她想把蒙南和劳伦斯带到山里去。

“那好吧，”埃尔伦同意了。既然这样，也许最好把一对孪

牛弟兄也一起带去。

伊瓦尔和斯库累从长凳上直站起来，接着争先恐后地抢着说话，唠叨个不停，直到晚饭结束：他们想同埃尔伦一起到北部山崖中的牧羊场去。三年前，西尔地区的牧人们侦查到一个偷羊贼，把他杀死在他藏身的野猪岭峡谷的山洞口。他是厄斯特谷地的一个流浪汉。不等大家吃完晚饭，伊瓦尔和斯库累把自己的兵器全部搬到房间里，开始擦拭起来。

深晚，克里斯丁在西蒙的两个女儿以及自己的儿子盖乌特和劳伦斯陪同下走出院子。西蒙之女阿尔涅德这个冬天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约栾寨庄园。这姑娘已经十五岁了，圣诞节的一天，西蒙在福尔莫庄园说起，阿尔涅德也该学学怎样治家了，可家里没有人教她。这姑娘干起活来并不比任何一个使女差。于是克里斯丁建议让阿尔涅德住到她家里去，由她把自己所会的一切都传授给阿尔涅德——克里斯丁感觉到西蒙十分疼爱这个女儿，而且在为她的命运担心。阿尔涅德也真该学习一些同福尔莫庄园不同的治家方法。安德列斯之子西蒙在岳父母去世以后，成了全区最富裕的人。他对管理自己的家产十分关切，安排得也很合理，在治理福尔莫庄园的产业上所花的精力尤其多。可是他家里的内务却搞得一团糟——使女们做事都随心所欲，自作主张。西蒙发现庄园里所有的地方都堆满乱七八糟的东西，无人收拾，看上去一片荒废，就另外雇一两个女仆去收拾。但他对妻子一句话也不说，似乎他不想让妻子担起治家的重任，也不期望她这样做。显然，他仍然还不把兰波尔当作大人看待。他对兰波尔一直很亲切，凡事都容让三分，不拘时节常常给她和孩子赠送许多礼物。

克里斯丁对阿尔涅德了解得比较深切以后，非常喜欢这个

姑娘。阿尔涅德的模样并不好看，但聪明、朴实、善良、勤恳，一双手十分灵巧。姑娘帮助克里斯丁料理家务和晚上在织布间里坐在她身边做针线的时候，克里斯丁经常惋惜自己没有女儿。女儿对母亲比较贴心……

今天克里斯丁又想到了这一点。她搀着劳伦斯的手在大路上走，看着走在前面的盖乌提和阿尔涅德的背影。乌耳希德一会儿跑到前面，一会儿落在后面，用脚踩碎黄昏前水洼上冻结的薄冰。她反穿着红色的斗篷，把白色的兔毛露在外面，装扮成一只小野兽。

山下谷地里影子显得越来越浓了，夜色笼罩着光秃的褐色田野。但春夜仿佛被光渗透了。高高的天空由明净的绿色渐渐变成蓝色，预示着黑夜即将到来，第一批出现的暗淡的星星闪着朦胧的微光。谷地对面墨黑的山脊之上，还保持着一片金光，它的反光照映在崖壁下她们走过的地方的碎石上。最高的山脊上还有积雪，在陡坡上方与冰箸一起融汇成奔腾的溪流，带着淙淙声、潺潺声沿着山坡倾泻下来。村子上方的空气中充满了溪水声，与村子下面河水低沉的呜咽相呼应。大大小小的树林里传来啼鸟的啁啾。

有一回乌耳希德停下来，捡起一块石子，向鸟儿啼鸣的那一边扔去。于是姐姐抓住她的手。妹妹顺从地跟着姐姐走了几步，后来又挣脱了姐姐的手，沿着小溪往山下奔跑，直到盖乌提唤她，她才回来。

她们刚走到小径进入枞树林的地方，树林深处发出一声钢弦的震鸣。树林里积雪尚未融化，一股清新的寒气袭人。她们看见埃尔伦同伊瓦尔和斯库累站在稍远的一块林中空地上。

伊瓦尔在射松鼠。箭射在接近树梢的枞树干上，现在这孩

子想把它击下来。他向上扔了一块又一块石子，每一次击中树干，这粗大的树木就发出低沉的撞击声。

"等一等，让我来试试，"父亲说。

他把斗篷往背后一甩，举起弓，在林中昏黑的光线下漫不经心地瞄准目标。弓弦一响，箭在空中嗖的一声扎入第一支箭旁边的树干上。埃尔伦又取出一支箭，重新射上去，插在树上的一支箭在树枝之间磕磕碰碰地掉了下来。另一支被劈去箭梢，箭镞仍牢牢地扎在树干里。

斯库累奔过去把掉在雪地上的箭捡起来，伊瓦尔仍旧目不转睛地看着枞树的树顶。

"我的那支箭仍旧留在上面，爸爸。整个箭镞都扎在树里了。射得很好吧，爸爸？"接着他向盖乌提解释，他怎么会没有射中松鼠的。……

"你还不打算回去吗，克里斯丁？我要回家了。明天我同诺克维天一亮就去打大雷鸟……"

"不，"克里斯丁急忙回答。她要把两个姑娘一直送到庄园里，还要同妹妹讲几句话……

"那么让伊瓦尔和斯库累同妈妈一起去吧，我和你留在这里。行吗，爸爸？"盖乌提请求说。

分别的时候，埃尔伦把乌耳希德抱在怀里。小姑娘在风帽下露出一绺绺淡褐色的鬈发，她长得很好看，两颊红润，埃尔伦吻了几下，才把她放到地上，然后转身同盖乌提一起回家。

现在埃尔伦闲居无事，有的是时间，他经常不是拖着这个儿子便是带着那个儿子出去溜达。

……乌耳希德拉住姨妈的手，跟着她走了几步，接着又一溜烟向前飞奔，霎时间到了伊瓦尔和斯库累中间。没有说的，

乌耳希德是个美丽的孩子，不过非常任性，不听约束。要是他们有一个女儿，她的脾气一定也会象埃尔伦一样……

她们在福尔莫庄园只碰到西蒙和他的儿子在房间里。西蒙坐在桌子后面正中的主人的座位上，在同安德列斯戏耍。孩子在长凳上爬来爬去，玩一些旧的木钉，他努力把木钉竖立在桌子边上。乌耳希德看见弟弟在玩，甚至忘记了向父亲问好。她一下子奔到安德列斯面前，抓住他的领子，把他的前额撞在桌子上，并且大声叫喊着，这些钉子是她的，是父亲赠送给她的。

西蒙站起来，想把两个孩子拉开，可是他笨手笨脚地把胳膊肘旁边的一只小瓷盆碰落在地板上，把盆子砸得粉碎。

阿尔涅德爬到桌子下，把碎片捡起来。西蒙从女儿手中接过碎片，用忧虑的目光看了一眼说："说不定你妈妈要对我发火了。"这只绘着花朵的精美的白瓷盆是过去安德列斯·达莱大人从法国带回来的。西蒙向克里斯丁解释说，父亲去世以后，这只瓷盆归海尔加所得，海尔加又把它赠送给兰波尔。她们妯娌两人都把它视同至宝。西蒙听到穿堂里传来妻子的说话声，急忙把碎瓷片藏到背后。

兰波尔走进房间，向姐姐和两个外甥问好，然后替乌耳希德脱去斗篷。小姑娘跑到父亲身边，同父亲亲热了一番。

"你打扮得真漂亮，乌耳希德。今天又不是节日，可是你却束着银丝腰带……"不过西蒙不能拥抱小姑娘，因为他的两只手没有空。

乌耳希德高声说：

"我到约栾寨克里斯丁姨妈家里去，所以妈妈才给我这样打扮的……"

"嗯，你妈妈宠你，把你打扮得象个布娃娃。你真漂亮，已经可以把你带到我们礼拜堂里去出出风头了。"西蒙笑吟吟地说。

家里的一切工作中，兰波尔只做一种工作——给女儿做衣服。乌耳希德一直打扮得非常时髦。

"你干吗把手藏在背后？"兰波尔问丈夫。

西蒙把碎瓷片递给她：

"我不知道你会怎样说我……"

兰波尔接过碎瓷片。

"为了这一点事情，用不到站着发傻……"

克里斯丁感到有点不大自在。西蒙象一个闯了祸的孩子那样把碎瓷片藏在背后，看上去确实很傻。不过她认为，兰波尔也不应该这样对丈夫说话。

"我想，你会生气的，你心爱的瓷盆给砸碎了，"丈夫说。

"你老是装出仿佛担心我会为了一件小事情生气的样子，"兰波尔反驳说。克里斯丁和西蒙看到，她的眼睛里噙着泪水。

"兰波尔，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不是装出来的，"西蒙说。"而且不是为了什么小事情……"

"我什么也不知道，"妻子仍旧用那种口吻说。"你从来也不会想到同我谈谈正经的事情，西蒙……"

她猛地转过身去，走出房间。西蒙站着，望着她的背影。接着他坐下来，于是儿子走到他面前，要他抱。西蒙让安德列斯坐在自己膝盖上，下巴紧贴在孩子的后脑勺上，但似乎并不去听孩子嘟嘟囔囔说些什么。

克里斯丁沉默了片刻说——她的声音中稍稍带一点犹豫不决的口气：

"西蒙，兰波尔已经不是孩子了。你的女儿也已经七岁

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西蒙问，他的语气很急躁，克里斯丁觉得这完全是多余的。

“没有什么不好的意思，不过，大概我妹妹觉得你还把她当作孩子看待，这是不必要的……我认为，她能够更多地关心家庭经济方面的事情，帮助你管理庄园……”

“我的妻子愿意管什么就可以管什么，”西蒙生硬地说。“我从来不要求她去关心她不喜欢的事情。可是我也从来不阻止她去管福尔莫庄园内她想管的一切事情。如果你感觉到有什么不一样，那说明你不了解……”

“不，不，”克里斯丁打断了他的话。“我只是想，你有时候也许会忘记，自从你娶兰波尔做妻子以来，她已经成熟多了。你不要忘记……”

“你也不要忘记……”西蒙把孩子放在地板上，从座位上直跳起来。“不要忘记，我同兰波尔是意见一致的……我们不能同意你的意见……”

这当儿兰波尔回到房间里来了，手里端着给客人喝的啤酒。西蒙很快地走到妻子面前，用一只手搂住她的肩膀：

“听我说，兰波尔，你姐姐认为你对自己的命运感到不满意……”他笑起来了。

兰波尔抬起头来看着姐姐：她乌黑的大眼睛里闪出异样的光芒。

“是吗？怎么会的？克里斯丁，我也和你一样，得到了自己希望得到的人。姐姐，如果我们还对自己的命运感到不满意，那我就不知道……”她也笑起来了。

克里斯丁气得满面通红。请她喝啤酒，她推辞了。

"时候已经不早，我们该回家了。"她对两个儿子看一眼。

"算啦，克里斯丁！"西蒙从妻子手中接过大碗，硬是使大姨子和他一起把酒喝掉。"别生气。也许我对你说了不该说的话，不过我们是亲戚，不应该为一点小事情相互计较……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如果我无意中得罪了你，请你不要记在心上……我太累了，"他补充了一句，伸了个懒腰，又打了个呵欠。接着又问起约柔寨庄园的春耕春播工作。福尔莫庄园已经把通向庄园的那条大路以北的田地全部翻耕了。

克里斯丁在不至于失礼的情况下赶紧告辞。她看到西蒙把带风帽的斗篷披到身上，手里拿了一把斧子，就说，她不需要护送，她的两个儿子都长大了。可是西蒙坚决不同意，甚至还要兰波尔一起送送姐姐，哪怕在栅栏间的小路上送一段也好。平时兰波尔是不送的，这一次也走出家门，把他们一直送到大路上。

夜色一片漆黑，不过天空繁星密布。夜间的寒气中已经渗透了刚施过肥的田野的暖洋洋的春意。在黑暗中，四面八方都是溪水的潺潺声，淙淙声。

西蒙和克里斯丁沿着大路上坡，往北面走去，她的两个儿子跑到前面去了。她感觉到西蒙有话想说，一时无法启口，不过她不愿意帮助他打开话头——她还在生西蒙的气。她喜欢自己的妹夫，但毕竟有个限度，总不能听他的责备。亲戚之间有多少旧账啊……西蒙应该明白：正因为在他们困难的日子里他是他们最忠实的朋友，因此他的粗暴、发火的话使她感到难以忍受——因为她是没有权利向他反击的。克里斯丁回想起他们到这里来的第一个冬天：兰波尔派人去请她，因为西蒙患了重病，发高烧，喉咙口有一个肿块。他常常生这种病。克里斯丁马上到福尔莫庄园去看望病人，可是西蒙不仅不让她观察自己

的病，甚至不让她走近病床。西蒙怒不可遏，兰波尔没有办法，只能向姐姐表示抱歉，叫她白来一趟。兰波尔向姐姐解释说，他们结婚后西蒙第一次生病时，她想照料西蒙，西蒙对她的态度也并不好。西蒙喉咙口一生肿块，就躲在一间叫塞蒙德斋①的老房子里，不准任何人进去，只让一个名叫哥恩斯坦的老仆人去侍候他。这个老仆人十分邋遢，身上长着虱子，叫人嫌恶，他从西蒙出生以前起就在兑弗林庄园做工……那一次西蒙痊愈以后，去见大姨子，向她作了解释。他说，在他生病的时候，人家去看他，他就受不了。对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来说，这是非常屈辱的事情。克里斯丁生气地反驳说，她不同意这种意见：她认为一个人喉咙里生肿块，这既不是罪恶，也不是耻辱。

西蒙把大姨子一直送到桥边。一路上他们只交谈了几句关于天气和田间工作的话，重复着刚才在庄园里已经谈过的内容。西蒙向她道了晚安，接着突然问道：

"克里斯丁，你可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了盖乌提？为什么你的儿子对我生气？"

"难道他在生气吗？"克里斯丁诧异地问。

"难道你没有注意到吗？他一直避开我。我同他讲话的时候，他不大乐意答话，勉勉强强的……"

克里斯丁摇摇头。不，她什么也没有注意到。

"除非你说了什么玩笑话，他对你所说的话动气了。他还是个孩子嘛……"

西蒙从她的声音中听出，她在笑。于是他自己也笑了笑说：

"我可不记得说了什么笑话……"

---

① 塞蒙德是西蒙的外祖母的祖父的名字，后来就作为房间的名称。

他再一次向克里斯丁道了晚安，转身回家去了。

约栾寨庄园里已经寂静无声了。房间里黑洞洞的，只有炉子里的木炭还露出一点微弱的火光。卑尔哥夫躺在床上，但没有睡。他对母亲说，父亲和哥哥、弟弟出去已经很久了。

蒙南睡在他们夫妇俩睡的床上。母亲在他身边躺下，把他搂在怀里。

……这件事情她不大好对埃尔伦说。可是难道埃尔伦自己就不明白吗，在农忙时节不能拖着几个年长的儿子在树林里乱闯……

当然，她从来不期待埃尔伦亲自去把着犁耕地：他连一垄犁沟都耕不好。况且如果埃尔伦忽然想插手去干田里的工作，乌耳夫也未必会高兴。但是她的几个儿子可不能过他们的父亲在少年时代所过的那种生活：学习舞刀弄枪，骑马，打猎，或者一连几个钟点同神父下棋——神父的职责本来应该向骑士的子弟讲解拉丁文和其他书本的初步知识，教他们唱歌和弹奏乐器。克里斯丁在庄园里雇用的仆人很少，因为她希望自己的几个儿子从小就懂得：他们的本分是干农活。现在埃尔伦的儿子不应该再去幻想骑士的甲胄。

可是在她的孩子中间，她看到只有盖乌提一个象是做农民的料子。他爱劳动。不过他才十三岁。况且克里斯丁知道：只要父亲一招手，他也会丢下一切，跟着父亲走的……

但这件事情她不大好对埃尔伦说。她曾经立下誓言：她永远不能让丈夫听到一句这样的话，使他想到，似乎她在责备他的行为，或者埋怨他使自己和儿子们遭到这样的命运。可是另外还有什么法子可以使他明白，他们的儿子必须学会用自己的

双手来耕种祖传庄园的土地?"要是乌耳夫能对他谈谈这件事情就好了!"克里斯丁心里想……

把牲口从春季牧场赶到海夫林根山间牧场去的时候，克里斯丁同牧人们一起进山。她没有把一对孪生弟兄一起带去。这一对弟兄已经十一岁了，在她的几个儿子中间，他们俩是最任性、最倔强的。母亲对他们最没有办法，因为他们经常相互庇护。她有时还能把伊瓦尔拉到自己身边，使伊瓦尔变得好说话些，肯听话，可是斯库累还是性情暴躁，蛮不讲理，而只要这对孪生弟兄待在一起，伊瓦尔马上就跟着斯库累的指挥棒转。

2

早秋的一天，克里斯丁在下午三点从自己的板棚走到山间牧场。一个牧人对她说，山坡下河边伐去树木的林间空地上有许许多多盛开的毛蕊花。

克里斯丁毫不困难地找到了林间空地。在陡峭的山坡上，阳光晒得很热——正是适宜于采花的时候。在伐去树木的地方和一堆堆石头之间，花儿开得密密层层，象是一块厚厚的地毯——高高的嫩黄的花茎被繁星般的小花压得弯了下来。克里斯丁让蒙南坐在地上采木莓，并用一堆枯树枝把他围起来，使他没有母亲的帮助独自不能走开，还让一条狗守着他。克里斯丁自己则取出小刀，开始割花茎，还不时回过头去看看孩子……劳伦斯跟着母亲一起割花。

在这里山间牧场，她经常为自己的两个小孩担心。当然，现在她已经不怎么害怕鬼怪了。其他几个山间牧场的邻居们早已

各自回到庄园里去了，但她想在山里一直待到秋季的马利亚日。现在夜里通常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刮风的时候非常可怕，有时要在黑暗中走出屋子，也很可怕。不过这里的天气却非常好，而谷地里今年发生旱灾，干草的收成很糟。男人们看来得在山里度过整个晚秋和冬季。可是她父亲曾经说过，从来没有看到谷地上的人在冬天还住在他们的山间牧场里……

克里斯丁在山坡中间一棵孤独的枞树旁边站住了，一只手里捧着一大把花。从这里可以看到北方的一片景色，可以远远地望见多孚尔山的山坡。农民的院子里矗立着一个个禾垛……

在那里，被阳光烤炙的田野上也呈现出一片枯黄。不过她现在觉得，这里的谷地从来就不曾有过真正的碧绿——象特隆赫姆那样的碧绿……

是的，她现在思念着那边的家。思念着那个庄严地铺展在山腰间的庄园，周围远远地伸展着大片草地和耕地，沿着山坡一直延伸到谷底湖畔的阔叶林边。在那里，瞩目遥望，视野非常宽阔，林木苍翠的低低的山岭象波浪般起伏着，绵延不断，一直伸展到南部的多孚尔山脉。夏天草地上水草茂盛，在天空通红的晚霞照映下，遍地红花闪耀，秋天干草收割以后，又长出一批鲜嫩碧绿的再生草……

是的，现在她有时甚至还思念海湾……思念比尔格西的沙滩，思念停靠在码头旁边的小船和帆船，思念海岸边的礁石，思念树脂、鱼网和海的气味——思念她初到北方时心里感到难受的一切东西……

可是埃尔伦呢！难道他会不思念这些气味，不思念大海，不思念带咸味的海风吗？

过去使她厌烦的一切东西，现在都没有了：杂乱无章的庄

大的家业，众多的家仆，院子里兵器的铿锵声和马具的乒乓声，在庄园里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的埃尔伦的佃户和宾客，他们带来国内的各种重要消息，以及城里和区里的里巷琐闻，茶余闲话。克里斯丁觉得，自从这一切俗情尘务消失以后，她的生活变得空虚了……

至于那个有许多礼拜堂和修道院的商业城市，达官贵人家中宾朋满座的宴会……她多么希望能重新在心腹仆人和使女簇拥下在繁华的街道上溜达，随意走进商店去挑选货物，看中了东西进行讨价还价，或者登上一艘商船，去采购各种各样的东西：做头巾用的英国麻布，有图案花纹的床罩，活动的木制骑兵——只要把线一拉，骑兵会投掷标枪。她还常常想起城郊尼达莱德的草地，她过去带着孩子们在那里散步，观看杂耍艺人的驯狗和驯熊表演，给孩子们买夹蜜糖的面包和核桃……

有时她忽然克制不住想打扮一下，头上包一块薄薄的亚麻布头巾，身上穿绸衬裙和在他们遭难前的那个冬天埃尔伦买给她的湖蓝色的丝绒无袖长裙，胸前低低的领口上镶着银鼠皮，袖口一直开到腰部，上面也镶着银鼠皮，因此腰带显得格外醒目……

后来，她有时又幻想……不！她怎么会这样？……别的女人处在她的地位不会希望再生孩子……去年秋天谷地里宰杀牲口以后，她小产了。……幸而一切都还正常。但发生不幸后的最初几夜她还是流了几次眼泪……

她觉得，已经有很长很长时间怀里不抱婴孩了。蒙南刚满四岁，可是在他还只几个月的时候，克里斯丁就不得不把他交给别人抚养。等她重新看到蒙南的时候，蒙南已经学会走路和说话，而且不认识自己的母亲了……

唉，埃尔伦啊，埃尔伦！她知道，她的内心感觉到，埃尔伦只是装出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样子。其实他心中一直是激动不安的，现在却故意装得好象无所悲虑。仿佛一股激流忽然遇到陡峭的礁石，它屈服了，顺从地绕道流入沼泽地中静静的小河湾。埃尔伦在约栾寨庄园东游西荡，无所事事，有时叫这个儿子，有时唤那个儿子陪他解闷。或者带儿子们一起去打猎。有时他到湖边去修理小船和鱼具，涂上树脂。有时突然想把几匹小马训练一下。不过这件事情他总办不好，因为他太没有耐心了……

他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而且似乎没有注意到邻居们都不想和他结交。几个儿子也学父亲的样。在区里，大家都不喜欢他们，这几个由于遭难而迁到谷地来的外乡人，他们住在这里，还保持着昔日的傲气，不同任何人接近，也不重视当地的风俗习惯。然而在村子里最讨人嫌的，是哈耳多之子乌耳夫：他对谷地居民公开表示蔑视，管他们叫傻瓜，乡巴佬。对那些生长在远离海岸的地方的人，乌耳夫向来不把他们当人看待……

至于她自己呢——克里斯丁知道，现在她自己在故乡剩下的朋友也不多了。……

克里斯丁穿着用家里自己织的呢子缝制的绿褐色长裙，挺直身子，用一只手遮在眼睛上，挡住夕阳的金色的光芒……

在北面可以望见一片谷地，谷地里有一条灰绿色的、象带子一般的河流。再下去是一个接一个连绵不断的陡峭的山峰，山坡由于石块和苔藓而呈现出暗黄色，在山与山之间有缺口的地方，覆盖着积雪的远山山顶与天上的白云融合在一起。在她的正前方，罗斯托山向前凸出了一个拐角，仿佛向谷地伸出了一个膝盖。洛根河的河床在这里只得绕了个急弯。她听到山下传来河水低沉的呜咽，为自己在深深的峡谷中开辟道路，从一个

台阶倾泻到另一个台阶，浪花翻滚，泡沫汹起。在长满青苔的山坡之上，可以看到远处有两座苍翠的大山，克里斯丁的父亲曾经把它们比作女人的乳峰……

不，埃尔伦待在这里感到不舒畅，感到拘束，他在这里简直喘不过气来……

就在这里的山坡上，只是稍南面一点，离老家近一点，她小时候有一次曾经碰到了山鬼。

一张慈和而羞怯的美丽的孩子脸，象蚕丝一样的浓密的头发，圆圆的、温柔的、红润的脸颊……克里斯丁闭上眼睛，让阳光照着她晒黑的脸。如果她现在是一个分娩不久的年轻的母亲，乳房由于充满奶水而肿胀着，心中满怀生气和活力，象刚翻耕过的土地一样——那么一切都可能发生……可是象她现在这个样子，是不会碰到任何危险的。特罗利不会想到去勾引她。山神也未必愿意把新娘的金冠戴在一个疲惫不堪的羸瘦的女人头上。甚至胡耳德拉①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婴孩去吮她干瘪的乳房。她感到自己已经枯萎、僵硬，就象自己脚底下牢牢地缠绕在山石周围的枞树老根。她用鞋底在树根上重重地踩了一下。

两个孩子早已跟在母亲身边，马上仿照她的动作，用足气力在树根上踩着，然后好奇地问道：

"妈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克里斯丁坐在地上，把采到的毛蕊花放在膝上，开始把开放的花朵摘下来，丢在篮子里。

"因为我的鞋子扎脚，"她过了很久才回答，这时孩子早已在做别的事情了。不过他们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他们已经习惯了，因为有时候他们问母亲，母亲经常不听见，或者在他们

① 胡耳德拉，不详，可能也是神话中的鬼怪。

已经完全把所问的话忘记以后，母亲才省悟过来，回答他们。

劳伦斯帮助母亲把花朵摘下来。蒙南不甘落后，但他只会把娇嫩的花冠扯碎。母亲不作声，也不发火，依旧沉浸在自己的沉思中，只是把孩子手中的花夺下。孩子们厌倦了，想法玩了一会儿，接着又厮打起来，拿起母亲丢在一边的摘去花朵的花茎互相抽打。

他们在母亲膝头手舞足蹈。克里斯丁欣赏着两个长着淡褐色头发的圆圆的小脑袋。这两个脑袋目前还十分相似，它们都长着几乎同样的褐色头发，可是根据一种几乎不可捉摸的微细的特征，母亲已经知道，它们会长成完全不同的样子。蒙南会象父亲：同样是深眍的蓝眼睛，浓浓的光滑的头发，象波浪一样拳曲而柔软；随着年岁的长大，头发会变得象树脂一样乌黑。她喜欢把这张两颊圆鼓鼓的稚气的小脸捧在手掌中，感觉到当孩子稍稍长大的时候，柔软的圆脸也在慢慢地变长。他将有象父亲一样的高而窄的前额，凹陷的太阳穴，线条分明的笔挺的三角形鼻子，细细的鼻梁，微微颤动的好看的鼻翼，这一切已经在诺克维的脸上成型了，在一对孪生弟兄脸上也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劳伦斯在婴孩时期的头发是象亚麻一般浅色的，也很光滑，很拳曲。现在却变成了榛子一样的颜色，可是在阳光下却泛着金光。这头发仍旧很滋润，很柔软，但已经不象以前那样光滑，而且越来越浓密了。克里斯丁用手指拨弄着头发，感觉到好象是戴在他头上的一顶厚厚的帽子。劳伦斯象她自己。他也生着一双灰色的眼睛，圆圆的脸，宽阔的前额，圆圆的、线条不甚分明的下巴。克里斯丁知道，劳伦斯一到发育成长的年岁，会成为一个小白脸，两颊白里透红。

盖乌提的脸颊也很红润。这孩子酷似他的父亲：同样是有点狭长的线条柔和的脸型，深灰色的眼睛，有光泽的、蓬松而浓密的淡黄头发。

只有卑尔哥夫的脸蛋儿，她看不出是象自己亲族中的哪一个人。卑尔哥夫在她的儿子中身材最魁梧，肩膀宽阔，体质结实，筋肉发达。乌黑的头发披在低而宽的白净的前额上。他的眼睛是深蓝的，但一点没有光泽，看远处的东西时，眼睛眯缝得很厉害。克里斯丁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因为情况迫使她对这个儿子关心得最少。卑尔哥夫刚生下来，就让他脱离了母亲的怀抱，交给奶妈照管，而过了十一个月，克里斯丁又生了盖乌提，盖乌提在四岁之内一直生病。后来，克里斯丁生了一对孪生子，身子还没有复原，腰背酸痛，走都走不动，还得照看患病的盖乌提，抱着病孩走来走去，她甚至没有时间去看一下新生下来的一对孪生子，只有当弗丽达把饿得啼哭的伊瓦尔抱来时，才喂一喂奶。这时盖乌提又开始啼哭了。“我没有办法，神圣的圣母马利亚，你知道，我没有气力更加关心地去照看卑尔哥夫……而且卑尔哥夫自己也不喜欢别人去打扰他，他喜欢自己管自己，变得性情乖僻，沉默寡言，即使母亲想去抚爱他一下，看样子他反而会感到厌烦。”克里斯丁心里想，在她的几个儿子中间，卑尔哥夫是最有忍耐力的：她觉得卑尔哥夫象一头倔强的小黑牛。

可是后来她渐渐明白了，卑尔哥夫的眼睛有病。当卑尔哥夫和诺克维住在泰乌特拉的修道院里的时候，修士们给他医治过，不过显然没有效果……

他越来越变得离群索居了。大家想尽方法去接近他，都不成功。克里斯丁看到，甚至父亲也没有成功。通常埃尔伦想到

去同儿子们一起玩玩的时候，儿子们都非常兴奋，喜溢眉梢，唯独卑尔哥夫并不动容，仿佛一块草地，并不因阳光的照射而开出鲜艳的花朵。卑尔哥夫只对诺克维不那么疏远，可是当母亲想同大儿子谈谈他这个弟弟的情况时，诺克维总是避而不谈。也许，埃尔伦在这一点上并不比她更成功……尽管诺克维是深深地敬爱父亲的……

没有话说！任何人只消对埃尔伦的几个儿子看上一眼，马上就能说出他们的父亲是谁……克里斯丁最后一次到尼达洛斯去的时候，她看到了连斯维克庄园的那个婴孩。她在救世主大教堂的院子里碰上了波尔德大人。波尔德大人后面跟着一大群男男女女和仆人。其中一个使女怀里抱着婴孩。他们从克里斯丁身边走过的时候，奥寿夫之子波尔德彬彬有礼、镇定自若地向她问了好。波尔德的妻子森尼瓦不在这里……

孩子的脸蛋儿只在克里斯丁面前一晃而过。但这已经足够了。它同她经常搂在自己怀里的那些小脸蛋儿长得一模一样……

那时雅瓦尔达之子阿尔纳和她在一起，阿尔纳当然忍不住，就说了出来——他生性就是这样的。他说，去年冬天这孩子一出世，波尔德大人的那些继承人简直都气坏了。可是波尔德大人在孩子受洗时给孩子取名奥寿夫①。他表示一点也不怀疑，他认为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同森尼瓦夫人之间除了众所周知的普通的友谊以外，别无暧昧关系。埃尔伦是一个胸无城府的喜欢多嘴的人，而且头脑简单，向森尼瓦泄露了自己的计划．森尼瓦产生了怀疑，只是为了履行自己的责任，向国王的近臣

---

① 这孩子是埃尔伦同波尔德的妻子森尼瓦私通而生的，可是波尔德让孩子继承他自己的父亲奥寿夫的名字，表明他承认这孩子是他自己的。

提出了警告。假如她和埃尔伦是非常亲密的朋友，那么她当然就会知道，她自己的哥哥哈夫图尔也同这个密谋有牵连，因而不去出首了。哈夫图尔·格莱乌特在监狱里自杀以后，森尼瓦痛苦得几乎发疯，甘愿自己承担无论怎样的诬告罪。但谁也不会重视她的这种话。阿尔纳还说，波尔德大人说这些话的时候，用目光把在场的人们扫视了一遍，把一只手按在剑柄上……

后来阿尔纳还把这件事情告诉过埃尔伦。那时克里斯丁在阁子里忙活，他们两人站在游廊底下，没有想到他们的话会被她听见。阿尔纳说，连斯维克庄园的这位骑士非常疼爱去年冬天妻子给他生的这个孩子——波尔德对自己是孩子的父亲这一点毫不怀疑。

"哪里，他知道得最清楚，"埃尔伦回答。克里斯丁从他说话的声调马上想象得出，这时他低下眼睛，一边的嘴角带着微笑。

"波尔德大人对自己的亲戚恨得要命，因为如果他没有孩子而死去，这些亲戚就会成为他的财产的继承人，"阿尔纳继续说。"不过人们都说，这毕竟是不公正的……"

"他自己知道得最清楚，"埃尔伦仍旧用这种口气重复了一句。

"事实毕竟是事实，埃尔伦，不管怎样，这个孩子一个人继承的财产，比你和妻子生的七个儿子的财产还要多……"

"关于我的七个儿子，我自己会关心的，阿尔纳。"

于是克里斯丁走下楼去。这样的谈话继续下去，她受不了啦。埃尔伦看见克里斯丁，稍稍有点吃惊。他走到克里斯丁面前，握了握她的手，然后站在妻子背后，胸部贴在她的肩膀上。克里斯丁明白，埃尔伦这样站着，低下头看着她，似乎想证实自己最后所作的保证，似乎想给予她支持……

……克里斯丁感觉到蒙南看着她：蒙南的眼睛里露出害怕的神色。显然，她暗暗地笑了一下——不是什么善意的微笑。可是，当母亲把目光移到孩子身上的时候，蒙南立即胆怯而犹豫不决地向她笑了笑。

于是她热情地把孩子搂在怀里。他还小得很呢，她的最小的儿子，所以她还能亲他，吻他！她用一只眼睛向孩子眨了眨，孩子也向她使劲地眨了眨眼睛，作为回答，不过他的两只眼睛一下子都眯缝起来了。母亲快乐地笑着，蒙南也发出象铃一样清亮的笑声。克里斯丁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几乎使他喘不过气来……

劳伦斯坐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双手抱着一只狗。他和狗都倾听着山下树林里传来的响声。

"是爸爸来了！"狗沿着陡坡直奔下去，孩子也跟在狗后面奔下去。

克里斯丁迟疑了一下。然后站起身来，走到山崖边上。山下小径上出现了埃尔伦、诺克维、伊瓦尔和斯库累的身影。他们愉快、兴奋地向她问好。

克里斯丁作了回答，问他们是不是来牵马的。"不，"埃尔伦说。马晚上乌耳夫会派斯韦贝伦来牵的。他和诺克维想来打鹿，一对孪生弟兄决定跟他们一起来，以便看看母亲。

克里斯丁没有回答。这她在询问以前早就明白了。诺克维手里牵着猎狗。他和父亲两人都穿着用黑毛线交织的灰色粗呢短上衣——几乎同山石的颜色区别不出来。四个人都带着弓。

克里斯丁问庄园里有什么新的情况，于是他们一路上山，埃尔伦把一切事情都告诉她。收割工作正搞得热火朝天。乌耳夫对收成很满意，不过远处的田地里冬麦被太阳晒得太厉害了，在

收割以前，成熟的麦粒就开始从麦穗上撒落。燕麦不久就要成熟了。乌耳夫说，应当带紧点工作，以便及时收割……克里斯丁默默地点点头，没有说一句话。

克里斯丁经常亲自到畜栏里去挤奶。她喜欢这样的时刻，喜欢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坐在母牛隆起的躯体旁边，闻着热气腾腾的牛奶气味。"呲——呲，"暗处传来牧人和饲养牲口的女仆挤奶的声音。这里到处是一片宁静的气氛：畜栏里浓烈的热气，柳木门合页吱吱嘎嘎的声音，牛角撞在木栅栏上的橐橐声，牛蹄踩在泥地上的粪水里的唧唧声，牛尾巴甩动着赶掉苍蝇……只是夏天在畜栏里营巢的鹡鸰现在已经飞走了。

这一天晚上母牛显得很不安静。一头灰色的母牛一脚踩在挤奶桶里。克里斯丁生气地吆喝了一声，打了它一下。另外一头母牛，女主人刚碰到它身上，就害怕地往旁边退让——它的乳头擦破了皮。克里斯丁从手指上脱下结婚戒指，从戒指里圈流下一缕牛奶。

山坡下的小径上传来伊瓦尔和斯库累的声音。他们大声呐喊，投掷石子驱赶一头别人家的公牛。这头公牛每天傍晚总是紧跟着他们家的畜群。这对孪生弟兄是自己要求到羊圈里去帮助费恩挤山羊奶的，不过，看来他们对这工作很快就感到厌倦了……

母亲挤好奶走出畜栏的时候，这对孪生弟兄已经在干别的事情了：他们在折磨她送给劳伦斯的一头很好看的白色的小牛犊，劳伦斯则在稍远的地方看着他们低声啜泣。母亲把牛奶桶放在地上，抓住这两个顽皮孩子的臂膀，把他们推开，对他们说：既然这头小牛犊的主人不让他们这么干，就不要这么干……

埃尔伦和诺克维坐在门槛旁边的土台上。他们中间放着一大块新鲜的干酪，他们不时掐下一点，自己吃，还给站在诺克维身边的蒙南吃。大哥把一个用毛发编成的罗圈套在孩子头上，对他说，这样他就能隐身不见，因为这不是一般的罗圈，而是一顶魔帽，于是三个人都笑起来了。不过诺克维一看见母亲，马上把罗圈递给她，站起来，从她手里接过牛奶桶。

克里斯丁把牛奶拿到储藏室以后，还在里面张罗了很长时间。通向内屋去的一扇门半开着，可以看到炉子里火光熊熊。埃尔伦、几个儿子、使女和三个牧人坐在炉子近旁吃晚饭。

克里斯丁走进房间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吃完了晚饭。两个小儿子被安置在旁边的长凳上，看来早已睡着了。埃尔伦缩成一团睡在床上。克里斯丁在他的短上衣和靴子上磕绊了一下，把它们捡起来放在一边，又走了出去。

天空还没有完全黑下来，西方的山脊上空还有一片红色的霞光。明净的空中偶尔飘过几块暗云。一切都表明明天会有好天气：四周是异样的寂静，入夜后寒气开始增强了。没有风，可是从西北方光秃的山岩那边传来一股均匀的、冰凉的寒气。月亮升到东南方的小山上面，几乎是滚圆的，大大的，由于被那边沼泽地上经常升起的轻烟笼罩着，呈现出浅红色。

远处传来别人家的公牛的叫声。不过周围很静，令人心中撩起愁思。只有他们山间牧场的山脚下的河流发出轰响声，沿着草地奔流的小溪发出潺潺声，以及树木发出低沉的簌簌声：针叶在窃窃私语，沉静了一会儿，又继续窃窃私语起来……

克里斯丁开始收拾放在小屋墙边的木桶和木槽。诺克维和一对孪生弟兄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你们到哪儿去？”母亲问。

他们解释说，想睡在干草棚里——储藏室里新鲜干酪和奶油的气味很重，简直受不了，况且牧人们都睡在那里。

然而诺克维没有马上走到干草棚里去。母亲看见他的身影清清楚楚地在下面林边的刈草地上一闪，刈草地后面是一片暗绿色的密林。过了几分钟，一个使女出现在门口。她看到站在墙边的女主人，害怕地后退了一步。

"你还没有睡吗，阿斯丽德？已经很晚了……"

这姑娘含含糊糊地说，她需要到院子里去。克里斯丁等待着使女回到屋子里。诺克维已经十六岁了。母亲在不久前注意着家中的几个使女，她们很喜欢同这个活泼、漂亮的小伙子调情。

克里斯丁沿着小径走到河边，就在水边跪下。她面前呈现出一片宽阔的、墨黑的水面，只有一些稀疏的波纹说明河水在流动。在稍远的地方，水在黑暗中冒出白色的泡沫，动荡着，激起寒冷的涟漪。现在月亮升得很高，它的光线穿透了黑暗。沾着露水的树叶闪闪发光，河流的旋涡中也波光粼粼……

埃尔伦在唤她的名字——她没有发觉埃尔伦从山坡上走下来，走到她身边。她把一只手伸进冰凉的河水，取出两只在水中浸了一整天的木桶，因为桶底粘着脏东西，让流水把它冲洗干净——然后她站起来，双手提着木桶跟着丈夫走。一路上他们默默不语。

回到屋子里以后，埃尔伦马上脱去衣服，爬到床上。

"你还不准备睡吗，克里斯丁？"

"我想先吃一点东西，"她把一只小凳子移到炉子前面，手里拿着一片面包和一块干酪在凳子上坐下，开始慢慢地咀嚼起来，一面目不转睛地看着炉子中还冒着火光的木炭。木炭在石头的

炉膛里慢慢地熄灭。

“你睡着了吗，埃尔伦?”她低声说，同时站起来，把衣裙上的面包屑抖掉。

“没有!”

克里斯丁走到穿堂里，取下挂在木盆上方的钩子上的勺子，喝了几口乳浆。然后回到炉子跟前，拣了一块大石板，架在木炭上面，把毛蕊花铺在石板上烘干。

她再也想不出还需要干什么事情了。她在黑暗中脱去衣服，躺到埃尔伦身边的床上。当埃尔伦拥抱她的时候，疲倦的寒浪已经传遍了她的全身。她的头脑空洞而发胀，仿佛全身的疼痛都集中成一团，刺着她的后脑。不过，丈夫在她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她还是顺从地把双臂搂住丈夫的脖子。

克里斯丁夜里醒来，不知道离天亮还有多少时间。不过透过张着薄膜的排烟气窗，她看到月亮还没有高高地升到空中。

床又短又窄，因此他们紧紧地贴在一起。埃尔伦还睡着。他的呼吸轻微而均匀，他的胸部几乎看不出来地微微起伏着。过去，克里斯丁夜里醒来，经常会因听不到他的呼吸声而感到害怕，于是更紧地贴在他强壮、温暖的身体上，当她感觉到身边的埃尔伦在睡梦中的呼吸时，全身就会充满一种甜蜜的困倦。

现在她爬下床，悄悄地穿上衣服，踮起脚走到门外。

屋外月光荡漾，池水和溪水闪着微光。白天沿着山坡奔流的小溪，现在结了一层薄冰。月亮把光线倾泻在阔叶树林和针叶树林中。草地上蒙着一层白茫茫的霜。寒气透骨——她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站了片刻。

然后她沿着小溪上山。溪水发出潺潺声，淙淙声，冲击着

脆薄易碎的冰凌……

在平坦的小山顶有一块埋在地里的大石头。人们没有必要，谁也不会走近这个地方。在到牧场去或者从牧场回家路过这里的时候，总是给自己画着十字，并且把酸奶油倒在石头脚下。虽说克里斯丁从未听说有人在这里碰到过什么精灵鬼怪，不过这是这里山间牧场自古相传的习惯……

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她深更半夜起床走出家门的。她在石头旁边站住了，一条腿靠在石头上。由于害怕，她的身子抽搐了一下，冷得索索发抖，然而她不愿意画十字，她爬到石头顶上，在凸出的地方坐下来。

从这里可以看到非常辽阔的远方。阴森森的巨大的山岩为月亮所照亮，多孚尔山雄伟的圆顶在淡淡的烟雾中直耸云霄。格罗希山的峰脊上白雪皑皑。新下的雪在野猪岭郁郁苍苍的皱襞中寒光四射。月光下的山岭比她以前所想象的更加阴森可怖。在寒气逼人的无边无际的天空中，只有稀疏的小星射出暗淡的光芒。克里斯丁冷得直打颤——寒冷和恐惧从四面八方袭来，直透她的骨髓。可是她还是顽强地坐在原地。

她不愿意回到寒冷、阴暗的房间里去，躺在被熟睡的丈夫的身体烘暖的被窝里。她知道，反正这一整夜她已无法合眼……

她知道：丈夫永远不会从她口中听到一句责备他的行为的话。这就跟她是自己父亲的女儿一样。她牢记着在为拯救埃尔伦的生命而向主和一切圣徒祈祷的日子里自己所立下的誓言……

就这样，在这个神秘的夜里她激动不安地徘徊着，由于感觉到自己可能会破坏誓言而想把胸中的郁闷抒发出来……

克里斯丁坐在石头上，沉浸在已经习以为常的痛苦思想中。她乞助于另外一些习以为常的思想，来曲意为埃尔伦辩护……

埃尔伦可并没有要求她这样，埃尔伦没有在她身上加上一丝一毫的负担，这都是她自愿承担在自己肩膀上的。埃尔伦只是同她生了七个儿子。"关于我的七个儿子，我自己会关心的，阿尔纳……"埃尔伦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是怎样想的，只有主知道。更确切地说——他当时什么也没有想，只不过是说说罢了……

埃尔伦并没有要求她恢复侯萨村庄园昔日的财富和显赫的声名，也没有要求她不顾自己的生命来拯救他。他以一个贵族高傲的平静态度看着自己的家产日渐败落，看着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看着自己所有的一切都被夺去。他已经一贫如洗，然而他高傲地、泰然自若地对待自己的不幸，现在还是高傲地、泰然自若地在岳父的庄园里游荡，象是一个外来的宾客似的……

不过，属于她的一切，按照法律也属于她的几个儿子。按照法律，她的血和汗，她的精神和肉体的一切力量也属于他们。因此，这个庄园也好，她本人也好，都有权利要求她的几个儿子……

当然，她没有必要象一个饲养牲口的女仆那样亲自到山间牧场来。可是在家里，在庄园里，她也感到无法排解的苦闷和难受，因此有时她觉得，仿佛她就要憋得喘不过气来了。此外，她还希望向自己证实，她能够做一般农妇们做的任何工作。自从她作为一个年轻的妻子走进尼古拉斯之子埃尔伦家里，看到那里需要花很大的精力来为她怀着的孩子挽救祖传的家产以后，她的生命每时每刻都是在辛勤操劳中度过的。因为既然孩子的父亲不能这样做，那就应当由她亲自去做。正因为如此，她

现在希望能够确信，在必要的场合，她能够用自己的双手完成过去她吩咐使女和雇工做的任何工作。那一天，她搅好奶油以后，第一次感觉到劳动后不再腰酸背痛，心里非常愉快。一天早晨，她亲自把牲口放出畜栏，心里也非常愉快。一个夏天以来，奶牛开始变得肥胖了，傍晚时她吆喝着从牧场回家的畜群，突然觉得压在她心头的负担稍微减轻了一点。她看到自己用亲身的劳动把饲料储备停当，心里得到了安慰，她仿佛觉得，她为儿子们重新过幸福生活开垦了一块处女地。

约栾寨是一个富裕的庄园，但已经不象以前那样富裕了。加上乌耳夫在谷地里人生地不熟，他常常搞得焦头烂额，并且很容易失去耐心。根据当地人们的看法，约栾寨庄园是从来不缺少干草的：它在河边和岛上有春泛的草地。不过这种干草要比乌耳夫在特隆赫姆郡习惯地看到的差得多。他对谷地居民在干草里搀入大量苔藓、树叶、石楠和块根植物的叶茎简直不能容忍……

她父亲对庄园里的每一块土地都了如指掌，具备一个庄稼人的丰富经验，熟悉故乡晴雨风雪的天气变化，知道每一块土地承担干旱和春泛水的能力，记得每一头牲口的族谱，因为他亲自给牲口配种、饲养、照料，并且把它们一代一代地出售。现在这里需要的正是这种经验。克里斯丁对自己祖传的庄园还没有了解得如此深入。不过她希望了解——还希望自己的几个儿子了解……

然而埃尔伦从来不要求她这样做。埃尔伦娶她为妻，并不是要她去操劳。埃尔伦娶她为妻，是要她睡在自己怀抱里，然后在一定的时间里生一个孩子。这孩子要在她怀抱里占一个地位，要她喂奶，要她费心照料……

克里斯丁咬紧牙关呻吟了一声，跪倒在石头上，由于寒冷和悲恨，浑身发抖。

"Pactum serva"——这句话用挪威语讲就是："你要信守誓言"。

那一天，雁瓦尔达之子阿尔纳和尼达尔岛修道院的莱甫修士来到侯萨村，帮助克里斯丁把属于她和孩子们的财物搬运到尼达洛斯去，甚至在那一次，埃尔伦也听任她去安排一切事情，而自己却跑到尼达尔岛的修道院里去了。克里斯丁留在城里的宅邸里——这个宅邸现在已经归修道院所有，——雁瓦尔达之子阿尔纳也搬到这个院子里来住，帮助她出主意和办理事情。这是西蒙写信请求他这样做的。

阿尔纳对西蒙的托付十分热心，仿佛是在抢救他自己的财产一样。他来到城里后，当晚就把克里斯丁和罗斯沃耳德庄园的哥恩娜夫人唤到马厩里——哥恩娜是送两个小孩到尼达洛斯来的。他们挑选出七匹马——人们希望公正地对待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因此当阿尔纳解释说，侯萨村主人的五个年长的儿子每人都要有一匹马，另外两匹归女主人和她的心腹仆人的时候，没有人表示反对。阿尔纳请来几个人作证，他们曾经听说过，埃尔伦已经把他的那匹名叫烟黑马的西班牙种公马赠送给自己的儿子尼古拉乌斯——虽然大家都明白，埃尔伦当时是说着玩儿的。阿尔纳本人对这匹长腿的牲口一点也看不中，不过他知道，埃尔伦对这匹公马爱如拱璧……

阿尔纳感到非常难过，因为不得不把埃尔伦的仪仗盔甲交出去：巨大的头盔和镶有金饰的宝剑，虽然这些盔甲只在比武时才用，但非常值钱。不过阿尔纳总算把埃尔伦的一件绣着红狮的黑绸大斗篷要了下来。又给尼古拉乌斯要到一副英国制的

盔甲。阿尔纳一再说，这样好的盔甲在整个挪威王国再也找不到——行家一看就识货。的确，这盔甲已经穿过不止一次了——怎么不会呢，因为埃尔伦动刀动枪的机会要比当代其他的骑士子弟多得多……

阿尔纳爱不释手地抚摸着每一件盔甲：头盔、护肩、护臂、护腿、用极薄的钢片做的无指手套、胸甲，以及轻巧灵便而又异常牢固的锁子甲。还有那把宝剑呢！剑柄是普通的钢柄，皮带也已经磨损，可是剑身却真是稀世珍品……

克里斯丁坐着，把宝剑放在膝盖上。她知道，这把宝剑是埃尔伦的心爱之物：在他所有的宝剑中他只使用这一把。这把宝剑是他青年时代在图罗耳夫之子西格蒙死后得到的，西格蒙是他初次在国王宫廷里服役的时候，同他睡在一张床上的朋友。

这个朋友的名字埃尔伦只在克里斯丁面前提到过一次："假如主不是急于把西格蒙召唤到另一个世界去，那么我的命运也会大不相同……他去世后，我在国王的宫廷里感到十分苦闷，因此自己主动向国王请求随同基休尔·加列到北方去。不过，如果不发生这一切，亲爱的，我和你也永远不会相遇——在你成为成年的姑娘以前，我早就娶妻了……"

克里斯丁从波尔德之子蒙南那里听到，在图罗耳夫之子西格蒙已经不能起床，从病肺中吐出一口口血痰的最后一个冬天，埃尔伦象母亲照料病孩一样，日日夜夜地照料着垂死的朋友，只是偶尔在病床边打一个盹。西格蒙被埋葬在圣哈瓦尔德礼拜堂里以后，埃尔伦每天到他的坟墓上去，伏在墓碑上哀悼亡友。可是在克里斯丁面前，这个朋友的名字他只提到过一次。在他们一生中的那个罪孽深重的冬天，埃尔伦不止一次约她在哈瓦尔德礼拜堂见面。但埃尔伦一次也没有说过，那里埋葬着他青

年时代最亲密的朋友。克里斯丁知道，埃尔伦同样悲痛地哀悼过自己的母亲；奥尔姆死去的时候，他也痛不欲生。然而他从来不提起自己的母亲和儿子。克里斯丁知道，他常常到城里去看望玛格丽特，可是他也从来不谈起自己的女儿。

……在宝剑的剑身接近剑柄的地方，克里斯丁看到几个字母和标记。这多半是她和阿尔纳都不认识的古代的金文。然而修士拿起宝剑仔细观看了一番，接着念道："Pactum serva"。用挪威语讲这就是："你要信守誓言"。

阿尔纳和莱甫修士作了很多解释，说明埃尔伦作为彩礼赠送给妻子的北方的大部分地产，都已经抵押出去或者卖掉了。他们想方设法要把这些地产保全下来。然而克里斯丁不想去听这些话——首先应当保全的是名誉，她不愿意去争论丈夫把地产转赠给她的行为合法不合法。况且阿尔纳的饶舌使她感到十分痛苦，尽管他的用意是非常好的。

当阿尔纳和修士向克里斯丁和哥恩娜夫人道了晚安，回到自己睡的房间里去以后，克里斯丁跪在哥恩娜夫人面前，把前额紧贴在她的胸口。

老太太等了片刻，把她的头抬起来。克里斯丁看着这位老太太，看着她那张仿佛用黄蜡塑成的衰老而浮肿的脸：额上有三条深刻的皱纹，一双浅蓝色的聪慧而慈祥的眼睛，没有牙齿的瘪嘴，下巴上面有几撮灰色的长毛。在克里斯丁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刻，这位老太太曾多次给予她垂怜——她每次生孩子，哥恩娜夫人都来帮她接生，只有她生劳伦斯的那一次除外：那时候她回娘家看望病危的父亲去了。

"唉，我的孩子，"哥恩娜夫人把一只手按在克里斯丁的脑门子上说，"你这样跪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帮助

过你。但在这一次斗争中，我的克里斯丁，你应当跪在圣母面前，祈求她帮助你坚持到底……”

啊，主啊，难道克里斯丁没有祈求过吗？她经常祈祷，每星期六诵读赞美诗，遵守艾里夫大主教给她赦罪时规定的斋戒，向贫苦的人们施舍，当朝圣的人们到他们家里来借宿的时候，她总是亲自招待，不嫌他们寒酸邋遢。可是现在她这样做心里已经不感觉到光明。她在理智上懂得应该是光明的，然而心里仿佛紧紧地关上了百叶窗。显然，这就是哥恩纽夫所说的精神上的干旱。艾里夫神父曾经教导说：“一个笃信天主的基督徒不应该丧失勇气，要不断地祈祷和作善事，象一个农夫不断耕地、施肥和播种那样，这样，等到一定的时刻，仁慈的主就会赐予好年成。”可是艾里夫神父本人从来没有种过田……

那一次克里斯丁没有能同哥恩纽夫见面。哥恩纽夫在北方海尔格兰布道，并为自己的修道院募捐。侯萨村的骑士的两个继承者，一个的命运就是这样，而另一个……

埃尔伦之女玛格丽特几次到城里的宅邸里来看望继母。她成了商人的妻子，带着两个使女，穿着华丽的衣服，浑身珠光宝气——玛格丽特的公公是个金首饰匠，因此家里有的是金首饰。玛格丽特感到很满足和幸福，虽然还没有孩子。她接受了父亲给她安排的命运。她有时是否还记得那个不幸的残废者金萨尔庄园的哈康，那只有主知道。听说，哈康撑着两根拐杖，仅能在院子里走动……

不过，克里斯丁现在觉得，即使在那时候她也并不为埃尔伦而感到痛苦。那时候她只想到一点：最可怕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埃尔伦又获得了自由。那时候埃尔伦马上躲藏在奥拉甫院长那里。他在收拾东西准备搬家。发生了这一切事情之后，再

在城里出头露面，即使埃尔伦也受不了……

有一天，他们终于把东西装上船，穿过特隆赫姆海湾。这艘船是"圣劳伦蒂"号，就是在他们结婚前埃尔伦租下来把她的嫁妆运送到侯萨村去的那艘船。

这是晚秋的一个无风的日子，海湾的远方是一片灰暗。气候阴冷。海岸上闪现着一星星摇晃不定的白点：冻结的田野的垄沟里积着雪，林木苍翠的山峦上也露出一片片初雪。天空是暑蓝碧蓝的，高高的云仿佛是被天风吹散的薄薄的一层面粉。船绕着岩石的海岬慢慢地、不灵便地行驶。克里斯丁望着礁石下白色的浪花，猜想驶入广阔的大海以后自己是否还会晕船。

埃尔伦同两个大儿子站在靠近前桅杆的栏杆旁边。海风吹着他们的头发和斗篷。

他们面前出现了科尔斯湾，接着是嘉乌拉鲁斯和比尔格西的沙嘴。太阳的光束照在沿岸的小山上，有些地方呈现出深褐色，有些地方由于积雪而呈现出白色……

埃尔伦对儿子说了几句话。于是卑尔哥夫从栏杆旁离开了，转了个身，向船尾走去。他在给划手们坐的两排空长凳之间走着，用长枪探着路，这长枪是他从不离手的，被他当作手杖使用。他几乎走到母亲身边……长着黑色鬈发的脑袋低垂着，一双眼睛紧紧地眯缝着，在眼睑内几乎看不见瞳人。他紧闭着嘴。到后甲板，就往下面走去……

克里斯丁转过头去看留在那里的两个人——埃尔伦和他的长子。突然，尼古拉乌斯屈下一膝，象侍从迎接自己的统帅那样，捧住父亲的手吻了吻。

埃尔伦急忙把手抽回去。他很快地转身离开儿子，向船尾走去，消失在船帆后面，克里斯丁只在刹那间看到他白如死灰

的，扭曲的脸……

他们在苗列的港湾里，在一个靠近海洋的岩岛旁宿夜。现在船颠簸得非常厉害。锚缆格格地响着，船一会儿掀起，一会儿落下。克里斯丁走到下面的船舱里，她同埃尔伦和两个小儿子就睡在那里。她感到要呕吐，很难保持身体平衡，地板在她脚下晃动。用薄膜遮盖着的一盏灯在她头顶上摇来摇去。暗淡的火光忽悠忽悠地闪动着。她想给蒙南在地板的缝隙里把尿。蒙南睡眼惺忪，弄脏了被窝，现在大声啼哭，想挣脱自称为他的母亲并且想照料他的那个陌生女人。正在这当儿，埃尔伦走下来了。

她无法看清埃尔伦的脸，埃尔伦用轻得几乎听不出来的声音问她：

"你看见诺克维吗？克里斯丁，他的眼睛和你的一模一样，"埃尔伦用力吸了一口气。"那一天早晨，在修道院花园的围墙旁边……你获悉了关于我的最坏的情况……却还是愿意把爱情献给我……那时候你也是这样看着我的……"

那时候她心中就感觉到第一滴苦味。"主啊，可怜可怜我的儿子吧，但愿他不要有这样的一天，但愿他不要看到，自己把热爱献给了一个把一切东西都如同流水或干沙那样从手中漏掉的人……"

她刚才就似乎已经听到南面的山里有马蹄声。现在这马蹄声又响起来了，而且近得多了。这不是几匹离群的马。这马有人骑着，沿着小山往峡谷飞奔。

她由于害怕，打了个冷颤：在这样的深夜谁会骑马奔驰呢？听人说，月光照进峡谷的时候，死人会骑马奔往北方……她听

到，在第一匹马后面隔开一段距离，还有另外几匹马……不过她仍旧坐在原地不动。她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吓得不能动弹呢，还是因为她今夜反正已经横了心……

马蹄声近了——骑马的人已经涉水走过草地下边的那条河。长枪的枪尖在柳林之上闪闪发光。克里斯丁从石头上滑下去，想奔回到小屋里，但就在这当儿，骑马的人跳下马背，把马系在一根柱子上，把自己的斗篷往马背上一丢。然后他沿着山坡上山。这是一个身材魁梧的胖胖的男人，克里斯丁认出是西蒙。

西蒙突然看见她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月光中，显然也象她刚才一样大吃一惊。

“耶稣啊，这是你吗，克里斯丁，还是……在这样的时刻，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等待我吗?”他急忙问道，声音中带着强烈的恐惧。“你预感到我会来找你吗?”

克里斯丁摇摇头说：

“我睡不着……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妹夫?”

“安德列斯病得很重，克里斯丁。我们担心他有生命危险。你是这里最有经验的医士……你应该记得，他是你妹妹的儿子。你能马上跟我去吗?你要知道，如果不是危及孩子的生命，我是不会连夜骑马来请你的，”西蒙央求说。

走到小屋里，他对埃尔伦重复了一遍。埃尔伦坐在床上，睡眼惺忪，悄悄感到有点惊讶。埃尔伦用一个饱经忧患的人的口吻安慰连襟：这样小的孩子有时稍微受一点凉就会发烧和说呓语。也许这不会有什么危险。“你自己也知道，埃尔伦，要是我不肯定儿子有死亡的危险，我是不会连夜骑马到这里来请求克里斯丁跟我一起去的……”

克里斯丁吹旺木炭，往炉子里加了些木柴。西蒙坐着，眼睛盯着炉火，贪婪地喝着克里斯丁端给他的牛奶，但不想吃东西。他想等待落在后面的旅伴一到山间牧场，马上出发回家。

"你答应吗，克里斯丁？"

他解释说，同他一起来的是一个仆人和一个守寡的女佣，她也是在福尔莫庄园做工的。这个可敬的女人可以暂时留在山间牧场代替克里斯丁工作。"奥斯贝尔是一个很好的、爱干活的女人。"他又重复了一句。

扶克里斯丁坐上马鞍后，西蒙提出建议：

"如果你无所谓的话，我们沿着南面山坡的一条人行小径下山。"

克里斯丁从来没有去过那边的山坡，不过她知道，那里有一条通往谷地的小径，山路很陡，穿过树林直通福尔莫庄园。她对西蒙说，她同意走这条路，不过那个仆人必须到约栾寨庄园去取她的药箱，以及几小袋大蒜头和药草。让他唤醒盖乌提，盖乌提知道东西放在什么地方。

他们经过一个大池沼的岸边的时候，并辔而行，于是克里斯丁请西蒙把孩子的病情再详细地讲一遍。在圣奥拉甫节以前不久，福尔莫庄园里所有的孩子都患喉疾，不过很快就痊愈了。突然，在三天前的一个白天，安德列斯又病了，而在这之前他的样子是完全健康的。西蒙想带领孩子到田野里去，抱他坐在板车上，这时安德列斯说，他感到身子发冷。西蒙转过身去，看见孩子冷得牙齿直打战。后来就开始发烧和咳嗽，他咳出褐色的浓痰，而且胸口感到刺痛——不过这可怜的孩子自己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在发痛……

克里斯丁竭力安慰西蒙。这时她必须让西蒙的马走在前面。

有一次西蒙回过头去，问她冷不冷。西蒙把自己的斗篷递给她，要她披在她的斗篷外面……

接着西蒙又讲起儿子的病情。他以前就发现这孩子有病。可是今年夏天和秋天孩子的身子十分健壮。这一点他的奶妈也看到了。的确，患病前几天他的情绪不大正常，动不动就掉眼泪。当几条小狗戏耍着，偎依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就说："我害怕。"在他躺倒的那天早晨，西蒙一清早带回家几只打到的野鸭。安德列斯本来一直是喜欢摆弄父亲带回来的野禽的，可是这一次西蒙把一串打死的野鸭丢给他的时候，他竟失声啼哭起来。后来他还是把野鸭捧在手里，然而手上沾了血，吓得大惊失色。今天晚上他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哼叫着，突然又叫喊起来，说一只老鹰在追赶他……

"克里斯丁，你还记得那一天一个急使骑马到奥斯陆来向我报丧的事情吗？你那时候对我说：'现在你去世后福尔莫庄园终于有达莱家族的后裔喽……'"

"好啦，妹夫，不要说这样的话，仿佛你已经失去了儿子似的。主和仁慈的圣母会哀怜我们的……西蒙，你这样灰心丧气，不象你平时的为人……"

"我的前妻哈弗丽德在生孩子的时候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你大概不知道吧，克里斯丁，我和她有过一个儿子？"

"我知道……但安德列斯快满三岁了。而孩子最难养活是在头两年内……"不过克里斯丁自己也感觉到，她的话无法使西蒙得到安慰。他们一直策马前行。马吃力地爬上陡坡，昂起了头，以至于嚼环也发出琤琤的声音——在这严寒的夜里，除了得得的马蹄声和涉水渡过小溪时可以听到流水稀疏的汩汩声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声音。月亮有时高高地挂在他们头顶上，有时候又

在他们下面，当他们穿过一块凹地的时候，周围的山石突兀崔嵬，象死神一样狰狞可怖。

他们终于最后一次登上一座小山：在他们面前的山下，整个村庄已经在望。月光洒在谷地上，南边的河流和湖泊在昏暗的田野和草地之间，象银子似地闪闪发光。

"今夜谷地里也上冻了，"西蒙说。

他急忙下马，抓住大姨子骑的那匹马的笼头，沿着陡坡下山。有的地方山径峭然直下，克里斯丁简直不敢向前看。西蒙用肩膀抵住她的膝盖，她用一只手紧紧地抓住马的后身。偶尔有一块石头被马蹄刨松，往下坠落，在什么地方卡了一下，又继续滚下去，并且还带动了许多石头……

最后他们到了谷地上。他们穿过庄园北面的大麦地，从一束束覆盖着浓霜的麦捆旁边走过。在静寂的月明之夜，白杨树枝在他们头顶上不祥地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

"告诉我，这是真的吗？"西蒙用衣袖擦着脸问，"你真的没有感到任何预兆吗？"

克里斯丁要他相信，这是真的。于是他又说：

"我听人说，如果有人一直想着一个人，那么被想的人会产生预兆……我和兰波尔不止一次地说：要是你在约栾寨庄园里，你一定能帮助……"

"这些天来我一次也没有想起你和兰波尔，"克里斯丁说。"相信我，西蒙。"不过她感觉到，她的话没有使妹夫安下心来。

仆人们跑到院子里来迎接他们，接过了马匹。

"还是老样子，西蒙，他的病没有加重，"其中一个仆人看了看主人的脸，急忙说。

西蒙点点头，抢在克里斯丁前面走进闺房。

克里斯丁一看就明白，孩子的病情十分严重。他独自躺在宽畅、华丽的床上，喘着大气，哼哼地呻吟着，在几个垫子上翻来滚去。他在发烧，两颊滚热，半睁的眼睛发出亮光，每吸一口气都感到非常困难。西蒙站在床边，执着兰波尔的手。克里斯丁对孩子进行观察的时候，庄园里的所有妇女都围在她身边。

她竭力用平静的口吻说话，尽量安慰孩子的父母。

"这是发高烧，"她说。"虽然夜已残了，热度却没有升高。这种病在第三夜、第六夜或第九夜的鸡叫以前才会出现转折。"

她要兰波尔吩咐所有的使女都去睡觉，只留下两个人：这样，克里斯丁身边就一直有轮番休息过的帮手。仆人从约栾寨庄园把药草取来以后，她给安德列斯熬了一服发汗的汤药，给孩子从指甲下放血，以便把胸中的淤血引出来。

兰波尔看见自己孩子的血，顿时脸色煞白。西蒙抱住她，她挣脱了丈夫的手，扑到床脚边的长凳上。她在那里一直坐着，睁着灰色的大眼睛看姐姐照料她的儿子。

将近早晨的时候，孩子的病势似乎减轻了些，于是克里斯丁要兰波尔在长凳上躺一会儿。她给兰波尔拍松了枕头和羽毛褥子，坐在妹妹身边，亲切地摸摸她的头。兰波尔执住她的手。

"你真的希望我们好吗？"兰波尔呻吟着问。

"除了希望你们好，我还能希望什么呢？你是我唯一的妹妹啊。我们全家现在只剩下我和你两个人了，兰波尔……"

兰波尔忍不住了：她咬紧的牙关中迸出了抑制着的短促的哭声。妹妹这样啼哭克里斯丁只看见过一次：那是在父亲的灵

床旁边。而现在这个年轻妇女的脸颊上泪如雨下。她把克里斯丁的手拉到面前，仔细地端详着。姐姐的狭长的大手经过风吹日晒，早就变得很粗糙了。

“你的手毕竟还比我的手漂亮，”兰波尔说。她自己的手小而白净，但手指头很短，指甲是方方正正的。

“不，我不是随便说说的，”当克里斯丁含笑摇摇头的时候，兰波尔几乎忿怒地说。“你现在还是这样美丽，而我却从来就不美丽。父亲和母亲一直喜欢你，却不是那么喜欢我，尽管你给他们带来了耻辱和痛苦，而我是个顺从的、听话的女儿，我把自己的心献给了他们最愿意选为女婿的那个人——但尽管这样，他们还是更喜欢你……”

“不，妹妹。他们对我们两人是同样喜欢的。愿你幸福，兰波尔，因为你除了带给他们愉快以外，没有其他什么。你不知道，一个人在自己肩膀上压着后悔的负担，该是怎样的难受。在我年轻的时候，他们也还比较年轻。也许，正因为这样，他们同我谈话的次数要比你谈话的次数多些。”

“我觉得，在你年轻的时候，大家都还比较年轻，”兰波尔叹了口气说。

不久她睡着了。克里斯丁坐着，凝望着妹妹。她对自己的妹妹了解得多么少啊！克里斯丁出嫁的时候，兰波尔还是个孩子。她至今还保持着不少孩子气。她象一个脸色煞白的受惊的孩子那样，坐在自己患病的儿子床头，象一个孩子那样，竭尽全力想使自己不因害怕和痛苦而失去勇气。

有些动物，如果过早地产仔，就会停止生长。兰波尔生女儿的时候还不满十六岁，从那时候起她似乎就不再成长了，她还没有到达开花结果的阶段，就成了一个瘦小而娇弱的妇人。她

只不过又生了一个孩子，瘦弱的男孩，虽然容貌姣好，很和气，也很活泼，但身材瘦小而虚弱，很晚才学会走路，至今还不大会说话，只有经常同他在一起周旋的人才听得懂他咿咿呀呀的话。况且他不喜欢外人，怕生，因此克里斯丁至今几乎还没有抱过自己的外甥……啊，如果主和圣奥拉甫能哀怜他们，使这个可怜的小孩保全生命，她将终生感激不尽！他的可怜的母亲本身也还是个孩子呢，她忍受不了这样的损失……克里斯丁明白，如果西蒙失去自己唯一的儿子，这对他也将是一个可怕的打击……

看到西蒙担忧和痛苦，克里斯丁特别强烈地感觉到，她的妹夫对她来说是多么宝贵。现在她才明白，为什么她父亲这样喜欢西蒙。不过她还是弄不懂，劳伦斯这样匆促地把兰波尔嫁给西蒙是不是明智。克里斯丁凝望着睡熟的妹妹娇小的身躯，心里在想，西蒙毕竟过于年老，过于肥胖和笨重，不适宜做这样一个女孩子的丈夫。

3

时间不断地过去，安德列斯依然卧病不起。病势既不加重，也不减轻。使克里斯丁最为不安的是，孩子几乎一直睡不着。他半睁着眼睛躺着，不认识任何人，他虚弱的身子由于咳嗽、气急和发烧而颤抖着。有一天晚上克里斯丁给他配制了一点安眠药水——孩子微微入睡了，可是克里斯丁突然看到，他浑身发青，前额和双手冰冷，冒着冷汗。克里斯丁马上给他喝热牛奶，把几块烘热的石头放在他脚旁边，以后再也不敢给他喝安眠药水了：显然，安德列斯还太小，不能喝这种药水。

苏耳蒙神父把圣餐拿到安德列斯病床前。西蒙和兰波尔许愿，只要主哀怜他们，保全他们的儿子的生命，他们就斋戒，彻夜诵经祈祷，广作布施。

有一回埃尔伦骑马来到福尔莫庄园。他不想急于走进房间，克里斯丁和西蒙只得同他在院子里谈话。他带着非常悲伤的神色听他们讲。他的这种脸色经常在克里斯丁心中引起一种说不出的气忿。她明白，埃尔伦真心诚意地同情那些患病或受苦的人，可是他只会胆怯和慌张；只要他对什么人产生怜悯，他马上就灰心丧气。

埃尔伦这次拜访以后，诺克维或一对孪生弟兄每天都到福尔莫庄园来询问安德列斯的病情。

七昼夜没有发生任何转变，到第八天早晨孩子的病稍微好转了些——热度退了。中午克里斯丁和西蒙两人坐在病床旁边。

西蒙从衣服里面取出一个用金线织成的护身香囊，这是他用带子挂在脖子上的。他向儿子弯下身来把香囊在孩子眼睛前面摇了摇，然后放在孩子手里，让他用细小的手指头捏紧——可是安德列斯对此毫无反应。

这香囊是西蒙从父亲那里得到的，那时候他自己还是个孩子，以后就一直佩带着，从来没有离过身。香囊是安德列斯大人从法国带回来的，在一个名叫米哈依天使山的修道院里进行过奉献礼，香囊上面有张着两个大翅膀的米哈依天使像。西蒙低声解释说："安德列斯非常喜欢看这个香囊，不过这可怜的孩子以为香囊上画的是一只公鸡。"他一直把这个天使叫作公鸡。后来西蒙渐渐教会儿子说"天使"。可是有一回安德列斯在院子

里看见一只公鸡在啄孵蛋母鸡，就伸出一个手指头说："天使发火了！"

克里斯丁带着央求的神色向西蒙看了一眼；听西蒙讲这些话，她的心都要碎了，虽然西蒙是用十分平静的口气讲的。不过她由于几夜不睡，已经精疲力竭，她感觉到甚至没有气力好好地痛哭一场……

西蒙把香囊重新放到衬衫领口里。

"要是米哈依天使肯宽限，不急于把孩子的灵魂接回去，在我有生之年的每年圣米哈依日我都要向礼拜堂捐献一头三岁的公牛。这样瘦弱的孩子难道还有多大用处吗？可怜的安德列斯……他的重量不会超过一只拌去毛的小鸡……"

西蒙想笑一笑，可是他的声音在发抖。

"西蒙，别说了！"克里斯丁央求说。

"毫无办法，克里斯丁。显然，这是主的旨意。主知道该怎样安排。"西蒙不作声了，眼睛一直盯着孩子。

第八天夜里，西蒙和一个使女在安德列斯病床边陪夜，克里斯丁坐在长凳上打盹。她醒来，看见使女睡着了。西蒙坐在床头的一张长凳上——这几夜他一直坐在那里。他弯下身子看着孩子。

"他睡着了吗？"克里斯丁走到床边低声问。

西蒙抬起头来。他伸手摸了摸脸。克里斯丁看到他的脸颊是润湿的，然而他坚定地低声说：

"克里斯丁，我担心现在安德列斯只有在礼拜堂的坟墓里才能睡着……"

克里斯丁呆住了，象被钉在地上似地一动不动；血色从她

晒黑的脸上慢慢地消失了，甚至她的嘴唇也变得煞白。

接着她走到房间角落里，取了自己的斗篷。

“等我回来的时候，”她用沙哑的声音说，“这里只能留你一个人，不能有别人。你留在这里看望着他。我走进来的时候，你不要说一句话，以后一直到死不要对我，也不要对任何人谈起这件事情。甚至对你的忏悔神父……”

西蒙站起来，慢慢地走到她身边。他脸上也没有一丝血色。

“不，克里斯丁！”他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出来。“我……我不敢……让你去做这种事情……”

克里斯丁披上斗篷，从屋角的箱子里取出一条麻布头巾，把它藏在怀里。

“我敢。你明白吗？不经我呼唤，谁也不能到这里来……在他醒来并且开始说话以前，谁也不能到这里来……”

“要是你父亲在世，他会怎样说呢？”西蒙仍旧低声说。“克里斯丁，别做这种事情。”

“我以前也做过违反我父亲意愿的事情——为了满足自己的快乐而这样做。安德列斯是他的亲骨血，也是我的骨血，是我唯一的妹妹的儿子啊，西蒙……”

西蒙站着，垂下眼睛，哆嗦地喘着气。

“要是你不希望我试试这最后一种办法……”

西蒙仍旧耷拉着脑袋，并不回答。于是她又重复了一遍，并没有发觉自己苍白的嘴唇露出一种奇怪的、几乎是轻蔑的冷笑：

“要是你不希望，我就不去……”

西蒙转过身去，背对着她。于是她从西蒙身边走过去，毫

无声息地走到门外，轻轻地掩上了门。

外面一片漆黑。刮来一阵阵急剧的南风，星星动摇不定地闪烁着。克里斯丁刚走到栅栏之间的小径上，就感觉到似乎进入了漫无止境的旅程。她已经走了无比漫长的道路，而前面的道路仍旧无比漫长，她今夜从屋子里出来要走的那条道路，永远走不完……

黑暗仿佛在她的道路上设置了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克里斯丁踩着被车轮碾烂的泥泞——不久以前路上装运过粮食，要趁上冻以前分送到各家各户去。黑夜和冰凉的潮气使她的腿不能灵活地行动，寒气透进她的衣服，使她的斗篷下摆变得象铅一样沉重，每跨一步都要花很大的气力。有时飘下一张树叶，触到她脸上，她觉得似乎有人在黑暗中阻拦她——轻轻地，然而很有威力地说："回去……"

现在她走到了大路上，这里比较好走：路上长着草，用不到在泥泞里跋涉。克里斯丁感觉到自己的脸冻僵了，紧张的身子象弓弦一样僵直——她每走一步，便不可返回地更接近她需要穿过的那个树林。她心中感到一种令人麻木的软弱：不，不能走进这个漆黑一团的密林！然而她也没有想到要走回去。她害怕得丧失了感觉，继续象梦游似地移动着身子，不假思索地绕过石头、树桩和水洼，下意识地不使自己绊倒，但并没有减慢脚步，也没有被吓倒。

现在枞树的簌簌声已经就在耳边。她仍旧象一个梦游病人那样安静地在树丛之间走着，谛听着每一个声响，在黑暗中几乎不敢眨一眨眼睛。她迎着呜咽的河水声、枞树枝低沉的摆动声，以及沿着山石奔泻的溪水的潺潺声走去，经过这些地方以

后，还继续向前走。有一回从山坡上掉下一块石头，仿佛是一个看不见的人扔下来的——她一下子冷汗直冒，然而她既不敢减慢也不敢加快步伐……

现在她的眼睛已适应了黑暗，走出树林，一下子就能看清一条微微闪光的河流和池沼里的水。从黑暗中呈现出一座座庄园，院子里一堆堆黝黑的房屋。天空也变得稍稍明亮了。她虽然不敢抬起眼睛去看直耸云霄的漆黑的巨大山崖，但还是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她明白，月亮马上就要出来了……

她竭力给自己鼓励：过四小时就要天亮，院子里会有人走动，开始白天的忙碌工作。黑暗已经不那样浓了，山脊上有了亮光。而且她的路程也不算远：在白天，从福尔莫庄园到礼拜堂，是近在咫尺的。黎明前她将早已回到家中。不过她感觉到，那时她已经不再是出发上路前的那个克里斯丁了……

克里斯丁知道：如果患病的是她的一个儿子，她无论怎样也不敢采取这种极端的手段——在主伸出手来接纳一个人的灵魂的时候，把主的手挡回去。她年轻时不止一次照料过自己患病的婴孩，由于担忧和怜惜，她的心都要碎了，她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即将耗尽，却还是一再说："主啊，你爱他们更甚于爱我……你的旨意快实现吧……"

而现在她克服了自己的恐惧，摸黑走到礼拜堂去……她要拯救这个孩子，拯救一个别人家的孩子——谁知道这是为了什么。

……你看，西蒙·达莱，这是为了拯救你在世界上最心爱的人，你接受于我的，超过一个人按照道理和人情从别人那里所能接受的分量……

"要是你不希望，我就不去……"他没有勇气回答。克里斯

丁在内心深处明白：假如孩子死去，西蒙是有力量忍受这种痛苦的。可是她就在西蒙感到软弱无力的一瞬之间给了他一拳，然后带着胜利的果实离去。她必须同西蒙算帐——现在西蒙该知道，她也会看到他有站立不稳的时刻……

因为西蒙对她知道得太多了。在她需要拯救她所选中的那个人的时候，她每一次都从西蒙，从为她所背弃的那个人那里接受帮助。在她需要保卫自己的爱情的时候，每一次都向她那个受骗的未婚夫求助。而且她每次向西蒙求助，都没有白求；西蒙每次听到她的呼唤，总是挺身而出，象盾牌那样，用自己的力量和善意去保护她。

……这一次她深夜走出家门，就是要向西蒙还债，这债务压在她心上，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尽管她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

西蒙毕竟曾经使她感觉到，他比他们两人——她自己和她爱上的那个人——更为坚强。他们三人在奥斯陆的那个下流场所碰见的那一天，她就明白了这一点，不过她那时候不想看到这个又高又胖、爱侮弄人的圆脸青年比他们更为坚强……

现在她在这条路上走着，不敢呼吁任何一个圣徒来庇护自己，而让自己的灵魂去承担这个罪孽，只是为了……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莫非为了报复——由于使她不止一次地感觉到他比他们两人更为高尚……

现在你该明白了，西蒙：为了去拯救比自己的灵魂更宝贵的人，一个人是会不择手段的……

当她登上礼拜堂的小山冈的时候，月亮已经升到群山之上。这时克里斯丁又感到一阵新的恐惧：月光在黝黑的山石上蒙上一层飘忽的轻烟，在这薄膜般的轻烟笼罩下，礼拜堂显得威严

而阴森可怖。克里斯丁看到小山冈上的十字架，生平第一遭不敢走近前去跪在这圣物之下。她在用草皮和石头垒成的墓地围墙上找到一个低矮的地方，逾墙而入。

浓密的草丛上沾着露珠，象水洼似的，有些地方露出坟墓的石板。克里斯丁笔直走到墓地南端的贫民冢那里。

她寻找从前流浪到她们村子里来的一个贫民的坟墓。有一年冬天，人们发现这个人在山里冻死了。他的两个孤女由教区负责抚养，一家家轮流供给她们膳宿。后来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看在基督份上把她们收留在自己家里，她们就在约栾寨庄园主人的照看下长大并接受教育。成年以后，克里斯丁的父亲亲自给她们物色了两个诚实的、肯干活的丈夫，还把几头奶牛、牛犊、绵羊赠送给这两个姑娘，作为嫁妆，拉根弗丽德外加还赠送了被褥和铁锅。现在这两个女人的生活按她们的地位来说已经十分富足。其中一个做过兰波尔的使女，兰波尔还当了她的孩子的教母……

"比亚尔纳，从你的坟墓上分一块草皮给我吧，为了兰波尔的儿子，"克里斯丁双膝跪下，抽出刀子。

她把手指伸入被露水沾湿的草皮，感觉到自己的前额和上嘴唇上冒出冰凉的冷汗。地很硬——啊，这是树根！——她把刀子用力一挥，切断了树根。

作为交换的礼物，死人应当得到祖传三代的金银。克里斯丁从手指上脱下一只狭小的镶宝石的金戒指——她祖母的结婚戒："安德列斯是我父亲的骨肉的骨肉。"她把戒指尽可能深深地埋在地里，把一小块草皮包在头巾里，然后在掘过的地方盖上一些青苔和树叶。

她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感到两腿发软，不得不站一会儿，

然后才跑回家去。她知道，如果她回过头去仔细看一下，她就能看见他们……

她忍不住想回过头去，正象他们——她过去认识的那些已经故世的人——在强迫她这样做……"这是你吗，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原来你是为这来的……"在这里西边的大门旁边，是哥尔德之子阿尔纳的坟墓。"是的，阿尔纳，你有理由感到惊讶——在你认识我的那些年中，我不是这样的……"

她重新翻过围墙，走下小山冈。

现在月光照亮了整个村庄。约案寨庄园矗立在远处的平地上。长着草的屋顶上露珠闪烁。她向那里看看，几乎出了神……她感觉到，对她家里的人和亲友来说，她似乎早已死了，似乎她在今夜走出来的顷刻之间，家里的门已经对她紧闭了……

她一路走着，道路几乎总是被山影遮盖着，显得黑沉沉的。一阵阵风越来越强劲，越来越急骤；现在风直接刮在她脸上。枯叶迎面扑来，仿佛想拦阻她，叫她回到墓地上去……

她毫不怀疑，一定有人在追踪她。她背后的路上突然发出轻轻的脚步声。"这是你吗，阿尔纳？……"——"回过头去仔细看一下吧，克里斯丁，"有一种力量在诱惑她……

不过她现在似乎已经并不感到真正害怕。她只感到寒冷，疲乏，真想倒在地上，听天由命。经过这一夜的奔波，想必世界上已没有任何事物再能使她感到害怕……

她打开门走进房间的时候，西蒙坐在病床床头的老地方，弯下身子看着孩子。他的目光只同克里斯丁接触了一下，克里斯丁就诧异地想：难道我在这一小时里老了许多，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不过西蒙马上又垂下头，用一只手掩着脸。

他站起来，微微摇晃了一下，慢慢地向门口走去，象刚才转身避开她的时候一样，伛偻着身子，耷拉着脑袋。

克里斯丁把两支点燃的蜡烛放在桌子上。孩子微微睁开眼睛，移动着异样的、毫无表情的目光，眯缝着眼，想避开光线。克里斯丁使他的小身体仰天躺着，挺得笔直，象死人一样，他也不想改变这种姿势——仿佛他没有气力动弹。

于是克里斯丁把自己的麻布头巾遮在他的脸和胸口上，在头巾上放一条草皮。

这时她又掉入恐惧的深渊。

她必须坐在床跟前。长凳上面刚好是窗口。她不想背窗而坐：如果有人躲在院子里，往房间里窥视，她就能清楚地看到。于是她把一只圈椅搬到床前，面窗而坐：窗外是漆黑的夜色，一支蜡烛反映在窗玻璃上。克里斯丁呆呆地注视着一片黑暗，臂肘紧紧地撑在圈椅的扶手上，以致手指的关节发白，手痉挛似地颤抖着。她的两只湿透的脚冻僵了，失去了知觉。由于寒冷和害怕，牙齿直打战。一股股冰凉的冷汗在她脸上和背上流下来。她一动不动地坐着，只是偶尔偷眼看看麻布头巾，头巾随着孩子的呼吸几乎看不出来地微微起伏着。

最后，窗外露出了亮光，公鸡啼了。院子里有了人声——仆人走到马厩里去……

克里斯丁疲惫地躺倒在圈椅靠背上，浑身颤抖着，象在发烧似的，她竭力想使自己的两条腿停止抖动。

忽然，头巾移动了，安德列斯把它从脸上拉去，用微弱的声音啼哭起来：显然，他恢复了知觉，因为当克里斯丁直跳起来，弯下身子去看他的时候，他向克里斯丁狠狠地看了一眼……

克里斯丁把草皮包在头巾里，很快地走到炉子前面，往炉子里加了些木柴和树枝，等火重新烧旺以后，就把从死人那里取得的东西丢在炉子里。然后靠在墙上站立了片刻：她的脸颊上淌下了泪水。

她从炉子旁边的罐子里舀了一勺子牛奶，想喂安德列斯喝，可是孩子已经睡着了。看样子他睡得很香……

于是她自己喝了牛奶。她觉得这温暖的饮料十分可口，又一连喝了两三勺。

她不敢说出声，因为孩子还没有清楚地说过一句话。她跪在床踏板上，默默地作着祷告："Convertere, Domine, aliquantulum; et deprecare super servos tuos. Ne ultra memineris iniquitatis nostrae: ecce respice; populus tuus omnes nos..."①

是的，是的，她知道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

可是这是他们的独生子啊。而她自己却有七个儿子。为了拯救她妹妹的独生子，她怎么能不走极端呢……

这就是这一夜她反复考虑的思想……它无异于夜间的呓语。她不能使他们的独生子在她手里死去——正因为这样，她才决定这样做……

西蒙在她遭难的时刻一次也没有背叛过她。西蒙对每一个人一直都是充满善意的——特别是对她和她的孩子。西蒙对自己的这个儿子非常疼爱，象爱护眼珠那样爱护他……她怎么能不竭尽全力拯救这孩子的生命呢……甚至不惜犯罪……

---

① 拉丁语："主啊，看着我们吧！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垂怜你的奴仆吧。主啊，不要无限止地震怒，不要永远记着我们的不法行为。看着我们吧，我们都是你的臣民……"

"是的，主啊，这是罪孽，但让它降临在我的头上吧。西蒙和兰波尔的可怜的、无辜的、可爱的孩子……主啊，你不会因此而去惩罚安德列斯吧……"

克里斯丁又走近床前，弯下身子看看孩子，闻闻他的蜡黄的小手。她不想去吻孩子的手，怕惊醒孩子……

一个纯洁的、无辜的孩子……在克里斯丁和奥斯希德夫人两人留在海乌格庄园的那个可怕的夜里，老太太向克里斯丁讲述了这件事情——她怎样走到柯农加海拉的墓地上："克里斯丁，这是我一生中最严峻的考验。"然而，哥恩纳尔之子卑伦被羞乌提之女奥斯希德的几个堂兄弟用宝剑刺入靠近心脏的胸部，奄奄一息地躺着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无辜的孩子。他在受伤以前就杀死了一个对手，另外一个对手同卑伦大人斗剑后，成了残废……

克里斯丁站在窗前，凝望着院子。人们忙碌地来来往往。几头小牛犊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十分可爱……

黑暗经常会使人产生奇怪的思想，这些思想象是生长在海底的奇妙的水草。水草摆动着，舒卷着，以其迷人的美丽引人喜爱。当它隐藏在海底神秘的、摇荡不定的黑暗中的时候，它使人害怕，使人迷恋，它具有一种奇怪的诱惑力。可是只消孩子把它从水里拔起来，放在小船里，它就变成一堆很脏的黏乎乎的东西。夜间的思想也是这样，既使人害怕，又使人迷惑。有一次埃德文修士对她说，地狱里的罪人自己不愿意摆脱刑罚——他们在憎恨和痛苦中取得乐趣，因此基督也无法拯救他们。以前她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而现在，她的心已经冷如死灰——她开始理解修士的这句话的涵义……

克里斯丁又弯下身子看看床上——闻了闻睡着的孩子的气味。西蒙和兰波尔不会失去自己的孩子。即使她为了要在西蒙目光中改变对她的看法，向西蒙证明她不是只会接受西蒙的恩惠，她也应当冒着自己的灵魂得不到拯救的危险，来向西蒙还债……

她又跪下，一遍又一遍地背诵祈祷文中自己所记得的祷词……

这一天早晨，西蒙天一亮就到树林南边一块新耕的土地上去播种秋播黑麦。他决定让家里的一切工作都照常进行。他夜里唤醒使女，对她们说，克里斯丁要同孩子单独在一起，如果她需要帮忙自己会呼唤她们。使女们都感到非常惊奇。兰波尔醒来的时候，西蒙也这样向她解释：

"克里斯丁要求谁也不要到房间里去打扰她。"

"甚至你也不能进去？"兰波尔急忙问道。

"是的，"西蒙回答。说罢就去拿播种筐。

然而午后他留在院子里——他感觉到没有力量远远地离开家门。况且兰波尔的脸色也使他不高兴。他没有弄错：午休后他刚走到谷物烘干室去，忽然看见妻子穿过院子往闺房跑去。他跟着奔过去：兰波尔跑到门口，用拳头敲门，拚命叫喊着，要克里斯丁立刻开门。

西蒙抱住妻子，亲切地劝导她，可是她迅雷不及掩耳地弯下身子，在西蒙手臂上咬了一口：她活象一头发疯的小野兽。

"这是我的孩子！你们把我的儿子怎么搞的？"

"你知道，你姐姐不会对安德列斯做不好的事情，"西蒙又抱住她，可是她叫喊着，不断挣扎。

“我们走吧，”丈夫断然说，“被仆人看见不害臊吗……”

但她仍旧叫喊着：

“他是我的，是我生的！……我生他的时候，你不在我们身边。在那些日子里，你并不怎样重视我们……”

“你自己也知道，那时候我身上有着怎样的任务，”丈夫疲倦地回答。他用力把兰波尔拖到正房里。

从那时候起他不敢让兰波尔一个人留在那里。兰波尔渐渐安静下来了，晚上顺从地让使女给她脱去衣服。

西蒙没有躺下睡觉。两个女儿睡在自己的床上。他打发使女们走开。有一回他站起来，在房间里走了一圈，兰波尔立刻从床上问他：“你到哪里去？”听她的声音，西蒙知道她没有合眼。

“我想在你身边躺一下，”西蒙不是马上就回答。他脱去短上衣和鞋子，爬到床上，钻到毛皮毯子和毛毯中间。然后他把手臂伸到妻子的脑袋下面。

“我知道，我的兰波尔，对你来说，今天的日子是漫长的，困难的……”

“西蒙，你的心脏跳得多么厉害啊，”兰波尔迟疑了一会儿说。

“我也在替安德列斯担忧。但在克里斯丁叫人来唤我们以前，我们必须忍耐……”

西蒙从床上微微抬起身子，用臂肘支撑着，目光茫然地望着克里斯丁苍白的脸。克里斯丁泪痕满面，泪珠在灯光下闪闪发光。她在床头弯下身子，她的一只手放在西蒙胸口。一刹那间，西蒙头脑里闪过一个思想：“这一次可不是梦吧……”他侧

在枕头上，用双手捂着脸，发出低沉的、痛苦的呻吟。他的心在胸膛里猛烈地跳着，使他感到剧烈的疼痛……

"西蒙，醒醒！"克里斯丁又在他胸部推了推。"安德列斯在唤爸爸……你听到吗，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她脸上露出了笑容，但是泪水情不自禁地从脸颊上直淌下来。

西蒙坐在床上，几次用手摸摸脸。克里斯丁来唤醒他的时候，他没有说什么梦话吧？……他向手里执着油灯站在床边的克里斯丁看了一眼。

为了不惊动兰波尔，他轻轻地跟着大姨子走出去。他心中仍然感到一种令人痛苦的嫌恶。他仿佛觉得胸中的什么器官破裂了。为什么这些可怕的梦老是苦苦地追逐着他？醒着的时候，他竭尽全力驱走这种可憎的思想。可是一闭上眼睛，他就成了一个无法自卫的、意志薄弱的人，为魔鬼勾起的梦幻所包围！甚至克里斯丁整夜不合眼地坐在他垂死的儿子床边，他也会做这种不应该做的梦……

外面在下雨，克里斯丁自己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她对西蒙说，孩子半醒半睡地躺了很久，没有说一句话。夜里孩子安静地睡着了，睡得很香，于是她也想稍稍休息一下，就躺在安德列斯身边，把孩子搂在怀里，以便孩子一动就能知道。后来她也疲倦得睡着了……

孩子睡在宽大的床上显得非常小，不过一看见父亲，他的眼睛里闪出了亮光，脸上露出了笑容。西蒙在床踏板上坐下。他想去抱抱儿子，克里斯丁拉住他的衣袖说：

"不，西蒙，不能这样！他浑身是汗，可房间里很冷……"她把安德列斯裹得暖和些。"还是在他身边躺着吧，我去唤一个使女来。我自己到房间里去在兰波尔身边躺一会儿……"

西蒙钻到毯子下面。在她躺过的地方，床上犹有余温，枕头上还保留着她轻微的发香。西蒙轻轻地呻吟起来，然后把儿子搂在怀里，把脸埋在他潮呼呼的柔软的头发里。安德列斯是这样的瘦小，西蒙把他抱在怀里几乎不感觉到什么重量，不过孩子的神色很愉快，不时叽叽喳喳地说话。

后来他把汗津津的小手伸到父亲的衬衫开襟里，摸索着取出香囊。

"小公鸡，"孩子高兴地说，"是小公鸡……"

克里斯丁准备动身回家的一天，西蒙走进闺房。克里斯丁穿着旅行服装，西蒙递给她一个小木盒：

"我想，你会喜欢这个礼物的……"

克里斯丁从盒子的木刻上一下子就认出这出于她父亲之手。盒子底上放着一个镶有五颗绿宝石的小小的金扣环，用一块皮革裹着。她也一下子就认出了这个扣环：劳伦斯每次穿最华丽的节日盛装，总是把这个珍贵的扣环扣在衬衫领子上。

她向西蒙表示了谢意，突然脸红了。她回想起来，自从她从奥斯陆的修道院回家以后，再也没有看到过这个装饰品。

"这是父亲什么时候赠送给你的？……"她问，马上又后悔提出这个问题。

"在我有一次离开你们的庄园的时候，他是作为临别的礼物把它赠送给我的……"

"这是非常珍贵的礼物，"她低声说，不敢正视西蒙的眼睛。

西蒙含笑回答说：

"到一定的时候，你需要有许多这样贵重的东西，克里斯丁你的几个儿子需要找人作伐为媒……"

克里斯丁向他看了一眼，回答说：

“问题不在这里，西蒙，我只不过是想，这礼物是你从他那里得到的……你知道：我是这样的爱你，正象你是他亲生的儿子一样……”

“是这样吗？你爱我……”西蒙用手背轻轻地碰了碰她的脸颊，带着不易觉察的异样的笑容回答，仿佛是在同一个孩子说话：“嗯，嗯，克里斯丁，这一点我早就明白了……”

4

当年晚秋，安德列斯之子西蒙有事到兑弗林庄园去找自己的哥哥。他在那里的时候，有人作伐向他的女儿阿尔涅德求亲。

西蒙没有给予求婚者最终的明确答复，在回家的路上头脑里一直充满着怀疑和思虑。也许，他应该把这桩婚事答应下来，这样他的女儿就能过富足的生活，他也终于能摆脱为她的命运而长年萦记在心头的忧虑。也许，哥尔德和海尔加的话是对的——他没有用双手抓住这样有利的亲事，是不明智的。艾肯庄园比福尔莫庄园还要大，奥斯蒙拥有这个庄园三分之一的土地，要不是西蒙在艾肯庄园拥有一块向他抵押的有一马克收入的土地，奥斯蒙是决不会想到替儿子向阿尔涅德这样一个姑娘求亲的，因为阿尔涅德从母系来说既无家世，又无族望。奥斯蒙以前向奥斯陆的女修道院和兑弗林庄园的主人借过钱，由于他的儿子格栾台第二次杀了人，要付罚金。格栾台一喝醉酒，常常肆无忌惮。“不过在不喝酒的时候，他是个公正而随和的人。”哥尔德一再说。“显然，他会听从象阿尔涅德这样一个明白事理而

善良的女人的劝告……”

然而格栾台比西蒙本人小不了几岁，而阿尔涅德还刚刚成年。加上艾肯庄园的主人又想在明年春天就举办婚礼……

西蒙至今还为一个回忆感到不安——他一直想驱走这个回忆。可是现在，一谈到阿尔涅德的婚事，这个回忆又仿佛故意同他为难似地在他脑海里浮现出来。

那天清晨同兰波尔第一次同房他并不感到愉快。前一天夜里他们被送入洞房的时候，他喝醉了，与一般的新郎比起来，乐趣并不更多，也并不更少，不过他看到克里斯丁在新娘的女伴之间，总是感到有点异样和不快……而埃尔伦作为他的新姻亲，也挤在把他送到合欢床上的人们之间。可是早晨醒来，他向睡着的妻子看了一眼，由于痛苦和刺人的羞惭，他的心紧缩了——仿佛他欺凌了一个孩子……尽管他知道自己是无可责备的。

那天早晨她笑容满面地睁开一双大眼睛。

“现在你是我的了，西蒙！”她用拳头在他胸膛上不住地捶打。“从今以后，我的父亲也成了你的父亲，我的姐姐也成了你的姐姐。”西蒙吓得直冒汗，由于怕她发觉自己听了她的这些话心脏开始颤栗起来。

不过一般说来，西蒙一直认为自己的婚姻是幸福的。他的妻子门第高贵，家境富裕，正当花信年华，姿容秀丽，秉性善良。妻子给他生了一儿一女，他为此很感激她，因为他已经体验到生活富足而后继有人的幸福，现在可以把自己的祖传地产留给自己的儿子了。

现在他有了两个前途有保障的孩子，况且他家财富足，可以给予阿尔涅德一份象样的嫁妆……

他很希望再有一个儿子——也许，福尔莫庄园里再增加两三个孩子，他也不反对。不过兰波尔不愿意再怀孕了。好吧，这也有好的一面。因为西蒙内心不能不承认，兰波尔心境好的时候，他的生活要安逸得多。当然，他宁愿让妻子心境平静。有时他自己钻进了牛角尖，怀疑自己和妻子到底相处得是否和睦。当然，他们庄园里还应当收拾得更有条理些。可是，正象成语所说的："多所欲则无所得。"西蒙在回到北方自己的庄园的路上，一再告诫自己……

兰波尔打算在最近期内到刻留克庄园去住个把星期，到圣克里门特日回家：她喜欢不时离家出外去走走……

然而，西格丽德这一次怎么还能忍受，那只有主知道。她马上要生第八胎了。西蒙到兑弗林庄园去的时候，顺路去看过妹妹。一见之后，他心头感到十分沉重：妹妹神色憔悴，满面病容……

他向以灵验著称的艾亚村古老的圣母马利亚像捐献了两对大蜡烛，还许愿，如果西格丽德顺利地把孩子生下来，还要捐献更多的东西。要是西格丽德不幸死去，盖尔蒙和几个孩子将怎样生活，他连想都不敢想……

西格丽德和盖尔蒙夫妻恩爱。西格丽德说，丈夫从来没有对她说过一句重话，从来没有违逆过她的心意。盖尔蒙感觉到她在思念年轻时同阿尔纳之子雅瓦尔达生的那个孩子，曾经请求西蒙去把孩子接来，让母亲看看他。然而同这个被惯得无法无天的大孩子见面，只给母亲带来了痛苦和失望。从那时以后，安德列斯之女西格丽德一心扑在丈夫以及她和丈夫生的几个孩子身上，象一个身心饱受痛苦的罪人一心扑在忏悔神父身上和圣餐上那样。

现在西格丽德自有她独特的幸福。西蒙对此毫不感到奇怪：比盖尔蒙更加善良的人是很难找到的。他的嗓音异常甜美，甚至在他讲述自己怎样受人愚弄买下一匹蹄子受伤的马的时候，他说话的声音也象竖琴一样悦耳。

海尔斯坦之子盖尔蒙原先就长得并不好看，甚至可以说其貌不扬，不过身材匀称，体态优美。他以善于打猎和射箭闻名，经常在各种竞赛中获胜。可是三年前出去打猎摔断了一条腿，用手掌和一个膝盖支撑着爬回家，从那时以后就成了终生残废。现在他没有拐杖甚至在家里也不能举步，没有别人帮助他根本不能爬上马背或者走到山坡上自己庄园的田地里。他连连遭到挫折。他是个性情古怪、脾气固执的人，不善经营，不会计算自己的收益，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能在任何交易中欺骗他。可是他的一双手非常灵巧，能在木头和铁板上镂刻精致的花纹。他出言吐语谦恭达礼，有条有理。只要他一拿起竖琴弹唱起来，能随意使任何人闻声落泪或喜笑颜开。盖尔蒙本人也并不比他所歌咏的骑士差，仿佛他手中随便拿到什么东西都能演奏，"能使椴树叶歌唱，野牛角奏鸣"。

有时几个大儿子跟着父亲一起唱，他们的声音比哈马尔大教堂里的钟声更加悦耳。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英加还不会说话和扶着长凳走路，可是也从早到晚咿咿呀呀地唱着，她的细小的嗓音柔和而清润，象银铃似的……

家里所有的人——父母、子女和婢仆——都挤在一间古老的房间里，房间里的炉子没有盖子，房间被熏得黑黑。盖尔蒙多年来常说要造一幢居住的楼房，可是一直没有动手。幸而他终于盖了一间新的谷物烘干室，由于老的谷物烘干室在去年失火烧毁了。然而父母绝对不愿意让自己的儿女离开自己。西蒙

到刻留克庄园去的时候，曾多次提出带一个外甥或外甥女去由他抚养。盖尔蒙和西格丽德都谢绝了……

尽管如此，西蒙还是不止一次地想，西格丽德的命运也许还是比安德列斯大人的其余几个子女好一些。虽然哥尔德说，阿斯丽德改嫁后对新的丈夫很满意——他们住在遥远的南方，在留非尔克，他们结婚以后，西蒙从没有见过他们。听哥尔德说，不幸的是她和图格林生的几个儿子同继父关系不好……

话又得说回来，即便是哥德蒙，也很幸福，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满足……安德列斯大人已经不在人世，看不到自己的小儿子的情况，对此西蒙真想感谢主……安德列斯大人去世不久，哥德蒙就在礼仪所容许的情况下同父亲竭力反对的那个寡妇结了婚。兑弗林庄园的骑士那时认为，他亲自挑选门第高贵、名声清白、家道富裕、年轻美貌的姑娘给哥尔德和西蒙定了亲，尚且不能给他们带来幸福，那么如果他让哥德蒙任性妄为，哥德蒙简直会受苦一辈子。波尔格之女图尔提丝要比哥德蒙大好几岁，而且家境并不宽裕。她第一次结婚没有生孩子。后来同奥斯陆圣母礼拜堂的神父生了一个女儿，总而言之，人们传说纷纷，说她有许多相好，包括同她结识未久的哥德蒙·达莱在内。西蒙觉得她很难看，而且对一个女人来说，出言吐语过于粗鲁，不知分寸，但她很聪明，善解人意，性格乐观，秉性善良。西蒙觉得，如果她不是自己亲弟弟的妻子，她这个人也还不错。不过哥德蒙对自己的夫妇生活非常满足，看了叫人感到恶心。他变得几乎象西蒙一样肥胖，这同他本来的样子完全不同，年轻时哥德蒙比较清瘦，体态匀称。而现在他变得这样臃肿迟钝，西蒙看着自己的弟弟，简直想揍他一顿。再加上哥德蒙一贯冥顽不灵——值得欣慰的是他的几个孩子只是外貌象父亲，而在

智力上却象母亲……不过哥德蒙自己却感到心满意足……

也许，西蒙没有必要为这个弟弟发愁。而且说实在的，他也不值得为哥尔德而伤心。然而西蒙每一次来到父亲的庄园，看到那里的生活，经常感到十分烦闷，在回家的路上心情非常激动……

哥尔德的财产在不断增加——他的舅兄萨克谢之子乌耳夫现在很得国王宠幸。哥尔德也被带进了在国内享有荣誉和权势的达官贵人的圈子。不过西蒙不喜欢海尔加的哥哥乌耳夫，他明白哥尔德心里也不喜欢乌耳夫。哥尔德·达莱是违反自己的意愿被妻子和舅兄推上这条道路的——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免得在家里产生不睦。

萨克谢之女海尔加是一个地道的妖婆……可是，最使哥尔德发愁的，显然是他的两个儿子，他为他们操碎了心。大儿子萨克谢已经十六岁……几乎每天晚上喝得烂醉如泥，要仆人拖他上床。萨克谢喝得丧失了理智和健康，毫无疑问，他不到成年就会因狂饮而死。这还不算是怎样大的损失——萨克谢由于骄横跋扈，目中无人，早已在附近地区声名狼藉。他是母亲的宠儿。哥尔德本人则更喜欢小儿子约翰。约翰如果不是现在这样，倒还能维持自己家族的声望……不幸的是他是个驼背，又有鸡胸。加上还有胃病，除了用燕麦粉煮的薄粥和不加盐的饼以外，什么也不能吃……

安德列斯之子西蒙兄弟姐妹之间非常友爱，西蒙每次感觉到自己的生活……有点不大顺遂的时候，总是在自己兄弟姐妹的友情中寻找隐秘的庇护所。他为自己的哥哥、弟弟和两个妹妹的幸福和康宁而感到烦恼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忍受自己的不

幸和挫折。假如兑弗林庄园现在还象他们父亲在世时那样过着平静、和睦和幸福的生活，那么西蒙就能更容易忍受自己本人内心的痛苦……他觉得，把他和生活连接起来的老根，深深地扎在黑黑的土壤底下，同他整个家族的根紧密地扭结在一起。他们中间一个人受到任何打击，一个人遭受任何疾病的折磨，马上就会在所有的人身上得到反应……

至少在西蒙与哥尔德之间一直是这样的——过去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这样的。可是现在西蒙却不知道哥尔德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西蒙在兄弟姐妹之间最喜欢他的哥哥和西格丽德。西蒙回想起自己的少年时代：有时他坐着，久久地注视着自己的妹妹，最后禁不住想对她说自己多么喜欢她。于是他就故意惹恼她，一会儿扯扯她，一会儿呵她的痒，拉拉她的辫子，拧拧她的手臂，因为他不好意思用另外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感情。他所以要惹恼西格丽德，是为了以后可以有借口把自己珍藏的东西赠送给她，同她做各种游戏，给她在小河边搭一个磨坊，用泥沙砌一所房子，春天用柳树枝给她和她的女友刻哨子……

西蒙获悉妹妹的不幸事件的那个回忆，象火印一样烙在他的心上。整个冬天西格丽德都在悲悼自己死去的未婚夫——西蒙担心她会忧伤成疾，可是完全没有想到有其他不好的事情。有一次，在早春天的一个星期日，西蒙从曼德维克庄园的屋子走到游廊里，等待妻子和妹妹走出来。他心里很不高兴，因为等了好久，她们还拖拖拉拉不走出来。马匹已经备上鞍子停在院子里，等他们骑了到礼拜堂去。仆人们也早已作好准备。最后，西蒙发火了，自己走进闺房。西格丽德还躺在床上。西蒙惊讶地问她是不是病了。他的妻子坐在床沿上——她向丈夫看

一眼，她那温柔的、苍白的脸哆嗦了一下："是的，她病了，这可怜的孩子……可是更主要的是她害怕……你和其余的亲族……害怕你们不知会怎样对待这件事情……"

西格丽德大叫一声，扑到哈弗丽德怀里，用两条裸露的细臂抱住她的腰部，紧贴在她身上。西格丽德的叫喊声猛烈地刺进西蒙的心中，他仿佛感觉到，他的血液一下子全部流光了，心脏也顿时萎缩了。他爽然若失，为妹妹的痛苦而痛苦，为妹妹的羞愧而羞愧。接着他吓得直冒冷汗："父亲会怎样呢？他会怎样对待西格丽德……"

当他沿着春天的泥泞道路回到莱玛利克的老家去的时候，仍然为这个担忧折磨着，以致经常跳下马背去大便，使那个跟随着他的、还一无所知的仆人不禁暗暗窃笑。西蒙虽然已经不是一个孩子，而且结婚多年了，但一想到要同父亲见面，也吓得开始腹泻了……

可是父亲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忽然身子软瘫下来，仿佛当头挨了一棒。西蒙至今还常常这样，他快要入睡的当儿，忽然回想起这一片刻之间的情景，就会睡意全消。父亲坐着，脑袋耷拉在胸口，身子前仰后合地摇晃着，哥尔德站在他身边，把一只手搁在椅子的扶手上，眼睛望着地板，面色比平时苍白……

"她现在不在这里，真要感谢主。幸而她住在你和哈弗丽德那里，"当哥尔德和西蒙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哥尔德说。

这是唯一的一次，可以从哥尔德的话中得出结论，他并没有把自己的妻子看得比世界上所有的女人更重要……

可是西蒙看到，自从哥尔德娶萨克谢之女海尔加以后，他脸色苍白了，形容憔悴了。

在哥尔德成为海尔加的未婚夫的那段时间里，他也不是个健谈的人，但每一次同未婚妻见面以后，他总是容光焕发，神采奕奕，西蒙仿佛被迷住了似的，眼睛一直盯着哥哥，舍不得移开。哥尔德向西蒙承认，他以前也常看见海尔加，但一次也没有同她说过话，而且从来没有想到她的亲人肯把这样一个富裕而漂亮的姑娘嫁给他……

在青年时代西蒙很欣赏哥哥英俊的外貌，而且为有这样一个哥哥而有点感到自豪。哥尔德·达莱的容貌确实俊秀动人——这容貌仿佛告诉人，这个温文尔雅的青年态度和气，性情敦厚，性格刚毅，品质高尚。后来他同萨克谢之女海尔加结了婚，就这样……哥尔德·达莱仿佛换了一个人……

哥尔德一直是沉默寡言的，不过弟兄俩经常在一起，西蒙一个人能够代替两个人说话。西蒙能言善辩，很会交际：不管是在参加宴会或打猎的时候，还是在娱乐或竞赛的场合，还是干各种恶作剧或惊险大胆的游戏，他总有一帮情投意合的朋友。不管他到什么地方，哥哥经常跟着他，话说得很少，但经常露出真诚的、动人的微笑。然而哥尔德偶尔开口说话，大家都会聚精会神地听他讲……

而现在哥尔德·达莱经常缄口不言……

在那一年夏天，西蒙回家告诉父亲，他和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双方同意解除婚约，那时候西蒙感觉到，哥尔德猜到了隐藏在这个决定背后的许多事情。哥尔德猜到西蒙是爱自己的未婚妻的，西蒙所以肯解除婚约，其中一定有某种原因，而且由于这种原因，西蒙心中充满了愤怒和痛苦。哥尔德小心地劝父亲对发生的事情采取容忍的态度。然而他从不说一句话或用一个眼色向西蒙表示他猜到了这一切。西蒙觉得，如果他能够比

小时候更喜欢自己的哥哥，那么现在他喜欢哥哥，正是由于哥哥的沉默……

西蒙竭力想带着愉快的、无忧无虑的心情回到自己的庄园里去。一路上他想出各种事情，去拜访住在谷地里的朋友：向主人转达其他友人的问候，并把委托的事务告诉他们，还不断饮酒，想借酒消愁，然后在友人陪同下一起骑马到邻近的庄园去访问他们的酒朋游侣。新凉天气，骑马奔驰是很轻松愉快的……

走最后一段路程时天色已晚。西蒙的酒意已消。仆人们仍旧说着俏皮话，大声欢笑，但主人已没有心思同他们一起说笑——显然，他感到疲倦了。

最后他们回到了家里。安德列斯紧紧地跟在父亲背后。乌耳希德围着马背上的驮子打转：父亲一定给她带来了什么礼物。阿尔涅德把啤酒和食物端到桌子上，妻子在西蒙身旁坐下，在西蒙吃东西的时候，一面闲谈，一面问他各种消息。孩子们睡觉以后，西蒙拉妻子坐在自己膝上，把亲友们的情况告诉她，并向她转达他们的问候。

可是西蒙心里在想，一个男子汉抱怨自己所遭受的命运，是不光彩的，可耻的……

第二天，西蒙独自坐在塞蒙德斋，阿尔涅德送食物进来给他吃。西蒙头脑里闪过一个念头：现在正是时候，可以当面跟她谈谈她的婚事。于是他就把自己同艾肯庄园主人的谈话告诉了女儿。

“不，她的容貌并不怎么漂亮，”父亲看着站在面前的姑娘，心里想。她身材矮小而结实，脸盘宽大，脸色苍白，皮肤粗糙，

长着一头象一堆干草般的淡黄头发，在后面编成两条粗大的辫子，前面留着刘海儿，直接挂到眼睛上。她养成了一个习惯，经常用手把头发往后撩……

"由你决定吧，爸爸，"她听了西蒙的话，平静地说。

"我知道你是个听话的女儿，阿尔涅德，可是你自己对这件事情是怎样考虑的呢？"

"我什么也没有考虑，亲爱的爸爸。你怎样决定，就怎样办。"

"要知道，阿尔涅德……我本来可以延迟一两年，使你不要过早地担负起一个已婚妇女和母亲的操劳……不过有时候我想：说不定你自己想早些成家，在自己的家中当一名主妇？……"

"我不急，爸爸，"姑娘微笑着回答。

"如果我们把你许配到艾肯庄园，那么邻近有你的富裕的亲戚……俗语说：一根线容易断，万根线能拉船。"看到阿尔涅德眼睛里调皮的神色和神秘的微笑，西蒙急忙不好意思地补充说："我指的是你的伯伯哥尔德。"

"我知道，你想说的不是我的亲戚海尔加……"阿尔涅德说，于是两人大笑起来。

西蒙心中洋溢着对主、圣母马利亚和劝他承认这个女儿的哈弗丽德的感激之情。只要他独自感到这样的欣慰，他不需要任何其他的证据来证实自己确实是她的父亲。

他站起来，抖掉沾在阿尔涅德衣袖上的一点点面粉。

"那么，你对男方本人有什么看法？对格桀台本人你中意吗？"西蒙问。

"一般地说，还不错。我瞥见过他一眼，他给我的印象很好——不是任何闲言碎语都可以相信的。不过，随你怎样决定

吧，爸爸……”

“好，那就象我对奥斯蒙和格栾台所说的那样办。让他们等待几年，等你再长大些，假如在这段时期里他们不改变主意……不过，孩子，在总的方面你应该知道，我不会强迫你嫁人。如果你能够用自己的理智来判断，你可以自己决定怎样才能得到幸福。你是有足够理智的，我的阿尔涅德……”

他把姑娘拉到身边吻了一下。阿尔涅德脸上泛起了红晕，西蒙想起已经很久很久不吻自己的长女了。一般说来，他并不是那种不好意思在光天化日之下拥抱妻子或同自己的孩子戏耍的男人。但他对这一切仿佛只不过是开开玩笑，而同阿尔涅德……西蒙忽然想到，他的这个女儿是福尔莫庄园里他需要与之认真地交谈的唯一的一个人……

他走到房间的南墙边，推开气窗的窗板，从小窗孔里向谷地看了一眼。窗外吹来一阵南风，山脊层层相连，遮挡了遥天的一角，巨大的灰色云朵在山顶上飘浮。阳光穿过厚厚的云层，一切色彩都显得格外鲜艳。暖和的天气化掉了地面上一层死气沉沉的白霜，田野变成了棕褐色，枞树林是苍蓝色的，山上没有树木的岩石上长着苔藓，被阳光一照，闪出光华耀目的金黄色斑点……

西蒙仿佛感觉到，秋风和空气中的这种不断颤动的亮光包含着一种奇异的力量。如果在诸圣节以前好好地下一场雨，小溪里就会有足够的水，磨坊里磨粉的工作至少可以持续到圣诞节。这以后他就派人到山里去采集苔藓。今年秋季异常干旱。洛根河的水很浅，露出了河底，只有一股细流在黄色的砾石和灰色的石块之间流淌。

整个村子里，只有约染寨庄园的主人和神父在洛根河上建有磨坊。西蒙不愿意请求亲戚允许他磨粉，因为附近居民向他们提出这个请求的已经很多了——由于在艾利克神父那里磨粉要付费。况且教区的教民们认为，在艾利克神父那里磨粉，神父就会对他们的收成了解得一清二楚，大家都知道，一涉及教会的什一税，艾利克神父是贪心不足的。过去劳伦斯一直让邻人免费使用自己的磨坊，克里斯丁希望父亲订出的规矩，在她手里能继续保持下去……

西蒙无意中一想到克里斯丁，他的心就痛苦地紧缩起来，感到非常忧伤……

这是在圣西蒙和犹大节①前夕。每逢这一天，他通常都要作忏悔。当所有的佣工都到打谷场去脱粒以后，他特意紧闭在黎蒙德斋里，以便在斋戒和祈祷中度过一天，洗刷自己灵魂中的罪孽……

他不需费心思索就能想起自己的罪孽。在别人多管闲事的时候，他骂过人，欺骗过人；虽然从天色早已看到已经到了节日，还射死了一头鹿；星期日早晨教区里所有的教民都去参加弥撒了，自己却去打猎……

在儿子患病期间发生的事情，他既不能也不敢提起。他生平第一次向教区神父隐瞒了自己的罪孽……

他对所发生的事情反复考虑过多次，心中感到非常痛苦。也许，这是不可饶恕的罪恶——因为他使用了巫术，或者至少是诱使别人从事巫术……

况且他对所干的事并不后悔，他想，如果他不是这样干，他的儿子早已长眠在潮湿的泥土中了。然而他心中的恐惧和煽

① 十月二十八日。

感并没有消失——他经常注视着孩子：从那时以后，孩子是否发生了什么变化。不过他什么也没有发现……

他知道，有些禽鸟和野兽有这样的现象：只要有人碰一碰它们下的蛋或生的幼崽，它们就不再承认自己的子息，避开不顾。人具有主所赋予的智慧，是不会这样做的，而是相反。西蒙现在把安德列斯抱在怀里，就无法放手，他老是为孩子担忧。但有时他忽然理解，为什么那些无知的兽类会对被人触碰过的自己的幼崽产生嫌恶之情。他觉得，他的孩子也仿佛被玷污了……

然而他并不后悔，并不希望已经发生的事情能追回来。他只是希望这件事情是别人干的，不是克里斯丁干的。这一对夫妇同他比邻而居，也使他心里感到不轻松……

……阿尔涅德走进来——她问父亲身边有没有一把钥匙。兰波尔说，丈夫从她那里拿去一把钥匙，至今没有还给她。

他们家里越来越杂乱无章了。西蒙记得，还在他出发到南方去以前早已把钥匙还给了妻子。"没关系，那我就去找一找，"阿尔涅德说。

她的笑容很美，一双眼睛也很聪明。她完全不是个难看的姑娘。她的头发也很美丽；礼拜日和节日她把头发披散开来的时候，可以看到，她的头发既浓密，又光润。

埃尔伦的非婚生女儿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但这只给她带来了不幸……

埃尔伦是同一个有身份的美貌的太太生下这个女儿的。他当然根本不会去注意象阿尔涅德的母亲那样的女人。他到处浪游，一路上有许许多多美丽而骄傲的女人和姑娘围在他身边，向他献媚争宠……

而西蒙唯一的罪孽——在他当国王侍从时期的稚气的胡闹不算在内，——这罪孽由于他使自己善良而可敬的妻子受到屈辱，可能会稍稍加重一点。说实在的，他从来不觉得这个尤丽思有什么动人之处，他甚至想不起来自己怎么会同这个使女发生关系的。那年冬天他同朋友们一起狂饮的次数太多了，每次深夜回到妻子的庄园里，尤丽思总是等待着他，怕他上床睡觉的时候一不小心把屋子烧掉……

当然，这是一次有趣的艳遇。

……尤其使他高兴的是，他的女儿长大成为一个善良的姑娘，使他心中感到非常欣慰。不过，一般说来，在准备忏悔的时候，是不应该这样胡思乱想的。

西蒙在黄昏时从鲁蒙寨庄园回家。天上下着蒙蒙细雨，为了抄近路，他穿过田野。白天的最后一丝暗淡光线照着暗淡的、湿漉漉的麦茬地。在小山脚下的旧澡堂附近有一个白晃晃的东西。西蒙走近去一看，原来是他春天砸碎的那只法国瓷盆的碎片。孩子们把木板搁在两块石头上，做成一张桌子，把碎瓷片陈列在桌子上。西蒙用斧子在木板上敲了一下，桌子就坍倒了……

他马上对自己的举动感到后悔，不过，使他想起那天傍晚的事情，他还是无法忍受。

为了稍稍弥补自己隐瞒罪孽的过错，西蒙向艾利克神父吐露了自己在夜里做的梦。他想摆脱压在自己心头的这个负担。当时西蒙已经打算离开了，忽然他想到：他应当向什么人说说心里话，而这个半瞎的老神父当他的忏悔神父已经十二年多了……

他折回来，在老头儿面前重新跪下。

在西蒙忏悔的时候，神父纹丝不动地坐着。后来神父开口说话了。他那过去很洪亮的嗓音现在变得苍老而低沉。他说："这不是罪。在同人类的敌人的搏斗中，有战斗力的教会的每一个儿子都要测量一下自己的信仰的坚定性。因此主就让魔鬼用各种各样的诱惑来引诱人。一个基督徒只要不自愿放下武器，不背弃自己的救主，在他神志清醒的时候不为魔鬼用以引诱他的幻觉所迷惑，保持理性，那么即使做罪恶的梦也没有罪……"

"不！"西蒙对自己的声音感到羞惭。

他从来不为这些幻觉所迷惑。这些幻觉只给他带来痛苦，最大的痛苦。在做过这些罪恶的梦醒来以后，他感觉到仿佛有人用暴力对他进行了凌辱。

西蒙走进庄园的院子，看到木桩上系着两匹别人的马。他认出了一匹是埃尔伦的烟黑马，另一匹是克里斯丁的坐骑。西蒙向马夫喝问：为什么不把马带到马厩里去？

"因为客人说不需要带去，"仆人阴郁地回答。

这个年轻小伙子是西蒙上一次在哥哥庄园里作客的时候雇佣的，在这以前，他一直在兑弗林庄园做工。在兑弗林庄园，海尔加竭力要求一切方面都遵照骑士的习俗。可是，如果这个笨小子西哥尔德因为福尔莫庄园的主人乐意同仆人说说笑话，喜欢仆人能说会道，因此就认为可以向主人顶嘴，那么就让魔鬼……西蒙几乎脱口咒骂起来，不过他及时想起了：不管怎样，他是刚作过忏悔回来的。西哥尔德是个新手，还得让约翰·多克教教他，使他懂得，在这里同样必须遵守农民的良好习俗，不能遗忘，正象他们在兑弗林庄园奉行宫廷中的派头一样……

不过他还是非常简单地说了一句：难道你以前是在深山老林里给特罗利干活的吗，并且吩咐给马喂饲料。他非常生气……

西蒙走进房间，首先看见的是连襟的那张喜气洋洋的笑脸。桌子上的烛光直接照在埃尔伦脸上：他坐在长凳上，嬉耍着躲开乌耳希德，乌耳希德跪在他身边的长凳上，双手伸到他脸上，又象在玩，又象在抓他，同时气喘吁吁地大声笑着……

埃尔伦站起来，想避开这女孩，可是乌耳希德抓住他短上衣的衣袖，身子吊在上面，埃尔伦象往常那样潇洒自如地抢上一步，向主人施礼。乌耳希德仍旧缠着，不让埃尔伦和西蒙说一句话。

父亲相当严厉地吩咐她到厨房里去，同使女们一起待着。她们已经把饭菜搬到了桌子上。女孩不肯去，于是西蒙猛地抓住她的手臂，用力把她从埃尔伦身上拉下来。

“给，拿去！”埃尔伦从嘴里取出一段麦瓶草，塞在孩子嘴里。“拿去，乌耳希德，我的小乖乖！我不大相信，连襟，你的这个女儿长大以后会象阿尔涅德一样听话。”他望着女孩的背影，笑嘻嘻地补充了一句。

西蒙忍不住告诉过兰波尔：他怎样把有人求婚的事情对阿尔涅德说了，阿尔涅德的态度又是怎样值得称许。可是他没有料到，这件事情约栾寨庄园的人也知道了。这不象兰波尔平时的为人——他知道兰波尔不喜欢埃尔伦。西蒙感到非常懊恼：由于兰波尔把关于阿尔涅德的事情告诉了他们，由于妻子的古怪想法他一直无法逆料，还由于象乌耳希德这样的小姑娘也喜欢埃尔伦——总而言之，所有的女人都这样……

西蒙走上前去向克里斯丁问好。克里斯丁坐在炉子旁边的角落里，让安德列斯坐在她膝上。秋天孩子生病的时候，克里斯丁一直在护理他，因此他对姨妈非常亲热。

西蒙明白，他们来一定有事情。埃尔伦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他在福尔莫庄园是稀客。西蒙不得不承认，埃尔伦在两连襟相互之间所处的微妙状态下，待人处事非常得当。埃尔伦尽可能地避开西蒙，不过他们还是经常见面，免得让人制造流言蜚语，说他们亲戚之间不睦，而两人见面的时候，完全象好朋友一样。有西蒙在场，埃尔伦总是沉默寡言，显得比平时拘谨，但始终保持着洒脱不拘的作风。

饭后，残肴收拾干净以后，端来了啤酒。埃尔伦开口说：

"西蒙，你听到我们来找你是为了什么事情以后，一定会感到惊奇。我们来邀请你和兰波尔到约栾寨庄园去吃喜酒……"

"连襟，你显然在说笑话。据我所知，你家里没有结婚年龄的年轻人。"

"这怎么说呢，连襟。我说的是哈耳多之子乌耳夫……"

西蒙拍了拍自己的大腿。

"原来是这样！现在，即使我的拉车的阉牛在圣诞节前生下小牛犊，我也不会感到惊奇了。"

"你把乌耳夫比作拉车的阉牛，是没有道理的，"埃尔伦含笑反驳。"问题倒是他跑得太快了……"

西蒙打了个呼哨。埃尔伦继续含笑说：

"今天麦达尔赫姆庄园海尔勃兰的两个儿子到我们庄园里来找我，要求乌耳夫娶他们的姐姐，我当时听了也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海尔勃兰·莱伯的两个儿子？……他们都还乳臭未干呢？

他们的姐姐大概也大不了多少，而乌耳夫……”

“他们的姐姐才二十岁，而乌耳夫已经快五十了。事情就是这样的。”埃尔伦认真地说。“要知道，西蒙，他们完全明白，乌耳夫对雅尔留德来说，并不是一个好对象。但如果她能成为乌耳夫的合法妻子，这两点不足毕竟是微乎其微的。况且乌耳夫也是骑士的儿子，家道殷实，他不需要在别人的庄园里做雇工。他住在约栾寨庄园，是因为在发生了这一切事情以后，他不愿意同我们，同自己的亲戚分开，而住在斯凯温自己的庄园里……”

埃尔伦沉默了一会儿。脸上露出温柔和悦的表情。接着他又说道：

“我和克里斯丁决定给他举办婚礼，就象他是我们的亲兄弟一样。下星期我和乌耳夫到缪休谷地去，为了遵守礼仪，他要去向姑娘求婚。连襟，我到这里来是要请你帮一个忙。我没有忘记，西蒙，你帮过我不少忙。乌耳夫在这个地区是不讨人喜欢的。你却有很大的声望，这里很少有人能和你匹敌，而我呢……”他耸耸肩膀，仅能觉察地冷笑一声。“你能不能同我们一起去，为乌耳夫的事情张罗一下？我和他从小时候起一直是同甘共苦的。”他用恳求的口气补充说。

“我可以去，连襟。”西蒙的脸涨得通红。埃尔伦的赤诚相告使他感到有点忸怩不安。“我乐意尽我的力量，帮哈耳多之子乌耳夫把婚事办得体面些……”

这时克里斯丁一直抱着安德列斯坐在角落里。孩子要求姨妈给他脱去衣服，安置他睡觉。现在她抢上一步，走到烛光下，怀里抱着半裸的孩子，孩子把一条手臂勾住她的脖子。

“西蒙，你答应去，真是好极了，”她低声说，并且向西蒙

伸出一只手。“我们大家都为此而感谢你。”

西蒙在一刹那间握了握她伸出的手：

“得啦，克里斯丁……我对乌耳夫一直是很喜欢的。请相信，我乐意为他效劳……”

他想把儿子接过去，可是孩子不肯，用两条赤露的小腿踢着父亲，并且笑哈哈地搂住姨妈。

西蒙坐在埃尔伦身旁，同他一起商议有关乌耳夫的财产的事情，一面继续倾听儿子和克里斯丁的说笑声。克里斯丁知道许多儿歌和俏皮话，孩子时常大声欢笑，克里斯丁也跟着他发出亲切而轻柔的低低的笑声。后来西蒙向他们瞥了一眼，看见克里斯丁把自己的手指叠成螺旋梯的样子，而把安德列斯的手指作为人，沿着梯子一级一级地往上爬。最后她终于把孩子放进摇篮，自己在兰波尔身边坐下，姐妹俩低声交谈起来……

“这可是真的啊，”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西蒙心里想。“我对哈耳多之子乌耳夫一直是很喜欢的。”自从那年冬天他们齐心协力帮助克里斯丁以后，西蒙感觉到，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友情。他一直把乌耳夫看作与自己同样出身的人，一个有名望的骑士的儿子，至于乌耳夫是非婚生的，尤其使西蒙对乌耳夫的自尊心产生一种特殊的哀怜，因为在西蒙的内心深处，一直隐藏着一个祈求，希望阿尔涅德能得到幸福。不过西蒙对他们把他拖入这件不体面的事情中，毕竟感到不大愉快：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娶一个还非常年轻的姑娘。但从另一方面说，海尔勃朗之女雅尔留德在夏天市民会议期间没有好好地保护自己的名声，这并不是他的过错；他对她的弟弟并不负任何责任，而乌耳夫却是他的连襟的近亲。

兰波尔主动向克里斯丁提出，愿意在婚筵上帮忙。西蒙对她的举止非常高兴。一碰到事情，兰波尔经常能够表明，她是谁的亲族。不错，西蒙认为自己娶了个好妻子，这不是没有理由的……

5

圣卡特玲节①后的第二天，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为自己的亲戚举办豪华、隆重的婚礼。约榮寨庄园里贵客盈门——在这方面西蒙·达莱起了作用，他们夫妇俩在当地居民中交游甚广。圣奥拉甫礼拜堂的两位神父也来喝喜酒，艾利克神父还亲自为新房作了祓除仪式——这被看作是殊荣，因为艾利克神父现在只在重大节日才亲自作祈祷，只为长年来一直以他为忏悔神父的教民举行圣礼。西蒙·达莱宣读了结婚证书和新郎的彩礼礼单，埃尔伦在筵席上向自己的亲戚致了贺词，劳伦斯之女兰波尔和姐姐一起向宾客奉献美酒佳肴，还在新房里同其他妇女一起给新娘卸妆。

不过这毕竟不是一次兴高采烈的婚礼。新娘出身于一个在谷地上受人尊敬的古老的农民家庭。她的父母和乡亲认为她同一个从外乡迁来的人结婚，况且这个人还在别人（虽说是自己的亲戚）家里帮工，终究不是门当户对。不管是乌耳夫的出身——他是一个富裕的骑士同使女生的儿子，还是他同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的亲戚关系，都不能提高他在海尔勃朗的两个儿子心目中的地位……

况且新娘显然也在叹惜自己的命运。婚后过了几星期西

① 十一月二十五日。

蒙有事来到约栾寨庄园，克里斯丁怀着深深的忧愁把这一点告诉了西蒙。雅尔留德吵得丈夫不得安宁，一定要迁到斯凯温他自己的庄园里去：克里斯丁听到她大哭大叫地说，她永远不能安心，惟恐她的孩子将来被人唤作仆人的儿子。乌耳夫对此不作任何回答。新婚夫妇住的那幢屋子，一向被称为管家的屋子，因为在劳伦斯购置莱加桥庄园和他的管家艾那尔之子约翰迁到莱加桥去以前，那幢屋子一直是约翰住的。但雅尔留德对这个名称并不喜欢。她不得不把自己的奶牛养在克里斯丁的畜栏里，这一点也使她非常恼火——她怕被人认为她是克里斯丁的使女。

“不过，雅尔留德也有自己的道理，”约栾寨庄园的女主人说，“只要乌耳夫夫妻俩不迁到斯凯温去，我可以命人在管家的屋子旁边另外造一个单独的畜栏。不过，也许这倒真是一条比较好的出路：乌耳夫年纪不轻了，他很难改变自己的习性，让他在一个新的地方开始过有家室的人的生活，也许比较容易些……”

西蒙心里思忖，克里斯丁的话也许是正确的。乌耳夫在区里不讨人喜欢。他公开蔑视当地的一切风俗习惯。作为一个当家人，他是精明能干的，可是不熟悉这里的自然条件，因此经常做错事：譬如说，秋天屠宰牲口的时候，他保留了过多的牲口，后来饲料不够，到早春牲口饿瘦了，他还是不得不把挨饿的牲口宰掉。他气得大叫说，他讨厌这个穷地方，这里的居民从圣保罗召唤节①以后就不给牲口喂任何饲料，只给它们吃桦树皮。

这时突然又发生了一件新的纠纷：在特隆赫姆郡长期形成了一种习惯，主人可以向分成农民索取他最需要的物品，如干草、兽皮、面粉、油类或羊毛等等，作为租金，尽管在租赁契

① 一月二十五日。

约上写明租金是以现金或某一种物品支付的。而且地主或他的管家经常擅自把一种物品折合成另一种物品，不管别人愿意不愿意。可是乌耳夫想对克里斯丁的分成农民提出同样的要求的时候，他们却宣称这是重利盘剥，严重违反法制。在这一点上，毫无疑问，他们是正确的，并且向克里斯丁提出意见。女主人一了解以后，马上劝阻乌耳夫，可是西蒙知道，在这件事情上人们不仅归咎于乌耳夫，而且还归咎于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凡谈到这件事情的地方，西蒙都作了解释，说乌耳夫这样做，克里斯丁是完全不知道的，乌耳夫也只是习惯于照他家乡的办法行事。可是西蒙本身也感觉到，他的解释起不了什么作用，尽管没有人当面回驳他。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蒙连自己也不知道是否希望乌耳夫留在约栾寨。他也无法想象，克里斯丁一旦失去这个忠心耿耿、机灵能干的帮手，将怎么办。埃尔伦对农事一窍不通，几个儿子还太年轻。不过，从另一方面说，乌耳夫使区里所有的居民都反对克里斯丁，加上他现在勾引了一个家世清白、家道殷实的年轻姑娘，他走了也未必不好。然而，主知道，即使没有这件事情，克里斯丁肩膀上已经压着无法胜任的重负……

不用说，附近的人们现在对约栾寨庄园里的人侧目而视。埃尔伦在这里引起的反感，一点也不下于乌耳夫。如果说他的亲戚和最信任的顾问待人居傲无礼，狂妄自大，那么主人本身那种温文尔雅而又不拘小节的举止中，却包含着一种更带挑衅性的意味。可是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仿佛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引起了所有邻居的反感——他显然深信，不管他富裕还是贫穷，他还是依然故我，他甚至没有想到有人会责备他傲慢。他担任过郡长，是马格努斯国王的亲戚和亲近的臣僚，可是他却参与

反对国王的阴谋，又因自己的轻率毁坏了整个大胆的计划——他显然没有想过，由于这一切，人们有理由骂他恬不知耻。西蒙怎么也无法理解，埃尔伦到底是否考虑过这些事情……

埃尔伦经常使他百思不得其解：在谈话的时候，埃尔伦常常发表一些精辟合理的议论，可是他似乎从来没有想到用自己夸夸其谈的美丽词句来指导自己的行为。简直无法相信他不久就将进入老年了：仔细地看一下，可以看到他脸上已有了皱纹，头发中也已有银丝，可是他和诺克维在一起，还是象弟兄，而不象是父子。埃尔伦仍然象西蒙初次看到他的时候那样身材匀称，体态优美，他的嗓音仍然清亮悦耳。他的举止仍然风流倜傥，潇洒自在，待人接物，应付裕如……他过去对陌生人也常常沉默寡言，落落寡合，不管在权势显赫的时期还是在贫穷落魄的日子，都不向周围的人乞求友谊，而让他们自己去找他做朋友。他显然没有注意到，现在已经没有人来找他交往了。住在谷地山坡上和低地上的富裕农民和世家子弟，非亲即故，关系密切，他们看到这个特隆赫姆地区态度傲慢的大人物，由于时运不济而来到他们这个地区，却依然认为自己出身高贵，风姿清雅，不屑与他们为伍，都感到非常气忿。

然而他们认为埃尔伦最大的过失，是把顺德村的主人拖入了这桩不幸的案件中。特隆德的两个儿子，哥托尔姆和博加尔被判驱逐出挪威国境，耶斯林家族的广大领地中属于他们的部分，以及他们世袭领地的一半，被没收充公。顺德村的伊瓦尔向马格努斯国王付了赎罪的罚金，取得了国王的谅解。而当马格努斯国王把失宠者的土地转赐给（据说，不是无偿的）埃尔伦·艾耳迦伦的儿子西哥尔德以后，特隆德的两个小儿子伊瓦尔和霍瓦尔德（他们对两个哥哥的犯罪阴谋是不知道的）便把他

们在沃格的土地也卖给了西哥尔德大人，西哥尔德是他们和劳伦斯的两个女儿的表兄：他的母亲伊瓦尔之女哥德栾是特隆德·耶斯林和约栾寨庄园的拉根弗丽德的姐姐。伊瓦尔·耶斯林迁到了图丹地区的林格赫姆庄园，这个庄园是作为他妻子的陪嫁而归他所有的。显然，他的儿子们将在自己外家的领地上安身立命。霍瓦尔德还有大量土地，但大多在瓦尔迪斯谷地，况且他还从妻子的嫁妆中得到了在波尔格地区的大批土地。可是沃格和哥德勃兰斯谷地的居民认为，在全区声名卓著的这个古老家族失去他们自古以来拥有的顺德村领地，是一个极大的不幸。

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顺德村为哈康老王的忠实臣仆——阿格台的古达兰地方的埃尔伦·艾耳迦伦所有。耶斯林家族从来不效忠于斯韦尔雷国王及其后裔，他们在斯库累公爵发动叛乱反对哈康国王的时期支持斯库累公爵。但后来小伊瓦尔同埃尔伦·艾耳迦伦进行土地交换，重新得到了顺德村，并且把自己的长女嫁给埃尔伦·艾耳迦伦。伊瓦尔之子特隆德并没有给自己的家族增加声望，不过他的四个儿子少年英俊，果敢有为，在区里交游甚广，朋友们对使耶斯林弟兄失去他们世袭土地的这桩不幸事件耿耿于怀。

况且在伊瓦尔离开谷地以前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不幸的事情，使当地居民更加为耶斯林家族后裔的厄运扼腕悲叹。哥托尔姆还没有娶妻，博加尔的年轻妻子比亚尔纳之女达格尼在丈夫被逐出国门以后仍旧留在顺德村。她本来就是个不大有理智的人，常常公开表示爱自己的丈夫胜于一切——特隆德之子博加尔生得一表人材，不过行为相当放浪。他被逐出国门后的第二年冬天，达格尼掉进了沃格湖的冰窟窿里。据说，这是意外事

故，但人们非常明白，悲痛和忧伤使达格尼失去了最后一点薄弱的理智，因此大家都同声哀悼这个朴实善良、年轻美貌的女人，为她的惨遭不幸而一洒伤心之泪。当地的居民更加痛恨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因为区里的这些优秀人物的不幸都是他引起的。同时还记起他娶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为妻的时候所干的一切事情——克里斯丁出身于监法官辛诺维家族，可是从母系来说，也是耶斯林家族的人……

当地居民对顺德村的新主人也并不喜欢，虽说没有人能说出他本人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不过他是阿格台人，他的父亲埃尔伦·艾耳迦伦过去同这个地区的人们发生过一些纠葛，树敌甚多。克里斯丁和兰波尔同这位表兄从来没有见过面。西蒙还在莱玛利克的时候就同西哥尔德大人相识了——西哥尔德是哈夫图尔的两个儿子的近亲，而哈夫图尔的儿子又是哥尔德·达莱的妻子的亲戚。但在发生了这些事情以后，西蒙尽量避免同西哥尔德大人见面。现在他不愿意到顺德村去，因为特隆德的几个儿子本来是他的知心好友。过去，兰波尔同伊瓦尔和博加尔兄弟俩的妻子是每年来来往往，串门作客的。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埃尔伦之子西哥尔德大人的年纪要比安德列斯之子西蒙大得多——他已经年近花甲了。

正因为这样，西蒙·达莱认为，埃尔伦和克里斯丁的管家结婚本身虽然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只会加深人们对约桑寨庄园里的人的敌对情绪。西蒙向来不习惯于把自己的担心和忧虑告诉年轻的妻子，但这一次他忍不住把自己对这些事情的想法对妻子说了。他听到妻子对这些事情作出通情达理的评判，并且态度公正，愿意竭力帮助自己的亲戚，心里感到十

分激动。兰波尔到约棠寨庄园去探望姐姐的次数比以前大大地增多了，而且毫不表示对埃尔伦没有好感。圣诞节做过祈祷以后，他们在礼拜堂的小山冈上遇见了，兰波尔不仅吻了克里斯丁，而且还吻了姐夫。而过去在类似场合埃尔伦向岳母问好并同她接吻的时候，兰波尔总是带着恶意讥笑他的外国派头。

西蒙看到兰波尔把双手勾住埃尔伦的脖子，不禁心中一动：这样看来，他也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大姨子。不过他感觉到，他毕竟没有勇气这样做。况且他无法学会这种习惯——吻自己的异性亲戚。他没有忘记，当年他在国王宫廷里担任持火炬的侍从，回到家里后，他想同母亲和妹妹接吻，引起了她们的讪笑。

在圣诞节的宴会上，兰波尔让哈耳多之子乌耳夫的年轻妻子坐在最受尊敬的客人们中间，对这一对新婚夫妇倍加青睐。在雅尔留德分娩的时候，还亲自到约棠寨庄园去帮忙。

这是在圣诞节以后的一个月，孩子早产了两个月，生下来就死了。雅尔留德悲痛欲绝：早知如此，她决不会嫁给乌耳夫。可是现在木已成舟，悔之已晚。

哈耳多之子乌耳夫对这些事情是怎样想的，谁也不知道：乌耳夫讳莫如深。

在大斋的第二个礼拜，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和安德列斯之子西蒙两人骑马到南方的克瓦姆去。劳伦斯在去世前几年同其他几个农民一起在那个地区买了一个不大的庄园。现在原主的亲族想赎回祖产，可是文契上写得含糊不清，因此需要核实一下，当时文契是否事先当众宣读过，是否答应过亲族有赎回的权利。劳伦斯去世后，在分遗产的时候，这块土地和其他一些产权可能引起争讼的土地都没有分，这些土地的收入由姐妹

俩共享。因此劳伦斯的这两个女婿必须捍卫自己妻子的利益。

到场的人相当多。由于佃户的病妻和孩子都躺在起居室里，人们只得聚集在院子中央的一个旧板棚里商议。这个建筑物非常破旧，已经百孔千疮，因此人们都没有脱去毛皮斗篷。每个人都把兵器放在自己身边，甚至没有从腰带上解下佩剑——大家都想尽可能赶快把这件事情了结后回到家里去。不过他们毕竟总得吃点东西才能上路，因此中午谈判一结束，人们就拿起一袋袋从家里带来的食物，开始吃起来，有的坐在凳子上，有的席地而坐，因为板棚里没有桌子。

克瓦姆的教区神父由他的儿子莫塞斯之子霍姆盖尔为代表参加集会。这是一个举止放肆、能说会道的年轻人，大家都不喜欢他，但他的父亲是受到大家普遍尊敬的，母亲出身于名门望族。霍姆盖尔身材魁梧，喜欢寻衅惹事，动不动就要打架。因此谁也不愿意同他结交。不过，许多人认为他很机敏，善于应对。

西蒙对神父的儿子不大熟悉，这个人的模样他也不喜欢：霍姆盖尔生着一张狭长的脸，满脸雀斑，上嘴唇很短，露出一排大大的黄板牙。不过他的父亲莫塞斯是劳伦斯的老朋友，在父亲使他成为合法的儿子以前，霍姆盖尔有一个时期以半是仆人，半是养子的身份住在约栾寨庄园。因此西蒙对莫塞斯之子霍姆盖尔一直是很客气的。

霍姆盖尔把一段圆木滚到炉子前面，坐在圆木上，从自己的袋子里取出一只煎鹌鸟和一块猪油，把这些佳肴插在匕首上，在炉火上烘烘热。他向周围的人们解释说，他在生病，因此获准开斋两星期。周围的人们都在啃面包和腌鱼，可是禁食的美味佳肴的气味却直冲进他们的鼻孔。

西蒙的心情很不好。他倒并不是生气，他是感到烦恼，也许只不过是感到茫然无所适从。这种关于产权的争讼是异常复杂的，岳父去世后保存在他那里的契约又写得含糊不清，不过西蒙在参加会议的时候，把它同其他契约一对照，毕竟还是觉得自己已经领会了其中的意思。然而，听了证人的发言，看了证人提交的文契，他明白他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但会议的其他参加者，包括郡里的税务代理人在内，也都不知道事情应该从何着手。大家已经开始提出，不妨把它提交给市民会议公断，这时埃尔伦忽然发言了，并且要求看一看文契。

在这以前，他坐着听别人争论，看他的样子好象是一个无关的旁观者。现在却仿佛突然猛醒过来。他仔细地看过所有的文契，对有些文契甚至看了几遍。然后简单明确地说明了整个案子的情况："法典上是怎样怎样写的，通常应该怎样怎样解释，契约上不确切的或者含糊不清的词句要么表示这个意思，要么表示那个意思；如果把案子提交市民会议，它不是作出这样的判决，便是作出那样的判决。"埃尔伦不主张这样办，而是提出另一种解决办法，既然使土地的继承者满意，同时对目前的主人也有好处。

埃尔伦站着发言的时候，稍稍垂下左手，按在剑柄上，右手漫不经心地握着一束信件。看他的神气，仿佛他是这个会议的主持人，不过西蒙明白，他这样做完全不是故意的。他过去在自己地区的市民会议上主持会议，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因此，现在他有时问问这个与会者，有时问问那个与会者，他所说的情况是否正确，他提出的建议他们是否明白，他说话的口气，仿佛他是在讯问证人——不是说他没有礼貌，而是仿佛他的任务就是讯问，而他们的任务就是回答。发言结束以后，

他把信件往税务代理人手里一塞，仿佛那个人是他的仆人似的，然后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在其余的人们——包括西蒙在内——讨论他的建议的时候，埃尔伦坐在一边听着，但带着这样的神气，仿佛这一切都与他无关。有人向他提问的时候，他回答得简要透彻，清楚易懂，但同时时而用手指甲抓抓上衣胸口的油迹，时而整整腰带，时而摆弄着手套，仿佛不耐烦地等待事情早点解决。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采纳埃尔伦提出的解决办法。这对西蒙也很有利，因为如果把案子提交市民会议，他未必能得到什么好处。

然而西蒙的心情变得很忧郁。他自己也明白，由于连襟在这件事情上比他更善于分析处理，因而感到不高兴，那完全是小孩子脾气。埃尔伦怎么会不精于解释法律条文和剖析字句含糊的契约呢？他过去多年来一直在于解决争讼和研究争端的事情。不过这一切发生得有点突然：昨天晚上在约栾寨庄园西蒙想同埃尔伦和克里斯丁讨论这件事情，但埃尔伦没有发表什么意见，甚至没有好好地听。自然，埃尔伦比普通农民更懂得法律条文，可是他却能这样冷静而谦让地向他们解释这些条文，仿佛这些条文对他本人是毫不相关的。西蒙产生了一个模模糊糊的意识，似乎埃尔伦从来没有想到过，法律条文也是为他而写的……

况且西蒙看到埃尔伦能够这样从容不迫地站着发表宏论，简直大吃一惊。难道埃尔伦没有意识到吗？他这样做，大家都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他曾经担任过什么职务，现在又变得怎样了。西蒙感觉到，所有在场的人都在脑海里闪过这个思想；显然，有些人看着他——他对周围的人对他有什么想法全然不想

知道，——心里觉得很气恼。可是谁也没有说一句话。跟随税务代理人来的那个冻得面色发青的书记坐下来，把文具放在膝上，转身面对埃尔伦，埃尔伦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向他口授，一面用晒得黑黑的长手指摆弄着从地上捡起来的几根麦秆，把它们编成小环。书记写好后，把羊皮纸递给埃尔伦，埃尔伦把麦秆编的小环扔到火里，接过文契低声诵读起来：

"'具此契约者福尔莫庄园安德列斯之子西蒙、约桑寨庄园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克莱乌法镇斯坦因之子维达尔、栾达尔庄园卑伦之子英格蒙和图拉耳台、英格蒙之子卑伦、艾那尔之子阿耳夫、莫塞斯之子霍姆盖尔蒙主之宏恩，特致以敬意……'你没有忘记准备石蜡吗？"他问书记，书记站起来，向自己冻僵的手指呵着气。"'众所周知，于公元一三三八年冬季大斋节第二个礼拜的礼拜五，我等聚会于克瓦姆教区之格兰赫姆庄园……'"

西蒙回想起当年埃尔伦在北方跟那些同他地位相当的人们周旋时的作风。那时候他也十分自信，不拘小节——这一点尤为特出，举止粗野，说话放肆，但同时在他的行为中也有某种逢迎取悦的成分，显然，他毕竟并不忽视他认为同他旗鼓相当的人们的意见，相反，他竭力要在他们的心目中博得声誉。

西蒙突然痛苦地明白：他现在感觉到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在埃尔伦心目中微不足道的当地农民，埃尔伦甚至不屑去考虑他们对自己有什么想法。可是西蒙所以会落到这个地步，却正是由于埃尔伦的缘故——由于埃尔伦，他脱离了骑士和贵族的圈子。即使西蒙命途多舛，他还拥有自己祖传的福尔莫庄园，家道富裕，可是他没有忘记，他已经同自己的亲戚、年轻时代的友人，以及那些与自己地位相当的人们割断了关系，因为他曾

经象乞丐那样向他们一一伸手求援，因此现在没有脸再去见他们，甚至没有勇气回想这件事情。为了埃尔伦，他几乎向自己的国王挑战，从而堵塞了自己通向宫廷的道路。他曾经向埃尔伦吐露过自己的这个秘密，一提起这一点，他比死还要难受。可是埃尔伦却淡然处之，仿佛什么也没有猜到，什么也不明白。这个花花公子破坏了别人的生活，还满不在乎……

这时埃尔伦对连襟说：

"西蒙，如果我们想在天黑前回到家里，也许现在就该动身了。我去看看马匹……"

西蒙抬起眼来看看连襟，一看到埃尔伦高高的、匀称的身材，他的心突然痛苦地抽缩起来。埃尔伦在斗篷的风帽下面戴着一顶黑色的绸帽，这绸帽紧紧地裹着他的脑袋，在下巴下面打了个结，使那张黑黝黝的狭长的脸和一双深眍的、晶莹的大眼睛显得格外年轻、漂亮。

"你趁这个时间把我的口袋缚一下，"埃尔伦在门口补充了一句，就走到院子里去了。

参加会议的其余人还在继续议论这件争讼的案子。

"这毕竟很奇怪，"有人说，"劳伦斯怎么会这样粗心地订立这个契约：他做事向来不鲁莽，而且对买卖土地的事情比其他农民更精通。"

"这件事情是我父亲不好，"神父之子霍姆盖尔说。"今天早晨他亲口对我说，如果他那时听了劳伦斯的话，就不会发生这纠纷了。你们都记得劳伦斯的为人，他一生对待神父总是惟命是听的，象一头绵羊……"

"但约栾寨庄园的劳伦斯毕竟还常常关心自己的利益，"有人反驳说。

“他还认为，听从神父的劝告，也是关心自己的利益，”霍姆盖尔笑着说。“可不是吗，神父们的劝告在世俗事务中有时也是有好处的，只要你不想觊觎教会本身垂涎的东西……”

“不错，劳伦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虔诚的人，”维达尔说，“凡是向教会捐献和向贫民施舍，他从来不吝惜钱财和牲口。”

“事实毕竟是事实，”霍姆盖尔若有所思地接茬说。“不过，要是我也象他那样富裕，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我也会不吝惜捐献的。不过我不会象劳伦斯那样用双手分送自己的财物，况且他每一次在神父身边忏悔自己的罪孽的时候，总是两眼通红，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劳伦斯是每个月都要作忏悔的……”

“悔恨的眼泪是圣灵的恩赐，霍姆盖尔，”卑伦之子英格蒙老头儿说。“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罪孽而流泪是幸福的，这样他在另外一个世界上就能比较容易地得到安宁……”

“既然这样，劳伦斯早就在天堂里享福了，他生平经常斋戒和禁欲。听说，每逢复活节前的礼拜五他总要紧闭在楼上阁子里，用鞭子抽打自己……”

“闭嘴！”安德列斯之子西蒙打断了这个人的话，他气得浑身发抖，脸涨得通红。他不知道霍姆盖尔讲的是不是事实。可是在岳父死后西蒙清理他的私人财物，在放书籍的小箱子底部发现一只长方形的小木盒，里面有一根象修道院里通常叫做“戒鞭”的鞭子。在用皮革编成的鞭梢上可以看到一些黑色的斑点，也许是血迹。西蒙怀着悲戚和崇敬的恐惧把它烧掉了。他明白，他窥探到了劳伦斯生活中不能让旁人知道的东西。

“不管怎样，这事情劳伦斯没有对自己的仆人讲过，”西蒙恢复了说话的能力后说。

“显然，这都是些凭空编造的无稽之谈，”霍姆盖尔欣然同意

西蒙的意见。"而且劳伦斯未必有什么需要在神父帮助下求赦的罪孽……"他笑了一声。"如果我过着象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那样虔诚清正的生活，而且如果我有象伊瓦尔之女拉根弗丽德那样生性悒郁的妻子，我倒会为自己没有犯过罪孽而伤心痛哭……"

西蒙直跳起来，使劲在霍姆盖尔牙齿上击了一拳，霍姆盖尔身子一晃，差点儿摔倒在炉子上。他手里的匕首掉下了——说时迟那时快，他捡起匕首，向西蒙扑去。西蒙用挂着披肩的一条手臂阻挡着，抓住霍姆盖尔的手腕，用力迫使他把刀子放下，但这时神父的儿子趁机在西蒙脸上一连击了几拳。最后，西蒙抓住了霍姆盖尔的两只手，但这个年轻人用牙齿咬住西蒙的手。

"嘿，你咬人，狗崽子！"

西蒙放开霍姆盖尔，退后几步，从剑鞘里拔出宝剑。他向前一个冲刺——于是那个青年弯下身子，慢慢地仰面倒下去：钢的剑刃刺进他的胸部几寸。后来身体从剑刃上滑出来，啪嗒一声倒在地上，脑袋挂在炉子里。

西蒙丢掉宝剑，弯下身子，想把霍姆盖尔从炉火中拖出来，但忽地看到维达尔举起斧子向他当头劈来。西蒙跳到一边，重新捡起宝剑，刚来得及挡住艾那尔之子阿耳夫的剑，然后迅速地转过身去招架维达尔，这时他的眼角看到，栾达尔庄园的卑伦父子站在炉子的另一边，企图用长枪刺他。于是他把阿耳夫推到对面的墙壁上，同时看到维达尔绕到他的背后，已经把霍姆盖尔从炉火中拖了出来（霍姆盖尔是维达尔的表弟），卑伦父子也绕过炉子向他逼近过来。西蒙被团团围住，虽然他这时只考虑怎样拯救自己的生命，但他看到他们所有的人都反对他，

不禁痛苦地感觉到一种隐隐的惊讶。

……说时迟那时快，埃尔伦的宝剑在他和栾达尔庄园的两兄弟之间一闪。图拉耳台向一边直摔出去，身子抽搐着，趴在墙上。埃尔伦疾如鹰隼，把宝剑转到左手，向阿耳夫猛击一剑，阿耳夫手中的兵器哐啷一声落在地上，埃尔伦同时用右手抓住卑伦的长枪的枪杆，把它按在地上。

“冲到门口去！”他在片刻的间歇中对西蒙大声说，同时给西蒙挡住了维达尔的进攻。可是西蒙把牙齿咬得格格发响，扑到房间中央去迎战卑伦和英格蒙。埃尔伦站在他旁边，在兵器的铿锵声中竭力拔起嗓子，大声重复说："我命令你，快到门口去，傻瓜！到门口去——我们要冲出门口！”

西蒙终于领悟了，埃尔伦是想他们两人一起冲到街上去，于是他一面继续招架，一面退向板棚的门口。连襟俩穿过穿堂，到了院子里，西蒙离开板棚几步路，埃尔伦就在门边，稍稍举起宝剑，转过脸去看着那些跟着他们追到门口的人们。

在短短的一瞬之间，西蒙的眼睛发花了——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晴朗的冬日；白雪皑皑的山峰耸向蓝天，被夕阳涂上一层金色。林子里的树木被沉重的霜雪压得弯下了身子。林中空旷的草地上仿佛铺满了宝石，毫光闪烁，彩色缤纷……

这时西蒙听到埃尔伦的声音：

“先生们，在这里继续流血，也无补于悲痛。还是让我们想一想吧，怎样来制止流血。我的连襟成了凶手，这已经够啦……”

西蒙抢上一步，站在埃尔伦身旁。

“安德列斯之子西蒙，你平白无故地杀死了我的表弟，”克莱乌法镇的维达尔站在大家前面的门槛上说。

“我不认为他的遭难是完全平白无故的，维达尔。不过你知道，我不会推卸自己的责任，我愿意付罚金，来弥补我给你的家族造成的不幸。你们都知道我住在什么地方……”

埃尔伦还对农民们说了一句：“他怎么了，阿耳夫？”就同其余的人们一起走进板棚。

西蒙站着一动不动，呆若木鸡。不久埃尔伦回来了。

“那么，我们走吧，”说罢，他就向马厩走去。

“他死了吗？”西蒙问。

“是的。阿耳夫、图拉耳台和维达尔都受了伤，但伤势并不严重。霍姆盖尔后脑的头发全部烧掉了。”在这以前，埃尔伦说话的语气是十分严肃的，这时却突然噗嗤一笑。“那里的一股气味，好象真是烤了一只鸫鸟。真见鬼！你们怎么会这样快就吵起来的？”他困惑不解地问。

一个半大小子牵着马匹——这次旅行埃尔伦和西蒙都没有带仆人。

连襟俩手里仍旧执着宝剑。埃尔伦从地上捡起一束麦秆，擦去剑上的血迹。西蒙学他的样，擦去最显眼的痕迹，把剑插入剑鞘。但埃尔伦擦了很长时间，最后还用长衣的衣裾拭了拭剑锋。然后，象舞剑似地作了几次短冲刺，嘴角掠过一丝微笑，仿佛想起了什么，把剑向上一抛，抓住剑柄，这才把剑插入剑鞘。

“你受伤了，连襟！到房间里去，我给你把伤口包扎一下。”

但西蒙说，这没有关系。

“你自己也浑身是血，埃尔伦！”

“对我，你不用担心。我身上的伤很快就会痊愈。身体胖的人折腾的时间要长得多，这我不止一次体会过。况且天气这样

寒冷，我们还要走很长的路。”

埃尔伦从庄园主人那里弄到一点药膏和干净的布条，小心地给西蒙包扎了伤口：西蒙身上有两处伤，相隔不远，都在左胸部，伤及肌肉，但并不危险，不过开始时流了许多血。埃尔伦被毕伦的长枪在大腿上划破了皮。西蒙担心埃尔伦不能骑马，但埃尔伦只是笑了笑：枪尖只是刺穿了皮裤子。他在伤口上涂了药膏，还在长袜子外面裹了一些布带，免得伤口受寒。

天气非常寒冷。连襟俩还没有走下庄园的小山冈，马身上已经披了一层霜，他们风帽的毛皮镶边上也是白皑皑的。

“咳！冷得够呛！”埃尔伦打了个寒噤。“赶快回家吧！不过我们还得先到低地上的那个庄园里去一次，你要在那里把杀死人的事情报告一下……”

“这有什么必要呢？”西蒙表示反对。“我已经对维达尔和其余的人都说了……”

“你本人对发生的事情认个错毕竟有好处。别让他们对你挑眼……”

太阳已经落在山坡后面了，暮色阴沉灰暗，但还有一点亮光。连襟俩在溪边的白桦树丛中策马徐行，白桦树上覆盖着浓霜，显得毛茸茸的，这里的霜比树林中其他地方更浓。低地上的空气中饱含着寒冷刺人的雾气，使人喘不过气来。埃尔伦不耐烦地嘟囔着，抱怨今年天气太冷，他们还得在这样严寒的气候中走漫长的路。

“你从来没有冻伤过脸颊吗，西蒙？”他不安地探头看了看连襟风帽下的脸庞。

西蒙用手擦擦脸，脸没有冻伤，只是一路上冻得发红了，

被手一摸，在寒风中吹得发红的脸上顿时现出几个灰色的斑点，使人感到皮肤没有血色，而且不大干净。

“你以前看见过象搅粪水那样斗剑的吗?”埃尔伦问。“阿耳夫真糟糕!”回想起这一点，他放声大笑，从马鞍子上探出身子，摹仿着税务代理人笨拙的动作。“税务代理人是个好人，没有话可说的。西蒙，要是你看到乌耳夫舞剑，那才好哩!啊，耶稣，圣母!”

“舞剑!”不错，现在西蒙终于看到了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舞剑。他眼前呈现出一幕幕图景：他和他的几个对手围着炉子笨拙地踏着步，又象是在劈柴，又象是在堆干草垛——忽然，埃尔伦矫捷迅猛的身影出现在他们之间。他眼明手快，仿佛舞蹈似的，灵活而准确地挡住了他们笨手笨脚的冲刺……

二十多年前，西蒙本人在击剑方面也是个佼佼者，宫廷青年在竞技场上比赛时，他获胜过不止一次。但从那以后，他难得有机会表现自己的剑术。

而现在他后悔成了杀人凶手。霍姆盖尔的尸体老是萦绕在他的脑海里：尸体从剑刃上滑落下去，倒在炉子上。他耳边老是听到霍姆盖尔临终前断断续续的哀号，眼前呈现出此后的一幕幕凶猛的短冲刺。西蒙心情抑郁，怒不可遏：顷刻之间，他们所有的人都反对他，所有这些人，而在这以前，他还认为他们是自己的朋友——埃尔伦却保护了他……

西蒙从来不怀疑自己是能经受风险的。住在福尔莫庄园的那些年中，他六次出去猎熊——其中有两次非常轻率大胆，冒着生命危险。他同一头受伤、狂怒的母熊之间仅仅相隔一棵细小的松树，而他手中只有一段折断的枪头，枪柄象手掌一样长。可是在这危险的娱乐中他没有失去掌握住自己的思想、行动和

感觉的能力。而这次在板棚里——他无法确切知道，这是害怕还是什么别的感觉，——他却感到不知所措，无法控制自己……

那时候，同熊搏斗后回到家里，他的衣服被撕得粉碎，手用挎带吊着，肩膀被抓破，浑身发冷，疲惫不堪，可是他除了胜利的喜悦以外，并没有感到什么。这样取乐可能会得到极坏的结局——他对此毫不考虑。而现在他却老是在想：要是埃尔伦不及时来帮助他，那会怎样呢。因此西蒙感到(不，当然不是害怕）很奇怪。完全是由于农民们脸上的这种表情……以及霍姆鲁尔渐渐冷却的尸体……

在这以前，他从来没有杀死过人……

除非曾经杀死过一个瑞典骑兵……这是在哈康国王为了替两位公爵报仇领兵去攻打瑞典的年代①。西蒙被派到前方去侦察，和他同去的还有三个骑兵，他是头儿——这件事情他感到多么愉快和自豪！西蒙至今还记得，他的宝剑怎样卡在瑞典人的钢盔里，他不得不转动着宝剑使劲拔出来。早晨他发现剑刃上留下一个缺口。不过他回想起这件事情，一直感到很得意——因为瑞典人一共有八个人。况且由于这次决斗西蒙尝到了作战的滋味，这在当年跟随国王的宫廷侍从中，远不是每个人都能夸耀的。西蒙在阳光下看到自己的铠甲上沾满了鲜血和脑浆，他在洗刷的时候，竭力不露出自豪和得意的神色……

可是现在他想在对这个可怜的瑞典人的回忆中寻找安慰，也徒然无补于事。不，这一次完全是另一码事。由于莫塞斯之

① 似指一三一八年(二十年前)艾利克公爵和瓦耳台玛公爵被他的哥哥瑞典国王比尔格害死，哈康国王为了替女婿和侄女婿报仇而攻打瑞典。但此时西蒙已与克里斯丁订婚，克里斯丁正在农内塞脱女修道院里学习，西蒙似不可能去打仗。

子霍姆盖尔之死，他永远无法摆脱良心的责备。

加上他现在受了埃尔伦的救命之恩。他自己也还无法估计，这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但他已经感觉到，从今以后，一切都会变成另一个样子——从埃尔伦同他算清了帐以后……

……是的，现在他们谁也不欠谁的情……

连襟俩一路上走着，几乎一直保持着沉默。有一回埃尔伦说：

"西蒙，你没有一下子就想到夺门而出，真傻。"

"为什么？"西蒙急躁地回答。"就因为你在院子里吗？"

"不完全是，"埃尔伦的嗓音中带有笑意。"可这也是原因之一。不过我没有想到这一点。只是在这样狭窄的门口不能两个人同时进出，而你面前却有不止一个敌人……再有，我刚才也很惊讶，人们怎么一到门外很快就清醒过来了。这一次仅仅死去一个人，真是奇迹。"

这以后他还几次问起西蒙的伤势。西蒙回答说，几乎不感到疼痛，尽管实际上痛得很厉害。

他们到达福尔莫庄园的时候，时间已经很晚。埃尔伦跟着连襟走进屋子。他建议西蒙天一亮就派急使到郡长那里去交一份关于事情经过情由的书面呈文，以便尽快从国王那里取得保护文书。埃尔伦提出当夜由他替西蒙写呈文：胸部的创伤使西蒙的右臂不能自由转动。"明天你得躺在床上——我担心，免不了会发点儿烧……"

兰波尔和阿尔涅德坐在起居室里等待西蒙。为了不冻僵，她们盘着腿坐在烧热的炉壁旁边的一张凳子上，她们中间放着一个棋盘，看上去象是两个女孩子。

关于在克瓦姆发生的事情，西蒙还没有说上两句话，他的年轻妻子早已扑到他身上，用双手勾住他的脖子。她使丈夫的脸俯下来，把自己的脸颊贴着丈夫的脸颊，同时紧紧地握了握埃尔伦的手，使埃尔伦不禁含笑说：

“我没有想到，兰波尔的手劲竟然这样大……”

兰波尔竭力要求丈夫睡在起居室里——这样她就能在丈夫床边陪夜。她央求的时候，差点儿掉下眼泪——于是埃尔伦提出，他留在福尔莫庄园过夜，同连襟睡在一起，只要派个仆人到约栾寨庄园去报个信。“要不然的话，克里斯丁会在寒冷的房间里坐到深夜。她也是常常等待我回家的。你们劳伦斯的女儿，都是好妻子……”

男人们喝酒用餐的当儿，兰波尔老是对丈夫表示亲热。西蒙拍拍她的肩膀和手臂，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同时很感动：由于她表示的深切的担忧和爱情。在大斋期间，主人通常睡在塞蒙德斋，西蒙和埃尔伦去休息的时候，兰波尔亲自送他们到房间里，在炉子旁边的石板上放了一把大酒壶，里面盛着搀蜂蜜的啤酒，以便他们能饮酒取暖。

塞蒙德斋是一幢古老的小房子，里面砌着没有烟囱的炉子；厚实的墙壁很保暖，是用很粗的圆木垒成的，一共四排。现在房间里的火快熄灭了，非常冷，于是西蒙把一捧含脂量很高的松树劈柴放在炉子里，并把自己的一只狗赶到被窝里：让它躺在毛皮毯子上，把毯子焐焐暖。连襟俩把一只圆木椅子和一只长椅子移到炉子前面，就在炉边坐下休息：路上他们冻得牙齿直打战，在起居室里吃晚饭的时候身子还不觉得暖和。

埃尔伦替西蒙写了呈文。然后他们开始脱衣服：西蒙的手臂摆动得稍微厉害一点，伤口又裂开了，于是埃尔伦帮助他扎

长衣从头上脱下来，还给他脱去靴子。埃尔伦那条受伤的腿也有点儿不灵便。"由于骑马，腿麻木了，"他解释说。"反正，伤很轻。"然后，他们穿着贴身内衣重新在炉边坐下来。现在房间里烧得很热，他们的身子暖和了，精神也提起来了，何况酒壶里还有很多啤酒。

"不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太重，连襟，"埃尔伦首先打破沉默。"霍姆盖尔是个无足轻重的孩子……"

"莫塞斯神父大概不会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西蒙低声回答。"他是个老人，是个善良的教士。"

埃尔伦同情地点点头。

"使这样的人成为自己的敌人是很不好的。尤其他是你的近邻。再有，你知道，我经常有事要到那个地区去……"

"算啦，每个人都可能遭到这样的麻烦。你得付十马克或十二马克的金子作为罚款。你自己也知道：哈瓦尔德主教惩罚起来是很严厉的，何况那个年轻人的父亲是他手下的人。不过没有关系，一切都会应付过去的……"

西蒙没有回答，埃尔伦继续说：

"大概我也得因使人伤残而罚款。"他对自己的想法微微一笑。"现在我在挪威除了多孚尔山中的庄园以外，再没有别的财产了……"

"你在海乌格庄园的土地多吗？"西蒙问。

"我记不清楚。文契上是写着的。不过那里的佃户几乎不付租金，只是偶尔给我们送一点干草来。谁也不愿意在海乌格庄园居住——所有的房屋都快倒塌了。的确，我听到过：人们传说，我姨妈和卑伦大人的阴魂常常在夜间出现……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事实，但有一点我是确实知道的：今天这件事情我要

子会感谢我。西蒙，克里斯丁爱你，把你当作自己的亲兄弟一样。”

西蒙的嘴唇露出一丝仅能觉察的微笑。他坐在阴暗中，把自己的圆木椅子移开一点，用一只手掩着眼睛，遮挡炉火的亮光。可是埃尔伦却象猫儿那样喜欢舒舒服服地待在温暖的地方——他贴近炉子，躺在长椅上，一只手搭着靠背，把受伤的腿伸到另一头的扶手上面。

“是的，今年秋天她曾经非常得当地说过这一点，”西蒙沉默了片刻，回答说。他的声音中带有一种近似嘲笑的意味。“秋天安德列斯生病的时候，她表现出她是一个非常忠诚的姐妹，”他补充说，不过说这句话的语气十分认真，但接着又用以前那种轻松的嘲笑口吻说：“有什么法子呢，埃尔伦，现在我们两人都实现了给劳伦斯的诺言，那时候他把我们的手连在一起，要我们答应将来坚定地相互帮助，象亲兄弟一样……”

“是的，”埃尔伦信任地回答。“今天我有幸这样做，我本人也感到十分愉快，我的连襟西蒙。”

两人都不再说话。后来埃尔伦犹豫不决地向西蒙伸出了手。西蒙也伸出手来，两人紧紧地握着，有点不好意思地又重新蜷缩在自己的地方。

过了片刻，埃尔伦又打破了沉默。他用一只手支撑着下巴颏儿坐了很久，眼睛盯着炉子，炉子里现在只是偶尔燃起微小的火苗，火苗卷起来，在变成焦炭的木块上一舔就熄灭了，木块格格地响着，带着轻微而短促的破裂声沉了下去。炉子里几乎已经没有燃烧的火了，只有黑黑的焦炭和热量。

埃尔伦几乎听不出声音地说：

“你过去对我宽宏大量，西蒙·达莱，设身处地，能这样做

的人是不多的。我……我没有忘记……”

“别说了！……你自己也不知道，埃尔伦……”西蒙害怕而又惶惑地低声说。“只有天上的主才知道，一个人的灵魂里隐藏着什么……”

“我知道，”埃尔伦同样认真地低声说。“我们大家都需要主的仁慈……不过人与人之间，是按照他们的行动来判断的。而我……我……愿主保佑你，连襟！”

房间里一片寂静——两人坐着，由于不好意思，都不敢稍动一动。

忽然埃尔伦把一只手放到膝盖上——他右手食指上戴着的戒指的宝石发出一道蓝色的寒光。西蒙知道，这只戒指是克里斯丁赠送给埃尔伦的，在他从城堡里释放出来的时候。

“不过，连襟，”埃尔伦几乎听不出声音地说，“有一句古老的成语说得对：‘能夺人之产业，不能夺人之命运。’”

西蒙突然感到一阵颤栗，抬起头来。他的脸上渐渐地泛出红晕，太阳穴里暴起了青筋，象拉紧的琴弦似的。

埃尔伦向他迅速地瞥了一眼，马上把目光移开。现在埃尔伦的脸也红了：他所特有的那种象姑娘一样娇羞的红晕也从他脸上黑黝黝的皮肤中透出来。他安静地坐着，感到惶惑不安，怅然若失，象孩子似地微微张开了嘴。

西蒙急忙站起来，走到床边。

“你大概喜欢睡在外面一边。”他竭力用平静的、淡漠的口气说，不过他的声音在颤抖。

“随你的便，我无所谓，”埃尔伦的话轻得好象没有声音似的。他也站起身来。“炉子里的火怎么样？”接着他不好意思地问。“要不要用灰把它盖住？”他拿起火钩子拨动起来。

“好的，不过要快一点，该睡觉了！”西蒙仍旧用那种口气说。他的心突突地跳着，使他连说话都感到困难。

埃尔伦象幽灵似的悄没声儿地在黑暗中钻到床外面一边的毛皮毯子下面，象林中的野兽一般没有声息地伸直了身子。西蒙觉得，由于这个人同他睡在一张床上，就躺在他身边，他马上就要喘不过气来了。

6

每年复活节，安德列斯之子西蒙都要设宴招待城里的居民。他们在星期二做过弥撒后来到福尔莫庄园，一直待到星期四。

克里斯丁一向不大喜欢这种宴会。但西蒙和兰波尔却对此感到由衷的快乐，在他们看来，家里越热闹，那么节日就过得越愉快。西蒙经常邀请宾客合家大小一起前来——能来的都来。第一天大家都循规蹈矩，彬彬有礼：交谈的只是一些有名望的客人，一般都是年高德劭的长者，年轻人都静静地听着，一面饮酒进餐；孩子们都待在另一幢屋子里。可是到第二天，主人一清早就亲自去挑逗年轻人、雇工和孩子们饮酒作乐，于是不久就开始狂欢胡闹起来，吓得妇女和姑娘们都一堆堆挤在屋角里，以便必要时能马上逃跑。许多有身份的女宾毫不客气地跑到了兰波尔的闺房里，母亲们也一早就把小孩带到那里，以便离开那个纵饮狂欢的房间远一点。

男人们最喜爱的娱乐是表演市民会议的情景：他们宣读起诉书和呈文，引述法令条文和罚款规则，但故意读得白字连篇，使它们产生相反的意思。图尔别格之子埃乌顿能背诵哈康国王给卑尔根商人的训谕，规定他们一双男袜收多少钱，女鞋上的

皮制饰物收多少钱，以及给铸造大大小小的宝剑和盾牌的兵器匠的训谕，但他背诵的时候故意把字句的次序变动一下，使它们带有猥亵的双关意思。这种娱乐到最后常常使男人们胡言乱语，毫无顾忌。克里斯丁知道，她父亲是从来不容许这类笑话的内容涉及教会和祈祷仪式的。不过一般地说，劳伦斯自己也很喜欢同宾客们争先恐后地跳到长凳或桌子上，又笑又闹地大声讲述各种粗俗的、猥亵的笑话。

但西蒙更喜欢别的游戏：譬如说，蒙住一个宾客的眼睛，把小刀藏在炉灰里，然后让他去寻找；或者两个人用嘴去咬放在一只盛满啤酒的大盆子里的蜜饼，其余的宾客引他们发笑，结果喷得酒花四溅；或者让宾客用牙齿从面粉柜里衔出戒指。于是顷刻之间房间里变得象猪圈一样喧闹。

这一年春天，复活节的天气异常晴朗。星期三一清早太阳就照得很暖和，吃过早饭后大家都走到庄园的院子里。年轻人不再嬉笑和胡闹，而是抛球、射箭和拔河，接着又捉迷藏和围成一圈跳集体舞。他们邀请刻留克庄园的盖尔蒙弹竖琴和唱歌，于是所有的人，不分老少，都婆娑起舞。低地上有的地方还有积雪，但赤杨树丛上的葇荑状花已经蓬勃怒放，太阳把温暖、明亮的光线照射在光秃的土地上。宾客们吃过晚饭重新走到院子里的时候，空中到处是啼鸟的鸣声。年轻人在锻工场后面的一块地方点燃了篝火，围着篝火唱歌、跳舞，一直到深更半夜。第二天宾客们迟迟不起床，很晚才各自回家。约栾寨庄园的人经常最后离开福尔莫庄园，西蒙挽留埃尔伦和克里斯丁再多住一天。刻留克庄园的亲戚准备留在福尔莫庄园，一直到周末。

西蒙把最后一批宾客送到大路上。夕阳照着他座落在山坡上的庄园。由于热闹的宴会和喝了酒，他感到浑身燥热，心情

激动，现在他沿着栅栏之间的小路回到安适、沉静的住所，那里已经酒阑席散，只留下几家最亲近的亲戚和自己家里的人。他突然感到心中轻松愉快，这种心情他已经很久没有感到了。

在锻工场后面昨晚点燃篝火的地方，几个年轻人又燃起了篝火。他们是埃尔伦的几个儿子，西格丽德的几个大孩子，约翰·多克的几个儿子，还有他自己的两个女儿。西蒙靠在栅栏上看着他们。乌耳希德漂亮的连衫裙染上一片红光，在夕阳下泛出紫红的色彩——小姑娘跑着跳着，把树枝丢入火中，忽然又挺直了身子。父亲笑嘻嘻地呼唤自己的两个孩子，可是她们都没有听见……

屋子旁边，有两个使女坐在那里照看幼小的孩子。她们背靠着闺房的外墙在晒太阳，夕阳的金色光线照在她们头顶上的小玻璃窗上，仿佛熔化了似的。西蒙把盖尔蒙的女儿英加接到手里，把她高高地抛上去，然后让她坐在自己的肩膀上。"现在，小朋友英加，给舅舅唱只歌吧！"但这时她的哥哥和小安德列斯扑到西蒙身上，叫嚷着也要高高地升到屋檐上去……

西蒙吹着口哨，跑到楼上的游廊里。落日的柔和光线从敞开着的门射进房间里。房间里安谧宁静。在桌子的较远的一边，埃尔伦和盖尔蒙弯着身子在弦琴上张新的弦。他们前面有一只盛满蜂蜜的角杯。西格丽德躺在床上给小儿子喂奶。克里斯丁和兰波尔坐在她身旁。姐妹两人中间的小凳子上放着一只小银杯。

西蒙在自己的涂金高脚杯里斟满葡萄酒，走到床前，先喝了一口，然后递给妹妹：

"妹妹，我看这里只有你一个人没有解渴的饮料。"

西格丽德笑着用臂肘支撑起身子，接过酒杯。小孩受到惊

动，大声啼哭起来。

西蒙继续吹着口哨，在长凳上坐下，心不在焉地听着她们谈话。西格丽德和克里斯丁谈着关于孩子们的事情，兰波尔默默地转着手中的安德列斯的玩具风车。埃尔伦和盖尔蒙在桌子旁边调着弦。埃尔伦轻轻地哼着一只曲子。盖尔蒙拨动琴弦给他伴奏，接着自己也跟着唱起来——他们两人的嗓子都非常悦耳……

过了片刻，西蒙走到游廊里，倚着柱子观看院子里的情景。畜栏里不断传来挨饿的牛的叫声。"这样的天气能多一些，也许今年春天缺乏饲料的困难不会拖得很久。"他心里思忖着。

克里斯丁也走到游廊里来了。西蒙没有回过头去就能感觉到——他熟悉克里斯丁轻盈的步伐。克里斯丁走了几步，在他身旁站住了。两人都在夕阳的微光中。

克里斯丁显得光艳动人，西蒙觉得，仿佛他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她这样美丽。他突然似乎感觉到自己在这夕阳的光辉中冉冉上升，飘飘欲仙了。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心中忽然想到："生活在世界上是多么好啊！"他感到无限幸福，心中仿佛激荡着金色的浪花……

"我的好朋友！"他多次反复思考过的那些痛苦思想突然又迷迷糊糊地呈现在他的眼前。"我的可怜的朋友！为了你，我什么事情不能做！我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只要能帮助你，只要能重新看到你过幸福的生活……"

可是西蒙不能不看到，她的娇容已经衰老了，憔悴了。两眼角出现了细小的鱼尾纹，皮肤失去了红润，变得粗糙了，黝黑了，然而透过这层黑色又可以看出，它是多么的苍白。不过对西蒙来说，克里斯丁依然保持着无可比拟的美丽，他在任何

一个女人身上都没有看见过这样的灰色大眼睛，安详、温柔的嘴，微小的、圆圆的下巴，以及这样娴静端庄的体态。

他终于又看到克里斯丁象一个出身高贵的妇女那样穿上华丽的服饰，这有多好啊。薄薄的丝三角头巾把她金褐色的浓发只掩盖了一半：她的发辫在两耳之上向前高耸着，里面已经出现了银丝，但这算得了什么！她身上穿着用银鼠皮镶边的浅蓝色丝绒的华贵长衣，领圈开得很低，袖笼很大，仿佛只是在肩膀上挂了两条狭狭的背带——这穿在克里斯丁身上非常合适。领圈里露出沙黄色的衬裙，紧紧地裹住胸部、脖子和手臂。衬裙是用小小的金钮扣扣着的。这些钮扣使西蒙的内心感到慰安。愿主宽恕他，他一看见这些金钮扣就欣喜若狂，仿佛看见了一群天使。

西蒙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得剧烈而均匀。仿佛摆脱了某种束缚……可恶的、折磨人的梦幻——以前这仅仅是夜间的梦魇，而现在在白天，在光天化日之下，他看到了自己对克里斯丁的爱。

“你这样奇怪地看着我，西蒙……你笑什么？……”

西蒙神秘地微微笑着，没有说话。下面，在夕阳的金色烟霭中，在他们面前伸展着一片谷地。林边发出啁啾的鸟声——忽然从树林深处传来鸣鹟的清脆而宛转的啼鸣。而在他身边，克里斯丁从阴沉寒冷的屋子里走出来，脱去了因沉重劳动而发出汗臭的家常衣服，穿着节日盛装，沐浴在阳光之下……“我又看到你这样，我的克里斯丁，这是多么的好啊……”

他抓住克里斯丁搁在游廊栏杆上的一只手，把它凑到自己面前：

“你的戒指很漂亮！”他转了转克里斯丁手指上的金戒指，重

新把她的手放到栏杆上。以前这只修长的手是多么好看，现在却变得皮肤粗糙而发红了……为了它，他甘愿付出自己的生命……

“这是阿尔涅德和盖乌提，”克里斯丁说。“他们又在骂架了……”

游廊下面传来气呼呼的响亮的说话声。突然，姑娘忿忿不平地大声说：

“怎么，你骂我出身不好！在我看来，做我父亲的私生女儿比做你父亲的合法儿子还光荣些呢！”

克里斯丁猛地转过身去，沿着楼梯飞奔而下。西蒙跟着她跑下去，老远就听见打耳光的声音。克里斯丁站在游廊下，抓住儿子的手臂。

两个孩子都满脸通红，可是他们垂着头，都固执地保持着沉默。

“我看到，你知道出门作客应该怎样守规矩……不用说，你给父亲和母亲添了不少光彩……”

盖乌提固执地看着地面。后来气呼呼地低声回答：

“她说……我不想重复她说的话……”

西蒙抓住女儿的下巴，把她的脸抬起一点。在父亲凝视的目光下，阿尔涅德的脸涨得通红，不住地眨巴着眼睛。

“是的，”她摆脱了父亲的手，晃了晃脑袋。“我对盖乌提说过，他的父亲被作为可耻的坏蛋和叛国贼判过刑，可是他先说过你，爸爸……他说，叛国贼是你，你能够安然无恙，仍旧待在自己的领地上，还得感谢埃尔伦呢……”

“我原以为你已经是个大姑娘了，结果，你听了孩子的胡言乱语，却忘记了应有的礼貌和亲戚间的情谊。”西蒙生气地推开

阿尔涅德，转向盖乌提，平静地问：

“我的朋友盖乌提，你说我出卖你的父亲，有什么根据？我以前早就看出，你心里恨我。还是解释一下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自己心里明白！”

西蒙摇摇头。于是孩子激动得气喘吁吁地大声说：

“他们拷问我父亲，要父亲拿出一封有许多人盖过图章的信，这封信我看见过！是我拿出去把它烧毁的……”

“闭嘴！”埃尔伦突然出现在他们中间。他的整个脸一直到嘴唇没有一点血色，眼睛露出凶光。

“等一等，埃尔伦！现在我们把这件事情搞搞清楚，也许更好些。原来这封信上有我的名字？”

“别说！”埃尔伦怒不可遏地抓住盖乌提的胸部和肩膀摇了摇。“我信托过你，我的儿子！既然你这样，倒不如我那时把你当场杀死的好……”

克里斯丁扑到孩子身边，西蒙站在克里斯丁后面。盖乌提摆脱了父亲的手，贴在母亲身上，躲在她怀里，拚命地大声说：

“爸爸，我在烧信以前，看了看上面盖的图章。我原想这将来对你会有用的，爸爸……”

“愿主惩罚你吧！……”一阵短促的干嗽使埃尔伦的身体颤栗起来。

西蒙也脸色发白，后来又满面通红——他为别人感到羞惭。他甚至不敢向埃尔伦站着的地方看一眼——别人的屈辱也使他感到十分痛苦……

克里斯丁搂抱着儿子，仿佛受到雷击似的呆住了。这时她

的头脑里思潮反复。

那一年春天，西蒙的图章在埃尔伦那里保存了一段不长的时间：埃尔伦以连襟两人的名义在同尼达尔岛修道院谈判关于出卖韦埃岛的仓房事宜，这仓房原先是属于劳伦斯的财产。埃尔伦自己说，这件事情是不合法的，后来就再也没有记起它。那时候他给妻子看过这个图章，还说，西蒙可以把图章刻得更精致些：安德列斯骑士的三个儿子叫人刻了三个和自己父亲有同样徽识的图章，只是上面的字不同。"哥尔德的图章的字体要雅致得多，"埃尔伦当时说。

……哥尔德·达莱……在埃尔伦经常到南方去的最后几个月中，他经常给克里斯丁带来西蒙的兄嫂的问候。克里斯丁回想起来，她那时还对埃尔伦经常在哥尔德的兑弗林庄园作客感到惊讶——埃尔伦同西蒙的哥哥才见过一次面，在兰波尔的婚礼上……原来萨克谢之子乌耳夫是哥尔德的大舅子，而乌耳夫是那次阴谋活动的参与者。

"你搞错了，盖乌提，"西蒙用坚决的语气低声说。

"西蒙！"克里斯丁不由自主地抓住丈夫的手，对西蒙说。"你要记得，图章上就这种徽识的，不光是你一个人……"

"闭嘴！要不然你也……"埃尔伦发疯似地号叫着，挣脱了妻子的手，穿过院子，奔到马厩里去。西蒙跟着他跑去。

"埃尔伦！那么这是我哥哥的图章？"

"把孩子们唤来！跟我走！"埃尔伦向妻子大声说。

西蒙在马厩门口碰到他，抓住他的手：

"埃尔伦！你说，这是哥尔德的图章？"

埃尔伦默默地努力挣脱西蒙的手。他的白如死灰的脸一下子突然消瘦了。

"埃尔伦！回答我！我的哥哥参加了阴谋活动？……"

"也许，你想同我斗剑吗？"埃尔伦推开西蒙，大声叫嚷着，西蒙感觉到埃尔伦浑身在发抖。

"你自己知道，我没有这种想法！"西蒙放开埃尔伦，疲倦地靠在门框上。"埃尔伦，看在为我们所有的人而死去的主的份上，你说：这是真的吗？"

埃尔伦把烟黑马牵出马厩，西蒙只得给他让路。一个勤勉的仆人已经给埃尔伦拿来了马鞍子和笼头。西蒙从仆人手里接过马具，叫他走开。埃尔伦从西蒙手中拿了马鞍子和笼头。

"埃尔伦！现在你可以说了！对我你不应该隐瞒！"西蒙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他要这样哀求埃尔伦，仿佛事情牵涉到他本人的生命似的。"埃尔伦……回答我吧！"

"你是怎么想的，就这么想吧，"埃尔伦用低沉的嗓音断断续续地说。

"埃尔伦！我……什么也……没有想啊……"

"我知道你想过，"埃尔伦跳上马鞍。西蒙抓住马的笼头，烟黑马往旁边一闪，在原地踏步。

"放手……要不然我踩死你！"

"那我就亲自去问哥尔德！我明天就到兑弗林庄园去！看在一切圣灵份上，埃尔伦，对我说了吧……"

"也许哥尔德会告诉你的！"埃尔伦用挖苦的口吻说，接着，用马刺把马狠狠地踢了一下，西蒙急忙向旁边闪开。埃尔伦飞快地离开了庄园。

西蒙在院子中间碰到克里斯丁。她已经披上了斗篷。盖乌提手里提着旅行袋在她旁边走。兰波尔在送姐姐。

孩子一刹那间害怕而不知所措地看了看姨夫，马上就把目光移开。可是克里斯丁由于愤怒和痛苦而变得阴郁的一双大眼睛却久久地凝视着他：

“你怎么能认为埃尔伦……认为他欺骗了你！”

“我什么也没有认为！”西蒙生硬地回答。“我只认为他，你的孩子，在胡说八道……”

“不，西蒙，不要送我，”克里斯丁低声说。

西蒙看到，她内心深深地感到忧伤和屈辱。

晚上，夫妻俩单独留在大房间里，准备脱衣就寝，两个女儿早已沉入了酣梦，兰波尔忽然问道：

“这件事情难道你过去一点也不知道吗，西蒙？”

“不知道……难道你知道？”西蒙警觉地问。

兰波尔后退了几步，站在桌子旁边的烛光中。她已经脱去了外衣：身上只穿衬衣和短裙，鬈曲的头发披散在她的脸上。

“说知道嘛，是不知道……不过也猜到一点儿……当时海尔加的态度很奇怪……”兰波尔脸上露出似笑非笑的神色，她哆嗦了一下，仿佛感到寒冷。“海尔加那时说过，从今以后挪威将开始另一个时代。贵族们……”兰波尔发出一声苦笑。“贵族们将能得到象在其他国家一样的权利。他们将重新得到骑士和男爵的称号……后来我看到你对他们的事情这样关切——几乎整年不回家，我怀着你的儿子住在林格赫姆别人的庄园里，你甚至也不想抽一点时间到那里去看看我……于是我猜想：大概你知道，这件事情牵连的不只是一个埃尔伦。”

“哼！骑士和男爵！”西蒙恶狠狠地发出一声短促的冷笑。

“那么，你这样做只是为了克里斯丁？”

西蒙看到，她的脸色变得十分苍白，仿佛受了寒风的吹刮。他不能装作没有听懂妻子的话。他花了很大的气力，才无可奈何地回答：

“是的！”

他马上就想到：“她发疯了，我自己也发疯了。埃尔伦也是的——我们今天都发疯了。应该让这件事情结束。”

“是的，我这样做是为了你姐姐，”西蒙恢复了镇静，说道，“也为了那些孩子，他们在亲族和亲戚中，没有比我更亲近的保护人了。也为了埃尔伦，我和他起过誓，要相互之间保持兄弟般的忠诚。兰波尔，你要理智一点，目前我冒失的事情做得够多了！”他勃然大怒，把脱下的一只鞋子踢到墙上。

兰波尔弯下身子，从地板上把鞋子捡起来，仔细地看了看鞋子落下的地方的木墙：

“多丢脸！客人到来以前，图尔贝尔没有想到把墙上的油腻刮去，我也忘了提醒她……”兰波尔把鞋子擦干净，这是西蒙最华丽的鞋子，鞋头长长的，有红色的后跟。然后从地板上把另外一只鞋子捡起来，放在鞋盒子里。西蒙看到，她的手剧烈地颤抖着。

于是他走到妻子面前，把她拉到自己身边。兰波尔用纤细的手臂拥抱他，由于强忍着眼泪而浑身颤栗，在西蒙耳边低声说，她感到非常疲倦……

过了六天，西蒙带着一个仆人经过克瓦姆往北回家。潮乎乎的雪片刮在他脸上。中午，他们吃力地走到路边一家附设酒馆的小客栈里。

女掌柜从屋子里走出来，请西蒙进起居室，心里想：“他是

不会在这样简陋的酒馆里过夜的"。女掌柜把西蒙的潮湿斗篷抖了抖，挂在炉子上面的横梁上烘干，嘴一分钟也没有闭起来，不停地说：

"这鬼天气……连马也倒霉……你们只得绕道走；大概过不了湖吧？"

"为什么，既然已经活得不耐烦了……"

女掌柜和在她身边的几个孩子都殷勤地笑起来了。大孩子忽然想到在炉子里加一些劈柴，还给客人端来啤酒；小孩子在门口挤成一堆。他们已经习惯了：福尔莫庄园的主人从来不会空着一双手到这里来的。西蒙经常给他们几个小钱币，如果他从哈马尔的集市回来，给自己的孩子带一些好吃的东西，那么归途中在酒馆里歇歇脚的时候，女掌柜的孩子也总能分享到一点。可是这一次西蒙连正眼也不瞧一瞧他们。

他没精打采地坐在长凳上，把双手搁在膝盖上，眼睛凝望着火光，对女掌柜喋喋不休的闲话一言不答。最后女掌柜说，今天有人看到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在格兰赫姆庄园：今天庄园的继承者要把第一部分赎款付给原先的主人。如果西蒙愿意，她可以派一个孩子去把埃尔伦请来——这样他们就能一起回家。

"不必了，"西蒙说。他请求女掌柜给他拿一些食物来。"我还要睡一两个小时。"

……他同埃尔伦以后还能见面。他打算同埃尔伦说的话，要当着盖乌提的面说。这种话说两遍，他受不了。

女掌柜准备食物的当儿，西蒙的仆人西哥尔德和她一起待在厨房里，

"咳，道路非常泥泞！……况且主人本身也好象发了疯似的。"

平时西蒙到兑弗林庄园去作客的时候，很喜欢听仆人们讲他们打听到的当地的传闻。侍候西蒙的通常总是一个或几个莱玛利克的仆人。西蒙一到父亲的庄园，他们就主动跑来侍候他：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慷慨大度的主人，喜欢听俏皮话，在仆人面前不拿架子。可是在这一次旅行中，不管西哥尔德对主人说什么话，回答的总是一句："闭嘴！"

原因是由于主人同自己的弟兄大吵了一场，他甚至不愿意在兑弗林庄园过夜。他们只得在谷地另一边的一个佃户家里借宿。哥尔德大人——女掌柜也许还没有听说，圣诞节国王授予安德列斯大人的长子骑士称号，——哥尔德大人亲自走到院子里，恳求弟弟留下来，可是西蒙只是含糊地说了一句，作为回答。在这以前，他们在楼上房间里大声叫嚷和叱骂——在那里作客的还有萨克谢之子乌耳夫和安德列斯之子哥德蒙，——仆人们都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他们争吵的原因，只有主知道……

西蒙走过厨房，在门口站住了，往里面张望了一下：西哥尔德急忙说，他是到女掌柜那里来借锥子和皮革的，马肚带在路上断了，要缝补一下。

"看来，这家人家是把锥子和皮革藏在厨房里的……"西蒙嘟嘟囔囔地说了一声，就走开了。

西蒙的人影一消失，西哥尔德摇摇头，意味深长地向女掌柜眨眨眼睛。

西蒙把吃剩食物的盘子一推，仍旧坐在桌子旁边。他感到十分疲乏，手和脚都没有气力动一动。最后他还是站起身来，

倒在床上，象过去一样，靴子和马刺都没有脱下来。后来他想："不，这样不好。被褥是干净的，在普通老百姓家里难得有这样干净的被褥。"于是他坐在床头，把脚放到地上，脱去靴子。他感到身心交瘁，希望能稍稍睡一下，忘怀一切。况且他浑身湿透了，冷得直打颤，脸被顶头风吹得通红通红。

他钻进被子，把枕头拍拍松，翻了个向——不知为什么枕头上发出强烈的鱼腥气。然后用臂肘支撑着，躺了一会儿。

各种思想又纠缠不清地在他头脑里萦回。一连几天以来，他象一头被绳子拴住的牲口，老是在同一个地方转来转去……

……即使维德贡之子艾尔林知道，如果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受到严刑逼供，哥尔德·达莱和哥德蒙·达莱也有身败名裂的危险，就是为了这一点，西蒙才使用一切方法去求得比雅尔乔庄园的骑士们的支持，难道这有什么不体面吗？完全相反——弟兄应该站出来保护亲兄弟，必要时为他们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但西蒙毕竟还想知道，艾尔林是否有所风闻。西蒙反复思忖。显然，艾尔林对阴谋不可能一无所知。不过他知道些什么呢？……哥尔德和乌耳夫仿佛不知道艾尔林怀疑他们也参与其事。但西蒙想起艾尔林曾经提到过哈夫图尔的两个儿子，还建议他去向他们求援，因为他们的一些亲密朋友还有赖于埃尔伦能守口如瓶……哈夫图尔的两个儿子是萨克谢之子乌耳夫和海尔加的表兄弟。茑萝松柏，戚眷情深……

即使维德贡之子艾尔林认为西蒙是为了自己的哥哥和弟弟而进行斡旋的，西蒙的强人所难的求助也并没有什么不体面。而且艾尔林也应该猜到，西蒙对他哥哥和弟弟面临的危险是一无所知的。何况西蒙还说过——他还记得是怎样对斯蒂格说的，——他相信：用拷问的方式向埃尔伦逼供是不会有什么结果

的。

不过参加阴谋活动的人毕竟有理由担心埃尔伦的嘴靠不住。埃尔伦可能在牢房里和在受刑时说出真情，或者由于轻率而泄露秘密。对他来说，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然而西蒙感觉到，也许唯独在这件事情上，埃尔伦是可靠的。只要有人一谈起阴谋事件，埃尔伦马上闭口不言，噤若寒蝉，显然他担心会说走嘴。西蒙猜到，埃尔伦经受着一种剧烈的、几乎是孩子气的恐惧的折磨，怕破坏自己的誓言——说这种恐惧是孩子气的，那是因为埃尔伦自己把整个阴谋泄露给了自己的情妇，而根据一切情况来判断，他完全并不认为这会玷污他的名誉。他大概认为，甚至最清白无瑕的人都有可能遭到这种不幸。只要他自己守口如瓶，他就认为自己的名誉没有被玷污，自己是遵守誓言的。西蒙明白，埃尔伦非常爱护自己的名誉——象他所能爱护的那样。埃尔伦一想到自己某一个同谋者的名字被人提到——甚至在事件过去多年以后，在他当时冒着牺牲自己的生命、名誉、财产的危险去保护的那些人已不会再遭受任何损害的情况下，甚至在孩子向西蒙，这些人的最亲近的亲戚，提到这一点的时候，埃尔伦都会恼怒得发疯似的……

显然，埃尔伦同大家是这样约定的，一旦事情败露，由他一人承担。埃尔伦在所有同谋者面前当着耶稣受难像起过誓。然而，难道这些有理智的成年人能信赖这种誓言吗？因为誓言的遵守甚至不取决于埃尔伦自己。现在，西蒙了解到阴谋的真相以后，他觉得，他生平从没有听到过更为愚蠢，更为狂妄的企图。埃尔伦甘愿粉身碎骨，只要能完全遵守誓言。而同时秘密却掌握在一个十岁的孩子手里——是埃尔伦亲自托付给他的。

而且奥拉甫之女森尼瓦能探听到的情况并不比她所获悉的更多些。这也不是埃尔伦的功劳……你去对这个人进行分析吧……

那时候西蒙在一刹那间所怀疑的……也就是说埃尔伦和他的妻子认为西蒙怀疑的……主可以证明，当盖乌提胡说什么曾经在阴谋者的信上看到过西蒙的图章的时候，这样的想法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他们可能会想到，西蒙知道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有过怎样的行为。别人且不说，西蒙是有理由认为埃尔伦可能作出不光彩的事情来的。他们当然已经忘记了，西蒙有一次是在什么情况下碰到他们的，他曾经看到过他们所干的最无耻的勾当……

可是他现在却躺在床上，象一只闯了祸的狗那样感到后悔，因为他在自己的思想中不公正地责备了埃尔伦。主知道，他从来不肯从坏的方面去想自己的连襟——这种怀疑使他自己陷入了绝望。现在他明白了，这是一种糊涂的想法：即使没有克里斯丁的干预，他也应该一下子就明白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埃尔伦盗用了我的图章"这个怀疑还没有来得及在他头脑里掠过，他马上就感觉到：不，埃尔伦是不会干这种事情的，埃尔伦一生中从来没有故意、或者有意识地干过不名誉的事情……

西蒙唉声叹气地在床上翻来覆去。仿佛由于这些不理智的行为，他自己眼看也要丧失理智了。他一想到盖乌提几年来心中一直对他抱有怀疑，就感到无地自容——把这件事情牢记在心里，岂不太愚蠢了吗？不错，他爱这个孩子，爱克里斯丁所有的儿子，不过他们毕竟还都是孩子，由于他们可能对他有什么想法而如此忧伤，值得吗？

而且，一想到把手按在埃尔伦宝剑上宣誓效忠于首领的那些人，他就怒气填膺，这样行吗？既然他们如此盲目，竟然会

被埃尔伦口若悬河的言语和大胆无畏的行为所迷惑，并且把这个花花公子想象为当统帅的料子，那么在阴谋失败以后，他们变得象一群怯懦的绵羊，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西蒙回想起在兑弗林庄园了解到的事情，至今还感到大惑不解——会有这么许多人把整个国家的命运和自己的身家性命托付给埃尔伦。其中有奥拉甫之子哈夫图尔和特隆德之子博加尔！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敢挺身而出，要求国王赐予埃尔伦体面地与国王言归于好并赎回自己世袭领地的权利。参与阴谋的人人数极多，如果他们能相互支持，他们能轻而易举地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显然，理智和勇敢眼下在挪威贵族身上是很少见的……

尤其使西蒙感到气愤的是，没有人请他参加阴谋活动。他们反正不需要他支持这个愚蠢的阴谋，这还情有可原。可是，连埃尔伦和哥尔德也背着他密谋，对他隐瞒自己的计划……在出身高贵这一点上，西蒙不比其余参加阴谋的人差，他的话在他的朋友圈子里也有相当的分量。

有一点西蒙是能够替哥尔德辩解的。在埃尔伦自己把整个事情毁坏以后，他不能再要求同谋者站出来保护他，报出自己的名字。西蒙知道：如果他只碰到哥尔德一个人，弟兄之间的吵架决不会发展到如此厉害的程度。可是在哥尔德家里作客的，还有那个乌耳夫骑士，他伸出了长长的腿，侈谈埃尔伦做事轻率——现在还放马后炮！接着哥德蒙也说话了。以前西蒙和哥尔德是从来不准弟弟回嘴的。但自从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同他的情妇——原先是一个神父的外室——结婚以后，他变得心宽体胖了，充满了傲慢和自信。西蒙看着哥德蒙，勉强克制住自己——哥德蒙旁若无人地发表议论，他的圆圆的红脸令人想起了孩子的屁股，西蒙恨不得给他一记巴掌……西蒙甚至不记得自

已对这三个人说了些什么。

……就这样，他同自己的哥哥和弟弟闹翻了。他一想到这一点，胸中就感到创痛——仿佛他身上的经脉断裂了。这样，他现在已经孑然一身……形单影只……

况且在吵得最凶的当儿，西蒙意识到了——是怎样意识到的，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不，不仅是由于哥尔德的形容憔悴，未老先衰；他意识到哥尔德家中缺乏和睦和安宁。西蒙恍然明白：哥尔德仍旧还爱着海尔加，所以他的手脚仿佛被捆住了。由于某种不可思议的神秘的思想联系，西蒙心中升起了一股无名的憎恨，他憎恨一切的生活。

……西蒙用双手掩着脸。是的，他们都是孝顺的好儿子。他和哥尔德都毫不困难地爱上了父亲给他们定亲的姑娘。一天晚上老大找他们两人谈话：他透彻地谈了一对正正当当的好夫妻之间的婚姻、友爱和忠诚，最后说得这两个青年都感到难为情，不知如何是好。加上父亲还提到了他们基督徒的义务，要祈求主的庇护。可惜父亲没有教他们学会遗忘——一旦友谊破裂，名誉受玷，忠诚变为罪恶和可耻的隐痛，以前的一切仅留下一个不停地出血的创伤，永远不可能愈合……

在埃尔伦获释以后，西蒙仿佛安心了——这大概仅仅是因为一个人的心没有力量无限期地承受他在奥斯陆所遭受的痛苦。要么发生不幸，要么自然而然地平复。

克里斯丁同丈夫和孩子们迁到约柔寨庄园来，西蒙听到了这个消息并不高兴。他得常常和他们见面，保持友谊和亲戚关系。不过他安慰自己：那时他同克里斯丁长时期住在一起，一个男人和他所爱的女人在一起，她既不是他的妻子，又不是他的姐妹，这样难以忍受的生活，毕竟要困难得多。至于在庆贺

埃尔伦获释的那天晚上他和埃尔伦之间发生的事情，他早就在头脑中一笔勾销了：埃尔伦未必彻底理解自己所说的话，后来想必也不会经常想起它。埃尔伦异常健忘。况且西蒙还要关心自己的庄园，关心自己所爱的妻子和孩子。

于是他仿佛安下心来了。他还爱着自己的妻子的姐姐，这不是他的过错。因为她过去原是他的未婚妻——并不是他破坏了对她忠诚的誓言。他那时爱上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这是他的责任——因为她已被决定许配给他作妻子。至于结果他娶了她的妹妹，这是兰波尔和她的父亲一手造成的。尽管劳伦斯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他也没有想到事先问一下，西蒙是否已经忘情于克里斯丁。不过，西蒙明白，即使是劳伦斯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也是受不了的。

西蒙不能忘情。这不是他的过错。不过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足以使自己感到脸红的话。如果魔鬼用回忆和幻梦来诱惑他，使亲戚关系发生裂痕，他又有什么法子呢——按照西蒙自己的心愿，他是根本不愿意去想这种罪恶的爱情的。而在自己的行动上，他是克里斯丁亲切的、忠诚的弟兄。这一点是他自己也感觉到的。

最后他几乎已经能够安于自己的命运了。

但只是在他意识到自己在帮助他们两人，帮助她和她选中的那个人以前：他们经常向他求助。

而现在一切都改变了。克里斯丁冒着牺牲自己的生命和永恒的幸福的危险，从死亡中拯救了他的儿子。自从他让克里斯丁这样做以后，他心中的旧伤一下子就迸裂了。

后来他又欠了埃尔伦的情，因为埃尔伦救了他的命。

……而他却恩将仇报，用毫无根据的怀疑使埃尔伦受委屈

……尽管不是故意的，尽管只不过是心中的想法——但毕竟使埃尔伦受了委屈！

“……et dimitte nobis debita nostra, sicut et nos dimittibus debitoribus nostris.”①

为什么主不教导我们另一种祈祷：“……sicut et nos dimittibus creditoribus nostris?”②拉丁文能不能这样说西蒙不敢肯定——，他对拉丁文从来就不精通。不过他知道，他对别人欠自己的债总是毫不困难地免去的。但要忘记把感恩的债压在他肩上的人，就要困难得多……

而现在，他们——他和这两个人——的帐算清以后，多年来他不屑一顾的一切宿怨，又在他心中复苏和萌动了……

现在他不能象以前一样在自己的思想中摆脱埃尔伦。以前他把埃尔伦看作是一个什么也不看见，什么也不明白，什么也不记得，什么也不考虑的轻薄浪子！现在一想到埃尔伦，就使他感到难受，因为谁也摸不透埃尔伦看见了些**什么**，埃尔伦思想中在想些**什么**——埃尔伦每次总使他进退两难。

……能夺人之产业，不能夺人之命运……

事实毕竟是事实。

西蒙爱自己青年时代的未婚妻。如果她能成为他的妻子，他一定会对自己的命运感到幸福。这样他们就能夫唱妇随，相敬如宾。她能还是象他们初次相见的时候那样：朴实、纯洁，在一切重大事情上给予丈夫明智的劝告，在小事情上喜欢任性，但一般说来仍然温顺谦让——她从小在娘家就习惯于听从教导和训诲，受到支持和庇护。可是结果她嫁给一个自顾不周、无

① 拉丁文：“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② 拉丁文：“如同我们免了给我们债的人。”

法成为别人靠山的人。这个人践踏了她的纯洁，破坏了她带有傲气的宁静，搅乱了她的芳心，迫使她付出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全部力量。她不得不去保护自己的情人，象一只小鸟保护自己的窠那样，只要有人接近她的栖身之处，就浑身颤栗，力竭声嘶地叫喊起来。她的柔弱、纤巧的身子似乎应该是由男子的手去抚爱和保护的，但西蒙却看到她发疯似地鼓起全部力量，心中感到恐惧却又充满了决心和勇气，为保护自己的丈夫和孩子而奋斗，象一只斑鸠为保护自己的雏鸟而变得不屈不挠、无所畏惧一样。

西蒙深信：她如果成为他的妻子，这十五年来在他亲切的关怀下生活，她也会成为他患难中的忠诚伴侣。她生性聪明而意志坚强，能和他分担一切苦难。但他绝对不会看到她那天晚上在奥斯陆对他说话时的那种呆滞的脸色，那时她说，她到城里去重访了那所下流的房子。他绝对不会听到她在忧伤痛苦的哀号声中呼唤他的名字。那时这哀号声在他心中引起的，不是青年时代的纯洁无私的爱。与她痛不欲生的绝望心情相呼应的，是他心中产生的一种疯狂的想法……不，他自己也永远不可能知道，如果他和克里斯丁能象他们的父亲安排的那样生活，他心中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那天夜里她在他身边走过去，隐没在黑暗中，去设法拯救他的孩子，那时候她的脸色……如果她不是埃尔伦的妻子，不是学会了尽管怕得胆颤心惊也能毫不手软地采取最大胆的行动，那么她是绝对不敢这样干的。当她唤醒他，说孩子在叫爸爸的时候，她的含着眼泪的笑容——只有知道成功和失败的价值的人，才会有这种饱含着痛苦和柔情的微笑……

他现在所爱的那个人，是埃尔伦的妻子。所以他的爱是有

作孽的，因此，一切事情象这样发生，使他感到不幸，决不是无缘无故的。由于他是这样的不幸，有时连他自己也不能相信：算啦，难道一切果真是这样的吗？难道他永远不能摆脱这种不幸吗？

……那一次，他不顾自己的名誉和尊严，向维德贡之子艾尔林提到了一个人格高尚的人连暗示一下都不可能的那件事情，他这样做不是为了自己的弟兄和亲戚，只是为了她一个人。只是为了她，他才有力量在别人面前低首下心，摇尾乞怜，象城里礼拜堂门口的可憎的乞丐那样，露出自己化脓的疮口，向人哀哀乞讨……

那时候他心里想："将来总有一天她会知道的。不是知道一切，而是知道他使自己受了多么大的屈辱。当他们两人都年老的时候，他将对克里斯丁说：'我尽一切力量帮助你，是因为我不能忘记在我成为你未婚夫的时候是多么深切地爱你……'"

只有一点他从来不敢想。埃尔伦对她说过什么话吗？……是的，西蒙经常用这样一个幻想来安慰自己，有朝一日他要向她承认："我一直忘不了，在我们年轻时我是多么爱你。"但如果她已经知道了，从她自己的丈夫那里知道了——不，这种想法他是受不了的……

他只想把这一点告诉她一个人，将来，在多年以后。但有一次他自己泄露了秘密，埃尔伦知道了西蒙认为深深地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那个思想，吓得后退了一步。兰波尔也知道了这一点——虽然他不清楚她是怎样猜到的……

他自己的妻子和她的丈夫——他们都知道了一切……

西蒙发出一声低沉的、绝望的叫喊，在床上不断地辗转反侧……

“主啊，帮助我吧！”现在他躺在这里，感到屈辱和痛苦，由于内心的创痛而呻吟着，由于羞愧而满面通红……

女掌柜打开门，目光接触到西蒙发红的眼睛。西蒙的眼睛干枯，露出刺人的光芒。“我看你睡不着吧？刚才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骑马经过这里，一共三个人，还有两个大概是他的儿子。”西蒙只是气呼呼地、含糊不清地嘟囔了一声，作为回答。

他让他们在前边走……接着他自己也上路了……

……只要他一走进房间，脱去外衣，安德列斯就会伸手取下他的毛皮帽子，戴在自己头上。然后骑在一张长凳上，要骑到兑弗林庄园去见伯伯。宽大的帽子会有时套到他的小鼻子上，有时歪向长着柔软的浅色鬈发的后脑……西蒙努力回想着家中的种种事情，想以此来安慰自己，可是没有用……只有主知道，现在孩子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到兑弗林庄园伯伯家里去作客……

这时西蒙忽然回想起自己的长子，哈弗丽德给他生的艾尔林……西蒙并不常常想起他。一个颜色发青的小小的尸体——孩子在世的短短几天中，父亲几乎没有看见过他。西蒙坐在垂死的妻子床边。如果孩子不死，或者能比母亲活得稍微长久一点，曼德维克庄园就能归西蒙所有。这样，他第二次结婚大概也会在那个地区娶一个姑娘，只是难得到北方来看看自己在故乡的地产。

那时候他——不，他不会忘记克里斯丁，要忘记一个把你吸引到这样奇怪的事情中去的女人，是很困难的……真见鬼，难道一个男人没有权利把这种事情仅仅看作是一次不寻常的奇

遇吗，那时他不得不在一个下流场所，在另一个男人的床上寻找自己的未婚妻，一个世家出身的、有良好教养的姑娘。不过那时候对她的回忆也许毕竟还没有使他失去宁静，使生活慷慨地赐给他的一切享受变得索然无味……

艾尔林……如果他活到现在，该有十四岁啦。而当安德列斯也长大成人的时候，西蒙将是一个衰息的老人了……

哈弗丽德，哈弗丽德，你和我一起生活并不十分美满。显然，我不是毫无罪孽地承受着我命中的一切……

那时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可能由于自己的轻率而丧失生命。那么克里斯丁现在就会在约柔寨庄园寡居……

而西蒙也许会咒骂自己第二次结了婚。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事情比西蒙现在的幻想更加荒谬了……

西蒙从客栈里走出来的时候，风已经静了，但还继续飘着象春天那样的大片大片潮湿的雪花。忽然，在这傍晚时刻，尽管下着雪，树林里却传来鸟儿清脆的鸣声。

正象剧烈运动会使尚未愈合的伤口裂开一样，瞬息的回忆在西蒙心中引起了痛苦：在福尔莫庄园举行复活节宴会的时候，他同宾客们中午走到院子里去晒太阳。白桦树顶上有一只欧鸲在啼鸣，鸣声飞向晴朗的蓝天。跛脚的盖尔蒙从屋角出现了，他拄着拐杖，用一只手勾着大儿子的肩膀。盖尔蒙站住了，昂起头，仿效欧鸲啼鸣。孩子也撅起嘴唇吹口哨。他们父子俩能仿效几乎一切鸟儿的鸣声。克里斯丁和其余的妇女站在稍远的地方倾听着，脸上露出美丽的笑容。

西边，在覆盖着白雪的山峰之上，云朵在夕阳的光线中泛着金光，似乎熔化了，而在山口和峡谷之中，却仿佛填塞着一

团团灰色的浓雾。河流渐渐阴暗了，呈暗铜色，在阻挡它去路的礁石周围咆哮。每一块礁石上都覆盖着新下的雪，象一个个白色的小枕头。

疲乏的马儿在潮湿松软的道路上走，步履艰辛。主仆两人翻过乌拉河畔的陡坡的时候，乳白色的夜幕已渐渐降下，一轮皓月从朦胧的云雾中探出头来。西蒙走过桥，到了长着松树的平原上，那里有一条雪橇路——这时马儿跑得比较快了，它们感觉到，这条道路能通向马厩。西蒙拍拍粗腿驹的热汗淋淋的脖子。路程快结束了，他对此很高兴。大概兰波尔早已入睡了。

在道路从树林一下子转入空地的地方，有一所小板房。西蒙走到房子旁边，发现门前有两个骑马的人，同时又听到埃尔伦的声音：

“那么，我就这样转告妻子，说你节后第一天到我们那里去！”

西蒙大声问了好。如果他不停下来等待自己的亲戚，旁人会觉得不礼貌并且感到奇怪的。他吩咐西哥尔德先走，自己走到两个骑马的人面前：他们是诺克维和盖乌提。这当儿埃尔伦也在门口出现了。

他们又寒暄了几句——那三个人稍稍有点犹豫。在破晓前的阴暗光线中，西蒙无法看清他们脸上的表情，不过他仿佛感觉到，他们脸上露出既是迟疑，又是羞惭和迫不得已的神色。西蒙马上解释说：

“我是从兑弗林庄园回来，连襟。”

“我听说过你到南方去了。”埃尔伦靠着鞍桥站着，眼睛看着地面。“你走得很快，”他补充了一句，仿佛是为了打破难堪的

沉默。

“不要走，等一下，”两个青年打算策马前行，西蒙制住了他们。“我要说的话，你们也应该听一听。盖乌提，你在信上看到的图章，是我哥哥的。你有权认为他们，哥尔德·达莱和在你父亲准备带到丹麦去给哈康王子的文书上盖过章的其余权贵，没有信守给予你父亲的誓言……”

孩子垂下眼睛，默默不语。埃尔伦说：

“西蒙，你要求自己的哥哥说明情况以前，大概有一点没有想到。为了哥尔德和我的其余同谋者的安全，我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我付出了我所有的一切，只剩下作为一个正直的、能信守诺言的人的名声。而现在哥尔德·达莱大概认为我连这种名声也配不上了……”

西蒙羞惭地垂下头。这一点他确实没有想到过。

“埃尔伦，在我对你说要到兑弗林庄园去的时候，你本来可以事先警告我……”

“你自己也看到，在我骑马离开你家院子的时候，我已经气得忘怀一切了。那时候我难道还能冷静地考虑或者给你劝告吗……”

“那时候我也失去了主意，埃尔伦……”

“我知道，不过当时我心里想，在漫长的路程中你会醒悟过来的。况且，如果我请求你不要去同你哥哥谈，这也等于是泄露了我忠诚地立誓保守的秘密……”

西蒙默不作声。起初他觉得埃尔伦是对的。但忽然他心中升起一股怒气：不，埃尔伦在胡说八道！难道他必须保持沉默，忍受克里斯丁和孩子们怀疑他卑鄙吗？他当即非常忿激地说出了这一点。

"关于这件事情，我对母亲和哥哥、弟弟都没有说过一句话，"盖乌提把清秀、洁净的脸转向姨夫说。

"但他们毕竟知道了这件事情，"西蒙固执地反驳。"那天在我庄园里发生了这情况以后，我们必须搞清真相。你父亲能事先料到事情会变得这样的，至于你，即使现在还很年轻，我的朋友盖乌提，而当时你被牵涉到这个……秘密协定中去的时候，还是个很小的孩子呢。"

"我当时认为，我能够信赖自己亲生的儿子，"埃尔伦急躁地反驳说。"况且我没有别的选择。如果我不把信交给盖乌提，它就会在搜查的时候被国王的郡长搜去……"

西蒙认为继续争论下去是无益的。但是克制不住，毕竟还是说：

"当我明白这四年来孩子对我是怎样想的，我心里很不愉快。盖乌提，我一直是喜欢你的。"

孩子盖乌走近西蒙，向他伸出了手。西蒙看到孩子的脸在黑暗中变得更黑，明白他是脸红了。

"原谅我吧，西蒙！"

西蒙握了握孩子的手。盖乌提的脸有时很象外祖父，使西蒙简直感到惊惶失措。固然，盖乌提稍稍有点跛脚，身材也不高大，但坐在马鞍上模样很好看，是一个英俊少年，父亲有理由引以为荣。

现在他们四人一起往北走，两个青年走在父亲和姨夫前面，当他们隔开了一段距离，听不到大人的谈话时，西蒙说：

"听我说，埃尔伦……按照我的看法，你没有权利责备我到哥哥那里去把这件事情的底细搞清楚。不过我同意，你和克里斯丁是有理由怨恨我的。当我听到这个……"他停顿了一下，在

寻找合适的措词，"这个奇怪的消息的时候……当盖乌提提到我的图章的时候——我不想抵赖，我心里有过想法……你们一定感觉到我有过……只要还有一点明智就不应当有的想法……因为我明白，你应当怨恨我……"

马踩着泥泞的雪。埃尔伦迟迟不答，后来他开口了，他的嗓音非常温和、友好：

"你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想法。每一个人处在你的地位都会认为我……"

"不，我本来应当明白，这是不可能的，"西蒙打断了埃尔伦的话，他的嗓音里带着痛苦的语气。过了片刻，他问：

"难道你当时以为我知道我哥哥和弟弟的事情？我是为了他们而营救你的吗？"

"得啦，这哪能！"埃尔伦感到惊讶。"我当时确实知道你什么也不了解。我自己对你什么也没有说过——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你的哥哥和弟弟会守口如瓶，这一点我也能确信。"他低声笑起来了。接着又变得严肃起来。"我知道，"他温和地补充说，"你帮助我们是看在我们的岳父份上……由于你生性善良……"

西蒙继续往前走，不说一句话。

"那时候你大概很生气吧？"沉默了片刻之后，他问。

"那还用说！不过当我冷静下来思索了一下以后，我明白你不可能有别的猜测……"

"那么克里斯丁呢？"西蒙用更轻的声音问。

"克里斯丁吗？"埃尔伦又笑起来了。"你知道，除非是她自己教训我，别人教训我，她是受不了的。她显然认为，这件事情没有别人帮助她也能很好地对付。对我们的几个儿子也是这样。我有时想骂他们几句，她也决不允许。不过你放心吧，我

会对她解释清楚的……”

“解释清楚？……”

“嗯，过一段时间我会使她明白的。你是了解克里斯丁的：等她醒悟过来，回想起你是我们多么忠诚的朋友，那时候……”

由于委屈和气忿，西蒙的心抽缩了。不，这是多么的奇怪：埃尔伦认为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简直都可以置之不顾。在暗淡的月光下，埃尔伦的脸显得非常平静。西蒙说话的时候，嗓音也改变了：

“原谅我，埃尔伦。我自己也不明白，怎么能相信……”

“我不是说过了吗，”埃尔伦稍稍有点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我非常理解。你头脑里不可能有别的想法……”

“我愿意付出很高的代价，只要那两个无知的孩子当时不说这些话，”西蒙充满热情地说。

“我也是这样……盖乌提过去一次也没有挨过这样的打……这都是由于他们争论自己祖先的事情——关于比克贝纳分子雷尔达，斯库累国王和尼古拉乌斯主教的事情而引起的。”埃尔伦摇摇头说。“把这件事情从头脑里抛掉吧，连襟……忘记得越快越好……”

“我不能忘记！”

“得啦，西蒙。这不过是一种意见分歧，没有恶意的隔阂。不要把它记在心上！”

“我不能忘记这件事情，听到吗？我不象你那样好！”

埃尔伦困惑地向西蒙看了一眼：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不象你那样好！我不能轻易原谅我不公正地对待过的人。”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埃尔伦又重复了一遍。

"我来说说清楚……"西蒙的脸由于痛苦和愤怒而扭曲了，他说得声音很轻，仿佛抑制着不使自己叫喊起来。"我说的是这个意思。我以前听人说，你称赞斯坦根的监法官西哥尔德，你勾引过他的妻子的那个老人，我看到过，而且也知道，你象孝顺的儿女那样敬爱劳伦斯。而且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你怀恨我……虽然你……虽然你夺去了我的未婚妻。我并不象你想象的那样宽宏大量，埃尔伦，并不象你那样宽宏大量……我……我常常嗔怪我不公正地对待过的人……"

西蒙情绪非常激动，脸上泛出苍白的斑点，目光盯着埃尔伦的眼睛。埃尔伦张开了嘴听他说。

"那我可没有料到……那么，你恨我吗，西蒙？"埃尔伦非常吃惊，喃喃地说。

"你认为我没有理由恨你吗？……"

两人都不由自主地勒住了马，现在他们四目相对，坐在马鞍子上一动不动。西蒙的小眼睛象电珠一样闪闪发光。在白茫茫的夜色中，他看到埃尔伦细长的身躯哆嗦了一下，仿佛他心中也有什么东西颤动了一下……仿佛他从梦中惊醒了……他咬住不断抖动的下嘴唇，从微微合拢的眼睑下看着。

"再同你见面，我可受不了！"

"听我说！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年了！"埃尔伦脱口说，他感到非常震惊，茫然不知所措。

"那又怎么？依你看来，她不配……让人记住她二十年吧？"

埃尔伦在马鞍上挺直了身子——用坚定的、坦率的目光迎接西蒙的目光。月光在他晶莹的大眼睛里反射出浅蓝色的火光。

“是的。愿主……愿主保佑她！”

他一动不动地停了片刻。然后用马刺把马踢了一下，冒着暴雪向前直奔而去。溅起一道道水花。西蒙扣住粗腿驹，他把缰绳勒得这样紧，以致那匹马差点儿把他摔到地上去。后来他扣住了急不可耐的马，在树林里等了很久，一直到泥泞的雪地上听不见埃尔伦的马蹄声。

他一说出这几句话，就后悔了。他感到懊悔和惭愧，仿佛打了无人保护的生物：一个孩子或是一头美丽而温驯的无知的小动物，由于自己盲目的愤怒而打了它。他的憎恨失去了力量，象一支被折断的长枪一样，他心中的情感，同这个人的朴实无知一接触，就失去了力量。这个倒霉的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什么都不懂，简直象一个无力自卫的无知的孩子……

继续上路以后，西蒙还是低声咒骂着。无知的孩子！这个花花公子已经远远超过四十岁了！早该习惯于让人把他当作大人对待了。既然西蒙曾经有一次触痛过埃尔伦，那么即使西蒙伤害了自己，真见鬼，这也算不得是很大的代价。

现在埃尔伦骑马回家去了……到她那里去了……“愿主保佑她！”西蒙照埃尔伦的口吻说了一句。现在他和这一对夫妻之间的兄弟情谊已经一刀两断了。从此以后西蒙可以不再同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见面了……

……一想到这里，他憋得喘不过气来。反正，管它呢。“如果你的眼睛诱惑你，就把它挖掉，”神父们一再这样说。“对，我所以要同埃尔伦谈话，就是为了要割断同克里斯丁的这种亲戚情谊，”他心里想。“我再也没有力量忍受下去了……”

现在西蒙只有一个愿望：他回家的时候，兰波尔不要醒来。

然而，当他在栅栏之间穿过的时候，看见白杨树下有一个

身披黑色斗篷的人影。接着认出了她的白色的头巾。

兰波尔说，西哥尔德回来后，她一直在等候西蒙。使女们都已经睡了，兰波尔亲自把炉子上铁锅里的粥端给他，把猪肉和面包放在桌子上，还给他拿来刚滤过的啤酒。

"你还没有上床睡吗，兰波尔？"西蒙一面吃东西，一面问。

兰波尔没有回答。她走到织布机前面，弯下身子，把彩色毛线的纬纱织入经纱。她从圣诞节前就开始织一块壁毯，不过织得很慢。

"埃尔伦不多久以前骑马从庄园旁边经过，往北去了，"她背对着丈夫说。"听西哥尔德说你们是一起回来的？……"

"不，完全不是……"

"显然，埃尔伦比你更想早些睡觉？"兰波尔笑了一声。她没有听到回答，就接着说："他每离开约栾寨庄园，总是急匆匆回家去见克里斯丁的……"

西蒙沉默了很久，才回答说：

"我同埃尔伦是不欢而散的。"

兰波尔猛地向丈夫转过身去。西蒙把在兑弗林庄园听到的一切情况，以及自己同埃尔伦父子的谈话的前半部分，都告诉了她。

"既然你们至今还保持着友谊，那么为这一点小事情而不欢而散，未免有点奇怪。"

"也许是的，不过结果还是这样。说来话长，今天不必谈了。"

兰波尔转身面对织布机，重新开始织毯子。

"西蒙，"她忽然问道，"你还记得艾利克神父有一次给我们

诵读的圣经里的一段故事吗——关于书念的童女亚比煞？"

"不记得了。"

"大卫王年纪老迈……"[1]兰波尔开始背诵，但西蒙打断了她的话：

"时间已经很晚了，我的兰波尔，现在不是讲故事的时候。现在我记起了你所说的那个童女的事情……"

兰波尔默默地把毛线插进箱肉里，等了片刻，又开始说：

"你还记得我父亲讲的故事吗——关于美貌的特里斯丹、金发绮瑟和白手绮瑟？"[2]

"我记得，"西蒙推开盘子，用手背擦擦嘴，站起身来。他走到炉子旁边，把一只脚搁在石头炉墙的边沿上，臂肘撑着膝盖，用手掌托着下巴，望着炉底快烧尽的火。从屋角传来兰波尔断断续续的颤抖的声音：

"当我听这些故事的时候，我想……难道这是真的吗，象大卫王和特里斯丹……他们不爱把童贞和纯洁的爱情奉献给他们

---

① 《旧约全书·列王纪上》："大卫王年纪老迈，虽用被遮盖仍不觉暖。所以臣仆对他说，不如为我主我王寻找一个处女，使他伺候王、奉养王，睡在王的怀中，好叫我主我王得暖。于是在以色列全境寻找美貌的童女，寻得书念的一个童女亚比煞……王却没有与他亲近。"

② 特里斯丹和绮瑟的传说是西欧中世纪流传极广的文学题材。特里斯丹为康沃尔国王玛克的侄子，他航海去为叔父迎接新娘——邻国的公主金发绮瑟。归途中误饮迷药，因而与金发绮瑟两人相爱。此事为国王所知，把他们逐出王宫。后绮瑟又被召去。特里斯丹在异乡娶白手绮瑟为妻——她与金发绮瑟容貌相象，名字相同。几年后特里斯丹回到故乡，在路上受了重伤，只有金发绮瑟能够医治。他派人去请金发绮瑟，并嘱咐说，如请到金发绮瑟，在回来时船上挂白帆，如请不到，则挂黑帆。使者的船回来时，白手绮瑟看见船上挂着白帆。她出于妒忌，谎称挂的是黑帆。待金发绮瑟到来时，特里斯丹已经绝望而死。悲痛的金发绮瑟也倒在情人身旁死去。

的年轻未婚妻，而去爱为了别的男人而背弃他们的女人拔士巴[1]和金发绮瑟，我觉得是不近情理的，甚至是残忍的。我认为……如果我是一个男人，我身上的自豪感会多一点，冷酷无情会少一点……”她的声音哽咽了。“依我看来，没有人比亚比煞和布里塔尼的这个可怜的绮瑟更命苦的了。”她猛地转过身去，穿过整个房间，走到丈夫面前。

“你怎么啦，兰波尔？”西蒙勉强地低声说。“我不明白你想说些什么……”

“不，你明白，”她激动地说，“你象……那个特里斯丹一样……”

“不，不，”西蒙强作笑容。“难道我象美貌的特里斯丹吗？至于你所说的那两个女人……我记得，丈夫没有和她们同房，她们死的时候还是处女……”他向妻子看了一眼：她的下巴尖尖的脸十分苍白，她咬着嘴唇。

西蒙把脚放到地板上，挺直身子，双手搁在她肩膀上。

“我和你生了两个孩子，我的兰波尔，”他低声说。

兰波尔没有回答。

“我曾经竭力向你表明，我对你给予我这样的礼物是多么感激。我曾经想过……我要努力做你的好丈夫……”

由于兰波尔仍旧一声不响，西蒙放开了她，后退几步，坐到长凳上。兰波尔跟着丈夫走过去，站在他面前，从上到下地看着西蒙：看着他沾满泥浆的潮湿裤子里粗大的大腿，肥胖的

---

① 据《旧约全书·撒母耳记下》，大卫王爱上乌利亚的妻子拔士巴，在出征的时候把乌利亚派到险地，让他被敌人杀死。大卫王便占有了拔士巴。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因此他们所生的第一个儿子，不久就得重病死了。他们的第二个儿子所罗门后来继承大卫的王位。

身躯，饱经风霜的丰满的脸。她不友好地撇着嘴：

"你变得一年比一年更加难看了，西蒙。"

"我从来就不认为自己好看，"西蒙平静地回答。

"我却既年轻，又漂亮……"她坐到西蒙膝上，用双手捧着他的脑袋，眼睛里热泪迸流。"西蒙，看着我……为什么你不能看重这一点？除了你以外，我从来不希望别的人做我的丈夫。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希望将来有一个象你那样的丈夫。你还记得吗，那时我和乌耳希德拉着你的手一起走。你同我父亲一起到牧场去看马驹子。你抱乌耳希德走过小溪，父亲想来抱我，但我叫喊起来，要跟着你走！你还记得吗？"

西蒙点点头。他记得很清楚，他经常照看乌耳希德，因为他非常怜悯这个可怜的残废小姑娘。可是对这个最小的妹妹他却没有任何印象，只记得她们家里还有一个比乌耳希德小的孩子。

"你有一头这样好的头发……"兰波尔把手指插入他栗色的鬈发，一绺头发挂在他的前额上……"你至今还没有一根白发。埃尔伦的头发快有一半花白了……我喜欢你笑的时候脸上有两个笑窝。还有你很会说笑话……"

"是的，那时候我比现在要好看一点……"

"不，"兰波尔充满热情地低声说。"即使现在，当你亲切地看着我的时候……你还记得我第一次睡在你怀抱里的那一夜的情景吗？……我由于牙痛而哭了。母亲和父亲都睡着了，楼上房间里一片漆黑，你走到我和乌耳希德睡的长凳旁边，问我为什么哭。你叫我不要哭，免得惊醒别人，你把我抱在怀里，点了一根松明，从上面扒下一小块，刺了刺病牙的牙床，甚至刺出了血。接着你读祈祷文，疼痛就消失了，你让我睡在你床上，拥抱着我……"

西蒙把一只手按着她的脑袋，把它凑到自己肩膀上。现在他也记起来了：这件事情发生在他到约案寨庄园去通知劳伦斯他要同克里斯丁解除婚约的时候。那天夜里他无法入睡，现在他记起来了，他是怎样站起来去安慰因牙痛而嘤嘤啜泣的小兰波尔的……

"告诉我，我的兰波尔：难道我使你想到，哪怕有一次使你想到我不爱你吗？……"

"西蒙！……难道我不值得你爱我，胜过你爱克里斯丁吗？她待你不好，欺骗过你，而我这些年来跟随着你，象一只忠实的小狗……"

西蒙小心地把妻子从膝盖上放下来，站起身来，拉着她的双手。

"别再象你现在所说的那样提起你的姐姐，兰波尔。看来，你自己也不明白说了些什么。或者，也许你认为我不怕天主，不怕羞耻和深重的罪孽，不怕愧对自己的孩子、朋友和亲戚……我是你的丈夫，兰波尔，别忘记这一点，以后别再说这样的话……"

"我知道你没有违反主的戒律，也没有做出不名誉的事情……"

"我一次也没有对你姐姐说过这样的话，一次也没有这样地触碰她，以致在末日审判时会无言回答——这一点主和使徒圣西蒙都可以为我作证……"

兰波尔默默地点点头。

"如果象你所说的那样，我对你姐姐怀有罪恶的欲念，难道你认为，你姐姐对我还能保持象这几年来的态度吗？这样你就太不了解自己的姐姐了。"

"啊，难道克里斯丁能想到，除了埃尔伦以外，还有别的男人对她怀有欲念吗？她未必会注意到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

"事实毕竟是事实，兰波尔，"西蒙平静地说。"你尤其应该懂得，你用妒忌来折磨我是没有道理的。"

兰波尔挣脱了他的手。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西蒙。你从来没有象爱她那样爱过我。而且至今你的思想还倾向着她。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是很少想起我的。"

"兰波尔，如果一个男人的心，在他年轻热情的年代刻上去的文字比以后写上去的更加深刻，这不是我的过错……"

"你知道有一句古老的成语，说男人的心在母亲肚子里最先觉醒，在临终的时刻最后安息，"兰波尔低声说。

"是嘛？……有这样的成语……大概男人的心是这样的。"他用手在兰波尔苍白的脸颊上轻轻地抚摩了一下。"不过，如果我们今天还想睡的话，应该上床了。"他疲倦地补充了一句。

兰波尔很快就睡着了：西蒙从她脑袋下面抽出自己的手，身子移到床边上，把毛皮毯子一直拉到下巴那儿。他肩膀上的衬衣被兰波尔的眼泪浸湿了。他带着痛苦的心情可怜自己的妻子——同时他绝望地想，今后他不可能再保持家庭的和睦，也不能象对待毫无经验的盲目的孩子那样对待自己的妻子。今后他必须承认，兰波尔是一个成年的妇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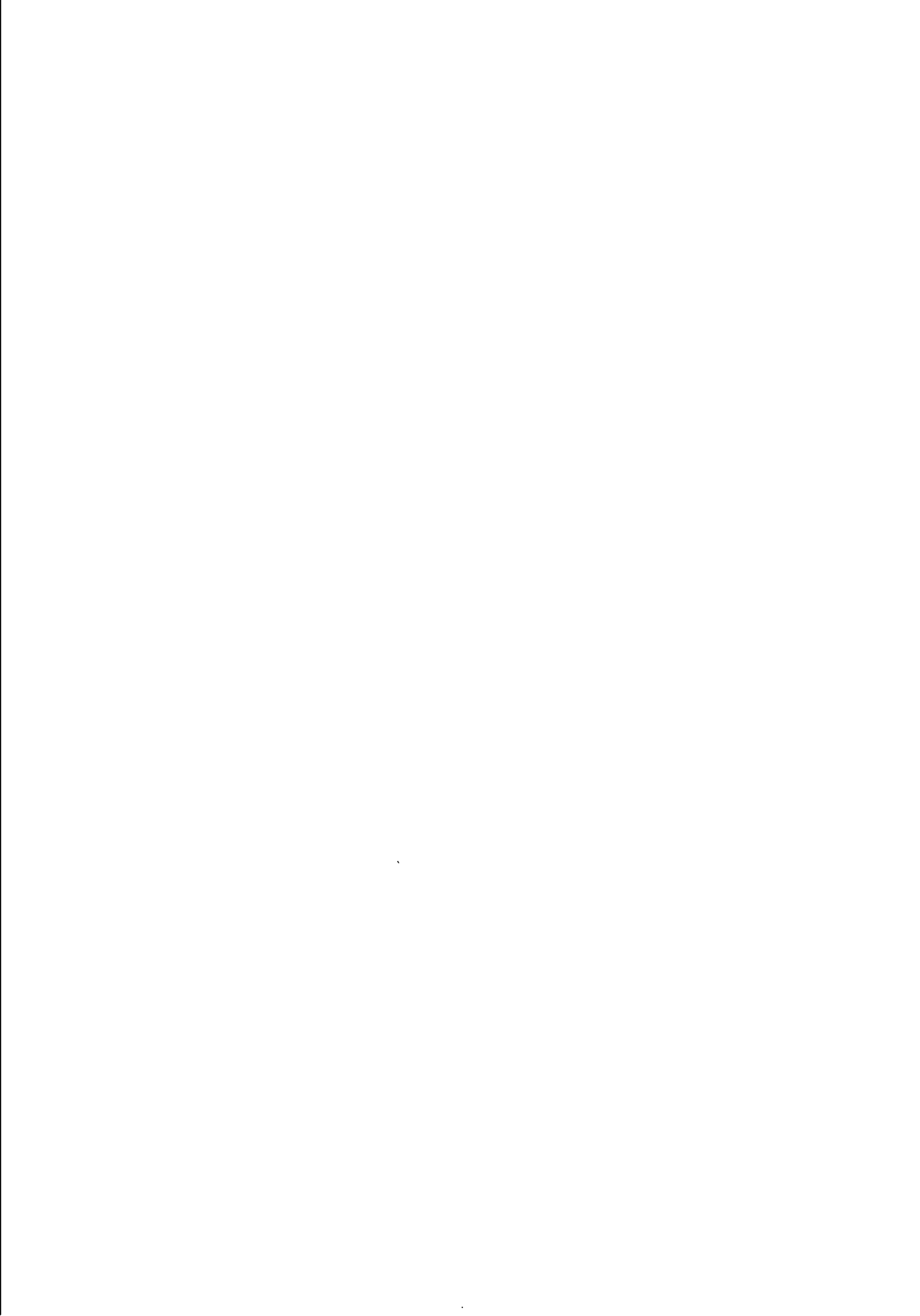
窗外天色渐渐明亮——五月的夜已快过去。西蒙感到非常疲乏。明天是星期日。不，明天他不想到礼拜堂里去，虽然，按理说，他也不妨去作一次忏悔。过去他曾经向劳伦斯作过保证，

除非有重大的原因，每次礼拜都必须参加，但这些年来他一直遵守自己的诺言，又有多大用处呢！——他心里痛苦地想……

第二天他没有去做弥撒。

第 二 部

负 债 者



1

克里斯丁一直不知道埃尔伦与西蒙之间发生龃龉的全部详情。埃尔伦只把西蒙讲给他听的关于到兑弗林庄园去的情况告诉了克里斯丁和卑尔哥夫，并且补充说，这次谈话后他与连襟发生了争吵，不欢而散。"我说不出更多的情况了。"

埃尔伦的脸色有点苍白，不过神气很坚强，充满了决心。在他们结婚后的这些年中，丈夫的这种神气克里斯丁一共只看见过不多几次，这往往是在谈到埃尔伦不愿意扩散的事情的时候。

克里斯丁不喜欢埃尔伦在回答她的问题时脸上露出这样的神气。主知道，她一向认为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平常的妇女，不想干预除了教育孩子和家务以外的事务。不过她每一次都不得不去关心她自己也认为不是妇女干的事情，而且埃尔伦也毫不犹豫地让她把这些事情担在肩膀上。既然这样，埃尔伦事先不同她商量，作了涉及他们共同福利的事情，她想了解这些事情的真相，他就完全不应该摆出傲慢的神气，半中腰打断她的话。

埃尔伦与西蒙之间发生龃龉这件事情，象石头一样压在克里斯丁心上。兰波尔是她唯一的妹妹。克里斯丁一想到她以后再也看不到西蒙，她这才开始明白，这个人对她是何等可贵，她欠了他多少债：在她遭到苦难的时候，西蒙的忠实友谊始终

是最可靠的支柱。

况且克里斯丁明白，村子里会重新产生议论："看，约柔寨庄园的这些人已经同福尔莫庄园的西蒙也吵架了！"西蒙和兰波尔是深受附近居民喜爱和尊敬的。而对她本人，对她的丈夫和儿子，大多数邻居都不信任，而且没有好感，这是克里斯丁早就知道的。现在他们彻底孤立了……

在这以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克里斯丁登上礼拜堂的小山冈，她一看到西蒙同几个农民站在不远的地方，由于痛苦和羞愧，几乎昏倒：西蒙点点头向克里斯丁和她全家表示问候，但并没有向他们走近过来握手交谈，这是这几年来从未有过的。

但兰波尔走到姐姐身边，握住她的手说：

"姐姐，我们的丈夫之间发生不和，这很不好，不过我和你没有必要为此而吵架。"

兰波尔踮起脚，当着聚集在礼拜堂院子里的人群吻了吻克里斯丁的眼睛。可是克里斯丁感觉到——是怎样感觉到的，她自己也无法解释，——兰波尔对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感到多大难过。兰波尔本来就不喜欢埃尔伦……是不是她有意无意地使自己的丈夫反对埃尔伦，那只有主知道……

从那天以后，他们在礼拜堂旁边见面，兰波尔总是走到姐姐面前问好。乌耳希德大声问，为什么姨妈不再到他们家里去作客，接着又跑到埃尔伦身边，同他和他的几个大儿子表示亲热。阿尔涅德默默地站在继母身边，向克里斯丁伸出了手，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但西蒙和埃尔伦父子还是竭力避不见面。

克里斯丁还很想念西蒙的孩子。她非常喜欢两个女孩。而有一次兰波尔带安德列斯到礼拜堂里来，祈祷结束以后克里斯丁吻了吻这个男孩，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克里斯丁十分疼爱这

个体弱多病的幼孩；她无法克制自己：自从她自己身边没有幼小的孩子以后，每当福尔莫庄园的小外甥跟着父母亲到约樂寨庄园来，她就常常抱着这孩子玩，聊以自慰。

克里斯丁从盖乌提那里了解到一点连襟俩发生龃龉的详情，因为盖乌提把埃尔伦和西蒙那天夜里在毛皮女裁缝哥德栾的小板房近旁见面时所说的话告诉了克里斯丁。克里斯丁对所发生的事情考虑得越多，就越觉得埃尔伦不是。起初她对西蒙很生气：难道他至今还不了解她丈夫的为人吗？尽管埃尔伦由于轻率和急躁能作出一切狂妄的举动，但决不会出于卑鄙的念头而欺骗和背叛自己的亲戚，这一点难道他没有看到吗？后来，埃尔伦明白了自己所造成的一切，就象一头脱缰的野马，一看到身后挂着的缰绳，就由于害怕而失去了理智。

不过埃尔伦也该明白，人们有时也必须采取措施，防备他以稀有的才能经常给他人造成的那种祸害。因为在这些场合埃尔伦往往不考虑自己的言行会带来什么后果。克里斯丁在年轻不懂事的时候，自己也不止一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她经常感觉到，埃尔伦用狂妄的举止摧残着她的心。埃尔伦也是由于这样而同自己的弟弟失和的：哥恩纽夫在进修道院以前，就同他们疏远了，克里斯丁明白，在这件事情上是由于埃尔伦的过错——他经常冒犯自己的虔诚可敬的弟弟，尽管，据克里斯丁所知，他没有看到哥恩纽夫有什么不好的地方。现在埃尔伦又同西蒙吵架了，而当克里斯丁想了解他和他们唯一的朋友之间失和的原因时，埃尔伦却摆出傲慢的脸色，声称不能告诉她……

克里斯丁感觉到，埃尔伦向大儿子说明的情况要比向她说明的情况多一些。

她发现，只要她一走近，埃尔伦和诺克维就闭口不谈，或者明显地转换到另外的话题上去。现在这种情况是常常发生的，这使她感到不快和不安。

在她一生中的任何时期，盖乌提、劳伦斯和蒙南都比尼古拉乌斯更亲近母亲，她同这三个小儿子讲话的次数，也要比同尼古拉乌斯讲话的次数多得多。不过她还是常常感觉到，长子在母亲的心中特别宝贵。自从她迁到约栾寨庄园以后，她腹中怀着第一个儿子这段时期的回忆，又以新的力量在她头脑里复苏了。她从许多迹象觉察到，西尔地区的居民并没有忘记她年轻时的罪恶。他们仿佛认为，克里斯丁作为全区首脑人物的女儿而不爱惜自己少女的名节，使整个故乡的谷地也蒙受了耻辱。这一点他们不能原谅她，还不能原谅她的，是她和埃尔伦不仅使劳伦斯受了羞辱，还让他闹了个笑话：把一个已经失身于人的女儿嫁出去，却举办了整个谷地里旷古未有的豪华的婚礼。

克里斯丁不明白，埃尔伦是否知道附近的居民们又在把那些陈年旧帐重新翻出来。不过，即使他知道这一点，他也满不在乎。他认为她的乡亲，毫无例外，都是庄稼汉，乡巴佬，而且使自己的几个儿子也持这种态度。而她一想到这些人过去都非常喜爱她，称她为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的好女儿，哥德勃兰斯谷地的玫瑰花，现在却对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和他的妻子瞧不入眼并严加责备，就气得心里直冒火。她并不乞求他们的怜悯，也并不由于被他们看作外人而流泪。然而她心里非常难过。她仿佛感觉到，甚至环绕着谷地、在她小时候保护过她的群山，现在也用完全不同的目光注视着她和她的屋子：它们呈

露出巉峻险恶的峰峦，阴沉地隐藏着火祸，一心想把她置于死地。

过去她曾经流过不少痛苦的眼泪……埃尔伦了解这一切，可是他缺乏耐心。当他知道她几个月以来隐瞒着所有的人，在她由于痛苦和恐惧而颤栗着的心脏之下怀着他的日益沉重的孩子的时候，他并没有把她搂在怀里，用爱怜的话安慰她。他只感到烦恼和羞惭，因为他明白，现在事情即将败露，大家都会知道他是多么卑鄙地对待劳伦斯。可是他没有想到，他的妻子在靦颜去见自己高傲的慈父的一天，将要难堪得多。

当婴孩终于从她腹中诞生以后，埃尔伦看到自己第一个合法的孩子并不特别高兴。在她终于摆脱了使她受尽折磨的无边苦难、恐惧和疑虑，看到他们可怕的罪恶在神父威力无穷的祈祷之下变成一个健康、美丽的孩子的一刹那间，她心中充满了感谢之情，甚至沸腾的热血都变成了雪白的、甜津津的、纯洁的乳汁。她唤埃尔伦和她一起欣赏这无价之宝——她甚至不愿让使女们把孩子从她手中抱去，以便给孩子洗澡和更换襁褓，——埃尔伦却说："也好，大概靠了主的帮助，总算象一个人了。"她知道而且也看到埃尔伦喜欢他同奥尔姆之女埃琳娜所生的孩子。可是当她把诺克维递给他，想让孩子躺在父亲怀抱里的时候，埃尔伦却厌恶地皱起眉头问，这孩子不是从上面便是从下面滑脱手，叫他该怎么办。以后多年来埃尔伦一直不喜欢诺克维，他无论怎样不能忘记孩子是早生的，尽管孩子是这样的聪明、漂亮、听话，要是别人处在他的地位，一定会因自己有这样一个儿子和继承人而高兴。

而诺克维从小就爱父亲，爱得令人惊异。只要父亲把他拉到自己身边待一会儿，对他说几句亲切的话，或者他能拉着父

亲的手在院子里走，他的柔嫩的小脸总是洋溢着欢笑，仿佛受到阳光的爱抚。诺克维恋恋不舍地乞求着父亲的爱怜，而埃尔伦却爱其余的几个儿子甚于长子。起初他最喜欢小卑尔哥夫。他每次到兵器室去——那里藏着侯萨村平时不用的一切兵器和盔甲，——经常带两个儿子一起上楼。父亲同卑尔哥夫说说笑笑，而诺克维却静静地坐在一只箱子上，为自己能够坐在父亲身边而庆幸。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不久便发现卑尔哥夫的视力不好，他不能象其余几个儿子一样跟着父亲骑马出外游荡，而且卑尔哥夫生性沉默寡言，对父亲也很拘谨，于是情况就改变了。从那时以后埃尔伦仿佛在这个儿子面前有点感到怯懦。克里斯丁有时思索：卑尔哥夫心中是不是在责备父亲，由于他把他们的财产挥霍殆尽，在自己败落之时把儿子们的前途也拖入了无底深渊；不知埃尔伦是否理解到这一点，或者感觉到这一点。总之，在埃尔伦的几个儿子中，只有卑尔哥夫一人不盲目地爱父亲，不因为能唤他为父亲而感到无限的荣耀。

有一次，两个小儿子注意到父亲早晨在读祈祷文，并且吃面包和水。他们问他为什么这样——今天可不是斋戒日啊。埃尔伦回答说，他在祈求赦罪。克里斯丁知道，埃尔伦的这种斋戒是在他破坏夫妇之间的盟誓同奥拉甫之女森尼瓦发生关系之后开始的，总而言之，几个大儿子是知道这一点的。诺克维和盖乌提仿佛对父亲的话毫不注意，可是克里斯丁向卑尔哥夫看了一眼，看到这青年用近视的目光凝视着他面前的一盘食物，露出不易觉察的微笑——每当埃尔伦无缘无故突然神气活现起来的时候，卑尔哥夫经常会露出这样的微笑。母亲心里觉得不大舒服……

现在埃尔伦不管到什么地方去，总是带着诺克维。这青年仿佛一心向着父亲。他侍候着埃尔伦，象一个年轻的侍从侍候着自己的主人和君王：他不让任何人走近父亲的马，随时准备好马具和兵器，给父亲穿上马刺，父亲外出的时候，他给父亲拿来帽子和斗篷。吃饭的时候，他总是坐在埃尔伦右边，给父亲斟酒、切肉和面包。埃尔伦有时也笑诺克维的殷勤周到，不过他对这一点很满意，洋洋自得，久而久之，大儿子就被他独占了。

克里斯丁看到，埃尔伦完全忘记了她曾经花过多大努力为这个孩子乞取一点儿父爱。诺克维也忘记了，他在孩提时代和少年时代一碰到什么痛苦的事情，就跑到母亲那里向她寻求劝告和安慰。他对克里斯丁一直很亲切，即使现在也是这样，但克里斯丁感觉到，他年纪越长大，就同母亲和母亲的一切关怀越疏远。诺克维一点也没有母亲需要为之日夜忧虑的癖好。母亲吩咐他做任何工作，他从不违抗。可是，一碰到农活，他是异乎寻常地笨拙迟钝——他干活勉勉强强，懒懒散散，而且从不干结束。母亲常常觉得，他在许多方面象他死去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奥尔姆——甚至外貌也相象。不过诺克维身体健壮，跳舞和游戏时动作敏捷，精于射箭，其余兵器也使得不错，况且还擅长于骑马和滑雪。克里斯丁有一次同诺克维的教父哈耳多之子乌耳夫谈起这一点。乌耳夫对她说：

"由于埃尔伦的轻举妄动，任何人遭受的损失都不及你这个儿子的损失大。因为眼下整个挪威都找不出象诺克维那样可以成为骑士和军事长官的青年。"

但母亲明白，诺克维从来不去想父亲怎样葬送了他的前程。

这时期挪威又开始了混乱的时代，谷地里的各村各镇谣言蜂起，有时言之凿凿，有时毫无根据。南部和西部以及奥普兰的贵族都对马格努斯国王的统治十分不满：传说他们甚至公开扬言要拿起武器，号召老百姓起来暴动，迫使艾利克之子马格努斯按照他们的愿望和建议来治理国家，否则他们就要拥立休德赫姆的年轻的哈夫图尔之子约翰为国王——约翰的母亲阿格涅斯夫人是先王哈康的女儿。关于约翰本人只是顺便提到的，按照谣传所云，整个阴谋的核心人物是他的哥哥西哥尔德，而西哥尔德的主要助手是维德贡之子艾尔林的儿子比亚尔纳。人们说，西哥尔德答应，一旦约翰成为国王，就娶比亚尔纳的一个妹妹为王后，因为吉斯克庄园的艾尔林的几个女儿也是挪威王族的后裔。人们还说，马格努斯国王过去最忠实的支持者奥格蒙之子伊瓦尔，现在已经转到年轻贵族一方，跟着他一起转过去的还有许多国内最有名望和最富裕的人物，而维德贡之子艾尔林和卑尔根的主教都在暗中支持他们。

克里斯丁把这些传说只当耳边风：她痛苦地想，她和埃尔伦现在都成了无名小卒，国家大事与他们无关。可是在去年秋天她毕竟还是顺便向安德列斯之子西蒙打听了一些情况，因此她知道西蒙也同埃尔伦讨论过这件事情。不过克里斯丁感觉到，西蒙不大愿意发表有关这些事情的意见。显然，一部分原因是他不赞成自己的弟兄参与危险的密谋——至少哥尔德已被他妻子的亲戚拖下水了。除此以外，西蒙大概担心谈论这些事情会使埃尔伦感到不快，因为在那桩不幸事件堵塞了埃尔伦通向贵族圈子的道路以前，埃尔伦按其出身是有权在决定挪威王国命运的大人物之间占一席之地的。

里斯丁猜想，埃尔伦经常同儿个儿子讨论这些新闻。有一次她听到诺克维说：

"爸爸，如果这些显要人物从马格努斯国王那里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难道他们会卑鄙得不把你的事件在国王面前重新提出来，迫使他改正对你的不公正处理吗？"

埃尔伦只是一笑置之，儿子继续坚持说：

"你第一个向他们指出了道路，使他们知道，挪威贵族自古以来都不会默默地坐在自己的角落里，毫无怨言地忍受国王的作威作福。你为此而丧失了自己的世袭领地和特权，而与你同谋的那些人都摆脱了干系，让你一个人替大家受累……"

"因此他们更有理由忘掉我，"埃尔伦含笑说。"况且侯萨村庄园已经抵押给大主教，我想，国务会议的大人们不会用这种请求去麻烦可怜的国王，国王哪有钱去赎我的领地……"

"马格努斯国王是你的亲戚啊，爸爸，况且，还有哈夫图尔之子西哥尔德和国务会议的其他许多知名人士，"诺克维充满热情地说，"如果他们背弃一个最高尚的挪威人——他曾经光荣地手执盾牌到达王国最北面的边境，在芬玛克和亨德维克海岸肃清主和王国的敌人，那么他们就要使自己蒙受终生的耻辱……他们身上就会刻上无耻的烙印……"

埃尔伦轻轻地吹了声口哨，说：

"我的孩子……我只能告诉你一点。我不知道哈夫图尔的两个儿子同国王的协商会有怎样的结果，但我可以用脑袋担保，他们不敢给马格努斯国王看出鞘的挪威宝剑。我认为，那里将会吵吵闹闹，议论纷纷，但不会有真枪实弹。那些大人不想为我而去自寻死路，这是不问可知的，因为他们对我很了解，他们知道，我与别人不同，我不怕死……"

"你说'亲戚'。是的，他们，马格努斯和哈夫图尔的两个儿子，都是你的第四代亲戚。我还在哈康国王宫廷里任职的时候就知道他们。我的亲戚阿格涅斯夫人——她枉然是国王的女儿，——当时要不是一个象你母亲一样的女人由于好心和基督徒的仁慈收留她在畜栏里帮着干活，就会象一个普通的渔婆那样在码头上操劳，汗流满面地赚钱糊口。当哈夫图尔的两个儿子要去见外祖父的时候，我给他们擦过多少次鼻涕，他们跑到王宫里的时候身上脏得象是刚从娘胎里出来似的。出于亲戚的惯例，我常常揍他们，要他们学会规矩，他们就杀猪般地大叫起来。人们说，休德赫姆的这两个孱头终于成了好汉，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过，要巴望他们会想起亲戚情谊，给你支持，这就象缘木求鱼一样……"

事后克里斯丁对埃尔伦说：

"亲爱的丈夫，诺克维还这样年轻，你不觉得同他畅谈这类事情是不明智的吗？"

"亲爱的妻子，你用悦耳的声音和我谈，因此我马上就明白了，这是责备，"埃尔伦含笑回答。"不过，我在诺克维的年纪，就已经初次到北方瓦尔哥去了……要是英格贝尔夫人信守给予我的诺言，"他充满热情地补充说，"我现在就会派诺克维和盖乌提去见她。两个勇敢的年轻小伙子，会弄刀舞棍，不怕打仗，在丹麦是能找到事情干的……"

"我给你生这两个儿子的时候，没有想到他们会不得不到外国去寻找幸福。"克里斯丁痛苦地说。

"我也没有想到，"埃尔伦回答。"可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不，克里斯丁暗自思忖，埃尔伦和他几个长大的儿子背着她谈论，仿佛他们的事情不是她妇道人家所懂的，这不仅仅使她深感委屈。问题在于她担心埃尔伦说话不留余地：他经常忘记，他们的儿子毕竟还都是孩子。

除此以外，虽然他们还都是毛头小伙子——尼古拉乌斯十七岁，卑尔哥夫十六岁，盖乌提到秋天刚满十五岁，可是他们三个对待妇女的态度，已经使母亲感到不安。

虽说至今一次也没有发生过使她能够责备他们的事情。他们对妇女并不纠缠不清，从来不说粗鲁或下流的话，也不喜欢下人们用粗俗的俏皮话相互取笑，或者把猥亵的里巷琐闻带到庄园里来。因为埃尔伦自己说话也总是有分寸的，规规矩矩的。她过去不止一次地看到，在人们谈到猥亵的事情时，她的父亲和西蒙会由衷地哈哈大笑，而埃尔伦却会感到不好意思。

不过克里斯丁有一种下意识的感觉，她父亲和西蒙对此感到快乐，象是老实的农民看到愚笨的魔鬼玩弄的花样而感到快乐，而有学问的人更熟悉魔鬼狡猾的圈套，因此并不赞赏这样的玩意儿。

在同女人纠缠不清的事情方面，埃尔伦也是无可厚非的，只有那些不了解他的人，才会认为他是个行为不端的人，以为他存心和故意勾引妇女，使她们陷入罪恶。克里斯丁并不隐瞒自己，埃尔伦从她那里达到目的，既没有使用任何诡计，也没有使用欺骗的手法和暴力。她相信，埃尔伦同两个有夫之妇发生关系，也完全没有存心去勾引她们。可是，当这两个轻浮女人用戏谑的挑逗的笑声迎接他时，埃尔伦顿时在顷刻之间变成了一头淘气的小山羊——他身上充满了无法抑制的轻狂。

克里斯丁担忧地看到，埃尔伦的几个儿子在这一点上象父

亲，他们在任凭自己的心意去做事以前，从来不事先考虑到人们会怎样说，而事后又对人们对他们的议论耿耿于怀。当妇女向他们微笑和殷勤招待他们的时候，他们不象大多数这般年纪的青年那样怕羞和腼腆，他们也报以微笑，敷衍应付，举止从容自在，仿佛他们曾经在宫廷里待过一段时间，在那里学会了上层社会的礼节。

克里斯丁担心他们不要由于轻信而落入什么人的圈套。她觉得，有些拥有大地产的女主人、她们的女儿，以及贫穷的使女，在同漂亮的小伙子交往时举止都过于随便。但克里斯丁的几个儿子象所有这般年纪的青年一样，如果有人嘲笑他们，暗示他们同某一个女人有意，他们就会勃然大怒。在这方面最起劲的是斯久科尔之女弗丽达。尽管她年纪已经不轻——她比克里斯丁本人并不年轻多少，——却仍旧象一个活泼的少女。她生过两个私生子，自己也弄不清第二个孩子的父亲是谁。克里斯丁把这个可怜的小孩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而且在一般情况下对这个使女的风流罪过总是眼开眼闭，因为她过去是卑尔哥夫和斯库累的忠诚慈爱的奶妈。可是这个糊涂的婆娘老是同孩子们谈论关于姑娘的事情，这毕竟使克里斯丁感到懊恼。

现在克里斯丁经常想，最好是给儿子早一点娶亲。不过她明白，这并不容易：同诺克维和卑尔哥夫门第相当的姑娘，她们的父母会认为她的两个儿子不够富裕。况且他们的父亲已经失宠于国王，被判过罪，这也成为这两个青年的障碍，使他们不能在随便哪一个显贵的骑士身边任职，以寻求幸福。克里斯丁痛苦地回想起过去的年代，那时埃尔伦和维德贡之子艾尔林进行过谈判，想让尼古拉乌斯同摄政王的一个女儿结亲。

的确，克里斯丁心目中看上了邻近谷地的几个未成年的姑

娘，她们将可能成为她的几个儿子的合适对象。她们都是富贵家庭的继承人，她们的祖先几代以来都已远离宫廷，深居简出。可是克里斯丁一想到，如果她和埃尔伦央媒到这些知名的农民那里去求亲，可能会遭到拒绝，就感到无法忍受。在这件事情上，最好的撮合山是安德列斯之子西蒙。可是由于埃尔伦的过错，他们连这个唯一的靠山也失去了。

她觉得，她的儿子中没有一个愿意做神职工作——除非是盖乌提或劳伦斯。不过劳伦斯年纪还太小，而盖乌提是所有儿子中唯一能帮助她管理家务的。

这一年的暴风雪使庄园里的栅栏损坏得很厉害，田里积雪甚厚，到圣十字架节那一天雪下得使田里的工作都停了下来，过后人们不得不加倍工作，以弥补失去的时间。因此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克里斯丁派诺克维和卑尔哥夫去给靠近大路的田地周围的栅栏更换板条。

中午的时候，母亲出门去看看两个儿子把这件他们不习惯的工作搞得怎样了。卑尔哥夫在修理通往庄园的小路旁边的栅栏，母亲停留了片刻，同儿子谈了几句话，继续往田地的北边走去。这时她看见了诺克维：他从栅栏上探出身子，在同一个女人谈话。这个女人把自己的马停在路边的栅栏旁，诺克维亲切地抚摩着马，后来把手伸到骑马的女人的脚踝骨上，接着又似乎漫不经心地把手移上去一点，伸到姑娘的连衫裙里面。

姑娘首先看到了女主人，她红着脸在诺克维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诺克维急忙把手缩了回去——他的神色很难为情。姑娘想继续赶路，可是克里斯丁唤住了她，开始问她，她的亲戚乌耳斯伏德庄园的女主人身体可好。这姑娘是那个女主人的侄

女，不久前来到姑母家里作客。克里斯丁装出什么也没有看到的样子，等姑娘走远以后，还同诺克维谈了一会儿关于修栅栏的工作。

不久克里斯丁到乌耳斯伏德庄园去住了两个星期，因为庄园的女主人难产后卧病，而克里斯丁是最近的邻居，况且又是村子里最高明的女医士。诺克维经常奉命去找母亲，于是女主人的侄女哈康之女艾沃尔就不放过机会同他单独闲谈。克里斯丁对此很不高兴，因为她不喜欢这个姑娘，况且她觉得这姑娘并不美丽，虽然大多数男人都说姑娘很美丽。因此，克里斯丁有一天听说姑娘回到莱姆斯谷地家里去了，感到非常高兴。

她认为，诺克维看来很快就会忘记艾沃尔的，特别是她听说，弗丽达在拿埃乌顿之女奥斯塔的名字取笑诺克维。

有一天，克里斯丁在啤酒酿造室里泡制缨珞柏果汁，听到弗丽达又在说她喜爱的笑话。诺克维同父亲和盖乌提在啤酒酿造室旁边的后院里张罗：他们在造一条小船，准备到山中的湖里去捕鱼，那里鱼很多。埃尔伦在造船方面很有经验。弗丽达的笑话使诺克维无法忍受，加上盖乌提还在替她帮腔：奥斯塔是个很不错的姑娘嘛……

“既然你认为不错，你就去向她求亲吧，”哥哥气呼呼地回了他一句。

“不，我不想娶她，”盖乌提说。“人们说，贫瘠的土壤适宜于松树林和棕黄色头发……你看来是喜欢棕黄色头发的……”

“不，我的孩子，这句话并不是指女人而说的，”埃尔伦含笑说。“棕黄色头发的女人经常是白皮肤的，身材很高大……”

弗丽达纵声大笑。克里斯丁非常生气，她认为这样轻薄的言语是完全不宜在年轻孩子面前说的。况且她没有忘记，奥拉

甫之女森尼瓦生着一头棕黄色的头发，尽管她的朋友们都说是金发。这时盖乌提说：

“你还得谢谢我哩，因为我没有回答你：‘我不去求亲，是因为我不敢做犯罪的事情’。五一节①我们在礼拜堂前的小山冈上跳舞，你同奥斯塔在干草棚里待了一整夜。看来，你看上她了……”

诺克维已经想扑过去揍弟弟了，但这当儿在啤酒酿造室门口出现了克里斯丁。盖乌提走开后，母亲问大儿子……

“刚才盖乌提在这里讲你和埃乌顿之女奥斯塔，这是怎么一回事？”

“妈妈，我想你已经全部听见了，”诺克维满面通红，气呼呼地皱着眉头。

克里斯丁气忿地说：

“你们每逢节日夜里，总是同仆人在一起跳舞作乐，这习惯不好。在我年轻的时候，这样是不行的……”

“妈妈，你自己曾经告诉过我们，在你小时候，人们在礼拜堂前的小山冈上跳舞，外祖父也经常唱歌……”

“那是另外一种歌曲和另外一种舞蹈，并不这样轻狂，”母亲反驳说。“我们经常规规矩矩地坐在父母亲身边，并没有成双作对地躲在干草棚里……”

诺克维已经准备用一句无礼的话来回答。但这当儿克里斯丁向埃尔伦瞥了一眼。埃尔伦斜着眼看着他刨光的木板，脸上露出一种无法形容的调皮的神气。克里斯丁感到又委屈又气恼，转身走入啤酒酿造室。

---

① 每年夏季在耶稣复活节之后第五十天的节日。

……从那时候起，她头脑里一直无法摆脱她所听到的话。埃乌顿之女奥斯塔可以说是个不错的姑娘。罗普茨寨庄园的主人也是个小康之家，他们有三个女儿，没有儿子，奥斯塔的母亲英格贝尔出身于受人尊敬的家族。

的确，克里斯丁从来没有想到，他们，约栾寨庄园的主人，竟然会同图尔别格之子埃乌顿成为儿女亲家。埃乌顿在去年冬天中了风，人们都说，他未必能活多久……不过这姑娘很好，姿容秀美，而且据说爱好劳动。如果诺克维当真爱上这个姑娘，那就没有理由反对他们结为夫妇。不过要把婚期推迟两年——诺克维和奥斯塔两人都还十分年轻，——然后克里斯丁可以愉快地把奥斯塔作为未婚的媳妇接到自己家里来住。

可是在仲夏，有一天苏耳蒙神父的姐姐到约栾寨庄园来向克里斯丁借一件家用什物。她们在阁子的楼梯旁边告别的时候，神父的姐姐忽然说：

"哦，我顺便问一句，你听说过哈康之女艾沃尔的事情吗？父亲把她赶出家门，因为她怀孕了，她只得又回到了乌耳斯伏德庄园。"

刚巧这当儿诺克维从阁子楼上走下来——他站在下面的梯级上呆住了。母亲看到他脸上的神色，也爽然若失：这青年面红耳赤，从她们身边走过，往屋子里走去。

不过，从这个饶舌的女人的讲述中克里斯丁渐渐明白，艾沃尔的不幸事件发生在春天克里斯丁第一次到他们村子里去以前很久。于是克里斯丁松了一口气，心里想："我那可怜的不懂事的孩子，现在他显然是由于曾经喜欢过这个姑娘而感到羞愧。"

过了几天，克里斯丁夜里一个人睡在床上，因为埃尔伦到

湖里捕鱼去了。她以为埃尔伦把诺克维和盖乌提都带走了。但她突然被大儿子的说话声惊醒：这孩子拥抱着母亲，在母亲耳边低声说，他必须同母亲谈一谈。接着就爬到床沿上。

"妈妈……我今天夜里到乌耳斯伏德庄园去过……同可怜的艾沃尔谈过话……我知道，人们在对她造谣中伤……我确信鲁蒙寨庄园的这个多嘴的婆娘在瞎说，我毫不犹豫地愿意为艾沃尔忍受烙铁的惩罚……"

母亲默默地等待着他讲下去。诺克维竭力保持镇定，可是他说话的声音常常由于激动而中断：

"艾沃尔在圣诞节的最后一天去做晨祷……她是一个人去的，从她们的庄园到礼拜堂要穿过一个树林……有两个人向她袭击……天色还很暗，她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大概是躲藏在山里的流浪汉。最后，这个可怜的姑娘无力自卫——她是这样的娇弱。她不敢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告诉任何人，后来父亲和母亲知道了，他们骂她，打她，扯她的头发，最后把她赶出家门。妈妈，她把整个经历讲给我听的时候，哭得这样伤心，连顽石都会流泪的。"

诺克维讲完了，喘着大气。

克里斯丁对儿子说，可惜那两个坏蛋逃走了。不过她还是没有失去希望，总有一天司法机关会找到他们，把他们送上断头台。

于是诺克维开始讲述艾沃尔的父亲的情况，说他家境富裕，有许多富贵的亲戚。艾沃尔决定把孩子送到一个遥远的村子里去抚养。哥德蒙·达莱的妻子曾经同神父生过一个私生子……而且安德列斯之女西格丽德也在刘留克庄园同丈夫过着幸福的生活，受到大家的尊敬。艾沃尔无辜地受到这种蹂躏和凌辱，只

有残忍的、不公正的人才能责备她，实际上她值得成为一个酷爱自己名誉的人的妻子……

克里斯丁对这个姑娘深表同情，对强暴者骂不绝口，可是在内心却庆幸诺克维到成年还差三岁。不过她口头只是温和地说，诺克维眼下应该特别谨慎小心，不要象今夜那样在深夜到艾沃尔的阁子里去同她会面，如不是奉命去见乌耳斯伏德庄园的女主人，也不要轻易到那里去，免得邻居又有口实来说这个可怜的姑娘的坏话。不错，不错，克里斯丁深知诺克维能保卫自己，也不会去教训那些怀疑艾沃尔所说的话、不相信她无辜遭难的人，但如果人们开始说长道短，反正会使这个可怜的姑娘处境更加困难……

三个星期以后，艾沃尔的父亲把女儿接回家去，准备给她举行婚礼。新郎是他们的邻居，一个很好的农民家庭的年轻人。最初双方的家长反对这门亲事，因为他们由于一些有争议的土地而发生过争讼。去年冬天，这两个邻居终于和解了，决定给子女订婚，但艾沃尔却突然表示反对：在这期间她爱上了另外一个人。不过不久她就明白，要抛弃第一个对象已经太迟了。于是她到西尔来找姑母，显然希望把自己已有身孕的情况掩饰过去，因为不管怎样她还是希望嫁给自己新看中的那个人。但乌耳斯伏德庄园的希列贝尔了解了侄女的情况，立即把她送回家去见父亲。显然父亲勃然大怒，把女儿痛打了几顿，于是她又跑到姑母家里来。现在父亲同第一个求婚者达成了协议，姑娘没有别的办法，不管愿意不愿意，只能同他结婚。

克里斯丁看到诺克维为此感到非常痛苦。在很长一段时期中，他几乎不同周围的人讲话，母亲很可怜他，简直不敢正面看他。只消母亲的目光和他的目光一接触，他马上羞得满面通

红，而母亲也心如刀割。

每当约菜寨庄园的仆人们谈论起关于艾沃尔的事情，女主人总是严厉地制止他们，说她不希望在家中听到有人提起这件丑事和这个无耻的女人。弗丽达简直惊讶得莫名其妙：她曾经多次听到克里斯丁怀着深切的同情谈到那些遭难的姑娘，并且给予她们慷慨的援助——弗丽达本人也两次在宽宏大量的女主人那里寻求过避难所。可是在克里斯丁难得提到哈康之女艾沃尔的名字的场合，她总是用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所能说的最难听的话来谈论的。

妻子告诉埃尔伦，诺克维怎样受人百般愚弄，埃尔伦只是笑了笑。谈话时正值傍晚，克里斯丁坐在屋子前面的草地上纺纱，埃尔伦走近过来，躺在她身边的草地上。

"算啦，没有发生任何不幸，"丈夫说。"倒是相反，这小伙子付出很少的代价，却懂得了一个男人不能相信女人……"

"你也说这种话，"妻子说。由于抑制着愤怒，她的声音发抖了。

"是啊……"埃尔伦微微一笑。"我记得，当我认识你的时候，我想，你是这样的和气，这样的恭顺，你的小牙齿连一小块奶酪也咬不下来……象丝绸一样柔和，象鸽子一样温驯……可是你却巧妙地愚弄了我，克里斯丁……"

"难道你从来没有想到，假如我是这样的和气，这样的恭顺，那么我们这一家人都会怎样？"克里斯丁问。

"那倒是的！"埃尔伦拉住她的双手，她只得放下工作。埃尔伦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他把脑袋枕在妻子膝盖上。"是的，亲爱的，我真的不知道，我能够同你结婚，这是主赐给我的多

么巨大的幸福，克里斯丁！"

由于克里斯丁一直克制着对埃尔伦一贯无忧无虑的作风的气愤，不让它表露出来，有时候当几个儿子犯了什么过失的时候，她就会抑止不住自己的怒火，开始打骂儿子。挨打挨骂最多的是伊瓦尔和斯库累。

他们现在到了最讨厌的年纪——十二岁，两人都非常任性和不听话，克里斯丁有时绝望地想：大概挪威还没有一个母亲生过这样无法无天的孩子。他们象她其余的几个儿子一样，容貌很好看：两人都长着象蚕丝一样柔软的乌黑的鬈发、黑眉毛，蓝眼睛，清秀的狭长脸盘。就他们的年纪而说，他们都长得十分高大，不过眼下肩膀还很窄。在他们又长又瘦的四肢上，凸出的关节象是麦杆上的节子。这一对孪生弟兄的面貌十分相象，只有家里人才分别得出，在村子里人们都管他们叫约柔寨庄园的剑斧——绝对没有赞许的意思。这个外号首先是西蒙开玩笑想出来的，因为埃尔伦送给弟兄两人每人一把短剑，两人都爱不释手，除非到礼拜堂里去才放下。克里斯丁对这礼物很不喜欢，也不喜欢这对孪生弟兄经常舞枪射箭。她担心这两个胆大妄为的孩子会招灾惹祸。但埃尔伦坚决地说，他们已经足够大了，应该学会使用兵器。

克里斯丁经常为这对孪生子担心。每逢她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她总是暗暗担忧，祈求圣母马利亚和圣奥拉甫保佑他们能够安然无恙地回家。这对孪生弟兄经常穿过荒无人迹的峡谷和悬崖峭壁到深山里去，他们去捣毁鹰巢，把还未成形的黄眼睛的鹰雏搂在怀里带回家。他们沿着光滑的陡坡爬到罗斯托山北边，那里洛根河从一个台阶泻到另一个台阶，形成一股

湍急的瀑布。有一回伊瓦尔骑上一匹尚未驯服的公马，从马鞍上摔下来，被马拖着走，差点儿摔死——只有主知道，这两个孩子结果是怎样把这匹马制服的。由于闲得没有事做，他们自己想出主意到图尔镇的树林里去，在那里找到了芬族老太婆的土窑。他们以前从父亲那里学会几句萨阿米语，他们用萨阿米语同女主人交谈，那个老巫婆待他们很亲切，给他们喝酒，吃精美的食物，他们吃得非常饱，尽管这一天是斋戒日。克里斯丁一贯严格告诫孩子们，在斋戒日要吃得少些，主要吃一些他们平时不爱吃的东西——她自己小时候，父母亲也是这样教导她的。这一次埃尔伦对儿子也当真地生气了，他把芬族老太婆塞在他们口袋里准备路上吃的东西都掏出来烧掉，并且三令五申地禁止他们再到芬族人住的树林里去。不过，这对孪生子的游历毕竟使他感到有趣，从那时候起他经常给伊瓦尔和斯库累讲述他自己到北方去征伐的情况，以及他所知道的那里居民的习性和风俗，还教儿子学习这种难听的、异教徒的语言。

埃尔伦一般地说几乎是从来不责骂儿子的，在克里斯丁由于这对孪生子桀骜不驯而发火的时候，他总是化为一笑。在家里，在庄园里，他们常常损坏东西，但有时候对生产也有好处——他们不象诺克维，他们各种活儿都会做。不过，有时候母亲叫他们做一项工作，过一会儿去看看他们做得怎样，就会看见：工具丢在地上，孩子们站在父亲身边，父亲在教他们航海家应该怎样打结以及诸如此类的玩意儿……

从前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在牛栅或其他建筑物的门框上面用柏油画上十字，还经常在这神圣的图形周围画一些图画，加一个框子，或者在十字的一横上面画一条直线。有一回，这对孪生弟兄忽然想到用箭去射这些古老的图画。克里斯丁看到自

己孩子竟然亵渎神灵，由于愤怒和痛苦，感到非常悲哀，可是埃尔伦却替他们辩解说：他们的年纪还太小，每次看到畜栏门框上或牛背上的十字，还不能理解它的神圣意义。让孩子们到礼拜堂前小山冈上的十字架那边去，跪在十字架前面，吻着这圣物，把《我们的父》和《圣母颂》各念五遍——不用担心苏耳蒙神父会为此而生气。不过这一次卑尔哥夫和诺克维站在母亲一边，神父被请到庄园里来，在墙壁上喷洒圣水，还把这两个年轻的罪人严厉地训斥了一顿。

……这对孪生弟兄经常把蛇头丢在牛羊的饲料里，引起它们狂叫。他们取笑蒙南还要拉着母亲的裙子，特别是常常同盖乌提吵架。一般地说，埃尔伦的儿子们都是十分友爱的。不过，在这对孪生弟兄的顽皮和任性超过限度的时候，盖乌提有时要揍他们。劝导他们是毫无用处的，只消母亲一发火，他们就浑身肌肉紧张，两颊通红，皱着眉头向母亲怒目而视。克里斯丁不由得回想起哥恩纽夫讲给她听的事情：埃尔伦小时候有一次把刀子向父亲掷去，后来还不止一次举起手来想打父亲。于是她就责打这对孪生子，打得很凶，因为她非常害怕：如果不及时使他们懂得规矩，他们将来会有怎样的结果呢？

只有一个人能对这两个无法无天的孩子起作用，他就是西蒙·达莱。这对孪生弟兄很喜欢姨夫，他用充满友好的平静口吻对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马上就安静下来。可是母亲并没有看到，自从他们和西蒙不再见面以后他们怎样思念西蒙。她痛苦地想，孩子的心是多么健忘。

然而克里斯丁在自己内心意识到，这对孪生子可能比她其余的几个孩子更使她感到自豪。只要她能够改变他们桀骜不训、飞扬跋扈的性格就好！因为他们也许比其余几个弟兄更有天赋，

能够成为大器。他们身体健壮，体格魁梧，生性淳朴，胆大无畏，对穷人慷慨大度，不止一次表现出象他们那样年纪的孩子少有的决心和机智。

有一次，在收割干草的忙季，克里斯丁很晚还在啤酒酿造室里忙活，忽然蒙南旋风似地冲进门来叫喊说，老羊棚里失火了。住房附近没有一个男人：有的在锻工场把弯折的镰刀打打直，有的到庄园北面的桥边去了，那里有些年轻人在举行纳凉晚会。女主人抓了几只桶，奔到院子里，一路上叫唤女仆们跟她一起去救火。

羊棚是一所破旧的小屋，屋顶已经坍塌，离地不远。它座落在分隔前院和后院的一条狭窄过道中，靠近马厩的边墙，周围还有许许多多其它的房屋。克里斯丁跑到老房子的游廊里，拿了斧子和消防钩，可是她奔到院子里，绕过马厩，却不看见任何火光，只有从羊棚坍塌的屋顶上升起的一股浓烟。伊瓦尔坐在屋脊上砍屋顶，斯库累和劳伦斯在羊棚里面拆掉屋顶的木板，把它们扔到地上，用脚把火踩灭。这时，埃尔伦、乌耳夫和其余男人也从锻工场跑来了——是蒙南跑去叫他们的，——他们一下子就把火扑灭了。不过这是有可能酿成一场可怕的灾难的：这天晚上风不大，天气闷热，不过有时刮来一阵阵南风，羊棚一烧起来，必然要延及院子北部的全部建筑：马厩、干草棚和住房。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伊瓦尔和斯库累在马厩屋顶上玩，他们用套索捉住了一只鹞子，现在想把它挂在房檐下面。他们忽然闻到一股焦糊味，看到羊棚屋顶下面在冒烟。他们一下子跳到羊棚屋顶上，用随身带着的小斧子劈去正在慢慢燃烧的草土皮，劳伦斯和蒙南正好在院子里玩，他们就派一个去拿消防钩，

一个去唤母亲。幸亏屋顶的桁架和梁木都已经腐朽了，但不管怎样，大家都明白，这一次是这对孪生弟兄拯救了母亲的庄园，因为他们没有等着去呼唤大人帮助，从而耽误时间，而是立刻动手把燃烧的屋顶劈掉。

谁也不明白火灾是怎样引起的。看来是谧乌提的过错：起火前不多久他拿了一些木炭经过羊棚到厨房里去，现在他记起来了，他忘了把火钵盖住。大概是火星掉在干燥得象火药一样的草土皮屋顶上。

晚上，庄园里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乌耳夫周围，乌耳夫决定在火场上守卫到深夜，大家都愿意和他作伴。克里斯丁吩咐把冰啤酒和蜂蜜端到院子里，给他们喝。没有人谈火灾的起因，大家都只谈论这对孪生弟兄和劳伦斯的勇敢。他们三个人的手和脚都烧伤了，皮鞋也烧得裂开了。劳伦斯才九岁，他没有长久的耐心忍住不呼痛，不过开始时他还是包扎着双手神气十足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高兴地听家里的人夸赞他。

这一夜，夫妇俩上床睡觉的时候，埃尔伦紧紧地拥抱住妻子。

"克里斯丁，我的克里斯丁……不要为你的这两个孩子而忧伤，难道你没有看见吗，亲爱的，他们身上有着怎样的品质？你经常看着他们，仿佛担心他们的道路伸展在断头台和绞刑架之间。你不知休息地养育、抚养、照料自己的儿子，经过了多年的苦难、关切和忧虑，现在你不感到高兴吗？那时候你常常向所有的人诉说这些邋遢孩子，可现在他们成了聪明、漂亮的年轻小伙子，你在他们中间却象一个聋哑人，他们和你谈话，你爱理不理。愿主原谅我，我认为，在你不需要为他们操劳以后，在这些漂亮的儿子长大了，使你感到高兴和得到安慰以后，你

对他们的爱渐渐减少了……”

克里斯丁感到无法回答。

后来她张着眼睛久久地躺着。天色开始破晓的时候，她轻轻地从睡着的丈夫身上跨过去，赤脚走到房间的另一边，打开墙上的气窗。

天空密布着灰色的云，空气中感到一阵凉意。南面的遥山连接在一起，仿佛把谷地封闭住了，高地上下着蒙蒙细雨。女主人在气窗旁边站了片刻，凝望着院子。这里，在他们夏天居住的阁子里，经常闷热得难以忍受。潮湿的风吹到她脸上，带来浓郁的、甜津津的干草香味。不知什么地方有一些鸟儿在夏夜的睡梦中吱吱地叫了几声。

克里斯丁找到火镰，点燃了一支蜡烛头。她踮着脚走到伊瓦尔和斯库累睡的长凳前面，让火光照着他们，用手背碰碰这两个孩子的脸——他们大概有点热度。母亲轻轻地背诵《圣母颂》，还给儿子画了十字。“在断头台和绞刑架之间”……埃尔伦在自己处于生死关头的时刻，很会说这种笑话……

劳伦斯在悲切地哼叫着、说着梦话。母亲走到睡在床脚边较短的长凳上的两个小儿子前面，弯下身子。劳伦斯满面通红，浑身发烫，在床铺上翻来覆去。母亲摸摸他的前额，他没有醒来。

盖乌提伸直身子睡在自己的床上，把雪白的双手交叉着枕在脑后，他的亚麻色的长头发披散在手臂上。他把身上的毯子扔掉了。盖乌提的气质很热，他经常脱光衣服睡觉，他的皮肤白如凝脂。稍稍晒黑的脸、脖子和手臂与身子泾渭分明。母亲拿毯子替他把下半身盖住。

……她不能生盖乌提的气——盖乌提太象她的父亲了。盖

乌提差点儿给他们全家酿成不可挽救的大灾难，克里斯丁也几乎没有责骂他。克里斯丁认为，她的这个儿子很聪明，明白事理，他自己能从过去的教训中得出经验，不再重蹈覆辙。

诺克维和卑尔哥夫睡在阁子里的另一张床上。母亲在两个大儿子床边站的时间特别长。在他们还象小孩子那样红润而柔嫩的嘴唇上，已经长出了黑色的绒毛。诺克维的一只脚从毯子下面伸出来——他的脚很窄，好看的脚掌，圆鼓鼓的脚背，不过不大干净。母亲觉得，还在不久以前，这只男人的脚还能站在她的手掌心里，她把它凑近自己的胸部和嘴唇，依次吻着一个个圆鼓鼓的小脚趾，这些小脚趾红润而柔软，仿佛欧越橘的花蕾。

……不，她还没有充分认识主给她注定的命运。有时候她忽然回想起她腹中怀着诺克维的那段时光，以及心头无法摆脱的那些可怕的幻象，于是她就仿佛在火中烧炙一样。孩子生下后，她如释重负，正象摆脱了怕人的长夜和使人喘不过气来的恐惧，重新看到了白天明亮的阳光……其他妇女醒来以后，能够在阳光下正视自己的不幸，确信这种不幸要比最可怕的幻象胜过百倍。但克里斯丁即使现在一看见残废或畸形的人，也会感到寒心：她会回想起自己为尚未生下的孩子担心。于是她对主和圣奥拉甫的仁慈充满了热诚的崇敬，她急忙做善事，不断作祈祷，竭力使自己流下真诚地悔罪的眼泪。然而她总是感觉到有点不满足，象一块尚未融化的冰压在心上，这使她的热情顿时冷却下来，还没有流下来的眼泪又缩了回去，象水浇在干旱的沙土上。于是她安慰自己：大概她已经失去了过去从父亲那里学到的那种对宗教的虔诚。她的罪恶的心已经变得冷酷无情了，不过她并不比大多数人差，显然她象大多数人一样，必须

忍受着，让炼狱之火熔炼和净化她的灵魂。

有时她感到一种强烈的愿望，想成为另一种人。特别是在她欣赏着坐在她桌子旁边的七个漂亮的儿子的时候，或者在礼拜天早晨向礼拜堂的小山冈走去，钟声报着喜讯，祝愿人们和平快乐，而在她前面，一群身材匀称、衣着华丽的青年——她的儿子——沿着山坡前进的时候。她不知道另外有哪一个女人生过这么多儿子而没有经受过失去孩子的痛苦。而且她的儿子个个容貌出众，身体健壮，肉体和心灵上都没有一点缺陷——只有毕尔哥夫有点儿近视。在这样的时刻，她愿意忘掉自己受到的一切屈辱，充满温顺感激之情，象她父亲那样畏惧和敬爱天主。她记得父亲曾经说过："一个恭顺地牢记着自己的罪孽并跪在十字架前面的人，没有必要为一时的不幸或不公正待遇而抬不起头来。"

克里斯丁吹灭了火，剪去蜡烛上的烛花，把蜡烛放回到梁木底下凹进去的壁龛里。她重新走到窗前——天色已经完全破晓，不过还很灰暗，她在楼上可以看得很清楚，低低的屋顶上被太阳晒枯的草儿在轻风吹拂下微微地摇动着，对面住房屋顶后面的白桦树叶发出轻微的瑟瑟声。

克里斯丁向搁在窗框上的自己的双手看了一眼。这双手很粗糙，僵硬，臂肘下面晒得黑黝黝的，凸起的肌肉硬得象木头一样。在她年轻的时候，孩子们吮吸着她的奶和血，直到她失去少女秀美苗条的风韵。后来沉重的劳动又日复一日地使她失去了一个名门世家出身的女儿、妻子和母亲所特有的那种美丽：雪白纤细的手指，丰腴优雅的手臂，柔嫩红润的脸庞。她过去经常用亚麻布头巾遮挡着阳光，小心保护着自己的脸，并擦上特制的药品。但现在她象一个普通的农妇一样，对炙热的阳光

会把她那由于沉重劳动而流汗的脸晒黑，早已漠不关心了。

只有她的头发还保持着少女时代的美丽。它还是金黄色的，还是那样蓬松滋润，尽管她难得有时间好好地梳洗。现在她那拖在背后的松散的粗辫子，就已经有三天没有重新编扎了。

克里斯丁把辫子甩到胸前，把它解开，抖搂了一下——头发现在还能象斗篷那样披在她身上，一直拖到膝盖下面。她从梳妆匣里拿出一把梳子，小心地梳着拳曲的发绺，由于窗外透进的朝寒而哆嗦着——她身上只穿着衬裙。

她梳好头，把头发紧紧地编成一条粗大的辫子。她打起精神，小心地抱起蒙南，把他放在他们夫妻俩睡的大床靠壁的地方，然后悄没声儿地爬到蒙南和丈夫之间。她把最小的儿子搂在怀里，把他的脑袋舒适地枕在自己手臂上，就沉沉地睡着了……

这一天早晨，克里斯丁醒得最晚。当她睁开眼睛的时候，埃尔伦和儿子们早就起身了。

"你大概是在偷吃母亲的奶吧？"埃尔伦看见蒙南睡在母亲身边，就问。

孩子感到委屈，跑到游廊里，爬出栏杆，沿着支撑游廊的梁木的凸出部分爬下去：他想表明他已经长大了。

"跳下来！"诺克维在院子里叫。他悬空接住小弟弟，让他倒挂着脑袋，然后把他丢给卑尔哥夫——两个大哥哥把弟弟丢来丢去，蒙南一会儿哈哈大笑，一会儿尖声高喊。

第二天蒙南就哭鼻子了，因为绷断的弓弦弹痛了他的手指。那对孪生弟兄抓住他，把他裹在毯子里，放在母亲床上。他们把一块嚼烂的面包塞在他嘴里，面包很大，差点儿把孩子憋死。

2

埃尔伦在侯萨村的家庭神父教会了他的三个大儿子识字读书。这三个孩子都不勤奋，不过还聪明颖悟，况且他们的母亲小时候也读过书，一直关心着不让儿子偷懒，因此他们的成绩都非常好。

在卑尔哥夫和尼古拉乌斯跟随艾里夫神父住在泰乌特拉修道院里的那一年，据神父说，两个少年都十分勤勉地学习科学知识。他们的导师是一个年迈的老修士，他毕生象蜜蜂一样辛勤地从他所能得到的一切拉丁文书籍和挪威文书籍中汲取点点滴滴的知识。艾里夫神父本人也是个好学的人，但在侯萨村度过的那几年中，他难得有机会满足自己对学习的爱好。同可敬的阿斯拉克修士比邻而居，对他来说，无异是挨饿的羊群到了芳草丰茂的山间牧场。在修道院里同自己的家庭神父寸步不离的两个孩子张大了嘴，倾听两位导师谈经论难。阿斯拉克修士和艾里夫神父对此很高兴，决定让这两个年轻人吸饱礼拜堂里珍藏的书籍的精华，这些书籍有许多是阿斯拉克修士亲自收集的，或者从善本书中抄录的。两个孩子不久就获得了很大的成就，挪威文几乎不需要修士去教他们了。父母亲去接他们回家的时候，诺克维和卑尔哥夫已经能够流利地、相当正确地用拉丁文回答老师的问题。

弟兄两人后来还努力牢记着这些学识。约栾寨庄园有很多书。五本书还是劳伦斯的，其中两本在分遗产时分给了兰波尔，但兰波尔从来就不喜欢看书，而且西蒙也识字不多，不会为了消遣而去埋头啃书本，虽然对文契他一般还能看懂，在必要时

自己也能写字据。有三本书是埃尔伦的父母亲的，埃尔伦在婚后不久送给了克里斯丁。另外还有一本书是尼古拉乌斯之子哥恩纽夫作为礼物送给克里斯丁的，他专门请人给嫂子抄录了一本书，这本书中有关于圣奥拉甫的生平和奇迹的摘录、其他几个圣徒的生平事迹，以及从叙述理查德之子埃德文修士生平传略的手稿中摘录下来的内容，这份手稿是奥斯陆的方济各会修士为了使埃德文取得圣徒称号而呈报教皇的。最后还有一本书，是艾里夫神父临别时赠送给诺克维的祈祷书。那时候诺克维常常向弟弟朗读祷词。他读得很流利、悦耳，象阿斯拉克修士教他的那样，把声调稍稍拖长一点。他特别喜欢的是两本拉丁文的书：一本是他自己的祈祷书，另一本是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遗留下来的书。但是他最珍惜的是一部抄写得非常精致的大书，按照传说，这部书从前属于他们著名的祖先阿尔纳之子尼古拉乌斯主教，是世代相传传到他们手里的。

克里斯丁很希望她的几个小儿子也能掌握一些基础知识，象那些出身高贵的人们一样。但要做到这一点可并不容易：艾利克神父年纪太老了，而苏耳蒙神父只懂得那些举行祈祷仪式时用的书。况且这些书中所写的，他自己也懂得不多。的确，劳伦斯有时傍晚坐在诺克维身边，要大哥在蜡板上写字母教他识字，但其余三个弟兄对识字一点也不感兴趣。

有一次克里斯丁拿起一本挪威文的书，要盖乌提指出，他小时候艾里夫神父教他识的字还记得多少。盖乌提还勉强认得三个字，字母稍微改变一下就结结巴巴读不连贯了，他笑着把书一丢，说这玩意儿他学不会。

可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一个炎夏的傍晚苏耳蒙神父到约柔寨来请尼古拉乌斯同他一起到鲁蒙寨庄园去。有一个外国

骑士在尼达洛斯过了圣奥拉甫节回去，路过这里，在他的庄园里借宿。可是骑士本人和他的仆人都不懂挪威语，带他们到鲁蒙寨庄园来的向导对他们的语言也只懂个别单词，艾利克神父又在生病。因此苏耳蒙神父就来问诺克维，是否愿意去见这个外国人，同他用拉丁语交谈？

诺克维对请他去当翻译似乎感到非常高兴，但他没有表露出来，跟着神父走了。他很晚才回家，兴致很好，喝得酩酊大醉：外国骑士请他喝了外国葡萄酒。骑士慷慨地不断给神父、助祭和诺克维斟酒。这个外国人的名字不知叫阿兰德还是阿拉特，是法兰德斯①人，住在贝克拉庄园，他是到北方各国来朝圣的。骑士对诺克维十分垂爱，谈得非常投机……接着诺克维谈到了正题：骑士要从这里到奥斯陆去，然后再到丹麦和德国的一些圣地去，他表示希望诺克维能陪他一起去，当他的翻译，哪怕只是当他在挪威旅行的一段时间里陪陪他也好。再说，阿拉特大人还保证说，如果诺克维能跟着他周游世界，骑士能为他的前途作安排。照阿拉特大人的话说，在他生长的那个国家，遍地是金马刺、项链、满满的钱包、珍贵的盔甲，等待着象埃尔伦之子诺克维这样的年轻人去捡取。诺克维回答骑士说，他还没有成年，应当征求父亲的同意。可是阿拉特大人还是硬把礼物塞给诺克维，保证这对他并不具有约束力。礼物是一件青灰色绸缎的短坎肩，肩部缀着许多小银铃。

埃尔伦听着儿子讲述，几乎并不打断他的话，脸上露出异常警惕的神色。诺克维讲完后，父亲叫盖乌提把文具匣端来，马上用拉丁文草拟一封信——由卑尔哥夫帮父亲抄写，因为诺克

① 比利时的一个省。

维一开口，父亲就吩咐他躺下睡觉。信中写道，埃尔伦请骑士在晨祷以后到庄园里来见他，一起来商量阿拉特大人想把贵家子弟埃尔伦之子诺克维聘去当侍从的建议。接着埃尔伦请求骑士原谅他奉还礼物，请骑士把礼物保存着，到诺克维得到父亲准许到他那里去服役的时候再送给诺克维——这是基督教国家的骑士之间的习俗。

埃尔伦在信文下面滴了一点蜡，漫不经心地盖上小图章——这图章是刻在他的戒指上的。然后唤一个小厮，命他把信和绸坎肩送到鲁蒙瑟庄园去。

"我的丈夫……难道你打算让自己的儿子跟一个不相识的外来人到外国去吗？"克里斯丁浑身哆嗦着问。

"先看一看吧……"埃尔伦发出一声奇怪的笑声。"我想，这是不大可能的。"他看到妻子很不安，补充了一句。接着又笑了一声，拍拍妻子的脸颊。

按照埃尔伦的请求，克里斯丁在楼上房间的地板上放了些花和桧树枝，在长凳上放了最华丽的坐垫，桌子上铺了麻布桌布，在精致的盘子里盛了菜肴，在镶银边的珍贵角杯里盛了饮料。这些器皿都是劳伦斯遗留下来的。埃尔伦仔细地刮了脸，卷了头发，穿上用外国呢子精工绣制的黑色长衣。他走到庄园大门口迎接客人，他们两人穿过院子的时候，克里斯丁心中不禁想，她丈夫比那个穿着华丽的丝绒和羽纱服装的、肥胖的浅发外国人更象传说中描写的拉丁骑士。克里斯丁在楼上房间的游廊里等待丈夫和客人，她身上穿着华丽的盛装，头上包着丝头巾。她对那个佛兰芒人①说了声："bien venu"②，佛兰芒人吻

① 比利时的一个民族。

② 法语：欢迎。

了吻她的手。在佛兰芒人待在他们家中的全部时间中，她几乎再也没有和佛兰芒人谈过话。丈夫和佛兰芒人的谈话，她一句也听不懂，正象苏耳蒙神父一样，苏耳蒙神父也是作为客人到约柬寨庄园来的。不过苏耳蒙神父还是对女主人说，他为诺克维的幸福提供了条件。克里斯丁默不作答。

埃尔伦略懂法语，并且能够流利地用雇工们通常说的德语行话表达意思，因此他和客人谈得十分融洽。可是克里斯丁感觉到佛兰芒人的情绪渐渐低落了，尽管他竭力掩饰着。埃尔伦事先就吩咐几个儿子等候在新阁子的楼上，等他派人去叫唤他们，但他一直不派人去。

埃尔伦夫妇把骑士和神父送到庄园大门口。客人在田野里失去影踪以后，埃尔伦转身面向克里斯丁，带着冷笑说：

"同这个骗子一起，我不仅不能够放诺克维到外国去，甚至不能放他到勃莱丁①去……"

哈耳多之子乌耳夫走到院子里。埃尔伦对他说了句话，克里斯丁没有听清楚，但乌耳夫粗暴地骂了一声，吐了口唾沫。埃尔伦哈哈大笑，拍了拍乌耳夫的肩膀说：

"要是我象这里的农民一样愚笨……可是我一生中见过许多世面，我不会把自己出色的小鹰卖给魔鬼……而这只虔诚的驴子，苏耳蒙神父，却连一点气味也闻不出来……"

克里斯丁吓得半死。她一会儿满面通红，一会儿面色如土。她又是恐惧，又是羞惭，喉咙里仿佛要呕吐似的：她觉得马上要昏倒了。她以前也听到过这种事情……但仿佛是远在天边的……可是这种丑不可闻的事情竟然胆敢进入她家的门槛……

---

① 在哥德勃兰斯谷地与奥斯陆之间。

仿佛突然起了狂风巨浪，要把她那条已经被风浪击破的超载的小船掀翻……圣母啊！难道她命该还要为自己的儿子承担这种恐惧吗……

埃尔伦仍旧带着冷笑继续说：

“我昨天晚上早就料到了……根据诺克维所讲的情况，我觉得这位阿拉特大人过于客气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骑士会去吻准备收在自己手下当差的青年的嘴唇，况且在没有考验过他的勇敢以前就送给他这样贵重的礼物……”

克里斯丁浑身颤栗着问：

“那么你干吗还要我在地板上放玫瑰花，在桌子上铺麻布桌布，去接待这种……”她骂了一句。

埃尔伦皱紧眉头。他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子，瞄准蒙南的棕黄色小猫，小猫躲藏在住房旁边高高的草丛里，慢慢地向马厩门口的一群小鸡爬去。石子嗖的一声飞过去，小猫窜到角落里，小鸡四散逃开。埃尔伦转身面向妻子说：

“我想，我必须先看看这个家伙。如果他是个值得信任的男子汉，那么……况且我反正应当客气地招待客人……我不是阿拉特大人的忏悔神父。而且你也听说：他还要到奥斯陆去。”埃尔伦又笑起来了。“也许，让我过去的那些莫逆之交和至亲好友听到，约荣寨庄园的主人还没有披着褴褛的衣衫捉虱子，光靠吃咸鲱鱼和燕麦饼过日子，这也是有好处的……”

克里斯丁傍晚登上阁子，看见奥尔哥夫因头痛躺在床上。诺克维说，他也不下楼去吃晚饭。

“孩子，我看你心里很难过？”母亲问。

“一点儿也不，妈妈，”诺克维不屑地扭曲着嘴唇。“也许你认

为，一个人被人愚弄，轻易上当，不值得难过吧?……”

“不要难过，”当全家在桌子周围坐下以后，父亲对大儿子说，诺克维依然忧郁地保持着沉默。“你以后还有机会到世界上去闯，试试自己的运气……”

“爸爸，除非是卑尔哥夫跟我一起去。”诺克维回答的声音非常轻，仿佛除了父亲以外，他不愿意让其余的人听到他的话。接着他又轻轻地笑起来。“现在你把刚才对我所说的话同伊瓦尔和斯库累谈一谈吧，他们巴不得早日长大，能够到世界上去闯闯……”

克里斯丁站起来，披上斗篷和风帽。儿子们问她到哪儿去。她解释说，她去探望躺在英格贝尔小屋里的一个贫苦朝圣者。孪生弟兄向母亲提出陪她一起去，帮她拿几包草药，但她回答说，她不需要人护送。

现在天暗得很早，礼拜堂往北的道路穿过一个树林，树林完全沉没在哈麦山的峭壁的阴影里。这里经常有从罗斯托河的峡谷吹来的冷风，空气中除了河水悲切的呜咽以外，还带着轻微的潮气。一群群巨大的白蚊在树丛中飞舞——有时直扑到她的脸上，仿佛它们是被黑暗中显得格外分明的、裹在她头上和胸前的白麻布头巾吸引过来的。克里斯丁用手赶着蚊子，在满地铺着的滑不唧溜的针叶上走，时而在横穿过她所走的那条小径的盘曲的树根上磕绊。

……克里斯丁多年来经常做一个梦。她第一次做这个梦是在生盖乌提的前夜，但至今她有时梦醒过来还是吓得一身冷汗，她的心跳得仿佛要在肋骨上撞碎似的——因为她仿佛重新看见了这个梦境。

她梦见一个陡峭的山坡，山坡上是鲜花盛开的草地，三面围绕着茂密的枞树林，山脚下是一个小湖。茂密的树林和繁花似锦的碧绿草地都倒映在湖中。太阳已经在树背后消失了，只有它那长长的金色的余光还穿过针叶照到山顶上，在湖心的睡莲叶之间，飘动着被夕阳染成金色的轻云。

在山坡中段，在蓬茸的捕蝇草和毛茛丛中，在盛开着浅绿色和白色花朵的毛蕊花丛中，她看见了自己的孩子。她第一次做这个梦的时候，她看见的想必是诺克维——那时她一共只有两个孩子，卑尔哥夫还睡在摇篮里。在以后的梦中，她不能肯定看见的是哪一个儿子，晒黑的圆圆的小脸蛋，剪得短短的栗色头发，有时象她七个儿子中的这一个，有时又象那一个，但这个孩子始终只有两三岁，身上穿的是家里自己织的深黄色布的长衣，正象她的孩子们平时穿的那样。她亲自用苔藓染过的呢子给他们缝衣服，还用红色的绦子镶边。

她梦见自己有时在小湖对岸，有时仿佛根本不在近处，然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她都看得见……

她看见自己的孩子在山坡上爬，采着花儿，小脑袋左右摇晃着。尽管她预感到不可避免会发生不幸，由于暗暗担忧而心里很紧张，但在最初的片刻，看到美丽的孩子在草地上游玩，她还是充满着甜蜜的柔情。

后来她忽然感觉到，山上的树林里钻出一团毛茸茸的东西。它悄没声儿地移动着，凶恶的小眼睛闪闪发光。这头熊已经走到草地边上，它站着，转动着脑袋和肩膀，闻着孩子的脚印。接着它跳了起来。克里斯丁从来没有看见过活的熊，不过她知道熊是不会这样跳的，这不是真的熊。它有着猫的习性，忽然之间，眼看着它渐渐变成灰白色——于是这只毛茸茸的灰白色巨

猫无声无息地跳着大步沿山坡下来。

母亲吓得胆颤心惊，但她无法奔到孩子身边去保护他，也无法叫喊，以引起孩子的注意。不过孩子已经感觉到了。他回过头去往后看了看。他发出细小的悲啼声往山下奔去，在茂草丛中高高地抬起小腿。孩子在繁花丛里穿过的时候，母亲能清晰地听到柔嫩的花茎折断的细小的声音。他在什么东西上磕绊了一下，咕咚一声一头栽倒在地上。说时迟那时快，那头怪物已经扑到他身上，弓着背，低低地把脑袋伸到两条叉开的前腿之间……这时候她醒了。

……这样以后，她每次总是一连几小时不能合眼，直到最后摆脱这噩梦的影响为止：这毕竟不过是一个梦啊！她把睡在她和墙壁之间的小孩搂在怀里，心里想：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就要如此这般地做，用叫喊声或长杆子把怪物吓跑，况且我腰带上经常挂着一把锋利的长刀……

但她刚刚用这种想法使自己安定下来，又想起了梦中的情景——无能为力地眼看着自己的孩子可怜地拼命奔跑，想逃避这心如铁石的残忍的强大怪物，——从而感到不可忍受的痛苦。于是她心中忽然热血沸腾，这热血涌入她的整个机体，使她的全身仿佛膨胀起来，心脏也几乎要炸裂了，她没有力量克制这种可怕的激情……

英格贝尔的小屋座落在哈麦山的山坡上，在一条通车马的大路下面一点，道路从这里陡峭地伸向山顶。小屋已经多年无人居住，土地却被一个人租赁了，他在靠近树林的地方造了一幢住房。现在小屋里住着一个流浪的乞丐，他四出乞食后病倒了。克里斯丁知道了这件事情，就派人给病人送去食物、衣服

和药品，可是自己还抽不出时间去看望病人。

后来她去了，一看就知道这可怜的乞丐已不久于人世。她把随身带去的口袋交给一个唤来照料病人的女乞丐，尽可能地使这个垂死的人减轻痛苦。她获悉已经派人去请神父了，就给这个流浪者洗脸、手和脚，以便他能接受最后一次涂油仪式。

在这简陋的小屋里全是浓烟，既闷热，又有一股臭味。分成农民家里来了两个妇女，克里斯丁对她们说，如果需要什么东西，可以派人到约栾寨庄园来取，说罢，自己就告辞走了。她一想到会在这里遇到捧着圣餐的神父，就感到一种莫名的、病态的恐惧，因此看到近旁有一条小路，就拐到小路上去。

她很快就发现，这不过是一条牲口踩出来的短短的小径，不久，她就处在无法通行的树丛之中。被暴风吹倒的树木，盘根错节，横七竖八地挡在前面。克里斯丁无法继续往前走，只能从树干上爬过去。当她在巨石之间往下走的时候，脚下时常有长着青苔的泥块滚下去。她脸上满粘着蛛网，衣服被树枝勾破。越过小溪或林中的沼泽地的时候，在潮湿茂密的灌木丛之间简直找不到踩脚的地方，举目四望，到处是一群群讨厌的白色蚊蚋。它们麇集在树枝下面，克里斯丁把脚踩在长着石楠的土墩上，它们就象一团团乌云似的飞起来。

最后她走到洛根河岸平坦的岩石上。这里的山坡上只长着稀疏的小松树，因为树根不容易扎在光秃的石头上。矮小的灌木完全没有，脚下只有灰白色的鹿蕊发出干裂声。有些地方呈现出长着石楠的黑土墩。这里松针的气味比山上浓郁；这片树林的针叶从早春起就已经变成红褐色了。一群群白色的蚊蚋跟在她后面飞舞……

克里斯丁被河里的水声吸引住了。她走到峭壁的边上，往

下一看。底下深深的地方有一条白晃晃的河，河水打着旋涡，沿着平坦的石头倾泻下去，发出哗哗的声音。

瀑布的单调响声在她疲惫的身心中引起一阵颤栗。这声音固执地使她想起了什么事情——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时候她早已明白自己没有力量承担压在自己肩膀上的重负。她让自己珍惜的纯洁青春为使人堕落的肉欲所糟蹋，从那时候起，她就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而一旦成为母亲以后，就永远失去了自由。她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为尘世的浮华所迷惑，在尘网中越缠越紧。她伸展着为尘世的忧患缠缚住的颤抖的翅膀，费尽心力保护自己的几个儿子。她竭力向所有的人隐瞒着自己一直感到的恐惧，自己灵魂中不可克服的弱点，她自豪地挺起身子，装出泰然自若的神色，默默地进行斗争，用自己所能采用的一切方法来保护儿子们的幸福……

而她自己内心则每时每刻受到难以忍受的忧惧："如果他们遭到厄运，那怎么办？我可受不了……"于是她在内心深处回想起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他们也曾经为自己的孩子而不断地经受忧惧和痛苦，日复一日，到死方休，然而他们能够承担自己的重负——并不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孩子爱得少些，而是由于他们是以最真诚的爱去爱自己的孩子的……

然而，难道她的斗争注定要得到这样的结果吗？……难道她腹中怀的是一群不肯安静的小鹰雏，他们只是急切地盼望着有朝一日羽翼长成，就能展翅飞往天涯海角，飞往最高的高山之巅？……而他们的父亲只是笑着拍手说："飞吧，大胆地飞吧，我的小鹰！"

如果他们飞走，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带走她的一片破碎的心。而她又将成为孤零零的一个人，因为过去把她维系在自己老家

的她的整个心早就被她自己撕碎了……显然，这是命中注定的，她既没有力量继续活下去，也不能死去……

她拐了个弯，磕磕绊绊地沿着颜色暗淡的、干燥的鹿苔地奔跑，紧紧地拉住斗篷的衣裾，因为衣裾勾在树枝上，常常使她感到害怕。最后她走到礼拜堂和农会稍北面的一块小草地上。她沿着田野往山下走，看见路上有一个人影。那个人唤她："克里斯丁，是你吗？"她认出了是自己的丈夫。

"你这么久还不回来，"埃尔伦说，"天黑了，克里斯丁。我真害怕。"

"害怕——为我？"她的声音中带有一丝冷淡的、不屑的意味，这不是她心里想如此。

"当然，不是害怕，不过我想也许还是出来接你比较好。"

回家的路上他们几乎一直没有说话。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住房的墙边有几匹马在静静地吃草，所有的人都睡觉去了。

埃尔伦直接走到阁子里去，克里斯丁却回到厨房里。

"我还得在那里收拾一下，"她回答丈夫的疑问。

埃尔伦站在游廊里，凭着栏杆，等待妻子，但不久他看到克里斯丁手里执着一根松明从厨房里出来，走到老房子里去了。丈夫迟疑了一会儿，接着走下楼梯跟着妻子走进去。

克里斯丁点上蜡烛，把蜡烛放在桌子上。埃尔伦看到妻子独自一人站在只点着一支蜡烛的空屋子里，不由得感到一阵不安的颤栗——房间里除了一些陷在地里的沉重的长凳和桌子以外，什么也没有，在烛光中，这些陈旧磨损的木头家具显得光秃秃的，令人很不舒服。空的炉子扫得很干净，克里斯丁扔在里面的唯一的一根松明发出微弱的火光。埃尔伦和克里斯丁已经不住在这个房间里，因此房间里至少有半年不生火了，有一

种特殊的陈腐空气，这里闻不到一般住房里的杂七杂八的气味。况且这里显然很久没有打开门窗，因此房间里还有羊毛和皮革的气味。在过去劳伦斯和拉根弗丽德睡的那张空床上，放着一些卷起来的毛皮和皮口袋，这是克里斯丁从储藏室里取出来的。

桌子上有几团线、毛线和麻线，是克里斯丁从染坊中取回来作缝补用的。现在她把这些线分别理出来放好。

埃尔伦在桌子一端主人的座位上坐下。这座位对他匀称的身材来说显得过于宽大，特别是现在座位上光秃秃的，没有铺上毛毯和垫子。劳伦斯以前在主人座位两边的扶手柱子上雕刻的圣奥拉甫的两个武士，手执盾牌，头戴有十字的头盔，从埃尔伦细细的、黝黑的手臂下露出忧郁、冷淡的脸色。劳伦斯擅长刻树叶和动物，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但人像却一直刻不好。

夫妇俩长时间不开口。屋子里没有一点声息。只有草地上传来低沉的马蹄声。

"你还不想睡吗，克里斯丁？"丈夫终于开口问道。

"你呢？"

"我本想等等你，"埃尔伦回答。

"我还不想睡——我睡不着……"

"克里斯丁你心里有什么忧愁，使你睡不着觉？"埃尔伦迟疑了一下问。

克里斯丁挺起身子，手里拿着一团草绿色的毛线。她把毛线放在手指间不断地搓着、卷着。

"你今天同诺克维说了些什么？"她哆嗦着咽了几口唾液，她喉咙里象被一团东西塞住了。"你建议他干什么？……他还说他大概不适合……但伊瓦尔和斯库累仿佛……"

"啊，原来是这件事情！"埃尔伦露出一丝仅能觉察的微笑。

"我只是对儿子说……如果非这样不可，我还有一个女婿……即使现在格尔拉赫大概不会再象过去那样热情地吻我的手，替我脱去斗篷，解下佩剑……但他有几条船在航海，他在不来梅和吕嫩①有富裕的亲戚。我想，这小伙子会明白的。他有责任帮助自己的小舅子。我当年有钱的时候，把女儿嫁给济台根之子格尔拉赫，并没有舍不得给嫁妆。"

克里斯丁没有回答。于是埃尔伦又补充说——他的声音有点激动：

"耶稣啊，克里斯丁，你不要这样顽固不化……"

"我和你初次相爱的时候，我没有料到，我们的孩子会到处流浪，沿门乞食……"

"见鬼！难道我在说乞食吗？但如果他们七个人一起待在你的庄园里，靠你的土地为生，他们除了喝农民喝的稀汤以外，就吃不到别的食物，克里斯丁，我想，这稀汤对我的儿子是不大合适的。我们的伊瓦尔和斯库累会成为无畏的勇士，对那些靠宝剑为自己取得食物的人来说，世界上永远有足够的小麦面包和奶油饼干。"

"因此，你想使你的儿子去当雇佣兵，赚取饷银？……"

"我自己也领过饷银，我年轻时当过耶科布伯爵的侍从，愿上帝保佑他！我在他那里服役的时候也学会了一些本领——这里的那些从不出门的人，不管他们是骄傲地躺在自己的座椅上，腰里围着银腰带，喝着啤酒，还是把着犁，闻着驽马尾巴的气味，对这种本领都是闻所未闻的……我在伯爵那里服役的时候，生活过得自由自在。那时我并不比诺克维大，虽然正是在那时

① 都是德国城市。

候我使自己背上了这个沉重的包袱，可我现在还能说：我光荣地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

“别说了！”由于愤怒，克里斯丁的目光变得阴暗了。“难道你不明白，如果你的这几个儿子也犯这样的罪孽和蒙受这样的耻辱，他们是会非常不幸的？……”

“是的，愿主使他们不要这样……不过，难道他们一定会重复自己父亲的一切狂妄行为吗？不是每一个在显贵的骑士身边服役的人都会背上这种包袱的，克里斯丁……”

“书中说，玩剑者丧身，埃尔伦！”

“我知道，我知道，亲爱的。但你我的祖先毕竟大多数是寿终正寝的，他们作为善良的基督徒，临死前都作了忏悔，接受了圣餐。即使以你父亲为例吧，克里斯丁，难道他在年轻时不表明他会使剑吗？……”

“那是在战争年代，埃尔伦，父亲和其他的男人是响应国王的号召，才拿起兵器去抗击敌人，保卫自己的祖国。但父亲自己也说过，一旦受洗的人们以兵戎相见，他们就违犯了天主的戒律……”

“你说得对。但自从亚当和夏娃受到诱惑，吃了禁果以后，世界上一直是这样的——在我出世以前早就这样了。我们所有的人都生来有罪，这不是我的过错……”

“你不要亵渎圣灵！……”

埃尔伦激动地打断了她的话：

“克里斯丁，你知道得很清楚……我对自己所犯的罪孽一直是悔恨的，并且尽可能努力地赎取自己的罪孽。我从来不是一个德行端正的人，确实是这样，在童年和少年时代我见识的事情太多了……我父亲同神父会的重要人物有很深的交谊……他

们象一大群灰色的猪经常在我们的庄园里游荡……那时候还只是普通神父的艾里夫大主教，西格瓦特·兰台大人以及其余的神父们……他们只会相互辱骂，造谣中伤……他们甚至对大主教也毫不容情。这些教士尽管整天接触最神圣的东西，他们手中的面包和葡萄酒表示基督的身体和血，可是在他们心中，神圣和虔诚是不多的……”

“教士们的行为，不该由我们来评论……我父亲一贯教导我，我们必须顺从地俯伏在教士面前，而他们自己在尘世的罪孽，他们将只对主一人作出回答……”

“是——的，”埃尔伦拖长了声音说。“我知道，他是这样说的，而且你还不止一次地对我重复说过。我知道，你比我有更多的虔诚……可是，克里斯丁，我毕竟不能相信，你老是隐瞒着自己的心事，却什么也不忘记，这样做是否正确理解了圣书的意思。你父亲的记性也非常好……不，不，我知道，劳伦斯是一个十分正直的人，心地高尚，宽宏大量，我知道，你也是这样的……你说话经常很温柔、亲切，仿佛嘴上涂着蜜似的，可我觉得，在这时刻你却独自牢记着过去的罪孽，因此，只有主知道，你实际上是否象口头一样虔诚……”

克里斯丁忽然整个身体扑倒在桌子上，把脑袋枕在手臂上，胸中迸发出一阵哀号。埃尔伦直跳起来。克里斯丁伏在桌子上痛苦地大声啼哭，声音嘶哑，身子不住地颤栗着。

埃尔伦搂住她的肩膀：

“克里斯丁，你怎么啦？你这是干吗？”埃尔伦重复了一句，同她并排坐在长凳上，企图把她的头抬起来。“克里斯丁……别这样哭啦……你简直失去了理智……”

“我感到害怕！”克里斯丁在长凳上挺起身子，把捏紧的双手

压在胸口。“我害怕极了。圣母玛利亚啊，可怜可怜我们吧……我感到害怕。我的儿子们将会怎样呢?……”

“克里斯丁，我的克里斯丁……你毕竟应该安于这样的现实……你不能一辈子把他们拖在自己身边……我们的儿子，他们不久都将是成年的男子汉了……”埃尔伦把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双手抱住膝盖，用疲惫的目光向妻子看了看。“只要一谈到你的儿子，你还是象一条母狗那样对所有的人狂叫，也不去辨别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她猛地站起来，带着痛苦的神色，默默地站了片刻。接着很快地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来回走着，一句话也不说。埃尔伦的目光跟着她移动，也不说一句话。

“斯库累……”克里斯丁在丈夫面前站住了。“我们的儿子受洗时，你给他取了一个不幸的名字。你希望这样……你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公爵……”

“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克里斯丁。不幸……有各种各样的不幸……我让儿子继承我外曾祖的名字的时候，并没有忘记他曾经遭到过不幸……但他毕竟当过国王，比梳子匠的后裔有更大的权利……”

“我记得很清楚，你和波尔德之子蒙南曾经夸口说，你们是已故的哈康国王的近亲……”

“那又怎样呢，你自己也知道，国王的血统是通过我父亲的姨母斯库累之女玛格丽特而延入斯韦尔雷氏族的……”

夫妇俩四目相对，长久地沉默不语。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的好妻子。”埃尔伦从她身边走开去，重新坐到主人的座位上。他把双手按在两个武士的头上，向前稍稍探出身子，露出刺人的冷笑。“克里斯丁，我失去了朋友

和财产，不过，你看，我并没有被不幸摧垮……要知道，我并不担心我祖先的这个古老氏族会由于我的缘故而永远失去光荣和声威。是的，我也遭到了不幸，但假如我的计划成功，我和我的儿子们就会在王宫里作为国王的近亲坐在他的右手。我的戏法变过了，真见鬼，可是从我的儿子们身上我看到：他们一定会得到他们的高贵出身赋予他们的权利。你不必为他们而伤心，也不应该把他们拖住在这里，在你的这块荒僻的土地上——让他们自己去碰运气，这样，你就能活到那一天，看到他们光荣地恢复父亲的祖产……"

"啊，你在梦想什么？"克里斯丁的眼睛里噙着炙人的热泪，但是她竭力克制着，扭曲着嘴唇冷笑一声。"埃尔伦，你比我们的孩子更天真！你坐在这里，向我描绘各种各样的奇迹，可就在今天，诺克维几乎为一个基督徒连说都不敢说的那种幸福而掉入圈套……不要使我们看不到主的旨意……"

"然而这一次主使我实现了他的旨意……"埃尔伦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接着用认真的口气补充说："你可以不必为此而忧愁，我的克里斯丁。你简直要使我失去理智了，我可怜的人儿。"他垂下眼睛，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你要记得，克里斯丁，你的可敬的父亲日日夜夜为我们的儿子，也为我们大家而祈祷。我坚信，一个这样正直的人的庇荫会保护我们的孩子，使他们免去许多……罪恶……"

克里斯丁看到，埃尔伦偷偷地用大拇指画着十字。然而她心情非常混乱，终于使她发作起来：

"埃尔伦，你坐在我父亲的座位上，竟然这样安然自得。你等待着：我父亲的祈祷会保护你的儿子，正象他的庄园养活着他们一样。"

埃尔伦脸色煞白：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克里斯丁？是说我不配坐在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的座位上吗？……”

妻子无声地翕动着嘴唇。埃尔伦直跳起来：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那么我向听到我们两人的话的主起誓：我永远不再坐在这个座位上……你回答我的话，”由于克里斯丁不作声，他又重复了一句。

克里斯丁身上渐渐感到一阵冷颤。

“在你以前坐在这里的……那个人……是比你更好的主人……”最后她几乎听不出声音地说。

“当心你自己所说的话，克里斯丁！”埃尔伦向她跨上几步。克里斯丁猛地挺起身来：

“好，你打我吧，我过去已经领教过了，可以再领教一次……”

“我不想……打你……”埃尔伦站住了，双手撑在桌子边上。他们又四目相对。他脸上又露出那种异乎寻常的冷静的神色，这种神色她在他一生中一共只看到有数的几次。这一次她看了勃然大怒。她深信自己是正确的，埃尔伦所说的话全都是不着边际的胡言乱语。然而埃尔伦的这种神色却仿佛使她感到，一切都是由于她的过错。

她向丈夫看了一眼，听到自己所说的话竟然吓呆了：

“我怕，不应该通过**我的**儿子来恢复你的家族在特隆赫姆郡的过去的荣誉……”

埃尔伦满面通红：

“我知道，你不肯放过任何机会，用奥拉甫之女森尼瓦的事情来责备我……”

"提起她名字的是你，不是我……"

埃尔伦的脸涨得更红了。

"你一次也没有想到吗，克里斯丁，在这件……不幸的事情中……也有你的一份过错？……你还记得在尼达洛斯的那天晚上吗？……那时我走到你床前……低声下气，心里怀着悲痛……因为我对你犯了罪，我的妻子……我请求你宽恕我的罪。可是你回答我说，要我到我昨夜睡觉的地方去……"

"难道那时候我能知道那一夜你同自己亲戚的妻子在一起睡觉吗？……"

埃尔伦愣住了。脸上的红晕褪去后，又重新涌上来。后来他转过身去，一句话也不说，走出了房间。

妻子纹丝不动——她一动不动地站了很久，用拳头支撑着下巴，目光凝视着火光。

后来她抬起头来……慢慢地吁了一口气。她总得有一次把一切事情都向他说出来。

她忽然听到门外有马蹄声——从声音听出来，有人从马厩里牵出一匹马。克里斯丁悄悄地走到门外游廊里，躲在凸出的墙壁后面，往院子里张望了一下。

夜间的黑暗渐渐减弱了。院子里站着埃尔伦和哈耳多之子乌耳夫。埃尔伦抓着马的笼头，马上备了鞍子，埃尔伦自己身上披着旅行斗篷。两人相互说了几句话，克里斯丁听不清楚。后来埃尔伦跳上马鞍，往北面的小门走了几步，他并不回头，不过一直在同乌耳夫说话，乌耳夫跟在他的马旁边走。

他们在栅栏之间消失以后，克里斯丁跑到院子里，尽量不出声音地走到小门口，站在那里倾听：她听到埃尔伦骑着烟黑

马在大路上飞奔的蹄声。

不久乌耳夫回来了。他看见克里斯丁站在菜园旁边，就呆呆地站住了。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他们相互凝视了片刻。乌耳夫光脚穿着鞋子，身上穿着衬衣，外面披了一件斗篷。

"发生了什么事情?"克里斯丁激动地问。

"你知道得更清楚，我不知道。"

"他到哪儿去了?"克里斯丁问。

"到海乌格庄园。"乌耳夫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埃尔伦把我从床上叫起来，说，他要连夜到那里去，看来他非常紧急。他要我把他日常用的东西送到那里去。"

克里斯丁长久地沉默着。

"他很生气吗?"

"不，很平静。"过了片刻乌耳夫补充说："我担心，克里斯丁，你是否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埃尔伦总得忍耐一次，让我对他象对一个有理智的人那样谈一谈，"她激动地说。

他们慢慢地走到屋子前面。乌耳夫想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但克里斯丁追上去唤住他……

"乌耳夫，我的亲戚，"她害怕地说，"以前你自己常常一天到晚对我说：为了儿子，你必须坚强起来，开导开导埃尔伦。"

"是的，不过我随着年岁的增长，变得聪明了，可你还是老样子，"他仍旧用那种口气说。

"谢谢你的安慰，"克里斯丁痛苦地说。

乌耳夫把一只手重重地搁在她的肩膀上，但没有说一句话。他们就这样站着——四周非常寂静，两人忽然听到河水绵绵不绝的哗哗声，他们已经很久没有注意到这声音了。村子里的公

鸡开始啼了，克里斯丁院子里的一只公鸡也从栖架上响亮地应和了一声。

“我必须学会不要徒然浪费说安慰的话，克里斯丁……近年来我们都需要得到安慰……应当珍惜——谁知道，我们还会长久地需要安慰呢……”

克里斯丁从肩膀上甩下他的手，紧紧地咬住下嘴唇，转过脸去，然后沿着山坡奔回到老房间里去。

朝寒彻骨。她用斗篷紧紧地裹住身子，把风帽套在头上。然后把被露水沾湿的脚缩在身子下面，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蜷缩在冰冷的炉子旁边，陷入了沉思。她脸上不时起一阵哆嗦，然而她没有掉一滴眼泪。

大概她睡着了……她直跳起来，身子冻僵了，手脚麻木，腰背酸痛。门半开着——她看见院子里已经有了阳光。

克里斯丁走到游廊里——太阳已经很高，近处的畜栏里传来在那儿吃草的一匹跛脚马的铃声。克里斯丁往阁子的方向看了看，看见小蒙南靠在楼上游廊的柱子上，向院子里张望。

“儿子……”她心中感到发冷。“儿子们醒来，看到父母亲晚上没有睡在床上，会怎么想呢？”

她急忙穿过院子，奔到儿子身边——他只穿着一件衬衣。母亲一上楼，走到游廊里，他仿佛受惊似的急忙把自己的小手伸到母亲手里。

母亲走进楼上的房间，几个儿子刚开始起身。克里斯丁明白，他们昨天夜里没有醒来。他们向母亲看了一眼，马上把目光移开。母亲拿起蒙南的裤子，帮他穿上。

“爸爸在哪儿？”劳伦斯惊讶地问。

"你爸爸一清早到海鸟榕庄园去了，"母亲回答。她看到几个年纪大的儿子在倾听，又补充说："你该记得，他已经说过不止一次，要到自己的庄园里去看看。"

两个小孩子圆睁着惊讶的眼睛注视着母亲，但五个大孩子却从房间里走出去，尽量避开她的目光。

3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最初克里斯丁一点也不感到不安：她甚至并不考虑，埃尔伦忽然怒气冲冲地连夜出走，这种行为意味着什么？他待在山中自己荒废的庄园里，想以自己的离家出走对她表示责备，这会持续很久吗？她胸中仍旧对丈夫充满恼恨，尤其是由于她在自己内心不得不承认：在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中，她也有一份过错，因此她最好还是不要说那些现在使她自己也真心感到后悔的话。

无可讳言，她经常对待丈夫理亏，在气头上对他说一些刻薄的、不公正的话。但使她感到难受的是，埃尔伦从来不会原谅她，或者把事情忘掉，除非她自己低声下气地去求他原谅。"况且我也不是经常生气的，"克里斯丁心里想。难道埃尔伦会不明白吗：如果她有时候克制不住自己，那主要是由于她心中隐藏着许多需要操心和担忧的事情。她心里想，埃尔伦难道会想不到，多年来她一直为几个儿子的前途感到不安，不仅如此，就在前不久的夏天，她两次为诺克维受到巨大的惊吓。现在克里斯丁睁开了眼睛，她知道，继一个年轻母亲的命运中必须经受的怀孕和其他重负之后，接着还会产生新的焦虑和忧愁——这是一个逐渐年老的母亲的份内之事。丈夫无忧无虑地夸夸其谈，

说什么他对儿子们的前途非常乐观，使她非常气愤，她变得象一头被激怒的母熊或刚产仔的母狗。让埃尔伦笑她象母狗那样保护自己的狗崽吧。她要保卫、庇护自己的孩子，直到生命的火花熄灭为止……

在埃尔伦一生的困难时期她总是毫不犹豫地跑去帮助他，尽管由于埃尔伦打她、背叛她、同连斯维克庄园的下流淫妇发生暧昧关系而使她愤怒，她对待埃尔伦总是宽容的，公正的，如果埃尔伦连这一点也忘记了，那他就更不好。即使现在，回想起埃尔伦的这些行为——埃尔伦对不起她的这些最恶劣的行为，她也并不感到真正的气恼和真正的愤怒。她之所以要责备埃尔伦，只是因为她知道：埃尔伦自己对此也深感悔恨，明白这都是坏作风。过去也罢，现在也罢，回想起埃尔伦动手打她，回想起他的背叛行为和由此产生的后果，尽管她对埃尔伦非常生气，但首先还是为他本人而感到痛苦。克里斯丁经常感觉到，埃尔伦的这种桀骜不驯的性子一发作，给他本人、给他本人的内心平安造成的损害，比对她造成的损害要大得多。

然而她心上仍旧有几十条被抓破的细小伤痕在发痒，这些伤痕都是由于埃尔伦漫不经心的乐观态度、带有孩子气的急躁情绪，以及他想表明他爱她时所表现出来的无忧无虑的淘气行为所造成的。还在年轻的时候，她心里充满百依百顺的柔情，她一想到，如果她的丈夫，她抱在怀中的这些可怜的小东西的父亲，无法表明他有足够的勇气和热爱来保护她和他们的这些年幼儿子，而她在精神上和体力上也缺乏力量，这时她就会浑身颤栗起来。意识到自己孤立无助，不够老练，缺乏经验，并且感觉到自己丈夫的理智和力量都不可靠，这是多么的痛苦！显然，就在那时候她心上产生了创伤，这创伤至今还没有愈合。把

新生的婴儿抱在怀里，把他柔嫩的小嘴凑在自己胸口，怀抱里感觉到一个温暖柔软的小身体，这是一种无法形容的甜美——但甚至这种甜美也被无休止的担忧和不安破坏了：我的可爱的孩子，你是这样的孤苦无助，而你的父亲却从没有想到他应该日日夜夜关心你的幸福……

现在，她的这些孩子长大了，快成年了，但他们的意识还不稳固，父亲就要把他们从母亲身边吸引开。他们要从她身边溜走——这一群男子汉，她的儿子，带着男孩子的那种不可思议的无忧无虑的精神从她身边溜走，她看到所有的男子汉都有这种无忧无虑的精神，而这对疲惫的、关切的女人的心，却是多么的陌生。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在心中沉思默想的时候，对埃尔伦只感到愤怒和憎恨。可是她时常害怕地问自己：儿子们对所发生的事情是怎样想的？

乌耳夫带了两匹驮载着东西的马到多孚尔山，把埃尔伦需要的东西送去：衣服、一些兵器、他的四张弓、几袋箭镞、铁箭和三条猎狗。乌耳夫从蒙南和劳伦斯那里拿走一条耷拉着柔软耳朵、毛色光滑的小狗时，蒙南和劳伦斯伤心地放声大哭。这是一条珍贵的外国种的狗，是尼达尔岛修道院院长赠送给埃尔伦的。父亲有这样一条不寻常的狗，显然在孩子们心目中认为父亲比所有的人高出一头。父亲还答应他们，将来这条狗再怀仔的时候，他们两人都可以各自挑一条小狗崽。

哈耳多之子乌耳夫从海乌格庄园回来，克里斯丁问他，埃尔伦是否对他说过不久就会回家。

“没有，”乌耳夫回答。“看来，他打算长期住在那里。”

乌耳夫自己几乎什么也不说。克里斯丁也不想问他。

秋天，全家都从新阁子搬到起居室里去住，几个大的儿子要求母亲准许他们睡在楼上的房间里。母亲答应了，自己却同两个小儿子住在楼下。第一夜她就对劳伦斯说，现在他也可以睡在母亲床上。

孩子在床上睡得很舒服，由于高兴，在床上翻来滚去，把鼻子埋在枕头上。孩子们习惯于睡在长凳上，凳上铺着几个塞满干草的皮口袋，再盖上几张毛皮。床上却有蓝色的羽毛褥子，除了毛皮以外，还有华丽的毯子，况且父母亲还在头下放羽毛枕头，上面套着白色的麻布枕套。

"爸爸回家后，我就不能睡在这里了，是吗，妈妈？"劳伦斯问。"那时候我和蒙南又要睡到长凳上去吗？"

"你们可以睡在诺克维和卑尔哥夫的床上，天冷的时候，只要他们不改变主意，不搬下来睡。"母亲回答。

上面房间里也有一只石砌的小炉子，不过这炉子不大热，而煤气又很重，因此上面的房间里比下面风大而寒冷。

随着秋季向尽，克里斯丁心中不由得感到忧虑。这种忧虑与日俱增，最后她简直坐立不安起来。埃尔伦一直音讯全无。

在漫长阴暗的秋夜里，她目不交睫地躺着，倾听着孩子们均匀的鼻息，谛听着屋外的风声，思念着埃尔伦。如果他在别的地方，那还要好些……

接受海乌格庄园这件事情，她一开始就并不赞成。在他们离开奥斯陆以前不久，有一天晚上，波尔德之子蒙南来到他们借住的朝圣者接待所里。那时候那座荒废的小庄园为蒙南一个人所独有，是作为母亲的遗产归他继承的。堂兄弟两人喝了许多酒，非常高兴，克里斯丁听着他们说笑，心里却暗暗感到痛

苦，因为他们常常谈到这座不祥的庄园。忽然，蒙南无缘无故地把这座庄园赠送给埃尔伦——因为眼下埃尔伦在挪威已经一寸土地也不剩了！这一切都是在说说笑笑中进行的，他们甚至还谈到海乌格庄园由于闹鬼而不能居住的谣传，引以为乐。看来，这时波尔德之子蒙南已经把奥斯希德夫人和她的丈夫在这座孤独的庄园里惨死时他所感受的恐惧全部忘记了。

蒙南照章办事，给埃尔伦写了赠与证书，说明他把海乌格庄园的所有权转赠给埃尔伦。克里斯丁并不掩饰，她对埃尔伦成为这幢凶犀的主人感到不快。可是埃尔伦把这一切只当作是开玩笑。

“既然这屋子还完整，没有坍倒……说不定什么时候你或我还会跨进它的门槛。奥斯希德姨妈和卑伦大人根本不会想到把租税送到约栾寨庄园里来。因此，即使人们不是瞎说，我们的亲戚真的每夜在那里阴魂出现，我们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渐渐接近岁暮，克里斯丁不断地思念着，埃尔伦独自在海乌格庄园将怎样过日子。她变得沉默寡言，几乎从不开口，除非是回答孩子们的问话或使女们的请示，而使女们非有必要，也尽量避免去问女主人，因为有人去打断她的愁思，她很不耐烦，回答问题也很简短。她自己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因此当两个最小的孩子不再询问父亲的情况，不再在她面前提起父亲的时候，她叹了口气想：“孩子的记性是很差的，”她甚至没有想到，是她自己把孩子吓退了，是她自己恼火地要孩子们别打扰她的安宁，别用那些愚蠢的问题使她感到厌烦。

对几个年长的儿子，她几乎完全不说话。

目前天气虽冷，还没有下雪，旁人到约栾寨庄园来探望，问起主人的情况时，克里斯丁还能回答说，他到山里去试试打猎的运气了。可是在圣诞前斋戒的第一星期，村子里和山里刮起了暴风雪。

在圣留西雅日①那一天的黎明前，天色还很阴暗，天空繁星密布，克里斯丁从畜栏里走出来。雪堆上插着树脂火炬，在火炬光中，她一下子看见三个儿子在起居室门口套滑雪板。在稍远的地方系着盖乌提的一匹骟马，马蹄上裹着御寒的麻布，马背上驮着包裹。克里斯丁马上就猜到儿子们要到哪里去。可是，即使认出其中的一个是卑尔哥夫——其余两人是诺克维和盖乌提，——她也只敢问：

"你也滑雪去吗，卑尔哥夫？今天阳光会很强烈的，我的儿子！"

"是的，妈妈。"

"也许，你们会在中午前回家吧？"她胆怯地问。卑尔哥夫滑雪的本领很差，他的眼睛受不住强烈的阳光，因此冬天他大部分时间总是坐在家里。长子回答母亲说，他们大概要过几天才回来。

克里斯丁心神不定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一对孪生弟兄绷着脸顶嘴，她因此得出结论，他们想同哥哥们一起滑雪前去，可是哥哥们不准他们去。

第五天早晨，弟兄三人回家了。诺克维解释说，他们为了照顾卑尔哥夫，是在黎明前上路的，以便在太阳出来以前就能回到约栾寨。诺克维和卑尔哥夫马上走到楼上的房间里去；卑

---

① 十二月十三日。

尔哥夫累得几乎站不住了，盖乌提把几个口袋和驮载的包裹搬到楼下的房间里。包裹里有两只很好的小狗崽，是送给两个小弟弟的，两个小弟弟高兴得甚至忘了问问父亲的情况。后来，盖乌提竭力掩盖着羞涩说：

"这……这是爸爸叫我转交给你的。"

于是他从口袋里取出十四张精美绝伦的银鼠皮。母亲不知所措地接住了，不知说什么是好。千万个问题涌到舌端，但她怕只消稍稍说出自己的心事，就会无法控制自己，而盖乌提年纪还太小。因此她只说：

"看，这毛皮雪白雪白的……这也说明，已经到了严寒的冬天……"

诺克维下楼，同盖乌提一起吃早饭的时候，克里斯丁急忙对弗丽达说，让她亲自把食物端到楼上去给卑尔哥夫吃。她头脑中突然掠过一个想法，也许她能使这个不喜欢说话的孩子谈谈话，据她所知，这个孩子在智力上比所有的弟兄更为成熟。

卑尔哥夫躺在床上，用一块麻布盖着眼睛。母亲把一小锅水挂在炉子上面的钩子上，趁卑尔哥夫用臂肘支撑起身子吃粥的当儿，煮了一小锅小米白屈菜汤。

克里斯丁从儿子手里接过空盆子，给他洗了发炎肿胀的眼睛，把在药水里浸过的布盖在他眼睛上，这时，才鼓起勇气问道：

"那么你爸爸……他没有说打算什么时候回家吗？"

"没有。"

"你的话真少，卑尔哥夫，"沉默了片刻，母亲说。

"看来，这是我们的门风，妈妈……在罗斯托峡谷近旁我们碰到了西蒙和几个仆人，"他沉默了一会儿，补充说。"他们带着

行装到北方去。”

“你们同他们讲过话吗？”母亲问。

“没有……”他又笑了一笑。“我们家里好象有一种风气……亲戚之间不能和睦相处。”

“这件事情你也怪我不好！”母亲动怒了。“刚才你还在责备我们家族中的人都不爱说话，现在又说我们相处得不好……”

伊尔哥夫又笑了一笑。接着用臂肘支撑起身子，仿佛在倾听母亲的鼻息。

“看在主份上，妈妈，你不要伤心……我不习惯长途滑雪，走累了……不要把我的话放在心上……我知道得很清楚，你不是喜欢吵架的人。”

克里斯丁急忙下楼。她知道，现在她无论怎样不敢再去问这个儿子，他和他的弟兄对所发生的事情有怎样的想法。

每到晚上，送儿子们上楼去后，她目不交睫地躺在床上倾听：他们单独在楼上说些什么？她听到把靴子丢到地板上的橐橐声，解开腰带时刀剑发出的铿锵声，她能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可是字句却听不清楚：儿子们拔起嗓子，相互打断对方的话，不知是在争吵，还是在说说笑笑。孪生子中的一个大声叫喊了一声……什么东西咕咚一声倒在地上，楼下房间天花板上的灰尘纷纷落下来，接着格格一声，通向游廊的门打开了，在那里开始吵闹起来，伊瓦尔和斯库累骂着叫着，擂鼓似地敲关着的门……后来听到盖乌提大声嘲笑的声音。母亲明白，盖乌提站在门旁边——大概这对孪生弟兄又在同他争论，结果他就把他们轰出房间。后来听到诺克维通情达理的话。长兄出来调解，最后放这两个蛮不讲理的孩子进房间。又过了一段时间，她听

到说笑和吵闹的声音，接着床铺格格发响。不久，一切都寂静了。后来母亲听到有节奏的响亮的隆隆声，象是山里遥远的雷声。

母亲在黑暗中微微一笑。这是盖乌提的鼾声——他非常疲倦以后，经常要打鼾。她的父亲也这样。这是很奇怪的：容貌象埃尔伦的几个儿子，还从他那里继承了象鸟儿那样无声无息地睡觉的本领。她思索着一个家族中以不可捉摸的途径世代相传的那些细小特征，不由得笑起来了，霎时间忘记了压在胸口的痛苦的不安，打起瞌睡来。思绪模糊了，她沉浸在安闲的宁静中，昏昏入睡……

“他们年纪还小，”她安慰自己。“他们不会把这件事情记在心上的……”

在年初的一天，年纪较轻的苏耳蒙神父来到约栾寨庄园。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不经邀请自动来找克里斯丁，克里斯丁非常亲切地接见他，不过心里有一种不妙的预感。结果确实如此：苏耳蒙神父说，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向克里斯丁了解，她和她丈夫是否擅自胆大妄为地离婚了，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在这种不法行为中夫妇俩谁有过错。

克里斯丁自己感觉到，她的眼睛不自然地东张西望起来，她非常性急地、噜噜苏苏地向神父解释，埃尔伦只是去看看在北部多孚尔山中的自己的产业，因为他已经多年不到那里去了，产业没有人经管，那里的房屋大概都非常破旧，他们有七个孩子，父母必须为他们的福利作一些考虑，还说了诸如此类的许多话。她过于详细地把过去的一切事情向苏耳蒙神父解释，因此甚至苏耳蒙神父——不管他多么麻木，——也觉得她情绪很

不好。克里斯丁忽然无缘无故地向神父描述，埃尔伦多么喜爱打猎——这一点神父本人也知道。后来她取出丈夫送给她的几张银鼠皮给神父看，并且在没有想出该怎么办以前，就不好意思地把银鼠皮送给了苏耳蒙神父……

苏耳蒙神父离开后，她心里忽然感到痛恨。难道埃尔伦不明白吗，他的长期不归使得他们现在的教区神父也认为有理由来找她，向她了解他们夫妇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苏耳蒙神父身材矮小，几乎象一个矮人。他的年纪很难确定，但看来不小于四十岁。他的智慧和学识都并不突出，不过他是个和气的、虔诚的、好心的教士。他的家产并不富裕，由他姐姐经管，姐姐是个没有孩子的上年纪的寡妇，喜欢听别人说长道短。

苏耳蒙神父竭力想表明自己是一个勤勉的神职人员，可是他只能对一些小人物，而且只是在一些小事情上表现出自己的权力——神父胆小怕事，不敢在一切困难问题上违拗富裕的教民。然而，如果他一旦着手办理某件事情，却表现得偏执而倔强。

教民们对他很友好。首先，大家都敬重他俭朴、正直的生活作风，其次，他不象艾利克神父，在征收教会赋税方面并不贪求，在执行教职方面并不坚定不移。不过，这也部分说明了他比老神父要胆小得多。

附近村镇的大大小小教民都敬爱艾利克神父。起先，他们曾经对艾利克神父产生过反感，因为他过于贪心不足，竭力企图把自己同外妇生的几个非婚生子女的生活安排得好一点，使他们能够富裕一点。艾利克神父刚到村子里来的时候，西尔的

居民对他威严峻刻的作风并不喜欢：任何人稍微违反一点宗教戒律，他都要不顾情面地加以斥责。艾利克神父在接受神职以前，原先是军人，年轻时曾跟随海盗大王，图伦贝尔格的阿耳夫大人，在海上进行抢劫，所以他的作风还带有过去的军人习气。

但即使在那时候，区里的居民们也为自己的神父感到自豪，因为附近没有一个神父象艾利克神父那样学识渊博、善于辞令、精力充沛、气宇轩昂。而且他的声音异常圆润。多年来主给了他许多严峻的考验，使他赎取在狂热的年轻时代所犯的罪。科列之子艾利克神父终于使自己的知识变得非常丰富，并且表明自己是一个正直和公正的人，因而博得了全体主教的垂爱和敬重。他到哈马尔大教堂里去的时候，所有的神父都象对待父亲那样尊敬他，据说哈瓦尔德主教表示愿意把艾利克神父调到另一个教区，让他主持大教堂神父会的工作，并授予大人的称号。可是艾利克神父似乎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以自己年老体弱，视力衰退的借口，要求让他继续留在老教区里。

在西尔的大道旁边，在福尔莫庄园稍南面一点，有一个用皂石雕成的华丽的十字架，这是四十年前艾利克神父出资建立的，因为他的两个很有才华的年轻儿子在一次山崩中被掩埋在这地方。至今年老的教民路过这里，总要在十字架旁边停下来，念《我们的父》和《圣母颂》，为阿耳夫和科列安灵。

艾利克神父拿出许多牛羊和其他财物，作为女儿的嫁妆；他把姑娘嫁给一个漂亮的小伙子，维肯地方一个世代务农的农民的儿子，名叫约翰·菲斯，在当地被认为是个好青年。六年以后，神父的女儿回到父亲家里，病骨支离，饥肠辘辘，衣衫褴褛，浑身长着虱子，两只手里各抱一个婴孩，腹中还怀着身

孕。当时住在西尔的人们都知道得很清楚，不过从来不说出口：这个年轻女人的丈夫作为小偷在奥斯陆被绞死了。约翰的几个儿子长得孱弱多病，现在早已长眠于地下了。

早在他的继承人还活着的时候，艾利克神父就异常热中于装饰自己的礼拜堂，给礼拜堂捐献了许多贵重的礼物，作为陈设。大概，将来他会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和珍贵手稿遗赠给礼拜堂。西尔地区新建的圣奥拉甫和圣托马斯礼拜堂要比过去烧毁的那座礼拜堂大得多，华丽得多，艾利克神父为它添置了许多富丽堂皇的装饰品。他每天到礼拜堂里去，一连几小时地进行祈祷和思考。不过，他现在只在最重大的宗教节日才偶尔作弥撒。

礼拜堂里的圣礼，现在通常由苏耳蒙神父主持。但那些心中怀着极大痛苦、受到良心责备或被怀疑所折磨的人，都宁愿到老神父那里去求教。所有的人一致认为，把自己的心事向艾利克神父说过以后，他们回家时经常能得到安慰，精神振作起来。

于是，在冬末的一天傍晚，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到鲁蒙寨庄园去敲神父的门。不过她完全不想谈起自己的心事。因此，她把自己的捐献交给神父以后，就坐着闲谈起来。最后，老头儿有点不耐烦地打断了她的话：

"告诉我，克里斯丁，难道你到这里来只是为了看看我，向我表示问候吗？如果这样，对你来说是很值得夸奖的，不过我觉得，你有心事，既然这样，就开门见山地对我说，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无谓的闲谈上……"

克里斯丁把双手按在胸口，低下了眼睛。

“使我感到非常悲伤的是，艾利克神父，我的丈夫在这时节还住在海乌格庄园。”

“到海乌格庄园的路程并不远，”神父说。“为什么你不到那里去请求丈夫赶快回家？我认为他的微薄的产业不需要这样精心地照管。因此，埃尔伦没有必要待在那里。”

“我想到，在这些漫长的冬夜他孤单单地坐在那里，就感到害怕，”克里斯丁不断地颤抖着说。

“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已经不是小孩了，他会照顾自己的。”

“艾利克神父……你知道那里曾经发生过事情，”克里斯丁几乎听不出声音地说。

神父用目光暗淡的老眼转向她，以前这双眼睛是漆黑的，目光炯炯，能洞察人心。他沉默不语。

“你大概也听到过人们所说的话，”克里斯丁仍旧低声说。“好象……好象有鬼魂……在那里的庄园里出现……”

“你是想说，因此你不敢到那里去吗？还是你怕鬼神会敲碎你丈夫的头颅骨？既然至今还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克里斯丁，那么大概现在埃尔伦也会平安无事的，”神父粗暴地哈哈大笑起来。“这些都是胡说八道，是异教徒的迷信。人们谈论僵尸和鬼魂，是出于无知。我担心，现在卑伦大人和奥斯希德夫人正被严厉的警卫监守着……”

“艾利克神父，”克里斯丁哆嗦着低声说。“依你看来，难道这两个可怜的游魂得不到宽恕吗？……”

“我怎么敢妄论主的仁慈有没有限度呢！不过我难以相信这两个人已经完全清偿了自己的罪孽……不，他们经过修饰美化的一系列事情的真相，还没有全部说出来。被她抛弃的那些孩

子还活着，还有你们两人也在这个狡猾的女人那里受过训练。如果我能相信她有力量改正自己所犯的罪孽，哪怕是部分罪孽，那么……但既然埃尔伦仍旧待在海乌格庄园，显然主认为，即使他的姨妈向他显灵警告，也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当然，我们知道有这样的情况：由于主的仁慈、圣母的庇护和礼拜堂的祈祷，可以使在炼狱里受苦的犯罪的灵魂回到尘世，如果他的罪孽能依靠还活在世上的人们的帮助而得到赎取，那么惩罚的期限可能缩短。移动胡沃和耶尔普镇之间的界柱的罪人，以及凭伪造的证件去磨粉的缪休谷地的居民，就是这样的。没有这种向善的目的，罪人的灵魂是不可能脱离炼狱的，人们所说的幽灵和鬼神，这不过是无谓的杜撰，或者是魔鬼在进行迷惑，你只要在自己身上画一个十字，或者呼唤主，这种迷惑就会烟消云散……”

“那么主身边的那些圣徒呢，艾利克神父?”克里斯丁用更低的声音问。

“你自己知道，主通过那些德行清正的人向我们表示他的仁慈，并且宣示他的旨意。”

“我告诉过你，有一次我看见了理查德之子埃德文修士，”她仍旧低声说。

“也许，这不过是主或者保护你的天使启示你的一个梦，……也许，修士是主的神圣的侍者……”

克里斯丁浑身哆嗦着低声说：

“至于我的父亲……艾利克神父，我经常祈求主，能让我再看见他，哪怕再见一次。我是多么殷切地期望能看见他的脸容，艾利克神父，也许，我能在他的脸容上看出我应该怎么办。啊，要是我能够恳求父亲给我出出主意……”她咬着嘴唇，用头巾

角擦去眼睛里涌出的泪水。

神父摇摇头。

"为他的灵魂祈祷吧，克里斯丁，不过我坚决希望劳伦斯和他的妻子早已在主那里得到了安慰，因为他们生前一直向主寻求安慰，安慰他们在人世所遭受的一切悲痛。我还知道，他的爱至今还庇护着你，你的祈祷和你为他作的安灵弥撒把你和我们大家同劳伦斯联系在一起……不过死者很难判断你隐秘的心事……相信我吧，你最好还是不要去打扰他的安宁，别让他离开天国而来让你看到他的脸容……"

过了几分钟，克里斯丁才勉强能控制自己，恢复了说话的能力。于是她终于决定把她和埃尔伦那天晚上在夏天居住的房间里发生的事情告诉艾利克神父。她把他们俩人所讲的话，尽记忆所及，逐字逐句地重复了一遍。

她讲完后，神父久久地保持着沉默。于是她激动地捏紧双手。

"艾利克神父！难道你认为我的过失比他更大吗？难道你认为我的过失是这样大，因此埃尔伦抛弃我和我们的儿子就没有罪吗？难道他要求我首先到他那里去，跪在他面前，收回我在气头上对他所说的话，这是正确的吗？因为我**知道**，除非我这样做，他是无论怎样不会回家的！"

"难道你认为，你必须把劳伦斯从天上唤下来，以便就这件事情问问他的意见吗？"神父站起来，把一只手按在克里斯丁肩膀上。"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克里斯丁，你还是个无辜的婴孩，劳伦斯抱你坐在他膝上，把你的一双小手交叉在胸前，要你为我念《我们的父》——你用清晰、响亮的声音念了，虽然你还不懂这篇祈祷文的任何一个词的涵义。从那时以后，你理解

了往一篇挪威语祈祷文的意义，也许，你把它忘记了……

“难道你忘记了，你父亲是怎样教导你、爱你、尊重你的意愿的？……对你现在害怕跪在他面前的那个人，你父亲对他多么敬重……难道你忘记了，他当时为你们举办了多么隆重的婚礼？而你们却象两个小偷，窃取了毕尔哥夫之子劳伦斯的尊严和荣誉，从他的庄园里溜走了。”

克里斯丁用双手掩脸大哭。

“克里斯丁，你再想想……难道他向你们重新张开父母的怀抱时，他要求过你们跪在他面前吗？因此，既然你应该跪在这个人面前，即使你在这个人面前所犯的罪也许比你在父亲面前犯的罪要小，难道你认为这对你的自尊心是一个过于严厉的考验吗？……”

“耶稣啊！”克里斯丁流下了绝望的、痛苦的眼泪。“耶稣啊，可怜可怜我吧……”

“我知道你还没有忘记耶稣，你父亲毕生竭力遵循耶稣的戒律，并且象一个忠诚的骑士那样侍奉耶稣。”神父伸手摸摸挂在他头顶上面的小型的耶稣受难像。“天主的无罪的儿子为了赎取世人的一切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现在你回家去吧，克里斯丁，把我对你所说的话好好地想一想，”等她哭过一阵，心里的痛苦减轻一些以后，艾利克神父对她说。

但就在这几天从南方吹来猛烈的大风，下着一阵阵倾盆大雨，雨势之盛，使人们有时甚至不敢走到院子里去，风力之猛，似乎要把人卷上屋顶。村里的道路既不能通车马，又不能步行。大水涨得非常迅猛，使靠近河边危险地区的庄园的居民都离开了自己的家屋。克里斯丁把自己的大部分财物搬到新阁子的楼

上，她还征得艾利克神父同意把她的牲口赶到神父的春季畜栏里去：这畜栏原先是属于约栾寨庄园主人的，座落在河的对岸。在这样恶劣的天气，要把牲口赶过去，是非常艰巨的工作：草地上铺满仿佛熔化的油一样的融雪，而且牲口在艰苦的寒冬都饿得羸弱不堪。两头最好的公牛的腿也象细弱的麦秆一样，走路时经常会屈下来。

就在约栾寨庄园的人们迁移牲口的那一天，西蒙·达莱和四个佣工突然来到约栾寨。他们是来帮忙的。狂风怒吼，大雨如注，奶牛需要人扶着走，绵羊需要人双手抱着，忙得一团糟，西蒙也好，克里斯丁也好，都抽不出片刻时间交谈，况且在这嘈杂的响声中，说话也听不清楚。傍晚他们回到约栾寨庄园，在长凳上坐下以后——这一天每个劳动的人必须喝一口烈酒，——西蒙毕竟同克里斯丁说了几句话。他邀请克里斯丁带着孩子和妇女们搬到福尔莫庄园去住，让他和他手下的两个人同乌耳夫和佣工们留在这里。克里斯丁表示了谢意，但是她说，她哪儿也不去。她把劳伦斯和蒙南送到了乌耳斯伏德庄园，雅尔留德搬到苏耳蒙神父那里去了——近来她同神父的姐姐成了好朋友。

西蒙说：

“克里斯丁，你和妹妹完全不来往，人们已经在感到奇怪了。如果我不带你一起回到福尔莫庄园，兰波尔心里会难受的。”

“我知道人们对这一点感到奇怪，”克里斯丁回答说。“不过，在我丈夫不在家的当儿，如果我们离开庄园，到我妹妹家里去作客，人们更会感到奇怪……因为他们知道你们之间发生过争吵。”

西蒙不再坚持，不久就告辞，带着自己的佣工回去了。

耶稣升天节①前，天气变得更加恶劣。在这一星期的星期二，村子北部的各个庄园里人们纷纷传说，罗斯托河谷的洪水冲走了通往海夫林根山间牧场的一座桥。人们开始担心礼拜堂南面的那座大桥的命运。这座桥是用最坚固、结实的梁木搭成的，在中央构成一个高拱，用粗大的木桩支撑着，木桩深深地扎在河底的泥土中。可是现在水已经淹没了岸边的桥座，桥孔下堆积了一大批从北部流下来的各种各样的破烂东西。洛根河淹没了河床两边的草地，约梁森庄园有一处地方水淹入了耕地，几乎淹及院子里的房屋。草地变成了河湾，锻工场的屋顶和树梢成了浮在水面上的一个个小岛。谷物干燥室已经毫无影踪。

这一天，河东只有少数居民上礼拜堂。他们担心，如果河水把大桥冲垮，他们就无法回到自己家里。可是在对岸，离莱加桥的谷物干燥室不远的小山坡上，由于小山把风势稍稍挡住了，在一阵阵大雪的间歇中天色放晴的时候，可以看到黑压压的人群。村子里传说，艾利克神父宣称，即使没有人跟随他，他也要背着十字架从桥上走到东岸去。

正当人们列队走出礼拜堂的时候，突然刮起一阵狂风飞雪。只见一条条斜斜的雨雪在空中闪现，只有在极短促的顷刻之间，才看得见村子：过去的草地成了一个水色墨黑的小湖，一团团乌云沿着山崖和树木飘浮，有几片碎云沿着山坡升向山顶，并入高空的云层中。空气中充满了时轻时响的水浪声、树木的飒飒声和风的呼啸声——有时这些声音汇成一种低沉的咆哮，在山间引起回响，并且由于雪崩而变得格外洪亮。

① 复活节后第四十天。

队伍刚走出礼拜堂的游廊，他们手中的蜡烛就被风吹灭。这一天，年轻人身上披着唱诗班的白色衣服——风几乎要把衣服从身上吹下来。几个青年一起举着礼拜堂的一面旗子，有的拉着旗幅，免得它被狂风吹破。队伍里所有的人都向前弯着身子，顶风走下山冈。有时突然响起艾利克神父洪亮的声音，压低了风雨的怒吼——神父冒着狂风暴雨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并且吟唱着："Venite: revertamur ad Domium; quia ipse cepit et sanabit nos: percutiet et curabit nos, et—vivemus in conspectu ejus. Seiemus sequemurque—ut cognoscamus Dominum. Alleluia!"①

抬着十字架的行列走到河水淹没大路的地方，克里斯丁和所有的妇女一样，停步不前了，可是那些穿白衣服的年轻人、助祭和神父却一直走到桥上，几乎所有的男人都跟着他们走去——水淹到他们的膝部。

桥发出格格的响声，不断摇晃着，忽然妇女们看见洪水带着一幢房屋从北面向桥冲来。房屋在旋涡里旋转着，但水流不容抗拒地带着它向桥冲去。房屋一半已经损坏，圆木七零八落，但有些地方仍旧连接在一起。乌耳斯伏德的女主人大声哼叫着，紧靠在克里斯丁身上：唱诗班里有两个少年，是她丈夫的弟弟。克里斯丁无声地叫唤着圣母马利亚，用足目力看着桥上的人群，在执旗的那些男人中看出了穿着白衣服的诺克维的身影。虽然一切声音都被暴风雨的轰响所吞没，但妇女们觉得，仿佛她们还能远远地听到艾利克神父低沉的声音。

---

① 拉丁文："我们走着，回到主的身边。因为他使我们受伤，又把我们治愈，他把我们刺伤了，又给我们包扎伤口。因此，我们知道，我们要努力认识主。哈利路亚！"

神父站在桥中央，把十字架高高地举在头顶上，就在这当儿，房子撞击在桥墩上。桥摇动了一下，倾侧了——站在河岸两边的人们觉得，桥稍稍向南面倾斜。队伍继续前进，消失在桥拱后面，又在河对岸出现了。击散的房屋同其他破烂东西混在一起，堆积在桥墩下面。

这时仿佛产生了奇迹：在被狂风驱赶的云块之中忽然透出一线银光——汹涌的河水象熔铅似的闪着黑黝黝的亮光。乌云的帷幕破裂了，露出了太阳，在队伍返回的时候，阳光照在十字架上，闪闪发光；神父湿漉漉的雪白长袍上，交叉的肩带映出浅紫色的亮光。

谷地沐浴在一片金光之中，湿气腾腾，仿佛是一个苍翠的山涧的底部，因为四周的巨大山石上还覆盖着浓浓的乌云，这乌云被阳光驱逼到高地上，在山岩的裂罅中迅速地弥漫着一团团浓雾。福尔莫庄园后面巨大的山岩高耸于这一片阴暗的云雾之上，山顶上新下的雪洁白耀眼。

克里斯丁看见诺克维在她身边两步之外的地方走过。湿透的衣服贴在青年们的身上，他们面对明亮的太阳放声高唱："Salvator mundi, salva nos omnes. Kyrie eleison, Christe, eleison, Christe, audi nos…"①

神父们抬着十字架走过，后面跟着一群穿着沉重的湿衣服的农民。他们又惊又喜地环顾着这变了样的自然界，高声祈祷："Kyrie eleison!"

克里斯丁忽然看见了……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现在轮到她把身子靠在她身边的那个妇女肩上了。在队伍中间，她看

① 拉丁文："救世主啊，拯救我们吧。主可怜我们吧，基督，可怜我们吧，基督，听听我们的呼声吧。"

见了埃尔伦。埃尔伦身上披着鹿皮的斗篷，水不断地从斗篷上滴下来，风帽低低地罩在他的头上——但这不是别人，正是埃尔伦。他微微张开嘴，同大家一起念着："Kyrie eleison!"当他走过妇女们站着的地方的时候，克里斯丁想看看他脸上的表情，但没有看清。不过她觉得，仿佛埃尔伦的嘴唇上掠过一丝微笑……

队伍走到礼拜堂的小山冈上，克里斯丁和其余妇女一起加入人群，同大家一起跟着青年唱诗班唱祷词。但她没有别的感觉，只感到自己的心在卜卜地狂跳。

在做弥撒的时候，她在刹那间又一次看见埃尔伦。她不敢坐在自己过去通常坐的地方，而是躲在礼拜堂北部的拱券下面的阴暗处。

祈祷一结束，她马上溜出礼拜堂。她躲开了也来参加祈祷的使女们。村子沉浸在充满阳光的烟霭中。克里斯丁不管地上的水淹到她的脚踝骨，奔到家里。

她准备好饭菜，把盛满蜂蜜的角杯放在主人的座位前面，然后脱去湿衣服，换上节日的盛装：深蓝色的刺绣连衫裙，银腰带，有扣环的鞋子，镶蓝边的头巾。后来她在小房间里双膝跪下。她无法集中思想，说不出自己要祈祷的话，……只是不断地默念着《圣母颂》："纯洁的圣母……耶稣啊，仁慈的圣母的儿子……你知道我心中……"

时间拖得很长很长。克里斯丁听使女说，男人们拿了斧子和锄头又回到桥上去了，他们要把被洪水带来堆积在桥墩旁的破烂东西清除掉。神父们脱去长袍，也和他们一起动手。

等到男人们回家的时候，早已过了晌午。她的几个儿子、哈耳多之子乌耳夫和三个佣工——一个老头儿和出于善心收留

在约栾寨庄园的两个少年，都回来了。

诺克维刚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他的座位在主人的座位右边，突然直跳起来，向大门口奔去。

克里斯丁用并不响的声音唤住他。

于是他走回来，重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这青年的脸颊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他没有抬起眼睛，不时咬住下嘴唇。母亲看到，他费了很大的努力想控制自己，最后终于克制住了。

后来，午餐结束了。坐在靠墙长凳上的几个儿子从桌子后面站起来，绕过空着的主人的座位，把小刀插入刀鞘，习惯性地把腰带束紧，一个接一个走出房间。

房间里走空后，克里斯丁也走到院子里。被太阳晒热的屋顶上流下一道道檐水。院子里除乌耳夫以外，没有其他人。他站在自己家门口的台阶上。

克里斯丁走近过去的时候，他脸上露出一种异样的无可奈何的神色。可是他没有说一句话，于是克里斯丁问道：

"你同他谈过话吗？"

"谈得很少。我看见他同诺克维谈话了……"乌耳夫沉默了一会儿补充说："洪水开始的时候……他有点担心……为你们大家，因此他想到村子里来看看，约栾寨庄园的情况怎样。诺克维告诉他，你把一切都对付过去了……

"我不知道，他怎么会知晓你把去年秋天他托盖乌提带给你的银鼠皮送了人。这件事情使他非常生气。尤其是，他了解到你在祈祷结束后马上赶回家去……他本来以为你会等待他，同他谈谈话的……"

克里斯丁什么也不回答，转身回到自己屋子里去了。

整个夏天，哈耳多之子乌耳夫夫妻之间一直不和，常常发生争吵。春天，他的异父同母的弟弟生的侄子约翰之子哈耳多带了妻子到他这里来作客。哈耳多是一年前刚结婚的，伯伯和侄子两人约定，由哈耳多租赁乌耳夫在斯凯温的庄园，在佣工和佃农清帐的那一天搬到那里去住。雅尔留德对这件事情非常不满意，她认为乌耳夫给了侄子过于优惠的条件，而且明白乌耳夫这样做是打算在自己死后让庄园归这个年轻人所得。

哈耳多过去是克里斯丁在侯萨村的心腹仆人，因此克里斯丁很喜欢这个年轻人，对他的妻子，一个文静谦逊的女人，也很合意。仲夏的时候，这对年轻夫妇生了一个儿子，克里斯丁让产妇住在织布间里，按照过去的惯例，只有约栾寨庄园主人的妻子怀孕时才能住在那里。在生产时克里斯丁亲自到来当主要助产婆，这也使雅尔留德非常不满，尽管雅尔留德自己还太年轻，没有帮助产妇和照料新生婴儿的经验。

克里斯丁当了婴孩的教母，乌耳夫为孩子的诞生设了酒席，可是雅尔留德认为乌耳夫铺张浪费，给了婴孩和母亲过多的礼物。乌耳夫为了安安妻子的心，向出席的全体宾客慎重宣布，他的全部动产将转交给雅尔留德，包括一个挂在链子上的镀金十字架，一件有银扣环的毛皮斗篷，一只金戒指和一个扣环。可是雅尔留德知道得很清楚，除了丈夫作为彩礼赠送给她的土地以外，她再也得不到丈夫的一寸土地，属于乌耳夫的全部土地，如果他将来没有子息，将传给他异父同母的弟弟生的几个孩子。雅尔留德大声悲叹自己生了个死胎，而且从一切迹象来看，她不会再生孩子。她向每一个人诉说这件事情，结果成了全村的笑柄。

年轻的母亲到礼拜堂去作过忏悔祈祷以后，乌耳夫请求克

里斯丁让哈耳夫和埃乌希德搬到老房间里去住。克里斯丁乐意地答应了。她避免同哈耳多见面，因为同她过去的仆人谈话会勾起她许许多多的回忆，这些回忆现在使她十分痛苦。然而她经常同埃乌希德谈话，因为这个年轻女人一有机会就侍候她，帮她干活。夏末，婴孩患了重病，克里斯丁替他医治，照料他，并且对这个没有经验的年轻母亲给予指导。

秋天这对年轻夫妇回到北方家里去了，克里斯丁很想念他们，特别想念那个孩子。近几年来，她常常暗自惋惜自己无缘无故地突然不再生孩子——要知道她年纪还不能算老，她还不满四十岁，——尽管她一再对自己说，这是不明智的，还是没有用。

对这个年轻、朴实的女人和吃奶婴孩的照顾，能使克里斯丁分心，不去想许多痛苦的往事。哈耳多之子乌耳夫的婚事没有使他得到幸福，虽然这件事情也使克里斯丁感到难受，但为管家的家庭龃龉而担心，也帮助她摆脱自己的痛苦。

耶稣升天节抬十字架游行那天埃尔伦的举止，使她不敢去想他们的纠纷将怎样了结。埃尔伦在村子里和礼拜堂里当众露面后，对妻子一句话也不说就回去，她认为这是冷酷无情的表现，因此她最后觉得，她简直不能再爱他了……

自从春汛时期那一天西蒙·达莱来帮忙以后，克里斯丁同他没有谈过话。每当在礼拜堂里遇见时，克里斯丁通常只是向他问好，同妹妹交谈几句。她不知道他们对她的家庭不睦和埃尔伦搬到多孚尔山中去住有什么看法。

有一个星期日，巴托罗缪日，兑弗林庄园的哥尔德大人随同福尔莫庄园的主人一起上礼拜堂。西蒙快乐得满面春风，搀

着哥哥的手去做弥撒。兰波尔在祈祷结束后走到姐姐面前，激动地低声说，她又怀孕了，预计在明年春天报喜节前分娩。

"克里斯丁，我的姐姐！跟我们一起去吧！今天到我们福尔莫庄园去吃午饭！"

克里斯丁忧伤地摇摇头，在这个年轻女人的苍白脸颊上拍了拍说，她要向主祈祷，请他把这消息转告父母，让父母也高兴高兴。

"但是我不能到福尔莫庄园去，"她说。

同连襟断交以后，西蒙竭力安慰自己，并且要自己相信这样甚至比较好。西蒙在区里很有威望，他没有必要去打听邻居们对他的行为有怎样的议论。在埃尔伦和克里斯丁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帮助过他们，但他在村里所能给予他们的支持，毕竟不能使他为此而损害自己的生活。

可是当西蒙获悉埃尔伦离家出走以后，他原先竭力保持的那种固执的、麻木的无所谓态度顿时消失了。西蒙徒然想使自己相信：谁也不知道埃尔伦出走的真实原因，人们通常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实际上他们什么也不明白。不管怎样，他没有必要介入这件事情。然而他心中还是感到骚扰不安。有时他甚至产生一种想法：到海乌格庄园去见埃尔伦，请求埃尔伦忘记他们上一次见面时他对埃尔伦所说的话。谁知道，西蒙能不能找到方法使连襟破镜重圆。但事情只停留在考虑的范围内。

西蒙相信，人们看着他，谁也不会怀疑他内心受到愁思的折磨。他的生活一切照常。他象往常一样，把许多时间花在管理庄园和土地的工作上，他很喜欢同朋友们饮酒作乐，有空的时候到山里去打猎，在家里逗弄孩子，对妻子从来不说一句粗

声甜气的话。相反，家里的人们想必觉得他们夫妇之间从来没有象现在那样亲密无间，因为兰波尔现在并不怎样任性了，她不象过去那样经常由于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孩子气地发火或赌气。可是西蒙在自己内心深处感觉到，自己对妻子感到胆怯，没有把握。他不能象以前那样把她一半还当作孩子似地逗弄她，抚爱她。他徒然伤脑筋，想不出应该怎样对待她才好。

因此，当妻子在一天晚上说她又怀孕了的时候，西蒙不知道对她的话应该怎样表示。

"你大概对这件事情不怎么高兴吧？"最后，他在妻子手上抚摩了一下说。

"可你是高兴的，是吗？"兰波尔贴在他身上，又笑又哭，他也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了，把妻子搂抱在胸口。

"这一次我保证好好地过日子，西蒙，不对你任性地发脾气。你也不应该离开我，听见吗？即使你的连襟、妹夫和弟兄用一根绳子捆绑着被送上绞刑架，你也得留在我身边！"

西蒙发出一声苦笑：

"我不离开你，我没有地方可去了，我的兰波尔……盖尔蒙这个可怜的残废不会被牵连到麻烦事件中去的。他现在是我的亲戚和弟兄中唯一还同我保持着友谊的人……"

"唉，西蒙！"兰波尔也笑起来了，但泪水还在她脸颊上滚下来。"到他们需要你帮助，你跑去援助他们的那一天，你们之间的仇恨一定会结束的。我知道你的，我的丈夫！……"

两礼拜以后，安德列斯之子哥尔德突然来到福尔莫庄园。兑弗林庄园的这位骑士随身只带一个心腹仆人。

弟兄两人见面没有作多余的解释。哥尔德大人偶然记起，这

几年里他一次也没有到刻留克庄园去看望妹妹和妹夫，于是决定到他们那里去作客。既然他到了谷地里，西格丽德就劝他顺便也到福尔莫庄园去看看。

“因此我想，弟弟，尽管你对我非常生气，你总不会拒绝让我和我的仆人在这里吃点东西和住一夜吧。”

“那当然，”西蒙回答，他羞得耳根都红了，低下了眼睛。“你到这里来看我，哥尔德，我……非常高兴。”

吃过午饭以后，弟兄两人一起走出院子。向下伸展到河边的山坡的向阳的一边，庄稼的颜色已经变黄了。天气非常好。山下的赤杨树丛中，洛根河现在已经温和地闪着细小的银色光斑。光润的大片云朵在夏天的晴空飘浮——阳光照亮了整个谷地，面前笔直挺立的浅蓝和碧绿的山峰，被夏天郁热的烟霭和飞逝的云影遮盖着。

在弟兄两人背后的牧场里发出马蹄踏在干硬土地上的得得声——一群马从赤杨树丛里纷纷跑出来。西蒙把身子探过栅栏。

“来，到这里来！……你的那匹勃隆斯温年纪大了吗？”西蒙问哥哥。哥尔德的那匹马把脑袋探过栅栏，闻闻主人的肩膀。

“它十八岁了，”哥尔德拍拍马的脖子。“我想对你说，弟弟……我认为……这件事情……如果它破坏了我们的友谊，那是很遗憾的，”他说，眼睛不看着西蒙。

“我对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一直是感到抱歉的，”西蒙低声回答。“谢谢你来看我，哥尔德。”

他们沿着栅栏继续走下去。哥尔德走在前面，西蒙跟在他后面。最后他们在悬崖上一块被阳光晒黄的多石的小草地上坐下。垛在那里的几个不大的干草垛发出甜津津的醉人的香味，那里由于石头较多，只能用镰刀割取几束同野花混在一起的长得

不高的草。哥尔德告诉弟弟，哈夫图尔的两个儿子和他们的同谋者已经取得马格努斯国王的谅解。西蒙沉默了片刻问：

“你以为怎样，哥尔德，难道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的这些亲戚中，没有一个人能想法使他取得国王的谅解，重新厚待他吗？”

“我本人在宫廷里没有声望，”哥尔德·达莱回答。“而那些能够替他斡旋的人，对他没有好感。现在我没有兴趣谈这件事情，西蒙……我对你的连襟一直是很喜欢的，我认为他是个勇敢的、可爱的人。可是其他人怪他把计划葬送了。不过，干吗要回忆往事呢？……我知道你也很喜爱自己的连襟……”

西蒙把目光凝视着远方，凝视着山脚下波光粼粼的河边银白色的树叶，心中惊讶地想：哥尔德所说的话，确实很有道理。

“总而言之，我同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吵开了，”西蒙说。“我已经记不起我同他最后一次谈话是在什么时候。”

“我觉得，你一年年变得火气越来越大了，西蒙，”哥尔德笑了笑说。“你从来没有想离开这个谷地吗？”他沉默了片刻说。“要是我们能够住在近邻，那么我们亲族之间能更方便地相互支持。”

“要想一想，哥尔德……福尔莫庄园是我的世袭领地……”

“艾肯庄园的奥斯蒙对自己的庄园有继承权。我知道他不反对把艾肯庄园调换其他的世袭领地，他至今还在考虑阿尔涅德和格栾台的婚事，按照他过去提出的条件。”

西蒙摇摇头：

“我们祖母的家族还在信奉异教的时代就拥有这里的土地。我希望在我死后它归安德列斯继承。你想过没有，哥哥，我干吗要突然抛弃福尔莫庄园？”

“是的，随你决定吧……”哥尔德的脸稍稍发红了。“我只是想……也许……你青年时代的大多数亲戚……和朋友……都住在莱玛利克……也许，住在那里对你会更好些……”

“我住在这里也很好。”西蒙脸上也泛起了红晕。“在这里，我对儿子的前途很放心。”西蒙向哥哥看了一眼。在哥尔德布满皱纹的清瘦的脸上露出了羞愧的神色。哥尔德的头发几乎全部花白了，但还保持着昔日的匀称而优雅的体态。他不安地转动着身子，被他这一动，有些石块滚下山坡，直接掉在茂密的麦穗中。

“你莫非想把这座山推翻在我的田里？”西蒙故意用粗暴的语气含笑问。哥尔德轻巧而矫捷地站起来，把手伸给弟弟，西蒙的动作没有他那样灵活。

西蒙站起来后，片刻之间仍旧把哥哥的手指握在自己手中。后来他把一只手搁在哥尔德肩膀上。哥尔德也把一只手搁在弟弟肩膀上，拥抱了一会儿以后，慢慢地沿着山坡往上走，回到庄园里。

晚上他们两人坐在塞蒙德斋。西蒙想同哥哥一起过一夜。他们已经作过晚祷，但临睡前还想喝一罐啤酒。

忽然西蒙笑起来了：

“Benedictus tu in muliebris…mulieribus…① 你还记得吗？”

“那当然！在马格努斯神父使我抛弃祖母的异端邪说以前，我不止一次受过树条的抽打……”哥尔德想起往事，不禁微微一

① 拉丁文：“祝你在女人方面……在妻子方面交好运……”

笑。"他的手很厉害，这魔鬼。你还记得吗，弟弟，有一次上课的时候他提起长袍想搔搔脚踝骨，你对我低声说，你象凯提耳之子马格努斯一样，生着两条罗圈腿，将来也会当神父，穿上衣裾很长的长袍……"

西蒙微微一笑：他面前顿时浮现出哥哥小时候由于忍俊不禁而不自然地拉长的脸以及由于害怕而瞪出的眼睛：那时候他们还是很小的孩子，马格努斯神父常常凶狠地揍他们。

哥尔德小时候并不机灵。现在西蒙喜爱哥哥也完全不是由于他聪明。今夜西蒙心中充满着对哥尔德的热爱和感激，也是由于他们几乎四十年来一直保持着的手足之情——因为世界上再没有人比哥尔德更忠实、更值得信任了。

同自己的哥哥哥尔德言归于好以后，西蒙感觉到，他至少有一条腿已经重新踏在坚实的土地上。否则他在自己生活的转折中已经完全迷失方向了。

西蒙只消一想到哥尔德来找他勾消过去的龃龉——这龃龉是由西蒙自己引起的，当时他在盛怒之下说了许多抱怨的话，一气之下离开了哥哥的庄园，——心里就涌起感激的热浪。他心中充满了这种感激，他感觉到他想表示感谢的，不仅仅是哥尔德一个人。

譬如说，象劳伦斯这样的人……西蒙知道，他的岳父会怎样对待这样的事情。西蒙在一切方面——在慷慨地施舍和其他慈善事业方面，竭力学习岳父的榜样。不过他没有自我鞭身，也没有去哀思冥想救世主所受的创痛，只是常常强迫自己不断地凝视着耶稣受难像——况且劳伦斯的目的也完全不在这里。西蒙从来没有流过悔恨的眼泪。自从他长大成人以后，他只流过两

三次眼泪，而且完全不在应当流泪的场合——不是在他陷入最严重的罪孽中的时候；已经结婚后还同阿尔涅德的母亲发生暧昧关系，或者在去年杀死人以后。但西蒙深深后悔——他认为，他对自己的罪孽一直是真心后悔的，向自己的忏悔神父作了忏悔，并且无条件地接受加于他的惩罚。他经常认真地念祈祷文，不折不扣地缴付教会的十一税，并且施舍很多东西——在使徒圣西蒙日、圣奥拉甫日、圣米哈依日、圣马利亚日，他施舍的东西特别多。在其他方面，他常用艾利克神父的话来安慰自己，艾利克神父经常说，拯救只能依靠主的十字架，世人应该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同魔鬼进行搏斗，不是由他自己而是由主决定的。

现在西蒙由于心中感到充实，非常迫切地需要用某种不平常的方式向主表示感谢。母亲过去常常对他说，他是在圣母马利亚的生日诞生的，因此他现在想用平时不念的一篇特殊的祈祷文来向圣母表示敬意。从前他当执火炬的侍从的时候，一个宫廷文书曾经给他抄过一份很好的祈祷文，因此西蒙就在一卷旧羊皮纸中找寻起来。

现在，过了许多年，他痛心地想起自己当年收集这些抄着祈祷文的一卷卷小小的羊皮纸并且熟读祈祷文，目的并不是为了敬爱主和圣母，而是为了讨好哈康国王。当时宫廷里的青年都是这样干的，因为国王有一个习惯，每逢夜里睡不着觉，常常问执火炬的侍从是否能背诵祈祷文。

从那时候起，已经消逝了多少岁月……奥斯陆王宫石头房子里国王的卧室。床头的小桌子上点着一支蜡烛——烛光照亮了一个上年纪男子瘦削、憔悴的脸，他靠在红绸的枕头上。神父念完祈祷文离开后，国王经常亲自拿起书来念，把沉重的大

书搁在弯着的膝上。

在稍远的地方，在巨大的炉子旁边，几个执火炬的侍从坐在低低的长凳上——西蒙几乎经常同英格之子哥恩斯坦一起执勤。这两个青年喜欢在卧室里执勤：炉子里燃着均匀的火，没有烟，高高的拱形天花板和四面挂满壁毯的墙壁，使房间显得非常舒适。但年轻人很快就打起瞌睡来：起先他们要听神父念祈祷文，然后等待国王入睡，而这通常总要在半夜以后。国王睡着的时候，执火炬的侍从可以轮流在炉壁和通向接待室的门之间的长凳上睡觉。这样，他们忍住不打呵欠，眼巴巴地等待着国王闭上眼睛。

有时国王同他们攀谈——这是难得的，但国王对他们讲话的时候，他的声音异常亲切、慈和。有时国王给他们念一些格言或诗句，他认为这对年轻人是有好处的，能拯救他们的灵魂。

有一天夜里西蒙醒来，听见国王唤他的名字。房间里一片漆黑：蜡烛点完了。西蒙感到很惭愧，吹旺木炭，又点上一支蜡烛。国王在自己的床上神秘地笑着说：

"难道哥恩斯坦一直这样厉害地打鼾吗？"

"是的，陛下！"

"你必须同他合睡一张床吗？那你就有权提出要求，哪怕有时派你同其他鼾声轻些的人一起执勤。"

"谢谢，陛下……不过这对我没有妨碍，国王陛下。"

"那么，西蒙，在你耳边发出这样的隆隆雷声的时候，你大概会被吵醒的，是吗？"

"是的，陛下，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常常给哥恩斯坦一拳，把他翻一个身。"

国王笑起来了。

"你们年轻人还不明白，酣睡是主赐予的最好的礼物。西蒙，我的朋友，等你活到我的年纪，也许你会想起我的话……"

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但在西蒙的记忆里还是很清晰——不过他觉得，在国王宫廷里当执火炬的侍从的那个人仿佛不是他自己，而是另外一个人……

在圣诞节前的斋期刚开始的一天，克里斯丁独自坐在屋子里——这时她的几个儿子出外去了，要把木柴和苔藓搬运到庄园里来，——她惊讶地看到西蒙·达莱骑马走进院子。西蒙来邀请她和她的儿子到他们家里去过圣诞节。

"你自己也明白，西蒙，我们不能到你家里去，"克里斯丁平静地回答。"你和兰波尔同我可以在心中保持友谊，但是一个人的行动不总是自由的，你自己也懂得这一点。"

"难道你想说，甚至当你妹妹躺在铺着麦草的地板上生孩子的时候，你也不去看望她吗？"

克里斯丁说，她会祈求主使生产顺利，让父母亲都高兴。

"可是我现在不能向你保证我一定去！"

"这样邻居都会感到奇怪的，"西蒙激动地说。"你是村里最有经验的接生婆，兰波尔又是你的妹妹，你们两人是全区最大的两个庄园的女主人。"

"近几年来邻近的几个大庄园里已经生了许多孩子，谁也不邀请我去当接生婆。西蒙，宴会上邀请不到约栾寨庄园女主人就算不上体面的那个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她看到西蒙听了她的话很悲伤，就补充说："替我向兰波尔问好，告诉她，到了产期我会去帮助她的，不过在圣诞节不要等我，西蒙。"

可是在圣诞节第八天，克里斯丁在做弥撒时遇见了妹夫，他

没有带妻子一起到礼拜堂里来。

“不，兰波尔没有生病，”他解释说。“她留在家里休息，养养精神，因为明天她同孩子们要到南方去，到兑弗林庄园去……眼下乘雪橇去很好，哥尔德一再要求她们去作客，兰波尔也很想作这样的旅行……”

4

圣保罗召唤节后的第二天，西蒙·达莱带着两个仆人穿过米耶萨湖回到北方去。天气非常寒冷，但西蒙不想推迟行期：他思家情切，决定自己先回去，家里的人等天气稍暖一些，随即乘雪橇回家。

他在哈马尔遇见一个熟人，法加贝尔格的保尔之子维格莱克，两人就结伴同行。到了小哈马尔，他们走进一家附设饭馆的小客栈。他们坐着吃东西的时候，有几个喝得醉醺醺的毛皮商人闯进饭馆，互相厮打起来。结果西蒙按捺不住，站起身来，把他们拉开了。可是一个醉汉向他右手的下臂捅了一刀。从表面上看只是划破了一点皮，因此西蒙对此毫不注意。不过饭店的女掌柜还是要求给他把手臂包扎一下。

西蒙送维格莱克回到庄园里，留在那里过夜。两人睡在一张床上。天还没亮西蒙就醒了，由于这位朋友在床上不停地翻来覆去。维格莱克几次呼唤西蒙的名字，于是西蒙就唤醒他，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维格莱克记不清自己所做的梦。

“不过这个梦很可怕，它同你有关。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雷达尔之子西蒙站在这儿房间里，叫你跟他一起去；我看得非

常清楚，甚至可以数清他脸上的雀斑。”

“我很愿意把你这个梦买下来，”西蒙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雷达尔之子西蒙是他的堂兄，少年时代他们是莫逆之交，但那个西蒙十三岁就死了。

早晨用早餐的时候，维格莱克发现西蒙衬衫的右边袖口没有扣扣子，手腕红肿。维格莱克指给西蒙看，西蒙只是一笑置之。稍后，维格莱克劝西蒙在他的庄园里住几天，等待妻子到来后一起走——维格莱克头脑里还记着他的那个梦，——安德列斯之子西蒙悻悻地说：

“维格莱克，难道你做了这样的恶梦，竟想劝我由于被虱子咬一口就躺在床上吗？……”

傍晚，西蒙和仆人来到鲁斯纳湖畔。这一天天气异常好，现在苍翠的和雪白的高山由于夕阳返照而泛出金黄和紫红的色彩，湖岸上的山影里，树木蒙上蓬茸的浓霜，仿佛长着满头白发。三个人骑的马都是良马，在结了冰的狭长湖面上轻快地奔驰：得得的蹄声下飞起细小的冰花。夹带着雪片的刺骨寒风直接从山上扑面吹来；西蒙冷得上牙对不上下牙——但突然他感到血管里象烧炙一样疼痛，接着又是一阵冰凉，直透骨髓。他常常感觉到舌头发肿了，无法咽唾沫。在湖中心，他不得不停下来，唤一个仆人帮他把斗篷扎一下，使它能托住他的右臂。

仆人们听到过保尔之子维格莱克讲述自己所做的梦，因此请求主人让他们看看伤口。可是西蒙仍旧说，这只是划破了一点皮，不过有一点疼痛——看来，要当几天左撇子。

夜里，月亮升起来了，旅行者们登上湖北面的高山，西蒙自己也感觉到他的手臂很不妙。它一直痛到胳肢窝。坐在马鞍上稍稍震动一下，都会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疼痛。在受伤的那只手臂

中，血液卜卜地不断跳动着。太阳穴里的血管也卜卜地跳动着，后脑痛得象要裂开一样，西蒙一会儿感到发热，一会儿感到发冷。

这一段冬天的路程是在高山中走过的，有时穿过树林，有时在雪白的空地上走。西蒙清楚地看到：一轮光华耀目的月亮在灰蓝色的天空浮动，月亮把所有的星星都从天宇中赶走了，只有几颗最大的星星才敢在离它很远的地方闪烁。覆盖着白雪的地面泛着亮光。雪地上映着黑白分明的短短的树影。在树林中，月光胆怯地穿过蒙着雪的枞树枝，往地上洒下一点点和一条条的光斑。这一切西蒙都看见了。

……同时他还清晰地看见一片高低不平的草地，草地上生长着灰褐色的草，被早春的阳光照耀着。草地边上长着稀稀落落的小枞树，在阳光下现出一片柔和的新绿。西蒙一下子就认出了这地方，这是他们兑弗林庄园附近的草地。草地后面是一片赤杨树林，春天的树干是银白色的，枝头开满浅褐色的葇荑状花朵，再下去可以看到连绵不断的低低的莱玛利克山，山上林木茂盛，一片苍翠，尚未融化的积雪现出一个个白色的斑点。他和雷达尔之子西蒙两人拿着钓竿和鱼叉向山下的赤杨树丛中走去。他们到湖边去钓鱼，在深灰色的湖水里漂浮着春天脆薄的冰块。西蒙去世的堂兄在他身边走着。西蒙看见他帽子底下露出在春天的阳光下变成火红色的鬈发，看见他脸上的每一颗雀斑。那个西蒙看到他同名的堂弟挡住他的视线，稍稍翘出下嘴唇，嘲弄似地吹着口哨："嘘！"两个孩子从一个土墩跳到另一个墩上，跳过融雪形成的水洼和水沟。水洼和水沟的底部生长着苔藓，嫩绿的苔藓在水下颤动、摇摆。

虽然西蒙一直意识到眼下他是在什么地方，并且看到道路有时上山，有时沿着树林下山，看到屋顶上覆盖白雪的一堆堆

沉睡的房屋以及它们投在田野里的影子，看到在峡谷中的河流上面飘浮的一条雾带。还知道当他们走到空地上时，在背后紧紧地跟着他的那个人是约翰——他还是不止一次地管自己的仆人叫西蒙。他知道唤错了，但无法控制自己，尽管看到仆人对此非常吃惊。

"我们尽可能连夜赶到鲁阿耳镇的修道院，"西蒙在神志清醒的时刻说。

仆人们劝他：最好还是尽快找一个住所。他们建议在就近的一个神父的庄园里停下来。可是主人坚持自己的意见。

"我们的马跑得筋疲力尽了，西蒙！"两个仆人偷偷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但西蒙只是笑了笑，并不回答。"没有关系，这一次它们支持得住。"他心里想。同时却思忖着，前面的路程还很远。每震动一下，他全身都感到难以忍受的疼痛，可是他拼命要赶回家去：现在他知道自己的死期不远了……

虽然他有时热得象在火中烧一样，有时由于冬夜的严寒而冷得牙齿不住打战，他始终感觉到春天的太阳晒着故乡庄园边的草地，他看到那个死去的孩子一直同他在一起，走向赤杨树林。

在短短的片刻间谵妄过去了，西蒙的头脑清醒了，不过头还是痛得象裂开似的。他叫一个仆人割开病臂的衣袖。约翰·彡克把他外套和衬衫的衣袖从袖口到肩部小心地割开了。西蒙的脸色白得象纸，脸上沁出冷汗。他自己用左手托住发肿的手臂。这样以后，在短时期中他感到轻松了一点。

两个仆人又规劝他：从鲁阿耳镇派一个急使到兑弗林庄园去报一个信。但西蒙不同意。他不愿意无缘无故地惊动妻子——

在这样寒冷的天气乘雪橇很辛苦。

“等我们到了福尔莫庄园再看吧，”西蒙试图向西哥尔德笑一笑，使这个年轻人的精神稍稍振作起来；他非常害怕，脸色如土。

“我们一回到家里，最好还是派人到约栾寨去把克里斯丁请来；她治伤的本领很好。”西蒙发肿、僵化的舌头转动起来很不灵便。

“吻我吧，克里斯丁，我的未婚妻。”她会以为他在说呓语。“不，克里斯丁，这不是呓语。”于是她就会大吃一惊。

这一点埃尔伦是明白的。兰波尔也明白。可是克里斯丁……现在她坐在自己的庄园里，感到伤心，愤恨……不过，不管她对这个人，对埃尔伦，感到多么愤恨，多么气恼，她心中至今还只想着他一个人。“你对我是多么的不看重，克里斯丁，我亲爱的人，你一次也没有想过，当我必须变成本来答应做我妻子的那个女人的哥哥的时候，我心里是什么滋味……”

……在奥斯陆的修道院围墙边同她分手的时候，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永远忘不了她。他终于意识到，后来命运赐给他的种种快乐，没有一样能弥补他当时失去的东西，在他青年时代原本属于他的那个姑娘。

在他断气以前她会了解到这一点的。于是赐给他一个吻。

“……我以前爱过你，至今还爱着你……”

他有一回听到过这句话，就深深地印在脑海里。这句话是记载在一本关于圣母奇迹的书里的。叙述一个修女跟骑士逃出修道院。但圣母马利亚最后拯救了这两个逃亡者，尽管他们犯了罪，还是宽恕了他们。如果他犯了罪，在临死以前向自己妻子的姐姐说这句话，那么圣母也一定会在主面前庇护他，请求

主宽恕他。他是难得向圣母请求的。

“那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以后我再也得不到真正的幸福和快乐。”

“行啦，西蒙，我们两个人骑在索卡身上，看来它吃不消，它夜里已经走了这么长的路，”西蒙对坐在他背后扶着他的那个人说。“我知道是你，西哥尔德，可是我又觉得好象是另外一个人……”

黎明时他们到达一个朝圣者接待所。两个负责接待工作的修士来照料病人。由于他们的热情照料，西蒙感到病势减轻了一点，但热度一退，他就叫仆人替他雇一辆雪橇，继续北上。

这里的道路很好，一路上他们换了几次马，连夜赶路，次日黎明到达福尔莫庄园。西蒙一直在雪橇上蒙眬地睡着，修士在他身上裹着暖和的毛皮。毛皮裹得他喘不过气来，有时他觉得，仿佛有一堆沉重的石头压在他身上，因此他的脑袋就象被钳子夹住了一样。有时他昏昏沉沉地忘记了一切。但后来他又痛醒了：仿佛他的身体肿得眼看就要胀破了，裂成碎片了。手臂中的血液还是卜卜地不断跳动着……

西蒙从雪橇上下来，用一只健康的手扒着约翰的肩膀，想自己走到家门口去。西哥尔德在背后扶着他。西蒙看到两个仆人脸色灰白，劳累不堪——他们一连两夜没有跨下马背。他想对他们说两句慰劳的话，可是舌头不听他使唤。他在门槛上磕绊了一下，跌倒在地上，那只肿得不象样的手撞在坚硬的东西上，痛得他大叫一声。仆人们替他脱去衣服，安置他睡在床上，他由于克制着要从胸中迸发出来的呻吟，浑身汗如雨下。

过了一段时间，他看见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站在稍远的炉子旁边，在一只木钵里捣着什么东西。他听到的这声音仿佛是从他自己头脑里发出来的。后来克里斯丁把一个小锅里的液体倒入酒杯，又从药箱里取出一个瓶子，把瓶中的药水滴入酒杯，然后把木钵里的东西撒入锅子，把锅子放在炉子上煮。“她做这些事情是多么利索，多么安详。”西蒙心里想。

这时克里斯丁端着酒杯走到西蒙床前。“她的脚步是多么轻盈。”即使现在，她的体态还象年轻时那样匀称，那样优美，这个身材苗条的女人在麻布头巾下露出一张瘦瘦的、忧郁的脸。

西蒙手臂上的肿势已经扩展到后脑部，因此克里斯丁把手臂伸到他脑袋底下，把他稍稍扶起一点的时候，他感到剧烈的疼痛。后来，克里斯丁把妹夫的脑袋靠在自己胸口，用左手把酒杯凑到他嘴唇上。

西蒙露出一丝微笑，克里斯丁小心地让他重新睡在枕头上以后，他用那只健康的手抓住克里斯丁的手。这只美丽而修长的妇女的手早已不白嫩、柔软了。

“现在你对刺绣大概不大行了吧，”西蒙说。“不过你的手指头还很柔软，柔和，从你的手指头上发出一种使人清爽的凉快，克里斯丁！”

他把克里斯丁的手放在自己脑门上，克里斯丁就弯着身子站着，直到她的手掌不感到热。于是她小心地把手抽回去，把另外一只手按在他滚热的脑门上，按在头发根旁边。

“你臂上的伤势很严重，西蒙，”克里斯丁说。“不过，靠主的帮助，一切都会好的。”

“克里斯丁，我怕你已经无法医好我的病了，尽管你是个好医士，”西蒙说。

他脸上的神色几乎是愉快的。药水开始起作用了，他已经不大感到疼痛。不过他的眼睛有点不对头：他无法控制自己的眼睛，他觉得，眼睛好象老是要往两边斜视……

“注定要发生的事情是避免不掉的，”他仍旧用那种口气说。

克里斯丁走到她的瓶瓶罐罐前面，把一种糊状的东西涂在麻布绷带上，又回到西蒙身边，把绷带裹在他手臂上，从手指尖直裹到胸部，现在胸部出现了几条从胳肢窝延伸过来的红色条纹。起初痛得很厉害，后来逐渐减轻了。克里斯丁还在绷带上盖了一块毛织物，在手臂下面垫了几个羽毛垫子。西蒙问，她在绷带上涂的是什么。

“啊，这里有各种各样东西，主要是飞燕草，”克里斯丁回答。“现在如果是夏天，我可以在自己园子里采新鲜的药草。不过，我储藏了很多，幸而去年没有用掉。”

“你有一次曾经给我讲过这种飞燕草，你还记得吗，关于这种草的名称……你还是在修道院里从女院长那里听到的……”

“大概，从希腊海到北欧各国的所有语言中，它的名称都叫飞燕草。”

“一点不错，因为在所有这些国家，它正当燕子冬眠醒来的时候开花。”西蒙紧紧地抿住嘴唇。他心里想，等到春天到来的时候，他早已长眠于地下了……

“克里斯丁，要是我现在死去，”他说，“我希望把我埋葬在我们的礼拜堂旁边。我现在非常富裕，我希望安德列斯将来能在我们这个地区成为一个有威望的人。我很想知道，在我死后，今年春天兰波尔生的将是儿子还是女儿……可惜的是我注定看不到我家中有两个儿子……”

克里斯丁对他说，已经派人去把他病重的消息通知尧弗林

庄园了。盖乌提还是昨天早晨出发去通知的。

“难道你是派孩子一个人去的吗？”西蒙吃惊地问。

克里斯丁解释说，她手下没有一个人能在滑雪板上跟上盖乌提。于是西蒙又说，对兰波尔来说，这次旅程也过于艰苦——尽管她想走得快些，但她实际上做不到。

“不过我很高兴同我的孩子们再见一次面……”

过了片刻，他又谈起孩子。谈起阿尔涅德……他拒绝艾肯庄园主人求亲，这不太轻率吗？不过他认为，对方的年纪太大了，除此以外，格莱台一喝醉酒就要动手打人的传闻，也使他感到不放心。西蒙一心想尽可能把女儿的终身安排得好一点。现在她的婚事就得由哥尔德和哥德蒙决定了。

“转告我的哥哥和弟弟，克里斯丁，我请求他们对这件事情尽可能多注意一点。如果你能暂时收留阿尔涅德住在约栾寨庄园，我在地下也会感激你。如果兰波尔在阿尔涅德的命运安排好以前重新嫁人，我请求你把这姑娘完全收留在你家里。你不要有别的想法。兰波尔对她一直是很好的，可是如果阿尔涅德不仅要同继母，而且还要同继父住在一起，我担心人们很可能会把她看作使女，而不是……你是知道的，我成为她的父亲的时候，我已经同哈弗丽德结了婚……”

克里斯丁亲切地把自己的手按在西蒙手上，答应尽自己的力量照应这个姑娘。孩子是一个贵族的非婚生子女，他们的命运多么难堪，这一点她知道得太清楚了。奥尔姆和玛格丽特，哈耳多之子乌耳夫……她在西蒙手上抚摩了一下……

“也许，你在这次病中完全不会死，西蒙，”她淡淡地一笑说。即使是现在，她那瘦瘦的、严肃的脸上有时仍会露出那种温柔而和悦的少女的微笑。啊，年轻的、可爱的克里斯丁……

这一天傍晚，热度退了一点，西蒙觉得疼痛也减轻了些。克里斯丁替他换绷带的时候，看到肿也退了一点。手臂的皮肤比较柔软了，克里斯丁小心地按了一下，她的手指印在皮肤上保留了一段时间。

克里斯丁吩咐仆人去睡觉。只有约翰·多克无论怎样要在主人床边陪夜，克里斯丁让他躺在房间里的长凳上。她自己把一张坐垫下有箱子的刻花靠背椅子移到病床旁边，靠在靠背和一个扶手上坐着。西蒙有时半睡半醒，有时熟睡——有一回他醒来，看见克里斯丁手里执着纺锭。她笔直地坐着，左臂把纺具和麻絮夹在身上，用手指捻着麻线，纺锭沿着她长长的、匀称的身子渐渐坠下，然后她把线绕起来，重新用手指捻，纺锭又渐渐坠下。西蒙看着她工作，沉沉地睡着了……

他第二次醒来，天已经亮了，克里斯丁仍旧坐着纺线。她把蜡烛放在被帐幔挡住的地方，以免光线刺激病人的眼睛，但烛光却直接照在她脸上。她的脸非常苍白，但很安详。厚厚的柔软的嘴唇现在紧抿着，变得很窄。她低垂着眼睛纺线，不知道西蒙已经醒了，在帐幔的阴影里看着她。她脸上带着深深的忧伤，西蒙躺在床上看着她的时候，难受得心都要碎了。

克里斯丁站起来，走到炉子前面，在炉子里翻动了一下。这一切都是悄没声儿的。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往帐幔里看了看——在黑暗中同西蒙的目光接触了。

“西蒙，你现在觉得怎样？”她亲切地问。

“很好……现在我觉得……很好。”

不过他仿佛感觉到，当他转动脑袋的时候，下巴和左臂的胳肢窝下也开始疼痛了。不过，也许这只是他的幻觉……

不，她从来不会想到，她不接受他的爱情是一种损失——正因为如此，他可以安心地向她承认这一点。她不会因此而感到不幸。他希望能在临死前把这一点告诉她，对她说唯一的一次："这些年来我一直是爱你的……"

热度又升高了。左臂真的开始疼痛了。

"尽可能睡着吧，西蒙。也许，马上就会好些的，"克里斯丁低声说。

"昨夜我睡了很长时间……"他又讲起自己的孩子：他钟爱的三个孩子和还没有诞生的第四个孩子。"克里斯丁，你躺下休息一会儿吧。如果一定需要有人在我床边守着，就让约翰坐在我旁边吧。"

早晨她解开绷带的时候，西蒙平静地看了看她绝望的脸色。

"有什么办法呢，克里斯丁，我的手臂肿得太厉害了，里面全是脓，况且在你着手替我医治以前，我又着了凉。我对你说过，你已经无法医好我的病了。不要为这件事情难过，克里斯丁。"

"你不应该赶这么远的路，"克里斯丁低声说。

"一个人不可能活过自己的寿限，"西蒙仍旧用这种口气回答。"我当时想早点回家……必须安排一下……我身后的一切事情。"

他笑了笑：

"凡是火最后总是要熄灭的。"

克里斯丁用满含泪水的模糊的目光看着西蒙。他过去也经常说许多成语……克里斯丁看着他满是红斑的脸。丰满的脸颊和双下巴仿佛一下子消瘦了，形成了下垂的皱纹。眼睛里露出因发烧而变得模糊的目光——后来眼睛忽然清楚了，仿佛重新

恢复了意识。西蒙用坚定的、试探的目光看着她，这是他那双锐利的铁灰色小眼睛所固有的目光。

阳光照进房间的时候，克里斯丁看到西蒙的鼻子变尖了——从鼻子到两边嘴角有几条白色的纹路。

她走到小窗边，噙着眼泪站在那里。玻璃窗上有一层厚厚的霜，闪耀着金色和绿色的光芒。这一天，象这整个星期一样，大概又是一个天气晴朗的冬日。

……她知道：这是回光返照……

她回到床边，把手伸到毯子下面——他的小腿也肿了，肿势一直延伸到脚踝骨。

"要不要？……要不要我派人去把艾利克神父请来？"她低声问。

"好的，不过到晚上去请，"西蒙回答。

他必须在忏悔和取得赦免以前同克里斯丁谈一谈。然后再努力把自己的思想转到别的事情上去。

"奇怪的是，不是别人而是你来给我成殓。"西蒙说。"我想，我的尸体将是不大雅观的。"

克里斯丁抑制着不哭出声来。她走到窗前，重新给他调配安眠药水。但西蒙不要喝：

"我不喜欢喝你的这种药水，克里斯丁，喝过以后头脑里迷迷糊糊的。"

可是过了一会儿，他自己要求给他喝药水。

"不过起催眠作用的药物不要放得太多。我还要和你谈一件事情。"

他喝了药水，然后等待疼痛稍稍减轻一点，以便镇静而坚决地把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

“要我们去把艾利克神父请来吗？现在他比任何人更能医治你的痛苦……”

“好的，不过稍晚一点。首先我要对你说。”

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

“请你转告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我每天都在后悔我们分手前我对他说的话。我那天夜里对待连襟的行为是卑鄙的，不象一个男子汉……请你代我向他致意，对他说，我请求他原谅。”

克里斯丁垂下头。西蒙看到，她麻布头巾下的脸涨得通红。

“你能把这些话转告你丈夫吗？”

克里斯丁几乎看不出来地点点头。

于是西蒙继续说：

“如果埃尔伦不来参加葬礼，答应我，你要亲自到他那里去，把我的话转告他。”

克里斯丁默不作声，她的脸红得象火一样。

“你不会拒绝我临死前请求你办的事情吧？”安德列斯之子西蒙问。

“不，”克里斯丁喃喃地说。“我……我一定完成……”

“克里斯丁，父母之间不睦，你的几个孩子也很难受。”西蒙继续说。“我不知道你是否看到，他们心中是多么重视这件事情。对这些有自尊心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的父母成为村子里议论的话题，是难以忍受的。”

克里斯丁用冷淡的语气低声回答：

“不是我，是埃尔伦抛弃了我们的孩子。早先我的儿子已经在他们有权继承祖先产业的那些地方失去了立足之地，因此，如果现在他们不得不忍受，在我的故乡谷地上所有的邻居议论他们的父母，那也不是我的过错。”

西蒙默默地躺着，后来说：

“这一切我都知道，克里斯丁……在许多事情上你是有理由抱怨的……埃尔伦给自己的家庭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不过不要忘记另外一点：如果他的计划成功，他的儿子现在就能过富裕的生活，他本人也会成为国内最有权势的骑士。在这类事情上遭到失败的人，经常被人称作背叛国王的人，但如果埃尔伦取得胜利，人们就会有另一种说法。当时挪威有一半人的想法是同埃尔伦一样的，他们认为同瑞典人共有一个国王，对国家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他们希望克努特·波尔斯的儿子的性格跟马格努斯王子这个娇生惯养的人不同——只要在哈康王子尚未长大以前把他带到挪威就行。当时许多贵族都支持埃尔伦，站在他一边，可是阴谋一败露，他们就退缩了，躲起来了。我自己的弟兄和现在获得骑士和侍从称号的其他许多大人物都这样。让埃尔伦一个人为大家抵罪……克里斯丁，那时候你丈夫的行为表明他是一个大胆的、勇敢的人，不管他在这以前和以后的行为怎样……”

克里斯丁象发冷似地颤抖着。

“我想对你说，克里斯丁，如果你由于这件事情而对你丈夫说了责备的话，你应当请求他原谅。你是能够这样做的，克里斯丁！过去你曾经坚决地支持过埃尔伦，不愿意听关于他的行为的一切真实的话，即使他是这样的对你……我从来不相信，一个正直的人，尤其是出身高贵的先生和令人尊敬的侍从，会做这样的事情……还记得吗，在奥斯陆有一回我在什么地方碰到了你们？这件事情你在那时候和以后也原谅了埃尔伦……”

克里斯丁几乎听不出声音地回答：

“那时候我把自己的命运和他的命运连接在一起。如果我离

开他，我会怎样呢？”

“看着我，克里斯丁，”西蒙说，“用真话回答我。如果我那时候要求你父亲遵守他对我的诺言，并且愿意在你这样以后仍旧娶你……如果我对你说，你永远不会听到我提起你的丑事，但我不解除你的誓约……那时候你会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

西蒙干笑起来。

“如果我坚持自己的意见，同你结了婚——你未必肯自愿把我抱在怀里吧，克里斯丁，我的美人……”

克里斯丁脸色煞白。她把眼睛看着地面，并不回答。西蒙又笑着说：

“如果我睡到你的合欢床上，你未必肯亲切地对待我吧……”

“我上床睡觉的时候，大概会随身带着一把刀子，”她用嘶哑的声音低声说。

“我想，你知道波尔格的克努特这支歌。”西蒙嘲弄似地笑了笑。“然而我从来没有听说生活中真有这样的事情。不过，主知道，也许你真会这样做！”

过了片刻，他又说：

“从未听说过，一对基督徒夫妇能象你们那样擅自离婚——没有合法的原因，不经主教同意。你们践踏了一切，违反了一切使人们相互结合起来的准则，不感到羞愧吗？在埃尔伦的生命遭到危险的时候，你一心想营救他；他心中想的不是自己的七个儿子，不是自己的名誉和财产，而是你。但一旦能够安静地、毫无阻碍地在一起，你们又不能和睦地生活——因为即使在侯萨村，你们也只知道斗嘴、吵架，这是我亲耳听见的，

克里斯丁……我对你说：为了几个儿子，你必须同丈夫言归于好。如果埃尔伦的过错比你的过错大，那么你就更容易向他伸出手，"西蒙用比较温和的口气补充说。"你比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更容易这样做，他眼下在他的海乌格庄园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西蒙又重复了一句。

"不，这样做我并不容易，"她低声说。"我觉得我已经表明自己并不是一个坏母亲……我把一切力量都花在我的孩子们身上……"

"我知道，"西蒙说。接着问道："你还记得那一天我们在去尼达洛斯的路上偶然相遇吗？你坐在草地上给诺克维喂奶。"

克里斯丁点点头。

"那时你能对自己怀中所抱的孩子作出象我妹妹对她的儿子所作的事情吗？让他离开你，把他交给能更好地照顾他的人？"

克里斯丁摇摇头。

"为了他和他的六个漂亮的弟弟，请求他们的父亲忘记你在火头上说的话，这一点你是能够做到的……你能对丈夫说，他应该回到自己的庄园里……回到自己的家里……"

"我一定照你的心意去做，西蒙，"克里斯丁低声说。"你对我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她沉默了一下补充说。"过去你也一直对我提出严格的要求，比任何人都更严格，除了神父以外……"

"不过我向你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他的语气中还带有往昔的那种嘲弄的情味。"不要这样，克里斯丁，不要这样哭。不过要记住，我的姐妹：这是你给一个临死的人的诺言。"过去那种调皮的目光又在他的眼睛里一闪。"你要知道，克里斯丁，我曾经领教过，你的话是不怎么靠得住的！……"

"不要悲伤，亲爱的，"听到她痛苦的、绝望的哭声，西蒙

停了一下又说。“相信我，我一直记着你是我们最忠诚的姐妹。最后我们毕竟成了好朋友，我的克里斯丁……”

傍晚，他要人去把神父请来。艾利克神父听了他的忏悔，举行了圣餐礼和涂油仪式。西蒙对仆人和埃尔伦的几个儿子说了诀别的话——家里只有五个儿子：诺克维被克里斯丁派到刻留克庄园报信去了。西蒙自己要求把克里斯丁的孩子们唤来，以便他能同他们永诀。

克里斯丁这一夜也守在死者床边。早晨前她稍稍睡了一下。一种奇怪的声音把她惊醒了：西蒙发出断断续续的、低低的呻吟声。听到这声音，她感到非常震惊，因为他的呻吟声是低弱的，悲戚的，仿佛一个被抛弃的病孩，以为没有人会听见他的呻吟。

克里斯丁向他弯下身子，一次又一次地吻着他的脸。她感觉到他的气息中和整个身体中已经带有一股难闻的尸臭。不过在阳光下克里斯丁能够肯定，他的眼睛仍旧是明亮的，从目光中看他的神志还很清楚，没有失去意志。

约翰和西哥尔德把他从床垫上抬起来，以便克里斯丁把被褥整理一下，尽量铺得柔软、舒适些。克里斯丁明白他这时经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他已经一昼夜不吃东西了，但老是说口渴。

克里斯丁把他重新安置在床上，他提出愿望，要克里斯丁给他画十字。

“我自己已经连左手也不能动弹了！”

“……当你给自己画十字或者给什么东西画十字，想从它仁慈的力量得到庇护的时候，要记住它的神圣意义是怎样产生的，不要忘记，只有通过救世主的苦难和死，才使这个符号得到了荣耀和力量……”西蒙想起他有一次曾经听到过有人念这段文字。

他自己画十字，在自己家门口或者对自己的一切财物画十字的时候，却从来不去思索。死亡来得太仓猝了，他感到自己还没有离开尘世的准备——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他总算尽可能地作了忏悔，并且接受了最后一次圣餐。兰波尔……她年纪还这样轻，也许，她再嫁他人后仍会得到幸福。至于他的几个孩子……主不会不庇护他们的，哥尔德会通情达理地、忠心耿耿地关怀他们的福利。其他的一切，只能听凭主的旨意了，主评判一个人不是根据他所犯的罪孽，而是按照非言语所能表达的仁慈……

午间，刻留克庄园的安德列斯之女西格丽德和盖尔蒙来到福尔莫庄园。西蒙要求克里斯丁稍稍休息一下：她这样目不交睫地照料西蒙，时间过于长久了。"在我身边待不久就会感到恶心的，"他补充说，并且竭力露出笑容。这时克里斯丁忍不住发出了短促的大声啼哭。她弯下身来，又一次吻了吻他那备受折磨的身子，这身子已经开始腐烂了。

西蒙又静下来。现在热度和疼痛的折磨减轻了许多。他躺在床上想，离解脱的时间显然不会太久了。

他对克里斯丁说了这样一些话，连自己也感到惊讶。他原先打算告诉她的，完全是另一番话。然而他不能不这样说。有时他几乎恼恨自己说了这些话。

现在，坏疽不久即将扩散到心脏。男人的心在母亲腹中最先苏醒，在临死的时刻最后寂灭。现在他的心不久就要寂灭了……

傍晚，他昏迷了。有几次他发出非常痛苦的呻吟，听到的人都心如刀割。有时他默默地笑了笑，克里斯丁感觉到，他在

唤他自己的名字。可是紧靠在病床上的西格丽德低声对克里斯丁说，西蒙大概想起了他们的堂兄，他同西蒙小时候是莫逆之交。

半夜前西蒙静下来，好象是睡着了。于是西格丽德劝克里斯丁在房间里的另外一张床上躺一会儿。

克里斯丁被周围的忙乱声惊醒过来——将近黎明时分：她明白，临死前的挣扎开始了。西蒙已经不会说话，但从他的目光看，克里斯丁知道西蒙还认识她，后来他的瞳人忽然闪出钢铁般的光泽——接着就翻上去了。但这以后有一段时间他的喉咙里还不断发出咯咯声，他还活着。神父对死者念了送终祈祷，克里斯丁和西格丽德坐在床边，家里其余的人都挤在房间里。最后，中午前不久，西蒙咽了气。

第二天哥尔德·达莱来到福尔莫庄园。一路上他策马飞奔。他在勃莱丁已经获悉弟弟去世的噩耗，因此开始时还相当能控制自己。但当妹妹一面啼哭一面扑到他身上，勾住他脖子的时候，他搂抱着妹妹，自己也象孩子似的放声大哭起来。

哥尔德说，劳伦斯之女兰波尔在兑弗林庄园生了个儿子。当埃尔伦之子盖乌提来到他们那里报告西蒙患病的消息时，兰波尔大声叫喊着："我知道——西蒙要死了！"她顿时倒在地上，开始了阵痛。孩子早产了六个星期，不过他们希望他能活下来。

在福尔莫庄园为安德列斯之子西蒙举行了隆重的祭奠，把他安葬在圣奥拉甫礼拜堂靠近上敞廊的地方。谷地的居民对西蒙挑选这地方为自己的安息之所非常赞成。福尔莫庄园主人的古老家族一向在区内受人尊敬并拥有权力，但自从塞蒙德之子西蒙去世以后，男系就断绝了。西蒙之女阿斯丽德嫁给一个富裕的人，她的两个儿子有骑士称号，是国务会议的成员，难得

回到他们母亲的世袭领地所在的这个地区来。因此，她的孙子安德列斯之子西蒙迁到这里来长期定居，村里的居民都认为这是这个古老家族复兴的保证。他们很快就把安德列斯之子西蒙当作自己人，因此对他过早的去世衷心悲悼，因为西蒙只活了四十二岁。

5

一星期又一星期地过去，克里斯丁心里酝酿着要把西蒙的遗言转告埃尔伦。她知道自己会履行诺言的，不过对这样做还是感到很为难。而且家里事情很多，使她无法脱身。她每天都能找到新的借口，把这件事情拖延下去。

在三一节劳伦斯之女兰波尔回到福尔莫庄园。她让几个孩子暂时留在兑弗林庄园。"他们身体都好，"兰波尔回答姐姐提出的问题。两个女孩对父亲的死哭得很伤心。安德列斯年纪太小了，对发生的事情还不能理解。最小的孩子西蒙之子西蒙身体很好，大家都希望他能长大起来，成为一个健康的孩子。

兰波尔到礼拜堂和丈夫的坟墓上去了几次，此外什么地方也不去，一直待在自己的庄园里。克里斯丁一有空就去探望妹妹。她现在很后悔自己对妹妹一点也不了解。兰波尔穿着丧服，完全象一个孩子；穿着沉重的深蓝色连衫裙，她的年轻的身体显得格外柔弱，麻布头巾下露出瘦瘦的、蜡黄的脸和尖尖的下巴，头巾上面披着一块黑色的毛织物，它的挺直的褶皱几乎从后脑勺一直下垂到脚跟。她的大眼睛四周现出了两个黑圈，大大的眸子象漆一样乌黑。

在收割干草最紧张的时期，克里斯丁整整一星期抽不出空

去探望妹妹。她从割草的佣工那里获悉，兰波尔的福尔莫庄园里来了客人——哈瓦尔德之子耶美特。克里斯丁想起曾经从西蒙那里听到过这个名字：耶美特有一个非常富裕的庄园，离兑弗林庄园不远，他与西蒙是总角之交。

过了一星期，正在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突然下起雨来。克里斯丁马上去看望妹妹。两人坐在房间里谈着阴雨天和收割干草的事情，忽然兰波尔开口说：

“田里的工作现在只能由约翰去管了——过几天我要到南方去，克里斯丁。”

“你大概在想念孩子吧，可怜的妹妹，”克里斯丁同情地说。

兰波尔站起来，在房间里绕了一圈。

“你马上就会听到一个使你吃惊的消息，”她终于说。“你和你的儿子不久会接到请帖，请你们到兑弗林庄园去喝喜酒。耶美特离开福尔莫庄园的时候，我已经答应嫁给他。哥尔德愿意做我的主婚人。”

克里斯丁沉默不语。妹妹站住了，把苍白的脸转向姐姐，用一双乌黑的眼睛注视着她。最后姐姐回答说：

“我看，西蒙去世后，你守寡的时间不算长。我原先以为丈夫死后你会伤心哀悼的。不过，现在你可以自己作主……”

兰波尔默不作声。克里斯丁见她不回答，又问道：

“如此说来，你这样匆促地重新嫁人，哥尔德·达莱是知道的？”

“是的，”兰波尔又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海尔加劝他同意的：耶美特的家境很富裕。”她笑起来了。“况且哥尔德也是个聪明人，他早就明白，我和西蒙的关系很不好。”

“瞧你说的是什么话！……谁也不会想到你们相互之间关系

不好，”克里斯丁沉默了半晌补充说。“每个人都看到，你们两人很和睦亲爱。西蒙在一切事情上都迁就你，满足你所有的任性要求，一直牢记着你还年轻，想法使你摆脱一切操劳，使你能享受青春美好的生活。他对孩子也非常疼爱，每天都要说，感谢你给他生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兰波尔冷笑一声。克里斯丁激动地补充说：

“既然你有理由说你们相处得不好，那么，看来这应该归咎于西蒙吧……”

“不，”兰波尔说。“我归咎于自己——既然你不敢这样做。”

克里斯丁呆住了。

“你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妹妹，”她最后说。

“不，我是知道的，”兰波尔回答。“可是我相信你不知道。你对西蒙想得这样少，因此，如果你对这一点完全不知道，也并不奇怪。你只是在需要人帮助，替你解决困难的时候，才想起西蒙。但在其余时刻，你对他很不关心，因此一次也没有想到问问自己，为什么安德列斯之子西蒙要这样做……是的，我享受了青春美好的生活……西蒙带着亲切的笑容把我扶上马鞍，送我到亲友家里去作客，取乐；我回家的时候，仍旧带着这种亲切的笑容迎接我……他抚爱我，象抚爱一只小狗，或者一匹马，但我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并不思念我。”

克里斯丁站起来，一动不动地立在桌子旁边。兰波尔仍旧从一个屋角到另一个屋角踱来踱去，使劲地扳着手指，使指关节发出格格的响声。

“耶美特……”她稍稍平静下来以后说。“我早就明白了他对我的心意。还在他妻子活着的时候我就知道了这一点。不过他从来没有说过，也没有用任何行动表示过。没有！他对西蒙时

去世也衷心哀悼，经常来安慰我，这是确确实实的！海尔加首先对我们两人说，在她看来，现在如果我们……这在礼仪上并没有什么违碍……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等待……我永远不会比现在悲伤得更多，也不会悲伤得少一点……至少我要尝试一下同一个多年来默默地爱着我的人一起生活。我已经领略过同一个暗地里爱着别人的人一起生活了……”

克里斯丁岿然不动。兰波尔站在她面前，力竭声嘶地叫喊着：

“你自己也知道，这是事实！”

克里斯丁耷拉着脑袋，默默地走出房间。她在户外冒雨站着，等待仆人把她的马从马厩里牵出来，这时兰波尔从屋子里走出来：她乌黑的眼睛里闪烁着憎恨的目光，目送自己的姐姐离去。

到第二天克里斯丁才想起在兰波尔再嫁时西蒙请求她做的事情。她重新到福尔莫庄园去。这样做她感到很为难。特别困难的是她自己也不知道用什么话去安慰妹妹，怎样帮助妹妹。她认为兰波尔在这样的心情下决定嫁给埃琳庄园的耶美特，是过于轻率了。但克里斯丁明白，她的反对是无济于事的。

兰波尔心情忧郁，神态冷淡，对姐姐的问话爱理不理。她坚决拒绝把继女送到约栾寨庄园去居住。

“眼下你家里这样的景况，我认为不适宜于让一个年轻姑娘住到你那里去。”

克里斯丁温和地回答说，在这一点上兰波尔的话当然是正确的。不过她答应过西蒙，因此她才向兰波尔提出这个建议……

"如果西蒙在临死前的谵妄中不明白，向你提出这样的请求是对我的侮辱，那么你自己也应当明白，把他的话转告我是对我的侮辱，"兰波尔回答。于是克里斯丁只得废然而返。

第二天黎明时看样子天气很好。几个儿子聚集在一起吃早饭的时候，克里斯丁说，她不同他们一起去收割干草：她要离开家里，也许要过几天才能回来。

"我要到多孚尔山里去，看你们的父亲，"她说。"我要请求他忘记我们之间的不和，并问他打算什么时候回家。"

儿子们都激动起来。他们不敢看母亲的眼睛，但她看到他们都很高兴。克里斯丁把蒙南拉到身边，弯下身子对他说：

"孩子，你大概已经把爸爸忘记了吧？"

孩子眨了眨眼睛，默默地点点头。其余的几个儿子一个个抬起头来看母亲：她变得这样年轻，这样美丽，这种模样他们已经多年不看见了。

过了一会儿，克里斯丁走到院子里，身上穿着象到礼拜堂里去的衣服：黑色的毛料连衫裙，领口和衣袖上用浅蓝色和银色的线绣着花，外面披一件黑色的披肩，有风帽，但没有衣袖，因为现在正当盛夏。诺克维和盖乌提首先给她的马备上马鞍，然后给自己的马也备上马鞍；他们要护送母亲。克里斯丁并不反对。他们穿过罗斯托峡谷沿着多孚尔山的山坡前进，一路上克里斯丁几乎不同这两个青年谈话，要谈也只谈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而不触及此行的目的。

他们到了高高的山上，远远地已经看得见海乌格庄园内房屋的屋顶，这时她要求两个孩子回家：

"你们自己也明白，我和你父亲要谈许多事情，最好让我们两个人面对面谈。"

弟兄俩点点头，告别母亲，掉转马头回家去。

她走过最后一段陡峭的山坡以后，清爽的山风在她通红的脸颊上送来一股凉意。太阳给那些灰色小屋洒上一道金光，使它们往地上投下长长的灰色的影子。这里的麦子不久前刚结穗。在出租的几块小土地上，麦穗在微风中摇荡，令人赏心悦目。在多石的草地和山冈上，鲜红的柳兰花随风摆动，有些地方的干草已经收割，垛成了垛。但庄园里一片死寂——甚至没有狗用吠叫声来迎接客人。

克里斯丁卸下马鞍，把马牵到饮水槽前面。可是她不想让马留在户外，因此就向马厩走去。马厩的屋顶上有一个巨大的窟窿，从那里透进阳光。屋梁之间挂着一块块七零八落的草土皮。看来，已经很久不在这里养马了。克里斯丁把马拴在马栏里，重新走到外面。

住房的墙壁上张挂着一张兽皮，以便晾干，克里斯丁走近屋子的时候，兽皮上飞起一群墨黑的苍蝇。北面的墙壁旁边有一堆用草土皮覆盖着的粪肥，堆得很高，简直把屋子都挡住了。大概，他这样做是为了使屋内暖和些……

克里斯丁以为房间门锁着，可是她把门闩拿一拔，门就打开了。埃尔伦连自己家里的门都不锁。

她一跨进门槛，迎面吹来一股难以忍受的臭气——兽皮和马厩的刺鼻的气味。她到这个房间里以后的第一个感觉是揪心的后悔和怜悯。这个房间象是野兽居住的洞穴……。

"啊，西蒙，你的话是正确的，完全正确的！"

这个房间老是使人产生逼仄感，但过去它是很清洁舒适的。炉子上甚至安装了烟囱，使房间里闻不到煤气，象他们约桑寨庄阁楼上的房间一样。克里斯丁打开炉子的风门，想使房间里稍稍吹进一点风，这时她发现烟囱顶上用沉重的石板盖住了。通向游廊的玻璃窗打碎了，用一些破布堵塞着，房间的木头地板上覆盖着一层泥土，连木板都看不清了。长凳上没有一个坐垫，却杂乱地堆放着兵器、毛皮毯子和旧衣服。桌子很脏，上面残肴狼藉。四周蝇声嗡嗡不绝。

她大吃一惊，呆若木鸡，心扑扑地跳着，浑身颤抖，甚至不敢呼吸。在稍远的一张床上——克里斯丁上一次来的时候埃琳娜睡的那张床，——现在用一块粗呢的被子遮盖着，下面不知是什么东西……克里斯丁吓得不敢再想下去了……

她咬紧牙关，迫使自己走近过去，把被子揭起一点。下面原来是埃尔伦的铠甲、头盔和盾牌。这些东西放在没有床单的草垫上，上面用被子遮盖着。

她看了看另外一张床。以前人们是在这张床上发现卑伦和奥斯希德的尸体的。现在埃尔伦就睡在这里……今夜她自己大概也得睡在这里……

他怎么能睡在这屋子里，睡在这里呢？……同情心又吞没了她心中的一切别的感情。克里斯丁走到床边——这床已经很久没有整理了。皮垫子下面的干草压得十分结实，睡上去硬邦邦的。床上除了几张羊皮毯子和用粗麻布罩着的枕头以外，什么也没有。毯子和枕头都脏得发臭了。她把床重新铺一下，被窝里抖出许多尘土和碎屑。埃尔伦的床铺一点也不比马厩里任何一个马夫的床铺更好些。

埃尔伦过去穷奢极侈，享尽荣华，身上穿的全是绫罗绸缎

和珍贵毛皮，平时她让孩子穿粗布衬衫，埃尔伦就要对她大声嚷嚷，还不准她亲自给孩子喂奶，以及同使女们一起干家务劳动……“象一个普通的农妇一样，”他经常说。

主啊，是他自己弄到了这个地步……

“不，我不说一句话……我收回我过去对他所说的话，西蒙。你是正确的。我儿子的父亲不应该住在这里。我要向他伸出自己的手，把自己的嘴凑上去，请求他打我……

“这样做我并不容易，西蒙。不过你是正确的……”她回想起那一双目光锐利的灰色眼睛——几乎到最后的时刻目光还是坚定的，清澈的。这不幸的躯体已经开始腐烂了，但在灵魂离开肉体以前，眼睛里依然闪出高尚而清澈的理智之光，仿佛出鞘的宝剑一样。她知道兰波尔说的是事实：这些年来西蒙仍旧爱着她。

西蒙去世后的几个月以来，她每天都在想西蒙，现在她觉得，在同兰波尔谈话以前她已经明白了这一点。有一种力量使她重新回顾一桩桩同西蒙·达莱有关的往事。这些年来她保存着对过去曾经是她未婚夫的那个人的不真实的回忆，她歪曲伪造这些回忆，正象一个贪婪的国君伪造货币，在银子里羼入贱金屑一样。当年西蒙解除她的誓约，甘愿自己承担破坏婚约的过错，她硬自使自己相信，似乎安德列斯之子西蒙一了解她失去贞操就鄙夷地抛弃了她。她忘记了，那一天在修道院里西蒙还认为她洁白无瑕的时候，就答应解除她的誓约。即使在那时候西蒙也甘愿承担她变心和抗命的耻辱——只要求一点：让她父亲知道毁约的不是他西蒙……

她现在又明白了一点。甚至西蒙看到了她最坏的情况，还

愿意挽救她在人们心目中的名誉。当时只要她同意，西蒙会毫不犹豫地在礼拜堂的祭坛前称她为自己的妻子，而且终生象从未知道她作过丑事那样对待她。

不过她毕竟知道自己不可能爱西蒙。她从来没有爱过安德列斯之子西蒙……尽管……尽管埃尔伦所缺乏的那些品德——为此她经常愤怒地责备埃尔伦，——西蒙却完全具备。由此看来，她是一个坏女人，自己也不知道所要的是什么……

他把慷慨的手伸给了自己所爱的人——西蒙就是这样做的。克里斯丁过去认为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当她无忧无虑地、不知感激地接受西蒙的恩赐的时候，西蒙只是笑了笑。现在她明白，在她身边的时候，西蒙心里经常是非常痛苦的。现在她明白，在西蒙不易看透的脸部表情下隐藏着他内心的痛苦，有时他一笑了之——仿佛从身上抖掉什么东西似的，——又重新准备保护她，帮助她……

可是她自己呢，当她给予埃尔伦恩赐而埃尔伦没有觉察的时候，她经常怨恨，暗暗地牢记着每一次受到的屈辱……

就在这个房间里，她曾经说过一句坚决的话："是我自己走上了这条危险的道路——即使它把我引向深渊，我也不会埋怨埃尔伦。"这话是她对一个女人说的，那个女人由于成为她的爱情的障碍，已被她逼死了。

克里斯丁把双手按在胸口，摇晃着身子，发出大声呻吟。是的……她那时高傲地说，即使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对她感到厌倦，对她变心，把她抛弃，她也永远不会埋怨埃尔伦……

是的……如果埃尔伦**这样**做，她觉得，她是**能够**说到做到的。如果埃尔伦**有一次**对她变心，那么一切就会这样了结了。可是埃尔伦对她并没有变心——而又是每时每刻、在每一个行动

上对她变心，使她的生活变成连绵不断的担忧和无所适从……不，埃尔伦从来没有对她变心，但也从来不是她可靠的靠山，对这种情况，她不知道将有怎样的结局。现在她来央求埃尔伦回家，她的生活中又将日复一日地充满忧虑、不安、不能实现的理想、苦难、绝望和希望，这一切将耗尽她的心力……

埃尔伦使她感到劳累不堪，她再也没有青春的活力和勇气继续同埃尔伦一起生活，不过，显然她也并不衰老得以致于不再感觉到埃尔伦对她的心灵具有的力量。同埃尔伦一起生活，她不够年轻，但也没有衰老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于能够忍耐地对待埃尔伦的胡作非为。她变成了这样一个可怜的女人——显然，她过去也一直是这样的……"西蒙，你是正确的……"

西蒙……还有父亲。即使她为了这个无法再在一起生活的人而冒犯了他们，他们仍旧对她保持着永不变心的爱……

"啊，西蒙，我知道，你从来没有想到要进行报复。不过，西蒙，今天你在坟墓里是否感觉到你已经报复了？……"她心里想。

不，她再也没有力量继续这样站着，她必须做点事情。她把床重新铺好，去寻找抹布和扫帚，可是房间里没有。她到储藏室里去看看——她这才明白，为什么房间里有马厩的气味。埃尔伦把自己的那匹马养在储藏室里。储藏室里打扫和收拾得很干净。墙上挂着修理好、洗刷干净、涂过树脂的马鞍子和笼头。

同情心又扫除了她心中的一切其余的感情。埃尔伦把烟黑马养在自己屋子里，可能是由于忍受不了孤独吧？……

克里斯丁听到游廊里的脚步声。她走到窗边：窗上蒙着厚

周的灰尘和蛛网，她感到好象看到一个女人的身影。她把堵住缝隙的破布拉掉，从破孔中张望。有一个女人把一桶牛奶和一小块奶酪放在游廊里。这是一个衣衫褴褛、容貌丑陋的瘸腿的老太婆。克里斯丁自己也未必意识到她心里感到一松。

克里斯丁尽可能把房间收拾干净。在侧墙的一根梁木上她发现哥恩纳尔之子卑伦刻的题字——题字是拉丁文，克里斯丁并不全部认识，题字中卑伦自称Dominus① 和Miles②，还提到他在艾耳夫区的世袭领地，这领地是由于蓝乌提之女奥斯希德而被剥夺的。主人的座位上刻着美丽的花纹，那里有卑伦的族徽：一头独角兽和一些睡莲的叶子。

过了一段时间，克里斯丁仿佛听到远远的马嘶声。她走到穿堂里，往院子看去。

在庄园上方长着阔叶林的高高的山坡上，出现了一匹高大的黑马，后面拉着一辆装满木柴的大车。埃尔伦拉着马的笼头。在大车上堆着的劈柴上面，躺着一条狗，另外几条狗在大车前后奔跑。

烟黑马——埃尔伦的那匹卡斯提利亚种的公马——使劲地在车辕里拉着大车，在屋子前面起伏不平的草地上走。有一条狗吠叫着往草地北面奔去……埃尔伦已经开始给马卸套了，但看到那条狗的行动，明白屋子里有人。他从大车上取了一把斧子，往屋子里走去……

克里斯丁退到房间里，没有门上门。她靠在炉子上，浑身哆嗦地等待着。

---

① 拉丁文：大人。
② 拉丁文：骑士。

埃尔伦手执斧子走进房间，一群狗在他身前身后也窜进房间。它们一看见客人，就大声狂吠起来。

首先映入她眼帘的，是埃尔伦脸上升起的年轻热情的红晕。他那并不严峻的、美丽的嘴仅能觉察地微微一扯。弯弯的眉毛下一双深眍的大眼睛……

一看见埃尔伦，克里斯丁连呼吸都停止了。她看到埃尔伦长久不刮脸，胡子拉碴，看到他蓬乱的头发完全花白了，但那张象在他们年轻的日子里那样一下子涨红、一下子发白的脸……不，他还非常年轻，非常漂亮，仿佛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征服他……

他的衣服很破旧——一件很脏的、破碎的蓝色短上衣，外面罩一件磨损的、褪色的皮背心，纽孔已经破裂。皮背心紧贴在他的身上，他每做一个动作，都能衬托出他身体的柔韧有力。窄窄的皮裤一个膝头已经破碎，另一个裤腿的下部开绽了。但尽管这样，他比任何时候更象骑士和军人的后裔。他的匀称的身躯，稍稍有点伛偻的宽阔的肩膀，长长的、柔韧的四肢，使他显得雄武而威严。他微微叉开腿站着，一只手抓着束在他细腰上的腰带，另外一只执着斧子的手沿着身子随意下垂着。

他把几条狗唤到自己身边，眼睛看着克里斯丁，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但没有说一句话。沉默了很久。最后埃尔伦犹豫不决地问：

"你在这里吗，是你吗，克里斯丁？"

"我想看看你是怎样生活的，"克里斯丁回答。

"这你都看见了。"他对房间扫视了一下。"你看，我过得不错，我很高兴，你在我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这一天到来。"他看到克里斯丁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不过，也许是你在这里收拾的？"

他补充了一句，轻轻地笑起来了。

他把劈柴斧放在一边，在外边的长凳上坐下，把身子靠在桌子边上。后来他的脸忽然露出关心的神色：

"你这样站着……家里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吗？……我是说约栾寨庄园里……是否哪个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有。"现在是她说明来意的最合适的时机。"我们的儿子身体都很好，平安无事。不过他们都在想你，埃尔伦。我就是为此而来的……埃尔伦，我来请求你回到我们庄园里去。我们都需要你……"她低下了头。

"你还这样年轻美丽，克里斯丁……"埃尔伦向她看了一眼，用嘴角笑了笑。

克里斯丁满面通红，仿佛被他打了一巴掌。

"我并不是因为……"

"啊，我知道，你到这里来，并不是因为你还这样年轻美丽，不能一辈子守活寡，"埃尔伦接住了被她打断的话。"不过，如果我回到家里，这不会有什么好处，克里斯丁，"他用比较严肃的口气说。"我知道，你把约栾寨庄园管理得很好，你在一切方面都很顺利。可我对这里的生活很满意。"

"这样，由于我们之间不和……我们的几个儿子很难受。"她低声说。

"啊——啊！"埃尔伦拖长了声调说。"他们还很年轻，我相信，等他们长大成人以后，他们会忘记这件事情的。我要向你承认，"他带着微笑补充说，"我常常同他们见面……"

这一点她是知道的，但她感到自己受了委屈——他大概做到了这一点：他以为克里斯丁不知道他们见面，儿子们也认为她不知道。不过她平静地回答说：

"这样说来，你知道约柔赛庄园里许多事情搞得很不好……"

"我们从来不谈这方面的事情，"埃尔伦仍旧含笑回答。"我们是一起去打猎的……不过，你大概累了，肚子饿了吧……"他直跳起来。"你还老是站着——坐下吧，克里斯丁！不，不，坐到这里来，坐在主人的座位上，亲爱的。你在我家中永远是受欢迎的人……"

他把牛奶和奶酪端到房间里，还在什么地方找到了面包、奶油和干牛肉。克里斯丁感到很饥饿了，尤其感到口渴，但她还是食不下咽。埃尔伦象往常没有旁人的时候一样，吃得又快又多，他很快就吃饱了。

吃饭的当儿，他向克里斯丁讲述自己的生活情况。有一对租户，他们的小屋在低地上，他们耕种他的土地，给他送来牛奶和食物，其余的东西由他自己获取，他在山里打猎，或者捕鱼。不过，他忽然宣布说，总的说来，他还想赶快离国。他打算到随便哪一个外国军事长官那里去当差……

"啊，不要这样！埃尔伦！"

埃尔伦用迅速的、试探的目光向她瞥了一眼。她沉默不语。房间里的光线开始阴暗了。她的脸和头巾在黑糊糊的墙壁衬托下成了一个白点。埃尔伦站起来，生好炉子，然后骑坐在长凳上，侧对着妻子。他的脸上和身上映着炉火的红色反光。

他还在筹思这样的计划呢！他的年纪已经象她父亲去世时一样大了。一旦他按照这个古怪的念头去办，出去寻求新的冒险，他又会怎样呢……

"难道你抛弃了我和孩子不算，还要离开这个谷地吗？"妻子激动地说。"难道你要抛下我们到别的国家去吗？"

"假如我早些明白你对我有怎样的想法，克里斯丁，我早就离开你的庄园了，"埃尔伦平静地说。"但现在我明白，由于我在那里，你吃了不少苦……"

"你应该知道，埃尔伦……你说：离开你的庄园……但是，我的丈夫，凡是我所有的一切，按照法律都属于你……"她自已也感觉到她的声音哑了。

"我知道，"埃尔伦回答。"不过我连自己的财产都管理不好。"他沉默了片刻。"诺克维……我永远记得他将要诞生的那个时候……你那时候说，你腹中的孩子将来要坐在我家里的主人的座位上……现在我明白了，克里斯丁，这对你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还是一切听其自然吧。我在这里也很好……"

克里斯丁浑身颤抖着，向这间被暮色笼罩着的房间扫视了一下——现在阴影充满了所有的屋角，炉子里的火苗跳动着……

"我不明白，你怎么能住在这个屋子里，"克里斯丁说，她感觉到自己已经失去了力量。"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消遣，你孤单一个人——哪怕用一个仆人也好……"

"啊，原来如此！你要我在这里的庄园里亲自治理家产吗？"埃尔伦笑起来了。"不，克里斯丁。你知道，我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好农民……我不喜欢过安静的生活……"

"安静的生活……这里看来够安静的了——在漫长的冬夜……"

埃尔伦用一种古怪的、茫然的目光凝望着自己前面的黑暗，微微一笑。

"从这个意义上说，确实是的……既然我没有事情需要考虑——除了占据我思想的那件事情以外……既然我想来就来，

想去就去……你应该记得，我一直有这样的习惯：如果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我关心看守，我就会睡觉……如果天气不好，不能到山里去打猎，我就象洞穴里的熊那样睡觉……”

“你一个人在这里不害怕吗？”克里斯丁喃喃地说。

起初他茫然不解地向克里斯丁看了一眼，后来纵声大笑起来。

“怕人们胡说什么幽灵出现吗？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什么幽灵。有时我甚至希望我的亲戚卑伦来看看我。你还记得吗，有一次他曾经对我说：如果什么时候刀架在你的脖子上，你就会吓得魂不附体。现在我很想对这位骑士说，即使绞索套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不害怕……”

克里斯丁身上感到一阵持续不断的哆嗦。她继续保持沉默。

埃尔伦站起身来。

“我想，我们该睡觉了，克里斯丁。”

克里斯丁由于害怕而浑身发冷，一动不动地看埃尔伦揭去盖在兵器上的被子，把它铺在床上，盖住脏的枕头。

“这是我所有的最好的被子，”他说。

“埃尔伦！”克里斯丁把双手按在胸口。她想找出些话来，以便再稍稍拖延一些时间——她害怕得要死。这时她想起了对死者的诺言：“埃尔伦！我要转告你。西蒙临终的时候，请求我转达他对你的问候；他每天都在后悔你们临别时他对你说的话。他认为这些话不是一个男子汉应该讲的，并且请求你原谅他。”

“西蒙。”埃尔伦站着，一只手抓住床架。他没有抬起头来。“我不愿意听到关于这个人的事情。”

“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克里斯丁说。她觉得埃尔伦的话异乎寻常地冷酷无情。“如果他真的对你有不高尚的

行为，这是很奇怪的，也不象西蒙的为人。不过，即使是这样，看来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过错……”

埃尔伦摇摇头。

“每一次我需要得到帮助的时候，他总是象弟兄一样支持我，”他低声说。“我接受他的帮助和友谊，从来没有想到他憎恨我……不，还是生活在古代要容易得多，那时候象他和我两个男人可以公平地决斗，让兵器来决定两人之中谁能得到浅黄头发的美丽的姑娘……”

他从长凳上取了一件旧斗篷，把它搭在肩上：

“也许，你愿意让这几条狗留在房间里过夜吧？”

克里斯丁站起身来。

“你到哪儿去，埃尔伦？”

“我睡到干草棚里去……”

“不！……”埃尔伦站住了，在快要熄灭的炭火的微红反光中，身材魁梧而匀称，显得很年轻。“我害怕一个人睡在这个房间里……我害怕……”

“难道你不害怕睡在我怀抱里吗？”克里斯丁猜到他在黑暗中露出了笑容，感觉到完全失去了力量。“你不怕我抱住你，把你掐死吗，克里斯丁……”

“啊，只要你抱住我就行了！”她倒在埃尔伦的怀抱里。

克里斯丁醒来，看到窗外天已经亮了。一个沉重的东西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埃尔伦睡着，把脑袋枕在她胸口，一只伸直的手横过她的身体，手腕搁在她的左肩上。

她看了看丈夫的白发星星的脑袋，又看了看自己瘦小松弛的乳房——乳房上下，透过一层薄薄的皮肉，现出半圆形的一

条交肋骨。昨夜的情景一幕幕呈现在她眼前，使她感到恐惧。在这个房间里，在他们这样的年纪……她一看到自己做母亲的操劳过度的手臂上和自己干瘪的乳房上的紫血斑，加倍地感到不安和羞惭。她猛地抓住被角，把被子盖在自己身上……

埃尔伦醒了，用臂肘撑起身子，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他睡眼惺忪，眸子黑得象漆一样。

“我以为……”他又扑到克里斯丁身上。“我以为我又在做梦……”听到这句可怕的、凄楚的话，一阵疯狂的、热情的颤栗使她内心深处大为震动。

她张开自己的嘴唇，凑到他的嘴唇上，两条手臂勾住他的脖子。不，不，她从来没有这样幸福过……

下午，阳光变成了黄色，碧绿的院子里伸展着长长的影子。他们走到溪边去汲水。埃尔伦提着两只桶。克里斯丁空着手在他旁边走，体态轻盈而苗条。头巾从她脑袋上滑下来，随随便便地挂在她的肩膀上，头发在阳光下泛出栗色的光泽。她眯缝着眼睛，面对阳光，感觉到脸颊上升起了红晕，脸上的线条更加柔和了。她每一次偷偷地向埃尔伦瞥上一眼，马上就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来——她从丈夫的脸上看到，她又变得年轻了。

埃尔伦忽然想洗个澡。他沿着山坡往下走，克里斯丁坐在草地上，背靠着一块大石头。一条山溪在远处发出令人昏昏欲睡的潺潺声，淙淙声。有时，一只蚊子或小虫碰到她脸上，她就微微张开眼睛，用手把它赶掉。下面，在深深的溪湾旁边，从柳树丛中露出埃尔伦雪白的身子——他一只脚踏在石头上，用一束草擦着身子。克里斯丁又闭上眼睛，露出幸福而困倦的笑容，即使现在也和过去一样，在埃尔伦面前她无力抗拒……

埃尔伦回来，扑在她身边的草地上。当埃尔伦贴在她手臂上的时候，埃尔伦的头发是湿淋淋的，洁白的牙齿湿润而寒冷。埃尔伦刮过脸，穿上自己最好的衬衫——不过这衬衫也好不了多少。埃尔伦笑着指给她看胳肢窝下面的窟窿：

“你既然隔了这么久来看我，也该给我带件衬衫来。”

“我一回家就给你缝几件新衬衫，埃尔伦，”克里斯丁笑着说，把一只手按在他的脑门上。

埃尔伦抓住她的手指：

“我不放你离开这儿，我的克里斯丁……”

她只是默默地笑了笑。埃尔伦把身子稍稍往旁边挪开一点，仍旧俯伏在地上。灌木丛的潮湿树荫下开着许多象星星似的小白花。象妇女乳房一样，花瓣上有一条条青筋，每一朵花中央都有一个蓝褐色的小疙瘩。

“你知道很多植物，克里斯丁，告诉我，这花的名称叫什么？”

“这是弗丽格①草，又名梅花草……啊，埃尔伦，你这是干吗……”埃尔伦伸手摘下几朵花，别在她胸口，她的脸一红，推开了埃尔伦的手。

埃尔伦笑起来了，摘下一朵朵白色的小花，放在克里斯丁摊开的手掌里，把她的手指攥成拳头。

“你还记得我们在翟甫文养老院的花园里散步……你送给我一朵蔷薇花吗？”

克里斯丁仅能觉察地微微一笑，慢慢地摇摇头：

“不，是你自己从我手中把蔷薇花取去的。”

---

① 弗丽格是古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丰产女神。

“我这样做是得到你允许的。你还允许我取得了你自己，克里斯丁，象蔷薇花一样朴实，纯洁……从那时候起，你的刺不止一次地刺得我出血，亲爱的！”他扑到克里斯丁怀抱里，用双手抱住她的身躯。“可是昨天晚上，克里斯丁……你没有成功……你没有足够的力量成为一个朴实的、有耐心的……”

克里斯丁低下眼睛，把脸埋在他的肩膀上。

第四天，他们来到一个白桦树林，这白桦树林座落在低低的丘陵之间的凹地里，离庄园不远。前一天，分成农民给埃尔伦送来了干草。克里斯丁和埃尔伦不约而同地决定：不让任何人知道她住在这里。埃尔伦几次下山到分成农民那里去取食物和饮料，而克里斯丁在矮白桦树林的石楠丛中等待。从他们坐着的地方，可以看到佃农和他的妻子背着几捆干草向屋子走去。

“你还记得吗，”埃尔伦问，“你曾经答应过我，即使我除了山里的小屋以外一无所有，你也会到我这里来帮我料理家务？你大概要在这里养两头奶牛和几头绵羊……”

克里斯丁含笑拨弄着他的头发：

“你考虑过吗，埃尔伦，如果我无缘无故地忽然离开了村子，我们的儿子会怎么说？……”

“我想，他们自己很愿意在约勒泰庄园当家作主，”埃尔伦笑着回答。“他们已经是很不错的小伙子了。瑙乌提虽然还不够老练，但对农务是很在行的。诺克维几乎完全象大人了。”

“啊，不，”克里斯丁轻轻地笑起来了。“这是说，大概他自己以为是大人了，他们五个人都以为是大人了，可实际上他还缺少一点儿大人的理智……”

“如果他象父亲，要他变得聪明起来，就得等待很久，说不

定一辈子也等不到，”埃尔伦回答。他调皮地笑了笑。“你老是觉得你能把儿子拖在自己的身边……当然，你不会想到吧，今年夏天诺克维生了一个儿子？……”

“不可能！”克里斯丁满面通红，内心感到非常震动。

“确实是的！不过孩子生下来就死了……这小伙子现在变得聪明了，不再到那里去……这是保尔的寡媳，离这里不远的海乌格勃列背庄园的。她一再说诺克维是孩子的父亲。他让人抓住了把柄，虽然还不能确定究竟是谁的过错。你看：我们都已经上年纪了……”

“我们的儿子作了这种可耻的、不光彩的事情，你怎么还能说笑话？”由于埃尔伦用这样轻松的口气说话，还对她的一无所知感到可笑，她的心都要碎了。

“我能说些什么呢？”埃尔伦仍旧笑着说。“小伙子已经十八岁了。你自己也知道，你老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儿子，仿佛他们还是孩子似的，这没有多大用处。等你搬到我这里来住以后，我们商量一下，给他娶谁做妻子……”

“你以为我们能很容易地给诺克维找到一个门当户对的姑娘。不，我的丈夫，我想你现在自己也明白，你应该回家，帮助我教导儿子。”

埃尔伦激动地用臂肘支撑起身子。

“不，克里斯丁，对这件事情我无能为力。在你的谷地里，我过去是，现在仍旧是一个外乡人。所有的居民只记得我一点：我作为罪人，作为背叛国王的人受过审判。在我住在约栾寨的这些年中，难道你一次也没有想到我在那里过得并不好吗？在斯凯温老家，我习惯于在人们心目中受到重视。即使在我年轻的时候，人们都说我是个浪荡子，我受到开除教籍的处分，我

毕竟还是侯萨村的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后来，克里斯丁……我有幸在北方表明我无愧于自己光荣的祖先的姓氏……不，你听我说。在这里，在这个简陋的庄园里，我是一个自由的人……没有人注意我的每一个行动，没有人在我背后窃窃私议……克里斯丁，我唯一的爱人，留在我这里吧！你永远不会后悔的！这里要比侯萨村好得多。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在侯萨村我从来没有幸福过，没有逍遥自在过，克里斯丁，不管是在童年时代，还是以后。埃琳娜住在那里的时候，我象是在地狱里，就是和你一起住在那里，我们也从来没有真正的幸福……尽管，万能的主知道，自从我认识你以后，我是每时每刻都爱你的。在那个庄园里仿佛有什么凶煞住着——我母亲在那里受尽痛苦，父亲也从来没有得到过欢乐。在这里却很好，克里斯丁，只要你同我住在一起。克里斯丁，我向为赎取我们所有的人的罪而死的主起誓，我现在还象圣玛格丽特节你睡在我斗篷里的那个夜里一样爱你……那时候我坐着，看着你……象小花一样温柔、纯洁、美丽……"

克里斯丁低声回答：

"你还记得吗，埃尔伦，那天夜里你祈祷，希望我永远不会由于你的缘故而流一滴眼泪……"

"我记得。我向主和他的圣徒们起誓，我当时是希望这样的！当然，一切都未如人意。显然，注定要发生的事情，是无法避免的……大概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永远是这样的……不过，不管在我对你好还是对你不好的时候，我始终是爱你的。留下吧，克里斯丁！……"

"你从来没有想到吗，如果邻居们确实象你刚才所说的那样歧视你，那么你的几个儿子将怎么办呢？……"克里斯丁仍旧低

声问。“要知道他们七个人无法都躲在山里，逃避人们的流言蜚语……”

埃尔伦低下头来。

“他们还年轻，”他回答说。“他们都很勇敢，模样也很漂亮……他们能保卫自己……可我和你，克里斯丁……我们离年老已经不远了……现在你还年轻、美丽、能享受生活的乐趣，难道你希望把剩下的有限岁月都浪费掉吗？克里斯丁？……”

在他炙热的目光下，克里斯丁低下头来。后来，停了一会儿才说：

“你忘记了，埃尔伦，我们的两个小儿子年纪还很小呢。如果我决定抛弃劳伦斯和蒙南，你自己会对我怎么说呢？……”

“你可以把他们带到这里来——只要劳伦斯不是宁肯同几个哥哥住在一起。他也早就不是小孩子了……蒙南怎样，还是那样好看吗？”丈夫含笑问。

“是的，”妻子回答，“蒙南是个非常漂亮的孩子。”

接着两人沉默了很久。后来他们重新开始谈话，但谈的是别的事情。

次日早晨克里斯丁黎明前醒来——在这里她每天都是很早就醒的，——久久地躺着，倾听附墙马的踏步声。她把埃尔伦的脑袋搂抱在胸口。这几天中，每天清早醒来，她都象第一次那样感到羞惭和害怕，并且竭力想把这种感情压下去。她想，她和埃尔伦是一对长期不和睦的夫妻，现在他们言归于好了，儿子们把父母亲重新和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这天早晨她竭力去想自己的几个儿子。她仿佛中了妖术：被埃尔伦从第一次占有她的格达留德树林直接带到这幢屋子里

来。他们还是那样年轻！难道她真的同这个人生过七个儿子吗？难道她是这些强壮小伙子的母亲吗？……她仿佛觉得从那时候起一直睡在埃尔伦的怀抱里，而他们成婚后住在侯萨村的那些岁月，不过是南柯一梦……埃尔伦的那些轻率的话又在她耳中震响，使她感到头脑昏沉……她害怕得呆住了，她感觉到埃尔伦要她放弃对七次孕育所负的责任……一头年轻的牝马，从身上卸去挽具，放到山间牧地上，大概会有这样的感觉……再不用去管笼头、鞍子和驮载的货物，从高地上迎面吹来自由的风儿，四周是甘美的山草，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在这无边无际的广阔高原上任意奔跑……

但同时她心中又产生了一个甜蜜的期待，忘怀一切地准备再怀一次孕。她心里幸福而又紧张地等待着孩子将在她腹中待九个月。第一天早晨她在埃尔伦怀抱中醒来的时候，她就明白了这一点。她多年不育的病症随同耗尽她心力的冷酷而憎恶的怒火一起消失了。她腹中怀着埃尔伦的孩子，她心中焦急地等待着孩子的诞生。

"成年的儿子们不再需要我了，"她心里想。"我不让他们按自己的心意行事，只会使他们感到厌烦。我和婴孩将成为他们的障碍。不，我不能离开这里，我要和埃尔伦在一起。我不能走……"

可是当他们坐下来吃早饭的时候，她还是说，她该回家去看儿子了。

她在思念劳伦斯和蒙南。他们已经很懂事了。一想到他们将同她和埃尔伦住在一起，将会吃惊地看到父母亲突然变得年轻起来，她的脸红了。但这两个孩子还不能没有她照料。

她说要动身回家的时候，埃尔伦注意地看着她。最后埃尔

伦嘴唇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好吧，你要去就去吧！”

埃尔伦说要送她一程，就下山穿过罗斯托峡谷直送到西尔——从那地方，在枞树梢头已能看到礼拜堂的屋顶。埃尔伦在那里向她告别。在最后的片刻，他露出神秘的、充满自信的笑容：

“要记住，克里斯丁……不管你白天来还是晚上来……不管我要等待多久……我都会象天上的女王光临我的庄园那样迎接你……”

克里斯丁笑了。

“我哪儿配！我不敢接受这样的荣誉……不过，我的朋友，现在你自己也明白：主人回到自己庄园的那一天，你全家都会感到极大的快乐。”

埃尔伦含笑摇摇头。他们笑容满面地互祝一路平安。埃尔伦笑容满面地从马鞍上向她弯下身子，吻了她无数次，每吻一次，就用喜气洋洋的眼睛凝视着她的脸。

“好，等着瞧吧，我们两人中间谁是顽固不化分子，我的克里斯丁。”他最后说。“不过不管你还是我，我们两人都知道，这不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经过礼拜堂的时候，她稍稍哆嗦了一下。她仿佛感觉到自己好象是从特罗利的洞府里回家去的。仿佛埃尔伦就是山中的精灵，他不敢接近礼拜堂，怕被人对他画十字。

克里斯丁拉紧缰绳——她产生了一个急切的愿望，想转过身去跟着埃尔伦走……

后来她向四周扫视，看到高低起伏的草地，看到山脚下自

己的美丽的庄园，看到草地和耕地，看到谷地里光洁如带的弯弯曲曲的河流。群山在蓝色的烟霭中若隐若现——天空伸展着一排排夏天的厚云。不，那儿只是海市蜃楼。她的家在这里，她的几个儿子都住在这里。埃尔伦也不是山中的精灵——他是受过洗礼的人，不过他的头脑里充满了各种古怪的念头和妄想。埃尔伦是她合法的丈夫，她和埃尔伦同过欢乐，共过苦难，她爱埃尔伦，深深地爱着埃尔伦，尽管埃尔伦常常用狂妄的行为使她感到痛苦。她有责任永远支持埃尔伦。既然她不能没有埃尔伦，她就应当尽自己的能力学会忍受那种长期的不安和无所适从。她确信，自从他们重新和好以后，埃尔伦回家的日子已经不需要等待很久了。

6

她对儿子们说，父亲回来以前在海乌格庄园还有一些事情要料理。他将在秋初回到约染森。

她变得年轻了，脸颊上泛着柔和的红晕，目光中带着亲切的热情，她在庄园里走来走去，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充满信心，毫无思虑，尽管这样做事反而不及过去从容不迫、安详镇静地做事效果好。

如果儿子们有什么纰漏，或者在什么事情上不合她的心意，她也不象过去那样责骂他们，只是开玩笑似地数说几句，有时对他们的事情完全不加注意。

劳伦斯说，他想睡到楼上去，和几个哥哥一起睡。

"好吧，也许你真的可以算是个大人了，我的孩子。"她把手指伸进孩子金褐色的浓密头发，把他搂到自己身边——他已经

长高到她的胸部。"那么，蒙南，你还能忍耐一下，让妈妈仍旧把你当作孩子吗？"

每到晚上，睡在楼下房间里，蒙南很喜欢母亲坐在床边亲他。他把脑袋搁在母亲膝盖上，完全象孩子那样咿咿呀呀地说话。白天他不好意思说，怕被哥哥们听见。母子两人都盼望着父亲回家。

后来孩子把身子挪向墙边，克里斯丁替他盖上被子，自己则点上一支蜡烛，坐下来缝补儿子们的破衣服。

她解开连衫裙领圈下面的扣环，用手摸摸自己的乳房。乳房滚圆而有弹性，象年轻姑娘的一样。然后她把衣袖卷到肩膀，在烛光下看看自己裸露的手臂。手臂比以前白了，丰满了。后来她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自己也感觉到，穿着家常的软鞋她的步态很轻盈。她用手掌抚摸着匀称的大腿：现在她的大腿已不再象男人的那样干瘦，青筋嶙嶙。血液在她全身回流，仿佛树木中充满了春天的汁液。她身上恢复了青春的活力。

她同弗丽达一起在啤酒酿造室里忙活，往麦子上浇热水，准备圣诞节的酒曲。弗丽达忘记了，没有及时浇水，麦子完全干了。可是克里斯丁不想去斥责这个使女——她嘴角带着微笑，自己动手干活，一面听弗丽达编出各种借口替自己辩解。克里斯丁自己也生平第一次忘记去看看啤酒酿造室里的工作。

到圣诞节埃尔伦又将同她在一起了。只要她把这个消息通知埃尔伦，埃尔伦不管愿意不愿意总得马上回家。不管他多么狂妄，他总得让步：埃尔伦应当明白她不可能到海乌格庄园去，那里在她分娩时周围找不到一个人。不过她还是拖延着，没有把这个消息通知埃尔伦——的确，她深信自己已经怀孕，不过，

最好还是等待一下，等感觉到孩子在腹中蠕动以后……在他们迁到约檠寨庄园的第二年秋天，她曾经小产过一次……的确，她那时候并没有伤心很久……不，这一次她不用担心会发生这样的结果……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不过……

她感觉到，应当集中自己身上的全部活力来庇护、保卫她腹中的这个小小的、脆弱的生命——象用手掌遮住小小的、微微闪亮的火苗一样……

秋末的一天，伊瓦尔和斯库累对她说，他们想到海乌格庄园去：现在山里正是好天气，刚到初寒，还没有下雪，他们请她准许他们去跟父亲一起打猎。

诺克维和卑尔哥夫坐着下棋，他们停下来，倾听母亲和弟弟谈话。

"我不知道，"克里斯丁说。她一次也没有考虑过，派谁去通知埃尔伦比较妥当。她向这对孪生弟兄看了一眼。她自己也感觉到，对这两个半大小子说不出口，是很愚蠢的。她头脑里闪过一个念头："要不要派劳伦斯同他们一起去？让他当面告诉父亲。他年纪还小，不会感到奇怪的……不过……"

"你们的父亲很快就要回家了，"她说。"你们去了只会使他拖延时间。况且我反正不久就要派人去通知他。"

孪生弟兄嘟囔着。于是诺克维从棋盘上抬起头来，简短地说："孩子，妈妈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圣诞节前不久，她派大儿子去见埃尔伦：

"告诉他，我的儿子，说我非常想念他……你们大家也都想念他……"她一句话也没有提到自己的秘密，不过她想，这青年

自己已能猜到这一切。让他自己决定吧，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父亲。

诺克维没有碰到父亲就回来了。埃尔伦到莱姆斯谷地去了：玛格丽特通知他，她和丈夫要迁到卑尔根去，约他在韦埃岛见面。

“那就没有办法了！”

克里斯丁夜不成眠，有时摸摸睡在她身边的蒙南的脸。埃尔伦不来过圣诞节，使她感到非常痛苦。但有什么办法呢——既然有合适的机会，他想同女儿见一次面，也是可以理解的。克里斯丁擦去脸颊上淌下的眼泪。她现在又象年轻时一样，动不动就泪如雨下。

圣诞节过后不久，艾利克神父去世了。秋天他生病期间克里斯丁去探望过他几次，还参加了吊奠。但现在她轻易不再在人前露面。她对教区老神父的去世感到非常悲痛。

克里斯丁在吊奠时听说，有人在离列什不远的地方看见过埃尔伦。他正在赶路回家。“这样说来，他不久就要回来了……”克里斯丁心里想。

现在她每天坐在窗边的长凳上，对从梳妆盒里找到的一块小镜子呵一口气，把它擦得锃亮，仔细地照着自己的脸。

近几年来她晒黑了，象一个普通的农妇，但现在她脸上晒黑的痕迹褪去了。她的皮肤雪白，脸颊上现出圆圆的红晕，象画片上的美人一样。自从她过了花信年华以后，她从来没有这样美丽过……克里斯丁惊喜得简直不敢喘气。

终于——如果接生婆所说的一切征象可信的话——他们将有一个女儿，这是埃尔伦想望很久的。孩子将取名为玛根希德。

这一次他们将打破惯例首先在家族中恢复他的母亲的名字①……

她脑海里经常浮现出小时候听到的一个童话的情景。关于七个弟兄由于他们还没有出世的小妹妹而注定被逐出家门，在荒山里流浪，不过她马上暗自窃笑起来：她怎么会产生这种荒唐的想法……

她从自己的针线箱里取出一件细白麻布的孩童衫，这是她独自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缝的。她抽出几根线，在这件孩童衫上绣了几只鸟和动物——她已经很久很久不做这样细巧的针线活了……啊，要是现在趁她因怀孕而还容光焕发的时候，趁她年轻、苗条而艳丽动人的时候，埃尔伦能够回来，该是多么好啊……

圣格利哥里日以后，天气非常好——到了真正的春天。融雪闪着银色的光。向阳的山坡上已经露出一块块褐色的土地。山峰上弥漫着蓝色的轻烟。

有一天，盖乌提在院子里修理断裂的雪橇。诺克维站在一旁，身子靠在木柴房的墙上，看弟弟工作。这时克里斯丁从厨房里走出来，双手捧着一大桶新烘好的小麦面包。

盖乌提向母亲看了一眼。接着把斧子和轮毂往大车里一扔，追上克里斯丁，从她手中接过木桶。他亲自把木桶端到储藏室里。

克里斯丁站住了，脸上露出了红晕。盖乌提回来后，她走到两个儿子身边：

---

① 此句恐有错误，因为孙女继承祖母的名字，是符合当时的惯例，克里斯丁本人的名字，也是从祖母那里继承来的。

"最好你们能抽时间到海乌格庄园去看看……告诉父亲，要他回家来代替我主持家务。我自己已经管不动啦……开始播种以前我就要躺下了……"

两个年轻人仔细地听着母亲的话。他们的脸也红了，但母亲感觉到他们非常高兴。不过诺克维还是尽可能平静地回答：

"我们哪怕今天就去也行——傍晚以前……你看怎样，弟弟？"

第二天午餐时刻克里斯丁听到窗外的马蹄声。她走到院子里；诺克维和盖乌提回来了——只有他们两人。这两个年轻人站在自己的马旁边，低着头不说一句话。

"你们的父亲说了些什么？"母亲问。

盖乌提用长枪支撑着身子，依旧不抬起头来。诺克维回答说：

"父亲要我们转告你，整个冬天他日日夜夜等待着你到海乌格去。现在你仍旧是他屋子里受欢迎的人，象上一次一样。"

克里斯丁的脸颊一会儿红，一会儿白：

"想必你们没有告诉父亲……我……我不久又要生孩子了……"

盖乌提仍旧眼睛看着地面，回答说：

"看来，父亲认为，这……这不会……妨碍你迁到海乌格庄园去。"

克里斯丁停了一会儿说。

"他是怎样说的？"她断断续续地低声问。

诺克维已经张口要回答了，但盖乌提举起手来，向哥哥投去一个迅速的、央求的目光。然而哥哥还是说：

"父亲要我们转告你：'你怀孩子的时候，早就知道这孩子的父亲并不怎样富裕了。从那以后他并不更富裕，可是也并不更贫穷。'"

克里斯丁转过身子，背对着儿子，慢慢地往屋子里走去。她吃力地、疲倦地坐到窗前的长凳上，由于春天的阳光照射，窗上的霜和冰已经融化了。

"原来如此。有什么办法呢，他的话是正确的。是我自己央求他，睡在他的怀抱里。是我自己。不过，他现在向我提起这一点，毕竟是不应该的。尤其是通过儿子给我这个答复，那就尤其不应该……"克里斯丁心里想。

暖洋洋的融雪天气持续了好几天。整个星期吹着南风，下着雨——河里的水涨了，河面宽阔，水势汹涌。溪水沿着林木茂密的山坡潺潺地奔流而下，山间常有雪崩。接着又露出了太阳的笑脸。

在暮色苍茫中克里斯丁走到后院。耕地那边的灌木丛中百鸟齐鸣。盖乌提和一对孪生弟兄到山间牧场捕捉雷鸟去了。现在每到早晨，林木苍翠的山坡上常有求偶的鸟儿的嘈杂鸣声传到庄园里来。

克里斯丁把双手交叉在胸前。现在她已经不需要长久等待——只要忍耐到底。埃尔伦对她的固执易怒的脾气大概也不好忍受……老是为儿子们担忧……"令人厌烦"，埃尔伦有一次对她说过。不过，现在埃尔伦这样做毕竟过于冷酷无情了。不过没有关系，他不久自会回到她身边来——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

晴雨相间。有一天中午儿子们从院子里唤她。七个儿子和

所有的仆人都聚集在屋子前面：谷地上空挂着三条彩虹。最低的一条彩虹一端伸到福尔莫庄园院子里的房屋上，它非常清楚，闪耀着鲜艳的色彩。上面的两条颜色比较暗淡，隐没在天空中……

他们还在欣赏这罕见的美景，天色突然阴暗了，乌云密布。从南方吹来带雪的旋风，雪下得很大，顷刻之间，四周变成白茫茫一片。

晚上克里斯丁坐在蒙南旁边，给他讲白雪国王、美丽的雪花公主和多孚尔山北部精灵洞府里的国王哈拉尔德·柳瓦的故事。她带着忧伤和后悔的心情想到，已经很久很久不给儿子讲故事了，她很可怜劳伦斯和蒙南，她以前很少给他们讲故事……现在他们快长大了……而过去在侯萨村，几个大的儿子年幼的时候，她晚上经常给他们讲故事……讲过许多许多……

克里斯丁发现几个大儿子也在倾听她讲故事——她的脸一红，不讲了。蒙南要她再讲些什么……诺克维站起来，在她近旁的座位上坐下来：

"妈妈，你还记得图尔斯坦、乌克萨福和侯兰森林里的特罗利的故事吗？讲讲这个故事吧。"

她开始讲述了——她回想起一桩桩往事……在河边的白桦树林里，父亲和收割干草的男女佣工在那里休息和吃点心。父亲俯伏在地上，克里斯丁骑在父亲背上，用赤露的脚跟踢他：天气很热，因此准许她象成年妇女那样赤着脚走。父亲想起了侯兰森林的特罗利的家谱：叶伦斯哥德娶斯哥德伏尔为妻，他们的两个女儿被图尔斯坦·乌克萨福杀死了，两个女儿的名字叫斯哥德季丝和斯哥德叶尔德。斯哥德叶尔德嫁给斯哥德凯提耳，生了三个儿子：斯哥德卑伦、斯哥德海丁和瓦耳斯哥德。瓦耳

斯哥德娶斯哥德歌莎为妻，生了斯哥德乌耳夫和斯哥德奥尔姆。斯哥德乌耳夫娶斯哥德卡特拉为妻，生了斯哥德和斯哥德凯提耳……

“啊，不对！这个名字你已经提到过了！”柯耳本笑着说。劳伦斯夸口能不重复地列举二十四个特罗利的名字，结果还说不满十二个。劳伦斯也纵声大笑起来。“瞧你的！特罗利也让自己的孙子继承祖先的名字，表示纪念嘛！”但割草的佣工并不罢休，要罚劳伦斯请客，给他们喝蜂蜜。“那么这样吧，你们晚上回家去喝。”可是佣工们要求当场就喝——结果只得派图尔提丝回家去取蜂蜜。

大家都从地上站起来，用一只巨大的角杯传杯畅饮。

后来，父亲和佣工们拿了长柄镰刀和草耙又到草地上去割草。吩咐克里斯丁把空的角杯拿回家去。她伸出双手捧着角杯，赤脚沿着阳光照耀着的碧绿的小径奔跑，一直跑到庄园里。如果角杯弯曲的地方还留下一点蜂蜜，她就停下来，仰起头，用舌头把角杯的镀金边缘里里外外舔一遍，再舔舔自己黏乎乎的手指头。

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默默地坐着，用茫然的目光凝望着远处。父亲啊！她回想起父亲的脸忽然改变了，脸色变得苍白了，仿佛一阵狂风把树叶翻腾了一遍，树林的颜色变得暗淡了。父亲的声音中带着冷淡而严峻的嘲笑意味，他的眼睛发出红光，象是一半出鞘的剑身……顷刻之间，他的怒气消失了，变成了和气的说笑——这是在劳伦斯年轻的时候；随着他渐渐年老，却变成一种越来越抑制着的、几乎是忧郁的谦逊态度。不，她父亲不仅仅具有富有深切同情心的善良性格。随着她年岁的长大，她明白父亲性格的无比温和，并不是由于他没有看到人类的罪

恶和缺陷，而是由于他经常在主面前清洗自己的灵魂，虔诚地忏悔自己的缺点。

"不，父亲，我要忍耐。因为我也在许多事情上对不起自己的丈夫……"克里斯丁心里想。

十字架节①傍晚，克里斯丁象通常一样同家里的人们一起吃晚饭。一等儿子们上楼去睡觉，她低声把哈耳多之子乌耳夫唤过来。她请求乌耳夫去找住在靠近田边的伊丝丽德，对这个女人说，女主人在老织布间里等待她。

乌耳夫说：

"克里斯丁，最好去请乌耳斯伏德庄园的兰维格和神父的姐姐哈耳提丝，更加妥当的是去邀请罗普茨寨的阿斯丽德和英格贝尔，请她们来替你照管家务。"

"这样花的时间太长了，"克里斯丁说。"我今天中午已经开始了第一次阵痛。乌耳夫，就照我所说的去办吧，除了伊丝丽德和我自己的几个使女以外，我不需要任何人。"

"克里斯丁，"乌耳夫担心地说，"难道你不明白，如果你避去人们的眼睛，你只会引起恶毒的非议……"

克里斯丁无力地把手搁在桌子上，闭上眼睛。

"随他们去议论吧。今天夜里看见那些陌生女人的脸，我可受不了……"

第二天早晨，几个哥哥静静地坐着，不抬起眼睛，蒙南上气不接下气地讲述，他在织布间母亲床上看见了小弟弟。最后毕尔哥夫叫他不要再讲这件事情。

---

① 五月三日。

克里斯丁躺在床上，全身的器官都变成了一种听觉——她觉得甚至在睡梦中也一刻不停地在倾听和等待。

第八天她起床了，可是照料她的妇女们看到，她的身体还很虚弱。她有时发冷，有时发热，有时奶水很多，甚至把连衫裙都渗透了，第二天却挤不出一点奶给孩子吃。但克里斯丁断然拒绝重新躺到床上。她抱着孩子不放手。甚至夜里她也不让孩子睡在摇篮里，而是抱着他睡在自己床上。白天她抱着孩子有时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有时坐在炉子旁边，坐在床沿上倾听着，等待着，目光凝视着孩子，但有时仿佛视而不见，也没有发觉孩子在啼哭。后来忽然如梦初醒，她给孩子喂奶，又在房间里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走来走去。她把脸颊贴在孩子的脸颊上，轻轻地温存着，重新坐下来给孩子喂奶，又带着木然的神色视而不见地看着……

孩子满了六个星期，母亲仍然一次也没有跨出织布间的门口。有一天，哈耳多之子乌耳夫同斯库累一起去见她。两人都穿着出门旅行的服装。

"我们到海乌格庄园去，克里斯丁，"乌耳夫说。"该让这件事情结束啦……"

克里斯丁象塑像一般默默无言地坐着，怀里抱着孩子。她起初似乎没有领会乌耳夫的话。后来她忽然直跳起来——她的整个脸上泛出通红的斑点。

"好吧。如果你想念自己的主人，我不留你。你可以把工钱领去，以后不用再到这里来了。"

乌耳夫大声诅咒着。后来向站在他面前哆嗦地抱着新生婴孩的女主人看了一眼，就咬住嘴唇不作声了。

于是斯库累上前说：

“既然这样，妈妈……我自己到海乌格庄园去……既然你忘记了，乌耳夫对待我们七个弟兄象父亲一样，那么你大概总还记得，我不是仆人，也不是吃奶的孩子，你不能命令我……”

“嘿，原来如此？”母亲有力地刮了他一记耳光，孩子几乎站不稳脚。“我给你们吃，给你们穿，在这里我可以命令你们所有的人……给我滚开！”她顿了顿脚，大声说。

斯库累怒不可遏。乌耳夫低声对他说：

“还是这样好，孩子……还是让她发作，让她叫骂吧，只要她不是这样目光呆板地坐着，象疯子似的……”

克里斯丁的贴身使女哥恩希德追上乌耳夫和斯库累，要他们马上回到织布间里去，她说，女主人要同他们和其余几个儿子讲话。克里斯丁简要地、毫不客气地命令乌耳夫到勃莱丁去，找一个暂时向她租借过两头奶牛的农民，一对孪生弟兄和他一起去，要他们三人当天不要赶回家。她派诺克维和盖乌提到山间牧场去——看看伊耳曼谷地马厩里的马饲养得怎样，顺路去通知伊丝丽德的儿子，干熘树脂的工人卑伦，要他今天傍晚到约栾寨庄园来。儿子们壮着胆提醒她，明天是节日，可是她听不进任何反对的意见……

第二天早晨钟声响起来的时候，约栾寨庄园的女主人在卑伦和伊丝丽德陪同下走出庄园的大门。伊丝丽德手中抱着新生的婴孩。克里斯丁让伊丝丽德母子两人穿着质地很好的节日服装，但她自己浑身佩带金银饰物，每一个人一看就能猜到谁是女主人，谁是仆人。

克里斯丁用倔强的、高傲的目光回答聚集在礼拜堂小山冈

上的教民们带有敌意的和困惑不解的目光。不错，以前她到礼拜堂里去作赎罪祈祷不是这样的。那时候由全区最高贵的妇女们陪同她……当约栾寨庄园的女主人手持蜡烛走近礼拜堂大门的时候，苏耳蒙神父冷淡地向她看了一眼，不过还是按照习惯迎接她。

伊丝丽德几乎已经年老糊涂，头脑迟钝；卑伦向来落落寡合，沉默寡言，不喜欢多管闲事。这两个人就是孩子的教父母。

伊丝丽德把婴孩的名字告诉神父。神父吓了一跳，讷讷说不出话来，但接着大声重复了一遍，他的声音响得连聚集在礼拜堂另一边的教民们都听得见：

“奉父子圣灵的名，取名埃尔伦……”

人们象受到雷击似的呆住了[1]。克里斯丁心中却感到一种复仇的狂喜。

婴孩出生的时候，看来完全健康。可是在最初几天克里斯丁就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她分娩的时刻，她忽然觉得自己的心象烧尽的木炭那样化成了灰烬。伊丝丽德把新生的婴孩抱去给她，她想象这孩子已经奄奄一息！不过她马上抛开了这个念头：她以前也多次觉得自己的心仿佛已经粉碎了……孩子的模样很大，看样子并不孱弱。

但对婴孩的担心仍旧与日俱增。孩子老是不停地哭，也不要吃奶。有时母亲费了很大的劲才能使他咬住奶头，但他刚开始吮奶，马上就睡着了……母亲觉得，他一点也不长大……

---

[1] 按照当时的习俗，给孩子取名字应当用家族中已经死去的尊长的名字，表示纪念。现在埃尔伦还活着，克里斯丁就让孩子袭用埃尔伦的名字，是表示她心目中认为埃尔伦已经死去。

她在恐惧和绝望中看到，自从小埃尔伦在受洗时取了他父亲的名字以后，一天天更加瘦弱了。

她爱这个不幸的孩子超过任何一个人，不，超过任何一个儿子。没有一个儿子是她在这种不顾一切的、甜蜜的幸福激情中受孕的，没有一个儿子在她腹中的时候她处于这样幸福的期待之中。现在她经常回忆过去的九个月。最后她竭尽全力抓住自己的希望和信心。她不能失去这个孩子——但也无法拯救他……

“万能的主啊，仁慈的圣母啊，圣奥拉甫啊！”她感觉到这一次徒然俯首膜拜，祈求圣灵保全她孩子的生命……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每个星期日她照常到礼拜堂去。她吻着门槛，给自己洒圣水，跪在上敞廊上面的耶稣受难像前面。

在濒死的苦难中的救主用充满忧伤和温情的目光从上面凝视着她。基督接受了死，为了拯救杀害他的刽子手。圣奥拉甫站在他面前，不断地祈求宽恕那些驱逐和杀死这位圣王的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圣马利亚啊！我的儿子快死去了……”——“难道你不知道吗，克里斯丁，我宁愿把我儿子的十字架背在自己身上，代替他死去，而不是站在他的十字架旁边看他死去？……但当我知道通过他的死能拯救许多有罪的人的时候，我心中祝福他……当我的儿子向天主请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的时候，我祝福他。”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你不是真心诚意地诵读《我们的父》，主是不会倾听你心中的呼声的。

"'免我们的债……' 难道你忘记了，主多少次赦免了你的罪？看看现在站在男宾席那边的你的几个儿子吧。看看站在这一群漂亮小伙子最前面的你的长子吧。这是你的罪恶的果实。快二十年了，主使他变得越来越英俊、聪明、勇敢。"

"这是圣母的仁慈……那么请你对我的小儿子也仁慈一些吧……"

"你想想自己的父亲，想想西蒙·达莱吧……"

不过她在内心深处并没有感觉到她已经宽恕了埃尔伦。她不能宽恕，因为她不想宽恕。她用双手捧住自己的爱情的苦杯，即使现在杯底只剩下最后一滴苦酒，她也不愿放手。到她能够宽恕埃尔伦的时刻，她就不会怀着这种令人心劳力瘁的痛苦去思念埃尔伦，而是把他们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

她作了一次又一次祈祷，感觉到自己的努力毫无结果。于是她试图祈求："圣奥拉甫啊，帮助我吧，在我的心中创造奇迹，使我能够尽心竭力地祈求——能怀着基督徒的和爱之心想到埃尔伦。"然而她自己也意识到，她不愿意自己的这种祈求被听取。因此，她祈求拯救孩子，也是白费。小埃尔伦是主交给她的保证条件："你完成了唯一的一个条件，才能够保全孩子的生命。"——可是她无法接受这个条件。向圣奥拉甫撒谎是没有用处的……

她坐着照料病孩。泪水抑制不住地从她的脸颊上滴下来。她默默无声地饮泣，脸色仍然灰白、刻板、呆滞，只有眼白和眼睑是红的。如果有人走进房间，她急忙擦去眼泪，重新默默地、一动不动地坐着。

然而要融化她的心也是很容易的。只消她的一个年长的儿

子走进房间，向小弟弟看一眼，说几句亲切的话，母亲就会禁不住放声痛哭。她知道：如果她同几个成年的儿子说说话，把自己对婴孩的担忧告诉他们，她的心就会软下来。可是现在儿子们都避开她。自从他们那天回到家里，知道她给小弟弟取了怎样的名字以后，埃尔伦的这几个儿子相互之间团结得更紧了，对母亲更疏远了。不过，有一次诺克维看着孩子说：

"妈妈，请准许我……让我到父亲那里去，告诉他孩子病了……"

"现在什么也不能帮助他了，"母亲绝望地回答。

可是蒙南不懂。他把自己的玩具拿给小弟弟，准许他抱抱弟弟的时候，他非常高兴，一再说弟弟在对他笑。他老是盼着父亲回来，问他喜欢不喜欢小弟弟。克里斯丁默默地坐着，脸色灰白，听到孩子的喃喃自语，她心如刀割。

现在婴孩瘦得皮肤起了皱纹，象一个干瘪小老头，他的眼睛大得异乎寻常，象是透明的。不过他还是对母亲笑着……看到这种微笑，克里斯丁无声地呻吟起来。她抚摩着孱弱的小身体，把一双小脚握在手掌里——她的这个儿子将永远不会看到粉红色的、柔软的东西在眼前晃动，不明白这就是自己的小脚而惊讶地把小手伸过去。他的两条小腿将永远不会在地上走路……

她在濒死的孩子床边度过了漫长的一星期，在这一星期将近结束的时候，克里斯丁穿上衣服，想到礼拜堂里去祈祷，她心里想："现在我已经屈服了。"她宽恕了埃尔伦。她要埃尔伦做什么呢？只要能保全她唯一的、珍爱的心肝宝贝，她愿意宽恕这个人。

可是当她跪在耶稣受难像前面默念《我们的父》的时候，她想到了这句话："…… sicut et nos dimittibus debitoribus nostris"①，她的心变硬了，仿佛准备打人的攥紧的拳头。不！

她气愤若狂地流下绝望的眼泪，因为她不愿意宽恕。

在抹大拉的马利亚节前夕，埃尔伦之子埃尔伦死了，生下来没有活满三个月。

7

这一年秋天，哈瓦尔德主教在谷地北部各教区巡视。他在使徒马太节前夕到达西尔。主教已经两年多不到这样遥远的北部地区来了，在这段时间里，村子里有许多孩子长大了，等待接受第一次圣餐礼。其中包括埃尔伦之子蒙南——他已经八岁了。

克里斯丁请求哈耳多之子乌耳夫把孩子带去接受主教祝福：现在她在村子里已经没有一个可以委托办理这种事情的朋友。乌耳夫对她的请求显然感到很高兴。晚弥撒的钟声响后，克里斯丁和乌耳夫带着孩子三个人一起到礼拜堂里去。几个大的儿子，除了在发寒热的劳伦斯以外，都已经做过早弥撒，不想再去做晚弥撒了，因为从一清早起礼拜堂里挤得水泄不通。

走近管家门口的时候，克里斯丁注意到木桩上系着几匹别人家的马。他们三人走到大路上以后，不多一会儿，后面追上一群骑马的人，走在前面的是雅尔留德。乌耳夫装作没有看见妻子和他的亲族。

---

① 拉丁文："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克里斯丁知道，从新年开始乌耳夫一次也没有跨进自己家里的门槛。看来，这一次他同妻子之间的龃龉比往常更加厉害，因为乌耳夫把自己的一箱衣服和兵器搬到了主人屋子的楼上，同埃尔伦的几个儿子睡在一起。有一回，在初春，克里斯丁对乌耳夫说：很遗憾，听说你同妻子老是不和睦。乌耳夫只是向她看了一眼，笑了一声，这笑声把她的话在喉咙里卡住了。

天气晴朗。远山之间的天色是碧蓝碧蓝的。白桦树林的黄叶稀疏了，庄稼几乎已经全部收割，只有院子附近的地方还有一些颜色暗淡的大麦在风中摇曳，草地上沾着露水的再生草呈现出一片碧绿。礼拜堂的小山冈上人头攒动，到处是震耳欲聋的马嘶声，因为礼拜堂的马厩已经满了，许多农民只能把马系在院子里。

克里斯丁一行走到小山冈脚下的时候，人群中发出一片压低了声音的闲言闲语。有一个小伙子拍拍自己的大腿，放声哈哈大笑，上年纪的人向他嘘了一声。克里斯丁没有加快脚步，高高地昂起头，走到礼拜堂的院子里。她在孩子的坟墓，后来又在安德列斯之子西蒙的坟墓旁边停留了片刻。在西蒙的坟墓上有一块用整块石头凿成的大石碑，石碑上雕刻着一个人像，头上戴着头盔、睑甲，身上穿上锁子甲，手执有徽识的三角形大盾牌，石碑边上有题词："In Pace. Simon Armiger. Proles Dom. Andreae Filii Gudmundi Militis. Pater Noster."①

乌耳夫在礼拜堂的南门边等待克里斯丁：他把自己的宝剑放在游廊里。

这当儿雅尔留德在四个男人陪同下走到礼拜堂的院子里；

① 拉丁文："安息吧。侍从西蒙。哥德蒙之子安德列斯骑士大人的苗裔。我们的父。"

她的两个弟弟和两个老农民。其中一个是约翰之子柯耳本，他在劳伦斯身边当过多年庄丁。他们向法衣圣器室门口走去。

乌耳夫跳到地上，挡住他们的去路。克里斯丁从远处听到他们简短的大声对骂：乌耳夫想阻止妻子和她的同伴进入礼拜堂。聚集在礼拜堂院子里的教民们走近过去。克里斯丁也向吵架的人们走去。这时乌耳夫跳到游廊的石头台阶上，越过阑干，顺手抓到一柄斧子。雅尔留德的一个弟弟想把他拖下来，他趁势跳到地上，用斧子猛劈过去。一斧劈在小舅子的肩上，这时走近过去的农民们抓住了乌耳夫。乌耳夫挣扎着，想挣脱他们的手——克里斯丁看到他脸上全是血，脸盘由于愤恨和暴怒而扭曲了。

这时苏耳蒙神父和主教随从中的一个年轻教士走到门口。他们对农民们说了几句话。马上有三个制服上有主教的白盾牌徽识的仆人抓住乌耳夫的手臂，把他从院子里带走，雅尔留德和她的同伴跟着两个教士在礼拜堂大门里消失了。

克里斯丁走到农民们前面。

"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毫不客气地问。"你们为什么抓住乌耳夫？"

"你自己也看见了，他在主的圣殿门前制造流血事件，"有人同样怒气冲冲地回答。

人群一下子从她身边离开了，只有她同自己的儿子留在礼拜堂门口。

克里斯丁觉得她猜到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显然乌耳夫的妻子想到主教那里去告他。他按捺不住，破坏了礼拜堂的圣洁，现在他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法衣圣器室门口走出一个不相识的助祭，克里斯丁走到他面前，报了自己的名字，问主教大人能

不能接见她。

礼拜堂里面，一切珍贵的器皿已经陈设就绪，不过祭坛上的蜡烛还没有点燃。穿过拱券下的圆形小窗射进来的一丝微弱阳光，在阴暗的圆柱之间回荡。许多教民已经在礼拜堂正殿沿墙的长凳上坐好。在上敞廊的主教座位前面站着为数不多的一批人：海尔勃朗之女雅尔留德、她的两个弟弟（其中一个弟弟彭鲁耳夫的手臂用绷带缚着）、约翰之子柯耳本、西哥尔德·盖顿格和博尔希德之子图勒。主教的刻花坐椅后面和两边站着从哈马尔来的两个年轻神父，还有主教的几个随从和苏耳蒙神父。

当约柔寨庄园的女主人走上前去，向主教低身下拜的时候，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她。

哈瓦尔德主教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人，模样非常威严，令人肃然起敬。他戴着红色的绸帽，两鬓花白。长长的、有点浮肿的脸上泛着红晕。他有一个大大的鹰钩鼻，双下巴，象裂缝般狭窄的几乎没有嘴唇的嘴，花白的胡须修得很整齐，眼睛漆黑，炯炯有神，浓密的眉毛还一点没有变白。

"祝你平安，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哈瓦尔德主教说。

他在垂挂的长眉下用试探的目光向克里斯丁看了一眼。他的一只衰老的雪白的手握着挂在他胸前的金十字架，另一只手搁在膝盖上深紫色的长袍上，手里拿着一块上过蜡的小木板。

"克里斯丁太太，是什么事情促使你到这里来见我？"主教又说。"如果你等到中午，到鲁蒙寨庄园来找我，把你心中的事情告诉我，不是更适当些吗？"

"海尔勃朗之女雅尔留德也是到这里来见你的，可敬的主教大人，"克里斯丁回答。"哈耳多之子乌耳夫为我丈夫服役快三十五年了。他在一切事情上一直帮助我丈夫，是我们忠实的朋友

和亲戚——因此我想，现在应该轮到我来帮助他……”

雅尔留德发出又象蔑视又象幸灾乐祸的低低的叫喊声，其余的人仍旧注视着克里斯丁：教民们怀着愤怒，主教的随从们怀着明显的兴趣和好奇心。哈瓦尔德主教用严峻的目光向大家扫视了一眼，然后问克里斯丁：

“这就是说，你敢出来为哈耳多之子乌耳夫辩护，驳斥对他的控告？你大概知道，”主教举起一只手，不让克里斯丁回答，急忙补充说，“这件事情除了你的丈夫以外，没有一个人……有权要求你回答，除非你自己的良心迫使你这样做。因此，你首先要考虑一下……”

“我已经考虑过了，主教大人。我知道乌耳夫克制不住自己，在圣殿旁边动用兵器，我能不能帮助他，代他付罚金？否则，”她用力补充说，“我丈夫也会马上竭尽全力来搭救自己的亲戚和朋友的……”

主教不耐烦地把脸转向证人，他们中间已经有人公开表示不满了。

“这个女人没有必要留在这里。让她的那些辩护人坐在长凳上等待。你们都离开这里，我要亲自同克里斯丁太太谈一谈。让教民们暂时从礼拜堂里出去，……海尔勃朗之女雅尔留德也出去……”

替主教照管衣服用品的一个年轻神父这时小心地把有金十字的法冠放在主教的折得整整齐齐的长袍上，然后走到楼下去对坐在长凳上的教民们说了几句话。其余的见证人都跟着他下去了。后来教民们和雅尔留德走出礼拜堂，仆人关上大门。

“你提到自己的丈夫，”主教仍旧用试探的目光看着克里斯丁说。“去年秋天你曾经去同他和好，是吗？”

"是的，大人。"

"然而你们还是没有和好？"

"大人，……请原谅我的冒昧……我到这里来不是控告自己的丈夫。我请求您大人接见我，是想谈谈哈耳多之子乌耳夫的事情……"

"你丈夫知道你怀孕吗？"哈瓦尔德主教问，仿佛克里斯丁的顶撞使他生气了。

"是的，大人，"克里斯丁仅能听出声音地回答。

"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是怎样对待这件事情的？"主教问。

克里斯丁用手指扯了扯头巾的角，并不抬起头来。

"他知道了这件事情，就不愿意同你和好？"

"大人，请您不要生气……"克里斯丁有点冒火了。"不管我的丈夫埃尔伦对我怎样，如果他的到来能够减轻我们的亲戚的罪，他会毫不迟疑地到这里来。"

主教皱着眉头看着她。

"这是说，你认为，由于对这个人，对乌耳夫的友谊……即使现在事情已经暴露出来……埃尔伦仍然肯承认你今年春天生的孩子是他的？"

克里斯丁抬起头，半张着嘴，用茫然的目光看着主教。直到这时候她才渐渐领会主教这句话的意思。哈瓦尔德大人注意地看着她。

"你当然知道，按照法律，除了你的丈夫以外，在这件事情上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你回答。不过你自己也明白，如果你丈夫由于要保护乌耳夫，承认自己是你同另一个男人生的孩子的父亲，你们两人的灵魂都要犯严重的罪。既然你们犯了罪，还是悔过和赎罪比较好。"

克里斯丁站着，不断改变脸色。

“这样说来，有人认为我的丈夫…… 认为这不是他的孩子……”

主教从容不迫地问：

“克里斯丁，难道你想叫我相信，好象你从来没有听到过人们在议论你和你的管家吗？……”

“是的！”她挺直身子，微微昂起头，在头巾的柔软褶子下她的脸没有一丝血色。“现在我向你请求，神圣的主教，可敬的大人！如果有人在我背后冤枉我，叫他当着我的面重复说一遍。”

“没有人提到你的名字，”主教回答。“这是违反法律的。但海尔勃朗之女雅尔留德请求我准许她离开自己的丈夫，回到她的娘家去，她指控乌耳夫同另一个女人，一个有夫之妇发生不正当的关系，生了一个孩子。”

两人沉默了片刻。最后克里斯丁说：

“主啊……赐给我恩惠，请这些人当着我的面说明，他们认为所说的这个女人就是我。”

哈瓦尔德主教又注意地用试探的目光看着克里斯丁。然后做了一个手势——于是等候在下面的雅尔留德的辩护人登上游廊，站在主教的圈椅周围。主教问他们：

“亲爱的西尔地区的教民们，今天你们在规定以外的时间来见我，向我提出控诉，这种控诉，按照法律，你们应当事先提交给我的管事。不过我还是听取你们的请求，因为我明白，看来你们都不大懂法律。不过这位妇女——约栾寨庄园的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向我提出一个从未有过的要求，她要我问一下，你们中间谁敢当着她的面说明，在这村子里传说她今年春天生的孩子的父亲不是她的丈夫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

苏耳蒙神父回答：

"我们村子里没有一个庄园、没有一家不说，这孩子是女主人和她的管家私通生的，是血亲乱伦生的，这女人自己不知道这些传说，很难令人相信。"

主教想开口，但克里斯丁抢先清清楚楚地大声说：

"我向万能的主、圣母马利亚、圣王奥拉甫和托马斯主教起誓，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诽谤。"

"那么你为什么刻意遮盖着，不让人看到你已经怀孕？"神父问。"整个冬天你不到邻居家露面，几乎足不出户。"

"在谷地里我早已没有朋友了，近年来我很少同邻居来往。不过，在这以前我没有想到，原来他们都是我的敌人。但我每星期日都到礼拜堂里去，"克里斯丁说。

"这是事实……不过你总是穿着宽大的斗篷，总而言之，你穿得不让人看出你的肚子大了……"

"我没有超出所有的妇女，妇女们都希望在人前显得象样些，"克里斯丁简短地回答。

神父并不罢休：

"如果孩子确实是你同丈夫生的，你不会对他照料得这样不好，结果由于你的残忍使他进了坟墓。"

一个年轻的哈马尔神父迅速地抢上一步扶住克里斯丁。但过了片刻，她向神父点点头表示了谢意，重新站着，身体笔直，脸色苍白。

苏耳蒙神父继续恶狠狠地说：

"约栾寨庄园的所有使女都可以证实这一点……我姐姐有时到那里去也亲眼看到，这个女人的奶水很足，甚至把她的衣服也渗湿了，……然而每一个看见孩子尸体的人都可以证明，

可怜的孩子是饿死的……”

哈瓦尔德主教举起一只手。

“够了，苏耳蒙神父。不要岔到别的事情上去：我们应当查明，除了这个女人称作诽谤的传说以外，是什么原因促使雅尔留德控告自己的丈夫，以及克里斯丁能不能驳倒这些传说……谁也不想去证实她是否折磨自己的婴孩……”

但克里斯丁站着，脸如死灰，再也张不开嘴唇。

于是主教对教区神父说：

“苏耳蒙神父，你不认为自己有责任去找这个女人谈谈话，把关于她的传说告诉她吗？为什么你没有这样做？”

神父满面通红。

“我全心全意地为这个女人祈祷，希望她不要这样高傲，走上悔过赎罪的道路。她的父亲从来不是我的朋友，”神父委屈地补充说，“不过我知道，约栾寨庄园的劳伦斯是一个虔诚的、坚信基督教的人。他应该有更好的命运，可是他的这个女儿的所作所为，却使他受到一次又一次的耻辱。她还没有成年以前，就以自己的轻狂行为导致这里的两个可敬的青年死去。后来她破坏了父亲给她定的亲，不遵守对一个可敬的著名骑士的儿子的誓约，以不光彩的手段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嫁给了那个人，大人，想必您也知道，那个人作为背叛国王的罪人被判过刑。不过我想：她父亲和伊瓦尔之女拉根弗丽德在世时得到全区居民的敬爱，现在她看到她本人和家里的人遭到善良人们的憎恨和蔑视，约栾寨庄园弄得声名狼藉，难道她的心不会软下来吗？……

“当她带着儿子到这里来，想叫那个全村都知道同她无耻私通并血亲乱伦的人带着孩子来见您大人，大家都忍耐不住

了……"

主教用手势命令神父不要讲下去。

"哈耳多之子乌耳夫是你丈夫的什么人?"他问克里斯丁。

"乌耳夫的真正父亲是海斯特涅斯庄园的彼德之子波尔德大人,他是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的外祖父——斯库格赫姆的埃尔伦之子盖乌提——的异父同母弟弟。"

哈瓦尔德主教愤怒地转向苏尔蒙神父:

"这里没有血亲乱伦的问题……乌耳夫是她婆婆的堂兄弟……如果传说是确实的,那是亲戚之间的通奸,罪孽已经够重了……你不应该再添油加酱。"

"哈耳多之子乌耳夫是这个女人的长子的教父,"苏耳蒙神父说。

主教用讯问的目光注视着克里斯丁。克里斯丁回答:

"这是确实的,大人。"

哈瓦尔德主教沉默了片刻。

"愿主帮助你,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最后他忧郁地说。"过去我认识你父亲:我年轻的时候在他的约栾寨庄园作过客。我看到你的时候,你还是个美丽的、天真无邪的孩子。如果劳伦斯现在还活着,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灾难。想想你自己的父亲吧,克里斯丁——为了他,你必须证实自己是无辜的,如果能够的话,你要洗刷掉这种可耻的罪名。"

忽然,象电光照亮了她的记忆——她认出了主教。一个冬天的傍晚在约栾寨庄园的院子里——一匹狂奔乱跳的黄骠马,一个头上留着一圈黑发的神父由于紧张而满面通红,他抓住沾满口沫的马笼头,费劲地勒住这匹野性子的马,纵身跳上没有鞍子的马背。圣诞节喝醉了酒的宾客们在周围纵声大笑,父亲也

在其中，由于喝了葡萄酒，被寒风一吹，他的脸也是红通通的，他们大声嘲笑着挑逗神父……

她转身面对约翰之子柯耳本：

“柯耳本！你是在我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就认识我的……当我们和父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你认识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我记得，你很敬爱我的父亲……柯耳本！难道你也相信这种诽谤吗？”

农民柯耳本用严肃而痛苦的目光看着她。

“你说我敬爱你的父亲。是的，我们，他的仆人，普通的老百姓和穷苦的贫民都敬爱约栾寨庄园的劳伦斯，并且坚决相信，按照主的旨意，象他这样的人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真正的主人。

“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你不要这样问我们——我们看到过他是多么爱你，可是你是怎样报答他的爱的，——你不能问我们！”

克里斯丁垂下了头。主教无法再使她说话——她不再回答主教的问话。

于是哈瓦尔德主教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供桌旁边有一扇小门，通向上敞廊后面分隔开的一个小房间。这个小房间一半作为法衣圣器室，另外一半给麻风病人使用，在祈祷的时候让他们站在这里，以免同其余的教民接触，隔板上有一个小圆孔，给他们送圣饼。不过教区内已经多年没有麻风病人了。

“克里斯丁，也许你最好在这里等一会儿，等教民们都去做弥撒了，然后再回家。不过我想再同你谈一次。”

克里斯丁又向主教鞠了一躬。

“可敬的大人，如果您准许的话，我愿意马上回家。”

“随你的便，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主会保护你的！如果你是无辜的，主和侍奉他的圣徒——这个礼拜堂的庇护者，为正义而献身的圣奥拉甫和圣托马斯，都会站在你的一边。”

克里斯丁又在主教面前鞠了一躬，然后穿过法衣圣器室走到礼拜堂的院子里。

一个穿着红色新长衣的一动不动的小小身影孤独地站在院子中央。蒙南一霎时把苍白的脸转向母亲，害怕地圆睁着眼睛。

儿子……她已经把他们完全忘记了。仿佛电光一闪，她看见了自己的一群儿子，最近一年来他们紧紧地挤在她的生活的一边，缩成一团，好象雷雨中的马群，担惊害怕，小心翼翼，离开她远远的，而她却在爱情的垂死挣扎中折磨自己。在她这样丧失理智一意孤行的时候，他们明白了些什么，他们在考虑些什么，他们为什么而痛苦？……现在他们又将怎样？……

她握住蒙南皮肤粗糙的小拳头。孩子茫然地直视着前方。他的嘴唇哆嗦了一下，可是他仍旧昂着头。

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搀着儿子穿过墓地，走到礼拜堂的小山冈上。她想着自己的几个儿子，她感觉到自己快要支持不住了，要倒在地上了……教民们在钟声下涌向礼拜堂的大门。

她从前听到过一个故事，说一个人身上被刺了许多枪，他虽然死了，但并没有倒在地上。她也是这样继续向前走，在众目睽睽之下，并没有倒下去

母亲和孩子走进楼上的房间。她的几个儿子站在卑尔哥夫四周，卑尔哥夫坐在桌子旁边。诺克维，他们中间身材最高的一个，把一只手搁在这个半瞎的青年肩膀上。克里斯丁向她的

长子看了一眼，他的狭长的脸黑黝黝的，有一双碧蓝的眼睛，鲜红的嘴唇上长出了黑色的、柔软的绒毛。

“你们已经都知道了？”她平静地问，笔直走到儿子们面前。

“是的，”诺克维代替大家回答。“哥恩希德到礼拜堂里去过。”

克里斯丁默默地站着。几个青年又把目光注视着长兄。于是母亲问：

“你们以前知道村子里在窃窃私议……关于我和哈耳多之子乌耳夫的事情吗？”

埃尔伦之子伊瓦尔很快地转向母亲。

“假如这样，妈妈，难道你会不听到你的儿子们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吗？我会让每一个人都不敢侮辱我的母亲，管她叫淫荡的女人——哪怕我知道这是确实的……”

克里斯丁忧愁地说：

“我的儿子，我不知道你们对最近一年中在这里发生的一切事情是怎样想的。”

几个儿子都默默不语。于是皋尔哥夫抬起头来，用没有光泽的眼睛看着母亲：

“耶稣基督啊，妈妈，这一年和以前的这些年中我们能怎么想呢！我们能明白应该怎么想吗？！”

诺克维补充说：

“真的，妈妈……大概我应该同你谈一谈……可是我们不敢接近你……你给小弟弟取了这样的名字，仿佛父亲已经死了……”他激动地挥了挥手，不说下去了。

皋尔哥夫接下去说：

“你和父亲除了自己斗气以外，把一切都忘掉了……你们甚

至没有看到，我们都已经长大成人。你们一次也没有想到，处在你们中间的人由于你们的斗争而流着血……”

他跳起来。诺克维重新把手搁在他肩膀上。克里斯丁看到：他们确实已经长大成人了。她感觉到，仿佛自己赤身露体站在他们面前，仿佛她自己不知道羞耻地让孩子们看到自己赤身露体……

使他们在少年时代看到：父母亲的年纪都大了，青春的热情对他们已经完全不相宜，可是他们不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去迎接自己的老年……

忽然，孩子的哭声打破了沉默。蒙南在绝望的恐惧中叫喊起来：

“妈妈！……他们会到这里来把你关进监狱吗？他们会把我们的妈妈从我们身边带走吗？……”

他用一双小手抱住母亲，把脸埋在她的衣服里。克里斯丁搂抱着哭泣的儿子，抱着他坐到长凳上。她试图安慰孩子：

“孩子，亲爱的，不要哭……”

“谁也不敢来带走我们的母亲，”盖乌提走到小弟弟身边，拍拍他的肩膀。“不要哭……他们不敢对她怎样。要坚强起来，蒙南……孩子，我们不会让自己的母亲受屈辱，难道你不明白吗？”

克里斯丁坐着，把孩子搂在怀里——她觉得，孩子的眼泪把她的心熔化了。

这时劳伦斯说——他的脸颊泛起了红晕：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哥哥们？”

“一等祈祷仪式结束，”诺克维说，“我们就到神父的庄园里去，要求把我们的亲戚赎出来。我们必须从这一步着手。你们

同意我的意见吗，小伙子们？"

毕尔哥夫、盖乌提、伊瓦尔和斯库累回答说："同意。"克里斯丁说：

"乌耳夫在墓地上造成了流血事件。况且我必须想办法洗刷对他和我的诽谤。所有这些事情都非常重要，我的儿子，你们还太年轻，因此应当向年纪大的人征求一下意见，应该怎样办才好。"

"依你看来，我们应该去向谁征求意见？"诺克维说，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嘲笑的意味。

"顺德村的西哥尔德大人是我的表兄，"克里斯丁犹豫不决地说。

"既然他至今没有想到这种亲戚关系，"这个年轻人仍旧用那样的口气回答，"我们，埃尔伦的儿子，在遭难的时刻，不应当去向他乞求帮助。你们以为怎样，弟弟们？虽然我们还没有成年，可是我们都会使用兵器——至少我们中间的五个人……"

"我的儿子，"克里斯丁说，"在这件事情上你们靠兵器是得不到什么的。"

"妈妈，你让我们自己来决定吧，"诺克维简短地说。"妈妈，现在吩咐他们给我们拿点吃的东西来。你自己坐在你常坐的座位上，不要让仆人干预这件事情，"诺克维仿佛吩咐她似地说。

克里斯丁一口也吃不进。她一边考虑一边猜想——但不敢问他们现在是否打算派人去把父亲请来。她还猜想——她的事情会有怎样的结局。她不知道在这类情况下法律是怎样规定的：好象是，要推翻诽谤，她要向六个或十二个陪审员作洗刷的宣誓，大概审判要在沃格区乌林顺的大礼拜堂里举行……那里几

乎每一个大庄园里都有她母亲方面的亲戚。要是没有人肯支持她的宣誓，她就将在众目睽睽之下受辱，无法洗刷可耻的指控……还要使自己的父亲蒙受耻辱……他在这里的谷地中是外乡人。他用自己的勤勉取得了荣誉，博得了整个地区的尊敬。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在市民会议或集会上提出什么建议，大家都会异口同声地支持他。可是克里斯丁感觉到，现在她的耻辱还会落到父亲头上。她忽然意识到，她父亲是多么孤单，不管怎样，她每一次把羞耻、痛苦和凌辱带给他的时候，他在全区的人们中间总是孤单的。

她没有想到自己会再一次经受这样的感情：她一次又一次地感觉到，仿佛自己的心破碎了，在不停地流血。

盖乌提走到游廊里，向北面看了看。

“人们已经走出礼拜堂了，”他说。“我们要等所有的教民都分散吗？”

“不，”诺克维回答。“让他们看看埃尔伦的儿子们去见主教。拿着兵器，弟弟们。最好穿上你们的盔甲。”

只有诺克维一个人有全副武装。他把锁子甲放在一边，只戴上头盔，但却拿着盾牌、马刀和长剑。卑尔哥夫和盖乌提戴着通常在训练时戴的老式的头盔，伊瓦尔和斯库累只有民兵戴的小钢盔。母亲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几个儿子。一种不熟悉的感情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我的儿子，你们从头到脚全副武装到神父的庄园里去，这样做是不明智的，”她颤抖着说。“不要忘记祭坛的神圣，不要忘记有主教在场。”

诺克维回答：

“现在约柔寨的荣誉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们准备付出

向我们索取的代价。”

“卑尔哥夫，你就不要去吧，”母亲看到这个半瞎的青年手里执着一把巨大的长柄斧子，害怕地央求说。“要记住，我的儿子，你的眼睛看不清楚！”

“没有关系。在这斧子的长度以内我还看得清，”卑尔哥夫掂一掂手中的兵器的分量，回答说。

盖乌提走到小劳伦斯床边，取下孩子经常挂在自己床头墙上的外祖父的宝剑。盖乌提把宝剑拔出剑鞘，看了看剑身。

“把你的宝剑借给我，亲人……我想，要是我们的外祖父知道我们拿着他的宝剑去做这样的事情，他不会责备我们的。”

克里斯丁把手臂弯向背后。她胸中迸发出一声叫喊，害怕和绝望的叫喊，但这种叫喊也是从比她的一切恐惧和苦恼更加强烈的另外一种感情中产生的——她在生下这些男子的时候也曾经这样叫喊过。生活使她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创伤，无法计算，也没有止境，但现在这些创伤收口了，虽然伤疤很痛，象瘀肉似的，但她明白，她现在不会由于失血而死去……不，她一生中从来没有经受过象现在这样的感情……

花和叶从她身上飘落了，但树枝还在，树干还没有倒下。自从她腹中怀着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的孩子以来，她第一次完全忘记了他们的父亲，而只想到这些儿子……

可是儿子们并没有看母亲，她坐在长凳上，脸如死灰，睁大的眼睛里带着绝望的神色。蒙南仍旧躺在她怀抱里——这一段时间他一直搂抱着母亲。五个青年走出房间。

克里斯丁站起来，走到游廊里。弟兄五人绕过院子里的房屋，沿着在寒风中摇荡的颜色暗淡的大麦中间的小径，鱼贯地向鲁蒙寨庄园进发。头盔映出暗淡的微光，但诺克维的宝剑和

孪生弟兄的长枪上却射出明亮的太阳的光斑。她站着，目送着这些青年。她是他们的母亲……

回到房间里，她在放在柜子上的圣母马利亚像前面双膝跪下。她胸中迸发出绝望的悲啼。蒙南大声啼哭，伏在她身上，劳伦斯从床上跳下来，也跪在母亲旁边。她把两个小儿子搂抱在怀里……

自从她的孩子死去以后，她心里想：现在她祈祷什么呢？她的心冰凉了，麻木了，变硬了，象石头一样，她意识到自己在向火焰地狱张开的大口笔直滚下去。可是现在，不以她的心意为转移，她的嘴唇里吐出了祈祷的话语，不以她的意志为转移，她的心向天上和地上的主宰圣母马利亚呼吁——这是恐惧的号叫，赞美的号叫，感恩的号叫："马利亚，马利亚啊！我还非常富裕，我拥有不可计量的珍宝，我可能会失去这些珍宝……仁慈的圣母，请你把它们置于你神圣的庇护之下！……"

神父的庄园屋外挤满了人。埃尔伦的儿子们一走进大门，几个农民齐声问他们要干吗。

"对你们暂时没有什么，"诺克维带着挑衅的微笑回答。"马格努斯，今天我们希望同主教谈一谈。不过你们定一个日期吧，也许我和我的弟弟想同你们算帐。今天你们不必害怕我们。"

群众中发出愤怒的叫喊声。苏耳蒙神父走到门口，想叫这些青年离开，但有些农民说，儿子有权了解对他们的母亲提出的控告。这当儿主教的仆人走到屋外，请埃尔伦的儿子们离开鲁蒙寨庄园，因为主教准备用饭了，他没有时间听他们的意见。但农民们吵闹起来，说这样做不公平。

"什么事情，善良的人们？"忽然楼上传来一个威严的声音。

谁也没有注意到哈瓦尔德主教本人已经出现在楼上的游廊里。他身材高大、肥胖、气宇轩昂，穿着紫蓝色的长袍，雪白的头发上戴着红色的绸帽。“这几个青年是谁？”

有人回答说，他们是约栾寨庄园的克里斯丁的儿子。

“你大概是长兄吧？”主教对诺克维说。“那么我同你谈。其余的让他们在外面等着。”

诺克维沿着楼梯走到游廊里，跟随主教走进房间。哈瓦尔德主教坐在主人的座位上，目光注视着这个青年，青年站在他面前，手撑在一柄长剑上。

“你的名字叫什么？”

“叫埃尔伦之子尼古拉乌斯，大人。”

“埃尔伦之子尼古拉乌斯，你认为你必须这样周到地武装起来，才能同你的主教谈话吗？”老头儿带着不大明显的冷笑说。

尼古拉乌斯满面通红。他退到屋角，把兵器和头盔放在那里，重新回到主教身边。他站在主教面前，光着头鞠了一躬，一只手抓住另一只手的手腕，潇洒自在，从容不迫，但同时谦恭有礼。

哈瓦尔德主教心里想：这个青年受过骑士态度和礼貌的教育。大概在他父亲失去财产和荣誉的时候，他已经长大了——他显然不会忘记自己是侯萨村世袭领地继承人的那个时候。况且他长得一表人材……主教对这个青年深深地感到怜悯。

“同你一起站在院子里的那些人是谁，大概是你的弟弟吧？你们一共弟兄几个？”

“活着的有七个，大人。”

“有多少年轻的生命被牵涉到这件事情中！”主教心里想，不由得叹了口气。

"坐下吧，尼古拉乌斯。你大概想同我谈谈眼下沸沸扬扬的关于你母亲和她管家的传闻吧？"

"谢谢您，大人。在你面前，哪儿有我的座位。"

主教若有所思地向这个青年看了一眼。然后慢吞吞地说。

"事情是这样的，尼古拉乌斯，我难以相信关于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的这些传闻。况且除了她的丈夫以外，谁也没有权利指控她通奸。不过这里牵涉到你父亲和这个乌耳夫的亲戚关系，况且那个人还是你的教父……而雅尔留德对他提出的控告，在许多方面会损害你母亲的名誉。告诉我，雅尔留德说丈夫经常打她，丈夫和她已经一年不同房了，这是真的吗？"

"乌耳夫和雅尔留德的关系很不好……我的教父娶她的时候，已经上年纪了，况且他有时容易发火，性子比较粗暴。不过他对我们弟兄几人，对我们的父亲和母亲始终是最忠实的朋友和亲戚。亲爱的大人，我向你来请求的第一件事情是：如果可能的话，请您吩咐把乌耳夫交保释放，保证金我们马上就付。"

"你还没有成年吧？"主教问。

"没有，大人。不过我母亲愿意付赎金，不管您要求多少。"

主教摇摇头。

"我肯定知道，我父亲也会这样做的。我打算马上到多乎尔山去把一切事情都告诉他。如果您愿意明天同他谈话……"

主教抓住自己的下巴，用大拇指挠着，发出轻微的抓挠声。

"坐下吧，尼古拉乌斯，"他说，"这样我们谈话比较方便些。"诺克维向主教鞠躬道谢，就在凳子上坐下。"那么，乌耳夫不尽丈夫的义务，这是事实？"主教问，仿佛这时才想起这一

点，

"是的，大人……据我所知是这样的……"主教笑了笑，这时诺克维才也用嘴角笑了笑。"从去年圣诞节起，乌耳夫同我和我的几个弟弟一起睡在楼上的房间里。"

主教又沉思起来。

"那么伙食呢？谁关心他的伙食？"

"乌耳夫出外去打猎或者办理别的事情的时候，妻子给他准备一袋路上吃的食物。"诺克维脸上露出了一点迟疑的神气。"那时一开始我们之间发生了一点分歧。母亲希望乌耳夫象他结婚前一样，重新同我们一起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乌耳夫不同意，他担心，如果他违反了当初他成家时同父亲订立的协议——他从主人那里取得一部分农产品，作为他私人的需要，——那么人们就会说闲话。况且他认为母亲无偿地供给他伙食是不公平的。不过母亲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乌耳夫现在就在我们那里吃饭，至于协议，留待以后再修改。"

"嗯。不过关于你母亲，人们都说她很精明，很会保护自己的财产……"

"不过不是在食物方面，"诺克维坚定不移地说。"这一点我们庄园里的每一个男女雇工都可以证明。每逢请客吃饭，我母亲是世界上最慷慨的妇女。她仍旧象以前我们家境富裕时一样慷慨好客：对她来说，把美酒佳肴放在桌子上请客，这是最大的乐趣，同时她也不会忘记，使每一个最卑微的家仆、牧猪奴、乞丐都得到一份食物。"

"嗯。"主教陷入了沉思。"你说，你想去把父亲请来。"

"是的，大人。我还应该怎么办呢？"由于主教不回答，这位青年继续说："我和弟弟盖乌提去年冬天去看过父亲。那时我们

对他说，母亲快生孩子了。他一点也没有向我们暗示过他对母亲的忠诚有丝毫怀疑。不过父亲从来就不喜欢西尔，他希望住在多孚尔山自己的庄园里，母亲去年夏天去探望过他。他对母亲生气，是因为母亲不愿意留在他那里替他管理家务：他本来认为，母亲会把约栾寨庄园交给我和盖乌提，她自己迁到海乌格庄园去……”

哈瓦尔德主教老是抚着下巴，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青年。

不管人们对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有怎样的议论，他总不至于这样无耻，竟会在自己的儿子面前说他们的母亲和人通奸。

许多情况是对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不利的，不过主教还是不能相信。他感觉到，克里斯丁不会昧着良心说她不知道人们在议论她和哈耳多之子乌耳夫的关系。虽然他记得，这个女人过去没有能抵挡肉欲的诱惑……她和现在同她分居的那个人当时曾经用不体面的方式迫使劳伦斯同意他们结婚……

一谈到孩子的死，他马上注意到，克里斯丁受到内心的责备。不过即使她虐待自己的孩子，人世的法庭也无权为此而惩罚她。这种罪孽，她应当按照她的忏悔神父的指示在主面前赎取。况且虐待婴孩也不能确凿地证明孩子是她通奸生的。她自己已经上了年纪，丈夫离开了她和七个大孩子，使他们处在比他们出生时窘迫的处境，在这种情况下，她未必会对这个孩子的出生感到高兴。很难巴望她热爱这最后一个孩子。

他不相信克里斯丁破坏了夫妇之间的誓言。虽然，只有主知道，自从他穿上神父的长袍后的四十年中他什么事情都听到过，看到过，但对这个女人他毕竟还是相信的……

然而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的行为只能有一种解释。妻子

怀孕、生孩子、孩子死去的时候埃尔伦都不来探望妻子，只能说他不承认这是他的孩子……

这个人今后会持怎样的态度呢？他会象一个品格高尚的人那样看在七个儿子份上不顾一切地站出来保护自己妻子的名誉吗？还是相反，既然事情已经暴露，他就起来控告妻子？如果相信人们对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的一切议论，也许很难保证他不会这样做。

"谁是你母亲最亲近的亲戚？"最后主教问。

埃琳庄园的哈瓦尔德之子耶尔特是我母亲的妹夫，他娶了福尔莫庄园西蒙·达莱的寡妇。母亲还有一个堂弟和一个堂妹：斯库格庄园的奥斯蒙之子凯提耳和嫁给西哥尔德·居尔宁的拉根。林格赫姆的伊瓦尔·耶斯林和他的弟弟特隆德之子霍瓦尔德是母亲的表弟。不过他们住的地方都离这里很远……"

"那么顺德村的西哥尔德·艾耳迦伦大人呢？他也是你母亲的表兄。这位骑士应该干预这件事情，站出来保护自己的亲戚，尼古拉乌斯！我的朋友，你今天马上骑马到他那里去，把一切事情告诉他！"

诺克维迟疑不决。

"可敬的大人！我们同西哥尔德骑士之间素来没有情谊。况且我想，即使西哥尔德大人出来替我母亲说话，对她的事情取得完满结局也帮不了忙。在我们这个地区大家都不喜欢埃尔伦·艾耳迦伦的子孙。就是我父亲也得不到邻居们的谅解，因为他把耶斯林家牵涉到那桩阴谋活动里，为此，我们失去了侯萨村庄园，而他们失去了顺德村。"

"不错。埃尔伦·艾耳迦伦。"主教笑了一笑。"他的确经常同人寻衅吵架——他在这里北方，想方设法同自己所有的亲戚

为敌。甚至象你外祖父那样一个虔诚的人，为了能在亲戚之间保持和睦，不怕吃亏让步，结果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他同埃尔伦·艾耳迦伦成了势不两立的敌人。”

“这是确实的。”诺克维也禁不住哭起来了。“争执是由于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引起的：由于两块镶花边的床单和一块绣着浅蓝色花纹的毛巾——一共只值两马克铜币。我的外祖母对外祖父说，在分遗产的时候无论如何要得到这些东西，伊瓦尔之女哥德缕也要求她丈夫这样办。结果埃尔伦·艾耳迦伦专横地取得了这有争议的财产，把它藏在自己的旅行包里，可是劳伦斯把它从旅行包里取了出来——他认为自己有更多的权利，因为这些东西是拉根弗丽德出嫁前住在顺德村时亲手绣的。埃尔伦·艾耳迦伦知道了，给了外祖父一记耳光，外祖父抱住艾耳迦伦，三次把他摔在地上，同时还把这位骑士甩来甩去，仿佛一只空的口袋一样。从此以后他们相互之间不再谈话——只是为了一点点小东西……这东西现在保存在我母亲的箱子里……”

主教乐得哈哈大笑。他对这段情节知道得很清楚，这件事情当时成为许多人的笑柄：看，伊瓦尔的两个女儿对自己的丈夫有多大的威力。主教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个年轻人的脸色缓和了，露出了笑容，戒备、畏惧的神色从他漂亮的灰蓝色眼睛里一下子消失了。哈瓦尔德主教越笑越起劲。

“你记错了，尼古拉乌斯，他们相互之间后来还谈过一次话，这是我亲眼看见的。那是在奥斯陆，在厄费米亚王后驾崩前一年的圣诞节宴会上。先王哈康同劳伦斯谈话——劳伦斯是到南方去祝贺我们的国王并向他表示效忠的。国王说，连襟之间的这种仇隙不符合基督徒和勇士的精神。于是劳伦斯走到埃尔伦·艾耳迦伦身边，埃尔伦·艾耳迦伦同几个侍从站稍远的

地方。劳伦斯真心诚意地请求他原谅，承认自己火气太大，答应派人把床单和毛巾送给哥德荣太太，并代表她的弟弟和妹妹向她问好。埃尔伦·艾耳迦伦回答说，如果劳伦斯肯当着证人的面承认自己在分岳父遗产时的行为象小偷和强盗，那么他就同劳伦斯和解。这样，劳伦斯就猛地转身走开了——伊瓦尔·耶斯林的两个女婿的这次见面，确实是他们在尘世的最后一次见面。"主教说罢，又放声大笑起来。

"现在你听我的话，埃尔伦之子尼古拉乌斯，"主教把一只手搁在另一只手上，重新开始说。"我不知道这样匆促地把你父亲请到这里来并把哈耳多之子乌耳夫释放是不是明智。我认为你母亲必须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因为她被当众指控有罪。你认为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以后，克里斯丁是否还能找到几个妇女来为她的起誓作证？"

尼古拉乌斯抬起眼睛看着主教——他的目光中露出怀疑和害怕的神色。

"反正，可以暂缓几天，尼古拉乌斯！你父亲和乌耳夫在村里是外乡人，这里的人们不喜欢他们，但是克里斯丁和雅尔留德两人都是这里土生土长的，雅尔留德生长在南边远得多的地方，你母亲是这里的居民看她从小长大的。况且我感觉到，附近的人们没有忘记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我觉得，他们的本意是想教训教训你母亲，由于在他们看来她是个不好的女儿，但显然，许多人已经明白，他们对她这样诽谤，已经对她的父亲帮了倒忙。他们已经后悔了，在嗔怪自己，不久他们就会真心诚意地希望克里斯丁能够洗刷自己的罪名。到那时候，也许雅尔留德对她丈夫的一切指控会自然而然地冰消瓦解。如果她的丈夫以后再任意妄为，激起人们的憎恨，那是另一回事了……"

“我的大人，”诺克维看了看主教的眼睛，表示异议。“请您对我的顶撞不要生气，不过这样做不合我的心意。难道我们不能对我们最好的朋友和亲戚给予一点帮助，不应该请父亲到这里来保护我们的母亲吗？……”

“我的儿子，我还是要请求你听我的劝告，”哈瓦尔德主教说，“不要急于去把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叫来。不过我会叫人写一封信给顺德村的西哥尔德大人，请他立刻前来见我……什么事？那里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主教站起来凝望着游廊。

楼下，埃尔伦之子盖乌提和卑尔哥夫背靠着阁子的墙壁，在抵御主教的武装仆人。刚巧在主教和尼古拉乌斯走到游廊里的当儿，卑尔哥夫用斧子劈伤了其中的一个仆人。盖乌提挥舞着宝剑。有几个农民抓着伊瓦尔和斯库累，其余的人把受伤的仆人抬到一边。苏耳蒙神父站在稍远的地方，他的鼻子和嘴巴里血如泉涌。

“住手！”哈瓦尔德主教大声喝道。“埃尔伦的儿子们，马上放下兵器……”他下楼到院子里，走到这几个青年身边，他们马上顺从地听从他的命令。“发生了什么事情？”

苏耳蒙神父抢上一步，鞠了个躬说：

“可敬的主教，埃尔伦之子盖乌提亵渎神圣，您自己可以看到，他动手打我，打自己的教区神父。”

这时从人群中走出一个上年纪的农民，向主教鞠了个躬说：

“可敬的主教，神父对这个青年恶意取笑。他用不堪入耳的话说他的母亲，要是盖乌提默默地承受这种辱骂，那才令人奇怪呢。”

“闭嘴，神父……我不能同时听两个人说话，”哈瓦尔德主教严厉地说。“特隆德之子奥拉甫，你继续说下去。”

特隆德之子奥拉甫说：

"神父老是辱骂埃尔伦的儿子们，但卑尔哥夫和盖乌提还是保持冷静的态度回答他的话。盖乌提顺便提到，这一点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作证，克里斯丁去年夏天到多孚尔山去探望过自己的丈夫，在那时怀了这个引起风波的倒霉的孩子。可是神父却说，约栾寨庄园的主人们一向是以学识广博闻名的，毫无疑问，克里斯丁看过大卫王和拔示巴的故事①——也许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真是个糊涂虫，象赫人乌利亚一样。"

主教的脸红得几乎象他头上戴的帽子一样，他的乌黑的眼睛闪闪发光。他用目光对苏耳蒙神父打量了一下，甚至不屑同神父讲话。

"埃尔伦之子盖乌提，你可知道，你的这种行为要受开除教籍的处分？"哈瓦尔德主教问。接着他命令把埃尔伦的儿子们押送回约栾寨庄园，他派自己的两个仆人和亲自挑选的四个最受尊敬、最可靠的农民作为看守，同他们一起去。

"尼古拉乌斯，你也和他们一起去，"主教对诺克维说。"暂时不要采取什么行动。你的几个弟弟对你母亲的事情没有帮助，我明白，有人在故意挑动他们起来吵闹。"

然而哈马尔的主教在内心认为，克里斯丁的几个儿子们未必把她的事情弄僵。他看到许多居民对约栾寨庄园女主人的态

---

① 据《旧约全书·撒母耳记下》：大卫王看见一个妇人容貌甚美，打听到她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大卫王派人去把妇人接来，与她同房。拔示巴怀了孕，告诉大卫王。大卫王派人到前线去通知约押元帅，叫他命令乌利亚回来。乌利亚回来后，大卫王打发他回家去和妻子同睡。但乌利亚却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大卫王没法，又写信给约押，要他把乌利亚派到最危险的地方去。结果乌利亚被敌人杀死，大卫王把拔示巴接到宫中做妻子。

度已经渐渐改变，不象早晨她同哈耳多之子乌耳夫一起上礼拜堂，想让乌耳夫带领她的孩子去接受主教祝福时那样使他们感到愤怒了。约翰之子柯耳本的心情也是这样——哈瓦尔德主教就是派他负责护送埃尔伦的儿子们的。

诺克维第一个走进楼上的房间，只见克里斯丁坐在劳伦斯的床沿上，俯伏在小儿子胸前。他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告诉了母亲，特别强调主教认为她是清白无辜的，除此以外，按照哈瓦尔德大人的看法，有人在故意挑动埃尔伦的儿子们吵闹。不过诺克维劝母亲自己不要去见主教。

这时弟兄四人被带进房间。母亲向他们看了一眼；她苍白的脸上露出奇怪的表情。由于某种陌生的感觉，这时她又感到深深的绝望和害怕，几乎憋得透不过气来。不过她还是平静地对盖乌提说：

“你这样做很不好，我的儿子……你把劳伦斯的宝剑亮出来反对传播流言蜚语的庄稼人，这使它很不光彩……”

“我把它亮出来首先是反对主教的侍从，”盖乌提怒气冲冲地反驳。“不过事实毕竟是事实：外孙由于这样的事情而不得不拿起兵器，这对我们的外祖父是很不光彩的……”

克里斯丁向儿子看了一眼，马上转过身去。虽然儿子的话剧烈地刺痛了她，她仍然忍不住笑起来。她心里想：“这孩子小时候就喜欢咬母亲的奶头。”

“妈妈，”诺克维说。“我认为，现在你最好走开吧，把蒙南也带走……在他安静下来以前，别让他一个人待着，”他低声补充了一句，“别让他走出屋子，免得他看见几个哥哥都被人看押着。”

克里斯丁站起来。

“我的儿子……如果你们不认为你们的母亲是不值得尊敬的……那么在我离开以前吻吻我。”

诺克维、皋尔哥夫、伊瓦尔和斯库累一个个走到母亲面前吻她。那个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的儿子用痛苦的目光注视她，当母亲向他伸出手的时候，他用嘴唇亲了亲母亲衣袖的褶痕。克里斯丁忽然看到：这五个儿子，包括盖乌提在内，现在都长得比她高了。她草草地整理了一下劳伦斯的床铺，就带着蒙南走出房间。

约栾寨有四幢房子是楼房：起居室，劳伦斯建造大屋以前克里斯丁小时候在夏天居住的新阁子，老阁子和有阁楼的储藏室：那里夏天给使女们睡觉。

克里斯丁同蒙南走到新阁子的楼上。自从婴孩死后，他们一直睡在那里。克里斯丁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等待弗丽达和哥恩希德端晚饭上来。克里斯丁要弗丽达关心一下，给看押她儿子的农民们也送些啤酒和食物。这使女回答，她已经叫人给他们送食物去了——这是按照诺克维的吩咐，可是农民们说，他们是带着这样的差事到庄园里来的，因此不敢叨扰女主人。不过已经有人给他们送来饮料和食物了。

“那么就给他们送一桶啤酒去吧，”克里斯丁说。

年轻的使女哥恩希德的脸哭得发肿了。

“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你的仆人中没有一个人相信这种胡言乱语，我们一直对所有的人说：我们认为这是无中生有的。”

“这样说来，你们早就听到这种谣言了？”女主人问。“要是你们马上告诉我，那就好了……”

"由于乌耳夫的缘故，我们不敢告诉你，"弗丽达说，哥恩希德一面哭一面补充说：

"他威吓我们，要我们保持沉默……我多次想叫你注意，同乌耳夫谈话不要谈得时间太晚……"

"乌耳夫……这样说来，他也早知道了？"克里斯丁低声问。

"雅尔留德很久以前早就指责他不忠实了—— 他就是为这一点而打雅尔留德的。圣诞节，那时你已经怀孕了，我们晚上在乌耳夫家里作客……那里还有苏耳维、艾文德和西尔南部的一个邻人，雅尔留德突然说，你怀的孩子是乌耳夫的。乌耳夫就用腰带抽她，抽得她满脸是血。可是雅尔留德后来一直对大家说，乌耳夫不想抵赖……"

"后来整个谷地就都谈论起这件事情了？"女主人问。

"是的。可是我们，你的仆人，一直是替你辩护的，"哥恩希德号哭着说。

克里斯丁在床上蒙南身边躺下，紧紧地搂抱着孩子，使他安静下来，可是她自己和衣躺着，整夜没有合眼。

这时在起居室楼上的房间里，小劳伦斯从自己床上爬起来，穿上衣服。入夜前，趁诺克维下楼去料理家务，孩子溜出房间，走进马厩。他给属于盖乌提的那匹黄骠马备上鞍子。除了劳伦斯不敢骑的一匹公马以外，这是约荣寨庄园里最好的一匹马。

在庄园里担任守卫的一个农民走到孩子面前，问他打算到哪儿去。

"我是不受看押的，"小劳伦斯回答。"不过我不想隐瞒你……我要到顺德村去请西哥尔德骑士到这里来保护自己的亲

戚，你不应该阻拦我……”

“天快黑了，孩子，”约翰之子柯耳本出来干涉。“我们不能让这个孩子在夜里一个人到沃格去，”他说。“应该得到他母亲的同意。”

“请你们别这样，”劳伦斯恳求。他的嘴唇哆嗦了一下。“我非常紧急，我把自己交托给主和圣母马利亚。如果我母亲是清白无辜的，他们会神圣地保护我。否则，我反正也……”他流着泪，憋得说不下去了。

农民沉默不语。柯耳本向这个浅褐色头发的英俊少年看了一眼。

“去吧，埃尔伦之子劳伦斯，愿主保佑你，”他说，想扶孩子上马。

但劳伦斯迅速地把马牵出马厩，两个农民刚来得及闪开。在庄园大门口孩子爬到一块大石头上，再跳上马背，向西，往沃格的方向飞奔而去。

8

劳伦斯的马跑得浑身是汗，终于跑到了拐弯的地方，那里有一条小路，沿着石头的山坡直上高高地耸立在西尔谷地北部的群山。劳伦斯明白，他必须趁天黑以前爬上高地。他完全不熟悉处在沃格、西尔和多孚尔之间的这个地方，不过这匹黄骠马夏天曾经在这里的牧地上放牧过，况且盖乌提不止一次骑着它到海乌格庄园去，虽然走的是另一条路。小劳伦斯伏在马脖子上，拉拉它的鬃毛：

“帮帮忙，好马！把我带到海乌格庄园去！我必须当夜找到

父亲。好，向前走！”

他沿着小路刚刚走到高地上，重新爬上马背，夜色开始很快地变浓了。现在马带着他在泥泞的山谷里走，四周是映衬在越来越黑的天幕上的一望无际的峭壁。道路两边是白桦树林，白色的树干泛着微光。有时潮湿的树枝打在马腹上和孩子的脸上，洒下一阵雨水。马蹄刨下的小石头带着轰响声滚到沿着谷底奔流的小溪中，接着，马的腿又陷入泥泞中。黄骠马在黑暗中找到道路，有时上山，有时下山，因此溪水的淙淙声也时隐时现。有一次在山间的黑暗中一头野兽吼叫起来，劳伦斯甚至不明白这是什么野兽。风萧萧悲鸣，时强时弱。

孩子把长枪搁在马的脖子上，因此枪尖刚巧伸出在它的两只耳朵之间，劳伦斯知道在这个峡谷里熊很多。他感觉到山谷仿佛没有尽头似的。他在黑暗中仅能听出声音地、喃喃地念着："Kyrie Eleison, Christeleison, Kyrieleison, Christeleison..."①

黄骠马涉水渡过一条山溪。现在他们头顶上展现出开阔的星空，圆圆的山顶在夜的黑暗中后退了，风在这宽阔的地带也变成另一个样子。孩子让马自己寻路前进，低声背诵着头脑中还记得的片段祈祷文："Jesus Redemptor omnium —— Tu lumen et splendor patris ..."②还时时念着："Kyrie Eleison"。现在，据他从星象判断，他们忽然拐向了正南方，但劳伦斯不敢勒住马，完全放任它自己走。这样，他又越过了几个没有树木、只生长着颜色暗淡的苔藓的陡崖。马停住了，喘着大气，

---

① 拉丁文："主可怜我们吧，基督可怜我们吧，主可怜我们吧，基督可怜我们吧……"

② 拉丁文："耶稣，万物的拯救者，你是祖国的光明和荣耀……"

在黑暗中侧耳倾听。劳伦斯看到东方的天色比较明亮了。在那里飘浮的云从底下现出银白色的边缘。马重新开始上路——现在笔直对着月亮升起的方向。“看来，到半夜还有一小时，”劳伦斯心里想。

月亮終于从远山背后完全露出来了，光华四射，山峰上新下的雪闪闪发光，在山缝和山壑里飘动的浓雾里现出白茫茫的一片。劳伦斯认出了附近的地势。他现在在蓝山下的苔藓高地上。

他很快找到了下山到谷地去的道路。又过了三小时，马一瘸一瘸地走进了洒满白色月光的海乌格庄园的院子。

埃尔伦开门的时候，孩子扑倒在游廊下面的地板上，失去了知觉。

过了片刻，劳伦斯在床上苏醒过来，床上铺着很脏的毛皮毯子，臭气熏人。房间里点着一根松明，松明就插在床头的木墙缝隙里。父亲向他弯着身子把湿布盖在他脸上。父亲只穿着衬衣、在松明的闪烁光线中，劳伦斯看到他的头发已经完全花白了。

“妈妈……”小劳伦斯张开眼睛说。

埃尔伦转过身去，孩子无法看清他的脸色。

“怎么啦？”他終于几乎听不出声音地说。“你母亲……她……生病了？”

“爸爸，赶快回家去救救她吧……他们控告她……犯了很大的罪……他们把她，乌耳夫和我的几个哥哥都看押起来了，爸爸！”

埃尔伦摸摸劳伦斯通红的脸和手臂，孩子又在发烧了。

“醒醒，你在说胡话吧……”

可是劳伦斯在床上坐起来，有条有理地把昨天他们庄园里发生的一切事情讲了一遍。埃尔伦默默地听着，一面听儿子继续讲下去，一面穿衣服。他穿上靴子，系上马刺。然后把牛奶和食物端来给孩子吃。

“可是我怎么能让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呢，我的孩子？还是我先把你送到勃列肯庄园的阿斯莱乌格那里，然后再到南边去。”

“爸爸！”劳伦斯抓住他的手。“不！我要回家……和你一起去……”

“你在生病，孩子！”埃尔伦表示反对，他的声音中充满了孩子过去从来没有听见过的柔情。

“不管怎样，爸爸，我要和你一起回到妈妈那里去……我要回家……去见妈妈……”说着他象小孩一样大声啼哭起来。

“可是你的那匹马瘸腿了，我的朋友，”埃尔伦把孩子抱在怀里，但孩子还不肯罢休。“况且你这样疲乏……好吧，好吧，”他终于同意了。“烟黑马能把我们两个人一起带去……”

“如果你不忘记，”他把自己的西班牙马从储藏室里牵出来，把劳伦斯的马牵进去，然后说，“提醒我派一个仆人来取你的马和我的零星东西……”

“你将留在家里吗，爸爸？”孩子高兴得欢呼起来。

埃尔伦茫然地望着前方：

“我不知道……不过我预感到我不会回到这里来了……”

“难道你不能够多带一点兵器吗，爸爸？”看到埃尔伦除了宝剑以外，只取了一把轻巧的小斧子就打算走出房间，孩子又问。“你甚至把盾牌也留在这里？”

埃尔伦对自己的盾牌看了一眼。盾牌的牛皮磨破、裂开了，白底上的红狮几乎已经看不清楚。埃尔伦把盾牌放在床上，用

毛皮毯子遮盖起来。

“把一批庄稼汉从我家中赶出去，用这些兵器已经足够了，”他说。

他走到院子里，把门闩上，跳上马鞍，再帮助孩子爬上马背，坐在自己身后。

天空被越来越浓的乌云遮盖住了。他们沿着山坡下山，进入一个一片漆黑的树林。埃尔伦看到儿子疲倦得在马背上几乎坐不住了，于是就让他坐在自己前面，用一只手抱住他。埃尔伦让儿子的长着浅褐色头发的脑袋贴在自己胸口——劳伦斯在弟兄中最象母亲。埃尔伦把他的斗篷的风帽扣扣好，吻了吻他的后脑。

“你妈妈……夏天……那个不幸的孩子死去的时候，……非常悲伤吗？……”过了一会儿，埃尔伦用仅能听出的声音问。

劳伦斯回答说：

“小弟弟死去的时候，妈妈没有流泪。可是以后每天夜里都到他的坟墓上去……盖乌提和诺克维悄悄地跟在她后面……不过他们不敢走近，也不敢让她知道他们在保护她……”

过了片刻，埃尔伦说：

“她没有流泪……过去，你妈妈年轻的时候，我记得，她眼泪多得象垂柳枝上掉下来的露水……那时候克里斯丁在爱她的人们中间，是最和气、最温柔的。从那时以后，她的心渐渐变硬了……这多半是由于我的过错。”

劳伦斯补充说：“哥恩希德和弗丽达说，小弟弟活着的时候，母亲一想到没有人去看她，就老是流泪。”

“主帮助我吧，”埃尔伦低声说，“我是个没有头脑的人。”

他们在谷地上走，渡过了一条小河。埃尔伦用自己斗篷

的衣裾小心地遮盖着孩子。劳伦斯打着瞌睡，有时昏沉沉地睡着了——他感觉到父亲身上散发出一种象穷人身上发出的气味。他仿佛还记得，在他很小的时候，他们还住在侯萨村，父亲每星期六洗过澡走出来，手里拿着几个小圆球，里面发出一股奇香。以后，父亲的手掌和衣服上还久久地保持着这种幽雅的芳香。

埃尔伦的马迅速而平稳地跑着。这里，在山下，长着石楠的荒地上一片漆黑。埃尔伦无意识地辨认着道路——他从洛根河不同的流水声知道，什么地方河水在平地上流，什么地方从石坡上倾泻下来。马在平坦的石头上飞奔时，马蹄下射出一星星火花。当小路伸入松树林的时候，烟黑马很有把握地在盘根错节的树丛中走，马蹄轻柔地踩在碧绿的细草地上，草地上有溪水汇成的一摊摊水洼。黎明前他能赶到家中……这正是时候……

他脑海中老是浮现出那个遥远的严冬的月夜，天色蓝蒙蒙的，他驾着雪橇在这个谷地里飞奔——后面坐着哥恩纳尔之子卑伦，双手扶着一个死去的女人。不过这个回忆已经暗淡了，遥远了。儿子告诉他的一切事情：谷地中发生的这些事情和关于克里斯丁的荒谬的谣传，也似乎已经遥远了，象梦中的幻影似的……他费心思索，也是徒然。不过，他回到家里以后，还有时间去考虑该怎么办。现在一切都远远地退开了——只留下一种惶惑不安和害怕的心情：他马上要同克里斯丁见面。

他眼巴巴地等待着克里斯丁，眼巴巴地等待着，并且坚定不移地相信她最后终究会来的。在他还不知道克里斯丁给他们的孩子取了怎样的名字以前……

在黎明前的昏暗中，教民们做完早弥撒从礼拜堂里走出来——祈祷仪式是由哈马尔的一个神父主持的。首先走出来的人们看见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骑马往自己庄园的方向飞奔而去，于是把新闻传播给其余的人。产生了微微的骚扰，人们议论纷纷。人们从礼拜堂的小山冈上走下来，走到三岔路口，三五成群地站在通向约柔寨庄园的路口。

埃尔伦走进自己庄园的院子，这时正当苍白的月牙儿从云朵和山峰之间钻出来。

他在管家门前看见为数不多的一批人——他们是雅尔留德的亲友，留在她家中过夜的。其他几个男人——在起居室楼下过夜的看守，——听到马蹄声，也走到门外。

埃尔伦勒住马，高傲地向聚集在那里的农民扫视了一下，用嘲弄的口吻大声问道：

“今天我们庄园里不请客……我没有听说过要请客……不过，善良的人们，也许你们不是为此而一清早到这里来吧？”

他们用忧郁和愤怒的目光回答他。埃尔伦坐在细腿的外国种马上，身材匀称，姿态优雅。烟黑马的鬃毛过去修剪得短短的，现在却蓬乱地披散着，里面出现了白毛，总而言之，显然主人没有好好地给它修饰。马眼睛不安地闪着光，它不耐烦地在原地踏步，竖着耳朵，抬起好看的小脑袋，把唾沫星子向四面八方喷射。马具过去是红色的，马鞍上有金色的花纹，现在这马具已经褪色了，磨损了，修理过不止一次。马背上的主人的服装也不比一个流浪的乞丐好一些：从普通的黑毡帽下露出灰白的发绺；长着一条长鼻子的苍白的脸上，皱纹密布，长满灰白色的坚硬的胡子。可是他坐在马鞍上，身体笔直，带着高

傲的笑容，从上而下地看着这一群农民。不管怎样，他显得还很年轻，依旧象领袖一样骄傲。于是他们对这个外乡人产生了剧烈的憎恨，尽管他曾经使他们奉为自己领袖的那些人遭到这样的不幸，苦难和耻辱，却仍旧固执地不肯低头。

然而第一个想出话来的农民却克制住愤怒回答说：

"我知道，埃尔伦，你碰到了自己的儿子。那么，想必你也知道，我们不是到这里来参加宴会的——我很奇怪，在这样的场合你怎么还有勇气开玩笑。"

埃尔伦向孩子看了一眼，孩子仍旧睡着，因此他的口气软下来了：

"你们自己也看到，孩子病了。他从村里带来的消息，使我感到非常奇怪，我认为这是发高烧的病人说的胡话……有的简直是白日做梦……"埃尔伦皱了皱眉头，注视着马厩的方向。就在这当儿，从马厩的门里走出哈耳多之子乌耳夫，还有其他几个农民，包括他的一个小舅子在内，他们牵着几匹备上鞍子的马。

乌耳夫扔下缰绳，飞快地奔到主人面前：

"你终于来了，埃尔伦！孩子也同你在一起！赞美耶稣和圣母马利亚！他母亲不知道他跑掉了。我们正要出去寻找……主教听说孩子一个人骑马到沃格去，就让我起誓后释放了我。劳伦斯怎样了？"他不安地问。

"感谢主，你们找到了孩子，"雅尔留德流着泪说。现在她也走到院子里。

"啊，是你，雅尔留德，"埃尔伦说。"我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你和你的一切喽罗赶出我的庄园，不准你们再留在这里。继这个造谣的女人之后，我要教训胆敢诬告我妻子的每一个

人……”

“等一等，埃尔伦，”哈耳多之子乌耳夫打断了他的话。“雅尔留德是我合法的妻子。我想，我们两人都不希望继续在一起生活，不过，首先让我把她的一切财产、嫁妆和彩礼交给我的两个小舅子，然后才让她从我家中离开……”

“难道我已经不是这里庄园的主人了吗？”埃尔伦怒气冲冲地喊道。

“这一点你去问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吧，”乌耳夫说。“看，她本人来了。”

克里斯丁站在阁子楼上的游廊里。现在她沿着楼梯慢慢地走下来。她不自觉地把挂在脑后的头巾拉到额上，整了整昨天从礼拜堂里回来后一直没有脱去的衣服。但她脸上神色木然。

埃尔伦一步步慢慢地向着她走去。他在马背上稍稍向前探出身子，带着绝望和害怕的神色注视着这个脸如死灰的女人。

“克里斯丁，”他用央求的口气说。“我的克里斯丁，我回家了，回到你身边来了。”

克里斯丁仿佛没有听见，也没有看见。这时坐在父亲怀里的劳伦斯稍稍清醒过来，慢慢地爬下马背。不过他的双脚一着地，马上就倒在草地上。

母亲脸上起了一阵痉挛。她向儿子弯下身子，双手把这个高大的孩子抱起来，把他的脑袋搂在胸口，仿佛他是个婴孩似的——只是他的两条长长的腿几乎拖到地上。

“克里斯丁，我亲爱的朋友，”埃尔伦绝望地哀求，“我知道我来得太晚了……”

克里斯丁脸上又起了一阵颤栗。

“不，还不晚，”她心如铁石地低声说。她对无力地躺在她怀里的儿子看了一眼。“我们的最后一个孩子已经长眠在潮湿的地下——现在轮到劳伦斯了。盖乌提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我们其余的几个儿子……不过，埃尔伦，我和你毕竟还留下一点财产，还可以随便糟蹋……”

她转身背对埃尔伦，双手抱着孩子穿过院子。埃尔伦骑在马上跟着她走，一步也不离开她。

“克里斯丁……天哪，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克里斯丁，难道你不要我同你待在一起吗？……”

“现在我对你什么也不需要了，”她依旧用这样口气说。“现在你没有力量帮助我——不管你留在这里也罢，躺在洛根河底也罢……”

这时埃尔伦的几个儿子走到起居室楼上的游廊里。盖乌提迅速地奔下去，想制止母亲。

“妈妈！”他用央求的口气说。可是母亲向他看了一眼，他就仿佛被钉在地上似的呆住了。

在阁子游廊的楼梯脚下站着几个农民。

“你们让开一点，”克里斯丁说，她抱着孩子想从他们身边走过去。

烟黑马摇着脑袋，不安地在原地踏步。埃尔伦已经把它转了半个弯，约翰之子柯耳本急忙抓住马笼头。克里斯丁没有看清发生了什么事情——她稍稍侧过身子，向背后说：

“不要拉住烟黑马，柯耳本……他要走，就让他走吧……”

柯耳本牢牢地拉住缰绳，回答说：

“克里斯丁，难道你还不明白，该是主人回家的时候了？”他转过身来对埃尔伦说：“你至少应该明白这一点……”

可是埃尔伦在他手上抽了一鞭子，使劲地踢着马，老头儿脚步踉跄地退到一边。有几个人跑过去想拦住埃尔伦。埃尔伦大声说：

“闪开！别管我们的闲事！况且我根本不是这里的主人。我不能让人套着车轭，象打谷场上的驴子一样。如果我不能成为这里的土地的主人，那么也决不待在这里的土地上！……”

克里斯丁转身面对丈夫，大声说：

“骑着马去吧！去见地狱里的魔鬼。你曾经把我引诱到那里，并把到手的一切都扔掉了……”

以后的一切进行得非常迅速，在场的人们都来不及醒悟并加以干预。博尔希德之子图勒和另外一个农民抓住克里斯丁的手臂：

“克里斯丁！你不应该责备自己的丈夫……”

埃尔伦策马直奔过去：

“啊，原来如此！你们胆敢动手抓我的妻子！……”他挥动斧子，向博尔希德之子图勒劈去。一斧头劈在这个农民的肩胛骨之间，农民当场倒下。埃尔伦重新举起斧子，刚巧在他从马镫上直起身子的当儿，有人投来一枪，正中埃尔伦的腹股沟。这枪是图勒的儿子投的。烟黑马举起前腿人立起来，用两只前蹄乱踢。埃尔伦用膝盖夹住马的肋部，向前弯下身子，把缰绳绕在左臂上，重新举起斧子。但几乎在同一时刻，他的左脚在马镫上踏不住了，血流如注。箭和标枪在空中呼啸……乌耳夫和埃尔伦的儿子们举起长柄斧子和脱鞘的宝剑奔到院子里来厮杀。这时一个农民把埃尔伦的马刺了一枪，马的前腿一屈，跪在地上，发出一声凄惨的悲鸣，连马厩里的牝马都闻声长嘶起来。

埃尔伦叉开两腿从地上站起来。他撑着卑尔哥夫的肩膀从马上跨下来。盖乌提赶忙从另一边扶住父亲。

"把它结果性命，"埃尔伦对马看了一眼请求说。马侧身倒在地上，嘴里吐着血水，伸直了脖子，狂暴地用马蹄乱踢。哈耳多之子乌耳夫执行了自己亲戚的请求。

农民们散开了。两个人把博尔希德之子图勒抬到管家的屋子里，主教的一个仆人也把自己的一个受伤的同伴带到那里去。

克里斯丁从怀中放下劳伦斯，劳伦斯这时醒了，现在母子两人搂抱着站在那里。她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切发生得太迅速了。

几个儿子要把父亲扶到起居室里，可是他反对说：

"我不要到那里去……我不想死在劳伦斯死去的地方……"

克里斯丁扑到丈夫身上，双手搂住他的脖子。她的呆滞的脸色顿时融化了，由于号哭而扭曲了——正象丢下的一块石头击开了冰面。

"埃尔伦！埃尔伦！"

埃尔伦稍稍弯下脑袋，用脸颊贴在她的脸颊上，这样站了一会儿。

"扶我到老阁子里去，我的儿子，"他说。"我想躺在那里……"

母子几人在老阁子楼上把床铺草草整理了一下，替埃尔伦脱去衣服。克里斯丁替他包扎伤口。鲜血从腹股沟的伤口里不断地涌出来。埃尔伦的左胸另中一箭，但那里几乎没有出血。

埃尔伦把一只手按在妻子头上：

"你已经无法医好我的病了，我的克里斯丁……"

克里斯丁绝望地看着他，浑身颤栗着。她回想起西蒙也说

过同样的话，现在埃尔伦重复西蒙的话，她觉得是最可怕的预兆。

埃尔伦被安置在床上，他躺在一堆松软的垫子和羽毛褥子上，稍稍抬起左腿，以便把血止住。克里斯丁坐在床沿上，向他弯下身子。埃尔伦执着她的手说：

'亲爱的，我和你第一夜睡在这张床上的情景，你还记得吗？……我那时候还不知道已经给你带来了痛苦，你把痛苦一直藏在自己心里。这已经不是我使你遭受的第一次痛苦了……"

克里斯丁用双手握着他的手。他手上的皮肤皲裂了，狭长的、破裂的指甲下和手指关节的皱襞里都是污垢。克里斯丁把他的手按在自己胸口，然后又凑到自己嘴唇上，泪水簌簌地落在他手上。

'你的嘴唇多热啊，"埃尔伦喃喃地说。"我多么急切地等待着，等待着你……多么思念你……后来我决定屈服，回来见你，但这时我听说……当我听说他已经死去以后，我明白现在已经太晚了……"

克里斯丁大声痛哭说：

"我即使在那时候还等待着你，埃尔伦。我想，你也许会到儿子的坟墓上来一次。"

"那时恐怕你未必会象对待朋友那样对待我，"埃尔伦说。"主可以作证，你是有理由这样做的……我的克里斯丁，你当初是多么可爱，多么美丽，"他闭上眼睛喃喃地说。

克里斯丁继续啼哭着，轻轻地，伤心地。

"不过，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埃尔伦依旧低声说，"我们应当相互原谅，象虔诚的基督徒和和睦的夫妻那样……只要你能够……"

"埃尔伦，埃尔伦……"她扑倒在埃尔伦胸口，不断地吻着他苍白的脸。"你不能说这么多话，我的埃尔伦……"

"我必须赶紧把要说的都说出来，"埃尔伦回答。"诺克维在哪儿？"他不安地问。

有人回答说，昨天晚上诺克维获悉小弟弟骑马到顺德村去了，就跳上马背飞奔追赶。想必他现在正在伤心，因为没有找到弟弟。埃尔伦叹了一口气，用双手在被子上不安地摸索着。

六个儿子围绕在他的床周围。

"我没有好好地关心你们，我的儿子，"父亲说。

他轻轻地、小心地咳嗽起来——嘴唇上顿时涌出带血的唾沫，克里斯丁用头巾角把唾沫擦去。埃尔伦喘着气。

"如果能够的话，原谅我吧。我的好孩子们，永远不要忘记，你们的母亲在我们同居的这些年中每时每刻关心着你们的幸福，我们之间有过不和，这都是由于我的过错，还由于我没有很好地关心你们的幸福——她爱你们胜过自己的生命……"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爸爸，我们一直尊敬你，把你看作最勇敢的人物，"盖乌提一面哭一面回答。"我们以作为你的儿子而感到自豪——不管在你有财有势的时候，还是在你遭到不幸以后。"

"你作出这样的判断是不明智的，"埃尔伦回答。他发出一声短促的、嘶哑的笑声。"但愿你们不要象我。可怜可怜自己的母亲吧——她碰到我以后，已经吃够了苦……"

"埃尔伦，埃尔伦，"克里斯丁大声啼哭。

儿子们吻了吻父亲的手和脸颊，含泪退到一边，坐在沿墙的长凳上。盖乌提用手勾着蒙南的肩膀，让他靠在自己身上。孪生弟兄手搀手坐着。埃尔伦重新把自己的手伸到克里斯丁手

中。他的手指冷得象冰一样。于是克里斯丁替他把羽绒被子一直拉到下巴下面，继续用自己的手焐他的手。

“埃尔伦，”她一面哭一面说。“主会拯救我们，宽恕我们的……应该给你去请神父来……”

“好的，”埃尔伦用微弱的声音回答。“派人到多孚尔去请哥托尔姆神父，我的教区神父……”

“埃尔伦，他可能来不及赶来，”克里斯丁害怕地说。

“来得及的，只要主对我仁慈，”埃尔伦充满热情地说。“因为我不想从诽谤你的那个教士手中接受最后一次圣餐……”

“埃尔伦……看在基督份上……不要说这样的话……”

哈耳多之子乌耳夫抢上一步，向濒死的人弯下身子说：

“埃尔伦，我骑马到多孚尔去……”

“乌耳夫，”埃尔伦用正在消失的、轻轻的声音说，“你还记得我们两人离开海斯特涅斯庄园那时的情景吗？……”他微微一笑。“我那时起誓，要一辈子保护你，做你最忠诚的朋友和亲戚……可是，我的朋友乌耳夫，不幸的是你比我有更多的机会用事实来证明自己的忠诚……谢谢你……为了你所作的一切……我的亲戚……”

乌耳夫把身子更弯下一点，吻了吻朋友沾着血的嘴唇。

“谢谢你，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

他点了一支蜡烛，放在濒死的人床边，就走了出去。

埃尔伦又闭上眼睛。克里斯丁一眼不眨地看着他苍白的脸，不时用手轻轻地抚摩着他的身子。她觉得，埃尔伦眼看就要断气了。

“埃尔伦，”她低声央求。“看在我们的主份上……让我去给你请苏耳蒙神父吧。主只有一个，不管是哪一个神父，都是执

行主的旨意……”

“不要。”埃尔伦突然从床上坐起来，所有的被子都从他赤裸的、蜡黄的身子上滑下去。胸口和腹部的绷带顿时被鲜血染上一个个鲜红的斑点——血重新从伤口涌出来。“我是个不值得宽恕的罪人……主会按照他的仁慈来判断我，宽恕我能够宽恕的罪，可是我感觉到……”他重新倒在床垫上，仅能听出声音地、喃喃地说：“看来，我永远活不到……这样的年纪……也没有这样虔诚……因此我不能容忍……那个诬蔑你的人……站在自己身边……”

“埃尔伦，埃尔伦！你考虑考虑自己的灵魂吧！”

濒死者无力地摇摇头。他的眼睑又合上了。

“埃尔伦！”克里斯丁捏紧拳头，由于绝望而发疯似地叫喊起来：“埃尔伦！难道你还不明白：你当时这样对待我，他们不可能有别的想法！”

埃尔伦睁开大大的眼睛。他的嘴唇完全发青了，但瘦削的脸上突然现出他过去年轻时的笑容。

“吻吻我吧，克里斯丁，”他喃喃地说。仿佛在一刹那间他的声音中又恢复了过去的激情。“我们之间有过许许多多……不符合基督徒的虔诚和夫妻和睦的东西……因此我们相互之间……不能象虔诚的基督徒夫妇那样……轻易地宽恕对方……”

克里斯丁不断地呼唤着他的名字，可是他闭着眼睛躺着，在花白的头发下，脸色比新劈的木柴更白。嘴角流出细细的血水。克里斯丁一面把血水擦去，一面继续低声念着止血的咒语——她把埃尔伦扶进房间，安置他睡在床上以后，自己稍动一动，都会感觉到衣服上沾满的血带有黏糊糊的凉意。埃尔伦胸中不时发出咯咯声，他呼吸困难，看来他已经再也听不见，再

也没有感觉，正在慢慢地、一去不返地进入长眠……

门猛然打开了。诺克维跑进房间，在埃尔伦床前双膝跪下，抓住埃尔伦的手，大声呼唤父亲……

接着进来一个身穿旅行斗篷、身材魁梧、仪表堂堂的男人。他向克里斯丁鞠了一躬。

“太太，如果我早知道你需要亲戚的帮助……”他看到面前有一个濒死的人，就顿住了，画了个十字，退到较远的屋角里。顺德村的这位骑士开始低声念祈祷文，但克里斯丁似乎甚至没有注意到西哥尔德大人的到来。

诺克维跪着，把身子弯向床边：

“爸爸！爸爸！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吗？”他把脸贴在克里斯丁握着的埃尔伦的手上，把眼泪和热吻印在双亲的手上。

克里斯丁仿佛在一刹那间苏醒过来，她轻轻地推开儿子的脑袋。

“别妨碍我们，”她不耐烦地说，“走开……”

诺克维笔直地跪着：

“走开？……妈妈，你叫我走开？”

“是的，同几个弟弟一起坐着……”

诺克维抬起年轻的脸——这脸由于绝望而扭曲了，脸上泪痕狼藉，——可是母亲的眼睛什么也没有看见。于是他走到六个弟弟坐着的长凳那边。克里斯丁对这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她依旧用疯狂的目光一眼不眨地注视着埃尔伦的脸，埃尔伦的脸在烛光下白得象纸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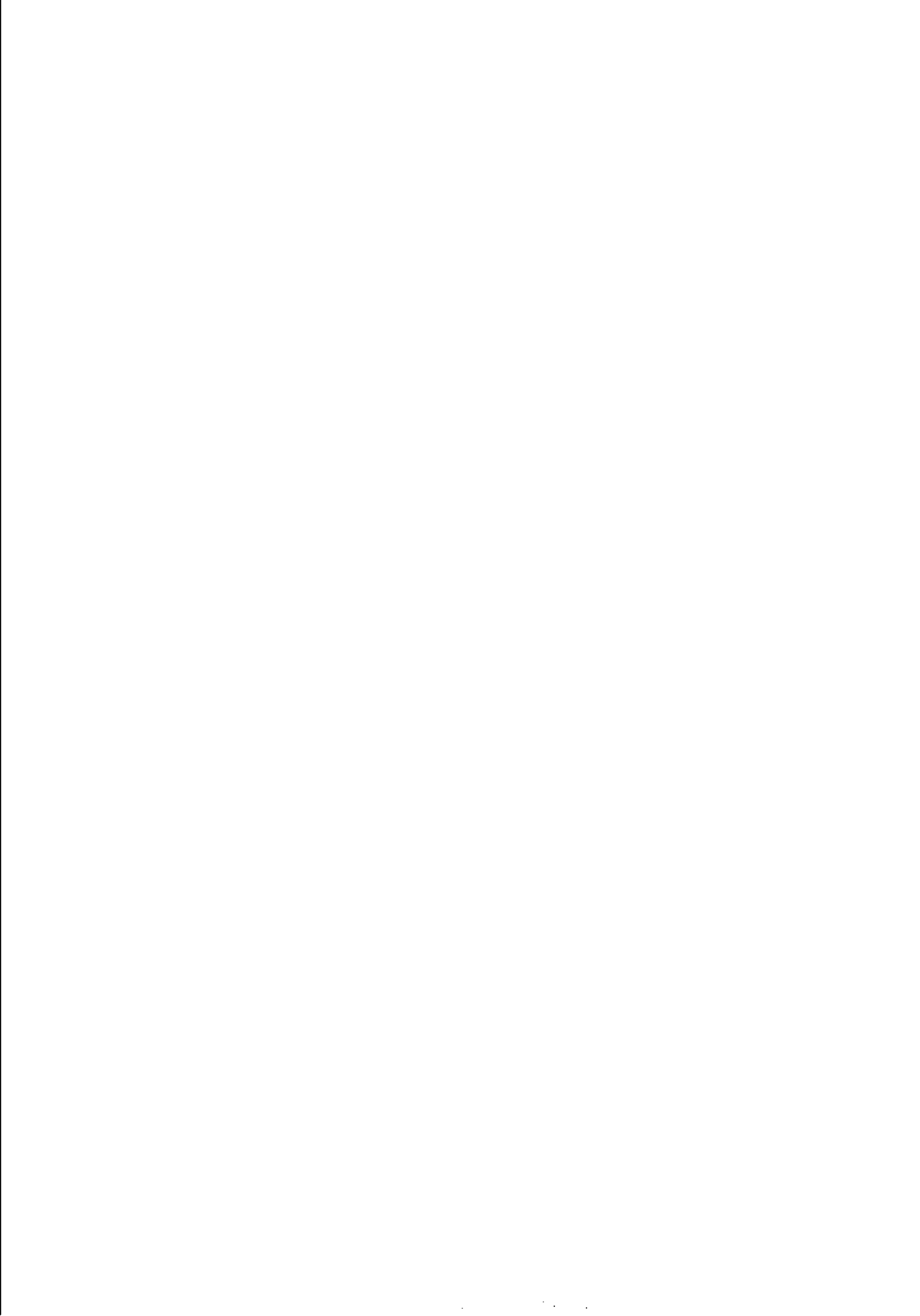
不久，门又打开了。这一次走进房间的是哈瓦尔德主教，由

一个神父和几个助祭伴随着，他们手中执着蜡烛和银铃。最后一个进来的是哈耳多之子乌耳夫。埃尔伦的儿子们和西哥尔德大人站起来，向圣餐叩拜。可是克里斯丁只是稍稍抬起脑袋，用眼泪汪汪、视而不见的眼睛向进来的人看了一眼，接着又象以前那样扑倒在床上，整个身体伏在埃尔伦的尸体上。



第　三　部

十　字　架



1

“凡是火最后总是要熄灭的……”

西蒙·达莱的这句话重新又在克里斯丁心中回荡。

这是在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去世后第四年的夏天，克里斯丁的儿子中，只有盖乌提和劳伦斯还留在约栾寨庄园母亲身边。

两年前，老的锻工场烧毁了，盖乌提在庄园北面靠近大路的地方建造了一所新的锻工场。老的锻工场座落在住房南面靠近河边的低地上，在约栾墓和大批乱石堆之间，这些石头显然还是在远古时代从田地里清理出来堆在这里的。几乎每年春汛时节水势总要涨到锻工场门口。

现在小山坡上只留下锻工场门口的一些烧裂的沉重石板和一个砖砌的熔铁炉。在地上墨黑的木炭之间，长出了碧绿的、柔嫩的杂树。

离火场不远的田地里，克里斯丁今年种着亚麻。虽然自古以来约栾寨庄园的女主人都是在庄园附近的田地里种植亚麻和大葱的，但盖乌提决定把这些田地改种粮食。因此现在克里斯丁经常要走到老锻工场那边去，不仅是去看亚麻，每星期四傍晚她还拿着祭品——啤酒和食物，去祭墓主。在天气晴朗的夏晚，矗立在草地上的孤零零的熔铁炉完全可以被看作古代异教徒的祭坛。它隐隐约约地耸立在茂草之间，上面覆盖着烟灰，

颜色灰白。炎热的夏日午后，克里斯丁常常拿着篮子到乱石堆去采集木莓或柳兰叶，用来泡制治疗热病的清凉剂，非常有效。

礼拜堂里向圣母午祷的最后几声钟声在山间阳光充沛的空气中渐渐沉寂下来。在明亮灼人的阳光下，仿佛整个大地都安息了。从一清早刚下露水时起，远远近近的庄园旁边繁花似锦的草地上就响起了镰刀的嚓嚓声，磨刀石的霍霍声，以及人们的叫喊声。现在这一切工作的声音都寂静了，午休的时刻到了。克里斯丁坐在一堆石头旁边倾听。河水在哗哗地奔流，林中的树叶瑟瑟作响，一群群蚊蚋在草地上飞舞，发出微弱的嗡嗡声，一头没有到牧场去的小牛传来丁丁的铃铛声。一只小鸟沿着赤杨树丛迅速地、悄悄地飞过，另外一只鸟儿从茂密的草丛中飞出来，带着清脆的鸣声隐没在飞帘树丛中。

不过，不管是沿着山坡移动的蓝色阴影，镶嵌在山顶上的碧空，预示好天气的白云，在树木背后闪闪发光的河水，还是在树叶上到处晃动的太阳光斑——沐浴在寂静中的这一切景色与其说是克里斯丁用目光看到的，还不如说是她用内在的听觉听到的。她把头巾低低地拉到脑门上，倾听着谷地之上的这种光与影的游戏。

"凡是火最后总是要熄灭的……"

在泥泞的河岸上生长的赤杨树丛中，在茂密的柳树丛之间，有几个小池沼在昏暗的光线中闪闪发亮。这里生长着苔藓和羊胡子草。有五歧的灰绿色叶子和开深红色花朵的沼泽委陵菜，平铺在地上，象是厚厚的地毯。克里斯丁常常把这种植物采集一大把。她不止一次地进行试验，把它晒干，煮成汤汁，或者浸泡在啤酒和蜂蜜里，看它有没有药用价值。不过，看来它没

有任何功效。但克里斯丁还是继续到赤杨树林里去采集沼泽委陵菜，把自己的鞋子踩得湿透。

她把叶子从茎上摘下来，把殷红的花编成花冠。花的颜色既象紫红的葡萄酒，又象深棕色的蜂蜜。花的子房上有象蜂蜜似的粘汁。有时克里斯丁用这种花编成花冠，放在悬挂在楼上房间里的圣母马利亚像前面。这是南方各国的风俗习惯。克里斯丁是从到过这些国家的神父那里听说的。她身边再也没有人需要她编的花冠了。在这儿谷地里，年轻人出外散步，没有用花冠来装饰自己的习俗。在特隆赫姆那，当过宫廷侍从的青年们倒在有些地方推行过这种习俗。克里斯丁心里想，这种密密匝匝的深红色花冠对盖乌提的亚麻色头发和洁白的脸或者对劳伦斯的浅褐色头发倒是很相配的。

……这样的年代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那时候在漫长的晴朗的夏日，克里斯丁经常带着一群奶妈和自己的那些幼小的儿子到侯萨村山上的草地去。她和弗丽达来不及给这一群急不可待的小孩编花冠。克里斯丁回想起那时候她还在给劳伦斯喂奶，但伊瓦尔和斯库累认为吃奶的孩子也应该有一个花冠……“不过要用很小很小的花朵编，”这一对四岁的孪生弟兄说。

现在她的孩子都长大了。

小劳伦斯已经十五岁。他还不能算完全长大成人。可是克里斯丁渐渐觉得这儿子比所有其余的孩子对她更疏远。劳伦斯不象卑尔哥夫那样故意躲避她，也不象他那样性情孤僻，沉默寡言……总而言之，劳伦斯可能更为沉默，不过所有的儿子都在家里的那个时候，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当时劳伦斯看样子是一个身体健康、性格乐观的少年，一直很愉快，待人亲切，大家都喜欢这个和气的孩子，没有觉察到他几乎经常一个人独

来独往，很少同人讲话。

他被认为约栾寨庄园克里斯丁的漂亮儿子们中间最漂亮的一个。虽然在母亲心目中，总是她当时在想哪一个儿子就觉得哪一个儿子最漂亮，但她也感觉到埃尔伦之子劳伦斯容光照人。劳伦斯的深褐色的头发和象苹果一样红通通的脸颊，仿佛吸饱了金色的阳光，一双深灰色的大眼睛里似乎射出点点金星。劳伦斯很象年轻时代的母亲，不过母亲的肤色更白，而儿子的肤色仿佛稍稍被阳光晒黑了。这孩子就他的年纪来说长得高大而强壮，做事利索而能干，很听母亲和哥哥们的话。他一贯很快乐、亲切、随和。不过他身上毕竟有一种古怪的落落寡合的神气。

冬天的晚上，家里的人都聚集在织布间里，每个人一边干自己的事情，一边愉快地说说笑笑，消磨时间。劳伦斯却孤独地坐在那里，仿佛在沉思默想。夏天的傍晚，庄园里白天的劳动快结束时，克里斯丁经常走到孩子身边坐下，孩子躺在草地上，若有所思地嚼着麦瓶草，或者用嘴唇播弄着酸模叶。克里斯丁注视着他的目光同他谈话。她觉得孩子似乎有点心不在焉，神不守舍。但过了一会儿，他亲切地对母亲微笑、殷勤而详细地回答她的问话。他们就这样一连几个小时坐在小山坡上亲切地谈话。但一等到母亲站起身来回家，孩子的思想又飞到了遥远的地方。

克里斯丁无法明白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劳伦斯对各种竞赛都相当熟练，能娴熟地舞弄兵器，不过对这一切不象其余的弟兄那样热衷。他自己一个人从来不出去打猎，但有时盖乌提带他一起去打猎，他总是很高兴的。看来这个英俊少年对妇女向他投来的温柔的目光暂时还没有注意到。他对书本知识毫无

兴趣，他对两个哥哥打算进修道院的谈话似乎也毫不注意。克里斯丁看到，他打算在这儿庄园里过一辈子，帮助盖乌提料理家务——另外的前途他大概没有考虑……

有时克里斯丁觉得劳伦斯的这种古怪的离群索居的性格有点象父亲。不过埃尔伦在静静的沉思以后，常常继之以愉快的胡闹，但劳伦斯没有继承父亲热情冲动的性格。不，埃尔伦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从来不这样漠不关心……

劳伦斯现在是最小的儿子。蒙南早已长眠在小山冈的墓地里，在他的父亲和小弟弟身边。他是在埃尔伦遇害后过了一年的早春去世的。

丈夫死后，克里斯丁在庄园里走来走去，仿佛对什么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她的整个身心的感觉，非悲戚和痛苦所能比喻：她感到一种冰凉的寒冷和困倦的疲乏，仿佛她自己的血液在慢慢地从埃尔伦致命的伤口里流出去。

自从那个雷雨天在斯库格庄园干草棚里她初次委身于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以后，她的一生都是在埃尔伦的怀抱里度过的，那时候她是那样年轻不懂事。她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只是竭力隐瞒着，由于埃尔伦给她造成的痛苦，她一心想哭。可是她却露出了微笑，因为她想，她给自己所爱的人带来了最宝贵的礼物。不管这礼物是好是坏，她把自己一生献给了埃尔伦，完完全全地，永远地。在她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蒙主的仁慈赐给她美丽和健康，使她生长在一个受人尊敬的富裕的家庭中，体贴的父母疼爱她，又给予她严格的教育——这一切她都用双手献给了埃尔伦，从那时候起就一直生活在他的怀抱里。

在过去的岁月里，她接受埃尔伦的爱常常是很难堪的，由于愤怒而浑身发冷；她常常顺从地屈服于丈夫的意志之下，虽然感觉到自己疲倦得要死。看着埃尔伦英俊的脸，健康、匀称的身体，她又恨又喜地想，现在这一切已不能使她这样迷惑，以致看不到丈夫的缺点。是的，他还是那样英俊，那样年轻，他的抚爱有时仍旧象她是年轻姑娘的时候一样热烈。可是她却渐渐衰老了，克里斯丁心里想，同时又为一种优越感所迷惑。她认为只有那些不愿意学习的人，不竭力使自己适应环境的人，不努力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生活的人，才能够容易地保持自己的青春。

但甚至当她愤怒地紧闭着嘴唇对待埃尔伦的热吻的时候，当她为儿子们的前途奋斗而整个身心都对埃尔伦产生反感的时候——甚至在那时候，克里斯丁感觉到，她在这种斗争中献出的火热的热情，也是埃尔伦以前在她心中点燃的。岁月使她的心渐渐冷却了，克里斯丁心里想，因为当埃尔伦眼睛里闪出以前的那种光芒，声音里带着充满深情的语调的时候，她再也燃不起热情了，而在过去，在他们刚相识的时候，这会使她沉醉在幸福之中，失去意志和力量，投入他的怀抱。她以前热烈地、疯狂地幻想着同埃尔伦的幽会，想以此来消除心中的害怕和离别的痛苦，现在却同样热烈、同样疯狂地幻想着另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也许要在多年以后才能达到：那时候她已经年老力衰，满头白发，看到自己的几个儿子过着安宁富足的生活。她象过去一样为渺茫的前途担忧，不过现在不是为了自己的前途，而是为埃尔伦的几个儿子的前途担忧。她仍旧被一种比饥渴更厉害的热烈的愿望折磨着——希望看到自己的几个儿子幸福。

象过去她把自己献给埃尔伦一样，现在她全心全意地献身

给在他们共同生活周围形成的世界：为了保证埃尔伦和他的儿子们的福利，她什么工作都做，什么要求都能去完成。克里斯丁过去不管做什么事情：在侯萨村同神父一起考虑丈夫小箱子里的文契也好，同分成农民和佣工谈话也好，在储藏室里或厨房里同使女们一起忙活也好，晴朗的夏天同奶妈带着孩子们一起在牧马场游玩也好，她始终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自己和埃尔伦在一切方面都是连在一起的。每当农活搞得不好，或者孩子们不听母亲的话，她觉得自己总要把怒气转到埃尔伦身上去。而每当夏天在雨前及时收割了干草，或者秋天把大批粮食运入仓库，每当看到牛犊长大或孩子们快乐地在院子里游戏作乐的时候，她把自己的衷心喜悦也倾注在埃尔伦身上。她把为七个儿子缝好的节日的新衣服折叠起来，满意地看着一冬天辛勤劳动制作的这一堆漂亮服装，心里暗暗地产生一个思想：她是整个地属于埃尔伦的。她同使女们在河边煮了一桶开水，洗新剪的羊毛，然后在河水中漂洗，黄昏时回到家中，腰酸背痛，浑身无力，脸上沾满墨黑的烟子，衣服上全是油迹和羊膻气，她觉得洗三次澡也清除不掉，这一切她也要嗔怪埃尔伦，归咎于埃尔伦。

现在埃尔伦去世了，她觉得自己兢兢业业的操劳失去了意义。埃尔伦被砍死了，因此她也应该象一棵被砍去树根的树一样死去。她周围生长的幼苗，现在让他们在自己的根上成长吧。他们已经长得相当大了，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有一个思想深深地扎在她的心中：从前埃尔伦向她提到过这一点，唉，要是她当时能理解这一点就好了。克里斯丁眼前浮现出同埃尔伦在他山间小庄园里度过的几天生活的模糊图象——她和丈夫又变得年轻了，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他们最小的孩子。不过克里斯丁并不后悔，也并不悲伤。过去她本身无法把自己的生活

和儿子们的生活分割开来。现在死亡很快就会把它们分隔开来，因为没有埃尔伦她就没有力量生活下去。已经发生的事情和等待着发生的事情——这都是她的命运。一切都是注定的。

克里斯丁的头发花白了，皮肤干枯了。她懒得梳洗，也不注意服饰。夜里她常常回忆自己和埃尔伦一起度过的一生，白天昏昏沉沉，从不首先开口同人讲话，年幼的孩子们同她说话，她似听非听。她过去是一个动作麻利、百事操心的主妇，现在对一切工作都置之不管。以前爱情促使她对一切日常事务非常勤勉。埃尔伦并不因此而感激她——埃尔伦希望从她那里得到的并不是这种爱。但克里斯丁无法改变自己。她的天性就是这样的——喜欢工作，喜欢操心。

克里斯丁似乎慢慢地变得麻木了，心如槁木死灰。但这时区里发生了流行病，她的几个儿子病倒了，母亲却惊醒了，恢复了生命。

这种疾病对成年人比对孩子更加危险。伊瓦尔病得很重，谁也不认为他会活下来。热病和昏迷使这个年轻勇士精神激奋，他大声叫喊，常常想从床上跳起来，去拿兵器。显然，他又在幻觉中看到父亲被杀死。诺克维和卑尔哥夫费了很大的气力才把他按在床上。后来卑尔哥夫也病倒了。劳伦斯脸上满是疹子，肿得认不出来，眼睛成了两条狭狭的缝，露出暗淡的、呆滞的目光。仿佛这一双眼睛也被热病的火吞噬了。

母亲日夜守候在楼上这三个儿子的床边。诺克维和盖乌提小时候生过这种病，斯库累病得不重。他们和蒙南睡在楼下，由弗丽达照料他们。谁也没有料到，蒙南的病很危险。他的身体素质本来就不好，有一天傍晚，大家都以为蒙南的病差不多

痊愈了，他却忽然失去了知觉。弗丽达急忙呼唤克里斯丁，克里斯丁跑到楼下，蒙南就在她怀抱中死去。

孩子的死使母亲清醒了，使她又感到一种真正的切肤之痛。在小埃尔伦死去的时候，对已经破灭的一切幸福幻想的回忆，仿佛在她失去婴孩的极度悲痛上涂了一层红色。那时候她心中产生的激动，使她支持住了，没有倒下去。当她眼看丈夫被杀死的时刻，她的极度紧张的心情被摧毁了，只留下一种内心的疲乏，她相信，由于对埃尔伦的哀思，她自己也不久于人世。这种想法减轻了揪心的痛苦。克里斯丁感觉到，黄昏和阴影越来越快地包围着她，她等待着死神不久就会向她伸出手来……

现在母亲站在蒙南的尸体前面，由于悲痛而头发花白，但人却清醒了。这个漂亮的、可爱的孩子长时期来一直是她最小的儿子——她还能抚爱的最后一个孩子，每当他犯了淘气的小过失，母亲一面故意用严厉的语气责骂他，一面心中暗暗窃笑。他爱母亲，对母亲十分亲切！克里斯丁觉得，这孩子的死仿佛是一把利刃刺进了她的心窝。不，她仍然与生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克里斯丁感觉到，一个女人用自己的鲜血喂养了这么许多年轻的新生命，她是不可能轻易死去的。

她怀着清醒的、悲痛的心情离开躺在干草上的孩子的尸体，回到几个患病的儿子身边。蒙南躺在老阁子里，以前他的小弟弟和他的父亲也躺在那里——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庄园里接连死去三个人。克里斯丁由于害怕而提心吊胆，呆呆地、默默地等待着轮到下一个孩子死去——她等待着这件事，仿佛等待着不可违抗的命运。她从来没有充分地明白，主让她生这么多孩子，是赐给了她怎样的幸福。不，不幸的是她毕竟还能少许明白一点，孩子渐渐长大，离开她怀抱的时候，她每一次总感到空虚，

怀中又有一个新的孩子的时候，她又感到快乐，尽管这样一次又一次地使她相信，孩子带给她的欢乐要比痛苦和操心多得多，但她心中想到的多半是苦难、痛苦、害怕和操劳。使克里斯丁怨恨的是：孩子的父亲是一个不可靠的人，他很少关心延续自己的氏族。但她老是忘掉，在她自己破坏对主的誓言、玷污自己亲族的名誉而同埃尔伦结合的时候，埃尔伦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她终于失去了埃尔伦。现在又等待着自己的儿子一个接一个在她眼前死去。也许，到头来她将会孤零零地只剩下一个人——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

……过去，她仿佛是透过自己和埃尔伦的爱情的雾幕来看整个世界的，她所看到的许多事物，在她的意识中如同浮光掠影。以前她看到，诺克维对自己是家中的长子，应当成为所有弟弟的首领这一点非常重视。她也看到诺克维非常喜欢蒙南。但弟弟的死使诺克维感到这样剧烈的悲痛，毕竟使她大为震动，出乎意料之外。

不过其余几个儿子总算都痊愈了，虽然这需要很长时间。复活节克里斯丁已经能够带着四个儿子上礼拜堂了。卑尔哥夫还在生病，伊瓦尔的身体十分虚弱，还不能出门。劳伦斯在患病期间长高了许多，总而言之，在这半年中发生的一切事情，仿佛使他变得比自己的年纪老成得多。

于是克里斯丁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老太婆了。她本来常常想，她身边还有年幼的孩子，晚上睡在她怀抱里，白天在她身边游戏，日夜需要她照管，因此她还是个年轻的妇女。一旦孩子长大了，母亲就成了老太婆。

她的新妹夫哈瓦尔德之子耶美特曾经说过，埃尔伦的几个儿子还非常年轻，克里斯丁本人也只四十出头；她大概不久就会考虑重新嫁人。她需要有丈夫帮助她管理家产和教育年幼的儿子。耶美特提到过许多值得尊敬的人，据他看来，可以成为克里斯丁合适的丈夫。如果克里斯丁今年秋天能到他们埃琳庄园去作客，耶美特可以安排她和这些人见面，然后再进行商议。

克里斯丁微微一笑。是的，她确实不过四十岁。如果她听到另外一个女人这样年轻就成为寡妇，还带着一群未成年的孩子，那么她也会象耶美特一样认为：这个女人应该重新结婚，重新找一个丈夫作为靠山，说不定甚至还能给他生几个孩子。不过克里斯丁本人不愿意这样……

埃琳庄园的耶美特是在复活节后马上来到约栾寨庄园的，于是克里斯丁第二次会见了新妹夫。克里斯丁和她的几个儿子既没有参加在兑弗林庄园举行的订婚仪式，也没有到埃琳庄园去吃喜酒。这两次喜事正好是在克里斯丁等待生最后一个孩子的那个春天举办的。后来耶美特一听到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遇害的噩耗，马上赶到西尔来。他帮助大姨子和她的几个儿子料理事务，出主意，竭力把庄园主人死后的一切事情处理得好些，还对杀害埃尔伦的凶手提出诉讼，因为被害人的儿子还没有成年。不过那时候克里斯丁对周围发生的事情都无心过问。甚至对直接杀害埃尔伦的凶手图勒之子哥德蒙的审判，她也几乎不感兴趣。

妹夫这一次到来，克里斯丁经常同他谈话，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耶美特并不年轻：跟西蒙·达莱同岁。他是个老成持重、沉着稳健的人，身材高大而肥胖，皮肤黝黑。他的相貌

十分动人，不过肩膀有点儿伛偻。他同盖乌提一见之下就很投契。若克维和卑尔哥夫自从父亲死后多半两人待在一起，避开其余的人。伊瓦尔和斯库墨对母亲说，他们很喜欢耶美特。

"不过我们认为，兰波尔毕竟应该对她的前夫想念得更多些，守寡的时间更长些。"他们补充说。"她的新丈夫当然远远不及西蒙·达莱。"

克里斯丁看到，她的两个蛮横无礼的孩子还没有忘记安德列斯之子西蒙。过去他们很听他的话，能忍受他带刺的讥讽和好心的嘲笑。要知道这两个火暴性子的孩子听到父母的责备也会攥紧拳头，眼睛里充满怒火。

耶美特在约楽寨庄园的时候，波尔特之子蒙南也来作客。这位肯里亚松的骑士原先的动人风姿，现在在他身上几乎已经荡然无存。过去他是个身材高大、体态匀称的男人。后来身体发胖了，但并不难看，反而显得比实际上更为魁梧和威严。而现在他完全被痛风压垮了，身体羸瘦，皮肤上尽是皱纹。他现在成了个干瘪小老头——头上已经秃顶，只在后脑留下一圈稀疏暗淡的花白头发。他的下半部脸盘过去是很丰满的，富有弹性，长满浓密的蓝黑色硬胡子，现在只在皮肉松弛、满是皱纹的脖子和下巴上剃刀够不到的地方密密地长着一绺绺粗硬的花白胡子。他的眼睛常常发炎，嘴角上挂着唾沫，加上有严重的胃病。

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儿子英格，人们按照他母亲的外号管他叫臭蝇子。臭蝇子英格现在也已经是个中年人了。蒙南想方设法帮助这个儿子成家立业。他给英格定了一个有钱的未婚妻，还说服哈瓦尔德主教照应英格。因为蒙南的妻子是主教的表姐，因此哈瓦尔德大人很愿意帮助英格发财致富，免得英格觊觎卡

特玲夫人的儿子们继承遗产。主教兼任海德玛克郡长的职务，于是他就叫蒙南之子英格做自己的管事，因此眼下英格在斯凯温和利达村拥有大量土地。他的母亲也在那地区购置了一个庄园。她现在成了一个笃信天主的女人，乐善好施，立誓要在自己的余生过清净的生活。

“你别以为她不行，她一点也不衰老，”蒙南看到克里斯丁在笑，委屈地说。

他非常希望勃栾希德搬到他家里去，替他管理哈马尔近郊的庄园的产业，可是勃栾希德不愿意。

蒙南大人抱怨说，他晚年很少乐趣。他的儿女脾气都非常固执。同一个母亲生的儿女相互之间经常反目成仇，还常常辱骂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最坏的是他的小女儿。她是蒙南结婚后同情妇生的，不可能得到任何遗产。因此她趁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尽量搜刮父亲的财物。她是个寡妇，搬到了斯库格赫姆——蒙南大人长期居住的庄园里，父亲和弟兄都没有办法把她撵走。蒙南对她畏之如火。可是他住到其余的儿女那里，他们也常常向他诉说兄弟姐妹们的贪婪和不公平，使他不得安宁。他感到最好是住在正式妻子生的小女儿那里，她在金苏岛的修道院里当修女。蒙南喜欢到她那里去，在修道院的朝圣者接待所里住一段时期。在那里他开始热心考虑自己的灵魂，遵照女儿的教导，常常进行忏悔和祈祷。不过长期过这样的生活他也吃不消。克里斯丁不相信勃栾希德生的几个儿子对待父亲会比其余子女好多少。但蒙南本人对这一点从来不肯承认，他喜欢这几个儿子甚于其余的许多子女。

不过，尽管蒙南现在非常可怜，却正是在和他的交往中，克里斯丁心如死灰的悲哀才开始仿佛稍稍融化了。蒙南大人从

早到晚谈论埃尔伦。只要他不抱怨自己的厄运，他就讲述这位死去的亲戚的情况，夸奖埃尔伦的功勋。蒙南最喜欢讲埃尔伦轻率的青年时代的事情，讲他那时候多么调皮捣蛋，那时他先是离开沉闷的侯萨村——在侯萨村，玛根希德夫人憎恨他的父亲，父亲憎恨自己的长子，——之后又离开海斯特涅斯，脱离笃信天主的严厉的教父波尔特大人的保护，走向广阔的世界。乍一看来，蒙南大人的饶舌对深埋在悲痛中的埃尔伦的寡妻能成为一种安慰剂，这是很奇怪的。不过蒙南骑士是喜欢埃尔伦的，一直认为他的年轻亲戚在容貌英俊、性格勇敢方面超群绝伦……即使在头脑聪明方面也是如此。

"只是他从来不喜欢动脑筋，"蒙南热情地补充说。

虽然克里斯丁不由得想到，埃尔伦在十六岁时得到蒙南这样的导师和向导，成为国王的侍从，这对他完全没有好处，但她看到这老头儿擦着从皱纹密布的发红的眼睑中挂下的泪水，飞沫四溅地讲述埃尔伦在同奥尔姆之女埃琳娜发生不幸的关系从而作茧自缚以前，年轻时代多么奋发有为，也不禁凄然露出淡淡的微笑。

哈瓦尔德之子耶美特同盖乌特和诺克维在认真地交谈，一面惊讶地看着大姨子。克里斯丁坐在长凳上，旁边坐着这个糟老头和哈耳多之子乌耳夫——据耶美特看来，这是一个生性忧郁的人。可是克里斯丁却带着笑容同他们交谈，还用美酒佳肴款待他们。以前耶美特从来没有看见她笑过。原来她笑的样子很美，轻轻的、低沉的笑声完全象年轻姑娘一样。

耶美特说，弟兄六人无论怎样不能全部待在家里，待在母亲的庄园里。如果诺克维同五个弟弟住在一起，将来各自成家

以后也许都要靠这个庄园的收入维持生计，那么不能想象一个家道殷实、同他们门第相当的人肯把自己家族里的姑娘嫁给诺克维做妻子。而这个小伙子已经到了该娶妻的时候——他二十岁了，长得体格健壮，身材匀称。因此耶美特表示愿意把伊瓦尔和斯库累带到南方去，由他在那里给他们谋出路。现在，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这样不幸地去世以后，国内的许多知名权贵回想起死者在出身和血统方面同他们是相等的，甚至比他们之中的有些人更加高贵。他们回想起埃尔伦是一个慷慨大度的人，是一个有才干的、勇敢的军事长官——可惜时运不济。对在庄园里杀害主人的参预者作了极其严厉的惩罚。耶美特说，许多人向他问起过埃尔伦的几个儿子。圣诞节他遇见休德赫姆庄园的主人，他们也提到约栾寨庄园的几个青年是他们的亲戚。约翰大人要他代为致意，并转告说，如果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的儿子中有人愿意在他手下做事，他会当作亲近的亲戚接待。哈夫图尔之子约翰准备娶维德贡之子艾尔林的长女埃琳小姐为妻，这位年轻的小姐也问起这些年轻人象不象他们的父亲。她还清楚地记得，在她小时候埃尔伦曾经到卑尔根她家里作客。她当时觉得埃尔伦在所有男人中最英俊。姑娘的哥哥艾尔林之子比亚尔纳还说：凡是他能为埃尔伦的儿子效力的事情，他一定衷心乐意地去做。

耶美特讲这些话的时候，克里斯丁看着这对孪生子。他们越来越象自己的父亲。黑得象乌鸦翅膀一样的柔软的头发一绺绺平服地覆盖在脑袋上，在前额和晒黑的粗大脖子两边稍稍有点拳曲。他们的脸盘是狭长的，生着笔直的大鼻子和轮廓分明的小嘴巴，嘴角的肌肉特别强健。但他们的下巴比埃尔伦的短而宽，眼睛比埃尔伦的黑。在克里斯丁看来，正是埃尔伦的这

双眼睛使他变得异常英俊。当埃尔伦抬起目光的时候，他那被一头黑发围绕着的黝黑的瘦脸上，一双明亮的浅蓝色眼睛显得异乎寻常的美。

但当斯库累（他常常代表自己和哥哥讲话）回答姨夫的时候，这两个青年的眼睛里闪出坚定的目光：

“姨夫，对你的良好建议我们很感激。不过我们已经同蒙南大人和英格谈过话，也征求过三个哥哥的意见，结果我们同意英格和他父亲的建议。他们是我们父亲份上最亲近的亲戚。我们将同英格到南方去，打算在他的庄园里度过这个夏天，说不定更长久些。”

晚上，母亲已经躺下睡觉了，两个孩子走到她房间里。

“妈妈，我们认为你能理解我们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决定，”埃尔伦之子伊瓦尔说。

“我们不愿意向那些眼看我们的父亲遭到不公正待遇而默不作声的亲戚乞求帮助，”斯库累补充说。

母亲默默地点点头。她觉得儿子做得对。耶美特是个聪明的、明白事理的人，只希望她的儿子们好。然而她喜欢孩子们保持对父亲的忠诚。不过她过去毕竟从来没有想到，她的两个儿子会在臭蝇子勃栾希德的儿子手下当差。

直到伊瓦尔养好身体，能够骑马，孪生弟兄才同臭蝇子英格一起出发。他们走后，庄园里显得异乎寻常的安静。母亲回想起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她怀里抱着新生的婴孩躺在织布间里。这一切仿佛是一场春梦。仅仅一年以前，她觉得自己还很年轻，心中充满着使一个年轻妇女烦恼的一切感情：忧伤、悲哀和希望、恨和爱。现在她家中已减少到四个儿子，而她心中除了为

自己的几个已经长大的孩子感到不安以外，一切感情都湮没了。在孪生子走后笼罩在约栾寨庄园的一片寂静中，她为卑尔哥夫的担忧又象火焰一样熊熊燃烧起来。

庄园里来了宾客后，卑尔哥夫和诺克维搬到冬天住的老房子里去。卑尔哥夫已经能起床了，不过至今还一次没有出过门。克里斯丁暗暗怀着忧虑，看到卑尔哥夫每逢她在场的时候老是坐在同一个地方，不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而且一般说来，尽可能少动。母亲知道，在最近一次患病期间他的眼睛更坏了。诺克维变得异常沉默。他是在父亲死后才这样的。他好象竭力避免同母亲见面。

有一次克里斯丁终于鼓起勇气，开门见山地问大儿子，卑尔哥夫的眼睛现在怎样。诺克维老是躲躲闪闪不肯直截了当地回答，最后克里斯丁要求他对母亲说实话。

诺克维说：

“明亮的光线他还看得出……”说这句话的时候，这青年脸色煞白。他急忙转身走出房间。

傍晚，母亲已经哭够了，感觉到这时已经支持得住，可以平静地同儿子谈话了，她走到冬天居住的老房子里。

卑尔哥夫躺在床上。克里斯丁一走进去，在床沿上坐下，马上就从儿子的脸色上看出，母亲同诺克维的谈话他已经知道了。

“妈妈！不要哭，妈妈，”他害怕地请求。

母亲真想扑到儿子身上，拥抱住他，为他痛苦的命运哭诉。可是她只在被子下摸到儿子的手，用嘶哑的嗓音说：

“主多么严峻地考验你的勇气，我的儿子！”

卑尔哥夫的脸色改变了，变得坚决而镇定，然而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得出话来：

"妈妈，我早就知道我命中注定要背这个十字架。我们还在泰乌特拉修道院的时候，阿斯拉克修士就对我说过，如果我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

"'正象我们的主耶稣在沙漠里经受考验一样，'他当时说……他还说：'对一个基督徒的灵魂来说，真正的沙漠，是在他失去理智或视力的时候。那时候即使他的肉体处在弟兄和亲人之间，他也应当跟随天父进入沙漠。'阿斯拉克修士给我们从圣伯尔纳①的书中读了这一段话。'如果一个人看到主挑选他的灵魂进行如此严峻的考验，那么他就不能由于自己的力量不够而祈求赦免。主比我自己更清楚地了解我的灵魂……'"

卑尔哥夫长久地对母亲说着这一类话，带着象他这样的年纪少有的智慧和勇敢安慰母亲。

晚上诺克维来见母亲，要求同她单独谈谈。诺克维说，他和卑尔哥夫打算去当修士，在泰乌特拉修道院接受剃度。

克里斯丁心里难过得说不出话来。可是诺克维却心情平静地继续说，他们要等盖乌提成年、能够照料母亲和弟弟以后才去。将来他们进修道院的时候，自然要带去一笔合乎侯萨村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的儿子身份的捐款，不过他们会尽量照顾到其余几个弟弟的利益。埃尔伦的儿子们在父亲身后没有继承到什么财产，可是三个大儿子是在尼古拉乌斯之子哥恩纽夫进修道院以前出生的，拥有北方山中的几个庄园。这是哥恩纽夫在分自己的财产时赠送给三个侄子的，不过他把捐献给礼拜堂和做慈善事业剩下的大部分财产都送给了自己的哥哥。由于现在诺克维和卑尔哥夫不要求取得自己的全部遗产，因此对盖乌

① 伯尔纳(1090—1153)，神学家。

提来说这也有很大帮助。将来两个哥哥出家以后，盖乌提就是一家之主。

克里斯丁仿佛受到当头一棒。她从来没有想到诺克维会考虑进修道院。不过她虽然感到非常震惊，却没有说一句反对的话。况且她从来不敢劝阻儿子去做这样崇高而善良的事业。

“还在我们小时候住在北方的修士们那里的时候，我们两人就互相保证，我们的命运要永远连在一起，”诺克维说。

母亲点点头。这一点她是知道的。不过她当时认为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不过是表示在哥哥成亲以后，卑尔哥夫将继续同诺克维在一起生活。

卑尔哥夫还这样年轻，竟能如此坚强地忍受自己的不幸，克里斯丁觉得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今年春天她每次同卑尔哥夫谈起这一点，卑尔哥夫口中只说敬畏天主和表示勇气的话。她觉得这是难以理解的，不过这大概是由于卑尔哥夫多年来早已明白他的眼病将会有怎样的结果，因此，看来还是从住在修道院里那时起就把自己的灵魂献给了主……

但是克里斯丁不能不想到，她的这个不幸的儿子忍受着多么剧烈的痛苦……而她却只关心自己的苦难，对儿子很少注意！每一次，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一个人的时候，就在自己楼上的圣母马利亚像前面，或者礼拜堂开放时在圣母马利亚的祭坛前双膝跪下。她哀哀痛哭，诚心诚意地祈求仁慈的圣母代替她当卑尔哥夫的母亲，给予他尘世的母亲无法给予的帮助。

夏天的一个夜里，克里斯丁睡不着。诺克维和卑尔哥夫已经搬回来，睡在楼上，盖乌提和劳伦斯仍旧留在楼下，因为据

诺克维说，他们哥儿俩想在夜里进行夜礼拜和祈祷。克里斯丁已经开始渐渐入睡，忽然听到有人悄悄地在楼上游廊里行走。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克里斯丁听出是瞎子不稳的脚步。

“大概他是去解手的，”克里斯丁心里想，不过她还是从床上爬起来，摸索着寻找自己的衣服。接着她听到楼上的门打开了，有人纵身两三跳从楼梯上跳到楼下。

母亲跑到穿堂里，扑到门口。四周是浓密的大雾，难以看清院子另一端的阁子。在稍远的一扇侧门旁边，卑尔哥夫拼命挣扎着，想从哥哥的怀抱里脱身。

“你离开了我，难道会失去什么吗？……”瞎子大声说。“那时你就不再受任何誓约的约束，……你没有必要脱离这个世界……”

克里斯丁听不清诺克维的回答。她赤着脚在潮湿的草地上跑过去。卑尔哥夫挣脱了哥哥的手，马上就摔倒在一块大石头上，攥紧拳头敲着石头。诺克维看见了母亲，很快地向她迎面走去。

“你到屋子里去吧，妈妈……让我一个人来对付比较好……我说，你去吧，”他固执地低声说。说罢，他转身背对母亲，重新弯下身子去扶弟弟。

母亲仍在稍远的地方站着。院子里的草完全湿透了，所有的屋檐上都在滴水，每一张树叶上都滴下水点。昨天下了一整天的雨，现在乌云压得很低，象是厚厚的白色帷幕。过了一段时间，两个儿子回到屋里——诺克维扶着卑尔哥夫的手臂，——克里斯丁急忙躲在穿堂的门背后。

她看到卑尔哥夫脸上沾着鲜血——他倒在石头上的时候摔伤了。克里斯丁不由自主地把手塞到嘴里，咬得手指出血。

在楼梯上卑尔哥夫又企图挣脱诺克维的手。他把脑袋撞在墙上，叫喊着：

“我真是生不逢辰，生不逢辰！……”

听到诺克维走进房间关上了门，母亲悄悄地走到楼上的游廊里，站在那里侧耳倾听。房间里长时间传来卑尔哥夫的声音。他发疯似地叫喊着，咒骂着。母亲甚至能听清几句愤恨的话。她不断地听着，诺克维仿佛在劝导弟弟，不过他的声音传到她耳中，象是压低的嘟囔声。最后卑尔哥夫放声大哭，声音洪亮，撕人肺腑。

母亲站着，由于寒冷和痛苦，浑身瑟瑟发抖。她在这里站了很久，她只在衬裙外面披了一件斗篷，没有包头巾，头发被夜间的潮湿空气渗湿了。最后，楼上房间里寂静无声。

她走进楼下的房间，直接走到盖乌提和劳伦斯的床前。他们什么也没有听见。她含着眼泪在黑暗中伸手摸摸两个孩子温暖的身体，听着他们均匀的、健康的鼻息。她觉得，她的一切财富中现在只剩下这两个儿子了。

她把冻僵的身子钻入自己的被窝中。躺在盖乌提床边的一条狗一瘸一瘸地穿过房间跳到女主人床上，蜷成一团躺在她脚上。它夜里经常是这样的，克里斯丁不忍心赶掉它，尽管这条狗很沉重，压得她两脚发麻。这是一条老猎狗，浑身漆黑，毛发蓬松，原先是属于埃尔伦的，是埃尔伦的心爱之物。今夜它躺在这里，焐暖她冻僵的脚，克里斯丁甚至觉得很高兴。

第二天，克里斯丁直到吃早饭的时候才看见诺克维。诺克维走进来，坐在主人的座位上。自从父亲去世后，这就成了他的座位。

吃早饭的时候他没有说一句话，他的眼睛下有两个黑圈。

他离开房间的时候，母亲跟着他走出去。

“卑尔哥夫现在怎样？”她低声问。

诺克维躲避着她的目光，也低声回答说，卑尔哥夫现在正睡着。

“他……他以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母亲害怕地低声说。

诺克维点点头，转过身去，重新回去看弟弟。

诺克维留神地守护着卑尔哥夫，无论怎样不让母亲去见他。克里斯丁明白，弟兄两人之间不止一次地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埃尔伦之子尼古拉乌斯现在应该成为约栾寨庄园的主人，可是他没有时间哪怕稍稍了解一下庄园内的事务。况且他显然对生产事务很少兴趣，正象他父亲当初一样。一切操劳都落在克里斯丁和盖乌提肩膀上，因为今年夏天哈耳多之子乌耳夫也离开了他们。

在导致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去世的一切不幸事件以后，乌耳夫的妻子随着自己的两个弟弟回家去了。乌耳夫仍旧留在约栾寨庄园。他宣称，他要向所有的人表明，想用各种闲言碎语和造谣诽谤的手段把他从这里撵走，并不那样容易。不过他毕竟明白，他在这里的日子已经过完了，一直考虑着要回到自己在北方斯凯温山中的庄园去，但不是马上就去，而要过一段时间，等到没有人能够说他是由于怕人诽谤而走的。

但主教的管事进行了调查，认为哈耳多之子乌耳夫这样休妻是不合法的。于是乌耳夫就准备带雅尔留德一起走，趁秋天的泥泞还没有使山中的道路无法通行以前就到北方去。他对盖乌提说，他想同自己异父同母的妹妹的丈夫（这人在尼达洛斯当兵器匠）商量一下，住在他们那里，让雅尔留德住在他侄子经

管的绍耳德维克镇的庄园里。

最后一个晚上，克里斯丁用镀金的银杯为乌耳夫的健康祝酒。这杯子是她父亲从自己的祖父瑞典人凯提耳大人那里得到的遗产。她请求乌耳夫作为礼物收下这个杯子，保存着作为对她的纪念。然后她把以前属于埃尔伦的一个戒指戴在乌耳夫手指上，作为他对自己亲戚的纪念。

乌耳夫吻了吻克里斯丁，表示感谢。

“这是亲戚之间通行的礼节，”他含笑说。“克里斯丁，在我们初次相识，我作为仆人带你去见自己主人的时候，你大概不会想到我们后来会这样分别吧？”

克里斯丁满面通红，因为乌耳夫对她露出以前那种带有嘲弄的微笑，不过她从乌耳夫的目光中看到，乌耳夫非常激动。于是她说：

“不管怎样，乌耳夫，难道你不思念特隆赫姆的那些地方吗？你是在那里，在北方出生和长大的。我自己也常常思念那里的海湾，尽管我在那里只待了几年时间。”

乌耳夫又笑起来了。克里斯丁低声说：

“如果以前，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对你态度傲慢，得罪了你，或者……那是因为我不知道你和埃尔伦是近亲……请你原谅！”

“不，不是埃尔伦不肯承认他和我是亲戚。是我自己在年轻时非常冲动……既然我父亲把我赶出了自己的家族，那么我也不想强求……”乌耳夫霍地站起来，走到卑尔哥夫坐的长凳前面。

“卑尔哥夫，我的孩子，你要知道……你父亲……和哥恩纽夫……早在我们小时候相识以后就向我表示了亲戚的情份……不象海斯特涅斯的我的哥哥和姐姐。后来……只是在我看到作

为亲戚能够更好地为埃尔伦……为他的妻子……和为你们这些孩子效力的时候，我才自称为埃尔伦的亲戚。明白吗？"乌耳夫热情地问，然后把手放在卑尔哥夫脸上，掩住他失明的眼睛。

"我明白。"卑尔哥夫回答，在乌耳夫的手指掩盖下，他的声音很低。他点点头，把脸贴在乌耳夫的手掌上。

"我们都明白，我的教父。"尼古拉乌斯把一只手重重地搁在乌耳夫肩膀上。盖乌提走到乌耳夫近旁。

克里斯丁心中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感觉，仿佛他们所说的都是她不知道的事情。于是她也走到他们身边说：

"相信我，乌耳夫，我的亲戚，我们大家都知道，你一直是埃尔伦和我们最忠诚的朋友。愿主保佑你！"

过了一天，哈耳多之子乌耳夫到北方去了。

到冬天，克里斯丁觉得卑尔哥夫的心情稍稍安定了。他又同家里所有的人坐在一起吃饭，同他们一起去做弥撒，亲切而高兴地接受母亲全心全意地给予他的帮助。过了一段时间，克里斯丁不再听见儿子们提到修道院的事情。她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她是多么不愿意让自己的长子去过修士的生活。

她不能不看到，修道院将是卑尔哥夫最好的庇护所。但她无法想象自己怎么有力量以同样的方式失去诺克维。不管怎样，第一个儿子在母亲心中所占的位置比其余的儿子更加牢固。

何况克里斯丁从来没有看到诺克维对修士生活有多大的爱好。的确，他对教义异常通晓，而且也喜欢祈祷，但母亲毕竟没有觉得他有非常虔诚的信仰。他对到西尔的礼拜堂去并不感到多大的兴趣，经常为了一点小事就不参加祈祷仪式。克里斯丁知道，他和卑尔哥夫向教区神父忏悔的时候，仅局限于回答

神父提出的问题。新来的达格神父是勃拉卡萨尔夫的罗耳夫的儿子，罗耳夫是伊瓦尔之女拉根弗丽德的堂妹夫，因此神父经常到约栾寨庄园来探望自己的亲戚。达格神父的年纪在三十岁上下，学识渊博，是一个著名的好教士。不过克里斯丁的两个大儿子对他很冷淡。盖乌提却相反，同神父很快就交上了朋友。

埃尔伦的儿子中，只有盖乌提在西尔的居民中有朋友。弟兄中在教区里最受人歧视的是尼古拉乌斯。他同附近的年轻人都不交往，即使他有时到青年们聚集在一起跳舞作乐的地方去，多半也是站在一边，在草地边上旁观，仿佛认为自己参加这样的游戏有失身份。但偶尔有兴，就不需要邀请自动参加。因此人们说，他不过是过于自负。他是一个身体健康、强劲有力、动作敏捷的小伙子，只消稍稍撩拨他一下，他马上就会动手打架。但自从他在拳击比赛中击败了区内两三个著名的大力士以后，人们只得容忍他参加。他想同哪一个姑娘一起跳舞，就邀请她跳，不管她的弟兄和亲戚持什么态度，然后把姑娘带走，同她单独坐在什么地方。只要埃尔伦之子尼古拉乌斯邀请，没有一个妇女会说“不”字。因此人们就更恨他。

卑尔哥夫双目失明以后，诺克维难得离开他。但有时诺克维晚上出去游玩，仍旧保持着过去的作风。现在他几乎不再参加长时间的打猎活动，但恰恰在今年秋天，他从郡长那里购到一头异常珍贵的白鹰。他象以前一样热中于射箭和各种体力锻炼。卑尔哥夫学会了下盲棋，弟兄两人经常整天地下棋，因为两人都是棋迷。

有一次克里斯丁听到人们在谈论诺克维和一个年轻姑娘的事情。她是歇纳庄园的哥恩纳尔之女图尔提丝。第二年夏天克里斯丁住在山间牧场。那时候诺克维经常不在家中过夜，克里

斯丁了解到，他在图尔提丝那里。

母亲心中吓了一跳，浑身剧烈地颤抖起来。图尔提丝出身于一个古老的、受人尊敬的家族。她本人是一个纯洁的、可爱的孩子，诺克维是不可能胆敢去玷污她的。但如果这对年轻人忘乎所以，那么诺克维就得娶她为妻。克里斯丁既惭愧又害怕，不过她自己承认，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她也不会过于伤心。要是在两年前，说哥恩纳尔之女图尔提丝将继她之后成为约栾寨庄园的女主人，她是连听也不要听的。图尔提丝的祖父同四个已经成家的儿子住在自己的庄园里。她有许多兄弟姐妹，因此不可能有丰盛的嫁妆。况且这个家庭的每一个妇女至少都生过一个低能儿。看来是山中的精灵对她们的孩子施了魔法，或者偷换了她们的孩子。为了保护产妇，那里使尽一切方法，画十字也罢，祓除也罢，都不起作用。眼下他们家族中有两个聋哑儿童，还有两个老人，据艾利克神父过去说，他们是在婴孩时被特罗利偷换的。图尔提丝的哥哥在十七岁的时候中了魔法。在其余方面，歇纳庄园这一家是很不错的，顺遂的，兴旺的。只是食指过多，家中的财产无法增加。

……只有主知道，既然诺克维已经许愿献身为圣母马利亚服务，他还能摆脱这个打算而不至于犯罪吗。不过一个人在正式接受修士称号以前开始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要在修道院里当一年见习修士。如果他感觉到自己不能用这种方式为主服务，那么还可以还俗。克里斯丁不止一次地听到过一个故事，说意大利的一位伯爵夫人，伟大的神学博士和传教士福玛·阿克文斯基①的母亲，为了动摇儿子出家的决心，把儿子同一个

① 福玛·阿克文斯基(1225—1274)，中世纪神学家。

漂亮的淫荡女人关在一起。克里斯丁一直认为她从来没有听到过生活中有比这更无耻的事情。但这位伯爵夫人毕竟得到了主的宽恕而死去。因此克里斯丁想，她张开双臂欢迎歇纳庄园的图尔提丝做自己的儿媳妇，也许这种想法不算怎样罪恶。

秋天，哈瓦尔德之子耶美特来到福尔莫庄园，证实了这里听到的国内发生大变动的传闻。艾利克之子马格努斯国王向那些博学多才的神父、骑士和国务会议的大臣商议以后，决定把国家分给他与勃兰士夫人结婚后生的两个儿子。在瓦尔德堡的贵族会议上他封小儿子哈康王子为挪威国王。王国的大臣们和博学之士在圣徒们的干尸前宣誓愿为哈康王子效忠，并以他的名义保卫国家。听说，哈康是一个可爱的、很有希望的三岁孩子。马格努斯国王和勃兰士王后住在瑞典，而哈康应当住在自己的祖国，在四个教母和四个教父的照管下受教育。四个教母都是挪威世袭骑士的夫人，四个教父中两个是贵族，两个是高级教士。大家商量，由维德贡之子艾尔林以及卑尔根和奥斯陆的主教来考虑人选。推动这件事情的是艾尔林之子比亚尔纳。马格努斯国王在挪威的近臣中最宠信比亚尔纳。大家都期望这件事情会对国家带来巨大的利益，因为现在挪威又将有自己的国王，他生活在自己的臣民中间，治理国家，关心国家的权利、律法和利益，而不是把时间、精力和国帑白白浪费在别国的事业上。

克里斯丁听到过选举国王的传闻。她也知道在卑尔根同德国商人的纷争，以及瑞典国王与丹麦国王的战争。不过现在这一切就象雷雨经过时山中传来的遥远的雷声一样，对她很少触动。可是她的几个儿子相互之间经常议论这些事情。听到耶美特的讲述，埃尔伦的儿子们心情非常激动。卑尔哥夫坐着，用

手掩着脸，仿佛遮盖着自己失明的眼睛。謊乌提听得微微张开嘴，手指按着匕首柄。劳伦斯急促地喘着大气，经常把目光从姨夫转到坐在主人座位上的诺克维身上。长兄的脸色变得非常苍白，他的眼睛里闪着亮光。

“不仅仅是一个勇敢的人遭受了这样的命运，”诺克维说。“那些在他生前最严厉地反对他的人，恰恰在他向他们指出的道路上取得辉煌的成就，但必须在把他送给虫子吃以后。只有在他的嘴被泥土塞满以后，那些不值他一个小指头的人才不再固执己见，承认他的话是正确的。”

“贤侄，也许你的话中确实有部分真理，”耶美特和气地说。“你父亲比其余的人更早地懂得，国内的骚乱必须用这种方式来结束——立一个王子为瑞典国王，另一个王子为我们这里的国王。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是一个既有远见又有宽大胸襟的聪明人，我明白这一点。不过你还是要当心，不要说这种话，尼古拉乌斯，因为你总不至于想用自己的话给斯库累制造不利吧……”

“斯库累这样做没有得到我的允许，”诺克维激动地说。

“他大概没有想到你已经成年了，”耶美特仍旧和气地说。“我也没有想到这一点，因此我自作主张答应斯库累捧着比亚尔纳的宝剑宣誓愿意在比亚尔纳手下服役，并对他表示了祝福。”

“我想，他是记得这一点的。不过这小子知道我绝对不会同意他。吉斯克庄园的主人显然需要他，用以安慰自己内疚的心情……”

埃尔伦之子斯库累现在当了艾尔林之子比亚尔纳的部属。圣诞节斯库累在埃琳庄园姨妈家里作客的时候，遇见了比亚尔纳这位年轻的大臣。比亚尔纳向斯库累暗示，当年埃尔伦获得

宽大处理，全仗艾尔林大人和他本人的帮助和说情。没有他们的支持，安德列斯之子西蒙在马格努斯国王那里是达不到目的的。伊瓦尔仍旧留在臭蝇子英格那里。

克里斯丁知道：艾尔林之子比亚尔纳所说的话并没有言过其实。它同西蒙本人所说的他到吞斯堡去的情况是符合的。不过这些年来克里斯丁想到维德贡之子艾尔林，毕竟带有强烈的苦味。她觉得艾尔林事后在她丈夫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使他得到较好的命运。至于比亚尔纳，那时候他还不能做什么，他还过于年轻。但克里斯丁对斯库累去依附这个人毕竟不大满意……一想到这对孪生弟兄到广阔的世界去冒风险，她就感到揪心的痛苦。她想，从年纪来说，他们还完全是孩子呢……

耶美特这次来访以后，克里斯丁心中增加了许多骚扰，她简直无法思考。如果人们所说的话是确实的，吞斯堡要塞的这个孩子现在被奉为挪威国王，他真的能促使国家繁荣和安全，那么，假如埃尔伦的计划不遭受失败，挪威人民对这种有利变革的果实早已享受了十年了。……不！她在回忆亡夫的时候，不愿意想起这一点。但是她不能不想，因为她知道：在儿子们心目中父亲是伟大的，无辜的，他们把他看成勇敢的军人和高尚的骑士。她本人这些年来也认为，埃尔伦的那些富裕的亲戚和同谋者背叛了他。她的丈夫上了大当。不过诺克维说他们把他送去给虫子吃，这毕竟说得太过分了。很大一部分过失在她身上，但最主要的，毕竟是埃尔伦轻狂冒头、专横跋扈的行为使他最后身败名裂。

不管怎样，现在斯库累在艾尔林之子比亚尔纳手下做事，她心里并不满意。

难道她不能有一天可以不受到担忧和不安的折磨吗？……“啊，耶稣，想一想，你的有福的母亲为你经受了多少担忧和痛苦。宽恕我这个做母亲的人吧，给予我安慰吧……”

甚至盖乌提也使她感到不安。这孩子具有成为一个勤勉、能干的主人的禀赋，可是他时常不顾一切推一心想恢复自己家族昔日的繁荣。诺克维给予盖乌提充分的自由，使他能够放手干，因此他马上办起许多事业来。眼下他同本教区的几个居民重新打算在山中熔炼沼矿石。他出售许多东西，不仅是分成农民支付给他的粮食，还有约栾寨庄园土地的产品。克里斯丁习惯于在庄园的储藏室和粮仓里经常把东西放得满满的，因此看到盖乌提不理睬那些发了哈喇的油，或者嘲笑在储藏室里挂了十年的火腿，就十分生气。她要保证在她的庄园里永远不会缺少食物。当区里发生灾荒的时候，没有一个穷苦的人会从她那里空手离开。况且将来老庄园里重新有宾客来吃喜酒和参加洗礼宴的时候，这一切都是有用的。

她希望儿子们将来飞黄腾达的想法渐渐地消失了。现在她满足于他们能够在这里，在她故乡的谷地里过平静的生活。她可以把自己的财产集中起来，购置田地，使三个儿子每人有一个庄园。约栾寨庄园和延伸到河边的莱加桥庄园，也可以供三个主人生活。当然，这不能算富裕，但他们至少也不会过贫苦的日子。而且这里谷地里的生活是安静的，关于贵族之间纷争的传闻这里几乎完全听不到。即使这也可以被解释为这个家族的衰败和失势，但将来子孙的重新兴旺是由主决定的，只要主肯赐福给他们。然而，她希望用这种方式把儿子们束缚在自己身边，看来是徒劳的。要他们过安静的生活可并不容易——他

们是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的儿子啊。

只有在这时刻，克里斯丁想到死去的两个小儿子，心里才不会感到悲伤和痛苦。

这些年来她每天都想他们，她看到与她两个死去的儿子同岁的孩子们长大起来，常常问自己：如果这两个儿子不死，现在该是什么样子？……

现在她在日常操劳的时候，象往常一样干练而勤勉，但落落寡合，沉默寡言，经常沉浸在对死去的孩子的怀想中。他们永远和她在一起。他们在她的想象中长大，成为她所希望的样子：蒙南完全继承了自己家族的特点，他象诺克维，但对待母亲更亲切，更亲近；他象盖乌提，但从来不用不可靠的计划使她担忧；他象劳伦斯一样温柔而耽于沉思，但肯把自己的一切古怪想法告诉母亲；他象卑尔哥夫一样聪明，但没有任何不幸使他的前途笼罩着阴影，因此他心中没有痛苦；他象一对孪生的哥哥一样无拘无束、坚强、勇敢，但不象他们那样桀骜不驯，专横任性……

当她想念小埃尔伦的时候，她会一次又一次地想到婴孩的一切可爱而又可笑的动作。他站在母亲腿上，需要给他穿衣服。母亲用双手抱着他胖胖的、赤露的身体，他用小手推开母亲，他可爱的小脸和小身体转来转去，避开母亲的亲吻。母亲教他走路——把一块粗麻布卷成带子扣在他胸前，从胳肢窝下面穿过。他象挂在这挽具里面的一个口袋，引人发笑地踏着不稳的脚步，象虫子一样蜷曲着身子，大声欢笑着。母亲抱他到畜栏里去看小牛犊和小羊羔。孩子看到母猪带着一群小猪，高兴得叫喊起来。他侧着脑袋，张着嘴，瞪出小眼睛看着畜栏屋顶上

的鸽子。后来母亲坐在老锻工场附近的一堆卵石旁边，他在长得很高的草丛中奔跑，看到了浆果，大声呼唤母亲，从母亲手中吃着浆果，吃了还要吃，克里斯丁的手掌一下子就被他那贪得无厌的小嘴巴弄潮湿了。

克里斯丁回忆着过去孩子们使她得到的一切乐趣，在思念自己的两个小孩的幻觉生活中汲取生机，忘掉自己的一切痛苦……

埃尔伦进入坟墓后的第三个春天到来了。克里斯丁再也没有听到对诺克维和图尔提丝的议论。不过她也没有听到他们提起进修道院的事情。于是她的希望增加了——她没有力量说服自己：她非常不愿意送自己的长子去过修士的生活。

正好在伊万日前一天，埃尔伦之子伊瓦尔回到约栾寨庄园。孪生弟兄离家的时候是十六岁的少年。现在伊瓦尔已经完全是大人了，他将近十八岁，母亲觉得，他变得异常英俊、威武，对他百看不厌。

伊瓦尔回家后的第一个早晨，他还睡在床上，母亲就给他带来点心——小麦蜜饼和圣诞节吃剩的最后一点啤酒。他吃着喝着的时候，母亲坐在床沿上，不管他说什么都含笑听着。后来克里斯丁站起来，仔细地看看他的衣服，摆弄并议论着每一件东西，翻着他的旅行箱，用由于劳动而发红的狭长的手掂量着他新的银扣环的重量，从剑鞘里抽出短剑，对短剑和儿子的一切东西赞不绝口。接着她又在床沿上坐下，目光中和嘴角上带着微笑听儿子讲述各种事情。

伊瓦尔说：

“妈妈，最好还是让我告诉你这次回家的目的。我回来是请

求诺克维同意我的婚事。”

克里斯丁不由得大吃一惊，举起双手拍了一下：

“我的伊瓦尔啊！你还这样年轻……难道你已经干了什么蠢事？”

伊瓦尔请求母亲听他讲。他说的是一个还相当年轻的寡妇，加玛耳之女西格纳，她住在费乌斯卡尔的洛根赫姆庄园里。她庄园里的土地值一百二十马克银子，绝大部分是西格纳的财产。这是她唯一的孩子死后留下的遗产。但丈夫的亲戚同她打官司，企图争夺这笔遗产。臭蝇子英格想在这件事情上捞好处，他向西格纳索取非法的贿赂，才肯帮助她赢得这场官司。伊瓦尔非常气愤，他同情这个女人，带她去见哈瓦尔德主教本人，因为哈瓦尔德主教每次看见伊瓦尔，都象父亲一样爱护他。如果对作为主教管事的蒙南之子英格进行仔细追查，那么他的非常恶劣的行为就会暴露无遗。他同所有教区的贵族都有交情，而对待小百姓则十分苛刻。但他能非常巧妙地蒙蔽主教。况且哈瓦尔德大人看在蒙南份上不愿意对蒙南的儿子过于严厉。不过眼下这件事情对臭蝇子英格颇为不妙。因为伊瓦尔骑上马从他庄园里离开的时候，重堂弟兄之间已经反目成仇。伊瓦尔决定，在他永远离开这个地方以前，应该到洛根赫姆庄园去向西格纳告别。这是在复活节以前。伊瓦尔在西格纳家里待了整个春天，帮助她料理庄园里的工作。后来他们约定，他娶西格纳为妻。西格纳并不认为埃尔伦之子伊瓦尔做她的丈夫过于年轻。据说，主教非常赏识他。的确，伊瓦尔还太年轻，没有足够的学识，因此哈瓦尔德大人还不能委以重任。但他同西格纳结婚以后，治理西格纳的产业是完全能够胜任的。

克里斯丁坐着，沉思地摆弄着自己膝上的一串钥匙。这都

是通情达理的话。至于英格，这个人显然是无足轻重的。但克里斯丁毕竟不能摆脱这样的思想：不知道可怜的波尔德之子蒙南老头儿对这件事情会有怎样的看法。

关于未来的媳妇，克里斯丁了解到，西格纳已经三十岁，出身于默默无闻的贫穷家族，但她的前夫发了财，因此现在她家道殷实。她本人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善良而又勤劳的女人。

诺克维和盖乌斯同伊瓦尔一起到南方去相亲，克里斯丁愿意留在家里陪伴卑尔哥夫。儿子们回家后，诺克维对母亲说，伊瓦尔同加玛耳之女西格纳订了婚。婚礼将在秋天在洛根赫姆庄园举行。

诺克维回家后不久，有一天晚上到织布间里去见母亲。母亲正在刺绣。他把门闩上。他说，现在盖乌提已满二十岁，伊瓦尔结婚后也成了独立自主的人，他和卑尔哥夫今年秋天就能够到北方去，请求修道院接受他们当见习修士。克里斯丁几乎没有回答，这一次他们只是谈了怎样安排的问题，以便给两个大儿子分出部分财产。

但过了几天，有人到约栾寨庄园来送请帖——歇纳庄园的奥斯蒙为自己的孙女图尔提丝同多孚尔的一个善良的农家子弟订婚，举行宴会。

这一天晚上，诺克维又到织布间里去，又闩上了门。他在炉边坐下，开始用一根小树枝翻弄木炭——克里斯丁生了小小的火，因为今年夏天夜里很冷。

“老是参加宴会和跑来跑去作客，妈妈，”他说，并且稍稍笑了一下。“洛根赫姆庄园的订婚礼，歇纳庄园的订婚礼，眼看伊瓦尔的婚礼也快到。不过图尔提丝的婚礼我显然不能参加了

……那时候我大概已经穿上修士服。”

克里斯丁没有马上回答。但后来她一面继续埋头做针线——她给伊瓦尔做一件节日穿的长衣，一面说：

“很多人认为，如果你进修道院，哥恩纳尔之女图尔提丝会很伤心的。”

“过去有一段时间我自己也这样想，”诺克维回答。

克里斯丁把针线活儿放在膝上。她对儿子看了一眼——诺克维的脸色很平静，有点捉摸不透。他的模样好看极了！乌黑的头发从白白的前额往后披，挂在耳后不粗不细的黝黑的脖子上，稍稍有点拳曲。他的脸型比父亲更加端正——脸盘更加宽阔，神色更加坚定，鼻子不那么大，嘴巴不那么小，在乌黑的修眉下一双明亮的蓝眼睛显得更美丽。不过他毕竟没有埃尔伦当年的风采。父亲象猫一样温柔和慵倦的体态，永不凋谢的青春的气息——这是诺克维所缺乏的。

母亲重新拿起针线活儿，但没有缝。过了片刻，她低下眼睛，用针绗着边儿，一面说：

“你应该记得，诺克维，我没有说过一句反对你的崇高意愿的话，我不会这样做。不过你还年轻……你比我更有知识，你大概也知道，圣经上写着：‘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①”

儿子的脸纹丝不动。

“我知道你们早有这种打算了，”母亲继续说。“还在你们很小的时候。不过那时候你们还不明白你们放弃的是什么。现在你已经成熟了……你不认为，如果你们再给自己一次考验，看看自己是否能适应修士的生活，这样不是更明智吗？至于你，

① 《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九章。

份是生来应该继承这个庄园，成为一家之主的。”

“现在你敢于向我提出这样的劝告吗？”

诺克维深深地叹了几口气。他站起身来，突然猛烈地抓住自己的胸口，一下子扯开外套和衬衫的衣襟，使母亲能看到他赤露的胸膛，那里，在拳曲的黑毛之间现出了胎记——五个小小的鲜红的斑点。

“当我还是个无知的孩子的时候，你大概认为我还太小，不会懂得你为什么一面吻着我胸前的这个地方，一面哭泣，数说……我什么也不懂，不过你那时所说的话，我永远忘不了……妈妈，妈妈……难道你忘了，父亲没有作忏悔，没有接受最后的祝福，就不光彩地死去了？难道你决定要劝阻我们？

“我认为，我们弟兄两人知道我们放弃的是什么。失去这个庄园和放弃结婚……放弃我记忆中这些年来你和父亲的那种幸福和恩爱，我不认为是多大的牺牲……”

克里斯丁把针线活儿放在膝盖上。她和埃尔伦经受的一切……恩恩怨怨……往昔的回忆象潮水一样涌上心头。啊，这孩子对他所放弃的东西知道得太少了！虽然他年轻骁勇，擅长拳击，行为乖僻，喜欢谈情说爱，他毕竟还不过是一个纯洁的孩子。

诺克维看见母亲眼睛里涌出泪水，就大声说：

“Quid mihi et tibi est, mnlier?”①

克里斯丁吓了一跳，于是儿子非常激动地说：

“主说这句话，大概完全不是为了贬低自己的母亲……可是当母亲想劝阻他的时候，他对最纯洁无瑕的母亲说，他自己知道，他应该使用的那种力量，是天父赐给他的，不是血肉之躯

① 拉丁文：“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见《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二章。

的母亲给予他的……

“妈妈，对这件事情你不能够劝阻我…… 你不能够这样做……”

克里斯丁把脑袋挂在胸口。

过了片刻，诺克维用极轻的声音说：

“妈妈，难道你忘记了，你怎样把我从自已身边赶走……”他沉默了一下，仿佛担心自己的嗓子说不出话来，然后继续说：“我想跪在你们身边，跪在我去世的父亲的床边…… 可是你却叫我走开……难道你不明白，每当我回想起这件事情，我心中是多么的难受？”

克里斯丁几乎没有声音地说：

“我守寡后的这些年来，你对我一直很冷淡……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吗？”

儿子沉默不语。

“我明白了……诺克维，在这件事情上你不肯原谅我。”

诺克维把目光移开。

“有时候……我还是原谅你的，妈妈，”他用微弱的声音说。

“这不是经常这样的……诺克维，诺克维！”克里斯丁悲伤地大声说。“难道你以为我爱卑尔哥夫不及你爱他吗……我是他的母亲啊……我是你们两个人的母亲啊。你经常把我和他隔开，你太冷酷无情了！……”

诺克维苍白的脸变得更加苍白了。

“是的，妈妈，我常常把你和他隔开 …… 你说我冷酷无情……愿主宽恕你，你不知道……”这个青年的声音变得很低，仿佛他的气力耗尽了：“我认为你可以不必……你是我们必须加以

怜惜的……”

他霍地转身，走到门口，拔去门闩，但继续背对克里斯丁站着……于是克里斯丁低声唤他的名字。他转身走到母亲身边，低着头站在她面前：

“妈妈……我知道得很清楚，这一切……使你……很难受。”

克里斯丁把双手搁在他肩膀上。他掉转脸，避开母亲的目光，但弯下身来，吻了吻母亲的手腕。克里斯丁回想起他父亲也曾经这样吻过她……不过她记不起是在什么时候了……

克里斯丁在他肩膀上抚摩了一下，于是他举起一只手，在母亲脸颊上拍了拍。后来他们坐下来，默默无言地坐了一会儿。

“妈妈，”过了片刻，诺克维平静地低声说，“我哥哥奥尔姆留给你的那个十字架，还挂在你身上吗？”

“是的，”克里斯丁回答，“不过奥尔姆要求我永远不要把这个十字架送给别人。”

“我想，如果奥尔姆知道在他之后我得到这个十字架，他会同意的。因为我现在和他一样，将是一个无家无族的人……”

克里斯丁从衬衣里面取出一个小小的银十字架。诺克维接受了它。十字架还带着母亲胸口的温暖。他虔敬地吻了吻十字架中央的小约柜，把沉重的链子套在自己脖子上，把十字架藏在衬衣里面。

“你还记得自己的哥哥奥尔姆吗？”母亲问。

“不知道，有时候我觉得还记得……不过，这也许只是因为我小时候常常听到你讲他的事情……”

诺克维在母亲身旁又坐了片刻。后来站起身来说：

“晚安，妈妈！”

“愿主保佑你，诺克维，好好地睡吧！”

诺克维走了。克里斯丁把还没有完工的伊瓦尔的结婚礼服和针线收起来，压灭了炉子里的火。

“愿主保佑你，愿主保佑你，我的诺克维！……”

她吹灭蜡烛，走出织布间。

过了一段时间，克里斯丁在本教区的一个庄园里碰到图尔提丝。庄园的主人生病，来不及收割干草。于是圣奥拉甫农会的兄弟姐妹们走来帮助他安排工作。

傍晚克里斯丁同姑娘一起走了一段路。克里斯丁象一个上年纪的妇女那样跨着慢吞吞的脚步，说东道西，渐渐地使图尔提丝自己把她和诺克维之间的一切事情都告诉诺克维的母亲。

是的，她常常在她家的牧场里同诺克维见面。去年夏天，她住在山间牧场，诺克维在夜里到她那里去过好几次。不过诺克维同她从来没有任何越轨的行为。总而言之，她知道人们对诺克维有怎样的议论，但诺克维一次也没有侮辱过她——不管是用言语还是用行动。有几次，诺克维同她一起躺在床上，躺在毛皮毯子上面谈话。她问过诺克维，是否打算向她求亲。诺克维回答说，他不能这样做，因为他许过愿，要献身为圣母马利亚服务。今年春天他们有一次在一起谈话时他也说过同样的说。因此她不再反对父母的意愿。

“如果他违背誓言，你反对自己父母的意愿，你们两人都会犯很大的罪，”克里斯丁说。

她把着干草耙站着，看着这个年轻姑娘。这姑娘的脸多么

温柔，多么漂亮！美丽的金发编成一个粗大的辫子。

“我相信主会赐给你幸福的，我的图尔提丝。你的未婚夫是个很好的小伙子。”

“是的，我对霍瓦尔德很满意，”这姑娘说，突然流下痛苦的热泪。

克里斯丁用适合于一个明白事理的上年纪妇人口吻的话安慰她，但自己心里也非常难过。唉，她多么希望把这个可爱的、健康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女儿！

伊瓦尔结婚以后，克里斯丁在洛根赫姆庄园住了一段时间。加玛耳之女西格纳的模样并不漂亮，看上去异常憔悴而衰老。不过她非常亲切和善良。她看来真心爱自己的丈夫，而对待丈夫的母亲和弟兄，似乎认为他们比自己高贵得多，自己无论怎样敬重他们，侍奉他们，都是不够的。克里斯丁完全不习惯于别人对她稍稍巴结奉承。甚至当她是侯萨村富裕的女主人，家中仆从如云的时候，也不需要任何人去关心女主人本人的起居。她并不顾怜自己，为全家的利益而经管着一切工作，别人也没有想到应该顾怜女主人。克里斯丁住在洛根赫姆的那些日子里，西格纳对婆婆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她感到很愉快。她不久就非常喜欢西格纳，正象她祈求主使伊瓦尔在这婚姻中得到幸福那样，现在她祈求至高无上的主，使西格纳永远不要由于把自己和自己的财产交托给这样年轻的丈夫而感到后悔。

米哈依日一过，诺克维和卑尔哥夫马上就到北方特隆赫姆那去。后来克里斯丁听说，他们平安抵达了尼达洛斯，被泰乌特拉修道院的修士会接受为见习修士。这是她目前所知道的关

于他们的全部情况。

这样，克里斯丁同身边剩下的两个儿子在约栾寨庄园又过了将近一年。她仿佛觉得时间过了很久很久。一年前的秋天，她送别两个儿子直到多孚尔山，回家的时候经过礼拜堂，她往山下的田野一看，那里被浓浓的寒雾遮盖着，甚至看不清自己庄园里的房屋，她心里想：一个知道家里只剩下一堆废墟和瓦砾的归客，想必也会有这样的心情！……

现在克里斯丁在锻工场废墟旁边荒芜的小径上行走，今年废墟上长满了从草地那边蔓延过来的茂密的黄猪殃殃、风铃草和野豌豆，她心里想，她仿佛看到了自己生活的图景：一座为风雨侵蚀的熏得墨黑的旧熔炉，里面永远不会再生火；一个小小的木炭堆；火场上随地生长的柔嫩的细草。在旧熔炉的裂缝里到处长出一丛丛鲜红的柳兰。

2

有一天，克里斯丁已经睡觉了，忽然被一阵喧闹声惊醒：有几个人骑马走进庄园的院子。楼上房间的门打开了——克里斯丁听到盖乌提快乐地大声高喊着欢迎自己的客人。仆人们也都起身，走到院子里。楼上房间里发出讲话声和脚步声——克里斯丁听出英格丽德恼怒的声音。不错，这个年轻使女是个好姑娘，她不让别人对她动手动脚。在她机智而又刻薄的话以后，响起了一阵年轻人愉快的笑声。弗丽达尖声号叫。这可怜的女人，她实在太糊涂了。她的年纪同克里斯丁差不多，至今还得女主人常常警告她……

克里斯丁在床上翻了个身，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盖乌提一早就起身。他通常起得很早，即使夜里喝了啤酒也不例外。不过客人们直到用早餐的时候才走出来。他们在庄园里待了一整天。他们一半是来洽谈买卖，一半是来畅叙友情。盖乌提是一位异常好客的主人。

克里斯丁亲自关心，用美酒佳肴招待盖乌提的朋友。她没有觉察到，由于这些年轻人的到来使她父亲的老庄园里又充满了喧闹和欢乐，因而自己也默默地露出了笑容。她自己很少同年轻人谈话，也很少同他们见面。不过她注意到盖乌提是愉快的，爱好交际的。

埃尔伦之子盖乌提无论在小人物还是殷实的农民之间都受到很大的爱戴。虽然杀害埃尔伦的这场官司对这些人的亲戚带来很大的不幸，教区里不少庄园和家庭里的人们都对埃尔伦的儿子们惟恐趋避不及，但盖乌提本人没有一个仇敌。

顺德村的西哥尔德大人对自己的年轻亲戚非常友好。在命运把克里斯丁的这位表兄带到濒死的埃尔伦床边以前，克里斯丁同他从来没有见过面，那时他对克里斯丁表示了最忠诚的亲戚情谊。他在约栾寨庄园几乎一直住到圣诞节，竭力帮助孤儿寡妇。埃尔伦的儿子们恭敬有礼地向他表示了谢意，但只有盖乌提同他过从甚密，从那时以后经常到顺德村去作客。

一旦伊瓦尔·耶斯林的这个外孙死去，顺德村庄园就不再有他的后裔了。因为西哥尔德大人没有子女，他的最亲近的继承人是哈夫图尔的两个儿子。西哥尔德已经到了垂暮之年，他一生命途多舛：他年轻的妻子在第一次生产时精神失常。他同发疯的妻子一起生活了四十多年，至今仍旧每天到她的卧室里去关心她的起居。妻子住在顺德村最好的一幢房子里，有许多

使女侍候她。

“你现在认识我吗，哥丽德？”丈夫问。

有时她什么也不回答，但有时却说：

“我对你知道得很清楚：你是住在勃鲁特维山北面勃鲁特维镇上的先知以赛亚。”

她手里经常拿着纺锤。精神比较好的时候，她纺的线很好，很均匀。但有时发作起来，就把纺线拧断，把使女们替她梳好的羊毛在房间里乱扔。盖乌提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母亲。有时西哥尔德到约栾寨庄园里来看克里斯丁，克里斯丁仍旧亲切、热情地接待自己的亲戚，但她本人却从来不到顺德村去。自从她当年在顺德村的礼拜堂里举行婚礼以后，她一次也没有到那里去过。

埃尔伦之子盖乌提的身材并不象克里斯丁其余的儿子那样高大。同身材修长的母亲和几个又瘦又长的弟兄相比，他简直很矮小，不过实际上他高于中等身材。总而言之，自从两个哥哥和同他挨肩儿的一对孪生弟弟相继离开了庄园之后，盖乌提在各方面都显得比较突出了。原先处在他们中间，他似乎不过尔尔。附近所有的居民都认为他异常英俊。他确实品貌不俗。他很象自己的外祖父——象亚麻一样的浅色头发，高高的前额，灰色的大眼睛，大小合度的长圆脸，光洁的皮肤，线条美丽的小嘴巴。头部的姿势很优美，两条手臂稍嫌粗大，但形态很美，膂力过人。然而他的下半身比较短，有两条罗圈腿。因此，除非在庄园里工作的时候他必须短打，通常他总是穿长衣服，尽管这些年来流行的男式服装比往年要短一些。当地的居民是根据路过谷地的贵族的服饰而改变这种习惯的。但当埃尔伦之子盖乌提穿上绣着绿色花纹的长裾的袍服，细细的腰上束着银腰

带，肩上披着镶鹿皮的斗篷，到礼拜堂去祈祷或者走亲访友的时候，附近所有的居民都目送着约栾寨庄园的年轻主人，交口赞许。盖乌提手中常常执着一柄镶银的精制长柄斧，这是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过去从岳父伊瓦尔·耶斯林的遗产中得到的。人们认为，埃尔伦之子盖乌提还这样年轻，就能遵照祖先的道路，不管在服饰还是在生活作风方面保持古老的农民习俗，是很值得称道的。

盖乌提骑在马上的姿势也异常英俊，无与伦比。他是个非常骁勇的骑手，区里的居民夸奖说，在整个挪威王国没有一匹马盖乌提不能制服。一年前盖乌提在卑尔根骑上了一匹以前谁也无法驾驭的马。这匹公马在盖乌提手下变得非常驯服，盖乌提不用马鞍，骑在光背马上，用少女扎头发的带子代替缰绳。可是当克里斯丁问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只是笑笑，不肯回答。

克里斯丁知道，盖乌提对待妇女的态度有时比较轻浮。这一点她不喜欢，不过她心里想：这多半是由于妇女们对漂亮的年轻人过于亲热，而盖乌提又是个好心肠的爱好交际的人。大概这多半不过是逢场作戏，寻寻开心，因为他从来不把自己的暧昧关系放在心上，也不象诺克维那样瞒着所有的人。他同顺德村的一个年轻使女生了个孩子就亲自来告诉母亲。这是两年以前的事情。西哥尔德大人告诉克里斯丁说，盖乌提慷慨地分给孩子的母亲一份合乎她身份的嫁妆，还打算等女孩断奶以后，把她接到自己家里来。看来盖乌提十分喜欢自己的小女儿，他到沃格去的时候，经常去看她。盖乌提常常自豪地说，她是个美丽的孩子，在受洗的时候，吩咐给她取名为玛根希德。克里斯丁也认为，既然儿子作了有罪的事情，那么最好还是把孩子接到自己家里来，做一个忠实的父亲。她自己也很希望小玛根

希德能住在这里。但女孩刚满一岁就死了。盖乌提闻讯后非常伤心，克里斯丁也因一次也没有看到自己的小孙女而感到很难过。

克里斯丁需要责骂盖乌提的时候，常常感到心情非常沉重。盖乌提小时候身体虚弱，因此在母亲身边待的时间比其余的孩子长。况且盖乌提的外貌很象她的父亲。他是一个很懂规矩、很安分的孩子——象成年人一样认真地跟着母亲一瘸一瘸地走，经常怀着最善良的愿望想帮母亲做事，在他天真无邪的心里认为这对母亲会有很大的帮助。不，克里斯丁从来没有勇气严格地对待盖乌提——即使他由于年幼无知、头脑简单作了什么不好的事，那么只消温和地劝告几句也就足够了。因为这孩子是很聪明的，很懂道理。

盖乌提两岁的时候，他们侯萨村的深谙儿科病的家庭神父劝告克里斯丁重新给他喂奶，因为其他的药物都不起作用。这时一对孪生子刚生下来，弗丽达除了给斯库累喂奶以外，她的奶还足够再喂一个孩子。可是弗丽达嫌恶可怜的盖乌提——他的模样很难看，脑袋很大，身体瘦小而干瘪。况且他还既不会讲话，又不会站立。奶妈担心他是特罗利的弃儿，虽然这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是完全健康的，很漂亮的，只是在长到十个月的时候才生了病。不过弗丽达还是不肯给盖乌提喂奶。因此克里斯丁只得自己喂。盖乌提吃母亲的奶一直吃到四岁。

从那时候起弗丽达一直不喜欢盖乌提，在还不至于遭到女主人责骂的情况下经常找盖乌提的碴儿。弗丽达眼下坐在女主人的右首，当克里斯丁离家外出的时候，她还掌管着女主人的钥匙。她经常想到什么就告诉自己的主人。克里斯丁在许多事情上放任她。这使女常常引得克里斯丁发笑，不过也常常给

她带来烦恼。每当弗丽达干了什么轻率的事情，或者说话不顾分寸，克里斯丁总是竭力给她斡旋，替她纠正。现在弗丽达看到盖乌提坐在主人的位子上，马上就要成为庄园的主人，感到无比的怨恨。她至今还把盖乌提当作一个愚蠢的孩子。弗丽达经常夸奖其余几个弟兄，特别是她喂过奶的卑尔哥夫和斯库累。她嘲笑盖乌提身材矮小，有两条罗圈腿。盖乌提对此并不计较：

"不错，弗丽达，要知道如果我吃了你的奶，我也会象我的哥哥弟弟一样高大的。不过我只能满足于吃自己母亲的奶。"他向克里斯丁笑了笑。

母子两人傍晚经常一起到野外散步。田地间的小径有些地方很窄，克里斯丁只能跟在盖乌提背后走。盖乌提手里执着长柄斧，走在前面。他显得身体非常健壮！母亲在他背后不由得露出了笑容。她忽然完全象年轻时一样，产生了一个淘气的愿望，想从背后扑到儿子身上，把儿子搂在怀里，逗儿子嬉笑，正象儿子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她有时做过的那样。

有几次他们走到通常洗衣服的地方。他们坐下来倾听河水的哗哗声，河流在近旁急速奔流，泛起泡沫，在入夜前的昏暗光线中象一条白色的带子。他们多半几乎不讲话。有时盖乌提向母亲问起她家族中的一些掌故。克里斯丁把自己小时候看到和听到的一切都告诉他。在这样的夜晚，他们从来不谈起父亲，也不谈起在侯萨村所过的岁月。

"妈妈，你大概感到冷了吧，"盖乌提说。"今天晚上很冷。"

"是的……我坐在这里石头上，我的脊背冻僵了。"克里斯丁站起来。"我完全是个老太婆了，我的盖乌提！"

她把一只手搭在盖乌提肩膀上，走上山去。

劳伦斯睡得象死去一样。克里斯丁点燃了一根小小的灯芯。

她想稍稍坐一会儿，享受一下心中的安宁，况且她手中总有活儿要做。楼上，在她的头顶上，盖乌提咕咚一声掉下了什么东西。接着她听到盖乌提上了床。母亲挺了挺身子，向着灯芯的火苗笑了笑。她的嘴唇微微翕动，她在自己脸上、胸口和面前画着十字。然后重新开始做针线活儿。

埃尔伦的那条老狗卑伦抖了抖身子站起来。它慵倦地伸长前腿打了个呵欠。接着穿过房间走到女主人前面。克里斯丁只消拍拍它的脖子，它马上把前爪搭在克里斯丁的膝盖上，克里斯丁亲切地对它说话的时候，它摇着尾巴，殷勤地用舌头舔女主人的脸和手。然后卑伦静静地爬回去，转过头来斜着眼看看女主人：它的象珠子一样的小眼睛，以及整个绷紧的毛茸茸的身体直到拳曲的尾巴，表明它已经很困乏了。克里斯丁暗暗一笑，装作没有看见——于是那条狗跳到她的床上，在她放脚的一边蜷成一团。

过了一段时间，克里斯丁用手指捻灭了还没有完全熄灭的灯芯，把它丢在油罐里。小窗外露出夏夜灰蒙蒙的光线。克里斯丁临睡前念了祈祷，慢慢地脱去衣服，爬到床上。她把胸口和肩膀下面的垫子掀起一点，搞得舒服些，那条老狗横在她的背后。她不久就睡着了。

哈瓦尔德主教请达格神父当他教区的管事，于是盖乌提向达格神父预包了三年给主教的什一税。他还在教区内收购皮革和食物，用雪橇装运到莱姆斯谷地，再从那里在春天海运到卑尔根。克里斯丁对儿子从事这种贸易并不怎样满意，她自己一贯把货物在哈马尔出售，因为她父亲和安德列斯之子西蒙过去都是这样做的。但盖乌提同自己的姐夫格尔拉赫·保斯建立了

一个类似商团的组织，格尔拉赫是一个能干的商人，同卑尔根许多最殷实的德国商人有亲戚关系。

埃尔伦的女儿玛格丽特和她的丈夫在父亲去世后不久的夏天来到约栾寨庄园。他们给礼拜堂送去丰厚的礼物，为埃尔伦作安灵祈祷。玛格丽特年轻的时候住在侯萨村，她和继母的关系并不超过泛泛的友谊，在那些年中，她对几个幼小的同父异母弟弟也并不关心。眼下她已经三十岁了，婚后没有孩子。现在她对这些漂亮的成年弟弟表示了最热烈的姐弟之情。正是玛格丽特促成了丈夫和盖乌提之间的这种协议。

玛格丽特的容貌还很漂亮，不过身体变得十分肥胖和笨重，克里斯丁觉得，好象她一生中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肥胖的女人。尤其是玛格丽特的宽腰带上还镶着一块银牌，而象小盾牌一样大小的银扣环装饰在她宽大的前胸非常合适。她的肥大的身躯仿佛供桌一样，永远由最华贵的布匹和镀金的饰物装饰着——济台根之子格尔拉赫显然异常宠爱自己的妻子。

去年春天，在春季市民会议期间，盖乌提在卑尔根的姐姐和姐夫家里作客，秋天他带了马群翻山越岭到那里去出售。这次行程获利甚多，盖乌提决定今年秋天再去一次。克里斯丁认为不应该阻止他。显然，他血液中有着父亲遗传给他的对远行的癖好。将来他年纪大了，也许会变得安静的。母亲看到他焦急地等待着离开家里，自己也催促他早些启程，因为去年他翻山越岭回家的时候，已经是在冬天了。

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刚过圣巴托罗缪日，盖乌提启程了。这刚好是在宰杀山羊的时期，整个庄园里散发出煮山羊肉的气味。人们吃得饱饱的，心满意足。在整个夏天他们几乎一次也没有尝过新鲜的肉食，除非是在重大的节日。现在他们已经一

连几天在吃早饭和晚饭的时候都得到好几块分量很重的肉，还有浮着一层浓油的汤。克里斯丁由于今年第一次大量宰杀牲口和腌制灌肠，十分忙碌，热情高涨，她站在乡间的土道旁挥着头巾角送别盖乌提和他的仆从。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景色：一群毛色光润的马匹，一批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兵器，嘎嘎发响的马具。他们走到高高的桥上的时候，桥板在他们下面震响起来。盖乌提在马鞍上转过身子，向母亲挥帽作答，母亲满足而自豪地低声呼喊着，重新向他挥动着头巾。

冬夜到来以后不久，连日阴雨绵绵，谷地里道路泥泞，山中常有暴风雪。盖乌提尚未回家．克里斯丁心中稍稍感到不安。不过克里斯丁从来不为他象为他的弟兄那样担心——她相信这个儿子运气比较好。

过了一星期，有一天晚上克里斯丁从畜栏回来，看见侧门旁边有几个骑马的人。浓雾象一团白烟在她手中提的灯笼四周旋转。克里斯丁冒雨向那些穿着黑色毛皮衣服的人们走去。这大概是盖乌提吧……在这样晚的时刻未必会有陌生人到来。

克里斯丁认出为首的是顺德村的西哥尔德大人——他老态龙钟、手脚笨拙地从马背上爬下来。

“克里斯丁，我带来了盖乌提的消息，”他们寒暄以后，骑士说。“昨天他来到顺德村……”

院子里十分黑暗，克里斯丁无法看清他脸上的神色。不过他说话的口气有点古怪。他走到房间门口，就吩咐自己的几个仆人同克里斯丁的马夫到下人的屋子里去。克里斯丁心里很害怕，因为西哥尔德大人此外什么话也不说。他们单独留在房间里以后，克里斯丁非常镇静地问：

"亲戚，是什么消息呢？既然盖乌提没有同你一起回家，大概他生病了吧？"

"不，盖乌提身体非常好。不过同他一起来的那些人都走累了……"

克里斯丁端给他一碗啤酒，他吹开了啤酒的泡沫，一饮而尽，对饮料夸赞了几句。

"对带来好消息的人，应当好好款待，"女主人含笑说。

"等你听完了我的消息，不知道你会怎么说，"西哥尔德忧郁地回答。"这一次你的盖乌提不是一个人回来的。"

克里斯丁默默地等待着他继续说下去。

"同他一起来的还有……嗯，霍甫兰庄园的海尔格的女儿……问题是，他是把这个姑娘……从她父亲那里……抢来的……"

克里斯丁依旧默不作声。她在客人对面的长凳上咕咚一声坐下来。她的嘴紧闭着。

"盖乌提请求我到这里来……他担心你会不高兴。他要我告诉你……因此我就说了，"西哥尔德没精打采地结束了自己的话。

"你应该把你对这件事情所知道的一切情况都告诉我，西哥尔德，"克里斯丁镇静地请求。

西哥尔德大人就这样做了。不过他讲得前后不连贯，思路不顺，藏头露尾，常常离开本题。他本人对盖乌提的行为也很忧虑。不过克里斯丁还是从他的讲述中了解到，盖乌提去年在卑尔根遇见了一个姑娘，她叫尤弗丽德。不，她还没有许配给人，但盖乌提显然明白，如果他想去向姑娘的父母求亲，那是不会有结果的。霍甫兰庄园的海尔格家道异常富裕，他出身于

所谓的兑克家族，拥有大量土地，主要在沃斯地区。这两个年轻人被魔鬼迷住了心窍……西哥尔德大人在坐位上不安地转动着身子，搔搔后脑勺，仿佛身上长了许多虱子。

克里斯丁心里想，今年夏天盖乌提曾经到顺德村去，同西哥尔德大人一起去药死在山间牧场咬死许多牲口的两只熊……实际上他却翻山越岭到索根去……姑娘就住在那里她已婚的姐姐家里。海尔格·兑克没有儿子，只有三个女儿。西哥尔德感到很难堪——因为他答应过盖乌提保守秘密。他确实知道盖乌提是去会见一个姑娘的……不过他没有料到这个小伙子做事竟会这样冒失……

"是的，为了这件事情，我的儿子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克里斯丁说。她的脸色呆板而平静。

西哥尔德回答说，眼下已经是冬天了，道路难以通行。霍甫兰庄园的主人有充裕的时间可以把这件事情好好考虑一下，也许他们认为尤弗丽德反正已经属于盖乌提，还是同意盖乌提娶她为妻比较明智。

"如果他们不认为这样明智，一定要报强抢妇女的仇，那可怎么办呢？"

西哥尔德大人更加坐立不安了，更加频繁地搔着后脑勺。

"这也许被认为是一种不能用罚金来弥补的侮辱，"他低声说。"对这种事情我不太懂……"

克里斯丁默默不语。于是西哥尔德大人又用央求的语气说：

"盖乌提说……他认为你会慈爱地接待他们的……他说，你的年纪还不算老，不至于忘记……哦，他是想说，你也得到了合乎自己希望的丈夫，你明白吗？"

克里斯丁点点头。

“她是我看见过的最美丽的孩子，”西哥尔德真心诚意地说。他的眼睛湿润了。“魔鬼迷住了盖乌提的心窍，使他作出这样不光彩的事情，真是不幸……不过你总能亲切地收留这两个可怜的孩子吧？”

克里斯丁又点点头。

次日午后盖乌提骑马走进庄园院子的时候，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阴沉而不舒适。克里斯丁在门楣下弯下身子，跨出门槛，忽然感觉到自己脸上渗出了冷汗：她看见盖乌提扶一个身穿黑色斗篷头戴风帽的女人下马。这个女人身材矮小，只到盖乌提的肩膀。盖乌提想搀住她的手，带她去见母亲，但她却把盖乌提推开了，自己迎着克里斯丁走去。盖乌提向仆人们问好，一面向同他一起来的仆人们布置工作。他重新对两个妇女看了一眼，看见克里斯丁站在门口，拥抱着姑娘。盖乌提高兴地说着问候的话，跑到她们身边。在穿堂里西哥尔德大人搂住他的肩膀，象父亲一样拍拍他的背。老头儿心情激动，气喘吁吁。

姑娘向克里斯丁抬起自己的脸，克里斯丁吃了一惊——在被雨淋得湿漉漉的风帽下，她的脸是这样的洁白、美丽。她还非常年轻——身材象孩子一样瘦小。这时姑娘说：

“我不期待得到你热情的接待，盖乌提的母亲，不过现在除了这里以外，我已经无家可归了。太太，如果你能收留我住在这儿庄园里，那么我将永远记着，我是不带嫁妆、不光彩地到这里来的，不过我愿意侍奉你，侍奉我的主人盖乌提……”

克里斯丁拉住姑娘的双手，甚至来不及考虑就说：

“愿主宽恕我的儿子对你犯下的罪，我的美丽的孩子……进屋去吧，尤弗丽德……我将尽我的能力帮助你，愿主也这样帮

助你们两人。”

这时她才觉得自己对这个完全不熟悉的女人过于热情了。尤弗丽德脱去外衣。她的冬季连衫裙是用浅蓝色的自织厚呢缝制的，由于雨水从斗篷渗透进来，衣裾和肩部已经湿透了。这姑娘几乎象孩子一样，保持着一种温顺而忧郁的气质。她美妙地弯下头发乌黑的脑袋，两条乌黑的粗大辫子直挂到腰下。

克里斯丁亲切地搀着姑娘的手，把她带到长凳前面，让她坐在炉边最暖和的地方：

“你大概冻僵了吧？”

盖乌提走到她们身边，热情地拥抱母亲：

“妈妈，注定的一切，就让它发生吧。你看见过比我的尤弗丽德更美丽的姑娘吗？她必须属于我，不管我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你会待她好吧，亲爱的妈妈？……”

海尔格之女尤弗丽德的模样很好看，克里斯丁对她百看不厌。她身材不高，肩膀和胯骨宽大，但体态匀称而优美。她的皮肤柔嫩而洁净，虽然非常苍白，仍然令人觉得她很美。她的脸盘短而宽，但圆鼓鼓的两颊和线条清楚的下巴使她的脸特别讨人喜欢。她的嘴巴较大，薄薄的玫瑰红的嘴唇里面露出一排整齐的小牙齿，象是儿童的乳齿。当她张开沉重的眼睑的时候，她的明亮的灰绿色眼睛在长长的黑睫毛下象星星一样发光。乌黑的头发和明亮的眼睛——克里斯丁无法想象一个人有比这更动人的东西。她初次看见埃尔伦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想法。她的那些漂亮的儿子大多数也有深色的头发和明亮的眼睛。

克里斯丁把尤弗丽德带到妇女坐的座位上，让她坐在自己身边。尤弗丽德谦逊而端庄地坐在陌生的仆人之间，吃得很少，盖乌提在吃饭的时候每次举起杯子为她的健康而祝酒，她脸上

总是泛起淡淡的红晕。

盖乌提坐在主人的座位上，全身洋溢着自豪而激动的幸福感。为庆祝儿子回家，克里斯丁今晚在桌子上铺了桌布，端出镀金的铜烛台，在上面插了两支蜡烛。盖乌提和西哥尔德大人经常相互祝酒，老骑士显得越来越心情激动了，他搂住盖乌提的肩膀，答应在自己的富裕亲戚，甚至在马格努斯国王本人面前替盖乌提斡旋。他要替盖乌提向姑娘受辱的双亲求得宽恕。西哥尔德·艾尔迦伦本人没有任何仇敌，他之所以离群索居，只是由于他父亲性格乖僻，以及他自己在妻子方面遭到的不幸。

最后盖乌提手里执着盛满葡萄酒的角杯，从座位上很快地站起来。"他是多么英俊！"克里斯丁心里想。又多么象她自己的父亲！她父亲有时酒酣耳热，也是这样的。他也是这样容光满面，这样乐观，这样兴奋。

"我和这位妇女，海尔格之女尤弗丽德，今天就这样设宴庆祝我们回到了家里，至于我们的婚礼，只要主仁慈，就在以后举办。西哥尔德，我们感谢你亲戚的忠诚。妈妈，我们感谢你这样接待我们，这是我早就期待着的，因为我知道你忠实的母亲的心。我们弟兄几人相互之间经常说，你是所有妇女之中最慷慨大度的人，是所有母亲中最慈爱的人。因此我请求你赏给我们面子，亲自给我们铺合欢床，铺得尽可能富丽堂皇，使我能够毫无愧色地邀请尤弗丽德与我同床合枕。我还请求你陪送尤弗丽德到楼上的房间里去，使她能够十分体面地躺到合欢床上。因为她的母亲已经去世了，这里身边没有一个女亲戚……"

西哥尔德大人已经喝得醉醺醺了，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你们在我家里也一起睡在楼上……我当时没有注意到……我想你们在这以前既然已经睡在一起了，那么……"

盖乌提高傲地把金色的头发往后一甩：

"不错，亲戚……但今夜尤弗丽德是第一次在自己的庄园里和我睡在一起，如果主允许的话，将来她要成为这个庄园的女主人。善良的人们，我请求你们今晚开怀畅饮，尽情作乐。现在你们看见了我的妻子和约栾寨庄园未来的女主人。这就是她，除了她之外，世界上不可能有另外一个女人，我以基督教的信仰，奉我主耶稣之名起誓。我希望你们所有的人，不管男男女女，都尊敬她，而你们，我忠实的仆人，帮助我保护她，象男子汉应该做的那样。"

盖乌提讲话后马上迸发出一阵响亮的欢呼声，克里斯丁悄悄地从桌子后面站起来，低声吩咐英格丽德跟随她到楼上去。

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的富丽堂皇的楼上房间，这些年来被埃尔伦的几个儿子住在里面，弄得乱七八糟。克里斯丁不愿意让这些马马虎虎的年轻人任意糟蹋东西，只给他们最必要的用品：粗布床单和最简陋的器皿。她甚至难得派人去收拾房间，因为这完全是白费的。这里刚打扫干净，盖乌提和他的朋友们马上又弄得遍地是垃圾和脏东西。房间里有一股凝聚不散的男人气味，他们在树林里或庄园里劳动回来后，浑身是汗和污垢，带着马厩、皮革和潮湿狗毛的臭味，马上倒在床上。

现在克里斯丁和使女在这里赶紧打扫，把一切尽可能布置得整整齐齐。女主人拿来精致的床单、被子和枕头，还燃烧桧树枝，把房间熏一熏。她在小桌子上放一只银杯，里面盛着家中剩下的最后一点葡萄酒，还端上小麦饼，插着蜡烛的金属烛台，然后把小桌子移到床边。现在这房间在草草收拾下已经相当舒适了。

在分隔房间和小储藏室的板壁上挂着兵器——埃尔伦沉重

的双柄作战宝剑和他经常随身佩带的一把较小的宝剑。这里还挂着一些木工斧和劈柴斧，其中还有以前属于诺克维和卑尔哥夫的两把长柄斧，还有两把小斧，小伙子们难得使用，因为嫌它们太轻了。但她父亲昔年经常用这两把小斧熟练地劈削各种东西，削好后只消用刀和凿子稍稍加一下工就成。克里斯丁把这些斧子搬到小储藏室里去，放在埃尔伦的箱子里，那里已经放着他的血衣和他受了致命伤以后还执在手中的一把长柄斧。

盖乌提笑着邀请劳伦斯执灯，在新娘上楼的时候给她照路。这孩子对此既感到自豪，又觉得难为情。克里斯丁看到，劳伦斯完全明白哥哥的这种非法结婚是多么的危险，但同时在他年轻的、无忧无虑的心田里对这种不寻常的事情又感到喜悦。劳伦斯用亮晶晶的眼睛看着盖乌提和他美丽的妻子。

在楼梯上灯芯熄灭了。尤弗丽德对克里斯丁说：

“盖乌提要是不这样喝得大醉，他不会请求你这样做的。女主人，不要继续送我了。不用担心，我不会忘记自己不过是一个从父母家中私奔的失足的女人。”

“如果我不侍候你，直到我儿子赎取对你犯下的罪，直到你有权管我叫婆婆的时候，那就太不应该了。”克里斯丁说。“坐下吧，我替你梳头……你的头发太美了，我的孩子……”

但当家里的人们各自去睡觉，克里斯丁躺在床上的时候，她又感到骚扰不安。她出乎自己意料地对尤弗丽德说了过多的话。不过这姑娘还这样年轻……并且十分明确地教人知道，她不要求人们把她看得比她实际上好一点……一个抛弃名誉的、不听话的孩子。

一个姑娘不经明媒正娶而走进夫家，总是这样的。克里斯丁叹了口气。过去她为了埃尔伦也愿意这样大胆地做。但她不

能肯定自己是否敢到侯萨村去，如果埃尔伦的母亲住在那里。不，不，她不应该加重这个姑娘的困难的命运……

西哥尔德大人仍旧醉得摇摇晃晃，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应该同劳伦斯睡在一起。他嘟嘟囔囔地说着前后不连贯的话，然而是出于真心的：他要不惜一切地帮助他们摆脱这冒险的游戏留下的后果……

一天过后，尤弗丽德给盖乌提的母亲看她从家中随身带来的一切东西——两只放着衣服的皮箱，一只海象骨的小首饰盒。姑娘似乎猜到克里斯丁的心意，说这些都是她自己的私房，是归她自己支配的。一部分是她作为礼物收到的，一部分是从母亲那里得到的遗产。她从父亲那里什么东西也没有拿。

克里斯丁伤心地用一只手支撑着脸颊坐着。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天夜里，她也曾经把自己的金首饰放在首饰盒里，准备偷偷地离开老家，她当时也主要挑选父母亲赠给她的礼物，她在暗中玷污了父母亲的名誉不算，还要使他们当众遭受羞辱并且感到痛心……

只消看一看尤弗丽德的装束和首饰，就可以知道她出身于异常富裕的家庭。按照克里斯丁估计，这一切东西的价值超过三十马克纯银——光是一件有银色图案、镶白色毛皮的紫红色连衫裙加上绸里子的斗篷，不会少于十到十二马克。要是姑娘的父亲肯同盖乌提和解，那就好了。不过克里斯丁的儿子是无论怎样配不上这个女人的。如果海尔格利用自己的权势执意要同盖乌提算帐，那么事情就糟得不能再糟。

“这是我母亲过去一直戴在手上的戒指，”尤弗丽德说。“女主人，如果你愿意接受的话，那么我就明白，你是肯宽恕我的，

本来象你这样一位出身高贵、值得尊敬的太太，就是严厉地责备我，也是我意料中的事。”

“好吧，现在我应该做你的母亲，”克里斯丁含笑说，把戒指戴在自己的手指上。这是一只小小的镶着好看的白玛瑙的银戒指，克里斯丁心里想，既然这戒指使姑娘想起自己的母亲，在她心目中显然是特别宝贵的。

“我想，我也应该送一件东西给你。”

克里斯丁取出自己的首饰盒，找到一只镶蓝宝石的金戒指。

“这戒指是我生盖乌提的时候他父亲送给我的。”

尤弗丽德接过戒指，吻了吻克里斯丁的手。

“我想向你讨另外一样礼物……妈妈……”她迷人地笑了笑。“你不用担心盖乌提带了个贪吃懒做的女人回家。不过我没有适宜于劳动的衣服。把你的旧衣服给我一件吧！让我帮助你工作。那样，也许在短时期内我能使你比现在更满意……”

克里斯丁没有别的办法，只得把自己的箱子拿给这个年轻女人看。尤弗丽德十分在行地夸赞克里斯丁缝制的东西漂亮，因此女主人把各种衣物都给了她——两条边上有丝穗子的麻布床单，一条镶蓝边的毛巾，一条织成的床罩，还有一块有擎鹰打猎图案的大壁毯。

“我希望这些东西永远留在这儿约栾寨庄园里，靠主和圣母马利亚的帮助，这幢屋子将来会属于你的。”

接着她们去看大大小小的储藏室。她们在一起过了好几小时，彼此都很满意。

克里斯丁想把自己的一件黑点绿呢连衫裙送给这个年轻的女人。但尤弗丽德觉得这衣服太好了，穿着做家务劳动未免可惜。“可怜的姑娘，她多么想讨好自己的婆婆，”克里斯丁忍住微

笑心里想。最后她们找到一件褐色的旧连衫裙，尤弗丽德认为非常合适，只消稍稍改短一点，在肩肘和胳肢窝下打几个补丁。她要了剪刀和针线，马上动手缝补。克里斯丁也拿起针线活儿，她们就一起坐着干活，直到盖乌提和西古尔德大人走来吃晚饭。

3

克里斯丁完全承认，尤弗丽德是个样样工作都会干的女人。如果事情能顺利地解决，那么盖乌提是会很幸福的——他将得到一个既富裕、美丽，又能干、勤勉的妻子。克里斯丁本人哪怕找遍整个挪威，也找不到一个更适合于接替她当约桀寨庄园女主人的妇女。因此她有一次说（事后她自己也不明白这些话怎么会脱口说出来的），到海尔格之女尤弗丽德成为盖乌提正式妻子的那一天，她就把庄园的钥匙转交给儿媳妇，自己同劳伦斯搬到老房子里去。

后来她常常想，在说类似的话以前应当仔细考虑一下。她在同尤弗丽德谈话时表现得过于冒失的情况，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

问题在于尤弗丽德已经怀孕。姑娘刚到庄园里来的时候，克里斯丁几乎马上就明白了这一点。于是克里斯丁回想起自己住在侯萨村的第一个冬天。她是正式结了婚的，她的丈夫和父亲已经成了亲戚，虽然还不知道将来罪孽暴露出来以后他们的关系会怎样。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她还是由于羞愧和后悔而感到无比的痛苦，把对埃尔伦的恼恨隐藏在心底！她那时候已经实足十九岁了，而现在尤弗丽德还不满十七岁。姑娘被从父母家中偷偷地带出来，在这里陌生人中间生活，没有合法地位，被

人瞧不起，腹中还怀着盖乌提的孩子。克里斯丁内心不得不承认，尤弗丽德比她自己当年更坚强，更勇敢。

不过尤弗丽德没有象她那样亵渎礼拜堂的神圣，没有象她那样违背订婚时所作的誓言，没有说谎，没有欺骗，没有在父母背后糟蹋他们的名声。即使这两个年轻人大胆地触犯国家的律法，不尊父母之命，不遵守道德风尚，他们毕竟不会象她当年那样深深地受到内疚的痛苦。克里斯丁不断地进行祈祷，希望盖乌提的这种疯狂行为能够顺利地了结。她经常这样安慰自己：正直的主不会赐给盖乌提和尤弗丽德比她和埃尔伦更加严酷的命运——她和埃尔伦最终还是结了婚，他们在罪恶中受孕的孩子生下来成了自己父母的合法继承人。

由于盖乌提和尤弗丽德都不对她说什么，因此克里斯丁也不想谈起这件事情。不过她心里非常想同这个没有经验的年轻女人谈谈。因为尤弗丽德眼下必须当心自己的身体，早晨在床上多睡一会儿，不要比庄园里所有的人起得更早。克里斯丁注意到，尤弗丽德一心想起得比婆婆更早，一天的工作做得比婆婆更多。但尤弗丽德不是一个要人帮助或者对她说句同情话的人。因此克里斯丁只得偷偷地替她做最繁重的工作，不管单独同她在一起还是当着众人的面，都把她确实当作庄园里的年轻女主人。

弗丽达非常恼火，因为她不得不把女主人身边的座位让给这个盖乌提的妻子……她用骂人的话称呼尤弗丽德。这件事情发生在她同克里斯丁一起在厨房里做饭的时候。克里斯丁生平第一次打了自己的使女。

“这话是你该说的吗？你这不要脸的母狗！”

弗丽达擦去鼻子和嘴唇上的血。

“你和这个尤弗丽德都是大家闺秀，难道你们不应该比我们这些牧猪奴的孩子好一些吗？……你们知道，肯定会有覆盖着丝绸床罩的合欢床等待着你们……你们却不能等待，同年轻小伙子在树林里鬼混，然后在衣襟里裹着小崽子，这才不要脸呢……呸！……”

“闭嘴，你……去洗一洗……你把血滴到面团上去了，”女主人几乎泰然自若地说。

弗丽达同尤弗丽德在门口撞了个满怀。克里斯丁向尤弗丽德看了一眼，明白尤弗丽德一定听见了她同使女的谈话。

“这可怜的女人说了这些蠢话……我不能把她赶走——她是个无家可归的人。”

尤弗丽德轻蔑地笑了笑。于是克里斯丁说：

“她给我的两个儿子喂过奶。”

“她没有给盖乌提喂过奶，”尤弗丽德回答。“她常常使我和盖乌提想起这一点。你不能把她嫁出去吗？”她生硬地问。

克里斯丁不由得笑起来了。

“你以为我没有尽力做过吗？但只消小伙子同她谈一次话，事情就吹了……”

克里斯丁心里想：要不要趁这个机会同尤弗丽德谈一谈，让她明白，她在这里能得到母亲般的关怀？但尤弗丽德神情冷漠，怒气冲冲……

看到尤弗丽德的模样，就能看出她已经怀孕了。有一次她翻羽毛，准备做几个新枕头。克里斯丁劝她把头包起来，免得绒毛飞进头发里。尤弗丽德戴了个麻布三角头巾。

“看来我现在更适宜于戴这种头巾，”她说，并且低声笑起来。

“也许是的，”克里斯丁简短地回答。

她毕竟不能明白，尤弗丽德怎么还能说这样的笑话。

过了几天，克里斯丁顺便到厨房里去，看见尤弗丽德在给野禽开膛，她的下臂沾上了斑斑血迹。克里斯丁吃惊地把姑娘推到一边：

“孩子，现在你身上不能沾到血……难道你这一点都不知道吗？……”

“你以为妇女们胡编乱造的一切都是确实的吗？”尤弗丽德不信地问。

于是克里斯丁讲了诺克维胸口的红斑。她故意讲这件事情，使这个年轻女人明白，她去看礼拜堂失火的时候，还没有结婚。

“你大概没有想到我是这样的吧！”她低声问。

“不，盖乌提把一切都告诉我了。你父亲把你许配给西蒙·达莱做妻子，而你同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逃到他姨妈家里去了，于是劳伦斯只得同意……”

“不完全是这样的……我们没有从家里逃走。西蒙知道我更喜欢埃尔伦，马上就解除了婚约。于是父亲也同意了，虽然不大愿意。但他毕竟亲自把我们的手连在一起。我当了一年埃尔伦的未婚妻……也许你以为这就更不好吧？……”克里斯丁问，因为姑娘满面通红，害怕地看着婆婆。

尤弗丽德用刀子刮去洁白的手臂上的血迹。

“是的，”她低声回答，不过语气很肯定。“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我决不会把自己的名誉当作儿戏。这件事情我不会告诉盖乌提，”她很快地补充了一句。“他以为他父亲是用暴力把你抢走的，因为不可能用祈求和请求的方式得到你。”

“也许，她的话是正确的，”克里斯丁心里想。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克里斯丁不断地考虑着所发生的事情，她越来越肯定地认为，对盖乌提来说，最妥当的方法是派一个人到霍甫兰庄园去见海尔格，把整个事情交给他裁决，请求他提出把尤弗丽德嫁给盖乌提做妻子的条件。但克里斯丁对盖乌提一提起这件事，盖乌提就忸怩不安，避不作答。最后，有一次他暴躁地问母亲，在眼下冬天的时候，她能翻山越岭把信送去吗。“不能，不过达格神父一定能把信送到莱姆斯谷地的海岬，从那里可以沿着海岸继续送去，”母亲回答。神父们甚至在冬天也能递送信件。盖乌提反对说，这要花很大的代价。

“这样，明年春天你们生下的孩子，就不能算是你的合法妻子生的，”母亲愤怒地说。

“处理这件事情毕竟不能这样仓促，”盖乌提回答。克里斯丁看到，他非常恼火。

母亲越来越担心会发生什么不好的情况。她不能不看到，盖乌提在最初的日子里对待尤弗丽德的那种倾倒的热情，几乎完全消失了。现在盖乌提经常闷闷不乐，抑郁寡欢。这件抢亲的事情一开始就坏得不能再坏，但克里斯丁认为，如果事后这小伙子表现得胆小怯懦，那就更为可怕。如果这两个年轻人能够悔罪，那是很好的，但如果不是虔诚地悔罪，而是缺乏男子汉的勇气，见被他冒犯过的那个人害怕，那就简直叫人恶心。盖乌提，她寄予最大期望的儿子，难道会这样吗?！人们说他是个靠不住的人，对待女人很轻率，难道这是真的吗？难道他真的对尤弗丽德已经感到厌倦了，特别是在妻子已经重身，变得模样难看，而为抢亲的事情他要对她的父母作出回答的日期渐渐接近的时候？

克里斯丁企图为儿子开脱。既然她自己当年还是个未成年的姑娘，除了虔诚和笃信宗教以外，什么也没有看见过，也会被人诱惑……而她的那几个儿子还在孩提时代就知道自己的母亲在青年时代犯过罪，父亲同一个有夫之妇生过两个孩子，在他们长大后还同一个有夫之妇发生暧昧关系。哈耳多之子乌耳夫，他们的教父，还有没有头脑的、喜欢多嘴的弗丽达……这些孩子这样容易受到诱惑，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自然，盖乌提必须娶尤弗丽德为妻——只要能得到她父母的同意，——这就已经很不错了。但如果尤弗丽德明白，盖乌提娶她是出于迫不得已，不是出于自愿，那么这姑娘就太可怜了。

有一次，在斋期内，克里斯丁和尤弗丽德给去伐木的佣工准备几袋干粮。她们把还没有晒得扁而薄的鱼干挑出来，把油脂放在树皮篮里，把啤酒和牛奶盛在木桶里。克里斯丁看到这个年轻女人一直站着十分吃力，但如果要她坐下来稍稍休息一会儿，尤弗丽德只会生气。为了给尤弗丽德解解闷，克里斯丁忽然想起问她关于盖乌提用少女扎头发的带子代替缰绳驯服一匹烈马的事情。

"看来这是你的带子吧？"

"不是，"尤弗丽德满面通红，气呼呼地回答，但后来她收敛了怒容，露出亲切的态度。

"这是我姐姐奥珊的带子，"她含笑说。"盖乌提起先看中奥珊，可是我回到家里后，他连自己也不知道在我们两人中更喜欢谁。去年夏天他到索根去，就是希望在达格栾家里碰见奥珊，我用他同奥珊的关系责备过他，他非常生气，指天誓日地说，他不是那种人，不会使自己同名门世家的女儿发生越礼的行为。他

说，他同奥珊之间没有作出什么使他今夜睡在我怀抱里而问心有愧的事情。于是我抓住了他的话柄……"她又笑起来。她看到克里斯丁的脸色，执拗地摇摇头。"是的，我希望得到盖乌提做丈夫，你放心吧，妈妈，我一定能得到他。我要得到的东西，几乎总是能得到的……"

克里斯丁在一片漆黑中醒来。寒气刺痛她的鼻子和脸颊。她把盖在身上的毛皮毯子裹裹紧，感觉到她呼出的气息在毯子上结成了霜。大概离黎明已经不远了，她冷得甚至不敢走出门口去看一看天上的晨辰。克里斯丁在毛皮毯子下缩成一团，决定在暖和的床上再躺一会儿。这时她回想起自己所做的梦。

她梦见自己躺在侯萨村小房间里的床上，怀中有一个新生的婴孩。孩子用羊皮包裹着，羊皮包松开了，露出红通通的小身体。小手攥着拳头，举在头顶上，膝盖压在小肚子上，小腿交叉着。孩子时而微微蠕动一下。孩子没有包在襁褓里，房间里再没有任何一个妇女，她对这一点没有感到惊讶。她用温暖的身子遮盖着躺在她身边的孩子。她感觉到孩子在她身边划动，这种轻微的推搡至今还留在她的内心深处。疲倦和疼痛仍然使她的意识模糊不清，但象黑暗一样，在渐渐地消散。她躺着，看着自己的儿子，感觉到自己心中对孩子的喜悦和疼爱在不可阻挡地增长，正象群峰之上渐渐升起的朝霞。

但同时她又看见自己站在屋子的墙边。在她面前是沐浴在晨曦中的一片谷地。这是在早春——克里斯丁贪婪地吸着使人精神奋发的清新空气。寒风刺骨，但风中带有遥远的海洋和融雪的气味。林木蓊郁的群山拦断谷地，山坡上照耀着早晨的阳光，庄园周围的积雪已经融化，露出一片黑黝黝的土地，但深

绿色的树木之间的空地上仍有结成冰棱的雪，闪着银光。碧空如洗，有些地方呈灰蓝色，有些地方呈金色，有稀疏的暗淡云片随风飘荡。不过天气毕竟太冷。克里斯丁身旁的雪堆结成硬块，仿佛夜间冰冻的石头。墙阴下气候十分寒冷，因为太阳还低低地悬挂在庄园东边的山脊上。在克里斯丁面前墙阴覆盖不到的地方，晨风吹拂着颜色暗淡的去年的宿草。草儿弯下身子，闪着微光，然而它的根仍然深深地埋在象钢铁一样闪着寒光的冰冻的土壤里。

"啊……啊！……"克里斯丁胸中不由自主地发出一阵凄楚的叹息声。只有劳伦斯还同她在一起。她听到旁边一张床上孩子均匀的鼻息。而盖乌提……他同自己的情妇睡在楼上。母亲又叹了口气，不安地移动着身子。埃尔伦的那条老狗更紧地靠在她蜷曲的脚下。

这时她听到尤弗丽德已经起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克里斯丁很快地从床上站起来，把脚伸入毛茸茸毛皮靴子里，穿上粗呢连衫裙和毛皮短上衣。她在黑暗中摸到炉边，蹲下来吹已经冷却的木炭。她吹不起一点火星：夜里焦炭完全熄灭了。

克里斯丁从挂在腰带上的小口袋里摸出火镰，想打火。但火绒大概受潮冻结了。最后她再也忍不住，带了一只盛木炭的罐子，去向尤弗丽德借火。

楼上的小炉子里火光熊熊，照亮了房间。尤弗丽德坐在一闪一闪的火光中，在盖乌提的鹿皮上衣上缝扣环。内屋，在光线昏暗的床上，克里斯丁看到一个上半身裸露的男子：甚至在最寒冷的天气盖乌提也不穿衬衣睡觉。他坐在被窝里吃早点。

尤弗丽德象主人一样彬彬有礼地站起来，她的身体很不灵便。她问婆婆要不要喝一点啤酒。她刚给盖乌提热了早晨的饮

料。还请婆婆带一碗去给劳伦斯喝。劳伦斯要同盖乌提一起去伐木。他们今天将在那里挨一天冻。

克里斯丁在自己房间里生了炉子，不由自主地咬紧了嘴唇。尤弗丽德把家中的操劳视为己任，盖乌提躺在被窝里公然让未婚的妻子侍奉自己，盖乌提的情妇关心自己非正式的小叔子——她觉得这一切都是不体面的，叫人恶心。

劳伦斯留在林中，但盖乌提傍晚回家了，又饿又疲惫。仆人离开后，婆媳两人还坐在那里，等待盖乌提饮酒，吃晚饭。

克里斯丁看到尤弗丽德今晚身子不舒服。这个年轻的女人忽然把针线活儿放在膝上，疼痛使她的脸扭曲了。

"你感到疼痛吗，尤弗丽德？"克里斯丁低声问。

"是的，有点儿，两条腿痛得很厉害，"媳妇回答。

她通常整天操劳，不顾惜自己。现在她两腿浮肿，开始感到疼痛了。

突然她的睫毛上露出几滴泪水。克里斯丁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女人这样奇怪地哭泣——无声地，紧紧地咬住嘴唇。洁净的大滴泪珠沿着尤弗丽德变得难看的、有褐色雀斑的脸上淌下来。克里斯丁觉得这泪珠是坚硬的，象珍珠一样。尤弗丽德仿佛由于屈服于身体不适而感到恼恨。她迫不得已地让克里斯丁把她扶到床上。盖乌提跟在她们后面。

"你感到不舒服吗，我的尤弗丽德？"他无可奈何地问。

他的脸冻得通红，他颓丧地看着母亲把尤弗丽德安置在床上，替她脱去鞋袜，然后替她揉搓浮肿的腿。

"你感到不舒服吗，我的尤弗丽德？"盖乌提不停地问。

"嗯，"尤弗丽德克制着怒火低声回答。"你想，要不然我会

这样哭吗？”

“你感到不舒服吗，我的尤弗丽德？”盖乌提又这样问。

“你自己不是看见了吗？……小伙子，别张着嘴巴象傻瓜似地站着！”克里斯丁转身对儿子说，由于生气，涨红了脸。她为这件事情的结局感到担忧，为这两个年轻人的非法同居而感到气忿，而她又不得在自己庄园里忍受着，痛苦地怀疑儿子到底有没有勇气——这一切现在交织在她的心中，变成了不可抑制的忿怒。“如果你认为她会感到甜蜜，那么看来你已经一点脑筋都没有了……她是看到你缺乏勇气，不敢冒着风雪翻山越岭到那里去……你知道，这个可怜的女人不久就要分娩了，由于你不敢去同她的父亲当面谈一谈，她的孩子将被唤作野种。你坐在这儿房间里，用屁股焐暖长凳，甚至连手指都不动一下，去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她将要生下的孩子摆脱苦难……你父亲并不那样害怕我的父亲，以至于不敢去同他进行谈话，也并不那样娇弱，以至于不敢在冬天踏着滑雪板翻山越岭。你不感到害臊吗，盖乌提……我活到今天，不得不把埃尔伦的一个儿子唤作胆小鬼，也感到很痛苦！”

盖乌提用双手抓起一只沉重的圆木凳子，用足力气掷在地上，跳到桌子旁边，把桌子上的东西全部甩掉。然后奔到门口，临走时把圆木凳踢了一脚。可以听到他大声咒骂着沿着楼梯跑到楼上去。

“不，妈妈……这一次你对盖乌提过于严厉了。”尤弗丽德用臂肘支撑起身子。“难道你真的要求盖乌提冒着生命危险在冬天翻山越岭，只是为了去同我父亲见一面，了解一下他是否能得到允许同被他勾引的姑娘结婚，得到他把她带到自己庄园里的时候所穿的衣服作为嫁妆，还是他将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

不得不逃亡国外？……”

克里斯丁心中的怒火还没有消失。她高傲地回答：

“可我还是认为，我的儿子应该有这样的考虑！”

“不错，”尤弗丽德说，“不过在这件事情上我不是这样看盖乌提的……”

她看到了克里斯丁的脸色，声音中带有笑意：

“亲爱的妈妈……是我花了不少努力才使盖乌提安静下来的，我不再希望他为了我去作任何冒失的事情，以至于使我们的孩子失去我期望从自己双亲的遗产中得到的财富。如果将来盖乌提同我父亲取得和解，对我们大家都会有利，而且脸上也光彩。”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克里斯丁问。

“等到我的亲人要求同盖乌提见面的时候，西哥尔德大人自会会见他们的。那时他们就会明白，盖乌提也有支持他的亲戚。盖乌提得付出一笔规定的罚金，但事后我父亲要按照一切规则给我和他订婚，我又能得到和我的两个姐姐同样的财产继承权。”

“这样说来，你的孩子在你出嫁以前就诞生，你自己也不是没有过失的？”克里斯丁问。

“既然我肯跟盖乌提从家中私奔，那么……反正谁也不会相信他是夜里拿了出鞘的宝剑到我那里来的……”

“那么他一次也没有通过你的亲戚向你求亲吗？”

“没有，我们知道，哪怕盖乌提再富裕几倍，也是没有用的。”尤弗丽德又笑起来了。“要知道，妈妈，在我父亲的心目中，盖乌提在贩马的交易中比所有的人都精明。企图在交换马匹的事情上使埃尔伦之子盖乌提上当的人，一定比我父亲更机

灵……”

克里斯丁不管心头多么沉重，也不由得微微一笑。

“尤弗丽德，这方面的法律我不大懂，”她认真地说。“但我不相信盖乌提能轻易地同你父亲达成你认为既光彩又有利的协议。如果盖乌提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你又被父亲带回家去，让他在你身上撒气……或者把你送到修道院去忏悔罪孽，那又怎么办呢？……”

“把我送到修道院去，他非花上一笔可观的捐献不可，因此对他来说，同盖乌提和解并取得罚金比较合算和光彩。要知道，如果他现在让我嫁人，不需要花很多钱……而且他完全不希望剥夺我的遗产继承权，使大部分财产为我的姐夫奥拉甫所得。况且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亲人还得关心孩子的命运。我认为父亲在决定把我和私生子带回霍甫兰庄园，以便在我身上撒气以前，一定会再三考虑……他是知道我的脾气的……我也不大懂法律，但我了解我的父亲，也了解盖乌提。现在已经过了这么多时间，我们未必能够马上达到目的，还是等我分娩，重新变得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以后再说吧。那时候，妈妈，你不会再看到我流泪了。不，父亲会在这样的条件下同盖乌提和解的……

“回想一下吧，妈妈，盖乌提的祖先当过大臣和国王，你也出身于国内的名门望族。看到你的孩子失去他们根据血统应该享有的地位，你心里一定很痛苦，但将来你还能看到我和盖乌提的孩子荣宗耀祖，封妻荫子。”

克里斯丁默默地坐着。完全可能，一切都会象尤弗丽德所希望的那样。婆婆心里明白，不需要深深地哀怜这个年轻女人。近来尤弗丽德脸容消瘦，可爱的圆鼓鼓的脸颊消失了，重甸甸的大下巴变得格外明显。

尤弗丽德打了个呵欠，从床上坐起来，目光扫视了一下，在寻找袜子和鞋子。克里斯丁帮助她穿好衣服。尤弗丽德道谢了几句。

“妈妈，你别再责备盖乌提。我们暂时不能结婚这一点，他是一直记在心上的。不过我毕竟不希望我的孩子还没有出世以前就成了穷光蛋……”

两星期后，尤弗丽德生了个好看的大胖儿子。盖乌提马上派人送信到顺德村，西哥尔德大人毫不迟延地来到了约栾寨庄园。洗礼时他当了盖乌提之子埃尔伦的教父。克里斯丁尽管对孙儿非常喜欢，但埃尔伦的名字第一次就让一个私生子继承，毕竟使她很生气。

“你父亲在为自己的儿子争取权利的时候，目光看得比较远大，”有一天傍晚，盖乌提坐在织布间里看克里斯丁把孩子包在襁褓里，克里斯丁对他说。“他不很喜欢尼古拉乌斯老大人，但毕竟从来没有表现过这样的不敬，他不让非婚生的儿子继承他的名字。”

“是的，因为奥尔姆，这大概是继承了他外祖父的名字？”盖乌提问。“也许，儿子不应该对你说这件事情，不过你也知道，妈妈，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们弟兄几人看到，你并不认为他可以作为我们在一切方面的表率。而现在你从早到晚提起他，好象他是个道德家之类的人物。然而他并不是这样的人，你知道，这一点我们是了解的。如果我们及得上他——哪怕及得上他的肩膀，我们也会感到无比的自豪！我们记得，他是个勇敢的军人和高尚的大臣，他具有比所有其他的人更高的美德。可是你从来不让我们相信他同样是个勤勉的当家人，或者他对待

妇女非常谦逊和规矩……如果你，我的埃尔伦，长得象他，毕竟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他用双手举起包在襁褓里的孩子，把下巴贴在从白色的呢子襁褓里探出的红通通的小脸蛋上。“盖乌提之子埃尔伦，你是约栾寨庄园里前程远大的有才能的小伙子，对你奶奶说：你不用担心父亲会把我弃置不顾，听天由命。”

他给孩子画了个十字，把他放在克里斯丁膝上。然后走到床前，看了看睡着的年轻妻子：

“你说，尤弗丽德一切都非常好吗？她的脸色有点苍白……在这方面你一定很有经验……好吧，安心地去睡觉吧，愿主保佑你！”

孩子满月的时候，盖乌提举办盛大的洗礼宴，最遥远地区的亲戚们都来赴宴。克里斯丁猜想，盖乌提把他们召集到这里，是想就自己的事情举行一次会议。因为已经到春天了，每天都有可能传来尤弗丽德的亲人的消息。

使克里斯丁感到高兴的是，她又在家中看见了自己的一对孪生子——伊瓦尔和斯库累。到约栾寨庄园来的还有她的几个堂亲和表亲：娶斯库格庄园她叔父的女儿为妻的西哥尔德·居尔宁，林格赫姆庄园的伊瓦尔·耶斯林和特隆德之子霍瓦尔德。自从埃尔伦把顺德村的主人牵入那桩不幸事件以后，克里斯丁再没有看到过特隆德的几个儿子。他们现在也都上了年纪。过去他们都无忧无虑，举止轻率，但始终襟怀坦白，谦恭有礼。现在他们没有很大的改变。他们对待埃尔伦的几个儿子，以及自己的表兄，顺德村后来的主人西哥尔德骑士，胸怀坦荡，怀着真诚的亲戚情谊。为庆贺小埃尔伦，他们喝了许多啤酒和蜂蜜。盖乌提和尤弗丽德落落大方地接待自己的亲戚，仿佛他们

是正式结婚的夫妻，是国王亲自给他们举办婚礼的。大家尽情欢乐，似乎谁也没有去想这一对年轻人的名誉和幸福还在未定之天。不过克里斯丁明白，尤弗丽德并没有忘记这一点。

“他们接待我父亲的时候，态度越傲慢自负，我父亲越会让步，”尤弗丽德说。“而三弦琴手奥拉甫从来不隐瞒自己喜欢跻身在世家出身的人们中间。”

在这次亲戚欢聚中，只有一个人仿佛感到不满意，而且并不真心愉快，这是哈瓦尔德之子耶美特大人。去年圣诞节马格努斯国王赐予他骑士的称号。因此克里斯丁的妹妹现在被称为劳伦斯之女兰波尔夫人。

这一次耶美特大人带来了他的大的继子西蒙之子安德列斯。妹夫上一次到北方来的时候，克里斯丁请求他把安德列斯带来，因为克里斯丁听人说这个孩子的性格有点古怪。克里斯丁非常害怕：莫非她在安德列斯小时候对他所作的巫术，给他的身心带来了危害？不过耶美特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孩子健康、强壮，只是有点奇特，也许是比其他的许多孩子聪明。他有天眼通的本领。有时他仿佛神不守舍，在这种状态下常常作出令人吃惊的举动。譬如说，去年有一天他拿着自己的银匙，还是克里斯丁在他刚出生时赠送给他的礼物，以及从父亲的遗物中得到的一个衬衫扣环，到埃琳庄园附近大道上的一座桥上去。他在那里坐了好几个小时，一直等待着。从桥上走过两个乞丐——一个老头儿和一个怀抱吃奶婴孩的年轻女人。安德列斯走到他们面前，把自己所带的东西递给他们，请求那个女人让他抱抱孩子。家里的人发觉安德列斯白天和傍晚都不回家吃饭，都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分头出去寻找，最后耶美特获悉，有人看到安德列斯在北边的邻教区，同被称为克列普人和克洛

卡人的一些人在一起。他跟着他们走，抱着他们的孩子。耶美特在第二天终于追上安德列斯。经过长久的推三阻四以后，安德列斯才说，上星期日做弥撒，他站着看祭坛前面的木板上的图画的时候，仿佛听到一个声音。木板上画的是圣母和圣约瑟抱着婴孩到埃及去①。安德列斯忽然想生活在那个时代，因为这样他就能跟着他们，抱圣母马利亚的婴孩。就在这时他听到了一个非常和悦而甜蜜的声音。这声音说，如果他在某一天到卑赫姆桥上去，就能看到启示……

总而言之，安德列斯不大愿意讲述自己的幻觉，因为他们的教区神父说，这部分是胡思乱想，部分是梦呓和神志不清。况且这些令人吃惊的举动使他的母亲吓得要死。不过他还是同一个年老的使女，一个非常虔诚的女人，以及在大斋期和圣诞节经常在他们那里游方的一个布道会修士谈论这件事情。这孩子显然会选择宗教的道路，因此福尔莫庄园未来的主人多半是西蒙之子西蒙。这是一个健康活泼的孩子，兰波尔的宠儿。他极象自己的父亲。

兰波尔和耶美特婚后至今没有孩子。在莱玛利克看到过兰波尔的人们告诉克里斯丁说，她妹妹变得又胖又懒。她同南方最富裕、最有权势的人们相交往，经常在他们家里作客，可是一次也不愿意到北方的故乡来。因此，克里斯丁自从同她在福尔莫庄园分手以后，再也没有看见过自己唯一的妹妹。她认为兰波尔依旧对她心怀嫌怨。兰波尔和耶美特生活非常和睦。耶

① 据《新约全书·马太福音》，耶稣降生在犹太的伯利恒，犹太王希律听博士说，他们在东方看见了一个星，表明将来作犹太王的人已经降生在那里。希律就命人去把伯利恒和四境两岁以内的男孩全部杀死。耶稣的继父约瑟事先得到主的使者的启示，就同圣母马利亚带着小孩逃往埃及。

美特爱护周到地为继子和继女的幸福生活作了安排。他同他的主要继承人达成协议，如果他将来死后没有子女，那么该继承人的长子必须娶西蒙之女乌耳希德为妻。这样，西蒙·达莱的女儿至少也可以继承他的遗产。阿尔涅德在父亲死后过了一年嫁给艾肯庄园的格栾台。哥尔德·达莱和耶美特赠送给她十分丰盛的嫁妆，在他们看来，即使西蒙·达莱活着，也不过如此来保证自己女儿的生活。耶美特说，阿尔涅德的生活过得很好。格栾台在一切方面都听从妻子。他们已经有了三个漂亮的孩子。

克里斯丁重新看见西蒙和兰波尔的长子，心情异常激动。他长得简直同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一模一样——甚至比盖乌提更象。倘况近年来克里斯丁不再相信盖乌提的性格象她的父亲。

安德列斯·达莱现在已经十二岁了，身材高大而匀称，浅色的头发，模样很好看。他的性情比较迟缓和文静，但看上去是完全健康的，愉快的。他的四肢粗大，胃口很好。不过他不吃肉食。他毕竟与其他男孩有点不同。克里斯丁虽然一直对他注意地观察，还是无法理解究竟是怎么回事。安德列斯对姨妈非常友好，但从来不对她提起自己天眼通的本领，而且在他住在西尔的这段时间内，他一次也没有看到过幻象。

埃尔伦的四个儿子在母亲庄园里重享天伦之乐。可是克里斯丁没有机会同儿子们长谈。当弟兄之间相互谈话的时候，她感觉到，他们的生活和幸福已经不再取决于她。从远方来的两个儿子已经同老家完全脱离了，住在这里庄园里的两个儿子眼看就要从她手中取得当家权。亲戚们到来的时候正值春天，通常储存的牲口饲料会日趋匮乏，因此盖乌提在去年冬天比往常更加珍惜饲料，还向西哥尔德大人借了一些。但他这样做并没

有征求母亲的意见。在讨论盖乌提的处境的时候，大家的谈话也仿佛都越过了她，尽管这时候她也同他们一起坐在房间里。

因此，有一次伊瓦尔来见母亲，对母亲说，他回到洛根赫姆庄园去的时候，劳伦斯要同他一起去，母亲也并不感到大吃一惊。

有一次埃尔伦之子伊瓦尔还对母亲说，依他看来，等盖乌提结婚以后，母亲应该住到他的洛根赫姆庄园里去：

“我认为西格纳是一个更为随和的儿媳妇，同她相处，比较容易……况且在你习惯于当家作主的地方，一旦交出当家权，你会感到很难受的。”

不过，伊瓦尔也和所有其余的男亲戚一样，似乎对尤弗丽德很满意。只有耶美特大人看来对她有点冷淡。

克里斯丁把小孙儿抱在膝上，想到她不管在这里还是在那里，确实都不会感到愉快。年老是可悲的……她觉得在不久以前自己还是个年轻的女人，那时候男人们还在商议和争论她的命运。而现在她已经处在一个静静的河湾里。她自己的几个儿子也象这个孩子一样小的那个时候，仿佛就是不久以前的事情。她回想起自己所做的抱着一个新生婴孩的梦。这时她忽然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在克里斯丁的记忆里，母亲是一个年老、忧郁的女人。可是，拉根弗丽德当年抱着小女孩躺在床上，用自己的身体焐暖她的时候，也是年轻的啊。她母亲也在年轻时代怀孕生孩子。她怀中抱着刚苏醒的可爱的小生命的时候，大概不会比克里斯丁更多地想到，从今以后每过一日，将是孩子离开母亲的怀抱越来越远。

“克里斯丁，将来有一天你自己生了孩子，你大概会明白的，”母亲有一次对她说。

现在她明白了，当时她母亲心中回忆着女儿的种种往事，回忆着，怀想着她还是个孩子的那段时光——想念着她还在自己腹中的时光，以及以后度过的岁月，这些岁月在孩子心中往往是什么也不记得的。母亲心中的担忧、希望和想象，这一切孩子是什么也不会知道的，除非他们自己也活到了在孤独中担忧、希望和想象的年纪……

宴会结束后，亲戚们分散了：一部分住在耶美特的福尔莫庄园，一部分跟随西哥尔德大人到沃格去。终于有一天，盖乌提的两个分成农民从谷地南部慌慌张张地奔来报告说，郡长亲自要到北方，到盖乌提的庄园里来，他的随行人员中有被抢走的姑娘的父亲和亲戚。年轻的劳伦斯马上跑到马厩里……第二天傍晚，约栾寨庄园变得象一个军营。这里集中了盖乌提的所有亲戚和他们的武装仆人，还有他在全区的朋友。

霍甫兰庄园的海尔格带着大批扈从来要求对抢亲事件作出回答。克里斯丁只在海尔格·兑克同郡长绍克维之子保尔大人并辔走进院子的当儿仓猝地看见他一眼。尤弗丽德的父亲是个老派的人，脸带病容，身躯高大而有点伛偻。他跳下马背后，可以看到，他稍稍有点儿瘸腿。尤弗丽德的姐夫三弦琴手奥拉甫身材矮小，肩膀宽阔，长着褐色的头发，有一张红通通的脸。

盖乌提走上去迎接他们。他高高地昂起头，气宇轩昂，举止潇洒。他后面排列着由亲戚和朋友组成的队伍。他们在通往楼上房间的楼梯口排成半圆形。中间是两位有骑士称号的可敬的大人——西哥尔德大人和耶美特大人。克里斯丁和尤弗丽德从织布间的穿堂里观看他们会见的情景，但听不清他们说了些什么话。

男人们走到楼上房间里去，婆媳两人回到了织布间里。她

们没有力量哪怕交谈一句话。克里斯丁坐在炉子旁边，尤弗丽德抱着孩子来回走着。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突然尤弗丽德在孩子身上裹了一条毯子，抱着他走出织布间。过了一小时，哈瓦尔德之子耶美特走到仍然孤单单地坐在炉子旁边的大姨子前面，告诉她事情是怎样了结的。

盖乌提建议付给海尔格·兑克十六马克金子，作为赔偿尤弗丽德的名誉损失和抢亲的罚款。过去海尔格·兑克的哥哥由于儿子被杀，也接受过这个数目的罚款。同时盖乌提将在尤弗丽德的父亲同意下与尤弗丽德订婚，赠给她一笔体面的彩礼，但海尔格必须同意与盖乌提和女儿彻底和解，让她能得到与两个姐姐同样的嫁妆，享有与两个姐姐同样的遗产继承权。西哥尔德大人代表所有亲戚担保盖乌提履行全部和解条件。看样子海尔格·兑克倾向于同意，但他的两个女婿，三弦琴手奥拉甫和奥珊的未婚夫科列之子聂利德，还不肯罢休。他们声称：盖乌提居然还敢对被他诱骗并从她姐夫家中抢走的姑娘提出结婚的条件，真是个举世无双的无赖。何况还敢替她要求同样的遗产继承权！

“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耶美特说，“盖乌提对被他诱惑并且现在给他生了一个儿子的世家出身的姑娘，在结婚问题上讨价还价，自己也是不乐意的。但他牢记着这段时间中阅读的布道文和教箴，甚至不看书也能背诵。这也是不难看出的。”

正当谈判进行到最热烈的阶段，双方的朋友们正在寻找和解的途径，忽然房门打开了，尤弗丽德抱着孩子走进房间。于是她父亲彻底垮下来了，禁不住老泪纵横。结果一切都象她所希望的那样结束。

显然，盖乌提根本付不出这样巨大的罚款，但尤弗丽德分

得的嫁妆也不少，可以两相抵消。在这整个交易中，盖乌提娶了尤弗丽德，还得到了比尤弗丽德来到庄园时在自己口袋里所带的稍多一点的东西。盖乌提本人立了一个字据，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作为彩礼，归尤弗丽德掌管。盖乌提的弟兄也表示同意。但将来盖乌提会托尤弗丽德的福得到大笔财产，“当然，如果他们婚后不是没有子女的话，”伊瓦尔·耶斯林笑着说，所有的男人都跟着他哈哈大笑。克里斯丁满面通红，由于耶美特在座并且听到了这些粗俗的笑话。

一天以后，埃尔伦之子盖乌提同海尔格之女尤弗丽德订了婚，尤弗丽德光明正大地上礼拜堂去，正象她是盖乌提合法的妻子一样。达格神父说，现在她有这个权利了。然后她带着孩子到顺德村去，在西哥尔德大人的监护下，一直待到结婚的日子。

婚礼是在一个月以后举办的，就在伊万日之后。筵席豪华而丰盛。结婚仪式后的第二天早晨，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隆重地把庄园的钥匙交给儿子，盖乌提把钥匙系在自己年轻妻子的腰带上。

接着，西哥尔德·艾耳迦伦大人在自己庄园里设了盛大的宴会，在那里，他同自己的几个表兄弟，顺德村原先的主人，击掌为信，立下重誓，要友好相处。西哥尔德大人把自己庄园里的一切东西慷慨地分赠给耶斯林弟兄和其他宾客。每个人都根据自己同主人的亲谊和友情而得到一份礼物——角杯、桌布、饰物、兵器、毛皮斗篷或马匹。人们都说，埃尔伦之子盖乌提抢亲的事件，解决得很体面。

4

一年后、一个夏天的早晨，克里斯丁在老房子的游廊里翻箱子。她忽然听到从马厩里把马牵到院子里的声音，就从游廊的柱子后面张望。只见一个仆人把马牵出来，盖乌提跟在他后面走出马厩。他背上背着小埃尔伦。父亲金色的头发后面露出孩子愉快的小脸。盖乌提用一只晒黑的大手抓住儿子的一双小手。接着他把孩子递给在院子里走过的一个使女，自己跳上马背。可是孩子叫喊起来，扑向父亲。于是盖乌提就把他接过去，让他坐在自己前面的马鞍子上。这当儿尤弗丽德从屋内走出来了。

"你把埃尔伦也带去？……你要到哪儿去啊？……"

盖乌提回答说，他到磨坊去。听说，它眼看要倒塌在河里了。埃尔伦是跟父亲一起去，他补充了一句。

"你发疯了吗？"

她急忙把孩子抢下来，盖乌提放声大笑：

"你真的以为我会带他一起去吗？"

"嗯……"妻子也跟着他笑起来。"你不管到什么地方去，老是把这可怜的孩子拖去。你简直是一头山猫，你会把这小东西吃掉的。"

盖乌提骑马走出院子的时候，她举起孩子的手，在盖乌提背后挥着。然后她让孩子坐在草地上，弯下身子对他说了几句话，就跑到阁楼上新的储藏室里去了。

克里斯丁一直站着，看着孙儿。孩子身上穿着红衣服，在早晨的太阳下十分好看。小埃尔伦摇摇摆摆地在院子里绕着圈子，看着脚下的青草。他忽然看见一堆小木片，就拿起来乱丢。

克里斯丁笑起来了。

孩子还只一岁零三个月，但在父母亲看来，他长得比实际年纪大。他已经会自己走路，甚至奔跑，会说两三句话。现在他往院子边上的一条小溪走去，每一次下过雨后，山中就会出现汹涌的湍流。克里斯丁跑过去，把孩子抱在怀里。

“不能去……要是你弄湿了衣服，妈妈会生气的！……”

孩子噘起嘴唇。他拿不定主意，要不要由于不准他玩水而大声啼哭，还是就此罢休。弄湿衣服——这是最大的过错，在这种场合尤弗丽德对他特别严厉。现在他脸上露出十分懂事的神色……克里斯丁笑着吻了吻孩子，让他坐在草地上，自己仍旧回去干活。但她干得并不专心：她多半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下面的院子，而不干活。

早晨的阳光柔和地照着对面的三幢屋子。这些建筑物是多么的漂亮！木柱子支撑着楼上的游廊，柱子上刻着精美的浮雕。克里斯丁觉得，自己几乎是初次真正地看到它们。在庄园后面笼罩着群山的蓝盈盈的烟霭衬托下，新阁子屋脊上镀金的马头形装饰闪闪发光。今年初夏多雨，屋顶上的草土皮一片葱绿。克里斯丁一声短叹，又向小埃尔伦看了一眼，转身去翻自己的箱子。

忽然院子里传来孩子刺耳的号哭声。克里斯丁丢下手中的一切东西，慌忙奔到院子里。埃尔伦站着大哭，一会儿看看自己的手指，一会儿看看草地上的一只掐得半死的黄蜂。奶奶把他抱在怀里安慰他。他哭得更凶了，奶奶亲切地劝导他，把润湿的泥土和一张阴冷的绿叶摁在被螫的地方，孩子哭得简直象惨叫一般。

克里斯丁亲切地拍着孩子，把他带到自己房间里。埃尔伦

象杀猪似地叫喊着，但忽然一下子安静下来了：奶奶从搁板上取下的一罐蜂蜜和骨质的匙子是他熟悉的。克里斯丁把几块白色的饼蘸了蜂蜜，喂孩子吃，一面安慰他，把自己的脸颊贴在孩子长着浅色头发的后脑，那里的头发还在孩子睡在摇篮里的时候，就被枕头磨得又短又拳曲。

埃尔伦忘记疼痛，把脸蛋转向奶奶，用黏乎乎的嘴唇吻她，用手指向她表示亲热。忽然尤弗丽德走进门口。

"妈妈，你把他抱到屋里来了……这没有必要——我就在附近，在楼上。"

克里斯丁讲了小埃尔伦在院子里遭到的不幸。

"难道你没有听见他哭吗？"

尤弗丽德向婆婆道谢了一番。

"不过现在我们不再惹你厌烦了……"

她抱起孩子——孩子自己也向她扑去，——就走出了房间。

克里斯丁把一罐蜂蜜放好。然后茫然地垂下双手坐着。箱子等英格丽德来整理吧。

本来打算，克里斯丁搬到老房子里去住的时候，她把弗丽达也带去。结果海尔格·兑克的随从中有一个人娶了弗丽达做妻子——这个人完全还是个年轻小伙子，更适合于做她的儿子。

"这是我们那个地方的规矩：主人的话仆人一定要听从，"由于克里斯丁对这桩婚事感到惊讶，尤弗丽德就对婆婆说。

"可是在这里，"克里斯丁回答，"如果我们的话不合情理，那些穷苦的人可以不服从，如果我们的主意不是对他们同样有利，他们可以不采纳。这是我给你的忠告，尤弗丽德，不要忘记这一点。"

“妈妈说的情况是确实的，尤弗丽德，”盖乌提说。不过他说话的口气有点胆怯。

还在结婚以前，克里斯丁就已经看到，他很难得违拗尤弗丽德的意志。现在他完全成了个最听话的丈夫。

克里斯丁并不否认，盖乌提在许多事情上可以完全信赖自己妻子的建议——她是个少有的精明能干而又勤勉的人。至于说轻率，那么克里斯丁自己在年轻时也不见得更好些——她自己在无法以较低的代价得到称心如意的丈夫时，也曾经把做女儿的义务和自己的名誉置于度外。但只要她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她就成为一个最贤惠、最忠诚的妻子。克里斯丁看到，尤弗丽德异常热爱自己的丈夫——她为丈夫的外表英俊和出身高贵感到自豪。尽管她的两个姐姐嫁给了富人，但她们的丈夫只有在夜里，尤其是月色暗淡的时候看上去才比较适宜。至于他们的祖先，那就无足称道了，尤弗丽德嘲笑说。她以特有的方式急切地关心盖乌提的利益和名誉，而在家中却在一切方面竭力纵容他。但如果盖乌提哪怕在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上发表一点不同的意见，尤弗丽德虽然也肯让步，但脸色很勉强，使盖乌提马上产生犹豫。于是尤弗丽德开始对他进行劝说，最后还是使丈夫唯命是从。

不过这并不妨碍盖乌提觉得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谁也不会怀疑这两个年轻人过着恩爱和睦的生活。盖乌提对尤弗丽德很满意，两人都为儿子感到自豪，而且对他十分钟爱。

要不是海尔格之女尤弗丽德表现出某些缺点，眼下一切都好得不能再好了……不错，她贪得无厌。克里斯丁找不出别的字眼来形容她。要不是这一点的话，克里斯丁对儿媳妇的喜欢抓权也不会感到怎样恼恨。

自从尤弗丽德作为她儿子的妻子来到他们庄园之后，在初秋收割干草的时期，克里斯丁感觉到男女佣工心里都不满意——尽管他们多半不说出来。可是老主母一切都看到了。

在克里斯丁当家的那些年中，人们有时候也许也要吃发黑的鲱鱼，象松明一样又干又黄的脂油和有臭味的肉。不过大家至少都知道，下一次女主人一定尽可能用好吃一点的东西——牛奶粥或新鲜奶酪——来款待他们，还随时给他们喝啤酒。有时在庄园里吃饭的时候端来了带臭味的食物，他们也无法拒绝，不过大家都明白：这是因为克里斯丁储藏了许许多多食物，食物在储藏室里放得时间太久了。然而，当邻居们生活困难的时候，约栾寨庄园的大量储存能救济整个教区。而现在人们并不怎样相信，一旦区里发生饥荒，尤弗丽德会表现得同样慷慨。

这一切使婆婆非常生气——她觉得，这种吝啬正在败坏庄园及其主人的声誉。

仅仅在这一年之内，克里斯丁就切身体会到儿媳妇最关心的是她自己的利益。这还不要去说它。在圣巴托罗缪节老主母只得到两只煺了毛的羊胴，而不是规定的四只。的确，夏天山里羊群中疫病流行，死去了不少羊。不过克里斯丁毕竟认为，象约栾寨这样的大庄园要从少宰两只山羊中得到好处，这简直是耻辱。但她没有说话。对她在庄园里应得的一切东西也是这样——秋天屠宰牲口后的肉、粮食和面粉、她的四头奶牛和两匹马的饲料，她不是得到的数量过少，便是质量较差。克里斯丁感觉到，盖乌提对这一点很不满意，他觉得惭愧，但不愿意违拗妻子，因此就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

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的所有儿子都很慷慨，盖乌提本人也不例外。不过在母亲看来，他的几个兄弟慷慨过了头，变成

了浪费。而盖乌提是热爱劳动的，容易知足。他只要有几匹较好的马，几条较好的狗，几只出色的鹰就满足了，在其余方面，他完全不想过得比区里普通的贫民更好些。但如果庄园里来了外人，盖乌提殷勤地接待所有的宾客，慷慨地赠送东西给贫苦的人们。母亲认为，一个真正的主人理应如此。她觉得，在故乡的谷地拥有世袭领地的世家子弟和名门贵裔，应该过这样的生活：增加自己的财产，不要随意浪费，但如果为了敬爱主，哀怜穷苦的人们，以及保持自己家族的名誉而需要花费财产，也不能吝啬。

克里斯丁还看到，在盖乌提的朋友和亲戚中，尤弗丽德只看得上那些比较富裕和比较著名的人。看来，盖乌提在这一点上最不愿意迎合妻子的意见。他还是竭力同青年时代的朋友们保持友谊——尤弗丽德管他们叫酒肉朋友，现在克里斯丁还确信，盖乌提过去同他们一起饮酒作乐的次数，比她所知道的要多得多。但自从盖乌提结婚以后，他过去的朋友不经邀请就不再到庄园里来了。不过没有一个穷苦的人在离开盖乌提时会得不到帮助。当然，他在尤弗丽德背后给的东西总要比当着她的面给的东西多。然而背着她做的机会是不多的。

克里斯丁还明白，尤弗丽德妒忌丈夫对婆婆的感情。盖乌提还是个半死半活的可怜的生病小孩时起，一直对母亲充满着友情和信任。现在克里斯丁看到：盖乌提走到母亲那里，同她商议，或者象过去一样请她讲讲各种事情，尤弗丽德就不高兴。只要丈夫在克里斯丁的老房子里坐得长久一点，尤弗丽德那里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

克里斯丁过于关心小埃尔伦，尤弗丽德也要妒忌。

在院子里被踩踏得低低的草丛中，生长着一种植物，有皮

革一样坚韧的深色的叶子。现在，在夏天阳光充沛的日子，从这种植物皱皱巴巴的叶簇中长出短短的草茎，上面有浅蓝色的柔嫩小花。克里斯丁觉得，这些被人的脚和牲口的蹄子踩得伤痕斑斑的粗老的叶子，一定喜爱从它们内心深处生长出来的可爱的、开花的嫩苗，正象她喜爱自己的儿子的儿子一样。

小埃尔伦是她骨肉的骨肉，象她自己的孩子一样亲，而且更加可爱。让孙儿坐在自己的膝上，看到孩子的母亲虎视眈眈地看着她们，然后，在不失礼仪的情况下把孩子从她手中抱去，带着把孩子看作自己私有财产的神色搂在自己怀里，贪恋地把孩子紧贴着自己，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开始有了新的认识：是的，那些宣讲主的教箴的人是正确的。世上的生活不可挽救地充满着混乱。在人们成双作对的这个世界上，开始产生新的后裔，他们用肉欲之爱相互吸引着，爱自己的骨肉，在这个世界上，内心的悲哀和希望的破灭是不可避免的，正象秋天降霜一样。生与死最终也不可避免地使朋友相互分离，正象冬天叶子从树上掉下来一样。

圣奥拉甫节前两星期的一个傍晚，一大群乞丐来到约栾寨庄园，请求借宿。克里斯丁站在老阁子（这是现在属于她的地方！）的游廊里，听到尤弗丽德走出屋子回答乞丐说，吃的东西可以给他们一些，让他们住宿可不行。

"我们自己的人已经很多了，况且婆婆也住在庄园里，她占去了半个庄园……"

老主母心中升起了怒火。以前约栾寨庄园是从来不拒绝过路人借宿的，而且太阳已经斜到了山顶上。克里斯丁跑下楼，走到尤弗丽德和乞丐们面前。

“他们可以住在我的屋子里，尤弗丽德，而且我也会给他们吃的东西。在这个庄园里，行乞的人们以主的名义请求借宿，是从来不拒绝的。”

“随你的便吧，妈妈，”尤弗丽德回答。她的脸上升起了红晕。

当克里斯丁向这些乞丐仔细看了一眼以后，她几乎对自己的邀请后悔起来——她开始明白为什么尤弗丽德不愿意留这些人在庄园里过夜。盖乌提带着佣工到西尔湖畔遥远的草地上收割干草去了，今夜不回家。约栾寨庄园里只有尤弗丽德和在庄园里作客的一家贫民——两个老人和两个孩子，还有住在老房子里的克里斯丁和她的使女。虽然克里斯丁对接待流浪乞丐中的各种各样人物已经习惯，她对这些人特别不满意。其中有四个人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三个人象是弟兄：他们都长着褐色的头发，有一双骨溜溜的小眼睛。第四个人没有耳朵，露出没有鼻子的鼻孔，说的话似通非通，仿佛是外国人。还有两个年纪很大的人：一个身子弯得很低的瘦小老头儿，拄着拐杖，他的脸、头发和胡须由于年老和污垢变成了黄绿色，肚子鼓得大大的，仿佛患了什么病，还有一个老太婆，头巾上沾满脓血，手臂和脖子上伤痕累累。克里斯丁想到这个老太婆可能会挨近小埃尔伦，不禁吓了一跳。不过她没有让这些人在夜里进山，毕竟做了一件善事——她很可怜这两个老人。

这些乞丐相当安静。只有一次，在英格丽德侍候他们吃饭的时候，那个没有耳朵的人企图抓住她，但老狗卑伦背上的毛直竖起来，马上跳过去狺狺狂吠。一般说来，他们显得很疲惫，精神委顿。

不错，他们饱经苦难，乞讨到的东西很少——乞丐们回答

女主人的讯问。也许到了尼达洛斯他们的运气会好一些。老太婆从克里斯丁那里得到了装在山羊角里的用纯羊油和童便调制的药膏，十分高兴。但克里斯丁要她把包在头上的破布用热水泡一下，换一块干净的麻布头巾，她拒绝了。不过，她后来毕竟还是接受了头巾。

为了小心起见，克里斯丁吩咐年轻的使女英格丽德睡在床上靠墙的地方，她自已睡在床边上。毕伦在夜里咆哮了几次，不过一般地说，一切都很平静。半夜过后不久，那条狗跑到门口，断断续续地吠叫着。克里斯丁听见有人骑马走进院子，知道盖乌提回家了。她猜到，是尤弗丽德派人去把他叫回来的。

早晨，克里斯丁毫不吝啬地把各种食物装在这些乞丐的背囊里，他们一走出庄园的大门，她看见尤弗丽德和盖乌提往老房子的方向走来。

克里斯丁手里拿着纺锤坐着。儿子和儿媳妇走进房间的时候，她殷勤地向他们问了好，并向盖乌提讯问收割干草的情况。尤弗丽德翕动着鼻子——客人走后，房间里留下一股刺鼻的臭气，但婆婆装作没有注意到。盖乌提坐立不安。他显然不便启齿谈要他来谈的那些话。于是尤弗丽德开始说：

“妈妈，有一件事，据我看来，我们现在最好说说清楚。我明白，你认为我比较小气，在你看来，作为约栾寨庄园女主人是不体面的。我知道你是这样想的，并且认为我这样做有损盖乌提的身份。我现在不想说，我昨天晚上不敢放他们进来，因为庄园里只有我一个人同一个小孩，还有收留的几个贫民。我认为，你只消对自己的客人看一眼，你自己也会明白这一点的。不过我以前也注意到，你认为我是个吝啬的下贱女人，对穷苦的人们没有仁慈心。

"我不是这样的人，妈妈。不过约桑寨也不再象你父母在世的时代那样是一个富裕的军事长官和国王侍从的世袭领地。你是个富家女，有许多有财有势的亲戚，嫁的也是个有钱的丈夫，丈夫使你享受荣华富贵，超过你小时候所习惯的生活。谁也不期望你在你这样的年纪能彻底理解：盖乌提有着多么不同的处境，他丧失了父亲的遗产，现在不得不同几个兄弟分享你父亲留下的一半财产。我当然不会忘记，我没有给我的朋友带来什么，除了腹中的一个孩子，以及由于我同意跟盖乌提私奔、必须支付罚款而欠下的一大笔债务。将来一切都会变好的，不过我的责任是要祈求主保佑我父亲长寿。盖乌提和我都还年轻，我们不知道还会有几个孩子……相信我吧，妈妈，我这样做没有别的用意，只是为了我的丈夫和我们的孩子的利益……"

"这一点我是相信的，尤弗丽德，"克里斯丁严肃地直接看着儿媳妇涨红的脸。"我从来不干预你治理家产，从来不否认你是个能干的女人，是我儿子的善良而忠诚的妻子。不过，也让我按照我的习惯来处理我的财产吧。你自己也说，我年纪老了，不宜再学习新的东西。"

这对年轻人明白，母亲再没有话要对他们说了，于是马上告辞。

象往常一样，克里斯丁起初不得不承认尤弗丽德是正确的。不过她对一切事情仔细考虑过以后，她毕竟觉得尤弗丽德并不正确。没有必要拿盖乌提给穷人的周济同她父亲相比。劳伦斯经常为追荐贫民和在他们教区里死去的外来人的亡魂而捐款，给死去父母的孤苦姑娘出嫁时赠送嫁妆，在他最敬爱的那些圣徒的节日作纪念活动，给那些希望去朝拜圣奥拉甫的病人和罪

人赠送旅途的伙食用费……盖乌提即使再富裕几倍，也不会把钱花在这些事情上。盖乌提对主的信仰不过尔尔。他是个慷慨的、好心肠的人，不过克里斯丁明白，他并不象她的父亲那样深深地尊敬穷苦的人，她父亲对穷苦的人们行善事，是因为耶稣降生的时候，也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穷苦人家。她父亲喜爱艰苦的劳动，认为所有的行业都是值得尊敬的，因为圣母马利亚虽然是富人的女儿，先世是犹太国的国王和大祭司，而她却愿意做纺织女工，用自己双手的劳动养活自己和自己的亲人。

两天后的清晨，尤弗丽德还没有穿好外衣，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盖乌提躺在被窝里，克里斯丁走到他们房间里。她身上穿着自己家里织的灰布的连衫裙和斗篷，头巾上面戴着宽帽檐的黑毡帽，脚上穿着粗布鞋子。盖乌提看见母亲这样装束，羞得满脸通红。克里斯丁说，她要到尼达洛斯去参加圣奥拉甫节，她不在家的时候，要儿子替她照料家里的事情。

盖乌提竭力劝母亲放弃这个打算：她至少应该从庄园里带几匹马和一个护送的人，或者带上自己的使女。不过他的话很难叫人信服。一个在母亲面前光着身子躺在被窝里的人也只能这样。克里斯丁显然很可怜自己的不知所措的儿子，她马上想出了几句推托的话，她说：她做了个梦。

"我还想去看看你的两个哥哥，"不过，她说这话的时候，转身背对着盖乌提。克里斯丁甚至在自己内心也未必敢承认，她多么急于要去见两个大儿子，又多么害怕这次见面……

后来盖乌提决定送母亲一程。他穿上衣服，草草吃了点东西，这当儿克里斯丁逗着小埃尔伦玩。小埃尔伦刚睡醒，他早晨总是很快乐的，象小鸟般吱吱喳喳叫着。临别的时候克里斯

丁吻了吻尤弗丽德。以前她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所有的仆人都聚集在院子里。英格丽德对大家说，他们的女主人克里斯丁要到尼达洛斯去朝圣。

克里斯丁手里拿了一根沉重的、包铁皮的尖头手杖，由于她不愿骑马去，盖乌提把她的旅行包放在马背上，让马在自己前面走。

走到礼拜堂的小山顶上，克里斯丁转身向下面看看自己的庄园。在阳光和煦、露珠闪闪的早晨，它是多么美丽！河流里泛出银色的粼粼波光。在庄园的院子里，人们还没有走散——她能看清尤弗丽德浅色的连衫裙和三角头巾，她怀中抱着的孩子象是个红色的小斑点。盖乌提看到，母亲的脸色由于激动而变得苍白了。

道路通往山里，穿过被哈麦山山影笼罩着的树林。克里斯丁脚步轻快，象一个年轻的姑娘一样。一路上她很少同儿子讲话。走了两小时，他们到了罗斯托山的山脚下，从这里，道路往北拐，北面的整个多孚尔地区就呈现在眼前。这时克里斯丁说，盖乌提不用再送她，不过在分别前，她想坐下休息一会儿。

他们下面是一片谷地，为一条象浅绿色的带子似的河流所割开。在林木蓊郁的山坡上，一个个庄园宛似绿色的小斑点。再往上是覆盖着金褐色苔藓的山冈，直到灰色的岩石峭壁和有些地方覆盖着积雪的光秃秃的山顶。云影在谷地和高地上空慢慢地移动，但在北面的高山之上，天空却非常清澈明净！巨大的山岩从雾幕中一个个显露出来，蓝色的峰峦层层叠起。克里斯丁的愁思同一朵朵阴云一起奔向北方，奔向她眼前的遥远旅途。它在谷地之上飞翔，在无法通行的高山之间和荒无人烟的陡峭山径上盘桓。再过几天，她就要往山下走，走到特隆赫姆郡美丽的

绿色谷地，沿着河流走到宽阔的海湾。她回想起青年时代走过的沿岸的那些熟悉村落，不禁哆嗦起来。埃尔伦的美丽的音容，他的风姿，他的容貌，又栩栩如生地呈现在她眼前，一忽儿这样，一忽儿那样，但若隐若现，一瞬即逝，仿佛她在流动的水波中看到了他的影子。然后她将登上赞根斯勃列克山，走到大理石的十字架前面，从那里她可以看到座落在蔚蓝的海湾和斯特林德碧绿的谷地之间的河口边的城市，而在高高的河岸上，是一座宏伟明净的大教堂，高高的塔楼直耸云霄，两边的侧屋金碧辉煌，夕阳照在大教堂的屋面上，直接照在它正面的蔷薇花形的浮雕上，映出一片红光。在遥远的海湾深处，在弗罗斯达半岛碧蓝的山岩下，她将看到泰乌特拉修道院，象鲸鱼背脊似的低矮、阴暗的房屋，象鱼鳍似的钟楼。啊，我的卑尔哥夫，啊，诺克维……

但这时她回头往后一看，还能望见海夫林根附近故乡的群山的山顶。它们在阴影中，不过她熟习的目光仍能分辨出道路从山间牧场伸入树林的地方。在一片碧绿的树木之上，她能否分辨出环绕着西尔地区古老的山间牧场的灰色的峰峦。

从山上传来号角声，尖锐而响亮，有时在远处沉寂了，有时又重新响起来，仿佛孩子们在练习吹军号。是这样静寂而暖和的日子里的遥远的铃铛声？山溪的呜咽？还是林木的长叹？克里斯丁的心在这一片寂静中不安地颤栗起来。

仿佛思乡的愁绪在吸引她往前走，又仿佛是同样的思乡愁绪在拖她后退，回到谷地去，回到庄园的老宅里去。在她面前出现了一幅幅图景，纷繁而凌乱——都是日常的生活琐事：她看见自己同牧童们一起在稀疏的树林的小径上奔跑，从他们的山间牧场往南奔，因为一头奶牛陷在池沼里了；太阳晒得很热，

她暂时停下来侧耳静听，感觉到皮肤被汗水刺得痒痒的。她看见了埋在雪中的自己庄园的院子——阴沉的天色已为暴风雪的冬夜的黑暗所笼罩。她一打开门，就被冷风刮得喘不过气来，差点儿仰面跌倒在穿堂里，这时从黑暗中探出两个模模糊糊的雪团，原来是两个穿毛皮短上衣的男人：是伊瓦尔和斯库累回家了。他们的滑雪板的滑木深深地陷在雪里：每当刮西北风的时候，院子里总是堆满了雪。院子里经常留下两个大雪堆——克里斯丁忽然怀着眷恋的愁思想起这两个雪堆，过去，她和庄园里所有的人每年冬天都要咒骂这两个雪堆，现在她觉得，她今后再也看不见这两个雪堆了。

她难过得肝肠寸断。象血液沿着脉络流动一样，她的愁思飞向她曾经到过的全国的各个角落，飞向在四海流浪的她的几个儿子身边，飞向她已经殡葬了的所有亡亲故友那里……她感到惊讶——难道她畏缩了吗？这一点克里斯丁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忽然她看到盖乌提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她急忙微微一笑，稍稍感到抱歉——应该同盖乌提分手了，她也应该继续上路。

盖乌提对在绿草地上游荡、远远走到前边去的马唤了一声。他跑去把马牵回来，于是他们就告别了。克里斯丁已经把旅行包背在背上。盖乌提把一只脚踏上马镫，忽然转过身来，向她走近一步说：

“妈妈！”克里斯丁一下子看到了他那茫然若失的、呆滞的眼睛深处。“你大概对……你大概对最近一年来的生活感到不大称心吧，妈妈？尤弗丽德没有什么不好的想法，她对你是非常尊敬的。也许，我应该常常提醒她注意，你是个怎样的人，你一贯是怎样的……”

“你怎么会想到这一些的，我的盖乌提？”母亲温柔而带点吃惊地说。“我自己也知道得很清楚，我已经不年轻了，老人要讨人喜欢是很难的，不过我毕竟还没有老悖，以至于不能理解你和你妻子的心情。我知道尤弗丽德竭力想使我摆脱不必要的操劳，如果她认为我在这一点上不看重她，我是很不高兴的。我的孩子，不要以为我不看到你妻子的优点，或者不感到你的孝心。如果我没有象你理应希望的那样经常把这种感情表露出来，那么请你原谅我，并且要记住：这是我们老年人的习气……”

盖乌提张着嘴，注视着母亲……

“妈妈……”他突然热泪盈眶，身子靠在马上，放声大哭起来。

但克里斯丁毫不动摇；她的语气中除了惊讶和慈爱以外，没有别的感情：

“我的盖乌提，你还年轻，你过去一直是我疼爱的小羊羔，正象你父亲常说的那样。不过，孩子，你毕竟不应该把这件事情看得过重：你现在已经是成年男子了，自己成了一家之主。假如我继续到罗马去，或者到耶路撒冷去，那么……而在这段路上我未必会碰到很大的危险。我随时能找到旅伴，如果不是在到达托弗塔尔以前，那么达到以后无论怎样总能找到。在眼下这样的季节，每天早晨都有一大批朝圣者从托弗塔尔出发……”

“妈妈，妈妈，原谅我们吧！……原谅我们夺走了你的权，把你赶到了角落里……”

克里斯丁微微一笑，摇摇头说：

“孩子们，我怕你们把我当作一个喜欢抓权的女人……”

盖乌提向她转过身来，于是她用一只手抓住盖乌提的手，把

另一只手搁在他的肩膀上，再一次要他相信，她对他也好，对尤弗丽德也好，都是怀着感激之情的，愿主保佑他。然后她把儿子推到马的旁边，笑着在他的肩胛骨之间击了一拳——祝他幸福。

克里斯丁一动不动地站着，目送盖乌提，直到他在山冈背后消失为止。他骑着高大的黑马，是多么英俊！

克里斯丁有一种奇特的感觉——她非常清晰地感受到周围的一切：充满阳光的空气，松树林炙热的气味，草丛中蝈蝈的鸣声，但同时在自己内心又恍然看到呈现出来的一幅幅往昔的图景。仿佛一个发高烧的病人，在内部视觉前面出现种种幻象！她看见了一幢被人们抛弃的屋子，非常阴暗，非常冷落，一片荒凉。一个幻象接一个幻象——退潮的时刻，海水退远去的海岸，被潮水磨得光润洁净的岩石，一堆堆死去的、黑糊糊的水草，各种各样的破船片……

后来她把肩上的旅行包安放得舒适些，拿着拐杖上路了——往山下的谷地走去。如果她不是注定再要回到这里来，那么任凭天意，怕也没有用。不过，这显然是因为她已经年老了……克里斯丁给自己画了个十字，加快脚步，想赶紧下山，走到庄园近旁的大路上去。

从小路的一边，只有在一个地方可以看到在高高的山脊边上的海乌格庄园的小房子。一想到这里，克里斯丁的心开始怦怦地跳起来。

正象克里斯丁所预料的那样，她傍晚走到托弗塔尔的时候遇见许多朝圣者。次日早晨，他们聚集了几个人，一起往山里走。

一个神父带着仆人和两个妇女——他的母亲和妹妹，他们骑着马，不久就远远地超在步行者前面。克里斯丁目送着在自己的两个儿女护送下骑马前去的那个女人，感到有点心酸。

她的旅伴是这儿多孚尔山中小庄园里的两个上年纪的农民。同他们一起的还有两个比较年轻的男人——奥斯陆的手艺匠；还有一个农民带着女儿和女婿，女儿和女婿还非常年轻。他们抱着一个孩子，一岁半左右的小女孩。他们有一匹马，轮流骑着。他们是从南方遥远的安达村教区来的。克里斯丁甚至不知道这个村在什么地区。

就在第一天傍晚克里斯丁请求他们让她看看孩子，因为孩子不停地哭着，叫着。这女孩的模样非常可怜，身体瘦小而虚弱，有一个秃顶的大脑袋！她既不会说话，甚至也不会坐。母亲似乎为自己的孩子感到羞愧，因此第二天早晨克里斯丁向这个年轻女人提出愿意替她抱一会儿孩子的时候，她很乐意把孩子交给克里斯丁照料，自己却远远地走到前面去了。她看来是个不负责任的母亲。不过他们还非常年轻，她和她的丈夫都不会超过十八岁。这女人拖着一个哭叫不停的沉重的孩子，显然感到很疲乏。孩子的外祖父是一个模样丑陋、性情忧郁、喜欢争吵的人，还不算十分老。是他要带着外孙女到尼达洛斯去，因为看来他很喜欢外孙女。克里斯丁在这一队人中走在最后面，同他们一起的还有两个方济各会的修士。克里斯丁对安达村来的旅伴很生气，因为他们一次也不请修士骑他们的马。任何人都能看出，那个年轻的修士病得很厉害。

年纪大的修士，阿伦格林修士，身材矮壮，有一张面色红润、满脸雀斑的圆脸，一双灵活的棕色眼睛，光秃的头顶周围

有一圈象狐狸的皮毛一样的褐色头发。他嘴里唠叨个不停。他多半讲述他们斯基丹的赤脚修士所过的贫苦生活。他们的修士会不久前在这个小城市里得到了一座宅邸，可是他们非常贫穷，几乎没有能力举行奉献仪式，他们打算建造的礼拜堂，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动工。他认为一切苦难的根源在于金苏岛上的那些富裕的修女，她们嫉妒并怀恨那些贫苦行乞的修士，企图对他们进行诉讼。修士毫不顾忌地对她们提出严厉的指责。克里斯丁对他的饶舌很不满意。修士还说，修道院的女院长不是按照院规选举出来的，修女们常常睡过头，不参加祈祷仪式，还喜欢制造流言蜚语，在修道院食堂进餐的时候说下流话，克里斯丁觉得这都是不足信的。谈到一个修女，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说，人们不相信她是处女。不过克里斯丁还是看到，阿伦格林修士是个心地善良、愿意效劳的人。他看到克里斯丁两臂乏力，便长久地抱着有病的孩子。当孩子大声哭叫的时候，修士便拚命向前飞奔，踩得泥潭里的水向四面飞溅，还高高地撩起长袍的衣裾，以致他的毛茸茸的黝黑的小腿肚也被桧树枝擦破了皮。他大声呼唤年轻的母亲，要她停下来给饥饿的孩子喂奶。然后他又跑回来照料生病的图尔吉斯修士。他象最温和的慈父那样对待图尔吉斯修士。

带着有病的修士，别想在当夜到达耶德金。多孚尔山的两个农民知道，在大路南面不远的湖边有一幢石头小屋，于是他们就都到那里去。况且傍晚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卑湿泥泞的湖岸上升起了白蒙蒙的雾，白桦树林上滴下露水。西边山顶上挂着一弯小小的月牙儿，几乎象黄昏时的天空一样苍黄而暗淡。图尔吉斯修士越来越经常地需要停下来，他咳得很厉害，听了也叫人觉得可怜。阿伦格林修士扶着他，替他擦脸和嘴，然后摇

摇头，给克里斯丁看自己的手：病人的痰里有血。

朝圣者们找到了小屋，不过它已经破败不堪。于是他们寻找一个背风的地方，燃起篝火。可怜的南方人从来没有料到山中的夜晚会这样寒冷。克里斯丁从旅行包里取出一件用买来的呢子做的海狸皮斗篷。这件斗篷是盖乌提要她带上的，因为它特别轻，特别暖。当她把这件斗篷裹在图尔吉斯修士身上的时候，这个年轻的修士仅能转动舌头，用嘶哑的声音说：还可以把孩子放在他身上，一起裹在斗篷里。于是就把孩子递给他。孩子啼哭着，修士不断咳嗽，但在一阵阵咳嗽和啼哭的间歇中，两人都睡着了。

夜间的一部分时间克里斯丁同多孚尔山的一个农民和阿伦格林修士一起守夜，使篝火的火焰保持不灭。北面有一片浅黄色的微光——那里有一个山间的湖安静地闪着银光。鱼儿泼剌地跳着，湖面上经常现出一圈圈水波。可是靠近山麓的地方，湖中仍然反映出夜的黑影。有一回，从那里传来一声可怕的尖叫——修士害怕了，紧紧地握着旅伴的手。克里斯丁和那个农民起初以为这是野兽的吼叫，但他们马上又听到石头滚下去的声响，仿佛有人沿着多石的山坡走下山。接着又传来粗大的人声——象是一个男人在叫喊。修士大声祈祷起来："Jesus Kristus, soter,"① 克里斯丁还清楚地听见他说，"Vicit leo de tribu Juda."② 但他们马上又听到山下什么地方有关门的声音。

天空现出了灰蒙蒙的曙光，湖对岸的碎石堆和白桦树丛越来越清晰地显露出来。这时轮班看守篝火的是另外一个多孚尔

① 拉丁文："耶稣基督，救主。"

② 拉丁文："犹大族的勇士获胜了。"按：犹大族的勇士指大卫，据《旧约》，大卫能弹琴驱除恶魔。

的农民和一个从奥斯陆来的人。克里斯丁在篝火旁入睡时的最后一个思想是：如果今后他们白天也只能走这样短的路程，那么他们下山到盖乌耳谷地以后，她不得不沿路向庄园乞讨。因为她还得在分别时送一点钱给两个穷苦的修士。

太阳已经高高地挂在空中，晨风在阴暗的湖面上吹起微微的涟漪，冻僵的朝圣者们围绕在阿伦格林修士身旁，听他念晨祷。图尔吉斯修士盘腿坐着，冷得牙齿直打战，同大家一起喃喃地念祷词，竭力克制着咳嗽。在明亮的晨光下看到这两个人身上的灰色修士服，克里斯丁顿时回想起她在梦中看见的埃德文修士。虽然她已经回想不起梦中的情景，她还是双膝跪下，吻了吻两个修士的手，请求他们为朝圣者们祝福。

其余的朝圣者从海狸皮里子的斗篷上猜到克里斯丁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因此当她无意中提到她已经是第二次穿过多孚尔山沿着驿路走这段路程以后，她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这些朝圣者的向导。多孚尔山的两个农民以前从来没有登上过比耶德金山更高的山峰，而奥斯陆人根本没有到过这个地区。

行旅到达耶德金的时候，晚祷还没有开始。克里斯丁在小礼拜堂里站到祈祷仪式结束后，独自走到山里去。她想寻找当年同父亲一起走过的一条小路，以及她同父亲一起在溪边坐过的地方。这地方她没有找到，但她似乎觉得找到了那个小山冈，当年父亲同她分手离去的时候，她爬到山冈上，以便再一次目送父亲。不过这里谷地周围的所有高地样子很相象。

她在山顶上红色的熊果中间双膝跪下。夏天灰暗的黄昏来临了——长满白桦树的小山坡、灰色的乱石堆和褐色的湖泊渐渐融合成一体。笼罩在千岩万壑之上的晚空，仿佛是一只漫无

边际的翻转的明亮大盆子。天空侧映在静水中，象一个白色的斑点。而在沿着山石奔泻、奔到小湖周围的光洁石滩上、哗哗地激起浪花的小小的山溪中，它的倒影是扭曲的，而且更加苍白。

她又产生了这样的感觉——高烧病人内部的幻觉。她觉得河流象她自己的一生：象她一样，它穿过转瞬即逝的时间的荒野，遇到阻挡在前面的每一块石头就要愤怒地咆哮，激起汹涌的浪花。永生之光在她的生命中只能找到一个微弱的、扭曲的、苍白的倒影……不过在作为母亲的克里斯丁头脑中闪动着一个模糊的思想：不管她经受的是恐惧，是痛苦，还是爱，只有在她的罪恶的果实每一次给她带来痛苦的时候，她的尘世的、任性的心才能接受天国的光……

"赞美你，永远有福的马利亚。你有福了，你腹中的孩子耶稣有福了，他为赎我们的罪而流下自己的血……"

她想到深藏在自己内心的痛苦，念了五遍《圣母颂》，感觉到能够在圣母的庇荫下为自己和自己的悲哀寻找避难所。她将怀着对已经失去的儿子的愁思，怀着对儿子遭到命运的打击而她又爱莫能助的更加痛苦的愁思，躲藏在那里。完全纯洁、完全恭顺、完全服从天父旨意的马利亚曾经经受过最痛苦的母亲的悲痛。因此她的仁慈能够在女罪人心中，在燃烧着欲火、充满血肉之躯的一切邪恶——执拗、倔强、顽固不化、任性、高傲——的心中唤起微弱的响应……因为这毕竟是母亲的心……

克里斯丁用双手捂着脸。一霎时她感觉到，离开他们所有的人，离开她所有的儿子，这种负担，她也是受不了的。

她念了《我们的父》的最后一段。她回想起多年前同父亲就在这地方分别，以及两天前同盖乌提分别。儿子们由于年幼无

知而使她感到委屈，不过她还是知道，即使儿子们故意使她感到委屈，就象她当年使自己的父亲感到委屈那样，她的心仍然永远不会背离他们。对自己的孩子是容易宽恕的……

"Gloria patri et filii et spiritui sancto,"①——她结束了祈祷，吻了吻过去父亲送给她的十字架。她心中充满了恭谨、感激之情，由于尽管她执拗、任性，她的骚扰不安的心还是能感受到反映在她父亲心中的爱的反光——正象现在这明净、静谧的天空倒映在宽广的湖水之中。

次日天气阴霾，有风，十分寒冷，有时浓雾弥漫，有时大雨滂沱。克里斯丁犹豫不决，不敢贸然带着有病的孩子和图尔吉斯修士继续前进。然而有病的修士本人比所有的人更坚决地要继续上路。克里斯丁明白，他担心自己未能到达尼达洛斯就死去。于是他们就从高地上继续前进。但雾有时非常浓，克里斯丁不敢沿着陡峭险峻的小路走，她记得这些小路通往山下德利夫谷地的一家客店。他们走到峡谷的边沿，就点了篝火，安排宿夜。晚祷后阿伦格林修士给他们讲述一个美妙的故事，说一艘大船在海上遇险，幸亏修道院女院长向圣母马利亚祈祷，圣母命令启明星从海上升起来，这艘船才得救。

显然，修士认为克里斯丁在所有的旅伴中是与众不同的。克里斯丁坐在篝火旁边拍孩子睡觉，以便其余的朝圣者也能入睡，这时修士挨到她身边，向她低声讲述自己的身世。他是贫苦渔民的儿子，十四岁那年同时失去了父亲和哥哥，他们是一个冬夜在海上丧生的。他被另一只小船上的渔民救了起来。他认为

---

① 拉丁文："荣耀归于父子圣灵。"

这是天意。从那时起他对大海非常惧怕。这一切使他产生了当修士的念头。不过他不得不在家中同母亲度过三年，他们经常挨饿，不停手地操劳，他出海的时候经常感到非常害怕。后来他的姐姐出嫁了，姐夫把阿伦格林的屋子和船上生涯接了过去，于是他才能进吞斯堡的小兄弟会修道院。在那里，由于他家世寒微，起初常遭人耻笑。可是院长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处处保护他。自从奥拉甫之子图尔吉斯修士进入修士会以后，所有的修士都大大地变得虔诚、和气起来，因为尽管他的家世比他们所有的人都高贵，他本人却非常虔诚，非常温良。图尔吉斯修士出身于斯拉根的富裕农民家庭，可是他的母亲和姐妹却没有给予修道院慷慨的捐献。他们两人走到斯基丹以后，图尔吉斯修士生了病，他们就格外困难了。阿伦格林修士向克里斯丁暗示：他感到很惊奇，基督和圣母怎么会使自己贫苦的弟兄走这条满是荆棘的道路。

"他们活在世上的时候，自己也选择了贫苦的命运，"克里斯丁说。

"你说起来很容易。一望而知，你是个有钱的人，"修士生气地说。"你显然从来没有饿过肚子……"克里斯丁不得不回答说，确实如此……

他们走到山下，穿过乌普谷地和索克纳谷地的时候，图尔吉斯修士幸而能够有时骑骑马，有时乘乘运货车。不过他的身子越来越衰弱了。由于他们走得很慢，克里斯丁的旅伴经常在改变，有些人超越他们往前去了，又有一批新的朝圣者跟了上来。

她到达斯泰乌林的时候，原先同她一起翻山越岭的旅伴，只剩下两个修士。早晨，痛哭流涕的阿伦格林修士走来对她说，图

尔吉斯修士夜里吐血，没有气力继续走了。现在他们显然来不及赶到尼达洛斯，看不见大教堂庆祝节日的盛况了。

克里斯丁向自己的旅伴道谢了一番，由于他们给予她精神上的指导和路途中的帮助。看来，阿伦格林修士对她临别赠送礼物时的慷慨大方非常感动，因为他脸上露出了笑容。现在克里斯丁也要得到他回赠的礼物了。他从自己口袋里取出一只小匣子，里面有几张字纸，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祈祷文，最后有表示祝福的话。侧面留出一块空白的地方，给祈祷者留名。克里斯丁自己也明白，即使她把自己的父名写上去，修士也未必会知道她是什么人，她的丈夫是谁，她丈夫遭到了怎样的命运。然而她还是请求修士只写上："寡妇克里斯丁"。

穿过盖乌耳谷地的时候，克里斯丁在村庄的后面走，挑选无人行走的小径，因为她想，如果她遇见富裕庄园里的人们，他们很容易认出她是侯萨村原先的女主人，她很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虽然她自己也无法解释其中的原因。第二天她从林间小径登上瓦茨费耳山，那里有一座以施洗约翰为名的小礼拜堂。可是附近的居民都管它叫圣埃德文礼拜堂。

小礼拜堂座落在小山脚下密林中的小路上。小礼拜堂和小山都倒映在一泓池水中，这池水的源头是有治疗作用的矿泉。溪边有一个木制的十字架，周围有几根被扔掉的拐杖和木棍，灌木上到处挂着破破烂烂的旧头巾。

礼拜堂四周砌着不高的围墙。但边门关着。克里斯丁在围墙前面双膝跪下。她回想起有一次曾经抱着盖乌提坐在这个礼拜堂里。那时候她满身绫罗绸缎，处在一群来自附近教区的衣着华丽的名流贵妇之间。站在她旁边的是艾里夫神父，他紧紧

地搀着诺克维和卑尔哥夫的手，礼拜堂前面的人群中有她的仆人和使女。那时候她诚心诚意地祈祷，只要这个不幸的孩子能健康、聪明，她不再有别的要求。她甚至不祈求使她自己摆脱自从生一对孪生子以后一直折磨着她的剧烈的腰痛。

她想起了盖乌提。他骑着高大的黑马，是多么的英俊！可她自己呢！在她这年纪——她已经年近半百了，——身体还这样健康的女人并不多。她在山中漫行的这段时间中看到了这一点。"主啊，只要赐给我这一些吧，我会感谢你，除了那些以外，我不再向你祈求……"

除了祈求主帮助她知道自己的本分以外，她从来不要求别的东西。她常常能得到自己所希望的东西——多半是这样。而现在她却坐在这里，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并不是由于她在主面前犯了罪，而是由于心中感到不满：为什么使她自愿地走到路程的尽头。

她既不是带着自己的花冠，也不是带着自己的罪孽，更不是带着自己的哀伤去皈依天主的——只要世界上哪怕还留下一滴可以调在她杯中的甘露，她是不会去皈依天主的。可是现在她去了。现在她知道，世界是一个小酒馆，谁付不出钱，就会被推出门外。

克里斯丁对自己的决定并没有感到一点点乐趣，她觉得，仿佛这不是她自己决定的。那一天那些贫苦的人到她家里来，是促使她离开这个家。根本不是她自己的意愿，而是别人的意愿，使克里斯丁加入了一群穷人和病人的队伍，同他们一起离开了她过去作为女主人，作为几个男子的母亲在那里当家作主的老家。现在她所以并不抗拒地服从了，是因为她知道：她离开庄园对盖乌提有好处。她按自己的心意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她在

生活中得到了自己所希望的一切。但她不能改造自己的几个儿子：他们的性格是天主创造的。他们任性妄为，对此她是无能为力的。盖乌提是一个善良的主人，忠诚的丈夫，慈爱的父亲，他象大多数人一样，积极肯干，忠诚老实。然而他不是个天生的骑士和大臣。他甚至从来不考虑母亲在热情的幻想中替他追求的地位。但他很爱母亲，并且由于知道母亲期望他成为另一种人而感到痛苦。因此她现在打算去请求得到一个栖身之所，不过她的自尊心深深地受到伤害，因为她不得不这样寒酸地去皈依天主，拿不出任何捐献。

但她知道，她必须去。小山顶上的松树林发出低低的叹息声，瑟瑟地摇动着，吸取微微荡漾的阳光。小礼拜堂静静地关闭着，向四周散发出树脂的香气。克里斯丁忧伤地思念着死去的埃德文修士，在她还是个纯洁的孩子的时候，修士搀着她的手，带着她走向光明，处于天主仁慈的庇护之下，而且不管在生前还是死后，不止一次地向她伸出手，使她从错误的道路上走回来……她突然清楚地回想起昨夜在山中梦见修士的情景。

她梦见自己站在一座富裕庄园院子里的阳光下，大门口出现了埃德文修士。他双手捧着满满的一堆面包，走到克里斯丁面前，掰下一大块递给她。她懂得，她应该象她原先考虑的那样去做——下山到谷地以后就过乞食的生活。忽然她站在埃德文修士身边，他们两人一起走着，沿门求乞……但同时她知道，她的梦具有双重意义：她觉得庄园表示神圣的地方，埃德文修士是庄园里的一个居住者，修士给她的面包，不是一般认为的普通的饼——它表示圣饼，panis angelorum①，她从修士手中

① 拉丁文：天使的粮食。

接受了天使的食物。埃德文修士也接受了她的誓言。

5

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她在西翁斯堡附近的大路旁，坐在一捆干草上休息一下。天气晴朗，有风。草地的另一边还没有收割，象丝绸一样发亮的红色的草猛烈地摇摆着。只有在这一带才生长这种红色的草。在小山脚下隐隐现出一片深蓝色的地带和海湾中白色的浪花。沿着整个海岸，在林木蓊郁的碧绿的山坡下，就目力所及，可以看到鲜明的白色海浪拍击着岸边的崖石。

克里斯丁叹了一口长气。重新回到这里来是很好的，不过她对自己今后将永远不再离开这些地方，毕竟感到惊讶。那里，在莱因女修道院，修女们都穿灰色的长袍，同这里泰乌特拉修道院的修士们一样，都遵照圣伯尔纳的教规生活。她将黎明即起，到礼拜堂里去祈祷，并且知道诺克维和卑尔哥夫此时也同其他修士一起站在唱诗班中。她在自己的晚年终于同自己的儿子一起生活，尽管完全不象她以前所想象的那样。

她脱去鞋袜，在溪水里洗脚。她要赤脚走到尼达洛斯去。

她背后有一条山径，通向一个城堡的废墟。几个男孩吵吵嚷嚷地往上飞奔，走到大门口，企图进入这毁弃的堡垒。他们一看见克里斯丁，就在上面大笑大叫，对她进行谩骂。克里斯丁装作没有听见。这时一个穿着破衣服的七八岁的孩子沿着陡峭的山坡滚下来，差点儿撞在她身上。这顽皮小孩继续说着从大人那里学来的脏话。克里斯丁向他转过身去，哂笑着说：

“你不要……这样大喊大叫。我早就看到你是特罗利的子

扑，因为你穿着有轮子的裤子。"①

听见这女人说话，所有的男孩马上都向她奔下来。不过他们马上就静下来，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他们看到坐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个朝圣者打扮的上年纪的女人，她并不由于他们言语粗俗而责骂他们，而是用一双晶莹安详的大眼睛看着他们，嘴角带着不明显的微笑。她生着一张消瘦的、晒黑的圆脸，宽阔的前额，微微凸出的小下巴。尽管眼睛下面有许多皱纹，看样子还不十分衰老。

几个最勇敢的孩子为了掩盖大家所感到的羞愧，开始嘟嘟嚷嚷地讯问她。克里斯丁几乎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她觉得这些孩子极象她自己的一对调皮捣蛋的孪生子小时候的样子。不过，谢天谢地，她的儿子显然是从来不说这种下流话的。这些男孩子看来是城里的贫苦人家的孩子。

现在，到了她一路上想望着的那个时刻，她终于站在费根斯勃列克山的十字架座下，望着伸展在山下的尼达洛斯，结果她却无法集中精神进行祈祷和思索。城里万钟齐鸣，召唤人们去作晚祷。孩子们你一言我一句，争先恐后地指给她看四周的一切景物……

她无法看清泰乌特拉修道院，因为在弗罗斯达半岛下边的海湾里刚巧起着风暴，大雨滂沱，雾气腾腾。

她在一群孩子的簇拥下沿着斯坦因堡陡峭的山径下山——这时四周传来一阵牛铃声和牧人的叫喊声：牛群从市内牧场回来。在尼达洛斯土堤上面的城堡的大门口，克里斯丁和她的小向导们不得不等待着，让牲口从他们身边走过。牧人们吆喝着，

① 在挪威的民间故事中，特罗利有时穿有轮子的裤子，便于在受到追赶和听到祈祷时迅速逃跑。

叫着，骂着，公牛用角触着，奶牛相互挤着，孩子们告诉她，哪一头牛是谁家的。他们终于过了城门，到了沿河的小街上，克里斯丁随时留心着，免得赤脚踩到散布在松软的道路上的一堆堆牛粪里。

几个孩子不经许可硬是跟着她走进大教堂。她站在矗立着一根根柱子的昏暗的大厅里，注视着祭坛上的蜡烛和涂金器皿，孩子们经常打断这个异乡妇女的思路，竭力想吸引她去看孩子们所喜爱的东西——拱券下彩色玻璃映出的五颜六色的光斑，地板上的墓碑，以及祭坛上面用珍贵的织物做成的华盖。克里斯丁简直无法静心思考。孩子们的每一句话都在她心中引起默默的愁思，主要是思念着自己的几个儿子。她还思念着自己的庄园、房屋、工作、牲口——作为一家之主的母亲的职责和母亲的一切操劳。

她仍然不希望她以前的朋友或埃尔伦的朋友认出她。以前每逢节日，她和埃尔伦经常住在城里，在自己的宅邸里接待宾客。她一想到可能会碰到一大批熟人，不禁打了个哆嗦。但不管怎样她总要找到哈耳多之子乌耳夫，因为乌耳夫是她的代理人，经管着她在这里北方山中剩下的部分地产，现在她打算把这些地产捐献给莱因修道院。不过眼下乌耳夫大概在自己的斯凯温山间庄园里接待亲戚，因此她得等待几天。她知道埃尔伦当郡长时手下有一个侍从，就住在离这里不远的勃拉焦列码头边的一幢小住宅里。他靠在海湾里捕捉鲸鱼和海豚为生，还开着一家小客栈，供海岸的农民借宿。

“宅子里所有的房间都客满了。”有人对她说。但这当儿客栈主人奥蒙特本人走出来了。他一下就认出克里斯丁。一听到自己过去的称呼，克里斯丁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我觉得……你是侯萨村的尼吉拉乌斯之子埃尔伦的夫人吧？欢迎你，克里斯丁！"奥蒙特大声说。"什么风把你吹到我的屋子里来的？"

他获悉克里斯丁愿意住在他所能提供的住所里，感到非常高兴，还答应节日过后的第二天亲自送克里斯丁渡过海湾到泰乌特拉修道院去。

克里斯丁在院子里坐到深夜，同店主人闲谈，看到埃尔伦原先的侍从这样敬爱自己年轻的领袖，并且尊敬地追念他，心中非常感动。奥蒙特在谈到埃尔伦的时候，确实不止一次地用了"年轻的"这个词。他们从哈耳多之子乌耳夫那里获悉了埃尔伦不幸去世的情况，据奥蒙特说，他同侯萨村时期的老伙伴们见面的时候，每一次都举杯敬祝他们勇敢的首领安息。他们中间有些人两次醵资在埃尔伦的忌日预订安灵弥撒。奥蒙特多次问起埃尔伦的几个儿子，接着克里斯丁也向他问起一些老朋友的情况。半夜过后，她同奥蒙特的妻子合睡一张床。起先奥蒙特想把床全部让出来供她一个人睡，她不愿意，最后才请求她哪怕睡半张床，她道谢了一番，同意了。

次日是圣奥拉甫节。一清早克里斯丁就在停船码头旁边走来走去，留心观看码头上拥挤的人群。一看到泰乌特拉修道院院长大人上岸，她的心怦怦地跳起来——可是跟随院长的都是些上年纪的修士。

白天的祈祷开始前很久，大教堂里已经挤满了人。有病的和残废的人由人们扶着、抬着前来，以便能在正厅里占一席之地，这样，第二天弥撒仪式结束后把圣奥拉甫的干尸棺抬出来游行的时候，就可以处在离干尸棺较近的地方。

紧挨着墓地围墙张挂了一些帐幕，出售食品、饮料、蜡烛，以及用甘蔗皮或白桦树枝编的席子，这席子可以铺在礼拜堂的石头地板上。克里斯丁走到那里的时候，碰见了安达村的那几个居民，那个年轻女人要喝一口淡啤酒，克里斯丁就替她抱孩子。正在这当儿来了一队英国的朝圣者，他们唱着圣歌，举着旗幡和燃烧的蜡烛。队伍穿过拥挤的人群，在帐幕旁边引起一阵骚乱，克里斯丁同安达村的几个居民失散了，以后再也找不到他们。

她在离人群稍远的地方来回走了很久，拍啼哭的孩子睡觉。她把孩子的小脸蛋儿紧贴在自己身上，亲亲他，哄哄他，孩子用小嘴巴东触西撞，后来开始吮她的脖子了。克里斯丁明白他要吃奶，不知如何是好。寻找他的母亲看来已经没有希望。最好还是自己到街上去给他弄一点牛奶。她走到约弗列·朗斯特列街上，想从那里往北走，这时又开始拥挤起来——从南面来了一队骑马的人，同时从王宫里出来一队武装警卫，同他们一起走到大教堂和圣十字架修士会之间的广场上。克里斯丁被挤进就近的一条小巷，但这里也有骑马和步行的人向礼拜堂的方向走去，拥挤得非常厉害，最后克里斯丁只得爬到一道石围墙上去。

四周响起了钟声。大教堂里发出了nona hora① 祈祷的信号。钟声一响，孩子就停止了啼哭，看了看天空，在他迟钝的目光中闪过一线智慧之光——他微微一笑。年老的母亲激动地向他弯下身子，吻了吻这个可怜的小东西。这时她发现自己正坐在尼古拉乌斯宅邸——他们城里的老宅——围绕啤酒花种植

① 拉丁文：九点钟。古代挪威许多教区的时间是从早晨六点钟算起的，因此，九点钟相当于下午三点钟。

园的石围墙上。

……她怎么会认不出他们士屋后面覆盖着草土皮的屋顶上耸立的砖砌烟囱呢？克里斯丁近处是医院的房屋，过去埃尔伦对医院非常恼火，因为医院有权同他们合用一个花园。

她把别人家的孩子搂抱在胸口，频频地吻着。这时有人用手碰碰她的膝盖……

她面前站着一个修士，穿着布道会修士白色的长袍和带着风帽的黑色斗篷。她仔细看着那张满是皱纹、没有血色的蜡黄的老脸，大大的瘪嘴，薄薄的嘴唇，深眍在眼眶里的淡黄的大眼睛。

“这可能吗？……难道是你，你，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吗？”修士交叉着手扒在石墙上，把脑袋靠在手臂上。“你在这里！……”

“哥恩纽夫！”

他把脑袋向她移近过去，触到她的膝盖上。

“看到我在这里，你一定很奇怪吧。”

这时她想到，她是坐在这一座宅邸的围墙上，这宅邸以前属于哥恩纽夫，后来又成为她自己的财产，她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

“你抱着的是谁的孩子？是盖乌提的儿子吗？”

“不是……”回想起小埃尔伦健康、可爱的小脸蛋儿和他强健、好看的小身体，克里斯丁满怀同情，把这个别人家的不幸孩子更紧地抱在怀里。“这是同我一起翻山越岭到这里来的一个女人的孩子。”……这时她想起西蒙之子安德列斯这个聪明的孩子的预见。她带着崇敬的心情看着自己怀中的可怜的小家伙。

孩子又啼哭起来，克里斯丁只得首先问修士，能不能告诉她什么地方可以给孩子弄到一点牛奶。哥恩纽夫带着她绕到礼拜堂东面，走到布道会修士的修道院里，端给她一碗牛奶。克里斯丁喂孩子吃牛奶的时候，他们闲谈起来，但谈得似乎有点不大对劲。

“是的，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以后，过去了这么多岁月，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克里斯丁忧伤地说。“你听到你哥哥去世的消息，大概心里也很难过吧？”

“愿主怜悯他可怜的灵魂，”哥恩纽夫修士激动地低声说。

这时她问起她的两个儿子在泰乌特拉修道院里的情况，哥恩纽夫才稍稍讲了一点。修道院会议衷心高兴地接受了这两个见习修士，国内最著名家族的后裔。看来尼古拉乌斯很有天赋，在学习和修行方面成绩斐然，院长一看见这个年轻的见习修士，不止一次地想起他杰出的祖先，才华出众的宗教战士阿尔纳之子尼古拉乌斯主教。这是在开始阶段。可是在非正式剃度后过了一段时期，尼古拉乌斯表现得很不好，在修道院里造成了很大的混乱。事情的原委哥恩纽夫并不确切知道。只有一点是确凿的：尤汉涅斯院长一贯不准年轻修士在年满三十岁以前担任教职，甚至不愿意为尼古拉乌斯稍稍通融一下。可是当这位可敬的神父看到尼古拉乌斯表现得非常恭谨，超过了他的教龄所能达到的程度，他经常彻夜不眠地祈祷和反省，还长期斋戒，不惜损害自己的健康，于是院长决定派他到修道院在英涅辽岛的一座庄园里去，在一个年老修士的领导下种植苹果园。听说，那时候尼古拉乌斯不服从院长，责备修士们不诚心祈祷，言语粗鄙，以及他们过着安适、满足的享乐生活，浪费修道院的财产。的确，据哥恩纽夫说，这些事情大部分不会传到修道院会议以

外，不过人们还说，尼古拉乌斯还反对奉院长之命去惩戒他的那个修士。哥恩纽夫知道，尼古拉乌斯有一个时期被关在紧闭室里，最后院长威胁他，要把他和弟弟卑尔哥夫分开，把他们中间的一个人送到蒙卡村去，他才服罪了。显然，正是双目失明的弟弟唆使他不服从的。但尼古拉乌斯后悔了，屈服了。

“他们身上表现出父亲的脾气，”哥恩纽夫痛苦地说。“我早就知道，我的两个侄子是很难学会服从的，他们对宗教信仰不会有长性……”

“他们多半是继承了母亲的性格，”克里斯丁忧伤地回答。“哥恩纽夫，不服从一直是我主要的罪孽，而且我也没有长性。在我一生中所有的日子里，我竭力要走一条真正的道路——而且我从来不愿意走自己的错误的道路。”

“你是想说——埃尔伦的错误的道路，”修士忧郁地说。“克里斯丁，我哥哥不止一次诱惑你离开了真正的道路。我认为，你同他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他每天都在诱惑你。他使你变得十分健忘，使你陶醉在应该为之脸红的思想中，不懂得你反正不能对无所不知的主隐瞒自己的思想……”

克里斯丁坐着，用呆滞的目光直视着自己的前方。

“我不知道你的话是不是正确，哥恩纽夫，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忘记了主能看到我的灵魂。我认为，我的罪孽大概比你所说的要深重得多。你说我主要应该为自己无耻的肉欲之爱和软弱感到脸红，这是不正确的：我主要应该感到羞愧的是，一想到丈夫，我的心经常比蛇毒更厉害。显然，前者引起了后者。你不是自己也对我说过吗，用炙热的情欲相爱的人们，结果会象两条蛇一样相互咬对方的尾巴。”

“哥恩纽夫，这些年中我一想到埃尔伦由于临终前没有得到

赦罪和最后的祝福，心中怀着怨恨，双手沾着鲜血而死去，因此要在天主面前受到审判，我就这样来安慰自己：他并不是象你所描写的那种人，我也不是象你所说的那样的人。他并不记仇，为人公正，心地光明磊落。哥恩纽夫，他死得很勇敢，我替他成殓的时候，他的样子十分宁静……我知道，无所不知的主会了解的，埃尔伦对任何人、任何事情都不记仇。”

哥恩纽夫修士睁大眼睛看着她，然后默默地点点头。

过了片刻，修士问：

“你知道谢尔克之子艾里夫在莱因女修道院当神父和管事吗？”

“真的吗？”克里斯丁愉快而高兴地大声说。

“我原先以为你早知道了，才挑选这个修道院的，”哥恩纽夫说。紧接着又说，他该回到自己的修道院里去了。

克里斯丁走进礼拜堂的时候，那里已经开始了最初的几次夜间唱诗。正厅里和所有祭坛周围的地方都挤满了人。大教堂的仆役看见她抱着一个十分孱弱的孩子，就带她到前面去，让她待在大厅中部主拱券下面的残废者和病人的行列中，在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讲坛。

大教堂内点燃着几百支蜡烛。仆役们从朝圣者那里把蜡烛收集拢来，插在蜡钎上，整个礼拜堂的烛台上都是这种尖塔状的蜡钎。随着阳光在彩色玻璃外渐渐消失，礼拜堂里的空气由于燃烧的蜡烛味，以及病人和穷人的褴褛衣衫的酸臭味，变得越来越窒闷了。

大教堂拱券下响起了合唱的歌声，以及风琴、笛子、铜鼓和弦乐器洪亮的乐声，这时克里斯丁才明白，为什么礼拜堂有

时被比作一艘船。在这座巨大的石头建筑物中，所有的人似乎都站在船舷上，歌声好象是推动着船的海浪的隆隆声。有时只有一个念祈祷文的单独的男声在群众头顶上回翔，大海平静下来了，船安稳地在静静的微波上漂荡。

夜间礼拜的时刻不断持续下去，人们的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越来越疲惫了。在两次祈祷之间的休息时间，几乎没有人走出去，至少那些能够在礼拜堂中部占有席位的人都不走出去。在两次夜间唱诗之间短促的休息时间，朝圣者们打着瞌睡，或者进行祈祷。孩子几乎整夜睡着——只有几次克里斯丁需要稍微拍拍他，或者从哥恩纽夫在修道院弄来的木碗里喂他喝一点牛奶。

同埃尔伦的弟弟见面使克里斯丁大为激动——自从她动身到这里北方来以后，每走一步，越来越使她恢复对亡夫的回忆。最近几年来她很少想起埃尔伦——对正在成长的几个儿子的操心使她很少时间去考虑自己本身的命运。不过对埃尔伦的思念始终形影不离地藏在她的背后，她只是抽不出时间向后回顾。现在她似乎看到了，最近几年来她的心情是怎样的：她的心情，好象是那些在炎热的夏天从主屋搬到阁子里去居住的人，他们每天都从冬天居住的屋子旁边来回走过，但从来不想进去看一看，虽然这只需要拔去门闩，把门打开。后来终于有一天他们有事情要到那里去，于是就发现这屋子已经变得完全陌生了，显得不那么习惯了，屋子里散发出一种孤单、寂静的气氛……

哥恩纽夫是看到她和埃尔伦生活盛衰的最后一个活着的见证人，她同哥恩纽夫谈话的时候，她觉得，现在她能够用新的目光来回顾一下自己的一生。一个人爬到过去从未爬上去过的故乡的山峰上，往下俯视自己的谷地，也常常会有这样的心情，

每一座庄园，每一道栅栏，每一条弯曲的溪流，每一棵矮树都是熟悉的，但又好象是第一次看见它们在这地方。这种新的观察力马上帮助她摆脱了对埃尔伦的痛苦感情，以及为他突然离去的灵魂所感到的恐惧。埃尔伦是没有罪的——现在她才看到了这一点，而主是始终看到这一点的。

一生的漂泊最终把她带到这样遥远的地方，使她感觉到，她能够如同站在最高的山峰上回顾自己的一生。现在她的道路在往下走，走到暮色苍茫的谷地里，不过她还有幸能够明白，在修道院的孤寂中和在死亡的门口等待着她的那个人，始终象我们站在高山之巅看到村民的生活那样看到人生。正象我们看到排列在同一个地面上的富裕的庄园和简陋的小屋、肥沃的田地和未开垦的荒地一样，他看见人们心中的罪孽和痛苦、爱和恨。于是他下降人间，在人们中间漫游，遍历宫廷和茅舍。他收纳痛苦和罪孽，召集富人和穷人，带领他们走向十字架。"最仁慈的耶稣啊，你看到的不是我的幸福，不是我的傲气，而是我的罪孽和我的痛苦……"她抬起头来向上看着庄严的拱券下高不可攀的耶稣受难像。

在一排排圆柱的深处，在上敞廊里，清晨的阳光燃亮了高高的窗子的彩色玻璃，它们的反光象是红色、黄色、绿色、蓝色的宝石的闪光，使祭坛上的烛光和祭坛后面金子尸棺的光芒变得暗淡了。克里斯丁倾听着节日凌晨的祈祷。她知道，在这个祈祷时刻所念的祷词，讲述主把自己的神力附在最忠诚的勇士哈拉尔德之子奥拉甫国王身上而表现出来的医疗奇迹。于是克里斯丁把这个别人家的病孩举向讲坛，祈求把他的病治好。

由于长时间待在礼拜堂里，她冻得牙齿直打战。况且长期的斋戒使她的身体变得十分虚弱。人群的气味，病人和穷人的

褴褛衣衫发出的窒闷汗臭，同蜡烛的烟混合在一起，令人窒息的潮湿空气密匝匝地笼罩着跪在地板上的人们。在这个寒冷早晨地板显得特别寒冷。一个好心而生性快乐的肥胖农妇，在她们后面的壁柱柱脚下打瞌睡，她坐在一张摊开的熊皮上，用另一张同样的熊皮盖着自己瘫痪的腿；这时她醒了，把克里斯丁疲乏的脑袋枕在自己宽大的膝盖上。

“稍稍休息一下吧，大姐，看来你很需要休息……”

克里斯丁把脑袋枕在这个陌生女人的膝盖上睡着了，她做了一个梦。

她站在约栾寨庄园家中老的起居室门口。她很年轻，还没有出嫁，因为她的两条金褐色的粗大辫子还没有用头巾裹起来，而是从肩后一直挂到胸前。她显然是同埃尔伦一起来的，埃尔伦在她前面在低低的门楣下弯下身子走进去，刚挺起身来。

她父亲坐在炉子旁边，把箭镞装在箭杆上。他的膝盖旁有一大堆捆成小束的细小的牛筋，长凳的两边有几堆箭镞和削尖的箭杆。她和埃尔伦走进去的时候，父亲刚好在熊熊的炭火上弯下身子，想把一只经常用来熬树脂的三脚小铜锅取下来。忽然他很快地缩回手，把它在空中挥着，然后把烫伤的手指尖伸到嘴里吮着。他向克里斯丁和埃尔伦转过身来，看着他们，皱着眉头笑……

这时克里斯丁醒了，脸上满是泪水。

她跪到隆重的弥撒仪式结束，这是大主教亲自在主祭坛前面主持的。礼拜堂的拱券下香烟缭绕，歌声飘扬，彩色的阳光和烛光交融在一起。清新、浓郁的香烛气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驱散了贫病的气味。克里斯丁由于天主使她和这些饱经忧患的贫苦人在一起，由于她对这些人充满同情，不禁心痛欲裂。她

怀着姐妹之情为所有象她一样可怜、象她一样受苦的人祈祷。

“我要站起来，回到我父的圣殿里去……”

6

修道院座落在海湾边不高的小山中，因此几乎不管吹什么风，长满山的北坡和西坡并挡住大海景色的松林的簌簌声，总是淹没在拍岸的涛声中。

克里斯丁过去同埃尔伦一起乘船经过这里海湾的时候，看见过高耸于林木之上的礼拜堂的钟楼。他们曾经打算到埃尔伦的曾祖父创建的这座修道院里来参拜，结果却没有实现，虽然埃尔伦说过几次，应该去一下。因此克里斯丁在来到莱因修道院定居以前，从未到过修道院附近的海岸。

她以前认为，这里的生活一定同她所熟悉的奥斯陆或巴克的女修道院的生活一样。然而这里却有许多不同之处，而且要安静得多。这里的修女们确实是与世隔绝的。女院长拉根希德夫人被人称道说，她已经五年不进城了，而且在这段时期中她的修女们没有一个走出过修道院的疆界。

这里不收养孩子，克里斯丁在莱因修道院的这段时间里，这里也没有见习修女。多年来没有一个姑娘想进这个修道院，因此自从修道院会议的低级成员博尔希德·玛塞琳娜最后剃度为修女以后，六年来一直没有见习修女。最年轻的修女是图丽德，不过她是六岁的时候就被她祖父送到这里来的。她祖父是圣克列门特礼拜堂的神父，为人严厉峻刻。除此以外，小姑娘生下来就双手瘫痪，总而言之，图丽德是个残废。因此她一达到规定的年龄，就让她当上有权穿法衣戴法帽的修女。眼下图丽德

已经三十岁了，模样病病歪歪的，但容貌很娟秀。克里斯丁从第一天来到修道院以后，一直尽力侍候图丽德修女，因为图丽德使她想起了自己的年纪轻轻就死去的亲妹妹乌耳希德。

艾里夫神父说，出身低微不应当成为愿意进这个修道院来侍奉天主的姑娘们的障碍。然而自从莱因修道院创建以来，进这个修道院的向来几乎都是特隆赫姆郡有权势家庭和名门望族的女儿和寡妇。但在哈康·哈列①驾崩后的艰苦、混乱的年代里，贵族中间对宗教的虔信看来大大地减弱了。眼下考虑过修女生活的主要是城市居民和富裕农民的女儿。况且她们也更愿意进巴克的修道院，在那里许多姑娘学习教义和针线活，修女们都出身于普通家庭，与红尘世界的隔离，并不怎样严格，而且修道院本身离开车马往来的大道也并不遥远。

一般地说，克里斯丁不经常有机会同艾里夫神父谈话。不久她就明白，神父在修道院里的处境很困难，而且有点捉摸不定。虽然莱因修道院是个富裕的修道院，里面招收到的修女，仅及修女会能够维持其生活的修女数量的一半，但修道院的财务十分混乱，收支难以相抵。最近的三任女院长都是德行清正的人，但不谙世务，她们同修道院会议的全体成员完全不服从大主教的权力。她们甚至不愿意听取他慈父般好心的忠告。这个修道院礼拜堂里的神父，是从泰乌特拉和蒙卡村的修士会中委派的，往往委派年老的修士，以免给人以造谣诽谤的材料。不过他们充其量也只不过是能关心修道院物质福利的比较会办事的管理人员。当年斯库累国王建造了一座华丽的石头礼拜堂，并把自己的世袭领地捐献给修道院的时候，所有的房屋起初都是

---

① 即挪威国王哈康五世(1299—1319年在位)。

用原木垒成的，三十年前被一场大火焚为灰烬。那时的女院长埃乌德希德夫人开始重建，全部用砖石砌造。她那时候对礼拜堂作了大规模的翻修，还为修道院会议建造了一幢精致的房屋。她还访问过座落在布尔戈尼①小丘上的大修道院所属的总神父会，并从这次旅行中带回来一个精美的象牙圣餐罐。这圣餐罐至今还放在主祭坛近旁的讲坛上，是礼拜堂里最好的装饰品，宝贵的圣体保藏器，修女们引以为荣的最神圣的圣器。埃乌德希德夫人去世以后，由于她信仰虔诚，德行清正，获得了崇高的声誉。但由于她不适当地大兴土木和轻易地买卖土地，损害了修道院的福利。以后几任女院长也无法弥补已经造成的损失。

克里斯丁终于无法获悉艾里夫神父是怎样到这里来当神父和管事的。不过她还是知道，刚开始的时候女院长和修女们对这个白衣神父都很冷淡和不信任。艾里夫神父的处境并不容易：他要当神父和修女们精神上的导师，又要使修道院的财产和账目保持平衡，同时还得承认女院长的最高权力、修女们的自治权、泰乌特拉修道院院长的监督权，还要同礼拜堂里的另外一个神父，泰乌特拉修道院的修士保持友谊。他的高龄，人们对他白璧无瑕的高尚生活的评价，以及他恭谨虔诚的态度，他对宗规法和国家律法的渊博知识，给他在这里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不过他在自己的一切举止方面不得不谨慎小心。他同另外一个神父和礼拜堂的仆役们一起住在修道院东北面的小庄园里。偶尔从泰乌特拉修道院派来负有各种使命的修士们也都住在那里。克里斯丁知道，如果她能活到尼古拉乌斯能担任教职的时候，那么她还能看到自己的长子到这里的礼拜堂里来主持弥撒。

---

① 法国地名。

起初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是作为俗家人寄住在莱因修道院的。不久她获准穿与修女相同的衣服：灰白色的毛料长袍（但没有披肩），白色的头巾和黑色的遮头布。事前，在艾里夫神父和泰乌特拉修道院的两个修士出席的情况下，克里斯丁当着拉很希德夫人和修女们的面宣誓保守贞洁，服从女院长和修女们的命令，并且把自己的图章交给艾里夫神父，由艾里夫神父把它击碎，以表示她放弃一切尘世的福利。这样以后她才获准穿修女服。并规定要过一段时间她才能请求剃度为修女。

但克里斯丁毕竟难以完全摆脱对过去的思念。在修道院食堂用餐的时刻，艾里夫神父把小兄弟会领袖，学识渊博、信仰虔诚的博那文图拉博士写的一本叙述基督生平的书翻译成挪威文，念给大家听。克里斯丁听他念这本书，想到书本中描写的那些人这样热爱基督和圣母、十字架和苦难、贫苦和顺从的生活，他们一定十分幸福，不禁热泪盈眶。但同时她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在侯萨村的时候，有一天哥恩纽夫和艾里夫神父给她看过一本拉丁文的书，现在她们修道院里的书就是从那本书翻译过来的。这是一本厚厚的小书，在非常薄的雪白的牛皮纸上写成的。克里斯丁从来没有看到过小牛的皮革能制得这样薄。书中有非常美妙的图画和眉饰，色彩鲜明，仿佛镶金边的宝石。那时候哥恩纽夫笑着说，他们买下这本书以后口袋里一文钱也不剩了，只得变卖衣服，同乞丐一起在修道院里乞食，直到他们获悉有几个挪威教士来到巴黎，才从这些教士那里借了一点钱。艾里夫神父听哥恩纽夫讲述，带着泰然的笑容频频点头。

修女们清晨祈祷后返回寝室，克里斯丁常常独自留在礼拜堂里。夏天的早晨礼拜堂里十分安静，舒适，但冬天那里非常寒冷，她一个人黑暗中处在这些墓碑之间，感到很可怕，不过

她还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在象牙圣餐罐面前永不熄灭的小小的神灯。然而不管夏天还是冬天，她站在唱诗班的席位中，心中还是经常想着：这时诺克维和卑尔哥夫想必也在为自己父亲的灵魂作祈祷。以前她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每天早晨做过晨祷以后，诺克维也常常请求她念这样的祷词和悔罪文。

他们两人的形象老是浮现在她眼前，正象在那个阴雨天她在他们修道院里看到他们的样子。那一天在会客室里，尼古拉乌斯突然出现在她面前，穿着灰白色的修士服，双手藏在披肩里面，显得异常高大而陌生。这是她的儿子！同时又完全象另一个人。他同父亲长得一模一样——这使她大吃一惊。她仿佛看见埃尔伦穿着修士的长袍。

她同儿子闲谈，应他的要求把他离家后庄园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告诉他，她自己却一直等待着，等待着……直到最后才胆怯地问，卑尔哥夫是否马上就来。

"我不知道，妈妈……"儿子回答。稍停一会儿，他补充说："卑尔哥夫跪在自己的十字架前面向主祈祷，他在作艰巨的斗争……他听说你在这里，仿佛感到很害怕，他感到很害怕，因为这会触动他回想起许许多多往昔的旧事……"

她苦恼地坐着听尼古拉乌斯讲述，默默地看着他的脸。他的脸晒得很黑，由于沉重的劳动，手变得粗糙了——他带着微笑说，现在他毕竟还得学习把着犁耕地和使用各种镰刀。夜里克里斯丁在客栈里睡不着，一等晨祷的钟声响起来，急忙走到礼拜堂里。但修士们分前后几排站着，她仅能看清少数几个人的脸，她的两个儿子不在其中。

第二天她同一个预备修士一起在修道院的花园里漫步，预备修士在那里当园丁，指给她看这个花园里许多闻名的稀有植

物和树木。当他们在花园里慢慢地行走的时候，乌云消散了，露出了太阳，芹菜、葱和百里香散出芬芳的香味，种在花圃角落里的一丛丛黄百合和浅蓝耧斗菜上满沾着沉重的雨点，闪闪发亮。这时她的两个儿子走近过来。他们是从一幢石头房子的小拱门中一起走出来的。克里斯丁一看见两个穿着浅色衣服的高高的修士沿着苹果树中间的小径向她走来，她感到无限的幸福。

一般地说，他们相互之间谈得并不多。卑尔哥夫几乎一直默不作声。现在他完全长大了，他成了个体格魁梧的勇士。长期的睽离仿佛使克里斯丁的目光变得锐利了——这时她才彻底明白，她的这个儿子在身体不断长大，成为一个高大有力的男子的时候，在他内在的洞察力不断提高的时候，感到自己将双目失明，他忍受了多么巨大的痛苦，而且还要忍受多么巨大的痛苦……

卑尔哥夫问起自己的奶妈。克里斯丁告诉他，弗丽达嫁人了。

"愿主保佑她，"修士说。"她是个很好的女人，对我来说，她是个善良而忠诚的奶妈，就象母亲一样。"

"是的……我觉得，她比我更象你的母亲，"克里斯丁苦恼地说。"在你年轻时遭受的严峻考验中，我给予你母爱的安慰太少了。"

卑尔哥夫低声回答：

"我感谢主，因为人类的敌人没有能够使我采取不配做一个男子汉的行为，哪怕是用母爱的诱惑，虽然我清楚地感觉到你的母爱。不过我看到，即使没有这方面的事情，你的负担已经过于沉重了。而我在这里，除了主以外，还有尼古拉乌斯帮助我，在我受到诱惑的时候，他每一次都来拯救我……"

接下去他们再也没有谈这方面的事情，也没有谈自己在修道院里的生活，以及自己的不良行为怎样引起了人们的恶感。不过，弟兄俩听到母亲打算进莱因修道院，看样子非常高兴。

克里斯丁晨祷后走过寝室，看见修女们穿着从不脱去的连衫裙，成对地躺在干草垫上的被窝里，她心里想，她同这些从年轻时代起就只知道侍奉天主的女人是多么的不同。尘世的浮华象是一个主人，你只消有一次屈服于他的权力，就无法轻易地从他那里脱逃。当然，她本来就不想逃避尘世的浮华，她不过是被赶出来的，象一个干了一辈子活的女佣人，被冷酷的主人赶出门外。现在她被收留在这里，象一个老仆人，被有恻隐之心的主人收留着，主人给他住处和食物，出于善心不让这个衰颓孤独的老人做很多工作……

有屋檐的游廊从修女们的寝室通向织布间。克里斯丁独自坐在那里纺线。莱因修道院以种植亚麻闻名，夏天和冬天所有的修女和预备修女都到亚麻地里去干活的日子，在修道院里几乎被看作节日。特别是她们拔亚麻的日子。把亚麻拔下来，纺线，织成麻布，缝制教士穿的衣服——这是工作时间修女们的主要工作。这里谁也不抄写经卷和装帧书籍，象奥斯陆的修女们在哥托尔姆之女格鲁阿夫人领导下熟练地进行的那样。连用丝线和金线刺绣的技术，这里也不大训练。

过了一段时间，克里斯丁高兴地听到修道院院子里响起的喧哗声。几个预备修女走到厨房里，给仆人们准备食物。修女们自己如果不生病，不做完晚弥撒是从来也不吃不喝的。如果修道院里有病人，那么一点钟响后，克里斯丁就到病人的房间里去接替阿加塔修女或这时在那里侍候病人的其他修女。可怜

的图丽德修女是经常生病躺在那里的。

不久就到了克里斯丁感到高兴的在食堂里作早祈祷的时刻，这是在三点钟的祈祷和给修道院的仆人们作的弥撒之后。克里斯丁每天对这种隆重的仪式同样地感到高兴。食堂设在一幢用原木垒成的屋子里，不过这屋子布置得十分华丽，修道院里所有的妇女都在一起用餐——修女们坐在上首的桌子旁边，那里由女院长坐首席，除克里斯丁以外，还有三个年老的俗家妇女，她们象克里斯丁一样，也是在修道院里寄居的。预备修女们的座位在下首。祈祷结束后，端来食物和饮料，大家保持肃静，默不作声地吃着、喝着。经常有一个修女诵读圣书，克里斯丁心里想，如果世界上的人们都能这样安静地吃东西，那么他们就会更清楚地懂得，食物和饮料是主的恩赐，他们就会对待自己的亲友更好些，较少地去考虑为自己和自己的亲人聚敛财物。不过她过去给一群大喊大叫的、胡闹的男子汉准备饭食时，她自己也不是这样想的，那时候饭桌下常有几条狗吧哒着嘴把脑袋凑上来，有时得到几根骨头，有时被一脚踢开——这要看她的儿子们的心情而定。

修道院里不经常来客人。只是偶尔有一条船带着贵族庄园里的人们停靠到海湾岸边，搀着孩子的妇女、男人和年轻小伙子上山到莱因修道院来探望住在修道院里的某个亲戚。到这里来的还有修道院庄园和岛上的办事人员，有时还有从泰乌特拉修道院派来的使者。节日的庆祝活动特别隆重——在圣母礼拜日、基督圣体节和使徒圣安得烈日，海湾两岸附近各教区的人们都汇集到修道院的礼拜堂里。而在平常的日子，来做弥撒的只是住在附近的修道院的佃户和佣工。他们还坐不满整个宽敞

的礼拜堂。

到这里来的还有贫苦的乞丐，在作安灵弥撒的日子，他们能得到根据富人的遗嘱施舍的啤酒和食物。一般地说，他们几乎每天都到莱因修道院来，坐在厨房的墙外吃东西，喊住走到院子里的修女，向她们诉说自己的苦难和病痛。病人、残废者和麻风病患者来了一批又一批。患麻风病的特别多，据拉根希德夫人说，沿海地区一直是这样的。分成农民经常来请求给予他们各种优惠，以及推迟付款日期。这些人也常常讲述自己的苦楚和困难。这些人越是可怜和不幸，就越爽直和无所顾忌地向修女们讲述自己的事情，同时他们很喜欢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别人，说起话来甜言蜜语。修女们在休息的时刻和在织布间工作的时候，常常谈论这些人的生活，这也毫不奇怪。图丽德修女有一回甚至对克里斯丁说，在修道院会议讨论买卖事宜和类似的事情时，修女们的谈话经常转到当事人的闲是闲非上去。克里斯丁从修女们的言谈中明白，她们谈论的一切事情就是从这些人口中听来的，她们还从到山下谷地里来的预备修士们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不管这些人是在夸耀自己，还是在说自己邻居的坏话，修女们都同样地相信。于是克里斯丁懊恨地回想起她曾经听到一些放肆的预备修士、甚至游方求乞的阿伦格林修士管女修道院叫谣言窠，他们责备修女们热中于听各种谣言和下流话。甚至那些自己到修道院来向拉根希德夫人或者向引起谈话兴趣的修女们闲聊的人，也责备修女们相互之间常常谈论她们已经脱离的红尘世界的种种恩怨。克里斯丁觉得这有点象是说修女们生活自由自在的无稽之谈——在修女们聚集在食堂里第一次隆重地接受食物之前，她们自己还饿着肚子，彻夜不眠地祈祷、工作，而把好吃的食物和早餐不止一次地施舍给

这些人，而这些人却反而散布这些无稽之谈。

这样，克里斯丁在自己剃度以前一直非常尊敬地侍候着修女们。她心里想，看来她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修女——在这方面，她只是白白浪费自己的精力去凝神修心和虔诚信仰，不过她还是恳求主仁慈，竭力做到恭顺和意志坚定。

这是在一三四九年夏末。克里斯丁在莱因修道院里已经住了两年，到圣诞节她要剃度为修女。她听到一个愉快的消息：尤汉涅斯院长到莱因修道院来参加她隆重的剃度仪式的时候，她的两个儿子将陪同院长一起来。卑尔哥夫修士听到母亲的打算后说：

"我的梦快实现了——今年我两次做梦，我们两人将在圣诞节以前同她见面——不过实际上不可能象我梦中所见那样，因为在梦中我是亲眼看见她的。"

尼古拉乌斯修士也非常高兴。不过同时克里斯丁还听到一些关于他的令人不安的消息。他对斯坦因克的几个农民使用了暴力。这些农民在捕鱼权方面同修道院发生争讼，有一天夜里，修士们在修道院花园的荒地上看到他们手里拿着鲑鱼，尼古拉乌斯修士把其中的一个农民揍了一顿，把另一个农民扔进河里，还严重地破了戒，出口伤人。

7

过了几天，克里斯丁同其他几个修女和预备修女到松树林里去采集制造绿色染料的木地衣。这种木地衣很稀少，主要生长在被风刮倒的树木和干树枝上。妇女们在树林里很快就分散了，在浓雾中彼此看不见影踪。

一连好几天以来都是这样奇怪的天气——无风、有浓雾；雾有时虽然在谷地上空弥散开来，但海边和山上仍旧保持着它灰蓝色的古怪阴影。有时雾气变成蒙蒙细雨，有时天气渐渐放晴，太阳在一团团雾气中露出一个白色的斑点。但气候一直非常闷热——在这里海湾边上，尤其在圣母诞生节前两天，这是异乎寻常的。因此人们都在纷纷议论天气，大家都感到惊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在这潮湿燠热的气候中，克里斯丁浑身热汗淋漓，一想到她所听到的关于诺克维的消息，她简直喘不过气来。她走出树林，走到路边的栅栏前面，这条路是通向海边去的。她站在那里，从栅栏上刮下作染料用的苔藓。这时在浓雾中出现了艾里夫神父的身影，他骑着马向修道院的方向走去。他勒住马，说了几句关于天气的话，他们渐渐交谈起来。克里斯丁问神父关于诺克维的事情是否了解到什么消息，不过她明知这是多问的。艾里夫神父一贯装出对泰乌特拉修道院的内部事务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

"据我看来，克里斯丁，你不用担心由于这件事情他冬天不能到这里来。"神父说。"你担心的大概就是这一点吧？"

"我担心的还不止这一点呢，艾里夫神父，我怕诺克维完全不适宜当修士。"

"你认为自己有权判断这类事情吗？"神父皱紧眉头问。

接着他跳下马背，把马系好，翻过栅栏，用试探的目光注视着克里斯丁。克里斯丁说：

"我担心诺克维对服从修士会的戒律感到困难，他进修道院的时候还这样年轻！他不知道他放弃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的性格。他在不断成长的那些年中发生的一切事情——丧失父

承遗产的继承权、父母亲之间的长期不睦，以至于最终导致埃尔伦去世，——是他厌弃红尘的原因。但我没有看到他由于这一点而变得虔信天主……”

“你果真没有看到吗？服从修士会的戒律，对尼古拉乌斯来说确实同其他任何一个善良的修士一样困难。他的性格是热情的，而且本人还很年轻，也许甚至太年轻了，因为在他还没有明白世界是一个严峻的导师——象任何一个主人，任何一个暴虐的主人一样的严峻导师以前，他就离开了红尘世界。这一点你自己大概也能体会到的，我的姐妹……”

“如果诺克维确实多半是为了弟弟，不是出于对主的敬爱而进修道院的，那么照我看来，由于他为了自己的弟弟而接受十字架，主也会嘉奖他。据我知道，诺克维从小就敬仰和热爱圣母马利亚，圣母将来会使他懂得，她的儿子到这里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是要成为他的弟兄，为他而背十字架……”

“别……”马把脑袋伸到神父胸口，神父拍拍它，仿佛自言自语地说：“从很小的时候起，我的尼古拉乌斯就比其他人更善于爱人和为人受苦——我觉得，他完全适合当修士。”

“好吧，克里斯丁，”他转向克里斯丁说：“你在自己一生中看来已经见识过相当多的事情，因此能够更加坚定地把期望寄托在万能的主身上。难道你还不明白，主保护着每一个人的灵魂，直到这灵魂自己背弃他为止？你是一个在晚年还保持着孩子般轻信的女人，难道你没有看到主的惩罚吗？由于你为了满足自己的肉欲和傲气，走上了主禁止自己的儿女走的道路，现在你不是尝到了痛苦和屈辱吗？当孩子走到你禁止他们走近的锅子前面，把手伸到滚热的锅子里，从而烫痛了手，或者当他们走到你严禁他们走去的薄冰上，由于脚下的冰破裂而掉入水中的

时候，难道你不想说这是你对自己孩子的惩罚吗？当你脚下的薄冰破裂的时候，你每一次放开主向你伸出的手而掉入水中的时候，只要你向主呼吁，你每一次都能从深渊里得救，这难道你还不明白吗？你尘世的父亲，尽管你竭力反对他，以自己的任性反对他的安排，然而当你尝到由于你不服从他而结出的苦果的时候，他对你的爱不是你最大的安慰和支持吗？

"我的姐妹，难道你还不明白，当你向主祈祷的时候，尽管你不是全心全意地祈祷，只是装装样子，他不是每一次都帮助你吗？他赐给你的不是比你所要求的多得多吗？你爱主正象你爱自己的父亲。尽管不象你爱自己的愿望那样强烈，但毕竟还是很爱的，因此，你每一次同他分离的时候，想必也很悲痛。因此，由于主的恩惠，从被你固执的愿望播种的、你不得不自食其果的一切罪恶中，也生长出善的根苗……

"你的几个儿子……其中两个还是纯洁的孩子的时候，主就接受了他们。对他们你不用担心。其余的几个都很好——虽然，也许不象你所期望的那样。劳伦斯对你的想法，大概也是这样的……

"至于你的丈夫，克里斯丁……愿主保佑他的灵魂——我知道你在自己内心一直在责备丈夫的无所用心和无忧无虑。照我看来，象你这样高傲的女人，回想起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勾引你走上耻辱、背叛和谋杀的道路，如果你哪怕有一次看到这个人是经过冷静考虑才这样做的，一定会感到格外的痛苦。我几乎觉得，不管在愤怒和苦难中还是在热恋的时候，你的忠诚能够帮助你保住埃尔伦，直到你生命的终结。在同你无关的一切事情中，对于他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过眼就忘。愿主保佑埃尔伦。我担心他永远不知道真正悔恨自己的罪孽，不过他对

你犯下的罪，克里斯丁，你丈夫还是悔恨的，并且为此而感到痛心。我们希望，这一点能使埃尔伦死后抵消自己的罪孽。”

克里斯丁默默地站着，艾里夫神父也无话可说。他解下缰绳说：“祝你平安，”就骑上马背离开了。

稍过一会儿，克里斯丁回到修道院里，在大门口碰到英格丽德修女。英格丽德告诉她说，她的一个儿子来探望她。他叫斯库累，现在坐在会客室里。

斯库累正在同自己的几个划手闲谈，一看见母亲走进门口，马上直跳起来。啊，她从这敏捷的动作，从宽阔的肩膀上高高地伸出的小脑袋，从长手长脚的匀称的身躯，就认出了自己的孩子。她喜溢眉梢，走到儿子面前，可是却木然不动地站着。一看见儿子的脸，她就憋得喘不过气来……啊，谁把她漂亮的儿子弄得这样难看！……

斯库累的上嘴唇完全翻起来了，它大概挨了一拳，被打得裂开了，后来虽然愈合，但变得扁平，宽阔而丑陋，留下一条白晃晃的疤痕。他的嘴因此而有点歪斜，仿佛经常带着鄙夷的冷笑。他的鼻骨被打断了，愈合后也有点歪斜。他说起话来带一点嘘嘘声——他缺少了一颗门牙，另外一颗门牙发黑蛀坏了。

在母亲的目光注视下，斯库累的脸红了。

“妈妈，你难道不认识我了？”他微微一笑，用一个手指摸了摸嘴唇——大概他完全不是想用这种动作指出自己的缺陷，而纯粹是出于偶然。

“我的孩子，我们分别的时间还不算长久，你母亲怎么会不认识你呢，”克里斯丁坦然带着笑容，平静地回答。

埃尔伦之子斯库累是两天前乘轻舟从卑尔根到尼达洛斯来的，带着艾尔林之子比亚尔纳给大主教和行政长官的信件。稍后，下午母子两人在花园里的白蜡树下散步，这时他们才能够面对面单独谈话。斯库累把他们弟兄几人的近况告诉母亲。

劳伦斯还在冰岛。母亲甚至不知道他到冰岛去了。怎么不是，斯库累去年冬天在奥斯陆的贵族会议上碰见过弟弟。他是同哈瓦尔德之子耶美特一起到那里去的。这孩子一直想到世界各地去逛逛，看看异国风光，因此他受雇于斯科耳霍特的主教，跟主教一起去了……

斯库累本人也同比亚尔纳大人一起去过瑞典，后来又同俄罗斯人打过仗。母亲默默地摇摇头——这些情况她也不知道！斯库累笑嘻嘻地说，他在那里很高兴，他终于看到了过去父亲常常讲述的老相识——卡累利人、英格人、俄罗斯人。不，这个彩，这个光荣的伤疤不是在战争中得到的，而是在打架时得到的。斯库累微微一笑。不过使他挂彩的那个小伙子，永远不会再睁开眼睛了。总而言之，斯库累没有多大兴趣讲述打架和打仗的详细情节。眼下他是比亚尔纳大人在卑尔根的骑兵队长。比亚尔纳骑士答应帮助他取回被国王没收的埃尔伦在奥尔克谷地的部分采地。但克里斯丁看到，斯库累一谈起这一点，他的铁灰色的大眼睛奇怪地变得暗淡了。

“你认为，对这种许诺不值得过于相信吗？”母亲问。

“不！”斯库累摇摇头。“这几天内就要写文契了。我在比亚尔纳大人手下办事以来，他答应过的事情决不食言。他管我叫亲戚和朋友。我在他那里的地位，大致相当于乌耳夫在我们庄园里的地位。”他笑了。他那张变丑的脸笑起来并不好看。

但斯库累现在完全长大成人后，从他的体型上看，他是个

最英俊的男子。他身上穿着时式的服装，裤子紧箍在身上，窄窄的短上衣仅遮住一半屁股，前面从上到下都是小小的铜纽扣。这衣服大胆地衬托出他柔韧而匀称的身体轮廓，几乎到不大雅观的程度。“他仿佛只穿着贴身内衣，”母亲心里想。不过他的前额和一双美丽的眼睛仍保持着原来的样子。

“你心里好象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斯库累，”最后母亲放大胆子说。

“没有，没有，没有！……这都是由于气候，”他打起精神来回答。

在蒙蒙的雾气中映出一片奇怪的通红的晚霞，却看不见落日的影子。礼拜堂耸立在花园的树丛之上，是那样的离奇、阴沉，在一摊凝结的血泊似的通红的雾气中若隐若现。斯库累说，由于没有风，他们只得沿着整个海湾划行。接着他抖了抖衣服，重新讲述他们弟兄几人的情况。

今年春天他奉比亚尔纳大人之命到南方去过，因此他能把伊瓦尔和盖乌提的近况告诉母亲。他遍历全国，翻过沃格河边的山岭，向西回到家里。伊瓦尔的日子过得很好。他在洛根赫姆庄园生了两个儿子，取名埃尔伦和加玛耳，都是很漂亮的孩子。

“在约栾寨庄园，我刚好碰上洗礼宴……不错，尤弗丽德和盖乌提认为，既然你已经脱离红尘，他们就可以让小女孩继承你的名字了。尤弗丽德因为有你这样的婆婆而觉得很了不起……看你也笑了，你放心吧，现在你们两人再不必住在一幢房子里以后，尤弗丽德明白，她谈起自己的婆婆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的时候，是很光彩的。我把自己最好的镶宝石的金戒指送给了盖乌提之女克里斯丁。她的一双眼睛非常美丽，她多半

象你……”

克里斯丁忧伤地笑了笑。

“我的斯库累，也许你马上就要我相信，我的儿子都把我看作是杰出的、不同寻常的人，老年人通常只是在进入坟墓的时候，才会这样。”

“别这样说，妈妈！”儿子异常热情地大声说。接着他又笑了笑：“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弟兄几人在你第一次给我们穿裤子的时候就认为你是个最杰出的、最慷慨大度的人，不过你有时过于用力地把我们压在你的翅膀下面，而我们作为回答，在飞出鸟窠以前，也许也过于用力地拍起我们自己的翅膀……但你过去说在我们弟兄几人中只有盖乌提是天生的领袖，这确实是对的，”他一面说，一面放声大笑。

“别笑我，斯库累，”克里斯丁请求说。儿子看到母亲的脸红了，显得年轻而温柔。

可是他却笑得更响了。

“这话是对的，妈妈，约栾寨庄园的埃尔伦之子盖乌提成了北方的那几个谷地中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他因抢亲而大大地出名了。”斯库累纵声大笑，笑容使他毁伤的嘴巴显得很难看。“关于这件事情甚至编成了曲子。是的，是的，现在大家都在唱，盖乌提手执宝剑和钢刀抢走了姑娘，在古墓上同姑娘的亲族大战三天。在曲子中还这样赞扬盖乌提，说西哥尔德大人在顺德村设宴，用金银替亲戚进行调解。这一切都是编出来的，不过看来也无伤大雅。全区甚至区外的人们都对盖乌提唯命是从，而盖乌提对尤弗丽德唯命是从……”

克里斯丁忧伤地笑着，摇摇头。现在她看着斯库累的时候，她的脸显得十分年轻。现在她觉得斯库累最象父亲。在这个脸

部毁伤的年轻军人身上，最充分地体现出埃尔伦豪迈的乐观精神。至于他这样年轻就为自己的命运负起责任，这使他变得更加坚定和更加冷静，因此母亲也就感到非常放心。艾里夫神父刚才说的话在她头脑中记忆犹新，她忽然明白，尽管她过去常常为自己的几个行为轻率的儿子担心，尽管她过去由于这种难以忍受的恐惧常常把他们严严地看管着，但如果他们变得俯首帖耳，胆小怯懦，那么她就会对自己的儿子大为不满。

她不断地讯问关于孙儿，关于小埃尔伦的情况，可是斯库累大概对他没有特别注意。是的，他长得很漂亮，身体健康，习惯于在一切事情上都受人纵容。

透过雾气，不祥的、通红的晚霞暗淡了，黑暗渐渐袭来。礼拜堂的钟声响起来了。克里斯丁和儿子站起身来。斯库累抓住她的手。

“妈妈，”他低声说。“你还记得有一次我动手打伤了你吗？我在愤怒中把击球的木棒随手一扔，它直接打在你的眉心，你还记得吗？妈妈，趁我们俩单独在这里，请你对我说，你完全原谅了我。”

克里斯丁长叹一声——是的，她回想起来了。那时候她吩咐这一对孪生子到牧场去做什么事情，可是后来，她走到院子里，看见一匹驮载货物的马已经备上马鞍子，在那里吃草，而她的两个儿子却跑来跑去追赶着击球，她严厉地训斥他们，斯库累怒气冲冲地把击球的棒扔掉……克里斯丁特别清楚地记得，那时她在庄园里进进出出，而她的眼睑肿得几乎睁不开眼睛。弟兄几人一忽儿看看她，一忽儿看看斯库累，象躲避瘟神那样避开这个孩子。诺克维狠狠地揍了他一顿。斯库累有时走来走去，有时坐下来，装出一副严肃的、满不在乎的样子，掩

詛着自己的执拗脾气和心中的羞愧。晚上克里斯丁在黑暗中脱衣服，斯库累悄悄地走到她身边，一句话也不说，抓住她的手吻了一下。克里斯丁拍拍他的肩膀，他就用双手搂住母亲的脖子，把脸颊贴在她的脸颊上——她感觉到孩子冰凉的、柔软的，仍然还是圆鼓鼓的脸颊，——他毕竟还是个孩子啊，这血气方刚，桀骜不驯的少年……

"我原谅了你，斯库累，完完全全地原谅了你。主可以作证，我无法向你说明我是怎样完完全全地原谅了你，我的孩子！"

她站了一会儿，把一只手搁在儿子的肩膀上。于是斯库累抓住母亲的手，紧紧地握着，握得她叫喊了一声，接着，象多年以前一样，满怀着深切的柔情和羞怯，扑在母亲怀里。

"你怎么啦，我的孩子？"母亲害怕地低声说。

在黑暗中她感觉到斯库累摇了摇头。后来斯库累放开了她，他们一起走到礼拜堂里去。

在做弥撒的时候克里斯丁忽然想起，她把双目失明的奥珊夫人的斗篷遗忘在神父住的那幢房子前面的长凳上——早晨她们在那里坐过一会儿。因此祈祷结束以后她就去拿斗篷。

在拱门边，艾里夫神父站着，手里拿着一盏灯，在他旁边的是斯库累。

"我们在码头上靠岸的时候，他就死了，"她听到斯库累说话的声音，这声音中带着他平时不常有的完全绝望的语气。

"谁死了？"

一看见她，两个男人都吓了一大跳。

"我的一个伙伴，"斯库累低声回答。

克里斯丁把目光从一个人身上移到了另外一个人身上。在

微弱的灯光下她看清了他们的脸色，这样的呆滞和紧张，她不由得轻轻地惊呼起来。神父咬住下嘴唇——克里斯丁看到他的下巴在微微颤抖。

“我的孩子，还是把一切情况都告诉你母亲吧。我们大家都必须作好准备，来经受眼下主也给予我国人民的严峻考验……”

可是斯库累只是哼叫了一声，他什么也没回答。于是神父又说：

“在卑尔根发生了瘟疫，克里斯丁……据说是在全世界猖獗的那种黑水病……”

“是鼠疫吗？……”克里斯丁低声说。

“如果我告诉你，我到卑尔根去的时候看到了那里发生的情况，有什么好处呢？”斯库累说。“要不是自己亲眼目睹，简直无法想象。比亚尔纳大人起初想采取严厉的措施，在圣约翰修道院四周的庄园里，哪里发生灾情，就在哪里把它扑灭。他甚至想用武装力量封锁整个诺尔德涅斯海岬，不顾圣米哈依修道院的修士们威胁要把他革出教门……那时候来了一艘带有鼠疫病菌的英国船，比亚尔纳大人不准他们卸货，也不准他们上岸。这艘船上的人全部死光了，于是他下令把船沉入海底。但有些货物已经被搬上了岸，况且有些市民在夜里悄悄地从船上偷去不少东西。圣约翰修道院的修士们要求对临死的人作最后一次祝福……这样，在城里开始流行疫病以后，我们明白，一切都已经无济于事……眼下整个城里除了那些搬运尸体的人以外，已经没有一个活人——能逃的都从城里逃出去了，可是鼠疫还在追逐他们……”

“啊，主耶稣基督！”

“妈妈，你还记得那一年在我们西尔的家中发生旅鼠的疫病

吗？你还记得吗，旅鼠成批成批地塞满所有的大路和小路，然后在每一棵灌木下倒毙，腐烂，把臭气和传染病菌散布在所有的河流和水井里……”斯库累攥紧拳头。母亲吓了一跳。

“主啊，宽恕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吧……感谢主和圣母马利亚，总算把你送到了我们这里，我的斯库累……”

斯库累在黑暗中把牙齿咬得格格地响。

“我和我手下的那些人在扬起船帆驶向沃根湾的那个早晨，也曾经这样说过。当我们来到北方，到达莫耳乔松海峡的时候，我们船上第一个人得了病。他死后，我们在他脚上缚了块石头，在他胸口缝了个十字架，答应到尼达洛斯以后给他作安灵弥撒，就把尸体丢入大海……主会宽恕我们这样做的！对以后的两个人，我们靠了岸，给他们作了最后一次祝福，并且买棺成殓——自己的命运是无法逃避的。当我们用木桨划进江里的时候，第四个人死去了，第五个是在今天夜里……”

“你一定得回到城里去吗？”过了一会儿母亲问。“你不能留在这里吗？”

斯库累闷闷不乐地笑了笑，摇摇头说：

“啊，我想，我们反正不久就要到我们应该去的地方去。白白地恐惧有什么意思呢？胆怯——这意味着一个人一半已经死去了。妈妈，要是我能活到象你一样的年纪就好了！”

“我们不知道，那些年纪轻轻就死去的人，能少受哪些灾难，”母亲低声说。

“别说了，妈妈！你还记得你自己二十三岁的那个时候吗？你愿意失去从那时以后所过的那些岁月吗？……”

两星期以后，克里斯丁初次看见了鼠疫病人。关于尼达洛

斯流行黑水病并且已经传布到附近教区的消息，也传到了里萨。不知道疫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布的，因为人们多半都待在自己家里，每一个人在路上看见陌生的行路人，就远远地躲进树林里去。谁也不让陌生人进门。

有一次修道院里来了两个渔夫。他们用船帆抬来一个人。他们黎明时走下自己的小船，在码头旁边碰上了另外一只船，船底躺着这个失去知觉的小伙子。他仅能把自己的小船系住，但已经没有气力从船里爬出来了。这小伙子就出生和居住在修道院附近，不过他家里的人已经离开了谷地。

这个濒死的人躺在院子里绿草地上铺着的潮湿船帆上。两个渔夫站在稍远的地方同艾里夫神父讲话。预备修女和使女们躲在屋子里，修女们缩成一团，站在修道院会议屋子的大门边——一群吓得瑟瑟发抖的绝望的老太婆。

这时拉根希德夫人走上前去。她是一个身材不高的瘦瘦的老太婆，有一张宽阔的扁平的脸，象纽扣一样圆圆的、通红的小鼻子。她的一双浅褐色的大眼睛和发红的眼睑一直眼泪汪汪。

"In nomine patris et filii et spiritus sancti,"①她用清亮的声音说，接着喘了口气，又补充了一句："把他抬到朝圣者接待所去……"

修女中年纪最大的阿加塔修女把其余的人向两边推开，自动跟着女院长和抬病人的男人们走去。

夜里，克里斯丁到那里去，并且把她在储藏室里调制的药送去，阿加塔修女问她，怕不怕待在这里照看炉子里的火。

克里斯丁觉得自己已经受过足够的锻炼——她不止一次面

① 拉丁文："奉父子圣灵的名。"

对过生产和死亡，她还看到过比这更惨的景象。她竭力回想自己一生中看见过的最凄惨的事情……病人直挺挺地坐着，因为他每次咳嗽咳出的带血的痰憋得他喘不过气来。阿加塔修女仿佛把他挂在吊带上，这吊带横束在他蜡黄的、羸瘦的、长着褐毛的胸部。他的脑袋向前倒挂着，脸色灰白中带点铁青，他不断地打着寒噤。阿加塔修女镇静地坐着念祈祷文。当病人又一次咳嗽发作时，她站起来，用一只手搂住他的脑袋，另一只手把一只碗凑在他嘴边。病人痛得哼叫着，可怕地翻着白眼，最后从喉咙里伸出长长的发黑的舌头，他的临死前的叫喊变成了凄楚的呻吟。修女把碗里的痰倒入炉火中，克里斯丁往炉子里加了些树枝，潮湿的桧树枝起初使房间里充满了刺鼻的黄烟，后来熊熊地燃烧起来。克里斯丁在火光中看见阿加塔修女在整理病人脊背下面的垫子和羽毛褥子，用醋水给他擦脸和棕黄色的、干裂的嘴唇，把一条已经弄脏的毯子盖在他身上。

"马上就要死了，"她对克里斯丁说，"他的身体完全冰冷了，而以前象火一样热。艾里夫神父已经在准备把他送走。"后来阿加塔修女在病人身边坐下，吐出含在嘴里的菖蒲根，重新开始念祈祷文。

克里斯丁试图克服她心中感到的极端恐惧。她曾经看见过死得更惨的人……但毫无办法，因为这是鼠疫，是主由于人们心中暗暗怀着残忍心而降下的惩罚，这种残忍心只有无所不知的主一个人知晓……她感到头晕，仿佛在海浪上颠簸似的。她觉得，她过去经常考虑的那些痛苦和恶毒的念头一个一个地堆积起来，象巨大的海浪在千万个小波浪中涌起来，化作无力的挣扎和哀号："主啊，救救我们吧，我们快死了……"

艾里夫神父深夜走来。他严厉地责备阿加塔修女，由于她

不听神父的劝告，没有把在醋水中浸过的麻布头巾包住嘴巴和鼻子。阿加塔修女喃喃地抱怨说，这没有用。不过她和克里斯丁毕竟还是照神父所说的那样办。

神父的镇定、坚决的态度使克里斯丁增加了勇气，也许，只不过是使她感到羞愧。她放大了胆从桧树枝的烟雾中走出来，帮助阿加塔修女。烟雾不能驱除病房中窒人的气味——大小便、血、酸汗，还有病人嘴里呼出的臭气混合在一起的气味。克里斯丁回想起斯库累所说的关于一大堆倒毙的旅鼠的话。她又产生了想逃跑的强烈愿望，虽然她知道，从这里跑出去也没有地方可去。不过她只消有一次战胜了自己，接触到濒死的人的身体，最可怕的恐惧心就过去了，于是她尽自己的能力帮助阿加塔修女，直到病人咽气为止。最后，病人的脸完全发黑了。

修女们手持圣器、十字架和燃烧的蜡烛在礼拜堂和修道院的小山冈周围列队游行。教区里所有能够站起来的人都参加她们的队伍。可是过了两天，在斯特辽缅附近死去一个女人，接着，鼠疫就在全区所有的庄园里一下子蔓延开来。

在这个充满死亡、恐惧和不幸的世界上，人们似乎失去了时间的概念。如果按日子计算，那么实际上只过了几星期，可是鼠疫和死神肆无忌惮地在地面上横行以前的那个世界，已经完全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正象顺风把我们带入开阔的大海后海岸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一样。仿佛没有一个人还能记得，曾经有过一个时候，生命和日常劳动是我们唯一可靠和亲近的东西，而死亡是遥远的。人们无法想象，如果他们不是全部死光的话，什么时候一切才能重新恢复正常。

“我们大概都会死去，”带着失去母亲的年幼孩子到修道院

里来的男人们说。有些人说话的语气平静而忧郁，有些人泪流满面，怨天尤人。他们请神父去给濒死的人祈祷的时候这样说，把尸体抬到下面山坡上的教区礼拜堂里或修道院礼拜堂旁边的墓地上去埋葬的时候，也这样说。他们经常不得不亲自挖掘墓穴，因为那些还有劳动力的预备修士都被艾里夫神父派到修道院的田地里去收割庄稼了。艾里夫神父在全教区巡视，到处劝导人们收割庄稼，相互帮助照看牲口，免得人们死于将来可能会继鼠疫而来的饥馑。

莱因修道院的修女们对这种考验起初带着一种不知所措的安静。她们享用着修道院会议房子里的一切舒适设备，在砖砌的大炉子里日日夜夜地烧着火，吃饭、睡觉都在那里。艾里夫神父建议在修道院所有的屋子和宿舍里，凡是有炉子的，都燃起熊熊大火，可是修女们却害怕火——她们多次听到老修女们讲述三十年前发生的火灾。由于常常有乞求食物和帮助的陌生孩子到修道院里来，作息时间都被打乱了，修女们的许多职责也都搅乱了。还把病人抬到修道院里来——多半是富人，他们付得起在修道院里殡葬和作安灵弥撒的费用，另外还有完全赤贫的和孤寡的人。中等人家一般都待在自己家里生病和死亡。有些庄园里已经死得一个人也不剩。不过修女们还竭力遵守着祈祷的时刻。

修女中第一个得病的是英加修女。她是一个年纪同克里斯丁相仿的妇女——已经将近五十岁，但仍旧非常害怕死亡，看到和听到死就感到恐惧。她在礼拜堂里做弥撒的时候突然觉得身子发冷，她浑身颤栗着，牙齿打着战，在地板上匍匐，泪流满面地央求和祈祷主和圣母马利亚宽恕她的生命……不久她就躺倒了，由于发高烧而浑身打颤，痛得蜷缩着身子，皮肤里渗

出带血的汗。克里斯丁心中充满了恐惧——轮到她生病的时候，她大概也要经受这种可怕的状态。问题不在于不可避免的死，而在于死于鼠疫会使人感到这种剧烈的恐惧。

后来拉根希德夫人自己也得病了。克里斯丁本来有点奇怪，怎么会选这个女人担任女院长的高职。她是个文静的、有点爱唠叨的老太婆，学识并不渊博，而且看来也没有什么特出的精神天赋。可是当死神把手按在她身上的时候，她表现出真正不愧为基督的侍女。鼠疫在她身上是从出现脓肿开始的。但她一次也不准她的教女们袒露出她衰老的身体。最后她的胳肢窝下面出现了一个象苹果一样大的肿块，下巴下面也出现了几处脓肿。这些脓肿很硬，象血一样红，后来变黑了。拉根希德夫人忍受着难以忍受的苦楚，在高烧中备受痛苦，但每一次清醒过来，就静静地躺着，体现出神圣的耐心。她喘着气，请求主宽恕自己的罪，然后充满热情地为自己的修道院，为自己的教女，为所有患病的和愁苦的人，为所有即将离开人世的人的灵魂得救而进行祈祷。甚至艾里夫神父在最后一次给她进行涂油仪式时也流下了眼泪，而在这以前，在这一切不幸之中，他的坚定和百折不挠确实是令人惊讶的。拉根希德夫人已经不止一次把自己的灵魂交托给主，祈求主把修女们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忽然她身上的脓肿开始破裂了。这就使她起死回生。结果人们不止一次地看到，从脓肿开始的鼠疫，往往能够痊愈，而伴随着咯血的鼠疫则必死无疑。

女院长的痊愈，以及修女们亲眼目睹并不是所有患鼠疫的人都会死去，使她们的精神振作起来。现在她们必须亲自挤牛奶，打扫畜栏，自己做饭，还得把桧树枝和新鲜的针叶拖回来熏屋子——每个人碰到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工作。她们尽自己的

能力照料病人，给病人服药——解毒剂和菖蒲根用完以后，他们使用生姜、胡椒、番红花和醋，还喂病人吃牛奶和食物。面包吃完后，她们连夜烘烤。香料用完后，人们只得咀嚼璎珞柏果和松针来预防疫病。修女们一个接一个病倒了，死去了。修道院礼拜堂和教区礼拜堂钟楼里早夜不绝地响着丧钟。在令人压抑的空气中，地面上仍旧弥漫着异乎寻常的浓雾，仿佛雾与鼠疫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有时雾变成雾凇，象冰针一样从天上掉下来，在空中化为霏微的冻雨，飘洒到地上。田野里覆盖着浓霜。接着又是暖洋洋的解冻天气，又起了雾。海鸟的突然消失被人们看作不祥之兆。平时它们总是成千上万地聚集在河汊口——这条小河从海湾流入谷地，象溪水似的在低洼的泛滥地之间奔流，汇入莱因修道院北面的咸水湖中。这海鸟是一下子消失的，代替它们的是不计其数的乌鸦，这些黑色的鸟儿在浓雾中栖息在海岸边的每一块石头上，使空气中充斥着讨厌的哇哇声，而从古未有的大群大群的乌鸦则聚集在大大小小的树林里，带着难听的叫声在这遭难的大地上空飞翔。

克里斯丁有时想起自己的亲人——分散在各地的几个儿子，以及她从未看到过的孙儿女。小埃尔伦长着金发的后脑勺经常在她的眼前摇晃。可是他们是那样的遥远，那样的模糊不清。仿佛这场灾难使所有的人都变得同样地亲近，又是同样地疏远。况且她整天的工作忙得不得了——她习惯于做各种各样的工作，这倒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在她挤牛奶的当儿，经常会突然走来几个她以前从未见过的被抛弃的孩子，她不大想到去问他们是从哪儿来的，他们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只是给他们吃点东西，把他们带到屋子里，带到神父会的大厅里或者别的什么生着炉子的地方，或者把他们安置在寝室里的床铺上。

她非常惊讶地发现，在这个不幸的时期本来每个人更应当日夜不息地进行祈祷，而她却几乎一直没有时间集中心思去祈祷。当她终于能够抽出一点空暇的时候，她在礼拜堂的圣餐罐前面双膝跪下，但只是无声地喘着气，随随便便地喃喃念着《我们的父》和《圣母颂》。克里斯丁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她在渐渐失去这两年来在修道院里养成的修女的习性，重新变得象是昔日的主妇。这都是由于修道院里的人数减少了，修道院里的规章也变得松弛了，女院长身体衰弱，几乎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仍然躺在病床上，而少数几个还活着的、还有工作能力的人，肩膀上就担起了越来越重的担子。

有一次，克里斯丁偶然获悉斯库累仍旧还在尼达洛斯——他手下的所有划手几乎不是死了，便是跑掉了，他招募不到一队新的船员。他身体健康，但却象许多陷于绝望的年轻人一样，开始过放浪的生活。“谁害怕，谁一定会死去，”他们这样说，并且使自己醉生梦死——纵酒、赌博、跳舞、淫佚放荡。在这灾难的年代，甚至良家妇女和名门闺秀也都从家里跑出去，和游女一起在茶楼酒肆同粗野的男人们厮混。

“主啊，宽恕他们吧，”母亲心里想，不过看来她已经非常疲乏，她没有精力再为这件事伤心。

其实在教区里也到处都有罪恶和粗野的事情。虽然一般地说修女们从来不去议论闲是闲非，但有些情况还是传到了修道院里。艾里夫神父不知休息地在全区奔走，探望病人和濒死的人，他有一回也对克里斯丁说，与肉体的疾病相比，那里更需要医治灵魂的疾病。

有一天晚上，他们莱因修道院里还活着的少数几个人在修

道院会议屋子里围炉而坐。一共是四个修女、两个预备修女、一个老马夫、一个半大小子、两个乞食的妇女和几个孩子。他们都紧靠着炉火。女院长躺在上手的长凳上。长凳旁边被火光照亮的墙壁上，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可以看到巨大的耶稣受难像。克里斯丁和图丽德修女坐在女院长的头旁边和脚旁边。

从修女中最后一个人死去计算，已经过了九天，五天来无论修道院里还是附近的人家都没有人死去。据艾里夫神父说，看来鼠疫的势头在整个区内已经减弱了。三个月来，这些聚集在一起的沉默而疲倦的人似乎初次感觉到和平、信任和安静的气氛。老修女玛尔塔·图栾把念珠放在膝上，抓住站在她旁边的一个小姑娘的手。

“啊，你以为怎样？不错，孩子，看来，现在我们确实能够相信，圣母马利亚绝对不会长久地把她仁慈的脸转过去，不看自己的孩子。”

“不，图栾修女，这完全不关圣母马利亚的事，这都是她，是海尔①。只有把一个无罪的人作为牺牲送到墓地门口，她才会带着自己的耙子和掸子②离开我们的教区……明天她将会离开这里很远了。……”

“她说什么？”修女惊恐地问。“呸，玛根希德，你这是异端邪说！该让你吃一顿鞭子……”

“告诉我们，这是怎么一回事，玛根希德，不要害怕，”站在

---

① 海尔——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死神。

② 在挪威的民间创作中，鼠疫通常化身为一个手执耙子和掸子的丑老太婆。她使用耙子的时候，部分居民在疫病流行时能够活下来，如果她使用掸子，可以把整个地区的全部生物一扫而光。在十四世纪，民间经常把鼠疫比作海尔。

她们背后的克里斯丁请求说。她憋得喘不过气来，因为她想起，她在年轻的时候听奥斯希德夫人讲过魔鬼用极端邪恶的可怕建议来诱惑陷入绝望的人们的故事……

傍晚，孩子们在教区礼拜堂附近的树林里游玩，有几个男孩悄悄地走近那里的一个土窖，偷听到在土窖里商量的男人们的谈话。这些男人提到了一个名叫图勒的年幼男孩，他的母亲是住在海岸边的斯坦奴。他们打算今夜拿他去祭鼠疫神，可怕的怪物海尔。孩子们听到后，津津有味地讲开了。他们觉得很了不起，因为他们能引起大人的注意。看来，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哀怜这不幸的图勒——他反正是个被抛弃的孩子，经常在教区里跑来跑去讨饭，但从来不到修道院里来请求帮助。艾里夫神父去找过他的母亲，女院长也派人去过，不管用好言相劝还是严词斥责她都置之不理，或者一走了之，避而不见。她曾经在尼达洛斯沿岸的花街柳巷干过十年营生，后来得了某种恶疾，使她的容貌变得十分可怕，结果她无法重操旧业，以维持生计。于是她回到这儿教区里，住在岸边的小屋里。不过，即使现在，也常有乞丐或流浪汉到她小屋里去同她厮混一两个小时。谁是这个男孩的父亲，连她自己也不知道。

“我们应该到那里去，”克里斯丁说，“就在我们门口把基督徒的灵魂出卖给魔鬼，我们决不能袖手不管。”

修女们抱怨起来。那些都是教区里最十恶不赦的、不信天主的强横汉子，最近以来的灾难和绝望大概已经使他们变成了真正的恶魔。

“要是艾里夫神父在家里就好了，”她们诉说着。在鼠疫流行时期，神父在修道院里的地位变得异常重要，修女们认为他简直什么事情都能做……

克里斯丁完全绝望了。

"那么我一个人去怎么样？院长，请你准许我到那里去吧！"

女院长紧紧地握握她的手，握得她低低地叫喊了一声。这个失去讲话能力的老妇人站立起来。她用手势示意给她穿上衣服，她要走出去。她要人给她把金十字架——她的职位的标志——和拐杖带来。然后她抓住克里斯丁的手臂，克里斯丁是这些妇女中最年轻、气力最大的一个。所有的修女都站起来，跟在她们背后。

她们打开了神父会大厅和礼拜堂唱诗台之间的一个小房间的房门，直接进入空气潮湿的冬夜。拉根希德夫人打了个哆嗦，冷得牙齿直打战。病后她还是不断地出汗，而且鼠疫脓肿的创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因此每走一步必然会使她感到剧烈的疼痛。可是修女们劝她回去，她却气呼呼地嘟囔着，把头乱摇，更加用力地吊在克里斯丁的手臂上，冷得瑟瑟发抖，率先穿过花园。等眼睛在黑暗中习惯以后，妇女们开始能分辨出自己脚底下干枯的落叶的闪光和光秃的树顶之上被乌云遮盖着的天空的微光。树上滴下寒冷的水点，可以听到轻微的风声。小山背后，海湾里波涛拍岸，象是低沉而痛苦的叹息。

花园边上有两扇小门。克里斯丁用力拔去门闩，生锈的铁门闩格格发响的时候，修女们都吓得发抖了。接着她们慢慢地继续前进，穿过树林，向教区礼拜堂走去。她们已经能看清涂过树脂的庞大房子，它比周围的黑暗显得更加阴沉。海湾对岸山顶上一片片乌云之间透出的光线，使她们能够看清高高的屋顶，刻花屋脊上的兽头和屋顶上的十字架。

不错，墓地上有人——修女们不是看见和听见的，而是凭直觉感觉到的。后来现出了一丝微弱的光线，仿佛墓地的小山

冈上放着一盏灯。周围是一片漆黑。

修女们走着，她们相互紧挨在一起，几乎无声地呻吟着，轻轻地念着祈祷文。她们走了几步就停下来倾听，又继续向前走。她们快走到墓地的大门口了，忽然黑暗中传来一个孩子细小的叫喊声：

“啊哟哟，你们把泥巴撒在我的饼上了！”

克里斯丁放下女院长的手，笔直冲进墓地大门。她推开黑压压的男人们的脊背，在挖掘起来的一堆堆泥土上磕绊了几下，走到挖好的墓穴边上。她双膝跪下，弯下身子，把站在墓穴底部正在埋怨的小男孩小心地拖上来。他们给了孩子一块好吃的饼，让他安安静静地坐在墓穴里，眼下正在往墓穴里填土。

大惊失色的男人们准备逃跑。有个人不耐烦地在原地踏步。在墓地小山冈上放着的一盏灯的灯光下，克里斯丁看得见他们的脚。后来她感觉到其中一个人准备向她扑来，但这时墓地上闪现着白色的修女服——于是这群男人犹豫不决地呆住了……

克里斯丁仍旧抱着孩子，孩子还在抱怨饼上沾着泥巴。于是她让孩子站在地上，接过饼，把饼上的泥土抖掉。

“吃吧，现在你的饼又好吃了……老乡们，你们都回家去吧。”她的声音颤抖起来，于是她停顿了一下。“你们都回家去吧，感谢主，使你们没有犯下不可饶恕的罪孽。”现在她对他们说话，就象女主人对仆人说话一样——很和气，但同时好象她根本没有想到他们会违抗她的命令。有些人不由自主地转身向大门走去。

可是忽然有一个人大声说：

“站住！你们难道不明白这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吗？……这也许是我们唯一的生路，可是修道院里那些吃得胖胖的母狗还

要来管闲事！不要放她们出去，免得她们把这件事情传播出去！……”

谁也不敢移动一下，阿格涅斯修女用刺耳的声音大喊一声，号哭着说：

“最仁慈的耶稣啊，我天上的主……感谢你，使你的侍女们能够为你而死！……”

拉根希德夫人毫不客气地、粗暴地把她往后一推，自己挡在她前面，接着颤巍巍地走到墓地的小山冈上，拿起了灯。大家都一动不动，没有人阻止她。她举起灯，金十字架在她胸前闪闪发光。她拄着拐杖站着，用灯慢慢地照着站在她面前的一排人，目光看到谁，就向谁微微点头。后来她向克里斯丁示意，要克里斯丁讲话。克里斯丁就说：

“亲爱的弟兄们，平安地各自回家去吧！你们可以指望，我们可敬的女院长和善良的修女们一定会非常仁慈，这是主和他神圣的教会要她们这样做的。好吧，现在闪过一边，让我们把孩子带走，然后你们各自回家。”

男人们犹豫不决地站着。忽然其中一个人声嘶力竭地叫喊起来：

“把一个人作为牺牲，不是比我们所有的人都死去更好些吗？……把这谁都不需要的小崽子！……”

“基督需要他。宁可我们所有的人都死去，也不能把暴力加在一个小孩身上……”

可是首先说话的那个人又叫喊起来。

“你说话要注意，要不然我叫你再也说不出话来……”他威胁地扬了扬刀子。“哼，你们都回去睡觉吧，请求你们的神父给予你们安慰，还要对这件事情保持沉默！要不然，我向撒旦起

持，你们会懂得，干预我们的事情是不会有好处的……”

“完全不必要这样大声嚷嚷，阿伦图尔。你提到的撒旦，会听见你所说的话的——要知道，他离开这里并不远。”克里斯丁镇静地回答。男人们中间似乎有人害怕了，不由自主地挨近执着灯的女院长。“在你们企图为自己在地狱里找一个比较暖和的地方的时候，如果我们无所事事地待在家里，这对你们和对我们都是很不好的。”

但那个叫阿伦图尔的人继续暴跳如雷，骂不绝口。克里斯丁知道他憎恨修女们，因为他父亲过去由于杀人和同妻子的堂妹近亲通奸而被处罚款，不得不把庄园抵押给修道院。现在他继续编造一些最恶毒的无稽之谈来咒骂修女们，说她们的罪孽也非常深重，只有魔鬼本身才会使人犯这样的罪。

可怜的修女们吓得哭哭啼啼，在他不绝的漫骂声中直不起腰来，她们紧挨在年老的女院长周围，一动不动。女院长高高地举起灯，照着这个暴跳如雷的人，镇定自若地直视着他的脸。

克里斯丁心中升起一股怒火：

“闭嘴！你发疯了吗，还是主使你变成了瞎子？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过，修女们接受了剃度，为了赎整个世界的罪而甘愿被人杀害，难道我们还能埋怨主降下的惩罚吗？在我们每天做着有罪的事情，忘记了自己的主的时候，她们却在彻夜不眠地祈祷。在我们被贪欲所驱使，为了寻求大大小小的财富，为了寻欢作乐，为了报仇雪恨而到处奔忙的时候，她们却紧闭在神圣的修道院里。可是当主在我们中间撒下死亡的时候，她们却来拯救我们……她们把一切受苦受难的、挨饿的人收留在自己身边。你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有十二个修女死于鼠疫了，可是没有一个人躲避自己的职责，没有一个人不怀着姐妹的爱继

续为我们祈祷，直到嘴里的舌头不能动弹为止，直到血管里一滴血都不剩为止……”

“你为自己，为象你这样的人说得多么漂亮啊……”

“我同你是一样的，”克里斯丁情不自禁地大声说，“我不是德行清正的修女，我是象你们一样的人……”

“你倒变得谦逊起来了，你这婆娘，”阿伦图尔鄙夷地说。“看来，你感到害怕了！说不定你还会高兴地说，你同这孩子的母亲也是一样的。”

“这该由主来评判，主是同样地为了我、也是为了她而死的，我们两个人的情况主都知道，斯坦奴现在在哪儿？”

“你到她的小屋里去吧，在那里能找到她，”阿伦图尔回答。

“不错，得有人到这个可怜的女人那里去，对她说，她的孩子在我们这里，”克里斯丁转身对修女们说。“明天应该去看看她。”

阿伦图尔冷笑一声，另外一个男人不由自主地大声说：

“不，不……她已经死了，”他向克里斯丁解释。“自从比亚尔纳从她那里走出来，闩上门，已经过了十四天了。她那时候躺在那里，快断气了……”

“她躺在那里……”克里斯丁愤慨地看了看这些男人，“可谁也不去给她请神父……尸体……躺在……那里……谁也没有慈悲心去把她的尸体埋葬在坟墓里……而你们却打算把她的孩子……”

看到这个妇女的愤慨的神色，男人们感到既害怕，又羞愧，自己也似乎要发疯了。他们大声叫喊，相互打断对方的话。可是一个声音压倒了其余的一切声音：

“修女，你自己到她那里去吧！”

"好的！你们谁同我一起去？"

没有人回答。阿伦图尔大声说：

"看来，你得一个人去！"

"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到她那里去，阿伦图尔。我自己出钱给斯坦奴定墓穴和安灵弥撒……"

"你现在夜里马上就去，那么我才相信你们真是神圣的，德行高尚的……"

阿伦图尔把自己的脸凑近克里斯丁的脸。克里斯丁在他的鼻子前面扬了扬拳头，由于愤怒和害怕大声抽泣起来……

拉根希德夫人走到他们前面，同克里斯丁并排站着，她竭力想说话，哪怕能说出一句话来。修女们大声说，死者的尸体明天一定会埋葬。可是阿伦图尔仿佛魔鬼附体，继续大声叫喊着：

"你马上就去——我们这才相信上帝的仁慈！……"

克里斯丁挺起身来，脸色苍白而呆滞。

"我去。"

她抱起孩子，把他交给图栾修女，推开那些男人，向大门奔去，不时在挖掘起来的土堆和土块上磕磕绊绊。修女们哭哭啼啼地跟在她背后奔跑，阿格涅斯修女大声说，她也要去。女院长挥着攥紧的拳头，无声地要制止克里斯丁，可是克里斯丁似乎已经完全气昏了……

这时墓地大门口的黑暗中发出了可怕的喧闹声，紧接着传来艾里夫神父的说话声，他问这里在开什么会议。灯光照到神父身上，大家都看见他手里执着一把斧子。修女们象绵羊一般聚集到神父周围，男人们抱头鼠窜，急忙躲到阴暗的地方。可是他们在大门口碰到一个人，手里执着出鞘的宝剑。大家慌乱起来，兵器铿锵作响，艾里夫神父在黑暗中大声说：

“破坏墓地安静的人，都要倒霉！”

克里斯丁听到有人说，这里来了一个克列多维特的大力士铁匠——这时她身旁出现了一个身材魁梧、头发花白的人。他是哈耳多之子乌耳夫。

神父把斧子递给乌耳夫——这是他从锻工场里拿来的，——从修女们手中接过孩子图勒，说：

“已经过半夜了，我们大家还是马上回到礼拜堂里去吧：我要连夜查明这些事情。”

没有人敢违抗他。他们走到大路上的时候，人群里走出一个灰白色的女人的身影，她拐到林间小路上去。神父大声叫喊，命令她回来，同其余的人一起走。克里斯丁的声音在黑暗中回答（她已经沿着小路走了一段）：

“艾里夫神父，我在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以前，不能回去……”

于是神父和另外几个人跟着她跑去。艾里夫神父追上她的时候，她靠在栅栏上站着。神父举起灯——克里斯丁的脸色非常苍白，神父看了看她的眼睛，明白她完全没有象他起初担心的那样失去理智。

“回家去吧，克里斯丁，”神父说。“明天我们送你到那里去——我亲自同你一起去……”

“我已经答应过了。艾里夫神父，我在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以前，不能回家。”

神父站了片刻，然后低声说：

“也许你是对的。去吧，我的姐妹，为了主……”

克里斯丁完全象影子一样隐没在黑暗中，黑暗吞噬了她灰色的身影。

当哈耳多之子乌耳夫突然出现在她身旁的时候，她断断续续地、生硬地说：

“你回去吧，我没有请求你送我。”

乌耳夫低声笑起来了。

“克里斯丁，我的女主人，难道你还不知道并不是一切都象你所想象的那样吗？你还不知道你对自己准备干的事情并不总是能胜任的吗？可你不止一次地相信这一点。好吧，现在我来帮助你分担你压在自己身上的负担。”

松树林在他们头顶上发出哗哗的响声，遥远的海岸上的浪涛声传到他们耳边，随风力的大小而时强时弱。他们在一片漆黑中行走。过了片刻，乌耳夫说：

“克里斯丁，以前你夜里出来的时候我也护送过你，因此我觉得这一次同你一起走，也是完全合适的……”

在黑暗中可以听到她断断续续的、沉重的喘息声。有一回她磕绊了一下，乌耳夫扶住她。后来乌耳夫搀着她的手，带着她走。过了一段时间，乌耳夫听到她在哭，就问她是怎么一回事。

“我所以要哭，乌耳夫，是因为我回想起你对我们一直是那么和气，那么忠诚。我能说些什么呢？……我知道得很清楚，你所以这样，主要是为了埃尔伦。不过我觉得，我的亲戚，你一直对我十分宽容，我一开始的行为是不值得你这样对待我的。”

“克里斯丁，我象爱他一样地爱你。”乌耳夫说罢，就默不作声。

克里斯丁明白，他非常激动。后来他说：

“因此我今天渡过海湾到这里来，心情非常沉重。我给你带

来了一个难以说出口的消息，克里斯丁！愿主使你坚强起来！”

“斯库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沉默了一会儿，克里斯丁低声问。“斯库累死了吗？”

“不是，斯库累身体很好，昨天我还同他谈过话，眼下城里因患鼠疫而死的已经很少了。然而今天早晨我得到泰乌特拉修道院的消息……”他听到克里斯丁沉重的叹息，但她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他们去世已经有十天了。修道院里活下来的一共只有四个修士，岛上的人好象全部死光了！”

他们已经走到树林的边上。在平坦的平地上他们听到海浪的隆隆声，风直接吹到他们的脸上。黑暗中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一道白色的微光——这是小海湾里涌到陡峭而洁净的沙滩上的一片浪花。

“她就住在这里，”克里斯丁说。乌耳夫感觉到，她由于长久发烧而浑身起着痉挛，就更紧地握住她的手。

“要记住，这是你自己套在身上的，当心别惊惶失措。”

随风飘来了她异常细小而刺耳的声音，她说：

“卑尔哥夫的梦现在快实现了——我把希望寄托在主和圣母马利亚身上。”

乌耳夫试图看清她的脸色，可是光线太阴暗了。他们走到被潮水冲得光秃秃的海岸上——有些地方，海岸在山崖下变得十分狭窄，波浪经常冲到他们脚上。他们不得不在巨大的石头和一堆堆水草之间挤过去。过了片刻，沙坡旁边有一堆黑糊糊的东西在他们眼前一闪。

“你待在这里，”乌耳夫简短地说。

他从克里斯丁身边走开，去打开门。克里斯丁听到，他劈开了柳木门的合页，还在不断地劈。还看到门往里倒下了，他

走进了黑咕隆咚的门洞了。

夜里风不大，但十分阴暗，除了汹涌的海浪在动荡的海面上时而掀起时而消失，以及在海岸上撞得粉碎的浪花的闪光以外，克里斯丁什么也看不见。不过她还能分辨出海滩上墨黑的沙锥的轮廓。她觉得，她已经置身于夜的王国，离开死神不远了。拍岸的波涛声，以及在滩石之间退回去的海水的哗哗声，同她体内血液的搏动声融成一体。克里斯丁甚至感觉到，她的身体象一个器皿一样，马上要裂成碎片了。她的胸部十分疼痛，仿佛什么东西在她内部翻腾。她的头脑轻飘飘的，空洞洞的，仿佛钻了许多孔，一阵阵冷风吹到她身上，把她完全刺透了。她带着异常冷漠的心情想，看来现在她自己也得了鼠疫，但她似乎等待着，等待光明冲破黑暗，太阳压倒海浪的喧嚣而从大海中喷薄而出，那时候她就会怀着愤懑而死去。她把被风吹落的风帽拉到脑袋上，把自己的修女式的斗篷裹裹紧，双手交叉地裹在斗篷里面，身体冻得发僵了。然而她没有想到要祈祷，仿佛她的灵魂本来就很难脱离这衰朽的躯壳，而每一次呼吸，都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她胸中断裂。

她看见小屋里有了火光。过了片刻，哈耳多之子乌耳夫叫唤她：

"克里斯丁，你得走进来给我照个火。"他站在门洞中，把用涂过树脂的木头做成的火炬递给克里斯丁。

一股令人窒息的尸臭向她扑面袭来，尽管小屋的四壁都是缝隙，门也被砸开了。她半张着嘴，感觉到上下颌和嘴唇完全麻木了，她用呆滞的目光把小屋扫视了一下。死人在哪儿呢？在泥地的角落里只有一包长长的东西，它是用乌耳夫的斗篷卷起来的。

乌耳夫拆下几根长木条，把它们放在门上。他咒骂着这简陋的用具，用斧子和短剑劈了几下，凿了几个洞，把门板牢牢地固定在木条上。他有时很快地看看克里斯丁，每看一次，他那长着灰白胡子的阴郁的脸变得越来越严肃了。

"我感到奇怪，你一个人怎么对付得了这样的事情，"乌耳夫一面弯下身子干活，一面说。他侧着眼睛向克里斯丁瞟了一下，在涂树脂的火炬的红色光芒照耀下，她那毫无生气的呆滞的脸仍旧那样木然不动，象是死人的或者疯子的脸。"好吧，克里斯丁，回答我的话！"他豪放地纵声大笑，但这也不起作用。"依我看来，你现在该念祷词了。"

她仍然带着这种木然的神气有气无力地念着：

"Pater noster qui es in celis. Adveniat regnum twum. Fiat Voluntas tua sicut in celo et in terra……"① 她停顿了一下。

乌耳夫向她看了看，继续念下去："Panem nostrum quotidianum da nobis hodie……"②

他迅速而坚定地念完了《我们的父》，走到这一卷东西前面，对它画了个十字，然后同样迅速而坚定地把它抱起来，放在刚刚钉好的担架上。

"你抬前面一头，"他说，"也许比较重一点，不过臭气不象后面那样大。把火炬丢掉——没有它我们能看得更清楚些，当心着，克里斯丁，别摔跤，因为我不想再一次接触这个倒霉的死人。"

当担架的把手搁到她肩膀上的时候，她胸口尚未停止的疼

① 拉丁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② 拉丁文："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痛剧烈地发作起来。胸廓忍受不住重压，可是她咬紧牙关。他们沿着海岸走的时候，风迎面吹来，她并不怎样感觉到尸体的气味。

"现在看来我得先把死人搬上去，然后再来搬担架，"他们走到刚才走下来的山崖旁边的时候，乌耳夫说。

"我们可以在稍远的地方绕过去，"克里斯丁表示反对。"那里有一处平时用雪橇装运水草的地方，并不那样陡峭。"

乌耳夫觉得她的语气很安静，神志清醒。现在危险过去以后——他以为今夜克里斯丁失去了理智，——他自己也一会儿出汗，一会儿发冷。

他们步履艰难地在沙径上走，穿过一片平地走到松树林边。风在平地上自由自在地飘荡，在这里走要比在下面海岸上走轻松些，他们离开海浪的隆隆声越远，克里斯丁越强烈地感觉到，她是从可怕的黑暗王国回来的。在小路的一边有什么东西在黑暗中露出一片白色。这原来是一块没有人收割的黑麦地。黑麦的香味和倒伏的麦秆也象在欢迎她回家——克里斯丁眼睛里充满了姐妹的同情之泪。她离开了在孤独中折磨着她的忧伤和恐惧，回到家里去了，回到生者和死者的社会中去了。

现在只是在风从背后吹来的时候，才有可怕的尸臭向克里斯丁袭来，但它毕竟不象在小屋里那样难闻——广阔的田野里充满着清新、潮湿、寒冷的气流。

意识到哈耳多之子乌耳夫在她背后，为她阻挡着重新活跃起来的黑色魔鬼，这比她担负着的可怕重荷所引起的恐惧要强烈得多。现在他们正在离开这黑色魔鬼，传到他们耳边的它的余音也越来越低沉了。

他们走到松树林边上，看见了火光。

"他们来接我们了，"乌耳夫说。

不久他们就碰到一大群男人，手里执着松枝火炬和几盏灯，还带着用盖尸布遮盖着的担架。艾里夫神父同他们一起走来，克里斯丁惊讶地看出，队伍中有不少是今天夜里聚集在墓地上的男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流着泪。当他们从克里斯丁肩上卸下担架的时候，克里斯丁差点儿倒下。艾里夫神父想扶住她，她急忙说：

"不要碰我，不要走近我——我感觉到，我自己也得了……鼠疫……"

可是艾里夫神父还是扶住她的肩膀。

"克里斯丁，回想起我们的主所说的话：'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你将会得到安慰。"

克里斯丁注视着神父。后来她往旁边看了看，那里男人们正在把尸体从乌耳夫钉的担架上搬下来，把它安放在抬尸担架上。乌耳夫的斗篷的衣角稍稍掀开了，在松枝火炬的亮光下露出一只湿透的破鞋子的鞋尖。

克里斯丁走到担架旁边，在两个把手之间双膝跪下，在鞋子上吻了一下。

"主会保佑你的，我的姐妹，主会在自己的殿堂里使你的灵魂感到快乐，主会宽恕我们，在这里黑暗中的所有的罪人……"

这时她觉得生命在离开她——一种难以忍受的疼痛简直把她刺穿了。仿佛深深地扎根在她全身、直到每一个指尖的什么东西，现在要从她的身体里钻出来。她胸中的一切都在向外涌——她感觉到，她的喉咙里充满了这种东西，她的嘴里全是血——咸津津的，还有铜腥气。接着，她衣服的整个前胸沾满了一种黑色的粘糊糊的、闪着亮光的东西。"耶稣啊，"她心里

想，"一个老太婆竟有这么多的血。"

哈耳多之子乌耳夫用双手抱着她，把她带走。

修女们手执点燃的蜡烛，在修道院大门口迎接这一队人。克里斯丁还没有完全清醒，不过她感觉到，她有时被人扶着，有时被人抱着在门廊里走。后来她到了一个用白粉粉刷过的有拱顶的房间里，那里蜡烛的黄色火焰和火炬的红色火苗发出摇曳不定的亮光，人们的脚步声象海浪般隆隆作响。可是对一个濒死的人来说，这只不过是她本身正在熄灭的生命之火的反光，而石板上沙沙的脚步声仿佛是使她遭到灭顶之灾的那条河流的水声。

后来亮光扩散到另外一个房间里，之后她又处在阴暗的天空下——在院子里。接着亮光摇摆着，爬到灰色的石墙上，爬到粗大的壁柱上和高高的窗框上——这是在礼拜堂里。有人用双手抱着她，这又是乌耳夫，不过现在克里斯丁觉得他的脸已经同过去抱过她的所有的人的脸融成一体了。当她用双手勾住乌耳夫的脖子，把脸颊贴在他刺人的胡子上的时候，她仿佛感觉到自己变成了孩子，被父亲抱在怀里，但同时又仿佛她自己抱着孩子……在乌耳夫黑糊糊的脑袋后面点燃着红色的蜡烛，她觉得这火光中充满了人类的爱。

……过了片刻，克里斯丁睁开眼睛。她的神志完全清醒了，她半躺在卧室里的床上，背后垫着许多枕头。有一个修女向她弯下身子，修女的下半个脸被麻布头巾遮盖着。克里斯丁闻到醋的酸味。她从修女的眼睛和前额的一个红色小瘊子上认出，这是阿格涅斯修女。已经是白天了——灰色的亮光穿过小窗射进房间里。

她不再感到痛苦——她只是浑身出汗，非常虚弱和疲惫，而且每次呼吸胸口感到有点刺痛和发痒。她贪婪地喝着阿格涅斯修女拿到她嘴唇边的清凉饮料。不过她感觉到冷……

克里斯丁向后倒在枕头上，现在她想起了昨天夜里发生的一切事情。但梦幻的雾完全消散了——她明白，显然她昨夜的情绪有点儿不正常……不过她能够做一件善事——救了一个孩子，阻止这些人在灵魂上接受这样的暴行，这毕竟是好的。她知道，对赐给她的幸福，对她能够在去世前不久所做的事情，她应该感到快乐。不过她没有气力真正地快乐，而只是感到满足，正象当年在约栾寨庄园家里，顺利地结束了白天的操劳，疲惫地躺在床上一样。此外，她还得向乌耳夫表示感谢。

……她唤着乌耳夫的名字，乌耳夫大概就坐在近旁的门口，因为一听到她呼唤，马上就走过来站在她床边。克里斯丁向他伸出手，他紧紧地握着克里斯丁的手，表明他是可以信赖的。

忽然濒死的病人不安定起来，双手摸索着衬衣的领口。

"怎么啦，克里斯丁？"乌耳夫问。

"十字架，"克里斯丁低声说，费力地取出父亲送给她的涂金十字架。她记起了昨天答应给这个可怜的斯坦奴作安灵弥撒。那时候她忘记了，在这个世界上她已经一无所有。现在她除了从父亲那里得到的这个十字架，以及一只结婚戒以外，什么也没有了。这只结婚戒至今还戴在她手上。

她把戒指脱下来，仔细地看着。戒指在她手里显得很沉重，这是用纯金制成的，镶着两块大大的红宝石。"埃尔伦……"她心里想。她觉得还是把戒指交出去比较好——她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她觉得应该这样。她疲惫不堪地闭上眼睛，把戒指递给乌耳夫。

“你要把它留给谁？”乌耳夫低声问，由于没有听到回答，又补充了一句：“你要我把它转交给斯库累吗？……”

克里斯丁摇摇头，仍旧没有睁开紧闭着的眼睛。

“给斯坦奴，我答应过——给她作安灵弥撒……”

她睁开眼睛，看了看铁匠黝黑的手掌里的戒指。眼泪象泉水似地从她的眼睛里涌出来。她觉得，她以前似乎从来没有彻底明白过这个戒指的意义。她回想起她戴上结婚戒以后的这段生活，她抱怨、不满、厌烦并竭力反对过的这段生活。可是她仍然爱这段生活，不管对这段生活中的好的事物还是坏的事物，她都感到高兴，她不愿意把这段生活中的任何一天归还给主，这段生活中的任何痛苦，她都觉得弃之可惜……

乌耳夫同修女交谈了几句，克里斯丁听不清他们谈了些什么。铁匠从房间里走了出去。克里斯丁想举起手来擦擦眼睛，但是没有气力。手仍旧搁在她胸口。她身体内部感到非常疼痛，而那只手又十分沉重，况且戒指仿佛仍旧戴在手指上。克里斯丁又觉得头脑很模糊——她一定要弄明白，戒指真的已经没有了，她把戒指交给乌耳夫，这不是幻觉。现在她开始怀疑夜里发生的其余一切事情：墓穴里的孩子，阴沉的大海，急速而轻微的波浪声，她抬的尸体。她不知道这一切是她在做梦还是实有其事。她没有气力睁开眼睛……

“姐妹，”修女说，“你暂时不要睡着——乌耳夫去请神父了。”

克里斯丁一下子清醒过来，重新注视着自己的手。金戒指确实没有了，但中指上还留着一条被戒指磨得发亮的印痕。它象是一道细细的、白色的伤疤，在黝黑、粗糙的手上显得非常醒目。克里斯丁甚至觉得，她还能看清两个圆点，两个红宝石

的印痕，中间似乎有一个小小的花体字，在金片上刻的字母M留下的痕迹——这个字母代表一个神圣的标志，圣母马利亚的名字。

在她头脑里闪过的最后一个思想是：在这条印痕消失以前她必然会死去。她对此感到高兴。她觉得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不过她确信这奇迹是存在的，那就是主为了她的幸福，不让她知道就用一个合同——倾注在她心中的爱的合同——捆住了她的手脚。不管她多么任性，不管她尘性多么重，这爱的余波仍然保存在她心中。它温暖着她，象太阳温暖着大地，在她心中发芽长大，哪怕是最热的火，哪怕是肉欲之爱的狂暴的愤怒也不能使它彻底消灭。

她是主的侍女——执拗任性、心怀不满的侍女，多半只在自己的祈祷中迎合讨好，而在自己内心却没有虔诚的信仰，懒惰而散漫，在受到考验的时刻没有耐心，自己的行动并不坚贞不渝。然而主还是把她当作自己的侍女，给她在闪闪发光的金戒指下偷偷地压出这条印痕——主的侍女的标志，表明她属于艾里夫神父现在召请来的那个主人，他将给予她自由和解脱……

在艾里夫神父作了最后的祝福，给了她圣餐并举行了涂油仪式以后，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马上又失去了知觉。她不断地吐血，发着高烧。留在她身边的神父对修女们说，现在很快就要结束了。

……濒死的病人有几次清醒过来，还能有时认出艾里夫神父，有时认出修女们。有一次还认出了拉根希德夫人。她也看见了乌耳夫。她竭力想表明她认识他们，表明她看到他们在她

身旁并为她祝福，感到十分愉快。可是站在她身旁的那些人觉得，她只不过是在濒死状态中划动着双手。

有一次她看见了蒙南的脸——她的小儿子在门缝中偷偷地看她。后来他把脑袋躲藏起来。母亲却继续注视着门，等待孩子重新把脑袋探出来。但代替他来的却是拉根希德夫人。拉根希德夫人走近过来，用潮湿的手帕给她擦脸，她觉得这也是很愉快的……后来一切都在暗红色的浓雾和轰响声中消失了，这响声起初越来越响，但渐渐地在远处沉寂了，暗红色的雾气也变得稀薄了，明亮了，最后变成一团轻烟，象是通常在日出以前的晨雾。一切都沉寂了，克里斯丁明白，她在死去……

艾里夫神父和哈耳多之子乌耳夫一起从死者身边走出去。他们在通向修道院院子的门口站住了……

外面下着雪。当他们坐在克里斯丁身边而克里斯丁正在同死亡搏斗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外面在下雪。遮盖在礼拜堂陡直的屋顶上的一层白色帷幕异常刺眼。钟楼在灰云密布的天空衬托下显得很明亮。轻柔而洁白的雪覆盖在所有的窗架和凸出的东西上，使礼拜堂灰色的石墙变得毛茸茸的。两人都迟疑起来，仿佛不愿意用自己的脚印去玷污这一层薄薄的新雪。

他们贪婪地吸着空气。在吸过鼠疫病人病房里窒人的气味以后，这空气好象是甜津津的——凉爽、清新、洁净，仿佛这场雪洗去了疫病和传染病菌——空气象清泉一样甘美。

塔楼里又响起了钟声——两人向上面，向发出响声的天窗那边看了看。轻盈的雪花由于震动从尖顶的钟楼上飘落下来，露出了黑色的屋顶板。雪花落到下面，变成雪水。

"这雪未必能积起来，"乌耳夫说。

“大概在傍晚前就会融化，”神父回答。

云层中露出一线略带金色的暗淡的白光，太阳的微弱、怯惜的光线象探路似地照到雪地上。

两人都站住了，哈耳多之子乌耳夫说：

“我在考虑，艾里夫神父，我想把一些土地……还有她过去赠送给我的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的酒杯捐献给这里的礼拜堂……为她，为我的两个教子，为我的亲戚埃尔伦作安灵弥撒……”

神父并不看着乌耳夫，也用低低的声音回答：

“我觉得，你应当感谢昨夜把你带到这里来的那个人——你可以感到满意了，因为你能够在这一夜的考验中帮助她。”

“我也是这样想的，”哈耳多之子乌耳夫说，接着笑了一笑。“神父，我几乎后悔自己对她一直保持着这样……纯洁清正的态度。”

“徒然的后悔只是白白浪费时间。”神父回答。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认为，只应该对所犯的罪感到后悔。”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除了主以外，没有一个人是善良的。没有主的帮助，我们都不可能做善事。因此对所做的善事感到后悔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乌耳夫，因为你所做的善事不会化为乌有，即使摧毁了世界上的一切山岭，它也会永远存在……”

“是的，是的。这一点我不懂，我的神父。我感到疲倦了……”

“是的，当然，你大概还感到饥饿。乌耳夫，你同我一起到厨房里去吧，”神父说。

“谢谢，我不想吃东西，”哈耳多之子乌耳夫回答。

“你总得同我一起去吃点什么，”艾里夫神父劝他，同时把一只手搁在他肩膀上，带着他一起走。他们走到院子里，向厨房走去。两人都不由自主地尽可能轻轻地、当心地踩着这新下的雪。

封面插图　吴建兴



ISBN7-5327-0009-7/I·006

定 价: 5.15 元